

白银誓约

书卷一



国王陛下

2019年10月，迪士尼中国与卢卡斯影业授权阅文集团作家“国王陛下”撰写一部《星球大战》中文网络小说。2020年5月4日《星球大战》日，该书的标题正式公布——《白银誓约》。由于《白银誓约》属于《星球大战》正式的一部分而并非“官方同人”，因此它受到国内《星球大战》界的很大关注，有关它的猜测很多。在2020年7-8月的《星球大战》粉丝节目和《随便谈》中，笔者也与南方战士就《白银誓约》进行了讨论。

充满活力、年轻气盛的绝地学徒肖恩，在一个偏远独立的乾星系中调查一起凶杀时，第一次遭遇了真正的黑暗。他被迫与师父分离，独自对抗崛起的邪恶。当他的绝地训练受到挑战，面临信仰危机时，他踏上自我发现之旅，希望为这个星系带来和平与正义。



PHASE ONE – LIGHT OF THE JEDI

Wave One – 232 BBY

"Starlight: Part One: Go Together"
(Star Wars Insider 199)
Light of the Jedi
— The Great Jedi Rescue
A Test of Courage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1
Into the Dark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2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1
"Starlight: Go Together: Part Two"
(Insider 200)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3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2
"Starlight: First Duty"
(Insider 201–202)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4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3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4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5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5
"Starlight: Hidden Danger"
(Insider 203–204)

Wave Two – 231 BBY

The Rising Storm
— Showdown at the Fair
Race to Crashpoint Tower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6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6
Out of the Shadows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7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8
The Monster of Temple Peak Issue 1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FCBD 2021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7
Tempest Runner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9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8
The Edge of Balance, Vol. 1
The Monster of Temple Peak Issue 2
"Starlight: Past Mistakes"
(Insider 205–206)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9
Trail of Shadows Issue 1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10
The Monster of Temple Peak Issue 3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11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10
The Monster of Temple Peak Issue 4
Trail of Shadows Issue 2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11
The High Republic Vol. 2 – The Heart of Drengir
"Starlight: Shadows Remain"
(Insider 207)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12
Trail of Shadows Issue 3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Annual 2021

Wave Three– 230 BBY

The Fallen Star
Mission to Disaster
Trail of Shadows Issue 4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12
Eye of the Storm Issue 1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13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Galactic Bake-Off Spectacular
Midnight Horizon
The Battle for Starlight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13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14
Trail of Shadows Issue 5
Eye of the Storm Issue 2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15
The Edge of Balance, Vol. 2

End of the High Republic Era – 82 BBY

Vow of the Silver Dawn（白银誓约）

第 1 章 欢迎来到贝加摩尔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星系。

共和国统治着高度发达的银河文明，首都科洛桑就如同熊熊燃烧的恒星，将文明的光与热慷慨地散播开来。

然而，光芒不及的角落必有阴影，共和国的边缘地区，贫穷与腐朽也无可避免地滋生着。

贝加摩尔，位于银河系的外环，在过去的无数年间都默默无闻地围绕着一个双星系统做着不规律的公转。偶尔被人提及，人们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感慨它的贫穷与落后。

然而几十年前，一位名叫杰米·布拉森的政治家于贝加摩尔星球上强势崛起，他以正直而廉洁的形象得到了星球上三十亿人民的支持，成为贝加摩尔的总统，还将自己的傀儡送

入共和国参议院。在首都科洛桑，他以近乎完美无瑕的个人形象赢得了诸多议员的尊重。

在参议院看来，杰米·布拉森清正廉明，性格温和谦逊，在他治下，贝加摩尔日益繁华富庶，逐渐摆脱了贫穷与落后，首都绿色曦光更是被他建设成标杆式的繁华大都市，让无数远道而来的游客惊叹不已。而他本人却几十年如一日地维持着清贫的生活，甚至参加共和国会议时，他都穿着带补丁的外套。

所谓圣人，也不过如此吧。

******

“果然世上没有真正的圣人……”

一位人类女子以灰白色的斗篷遮住了端庄而靓丽的面容，安静地行走在一条阴暗潮湿的巷道中，看着两侧那搭建得歪七扭八的临时建筑，以及建筑庇护下瑟瑟发抖的被遗弃的孩童，她不由紧抿起了嘴唇，在心中发出了悲哀的叹息声。

就在这条巷道不远处，准确地说是头顶二十米处，就是贝加摩尔星球上最骄傲的繁华都市，钢铁森林一般的绿色曦光。城市内的建筑风格参照了科洛桑，虽然不如科洛桑那般遍布星球每一个角落，但对于偏僻的贫苦星球来说，却如恒星一般璀璨。

只是，有多少人知道，璀璨的表皮下面，却已经腐烂到了骨子里？有多少人知道，贝加摩尔三十亿人中，只有极少数才能在首都【绿色曦光】的现代化大楼中过着上等人的生活？

女子沉默地行走着，片刻后，身后就尾随起了一群鬼祟的身影。

在这地下王国，女性独自行走在贫民窟，几乎是把上佳的鱼饵丢到鱼塘里钓鱼。

渴望上等奴隶的奴隶贩子、寻找新鲜器官的地下黑医、以杀人为乐的杀人狂，走投无路的赌客们接踵而至。

然而女子只是回头看了一眼那些鬼祟的身影，他们就似晨雾遭遇阳光，倏地散去了，这些地下世界的暴徒们，甚至完全记不得自己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女子对此不以为意，来到贝加摩尔后，类似的事情已经遭遇过太多次，不足为奇了。她摇了摇头，继续行走，一路走到一间破败的旅店中，在唯一一间上等客房里脱下了外套，才长出了口气，点开了覆盖满整面客房墙壁的巨大显示屏，用手腕上形如手镯的一只订制通讯设备，传输新的数据上去。

墙上很快亮起两张照片，照片上形如枯槁的孩童被人当做牲畜一般关押在暗无天日的囚笼里，等待着如同牲畜一般的命运。

另一张照片上，作为对比，城市的上层却纸醉金迷，享受着堪比共和国核心区富豪们的优渥生活。

而类似这样的照片，已经点亮了整面墙壁，而这不过是女子来到贝加摩尔一周的搜集所获。

在显示屏上，各式各样的照片和备注条被颜色各异的线连接起来，宛如密织的网络，而无数线索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

正中位置，正是贝加摩尔星球的总统，杰米·布拉森的照片！

正是这位在科洛桑享有盛誉的贝加摩尔总统，导致了无数惨剧发生，几乎每一个大型犯罪组织的幕后黑手，都来自杰米·布拉森，他是财团的幕后掌舵人，也是黑帮的最高首脑。在他执掌政权以前，贝加摩尔虽然贫穷，却安贫乐道，人们从来不曾沦丧人性，数千年来都过着和平的生活。然而短短几十年时间，这颗星球的地地表以下就充斥着罪犯和骸骨。

这一切，却都还不为人所知，杰米·布拉森依然享有圣人一般的声望，没有任何人能戳穿他的完美人设。

女子注视着墙壁上的线索网，沉默不语，而此时手臂上的通讯环忽然滴滴作响，她将通讯环摆到桌前，一个蔚蓝色的全息投影就呈现出来。

只见一个宛如章鱼一般的异形头颅出现在视野中，下巴上的四只触须轻轻蠕动着，显示出其夸润人的身份，两只圆滚的眼睛里，里呈现出无比敬重的目光。

“向您致敬，尊敬的绝地大师……”

话没说完，女子便打断道：“说过了，请称呼我莫斯提马就好。”

夸润人显得有些局促。

莫斯提马说道：“不必紧张，就当做是同僚间的业务交流吧，之前共和国在贝加摩尔的情报工作都是由你主持，我很需要你的专业意见。”

夸润人闻言更是惭愧难安：“杰米·布拉森是个非常狡猾的政客，我在这里经营了很多年，始终抓不到他的痛脚。”

“能够验证对方的狡猾，也是重要的工作成果。”莫斯提马安慰夸润人，“关于接下来的工作，你有什么建议吗？”

说着，绝地大师将自己搜集到的资料全部传输给了夸润特工。

而听到工作，夸润人很快就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自己的显示屏上，而后两只硕大的眼球呈现充血的状态。

“大师，这些就是您收集的线索吗？果真不愧是绝地大师，这才短短几个标准日，居然已经搜集到了这么多！我看看……天，这证据链已经非常完善了！接下来，只要再加上星帆旅社和曦光人力的证词……”

话没说完，就见莫斯提马又通过通讯环在显示屏上点亮了两张新的肖像，正是星帆旅社和曦光人力的首脑，而他们的信息和相关证词也在同一时间传输了过去。

夸润人简直目瞪口呆："……不愧是赫赫有名的'万能绝地'，如此一来证据链就彻底成型了！只要大师您以绝地武士团的名义将这些证据提交给参议院，应该足以被采信，杰米·布拉森的邪恶统治也就到此为止了！"

女子沉吟着，推断着，片刻后却笑着摇了摇头。

"那么，如果不是以绝地武士团的名义提交呢？比如换做是你，甚至是一个工作在贝加摩尔的普通人？"

夸润人愣了一下，声音低沉下去："那恐怕就略显不足了，总统的犯罪行为很少是他亲自操刀，几乎全部都有人代劳，并不存在什么过硬的犯罪证据。而且他在共和国经营着近乎完美的人设，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谦逊而清廉的政治圣人，他手下还有着银河系内最富声望的律师团，已经很多次颠倒黑白。实际上，以法律证据扳倒一个掌控星球几十年的政治强人，这本身就很牵强，所以我才希望大师您能……"

"用绝地的名义来扳倒他吗？那么这件事的本质就变成了我用绝地的影响力，去强行干涉参议院的判断。因为我看不惯他，就借着绝地的影响力，披着法律的外皮要参议院对他进行审判，这与恣意妄为的暴君又有什么区别呢？"

夸润人思考了很久，无奈地建议道："如果一定要从法律层面搜集真凭实据，那么也不是没有取巧的办法。既然绝地委员会已经决定对杰米·布拉森开展调查，那么以您的身手，直接去找到总统，让他自行吐露真相不也可以吗？就是绝地们才会用的那种催眠人心的技巧……"

绝地大师对这种认知深以为憾："绝地掌握的原力技巧是双刃剑，诚然我可以用原力迷惑杰米的心灵，让他自陈罪行，但同样的，我也可以用这种技巧让无辜的人平白蒙冤，所以通过催眠得到的证词是不可采信的。此外，杰米·布拉森既然高度狡猾，那么他完全可能提前做好应对，使得他在被催眠的状态下也不会吐露实情。"

夸润人无奈道："您如果这么说，问题就非常麻烦了，杰米经营贝加摩尔这么久，整个星球就如同一个迷宫和蛛网的结合体，通过外围线索很难锁定到他本人的。非要说的话，也只能是尝试着去寻找那个传说中的庄园。有人说过，总统在绿色曦光郊外建有一所私密宅邸，在那里过着奢靡无度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会在庄园招待一些同流合污的宾客，他的大部分罪行都是在庄园中设计完成的。但我调查了很多年，都没能找到那个庄园的半点线索……"

正说着，夸润人忽然听到桌上的通讯环又开始叮咚作响，而女子那清冷的面容也瞬间融化了一点点——虽然只是一点点，但夸润人确信自己没有看花眼。

莫斯提马说道："关于杰米的庄园，我已经让我的徒弟前去调查了。"

夸润人惊愕不已："徒弟？您不是一个人来的？"

"是的，还有我的徒弟肖恩，他还在修业阶段，已经 17 岁了却还很不成熟，需要多加磨练，所以我让他去下城区调查总统庄园的情报了。"

夸润人只听得一阵错愕："大师，杰米对庄园的秘密一向是极度重视的，任何胆敢私下调查的人都会有生命危险！更遑论是下城区，我手下有许多名精锐特工都在下城区人间蒸发！"

"是的，所以我让他在调查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这不是小心不小心的问题，您的徒弟应该还只是学徒吧？恕我直言，就算是掌握原力技巧的绝地，也……"

然而说话间，莫斯提马已经伸手按了下通讯环上的多人通讯按钮，顿时另一道投影出现在章鱼头的身旁。

那是一个看上去只有十六七岁的人类少年……夸润人不太擅长分辨人类的年龄和美丑，但是看到这个黑发黑瞳的少年，他第一时间就感到一阵亲切感。

而对方更是主动和自己打起了招呼。

“师父下午好！这边这位是特工斯夸克先生吧，很高兴见到您！我读过您所写的《贝加摩尔调查报告》，工作真的是非常细致，令人万分敬佩！”

夸润人那粗粝的外皮，硬生生被吹捧地浮现出血色：“这，这可太惭愧了，几年时间都没有可靠的成果……”

“不，正因为您的工作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共和国才会请求绝地武士团派出大师前来调查，从而实质加快了调查进程。相信贝加摩尔人民以后一定会铭记您的贡献！”

夸润人：“……”

国王陛下

第 2 章 简单方案

若非这年轻人语态诚恳，听起来并非讽刺，夸润人当场就要用带有吸盘的手指砸桌子了。

莫斯提马打断道：“见到那个米思罗尔人了？”

“见到了。”

夸润人忍不住问道：“米思罗尔人？是那个自称在总统庄园作甜品师，却常年混迹在下城区的酒吧、赌场的米思罗尔人？”

肖恩笑道：“是的，多亏您的调查报告，让我能直接锁定目标，极大减少了工作量。”

“那个米思罗尔人异常狡猾和危险，一定要小心接触！”

肖恩露出深以为然的表情：“是的，的确异常狡猾，我用了足足两个小时才找到他，让他交代问题。”

“……”夸润人本来还想说他手下的精锐特工用了足足两周时间都没能取得米思罗尔人的信任，但这句话硬是被噎得说不出口。

不过，毕竟那个年轻人也是绝地嘛，只要用一下原力技能，米思罗尔人自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然而却听莫斯提马问道：“没有使用原力技能吧？”

“当然没有，我一直谨记师父的教诲。”

等等，你们师徒是在教诲什么东西？为什么不要用原力？

仿佛是看出了夸润人的疑惑，莫斯提马解释道：“肖恩的原力天赋并不算好，他对原力的敏感在同期幼徒中只是中等偏下的水准。所以一方面要让他比其他人更努力地感受原力，一方面也不能让他养成过于依赖原力的坏习惯。绝地不是原力的释放器。”

肖恩也面露惭愧之色：“绝地的三大支柱，原力，知识，自我控制，我先天就瘸腿其一，如果再仗着原力为所欲为，那就是哗众取宠，贻笑大方了……”

“……”夸润人心道，行吧，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但既然没有用原力，这个年轻的学徒又是怎么让那个米思罗尔人开口的？！

“我在他常去的酒吧赌场里赢了他的全部身家，又把他灌得烂醉，他就什么都交代了。”

夸润人低头看了眼自己当年亲手撰写的报告，关于米思罗尔人是这么记载的：多项犯罪经历，极其擅长赌博，酗酒……

不过，作为共和国的特工，夸润人很快振作精神，问道：“他交代庄园的位置了？”

肖恩说道："他交代了自己制作卡希克七层蛋糕的独门秘方，我现在有信心比他本人做得更好！"

你让他交代甜品配方有个卵用啊！？

肖恩解释道："他正是靠着自己的甜品秘方，才得到庄园主厨的青睐，混入庄园。现在我既然做得更好，就可以随时取代米思罗尔人，混进绿萝丘的庄园作甜品师了……"

夸润人再次忍不住打断对话："等等，总统庄园在绿萝丘？！"

"是啊，就在丘陵东北部，很好找的。"

"是米思罗尔人交代的吗？"

"没有啊，我跟着他就找到了。"

"……跟着他就能找到庄园！？"夸润人一边质问着，一边看着手中的报告文件，上面血淋淋地记载着无数精英特工尝试跟踪庄园的工作人员，然后人间蒸发的惨案。

"是啊，我和他正式接触之前，花了几个标准日跟踪米思罗尔人的行踪，发现他每次都会经不同路径前往庄园，然后半途就突然消失，完全不露行迹。而继续追踪下去，就会有很大的暴露风险。"

夸润人连连点头，终于特么听到和调查报告相吻合的部分了！

"但这种看似隐匿的方式反而暴露了本质，因为只要认真观察他的消失地点就不难发现，周围必定存在下水道或者类似的地下设施。那么就不难判断附近必然存在多条经下水道改造而成的暗道，直通庄园。"

少年你这个"不难判断"可着实有点超纲了！

"实际上这种暗道的修筑方法并不罕见，科雷利亚星上出版的《新编特工手册》中记载过二十七个相关案例，都是见不得光的私密庄园用此类暗道来接送外围工作人员。所以接下来我很快就找到城市下水道的施工方，从数据库中调取了

所有施工图纸进行对比分析，逆推出了全部暗道的位置和结构，最终锁定了庄园的位置。整体来说，这种边缘星系的独裁者，思维模式还是很简单的。”

夸润人默默地删掉了报告的全部文档，决定从此以后再也不和任何人提起过去几年来的工作。

肖恩却还在兴致勃勃地说着：“另外，根据我的调查，5个标准日后，总统会在自家私邸宴请多位黑道巨头，我认为这是个行动的好机会！”

莫斯提马伸手敲了敲桌面，沉吟道：“5 个标准日后吗？的确是个机会。”

夸润人闻言，精神一震：“大师，您是准备直接对杰米的犯罪集团实施斩首吗？”

这一次，两位绝地同时以奇怪的目光看向他。

肖恩认真地解释道：“怎么可能？绝地不可主动挑起争端，更遑论对一个政权的合法首脑进行刺杀。我们辛苦搜集线索和证据，是为了让他在法律面前接受公正的审判，将他的罪行昭之于众，让正义与和平的理念得以深入人心。以暴制暴，只会催生出一个新的违法乱纪的独裁者。”

夸润人只听得惭愧无地，深感自己对法治精神的领悟还不够深刻。

但很快他又有疑问：既然不是为了斩首，那么 5 个标准日后的庄园聚会，又算是什么好机会了？或者说，何必等到 5个标准日以后，直接潜入庄园，调查罪证不就好了吗？

肖恩说道：“一个足够谨慎的人，即便在自己的庄园里，也不会留下确凿的罪证的。”

夸润人忍不住质疑道：“单单是那个庄园的存在就已经构成犯罪了！以总统的合法薪水，就算一千年也买不起绿萝丘的庄园，何况他在科洛桑作政治秀的时候，曾自称每年开销

不到 5000 个信用点！更何况传闻中他的宅邸奢华无度，各类奇珍异宝应有尽有……”

“他可以推说庄园是他人所有，他只是暂时借住于此。事实上根据我的调查，庄园的所有人的确是贝加摩尔重工集团的大股东，并非总统本人。”

这才几天时间你们连庄园的所有人都查清楚了吗！？

夸润人不甘心，又问道：“但他只要长期居住在庄园里，总会留下犯罪证据的吧？或者是人证或者是物证……”

“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我认为一个足够谨慎的犯罪者，即便在自己家中也不会放松警惕，给外人留下可乘之机。比如他会使用暗语乃至密语来发布违法的命令，这样就算被人录音下来，也无法作为直接证据。”

“……”

“此外，关于庄园内的人证，有理由认为，一个足够谨慎的犯罪者，会对所有涉及风险的岗位进行风险管理，使他们接触不到完整的犯罪经过，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在执行犯罪行为，也就无法构成有力的犯罪证据。同时还会实施多级任务分配以及单线联系，这样即便是破解了其中某几个环节，也很难真正追溯到总统本人身上。”

夸润人听得简直浑身无力，杰米·布拉森又不是神经病！谁会在自家庄园里安排这么缜密复杂的风险管理？他就不怕自己过劳死吗？！

肖恩正色道：“杰米·布拉森是个异常危险的独裁统治者，这种人通常都伴随有强烈的偏执人格乃至精神疾病，这都会导致他们的行为不能以常理估计，对相关风险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毕竟他是让共和国的精英特工多年经营付诸流水的元凶啊。”

夸润人顿时泪流满面：你说得如此有道理，我竟无法反驳！

但是你们把风险预估地这么高，还怎么执行任务啊？

“5 个标准日后的聚会就是破绽啊。”肖恩说道，“他可以催眠庄园里的手下人，在庄园内使用暗语交流，但是面对地位相近的黑道巨头，就很可能要以普通话来交流了。”

话没说完，就被莫斯提马打断道：“不能排除他们使用复杂通讯装置的可能性，各自使用暗语，利用通讯装置的加密和解密来达成协议。事后只要销毁装置，就不会留下证据。”

“是的师父，我也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因此 5 个标准日后我会亲临现场，使杰米·布拉森处于无法使用暗语的应激状态中。”

莫斯提马点点头：“很好，那就交给你了。”

“一点都不好吧！？”夸润人忍不住打断道，“大师，你的意思是让肖恩执行潜入任务？风险太高了！”

莫斯提马正色道：“我知道，由绝地武士执行这种潜入调查的任务，目标还是一个合法的政权领袖，最终结果的置信度一定会存在问题，尤其是如果我们还使用了原力来引导人的思想，就更容易引起争议，一旦到法庭上与配置奢华的律师团对峙，很容易被人就此攻讦，这方面的风险不可不查，你提醒得很对。所以肖恩，你一定要记得，在潜入调查的过程中，不要妄用原力。”

“我明白，师父。”

夸润人哭了：对不起师父，我不明白！咱们真的是在使用基本语对话吗？为什么我总觉得你们师徒是在用某种加密的暗语交流啊！你真的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杰米·布拉森的庄园，那可是连存在位置都被严格保密了许多年的龙潭虎穴啊，独裁狂人几十年的经营，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机关陷阱，大师您居然让一个 17 岁的学徒，在不使用原力的情况下潜入其中调查犯罪证据，而且还偏偏选了黑道巨头们聚会的那一天展开行动？！

莫斯提马却又看向夸润人：“那么，对于肖恩的潜入计划，你有什么建议吗？”

肖恩也满怀期待地看着他。

夸润人感觉自己的触须都要裂开了。

不要这么看我，我真的不懂你们绝地的世界！给自己加难度加到爆炸，然后问我有什么建议？有啊，去开挂啊！不对，你们绝地连基本的原力应用都看作外挂，自己把自己给封了！

那还有什么好讲的？

“这个，多加小心，注意安全。”夸润人干巴巴地说道。

肖恩却认真道谢：“我明白了！越是复杂而艰难的任务，越需要注重基本，不愧是共和国的精锐特工，言简意赅，直指核心。”

夸润人：“呵呵。”

莫斯提马则问肖恩道：“5 个标准日后的行动，你已经有初步的行动方案了吗？”

“是的。”肖恩说道，“虽然具体方案需要因地制宜的调整，但根据已有的资料，我已经制定了一个粗略的框架，内容我共享一下，请指正。”

之后，肖恩伸手在通讯环上操作一番，伴随手环上指示灯闪烁不停，庞大的数据流开始迅速传输。

过了很久。

夸润人忍不住敲打了一下自己的显示屏：“通讯出问题了吗？我这里显示文件还没接收完。”

莫斯提马说道：“稍安勿躁，行动方案文件通常都比较大，传输会比较花时间。”

夸润人瞠目结舌：文件比较大？这条信道可以在十秒内传输一整部银河百科全书，现在这都五分钟过去了，你是在共享科洛桑那个上下超过五千层，承载了一万亿居民的全局结构图么？！

终于，在夸润人开始感到焦躁之时，屏幕旁终于亮起了绿色的指示灯，显示通讯完毕，而夸润人颤抖着手指，点开了文件。

映入眼帘的，是密密麻麻的文档，以及多如繁星的录影片段，这些内容被颜色各异的繁复线段连在一起，形成了一张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网络。

夸润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你们真把科洛桑的结构图传来了！？这叫粗略的框架？你们对粗略的定义是在赤裸裸的侵犯共和国的基本语！

但他还是忍住了。

果然，莫斯提马沉吟了一会儿，便说道：“内容的确简略了些，但现阶段做到这个地步也勉强可以接受了，我帮你完善一下内容，就先参照执行吧。”

“是！”

莫斯提马又看向夸润人：“斯夸克先生，请问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夸润人补充道：“呵呵。”

国王陛下

第 3 章 行动前的曙光

通讯会议结束后，肖恩长出了一口气，放平心情，跪坐在床上，陷入冥思。

闭上眼睛的瞬间，肖恩就感受到了原力的流淌，它无处不在，包容万物，是绝地的三大支柱之一，而在冥想中感悟原力，既是绝地学徒的日常修行，也是肖恩每天借以反省自身的重要契机。

在原力的包裹下，肖恩可以有效地屏蔽杂念的干扰，更加清晰地认知自我。

在一片黑暗中，肖恩以居高临下的视角看到了自己。一个黑发黑瞳，身材修长的少年人。

他叫肖恩，今年 17 岁，是一个被命运女神所眷顾的宠儿。

在记事之前，他就作为原力敏感者，被带到绝地圣殿接受训练。这份天赋可谓银河系内最珍贵的宝物之一，而肖恩生而有之。

然而在绝地圣殿中，和其他幼徒相比，他的天赋就相形见绌：对原力的敏感最多算是中下水准，身材样貌上也没有特别之处。从记事的时候开始，肖恩就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而绝地武士团中却是天才辈出。

有的人会在师父授课时走神，还有人在测试前才开始突击复习，更有人明明成绩欠佳却仍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仿佛区区测试成绩对他们来说只是信手拈来的游戏，这种自信与天赋，肖恩实在望尘莫及，所以他始终告诫自己，必须加倍的努力才能跟得上身边人的脚步，并无愧绝地之名。

而同样是从记事的时候开始，肖恩便一直在努力，努力地冥想，感悟原力；努力地学习各种知识，从天文地理，到美食园艺；努力地维持积极进取的心态，永不松懈，永不停歇……

而命运也始终眷顾着他，让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善良的同学。他们将肖恩的努力看在眼里，无比谦虚地将各种考试的第一名让给天赋欠佳的他，以鼓励他继续努力。尽管肖恩反复强调不必如此，但来自同期幼徒的善意仍是源源不断，令肖恩万分感动。

此外，肖恩还遇到了最好的师父，在他 14 岁那年，有“万能”之称的绝地大师莫斯提马决定将肖恩收为学徒。此举一度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但莫斯提马却坚持认为，只有自己能够最好地引导肖恩成长。

对此，肖恩感激万千，因为这显然是绝地大师的一种慈善行为。肖恩的天赋欠佳，早早就迎来了瓶颈——在他 14 岁时，幼徒的常规训练对他而言已经几无效果，每次训练的例常测

试，肖恩都几乎找不到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若非有绝地大师接手进行教导，恐怕他这一生的成就也就到 14 岁为止。

而这位善良的绝地大师，则是肖恩此生所见过的最深不可测的人。尽管绝地武士团中精英辈出，但莫斯提马在武士团中仍享有极高的威望，她年纪轻轻就成为绝地大师，掌握着千百种原力技艺，更重要的是她学识极其渊博，而利用这些学识，她往往能成就匪夷所思的奇迹，因此得到了“万能”的称号。

有这样一位名师，肖恩无论在任何领域陷入困惑，都能第一时间得到解答，世间仿佛没有任何难题能够难倒她，无论是共和国律法的漏洞，还是在家庭厨房里制作上等卡杜肋排的方法……在肖恩眼中，自己的师父简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而这样伟大的绝地大师，却甘愿为了拯救他这种天赋欠佳之人，牺牲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来亲手教导他，这份恩情，肖恩永远铭记于心，同时他也深感自己的幸运，平日里更加努力地精进自我，以不辜负这被眷顾的一生。

但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平衡，有幸运，就有不幸，相较于生来就被命运女神眷顾的自己，生活在贝加摩尔星球上的亿万黎民，无疑是不幸的。他们遇到了一个恶行累累的独裁统治者，财富被盘剥，生活被压迫，本应欣欣向荣的星球文明，却如同笼罩在阴云之中。

作为命运的宠儿，肖恩自感责无旁贷，必须要将这道笼罩在贝加摩尔星球上的阴云豁然洞开！

当然，事情不可一蹴而就，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潜入总统庄园，克服那狡诈阴险、人格变态的总统设下的重重机关，收集到确凿无疑的犯罪证据，对此，自己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但是否可行，还需要师父的判断。

不知道自己设计的方案框架，会被师父找出多少不足？

一定会被修改得面目全非吧。

肖恩自知天赋和学识都很平庸，尽管之前的方案已经是他全力以赴的结果，但对比任务的要求，尤其是对比师父的要求，一定还差得很远。当然，肖恩并不会因此而气馁，因为换个角度来看，只要按照师父的修改意见，将方案上的不足之处充分理解并消化，那就是一次绝佳的自我提升了。

这反而让他隐隐有了几分期待。

而在期待中，肖恩的意识逐渐散开，与原力亲密地融合到了一起。

时间悄然流逝。

滴滴滴。

通讯环的闹钟准时响起，而在闹钟响起之前，肖恩已经睁开眼，伸出手按停了闹钟。

身为一名合格的绝地学徒，应有着足够严格的自控能力，生物钟理应如同电子钟一般精准……过去多年来，肖恩一直都以此来判断自己的身心状态，而大多数时候，他都能准确地提前闹钟一秒醒来。

通讯环在贝加摩尔那标志性的微绿色的曦光照耀下，显出翡翠一般的光彩，而外环的指示灯闪烁着，显示收到了新邮件。

来自师父的反馈已经到了。

肖恩心中满怀期待地伸手点开文件，只见那宛如星河网络的方案图上多出了同样密集的修订痕迹。不出意料，修订部分大多停留在细节层面，例如优化伪装技巧，提供新式电子入侵技术等等，此外，莫斯提马还着重强调了与可能遭遇的异族打交道时需要注意的诸多文化细节……对于方案框架则没有作大的调整。

但肖恩看过以后，却是一阵感动。

师父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肖恩并没有自大到以为他的方案框架无可挑剔，师父之所以不动框架，一方面是在照顾少年人的基本自尊，一方面也是因为过于剧烈的方案调整，不利于肖恩这种悟性欠佳之人消化吸收。

但细节上的优化却是实实在在的，莫斯提马在肖恩稚嫩的框架上，用细节优化出了一座巍峨的大厦，且言辞间充满了绝地大师独有的严格与温柔。例如电子入侵部分，她不但写明了技术应用的要点，还注明了技术路径和参考书目，其中用以入门的是企业联盟的高级电子工程师进修教材，正是不久前自己看到却没有加以精研的内容。此时被师父拿出来单独标注，显然是在督促自己不应随意放弃任何一个领域的深造，而当时放弃的，其实正适合自己现在拿来参考学习……正是严厉而不失温和的一种批评。

此外，还有几本相对冷僻的军事院校专用的专业教材，也被师父购下正版，全文附在邮件中。

类似的细节不胜枚举，而将所有的细节整合下来，肖恩就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第 4 章
只要有心人人都是厨艺大师

清晨时分，贝加摩尔首都绿色曦光的下城区，一座因火灾而废弃的建筑废墟前。

肖恩穿着典型的下城区贫民布衫，缓缓踱着步子，感受着脚下反馈来的力道，很快就锁定了一堆焚尽的贝加树枯木，从脚下的触感判断，那堆枯木下面应该就隐藏着通往总统庄园的地下暗道，

不过肖恩并没有急着靠近，而是在废墟旁徘徊了一段时间，趁着四周没有人注意，才一步迈出，踩到了枯木堆上。

一切宛如幻觉，肖恩脚下一空，便向下坠落。

原来那堆枯朽的贝加木只是薄薄的光学伪装网，用以隐藏暗道的存在，说实话，技术不算厉害，但是隐藏手法还算高明。

坠落的过程不久，转眼间肖恩已经脚踏到了实地上，但与此同时，眼前也多出了两只黝黑的枪口。

“你是谁？”

两个浑身紧裹在黑衣中的枪手，语气冰冷地质问。

肖恩不慌不忙，按照既定的方案，将一片庄园工作人员才可持有的金属片在黑衣人面前摇摆了一下，说道：“从今天开始，由我取代那个蓝皮的米思罗尔废物。”

黑衣人彼此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人开启了全息投影设备，向庄园求证。

不多时，一个生有四条手臂的拉特隆人的蓝色全息投影呈现出来，相较于不到一米五的身高，那颗比人类大上一倍的硕大头颅，以及几乎等身高的厨师帽则显得存在感十足。

这位皮肤如同橡胶一般的拉特隆人，将两颊的茂密须发整理得一丝不苟，细小的眼睛眯成缝隙，配上紧抿着的嘴唇，赫然显示出上位者的威严，就连那纯白的厨师服也宛如贵族的长袍。而从黑衣人毕恭毕敬的神态中，也不难判断这位拉特隆人在总统庄园内的地位。

马力诺·波玛纳，总统庄园的厨师长，跟随杰米·布拉森超过十年，长期负责他的饮食，是不折不扣的心腹。

“你是谁？”拉特隆人质问。

肖恩轻笑道：“我是你的新任甜品师。”

拉特隆人眯起眼睛，左边的两只手抚摸着自己的下巴，右边的两只手则持着长柄汤勺搅拌清汤。

半晌后，拉特隆人说道：“果然信任米思罗尔人就是个错误，连自己的身份牌都保管不好的废物……你们两个，杀了他。”

然而就在黑衣人得令开枪之前，肖恩已经抛出了诱饵：“去毒的维绍克蛛蛛卵，在74度的蔓灵草汤中慢煮20分钟，这就是米思罗尔人的所谓甜品秘方。”

拉特隆人闻言立刻尖声说道：“等等！”

两名黑衣人险些闪了腰。

拉特隆人问道：“还有吗？”

肖恩说道：“跳跳兽的油脂可以用来融化卡希克星球上最坚硬的天然糖块，进而熬制出上佳的糖浆。”

“还有吗？”

肖恩说道：“如果你能少浪费点时间，等我进了厨房，这种雕虫小技你想知道多少我就可以告诉你多少。”

这番狂妄的言辞之后，那拉特隆人却反而沉吟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摆了摆手：“让他来吧，米思罗尔人不在，厨房里总要有个替补。何况你们的老大，那个自称有曼达洛血统的看家狗一直抱怨日子无聊，这不正好让他活动活动。”

说完，通讯就被单方面切断，两名黑衣人面面相觑，之后才对肖恩冷声道：“跟上来。”

肖恩默然前行，心中却不由感慨：不愧是师父啊。

刚刚那番对话，台词基本是按照师父修改后的台本来说的，短短几句话，却是近乎完美地算计到了拉特隆人厨师长、黑衣人乃至那个传说中的曼达洛看门人的心理变化，更算到了总统庄园的内部管理存在严重漏洞。

自己明明是突如其来的陌生人，却能用强硬的姿态唬得拉特隆人厨师长为自己开启了进入庄园的第一道门。

不过，也真是幸亏这些台词经师父润色了一次，若是按照自己原先的台词来走，多半是要遇到问题。自己对人心的把握还是差了火候，比起经师父修正完善后的台词，自己原先设计的套路足足要少三句话，七个词。

这就是差距啊！

带着满心感慨，肖恩搭乘上了地下暗道的轨道飞艇，在暗无天日的通道中度过了漫长的十分钟，又经历了一道安检环，才终于从地下暗道抵达了传说中的绿萝丘庄园。

那是一座令人耳目一新的绚丽庄园，来自不同星球的植物被巧妙地嫁接到一起，呈现出一种精致又不乏野性的魅力。

肖恩看得入神，脚步不由自主的顿了顿，令身旁的黑衣人不由冷笑。

“看傻了？哈，那就好好开开眼吧，这园子里的植物，至少有一多半是你翻着植物百科也叫不出名字的。”

“和他说这些做什么？老大马上就过来，要是有问题，怕是要不了几分钟这家伙就是不知道那颗树下的新肥料了。”

肖恩心中却是惊叹于这片庄园的维护费用，他简单心算了一下，单单是放眼所见，他能辨识出的植物，就来自至少 20 颗以上的不同星球，按照当地的植物出口价格、星际航行的运费来估算，引进费用至少要数以十万计的共和国信用点，至于维护费用同样是天价，就算不考虑人力成本，单单是在贝加摩尔这样的生态环境下，维系一个容纳多种植物共存的生态圈，每年维护费用也不会低于六位数的信用点。

而这笔钱，足够让首都绿色曦光的下城区中数以万计的贫民摆脱那种臭水四溢的肮脏环境了。

这就是一个肆无忌惮剥削全星球财富的独裁者的庄园啊。

肖恩心中感慨间，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

回过头，肖恩看到了一个身材魁梧、全身披甲的壮汉，头顶那 t 字目镜的头盔仿佛是一张无比显眼的名片。

对此，肖恩露出恰到好处的微笑，在对方开口前先一步说道：“居然是曼达洛人！？真是巧啊，一个月前我才在附近星系的酒吧遇到你的同胞，他们有个重要的工作正在召集人手。听人说贝加摩尔上有他们的同胞，兴致勃勃地要跑来拉人来着。”

那个贝加摩尔产的曼达洛人，顿时定住了脚步。

肖恩又笑道：“他们听说我要来贝加摩尔，就拜托我先来调查一下消息，如果是谣传的话，他们就省得白费工夫跑这一趟。不过看来不是谣传嘛，这下就用不着我去辟谣了……”

说到这里，那身材高大的看门人忽然开口道：“你们先下去。”

两名黑衣人有些错愕，但随着看门人背后的机械臂展开，爆能枪枪口指向他们的脑袋，黑衣人便落荒而逃。

庄园后门的入口处，就只剩下肖恩和看门人两人。

“我……我在这里有重要的工作。”头盔后面的声音，因为金属的隔绝显得沉闷，甚至有些颤抖，“不能离开总统庄园。”

“哦，即便是同胞的征召令也不行吗？你们不是同一个氏族？”

“……对，我们不是同一个氏族。”

肖恩笑道：“我还没说他们是什么氏族呢。不过无所谓，我帮你写个邮件，告诉他们贝加摩尔有曼达洛人的消息纯属谣传，毕竟各人有各人的难处，出门在外就是要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嘛。”

“的确如此。”看门人干巴巴地说完，伸手指了指门后，“这一关算你过了，但拉特隆人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

越过看门人，肖恩不由惋惜：果然只是个精神曼达洛人。

尽管从前期调查的情况看，总统拥有正牌曼达洛看门狗的概率就很低，但亲眼见证还是有些遗憾。曼达洛人和绝地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能亲眼目睹曼达洛人的风采也是幸事啊。

当然，从执行任务的层面来说，遇不到才好，毕竟正牌的曼达洛人战斗力强大不说，还有着极其敏锐的直觉，在他眼皮子底下伪装数天可不容易。

越过这道前菜，接下来的重点则是主厨拉特隆人。从前期情报来看，这一关必须要加倍小心。

而在后厨清洁间，守关人等候已久。

庄园主厨，拥有四只手臂的拉特隆人，马力诺•波玛纳。

此时，这位四臂厨师，正戴着显赫的厨师帽，脚踩着一人多高的垫脚凳，居高临下地审视着肖恩。

“想不到那个曼达洛人居然真的放你进来了，不过到我这里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说实话，得到米思罗尔人的诀窍以后，庄园现在并不需要新的甜品师了。”

肖恩闻言，不由笑道：“那你不妨用这种空谈的诀窍来复制一下米思罗尔人引以为傲的卡希克蛋糕，但愿你能以此来取悦总统。”

拉特隆人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好，既然你看不上空谈，那就来现场操作一下吧。”

说完，他从高高的垫脚凳上一跃而下，上面两只手冲肖恩勾了勾手指，示意跟过来。

第 5 章 独门秘方

肖恩紧跟着他，来到了储存食材的仓库门前。

拉特隆人一边手脚麻利地输入开门的密码，一边给出了面试题目：“现在，我给你二十分钟，做一道能端上总统餐桌的甜品。”

下一刻，仓库门缓缓开启，只见一个硕大的地下空间，被玻璃橱窗分割成数十个细小的空间，每一个空间内都满满当当储存着足够上百人饱餐一年的海量食材，而仓库正中位置，则摆放着一张十米多长的展示桌，桌上放着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食材和调料，其中大部分都是进口自发达星球的奢侈品牌，科洛桑的品牌尤其多。

肖恩愣了一下，不由陷入沉思。

粗略计算，如果以长桌上的展品为原材料，能拿得出手的甜品至少上百种，其中有一些是师父带着他向科洛桑的高档餐厅主厨请教过的，比如特朗尔榛果舒芙蕾配金松露、莱托尔巧克力咖啡配提拉米苏，虽然自己的技艺还很不成熟，但如果只是作为面试题的话，应付起来并不为难。

唯一的问题是，只是应付差事就足够了吗？

肖恩沉思期间，拉特隆人冷笑道：“不说话了？别告诉我你连食材都认不全，不过对你这种生活在下城区的穷酸人来说，这些上等货大概的确不容易辨识，那个米思罗尔人当初认出了一半，要不然你把这张桌子上的材料认出三分之二，我就算你过关？”

肖恩对此置若罔闻，仍沉浸在观察与思考中。

拉特隆人的调侃根本没被他放在心上，桌上这些大路货，在他 6 岁那年就能认全了。毕竟他可以算是半个科洛桑土著，还专门学习过烹饪技艺，这种卖弄科洛桑特色的食材展真的贻笑大方。

问题在于，或许正是因为对这些核心区的奢侈食材过于熟悉，他反而从桌上看出了别的问题。

要不要借此发挥呢？

这是计划外的选项，就连师父也没有提及，但不得不说，有尝试的价值。

在肖恩权衡利弊期间，厨师长马力诺脸上已经堆满了不耐烦。

题目对这个下城区的贫民来说太难了吗？

理所当然会难！整个庄园厨房里也只有他这个厨师长能把所有食材都认全，认出三分之二食材的厨师不会超过 5 人。

毕竟，这可是总统杰米·布拉森引以为傲的收藏啊，堪称是银河共和国顶尖食材的小博览！要在贝加摩尔这种偏僻的

星球，搜罗到银河系内远近驰名的各种顶尖食材，可远没有在科洛桑那么简单！

很多珍稀食材甚至要通过极其特殊的渠道才能拿到手……对于大部分平民来说，这桌上一多半的东西都只存在传说故事里。

马力诺当然没指望这个年轻的下城区贫民能完成面试题目，他只是想看到对方面对难题时手足无措的表情罢了。至于之后是大发慈悲将他收为手下，取代那个狡猾又懒散的米思罗尔人，还是干脆赶出庄园，让那个曼达洛人将其清理掉，就要看这个人类的表演了。

跪在地上哭着求饶，将身上仅有的一点信用点拿出来买命？又或者……

但偏偏这个人类却选择了不慌不忙，在原地沉默不语！

马力诺想看的可不是这样的表演，十分钟过去，他已经心浮气躁，在心里给这个年轻的人类判了死刑。

让那个曼达洛人来清场吧。

然而就在此时，肖恩终于做出了决定，他猛地拍了下手。

“我知道了！”

马力诺被吓得险些把厨师帽都跌下来：“你想干什么！？”

肖恩伸手指向长桌：“首先，最左边的金罐，是科洛桑【脂美集团】的特级班萨油脂。”

“哈？”马力诺大吃一惊，这小子居然认得出【脂美集团】？！

“虽然从外包装来看，那的确是进口自科洛桑本地的优质品，但实际上，它是不折不扣的山寨品！”

“山，山寨……”马力诺一时气短，只感到眼前有金星在冒，“你胡说什么！？”

“姑且不论油脂的香气与正版存在至少 10 的区别，单单外包装就完全不合格！正版包装会在金属罐上加入一个精度极

高的立体防伪刻印，而这一罐的防伪刻印精度就完全不过关！差距用肉眼就看得出来！”

马力诺睁大肉眼，却感觉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有问题，自己花了高价才请伪造专家开模所作的仿品，理应没什么破绽啊……

”其次则是同样来自【脂美集团】的橄榄油，从底层沉淀物可以清晰地看到与正版的区别，密度上至少存在 3 的偏差。”

肖恩用两根手指，做了一个“微不足道”的手势，又说道，“而外包装同样存在防伪标志精度不足的问题。整体而言，这长桌上标有【脂美集团】商标的食材中，有超过三分之二可以肉眼判定的山寨货。”

马力诺则挣扎道：“一派胡言！”

肖恩心道，这里面的确有相当一部分是一派胡言，但你分辨的出来么？

嘴上则义正辞严：“单凭肉眼观察的确有误判的可能，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截至目前，【脂美集团】的高端食材从来没有向贝加摩尔星球及周边星区直接出口过，本地的食材代理商【歌剧贸易】是相关食材的唯一供应商，我来应聘岗位之前调查过这家公司……”

“你有病啊？！调查贸易公司干什么！？”

“我发现他们在公开的财务报表上存在明显的漏洞，此外得自【脂美集团】的销售授权书也有问题，所以我借着朋友关系，向【脂美集团】的销售致函求证了一下……”

“够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接替米思罗尔人，为总统大人制作甜品。”

“我大胆推测，餐桌上所有【脂美集团】的食材都是山寨品。而与之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星河之选】品牌的蔬果、

以及【飞梭】品牌的竞选调料。而以上食材，无一例外都是【歌剧贸易】负责引进的产品，总量占了长桌的一半左右。”

“你的薪水是米思罗尔人的两倍，这样就够了吧！”

“实际上山寨食材不仅仅会有财务问题，且不提在味道上与正版有差距，因为工艺和原材料等限制，在食品安全方面……”

“够了够了够了，给我住口！”拉特隆人气急败坏地抓起肖恩的衣领，“我承认你有本事，只要你从现在开始闭上嘴巴，你就是厨房的新副厨，听懂了没有！？”

肖恩笑着点点头，心中却颇为郁结：其实这食品安全问题才是他前期调研的重点，结果还没展开论述就被人当头打断，这不上不下、如骨鲠在喉的滋味还挺难受的。

马力诺用身体左侧的两只手掌抚摸着自己那几乎跳出胸腔的心脏，气喘吁吁：“有两下子啊臭小子，难怪那个米思罗尔人会折在你手上……不过你也别得意太早。”

“在这个庄园里，所有的事情其实总统都看在眼里，但我依然能在主厨的位置上坐了十年！而我能得到总统的信赖，靠的则是十年如一日为他奉上最极致的美食，所以只要你敢让后厨出现半点差池，我立刻丢你去喂总统的贝加摩尔双头犬！”

******

当肖恩在浴室洗漱完毕，换上厨师的纯白制服走入后厨时，只感到眼前一亮。

与资料显示一般无二：在这偏远落后的星球上，他竟然看到了不亚于共和国首都科洛桑的高档餐厅的厨房！虽然各类高端厨具中，不可避免有近半是山寨品，但终归是五脏俱全。在这里，一支成熟的厨师团队可以完成成百上千道高档料理。

而在厨房中忙碌的厨师团队，又何止是成熟！

厨师长是拥有四只手臂的拉特隆人，副厨则是一名银光闪亮的礼仪机器人，从胸前那独特的铭文不难判断它出产自星际赛博的高端订制生产线，成本绝对不会低于五千信用点。

负责肉案的是个红皮的德瓦隆人，他用双手拍打肉排时的力道可以震得整个后厨微微颤抖，负责蔬菜的则是一个温文尔雅的风根人，他的动作轻柔而精妙，丝毫不因脚下的颤抖而变形——除了节奏过于慢条斯理，几乎无可挑剔。

此外，肖恩还看到了一个专注摆盘的比思人……

在这区区一间厨房里，肖恩居然见识到了一个小小的银河种族展！

不过，还没等他细细品味这份独特的融合文化，马力诺已经急匆匆地跑来安排任务道："总统大人心情看起来不太好，你最好能做一道让他感到惊喜的甜品出来，他平时最喜欢甜品，而之前只有米思罗尔人靠着他在卡希克星球得来的秘方，让总统笑过。"

肖恩笑了笑，卡希克蛋糕么？米思罗尔人一直喝到第三次断片才终于肯交代的所谓秘方，其实跟卡希克星球没什么关系，本质上只是利用了部分卡希克星球的食材制作的微型七层蛋糕，其结构看起来像是生态结构独特的大森林。勉强来说算得上匠心独运，但本质上仍属于取巧之作。肖恩为了确定真实性，听着酩酊大醉的米思罗尔人翻来覆去讲了 7 次，才终于确认无误。

第 6 章 联络

事实上，肖恩很难理解一个大权独揽、酒池肉林的独裁者，为什么会对杂技似的甜品情有独钟……但是，一个变态的味蕾，也没有深入理解的必要。

伺候他吃完这顿饭，就该送他进监狱了。

肖恩一边挽起白色的厨师服袖口，一边走到甜品台前，随意扫了眼已经备好的食材。

之前米思罗尔人在这里工作过的痕迹还在，各种食材勉强算是品类齐全，复刻他的杂技蛋糕问题不大，不过如何让总统满意就是另一回事了。

杂技这种东西，第一次见还会有新鲜感，第二次第三次就会腻味了，从甜品台的杂乱无序来看，米思罗尔人在后厨工

作的这段时间里，应该是把各种杂技都已经表演得很充分了，以至于他灵感逐渐枯竭，不得不终日混迹于下城区的酒馆赌场，以酒精麻醉自己。

但在肖恩看来，这种杂技展本身就很可笑，既然有那么多的创意，为什么不认真沉淀一下，用扎实的基本功将杂技改良成可以端上高档餐厅餐桌的成熟作品？

肖恩一边想着，一边用双手捏出一枚被清澈糖浆包裹着的球形蛋糕，蛋糕内部分为七层，而后用暮色的莱托尔巧克力与卡希克天然糖浆凝片做出支架，精巧地托着圆球不倒。

“完成了。”

“完成了！？”马力诺听到肖恩这句话，感觉自己的脑浆都要炸了，他刚刚才对这个年轻的人类发出郑重的警告：一旦厨房的工作让总统不满意，就算是跟随他十年之久的厨师长都难保性命。

结果这个新人居然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敷衍摸鱼？！

之前的米思罗尔人，好歹也是个专业级的甜品师，每次都要用接近两个小时才能烘烤出成型的蛋糕，而现在才不到二十分钟，你捏出来的是贝加摩尔杂烩球么？！

肖恩解释道：“我改良了一下工序。之前的做法是用烘烤定型，实在是太浪费卡希克的原生食材了，高温会将最精华的风味破坏殆尽——虽然本质上从【歌剧贸易】进口来的食材本身倒没那么原生……”

“够了！”马力诺连忙打断，“你确定要给总统吃这个？”

“不，这是给你试吃的。”肖恩一边说，一边已经开始捏第二个蛋糕。

这一次马力诺看得分明，肖恩的主要工序虽然是手工捏合，但一方面他的手指之灵巧，简直堪比上等的工艺机械，哪怕是最为易碎的鱼籽、豆腐，也能被他完整地捏合到蛋糕里。

另一方面，每一道原材料被捏合进来之前，都会经过巧妙的加工，或者是腌制，或者是低温慢煮，再或者是一些连他都闻所未闻地烹饪技艺。

肖恩只有两只手，但在马力诺看来，他仿佛比拥有四只手臂的拉特隆人还要灵巧！

一时间，马力诺竟看得出神。

“再不吃，味道就要变坏了。”肖恩一边加工第二个蛋糕，一边提醒马力诺，见后者仍懵懂不觉，肖恩干脆停下工作，戴上手套，然后捏着马力诺的下巴，直接将蛋糕塞入他嘴里。

作为一个厉行节俭，弘扬美德的绝地学徒，肖恩最见不得浪费食物。

马力诺被施以暴行，下意识地挣扎起来，然而在味蕾接触到蛋糕的刹那间，他那矮小的身躯就凝固住了，一种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

有人说，厨师是最不容易被美食感动的人群之一，因为日常接触美食太多，味蕾已然麻木。

然而这其实最大的误会，不能被美食所感动的人不可能成为顶尖的厨师，更遑论味蕾麻木之辈。实际上，越是接触美食频繁，才越能体会到超凡之物的可贵。

马力诺此刻便沉浸在超凡的美味之中，七层独立而又相融的甜腻滋味，让人仿佛置身于真实的卡希克星球，尽情浏览着被森林覆盖的无限美好风光……已经有很久很久，没有如此令人感动的美食出现过了。

如果说先前那个米思罗尔人只是心思灵巧，创意取胜，但眼前这个年轻的人类，却让拉特隆人想起年轻时曾经进修过的高档餐厅的主厨。

扎实的基本功，以及对待食物的真诚，可以让最朴素的食材也迸发出无与伦比的美味，那位主厨偶尔亲手为员工烹饪员工餐，都会让员工们领略到大巧不工的真谛。

这家伙……

马力诺不由沉思：他好像真的捡到宝了，如果这个年轻的人类，能安心在厨房为他打工，总统大人一定会对厨房工作的评价更上一层楼。

不过也要小心提防这家伙趁势上位，他手中握着自己的把柄，又有徒手捏甜品的绝活，实际上是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在取悦总统大人之后，就想办法除掉他好了。

就在马力诺已经开始盘算要如何扫除隐患时，肖恩已经完成了第二枚蛋糕的制作，并交给了侍者机器人，由后者脚踩着灵巧的独轮一路风驰而去。

不多时，餐厅内，总统惊喜的笑声甚至直接传到了厨房里。

肖恩笑了笑，知道自己这第三关就算顺利通过了。

然而很快，肖恩的笑容就收敛了下来。

虽然第三关顺利通过，但计划有变。

******

当晚，庄园地下室，四个人一间的员工宿舍里，肖恩仰躺在四四方方的床上，耳畔传来舍友德瓦隆人那鸣雷一般的鼾声，房间内则充斥着浓郁的酒精与汗水与霉物互相混合，宛如强力杀毒剂一般的味道……

但这一切都干扰不到冥想中的绝地学徒。

冥想时，肖恩会排除五感，只去感受原力的流淌，外界的一切干扰都微不足道，而在原力的保护下，肖恩的思维也越发清明，这一整日的经历仿佛投影一般清晰地呈现在脑海中。

整体而言，计划进行地近乎完美——除了两个问题以外。

之前那个米思罗尔人酒量太差，在彻底断片之前吐露出的信息有限，所以出现了些预期外的情况。

其一，厨房的每一道菜在端到餐厅前，都会经过一名医疗机器人的扫描检验。那个医疗机器人是医疗科技工业的 fx6 型，本就以功能全面著称。

而庄园里这一台还经过了非常细致的改造，功能模块和标配已经大相径庭，别说是各种毒素，就连食物过敏的过敏源都不会放过，而这恰恰是肖恩整个计划的核心所在——他没想过要毒杀总统，但他很需要一次小小的食物过敏来引发骚乱。

如果单只如此倒还好说，肖恩完全可以找机会靠近过去，入侵系统，屏蔽掉它的检测模块。然而这台 fx6 却自带高敏警报装置，一旦察觉风险就会立刻警报，庄园内全天候巡逻的卫兵在十秒内就能赶到现场。

其二，厨房内部有极其严格的监控，每一个厨师的工作画面都会被忠实记录下来，总统本人可以随时检阅。那些工作出现明显纰漏的员工会被直接丢去喂狗喂鱼喂蘑菇。

而宴会当天监控力度只会更强，这种情况下别说靠过去入侵 fx6，想要用手中的食材玩出花样都很考验功力。

这两个问题若不解决，后续种种就根本无从谈起。

但想要解决又谈何容易？总统能隐藏在台面下，维持自己 20 年的独裁而屹立不倒，安保环节的破绽本就不多，何况是日常饮食这种重中之重的环节？

绝地学徒在冥思之中，开始抽丝剥茧似的梳理记忆中的诸多细节，很快，他就提取出了几个关键点，粗略搭建起了一个行动框架，而后逐步完善。

到了深夜时分，方案已初步成型，肖恩眼看时间不早，便倏地跳下床，往外走去。

他要找师父再商量一下。

可惜的是通讯环在此地无法使用，谨慎多疑的总统，将自家庄园打造成了一个几乎完全隔绝内外通讯的囚笼。

好在就算真的囚牢也总有放风的空间，地下宿舍区的网络室，就是整个庄园里屈指可数的对外通讯渠道之一。

狭仄的房间里，歪七扭八地摆放着超过二十台个人综合通讯端，员工可以凭此连接到贝加摩尔的星球网络上——不过理所当然的限制重重，所有的网络频道都经过政府的严格审核，几乎只保留对总统歌功颂德的洗脑节目，至于更加精彩全面的银河共和国的全息网，自然是被完全屏蔽的，大部分贝加摩尔人可能连参议院的议长人选都不知道。

员工们当然对这种洗脑室的兴趣不大，真想浏览外界信息，要么是在监控不及的地方偷偷观看一些从庄园外拷贝来的视频文章，要么是干脆趁着每周一两天的“假期”溜出庄园到下城区厮混——那里偶尔会有来自外界的商人，带来新鲜热辣的故事。

所以肖恩到场时，网络室里竟空无一人。

这就让奉命盯梢而来的冈根人显得特别尴尬，站在门口半晌，才咬着牙钻了进去。

肖恩对盯梢人丝毫不在意，他点开一个歌功颂德的新闻频道，映入眼帘的自然是闪烁着蓝色幽光的总统杰米·布拉森……的光辉铜像，一位女记者站在铜像前，滔滔不绝地朗诵着总统的个人传记。

肖恩聚精会神地听着，片刻后竟闭上双眼，暗暗点头，仿佛全身心投入到了总统那热血沸腾的奋斗故事中，从中陶冶了情操，加强自身道德素质修养……这一幕只看得冈根人两条软趴趴的耳朵都要因惊悚而直竖起来——这人类是何等的心理变态，大半夜跑来赞美总统！？

但实际上，肖恩却是在和师父聊天。

这个歌功颂德的新闻频道，是莫斯提马借助几个贝加摩尔大型企业的力量，在星球内网中临时加设。新闻记者是临时

工，稿子则是照本宣科——在新闻严格管制下的贝加摩尔，也只有几家被绝地大师说服的企业，才有能力做到这样的事。

其中的诀窍在于：这种临时加开的新闻频道共有五个，通过星球内部的中继器，将节目定向对庄园方向投放。而肖恩只要通过庄园的内部网络，选择其中一个频道观看超过十分钟，莫斯提马就可以立刻收到明确的信息。

五个频道代表五个不同的信息：任务完全失败，且本人状况危机，急需营救；

任务发展严重受挫，需要尽快撤离庄园；

任务发展不顺利，需要后续更多支援；

任务发展基本顺利，需要细节帮助；

任务发展完全按照预期，请师父放心。

而肖恩目前选择的新闻频道，表达的则是倒数第二个信息：任务进展大体顺利，但细节需要调整。

大约十分钟后，新闻节目中的记者忽然在读稿子时卡了壳，顿了一会儿，才继续照本宣科。

这个奇怪的卡顿，让肖恩顿时打起精神，睁开双眼，更加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屏幕上的画面。

师父已经收到消息，开始关注这一边的情况了。

接下来，肖恩就要想办法将遇到的难题通过有限的渠道反馈给师父。

而这对提前做过详尽预案的绝地师徒来说，并不算难。

肖恩在心中默默计时，然后开始看似毫无规律地切换起了新闻频道，过不多时，甚至开启了旁边一台通讯端，同时浏览两个新闻频道，享受双重洗脑！

这种堪称诡异的行径，在深夜时分实在有惊人的威慑力，负责盯梢的冈根人只觉得两股战战，浑身发麻，只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接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然而冈根人却浑然不知，就在他的眼皮底下，肖恩已经将重要的信息反馈出去了。

通过不断的频道切换，肖恩实际上发送了一套特殊而简单的编码，经过转换以后，大致可以对应到预案表上的相应状况。

“师父，我这边遇到了一些新的情况，具体为……而我的预案则是……期待您的指导。”

编码发送完毕，肖恩便默默等待回馈，他专注的目光落在屏幕上，与总统杰米·布拉森仿佛四目相接……冈根人终于承受不住这美好的画面，狼狈而走，反馈给上面的信息只有一条：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精神病……不对，是个彻头彻尾的爱国主义者！

而爱国主义者肖恩，则在此时得到了想要的信息。

屏幕中的临时记者，依然是在照本宣科，但朗读的总统传记，却和市面上贩售的标准版本有了些微的出入，一些段落和单词出现明确缺失。

而将这些段落和单词提取出来，略加调整，就是莫斯提马发给肖恩的反馈信息。

“问题不大，而你的切入点也选取得很好，具体操作建议如下……”

肖恩一边看一边记，片刻后，就对师父的细致周到再一次感到心悦诚服，虽然他本人在提问时已经有了腹案，但和师父提供的建议相比，依然显得粗陋甚至笨拙。

学徒之路还是漫漫无期啊。

不过，得到师父的指点后，肖恩只感到眼前一片坦途。

接下来，只要耐心等待宴会当天就好了。

第 7 章 食物过敏

总统的宴会时间是在晚上，但庄园却从清早就开始忙碌，后厨尤甚，很多食材的预处理，都要提前十二个小时以上。

大部分员工如履薄冰，毕竟稍有差池就可能被丢去喂鱼喂狗喂蘑菇，谁敢大意？

唯独肖恩热情洋溢，期待满满。

因为总统引以为傲的庄园安保体系，马上就要由他来亲手瓦解了。

甜品台前，肖恩一边处理着十五枚卡希克蛋糕以及开胃甜品的相关食材，一边将目光转到了德瓦隆人身上。

只见他系好围裙，又将一只硕大的金属水壶摆在案台上，那是德瓦隆人的特配饮料，里面添了一点镇定剂，以免性格过于暴躁的他在厨房犯下什么忌讳。

看到那只被他动过手脚的水壶，肖恩就知道今天的事情已经稳了一半。

这个在下城区犯下超过10起谋杀案，却因区区擅长肉类料理，而被总统包庇下来的红皮壮汉，已经成为了他用以破关的秘密武器！

******

傍晚时分，整个庄园如临大敌。

总统招待的十四位黑道巨头，已经从私密的太空港口降落到贝加摩尔，并搭乘各自的飞行艇，向着绿萝丘庄园而来。

庄园内所有的员工都高度紧张，厨房更是早已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距离晚宴正式开始只有不到一小时了，很多需要长时间处理的食物已经早早就开始正式烹制。

德瓦隆人站在烤箱前，仔细观察着卡杜勒肉排的颜色变化，但其实他根本心不在焉。这位德瓦隆人的内心早已被怒火填满，怎么也压不下去。平时非常有效的镇定水已经喝了半壶，却仍不能缓解他的焦躁，以至于他的视线都变得有些朦胧血红。

而就在此时，他忽然发现不远处有好奇的目光，丝毫不予遮掩地投射过来。

德瓦隆人转过头，看到了那个黑发黑眸的年轻人，于是怒火在这一刻越过了沸点，他大踏步地靠近过去，喉咙里则发出野兽一般的咆哮：“你瞅啥！”

肖恩笑道：“只是在想，贝隆先生你的肉排是不是火候有点过了啊？”

贝隆闻言一惊，连忙回头看向烤箱，果然发现肉排的颜色已经要超标了。

他再顾不得去料理肖恩，赶忙去调整烤箱的温度，确保精心处理过的肉排不会毁于一旦。只差一点，这一箱肉排就要无可挽回了，而届时他的下场简直不堪设想。

就算是手上人命累累的德瓦隆人，也不敢在庄园里忤逆了总统的意志。

但调整过火候以后，德瓦隆人庆幸之余却感到加倍的羞恼，那甜品师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指出他的疏漏，让所有人看他笑话！？

虽然没有人敢笑出声，但德瓦隆人分明听到所有人心底的笑声！

今天晚上，就要他碎尸万段！

带着强烈的怒意，德瓦隆人总算等到烤箱里的肉排出炉，此时晚宴也已经正式开始，开胃菜、前菜、浓汤等环节均顺利过关，接下来就要轮到他的主菜登场。

而德瓦隆人恰到好处地将慢烤至完美的肉排端出烤箱，用厨刀将其迅速切割成十五份，再将精心调配好的调料粉均匀地洒在肉排上，然后呈交给负责送菜的侍者机器人，由后者踩着灵活的独轮送往餐厅。

然而就在侍者机器人来到厨房门口时，那台沉默着的 fx-6 忽然发出哗哗的警报声，并伸出一条机械臂拦住了侍者机器人。

侍者机器人愣了一下，随即从 fx-6 的电子音中读取到了对方的意图，惊讶道：“肉排里有严重的过敏源？！”

这句话直接凝固了整间厨房，所有人的动作都在这一刻停滞，目光从门口，逐渐移向德瓦隆人。

德瓦隆人先是惊讶，借着惶恐，最终勃然大怒，大踏步地走向门口，两只拳头紧握起来，就仿佛沉重的战锤。

一些人见势不妙，已经早早避开，主厨马力诺则发出尖锐地惊叫：“贝隆你想干什么？”

德瓦隆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他此时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火热，恨不得将所有人都撕成碎片！而那个胆敢说他的肉排有问题的机器人自然是！于是那紧握的拳头猛挥而出，与此同时，fx-6 也沉默着将用以自卫的电击器伸展出来。

千钧一发之际，一个敏捷的身影及时穿插到了两者之间，一手扯着德瓦隆人的手臂，另一只手则挡开了 fx-6 的电击器，这灵巧的动作，以及拉扯时传来的匪夷所思的力道，让德瓦隆人不由顿住了脚步。

“贝隆先生，请息怒，或许只是一次误判。”

下一刻，德瓦隆人才看清眼前人居然是肖恩，那张年轻的人类面孔让他的怒火顿时再次点燃，他甩开肖恩的手，握紧了拳头。

然而这一次他已经失去了肆虐的机会，在他来得及挥拳之前，两支强力麻醉针就从不远处射来，将德瓦隆人瞬间麻倒在地。

几名听到警报第一时间赶来的安保人员，小心翼翼地从侧门靠拢过来，为首之人，正戴着 t 字目镜头盔的精神曼达洛人，他恼怒不已地瞪视着马力诺。

“到底什么情况？”

马力诺张口结舌，这一切变化太快，他完全反应不及。德瓦隆人性情暴躁，但很少在厨房发作，而且过去三年多他从来没在食物上出过差错，谁料到今天居然全都凑到了一起！

倒是肖恩反应最快，认真地说道：“贝隆先生的主菜被 fx-6 认定存在过敏源，于是发生了争执，仅此而已！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给宴会厅上菜，否则我们这里所有人都难逃罪责！”

两个惊叹号的力道，让所有人都反应过来。

马力诺最先惶恐：“怎么上？主菜只有贝隆在做啊……真的有过敏源吗？”

fx-6 以一阵毫不留情的哔哔声作为回应，马力诺还想争执，却见几名全身着甲的安保队员已经微微抬起了枪口。

总统在关乎自家性命安全的问题上有着近乎病态的谨慎，任何人胆敢在任何问题上流露出对总统安全的忽视都是死刑。

肖恩建议道：“主厨，更换一下上菜顺序吧，先上一道开胃甜品，我可以在五分钟内准备完毕，这可以争取至少半小时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就麻烦其他人拿出一道可以应付过关的主菜。”

“调换顺序？开胃甜品？”马力诺有些茫然。

肖恩却已经行动起来，他用制作卡希克蛋糕的边角料，迅速捏合着造型精致的点心：“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清醒一点吧主厨大人！”

两个连续的叹号，总算让马力诺冷静下来，的确，现在也只能先应付眼下了，有菜上，总比让总统傻等要强。

而看着肖恩那精巧灵动的双手，以及一个个迅速成型的简易甜品，马力诺心中的惶恐逐渐退散……虽然很不想承认，但实在多亏了能有这个新人，才不至于被德瓦隆人坑出血来。

另一边，肖恩则轻出了口气。

计划第一步顺利完成。

德瓦隆人完全没有发现他的水壶里被人加了料，那种由特质料酒、烟草、咖啡混合萃取的兴奋剂，一方面会让本就性情暴躁的贝隆更加激动易怒——即便是德瓦隆人的两副肝脏已经提供了极其强大的代谢能力也无法免疫这种精制兴奋剂。

另一方面则会让他在重体力劳动时，掌心内分泌出少量的特殊汗液。这种汗液无色无味更没有毒性，但是和肉排、调料等物在高温环境下混合起来，就可能引发少数人的严重过敏反应。

这种混合并非即时生效，从德瓦隆人开始撒调料粉到真正的过敏源出现，至少要几分钟时间。理论上在 fx-6 进行检测的时候那些肉排还是安全的，但哔哔的警报声还是响了起来，充分说明了这种魔改后医疗机器人有着何等强大的功能。

不过，再强大的功能，也要 fx-6 能够正常运转才行，而现在的 fx-6 已经完全变成了肖恩的形状。

肖恩一边在精致的小蛋糕上用奶油点缀着细腻的花纹，一边用余光瞥视门口，只见那沉默着伫立在门口的圆筒型机器人，头顶的指示灯宛如呼吸一般闪烁着。四周所有人都没有察觉异常，但实际上若是有熟悉这台机器的工程师在，就能发现那是 fx-6 正被迫删除自己的数据库而发出呻吟。

没有了附加的数据库，fx-6 也就无从判断各种微妙的过敏源，而接下来要送入餐厅的小甜品，才是今晚的“主菜”！

肖恩从一开始就没奢望自己能瞒过 fx-6 的眼睛，无论自己对生物化学有多深的造诣，单凭厨房里能够获取的食材，能够制造的过敏源都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瞒得过实时连接到全息网上更新数据库的专业医疗机器人。所以他在注意到 fx-6 的存在时就已经调整了自己的计划。

釜底抽薪，直接找机会入侵它的系统，删除它的数据库和更新系统，自然一劳永逸。唯一的问题是，fx-6 不可能任由外人入侵而不作反应，在系统遭遇外力的瞬间它就会发出警报，惊动庄园的护卫队。届时就算肖恩能及时抽身而退，人们也会发现 fx-6 被动过手脚，这就是典型的打草惊蛇了。

所以肖恩才不辞辛苦，安排了德瓦隆人作为掩护。现在看来掩护行动相当成功，fx-6 发出的警报，完全被遮掩在了德瓦隆人的威胁之下，闻讯赶来的安保队员只看到了德瓦隆人在厨房内施暴，却没注意到前去劝架的肖恩，已经趁着手掌接触到 fx-6 机械臂的片刻时间，将一枚事先定制好的芯片插入了功能槽中。

这枚芯片直接压制了 fx-6 的所有思考回路，让它形如废铁。

“好了，大功告成，现在赶快把这些甜品送到宴会厅，争取拖延一点时间吧。”

肖恩甚至没有和马力诺打招呼，便直接伸手招呼来侍者机器人，而机器人也没有等候马力诺的指示，便连忙将十五只精巧的甜品碟端了起来，向着宴会厅滑行过去。

经过门口时，fx-6 一如既往地投来严格的审视目光，淡绿色的扫描光束没有放过任何一只瓷碟。

然后，医疗机器人亮起绿色的指示灯，并发出悦耳的电子音。

肖恩微微一笑，没有为这一步的成功过多欣喜，而是扬起手臂，说道：“接下来就请大家努力在三十分钟内，做出能让宴会厅满意的主菜吧，我也会在最后的甜品环节加油的，咱们共渡难关吧！”

厨房内一阵稀稀落落的应和声。

肖恩毫不在意，因为这一环节的表演已经到此结束了，他虽然手上仍在认真地工作，心思却逐渐飘到了下一环。

接下来才是重点，开胃的甜品、刺激味蕾的前菜都已经结束，到了主菜登场的环节了。

十分钟后，就在整间厨房忙于紧急加工菜单外的主菜时，肖恩长出了口气：“我这边已经提前完成了，待会儿直接端上去就好，我先去透个气。”

没有人回应他，就连马力诺，此时都挥舞着四只手臂，忙碌地像是一头被皮鞭抽打的牲口，只勉强抽空抬起头瞪视了肖恩一眼，就连忙低下头，继续加工手里的食材。

而在肖恩离开厨房不到一分钟后，餐厅内传来一阵餐盘破碎、重物落地的声响，紧接着，警报声响彻庄园。

第8章 计划有变

精神曼达洛人戴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再次冲入厨房，只是这一次他们持着的不再是麻醉枪，而是银亮的爆能枪，枪口中赤裸裸地流露出杀意，令厨房内的每一个人都毛骨悚然。

“那个甜品师呢？”头盔下面的声音沉闷却威势逼人。

“他说去透风了，就在后门那边……”侍者机器人做出比任何有机生命体都冷静的应对，于是庄园的看门人留下了三名持枪的士兵，自己亲自带大部队去抓那个下毒的刺客。

看门人用沉重的脚步来掩饰内心的慌乱，他在庄园任职五年，还从没有出过大的疏漏，偶有瑕疵，也会因为“曼达洛人”的身份而被网开一面——那毕竟是银河系内最强的战斗民族之一，存在本身就会令人感到心安。

但现在，就在曼达洛人的眼皮子底下，作为雇主的总统杰米·布拉森被人下毒！虽然没有当场身死，但严重的过敏反应却让他在所有宾客面前颜面尽失。一旦事后追责，他这个亲手将凶手放入庄园的看门人难辞其咎！

别说什么曼达洛人，就算他是绝地武士，恐怕也难逃总统的怒火。

所以在总统苏醒以前，他必须抓到那个年轻的人类。

******

然而他的所有动作，都已经落入了肖恩的眼里。

肖恩站在后厨的垃圾道旁，将被他摧毁的摄像头的残骸丢入垃圾道，同时在眼前展开一只精巧的小型投影台，厨房中的画面，正通过 FX-6 的眼睛呈现在肖恩眼前。

从师父手中拿到的这枚芯片实在太厉害了，不单能变宝为废，也能变废为宝。

肖恩感慨了一下，随后便收敛了心思，开始部署下一阶段的行动。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比之前任何一步都要艰难。他要在这个平常供员工抽烟、小憩的狭小空间里安排一场伏击，将自己的身份从下毒后潜逃的刺客，变成可以光明正大地行走在庄园内部的守护者。

很难，在不动用原力的情况下，赤手空拳去伏击全副武装的精锐士兵，还要完美地伪装替代，不被任何人发现……这在整个计划中，也是最为艰难的一环。

肖恩深吸了口气，在心底对自己说道：愿原力与你同在。

师父说过这次任务过程中，不可妄用原力。这一部分是因为，基于原力得到的证据，会在可靠性上存疑，尤其对于处

于偏远地区的人来说，绝地和原力就如同巫蛊之术一般，无所不能的同时又给人强烈的疏离感乃至不信任感。

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这是属于肖恩的一场试炼，是绝地学徒对过去多年所学的一场重要总结——除了那些原力技能，我还拥有什么？

肖恩既不打算将个人试炼凌驾于三十亿人的福祉之上，也不想就此放弃自己的试炼，所以接下来，他只能全力以赴，用努力去弥补不足。

一直以来，绝地学徒也都是这么过来的，不迷信努力，但却会笃信努力。

不到十秒之后，FX-6 的视野中就已经看不到卫队的身影，而肖恩更清晰地听到了沉重而凌乱的脚步声。

终于来了！

年轻人再次扫视了一眼现场，确认各个细节都已经落实无误：垃圾道的闸口上有沾血的厨师服碎片，仿佛是仓皇通过时被锋利的边缘划到；一行浅浅的鞋印一路延伸到狭小的换气道前，那个通道口径狭小，却勉强可以容纳一个体型偏瘦的人类男性通过，而且通道口的铁网已经被卸了下来；此外还有弱电间的大门也诡异的敞开着，内部漆黑一片。

迷惑项已经足够多了，以庄园卫队的智力水平，应该足够让他们在这里困扰上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越长，自己接下来的行动也就越容易。

五秒后，看门人带着五名士兵冲入房间，然后第一时间就陷入茫然。

“老大，人不见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士兵说出一句废话。

看门人冷哼了一声，通过目镜上的红外追踪，尝试定位那个逃跑的小子，但不出意料地一无所获，目镜中只能看到三排残留下的足迹，通往不同的位置。

看门人不相信那个人类会真的人间蒸发，他一定会跑，而且逃跑时一定会留下痕迹，以及遮掩痕迹的迷惑项，但仔细思考一下，不难发现有两个迷惑项实在没什么水平。

弱电间和通风口都是不可能的，一个是死路，另一个同样是死路——前进到一定程度，通风管道就会收拢，狭窄到根本无法让人类通行。只有垃圾道足够宽敞，且直接通向庄园以外，但垃圾道中有粉碎回收装置，直接跳下去等同自杀，除非……

“老大，刚刚中控室发来消息，粉碎回收装置似乎被什么重物破坏掉了。”

“看来没错了，立刻联系三队，去出口追查线索，其他人……”

话没说完，忽然弱电间里传来一个手下的声音：“老大，这里有点不对啊，你要不要亲自来看一看？”

看门人皱了下眉头，但还是决定看一眼，他的手下应该不至于拿无聊的东西来烦他，弱电间里至少是值得一看的线索。

不过，谨慎起见，还是先……

“老大，不好！”

弱电间里的声音戛然而止，充满了惊惧，顿时让离得最近的两个士兵浑身一抖。看门人暗骂了一声，一马当先走入门中。

而就在他跨入弱电间的瞬间，弱电间的闸门陡然落下，看门人情不自禁地回头，再之后，就感到后颈处传来一阵不可思议地巨力冲击，眼前的世界顿时随之暗淡无光。

******

肖恩轻巧地托住了昏迷软倒的看门人，而后立刻开始脱卸看门人的护甲。

他的动作迅捷绝伦，几乎转眼间就将看门人从厚重的护甲中剥离出来，而与此同时他也不忘沉着嗓子，用一个弱电间里的铁皮桶罩在头上发出沉闷的声音：“没问题，一个小陷阱，我已经处理好了。”

之后，肖恩强忍着护甲中的异味将所有部件一一穿戴上身，而他的双手双脚则绑着延长的简易机械臂，来弥补他和看门人之间的身材差距。

短暂的整理后，肖恩看上去已经和盔甲的原主人别无二致。也多亏看门人是个徒具其表的精神曼达洛人，浑身包裹得密不透风，这才让肖恩的伪装计划得以顺利进行，接下来，只要处理好被剥成光猪的看门人，这最为艰险的一关就算过了！

而看着地上那个皮肤黝黑、昏迷不醒的光头中年，肖恩心中也有感慨：此人体格魁梧，护甲厚重，锻炼痕迹相当明显，若是正面冲突，自己赤手空拳至少也要费些周折才能拿下他，可惜他毕竟只是精神曼达洛人，警觉性还是不足，被自己伏击偷袭，瞬间就倒了。若是在生死战场上，此时他已是尸体一具。

这个看门人实在应该庆幸这里并非战场，所以哪怕他是助纣为虐的帮凶，但能决定其生死的也是贝加摩尔的法律，而非肖恩的个人意志。

一边想着，肖恩一边打开弱电间的机柜，这里早就被他清理出了一片空间，他将中年人绑好摆到机柜里，再把大门锁死。之后就拎起早早被他藏在弱电间里的一个破烂发声器，打开了闸门。

“无聊的陷阱。”

说着，肖恩将发声器丢到一众喽啰面前，那机器正发出扭曲的人声：“老大，不好了……”

“我只是奇怪，你们刚刚难道都没意识到，门里那个声音纯粹是凭空多出来的人？”

这一声责问，让所有喽啰都不由低下了头，心中就算有些疑惑也不敢开口了。

刚刚，他们的反应的确是蠢了点，所有人都在彼此的视线之内，那弱电间里的声音，除了陷阱还能是什么？结果还要老大亲身涉险。

肖恩镇住了手下人，又捏起看门人的通讯器，问道：“三队，找到人没有？”

通讯器中很快传来回馈：“老大，完全没有线索，连脚印都没有！”

肖恩学着看门人的语气骂道：“废物，那下毒的人如此狡猾，怎么可能在最关键的逃生通道留下脚印让你们顺藤摸瓜，现在去找庄园里有没有丢失的小型飞行器，他很可能从垃圾通道离开的时候，搭乘飞行器逃匿。另外联系监控室，全力搜集垃圾道附近的一切可疑信息，我不相信他真能在庄园里插翅飞了！”

这一连串的命令之后，就算再多疑的手下，也不再怀疑自家老大的真伪——事实上从一开始也没人怀疑过，老大在进门之后不到二十秒的时间里就被人调了包！

大部分人的心思实际上都是：遇到这么大的安保事件，到最后谁背锅，谁上位？

而看自家老大这镇定自若的模样，大部分人也都觉得，就算他日后被总统贬斥，早晚还是能升回原职。毕竟，一个愿意给人当看门狗的曼达洛人，在这种边缘星系就像绝地武士一样稀奇。

肖恩发布完命令，在原地踱了踱步子，说道：“去中控室！”

手下顿时有人惊疑：“中控室？为什么？”

肖恩毫不介意地大声说道：“很简单，我怀疑这次下毒的不止一人！甚至那个甜品师都只是个诱饵，你们动脑子想想，

有 FX-6 守在门口，到底什么样的毒能够从厨房端到宴会厅去？”

“这，老大你的意思是……”

“而且总统大人只是出现过敏反应，并没有生命危险，如果真是刺杀行动，不可能这么简单吧！”

说完，肖恩也不管手下人听没听懂——其实最好是没听懂，大踏步就要向中控室走去。

然而就在他刚迈出脚步的时候，通讯器中传来一个虚弱，却不容置疑的声音。

“说得没错，这次行动没那么简单，现在，到我这里来，中控室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肖恩的脚步顿时停住。

那是总统的声音，计划又有变数了！

第 9 章 混淆是非

在原计划里，肖恩应该立刻前往中控室，入侵系统，从遍布庄园每一个角落的监控资料中搜集罪证，而即便是搜集无果，也可以在通讯屏蔽上做些文章，但很可惜这一步看来是走不通了。

肖恩有料到总统大约会在这个时候恢复清醒——毕竟只是简单的过敏反应，庄园内的医护人员足以在第一时间将他抢救回来。也料到总统苏醒以后，有可能会切入安保卫队的通讯频道中，掌握第一手资料。

但他的确没料到总统醒来以后，第一时间是召回看门人！

肖恩这几天来通过底层员工的八卦消息，对总统的认知越发清晰完善，他很清楚那是个性情多疑到了极点的人，在经

历了一次毒杀之后——尽管没有实质生命危险——他绝对不会再信任那个一手将甜品师放入庄园的看门人。

这个时候，就算他想要利用曼达洛人的战斗力，也只会派他去追查凶手，而不是召回身边。

肖恩一边快步走回宴会厅，一边脑海中急速思考这其中的缘由。

作为一个资质平庸的人，他不会傲慢地以为一切都可以尽在掌握，出现意料外的变化是很正常的。但越是计划有变，就越不可放过一丝一毫的细节，尤其是反常之处。

而现在，总统的召回令就是最大的反常！

总统为什么要召回看门人？他已经看破了自己的伪装？这个可能性极低，弱电间和垃圾道附近的摄像头都已经被事先破坏了，调包的过程甚至让近在咫尺的手下人都没看出毛病，而杰米·布拉森只是个狡诈阴险，丧尽天良的政客，并不是洞察万物的先知大贤者。

他陷入极大惶恐，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镇定，此时只想要庄园最强大的战斗力呆在身旁？也不对，从刚才通讯器里传来的声音，总统虽然虚弱却非常冷静，仿佛料到自己根本不会有生命危险。

那么，让看门人在这个时候回到宴会厅，是为了什么？

眼看宴会厅的大门已经近在眼前，肖恩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就在此时，宴会厅的骚乱之声也清晰地透过厚重的曼达洛式头盔传入耳中，这让肖恩脑海中忽然灵光一闪。

原来如此。

这场宴会，是杰米·布拉森近些年来最为踌躇满志的一次盛会，他邀请了贝加摩尔星球，以及周边星域内影响力最强的十四个黑道巨头共商大计，一旦得到所有黑道巨头的认可，杰米·布拉森的影响力也就可以彻底突破贝加摩尔，辐射到周边多个星区。

但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却被一道简单的甜品激发了过敏反应，像是煮熟的贝加摩尔虾子一样倒在宴会厅里。

这无疑是对他的个人威望的极大打击。而苏醒后的杰米·布拉森，看到，听到的自然是黑道巨头们的质疑乃至鄙夷，和谐有序的宴会厅一片混乱，这个时候他急需要迅速树立自己的威严。

而再没有什么比杀人立威更简单有效的手段了，杰米·布拉森一直以来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是狡诈的政客，但在心狠手辣层面却缺少让黑道巨头们都能认可的实绩，现在看来他是准备用曼达洛人来立威了！

连曼达洛人都敢杀，还有什么是他不敢做的？

在刚刚中毒苏醒之后，第一时间就能亲手枪杀犯了错的曼达洛人，这份狠辣足以弥补任何失态！

肖恩用了两步的时间想通了所有环节，而此时他已经来到了大门前，宴会厅精致的大门向内开启。

下一刻，肖恩直接抬起手中枪口，在所有人瞠目结舌中，一枪打爆了总统身旁的医疗机器人。

那台被医生紧急搬运到宴会厅的 FX-6，连警报声都来不及发出，就被爆能枪的能量束洞穿了中央处理芯片，在顶部留下一个熔穿的空洞。

这一刻，近在咫尺的杰米·布拉森脑海中一片空白，藏在餐桌下的右手一阵绵软，一只小型爆能枪当啷一声落到地上。

而肖恩则趁此机会大踏步地向前，一边迈步一边大声说道："不必惊惶！混入宴会厅的间谍已经被处理掉了！"

宴会厅内的一众安保士兵们，有些茫然无措，枪口竟不知该指向何妨。

肖恩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不要再让客人们看笑话了，一次微不足道的间谍行为而已。"

说话间，他已经来到了总统身旁，看着那个在短短几秒内就恢复镇定的政客，心中也不由说了一声厉害。

换做一般人，被爆能枪的能量束近距离掠过耳畔，怕是裤子都要湿掉了，但此人却只是被惊得落下了手中的枪，身体甚至都没有剧烈的颤抖。

果然是个见惯杀戮的人啊。

肖恩很快在心中修正了杰米·布拉森的人物模型，而后一拳击出，金属拳套瞬间没入 FX-6 的熔洞之中，之后他摊开手，掌心里一只扭曲变形的芯片，迸发出蛇形的电弧。

利用一双巧手和机械环的辅助，肖恩完成了一次完美无瑕的表演，他捧着无中生有的芯片，对总统一本正经地解说道：“嵌入式录音芯片，这才是这次间谍行动的关键……抱歉大人，我到刚刚才想明白这一切。”

杰米·布拉森皱了下眉头：“录音芯片？”

肖恩对一个安保卫兵招了招手，将芯片丢给他，示意交给庄园内的工程师去处理，之后他又说道：“除此之外，这台机器人应该还被人入侵过，改写过数据库。之前它负责厨房菜品的安检，却没有检查出过敏源，这本身就很奇怪。我也是走到一半才意识到，比起追查那个明显是诱饵的甜品师，更应该关注 FX-6。”

总统缓缓点了点头：“的确说得通，明明可以用下毒的方式置我于死地，却只是引起一个过敏反应。而庄园里最擅长处理过敏反应的恰恰是遗漏了过敏源的 FX-6……”

说话间，站在总统身后的庄园医生已经瑟瑟发抖，咕咚一声跪倒在地。

总统毫不在意此人，继续推理道：“将这台改造过的 FX-6 顺理成章地摆到我身边，而我苏醒后的确很可能会失态，说一些不该收的话，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将这些东西记录下来

作为证据，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比杀了我更有用，呵，很像是某些人的手笔啊，是不是？”

面对总统悠然投来的目光，肖恩毫无怯意地说道：“那个夸润人不堪一击。”

“是啊，在这片土地上，任何外来的力量都不堪一击。”总统收回了目光，轻轻出了口气。

肖恩同样是轻出了口气。

这个杰米·布拉森着实狡猾，居然已经开始怀疑自己是经人假冒的了……不过，不怀疑才奇怪，毕竟按照原本的看门人的人设，很难做出一枪打爆 FX-6 的这种激进行为。更遑论一个整天把自己套在壳子里的人，本来就很容易让人怀疑身份。

事实上即便是对于看门人这个曼达洛人这个身份，总统恐怕从来都没信过。所以，若是刚刚自己没有说出夸润人这个关键词，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但是，也多亏斯夸克先生在《贝加摩尔调查报告》中留下了一些破绽，让肖恩断定他的身份多半早已暴露给了杰米·布拉森，所以此时将夸润人这个关键词抛出来，便恰到好处地安了总统的心。

杰米·布拉森暂时收回了对看门人的关注，心思移到别的问题上。

纵然还有怀疑，但此时此刻，比起心中的疑虑，更重要的是处理近在眼前的危机。

杰米·布拉森根本别无选择。

“很遗憾让各位朋友看到了丑陋的一幕，想必此时大家都会怀疑：杰米·布拉森这个人，是否还值得信赖？所以接下来，我会用实际行动来挽回我的信誉，各位如果有兴趣，不妨一看。”

说完，总统伸手在餐桌上按了两下，不久，一道幽蓝色的立体投影便展示在餐桌正中。

投影中呈现出的是一个浑身包裹在黑布中的人影，那人操着一口生硬的腔调，用赫特语和总统打着招呼。

“尊敬的，B 先生，请问有何吩咐？”说着，那黑衣人有些惊讶地看了眼四周，“想不到这次还有别的客人，B 先生，你以前从来没有……”

“废话不要多说了，一个简单的任务交给你。”总统沉着嗓子，“知道银帆商团吧，让他们的董事会集体食物中毒，不要留下活口，证据导向曦光制药。”

这话说完，会客室内的宾客们就不由小声议论起来。

肖恩也是惊诧不已。

总统的动作比预料得还要激烈啊，不过……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远远偏离了预案，出乎预料才是正常的。

无论是银帆商团，还是曦光制药，都是贝加摩尔星球上屈指可数的大型企业，影响力举足轻重，然后，都是总统杰米·布拉森的反对者。

而黑衣人听到任务内容后，沉默了很久，说道：“B 先生，这可不是简单的工作。”

总统问道：“能做到吧？”

“当然，在贝加摩尔，没有任何人能忤逆您的意志。三天之内，您会看到结果。”

说完，投影便熄灭了。

总统轻出了口气，然后绽开一个虚弱，却胸有成竹的微笑，问道：“各位，对我的安排可还满意？”

会客室内的诸多宾客一时间竟寂静无声。

直到一个身材矮胖的黑刀巨头，率先忍不住感叹道：“总统阁下，你这杀伐果断的画风，着实令人难忘。”

“如果可以，我也希望能用更温和的方式与各位度过这次晚宴，但很遗憾，银河系总会充满各种各样的意外……曼达人，那个甜品师捉到了没有？”

总统说到最后，话锋一转，语气再次凛冽起来。

肖恩根据事先为他构筑的性格模型，意识到这位总统已经成功在宾客面前挽回了形象，那么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杀人灭口。

刚刚那个幽蓝色的投影，显然不是能随便给外人看的东西，对于一个谨慎多疑，残暴不仁，有特殊性癖好的独裁者而言，杀人灭口是理所当然的事，而灭口自然要从风险最高的那个人开始。

肖恩扪心自问，在场的外人里，当然就数他这个曼达洛人风险最高，灭口价值最大，不过杀人灭口嘛，反而正合他意。

“抱歉大人，目前还没找到……”

总统摆了摆手：“没事，我帮你找到了，第三队已经在垃圾道出口发现了他的行踪，如你之前猜测，他搭乘了小型飞行器，但并没有跑远，你去把他抓回来，尽快。”

肖恩故作疑虑：“第三队嘛？可是……”

总统说道：“他们直接向我汇报的，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肖恩摇了摇头：“我会把他抓回来的。”

之后，他迈动步伐，沉重的甲片彼此碰撞，在餐厅内发出异常醒目的声音。

第 10 章 不被忘记的传说

走出宴会厅时，肖恩不出意外地发现身后的人目光有些异常，他们仿佛听到了什么离奇的故事，有的人更是不可思议地拍了拍耳机，但紧跟着就被其他人伸手拽了衣袖，示意他住手。

肖恩暗自笑了笑，对这些小动作视而不见。毕竟理论上来说，戴着头盔一路前行的看门人，并不能察觉到手下的小动作，更不可能从中洞察到，他们已经得到了总统的命令，要找准机会杀人灭口。

但是很显然，曼达洛人的威名，让他们始终不敢轻举妄动，而这对肖恩来说就足够了。

一边走，绝地学徒一边整理着自己的思路。

整体来说，这次任务已经接近圆满，杰米·布拉森为了在宾客面前挽回信誉，亲口下达了暗杀指令，谋杀罪是绝对洗不脱了。

此外，那十四位黑道巨头的样貌也都被肖恩记录下来，杰米和这些人在庄园私会，同样是扯不清的污点。

最后，肖恩这些天在庄园潜伏，从各个员工口中得到了大量的侧面证据。这些内容也足以成为攻破杰米圣人金身的法律重锤。

对于肖恩来说，证据搜集的任务基本上是到此为止了，他要做的就只剩下安全地带着证据逃离现场。

这对准备充分的绝地学徒来说，可谓易如反掌。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抢一架飞行艇杀出重围。以绝地学徒的身手，或者说以庄园里那群乌合之众的水平，肖恩这一路根本势不可挡。

但那对肖恩而言是下策，因为他很难保证在突围的过程中，能控制住局面，不产生伤亡。

如无必要，不造杀伤，这是肖恩自幼就被灌输的理念，也是他一直以来都坚守的信条。所以他宁肯大费周折地伪装成曼达洛人，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出庄园。

接下来，只要想办法摆脱身后这些游移不定的喽啰们，肖恩就可以随意乘上一架飞行艇，一路飞驰，将任务圆满了结

按照约定，师父应该已经在太空港口等候了。两人之后会搭乘上太空船，发动超空间引擎，让贝加摩尔的总统和他的独裁生涯说永别。

而就在肖恩走出庄园建筑大门，准备转去垃圾道出口的时候，却发现事情竟然可以比他预期得还要美好！

正门前的庭院里，正好停着总统最喜欢的纳格拉奇飞行科技公司特制水滴形飞行艇，作为驾驶员的阿登尼亚人正小心

翼翼地带领两个机修机器人做着简单的维护，他身材纤细，却趾高气昂。

肖恩只看了一眼就做出了决定。

就是它了！

他伸手按了下头盔目镜，仿佛发现了什么，猛地转向，大踏步走向飞行艇。他此时全身着甲，身姿魁梧，步履行进时虎虎生风，惊得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

跟在最后的两名安保卫兵甚至紧张地端起了爆能枪。

肖恩却全不在乎这些细节，一边走一边大声问道：“总统大人的飞行艇是你在看管？”

阿登尼亚人被问得也是一懵，下意识点头：“是我，怎么了？”

“你一直都守在旁边吗？中途没有离开过吗？”

“离开倒是离开过，怎么……”

没等阿登尼亚人继续说下去，肖恩已经一把拉开了飞行艇的驾驶舱门，将手伸向座椅下方，片刻后，在所有人的瞠目结舌中，他掌心里出现了一颗滴滴作响的定时炸弹！

肖恩看着四周人的表情，就知道这次表演再次建功。他强忍着好笑，冰冷地开口道：“你该庆幸我路过了。”

而后便随手将那枚伪装成定时炸弹的闹钟丢给了身后的手下人：“找工程队处理一下。”

徒手接炸弹的手下人，心脏几乎都要跳出来。对他来说，这时候别说什么领命杀人灭口，先收紧膀胱才是第一要务！

而就趁着这片刻时间，肖恩已经直接钻进了飞行艇里，伸手向副驾驶的位置探去，仿佛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这时候就连驾驶员也站不住了，下意识就连连后退，心中则感慨这曼达洛人平时看起来有点名不副实，关键时刻居然如此刚毅生猛！

在人们各自感慨的时候，却见飞行艇敞开的舱门刷一下合拢，一秒钟后，两只引擎迸发出七彩的虹光，推动着飞行艇以惊人的速度风驰电掣而去！

“卧槽……？”

庄园广场上，一众人等目瞪口呆！

片刻后，阿登尼亚人最先跳起脚来，四只手臂狂乱挥舞：“他怎么做到的？！那是我的专属驾驶台啊！”

而后，才有一名安保卫兵恍然惊觉，慌慌忙忙地端起爆能枪，对着远方已经只剩下一个小点的飞行艇背影连续射击。

理所当然无济于事。

而同样理所当然的，通讯器中，来自总统的歇斯底里的咆哮声，几乎震破人的鼓膜。

******

另一边，肖恩坐在飞行艇中，只感觉到浑身的热血都沸腾起来，时间的流逝变得缓慢乃至凝固，那专为四只手臂的驾驶员打造的复杂型驾驶台，在他看来也是如此地简易亲人。

一直维持着冷静的绝地学徒，终于忍不住兴奋起来。

一方面，这次任务已经进入尾声，接下来不会再有什么风险环节，他这几天来的辛苦总算有了一个了结。

另一方面，这架飞行艇实在太帅了！

即便是对于自幼就接触共和国科技最前沿的人来说，贝加摩尔总统的专属座驾也是一等一的奢侈品：轻盈而坚韧的新式合金构成的外壳、功率超出同类两倍以上的强力引擎、还有这个为阿登尼亚人驾驶员特殊订制的驾驶台，无不令一个机械爱好者感到陶醉。

如果说先前的潜入行动，是对肖恩过去多年所学的一次考验，那么驾驶这架飞行艇，更像是一次体验与学习的过程。

比起测试和考验，肖恩无疑更享受学习的过程，他在初步发动了飞行艇后，便脱下了碍事的金属手套，用手指的肌肤细腻感受着驾驶台上的清凉，还有复杂而先进的操控系统，以及驱动飞行艇高速前进的猛烈动力。

绝地学徒发出满足的叹息，除了这驾驶席的空间对他来说显得狭小了些，专为四臂驾驶员打造的驾驶台适应起来别扭了一些，以至于飞行艇刚刚启动的时候身姿蹒跚如同醉酒……其他一切都完美无瑕。

肖恩的双手如同飞舞的蝴蝶，在驾驶台上拖出一道又一道的残像。这架需要精密驾驶的飞行艇，逐渐被他稳稳当当地接管了过来。

引擎中涌现出更为充沛的能量，艇身的每一寸空间都在适应着迎面而来的湍流，内部的能源系统也被梳理地一清二楚，多余的能源消耗被全数屏蔽，所有的能量都聚集一处，将水滴形的飞行艇加速到了极致！

这一刻，空间仿佛被扭曲了，四周的景色以诡异的方式拉伸、压缩，呈现光怪陆离的色彩。

漫长的旅途仿佛只在一瞬间就到了终点，当肖恩回过神的时候，和师父约定的撤离地点只有几公里之遥。

带着几分不舍，肖恩再次舞动双手，以一阵幻影般的操作，平稳地将飞行艇的速度降了下来。

前方是一片位于山谷间的“平原”，雪白的港口与四周墨绿色的山石形成极其鲜明的视觉对比。

这是总统杰米·布拉森本人的私密太空港，是他为自己预留的逃生通道，也是这颗星球上仅有的几条可以直接对外的太空通道之一。

在这个偏僻的星球上，所有飞船的起降都要经过位于星球大气层外的一道壁垒的审核，这道壁垒由上万颗卫星以及超过三十个太空站联合构成，它们将整颗星球都包裹起来，置

于总统的掌控之中。必要时，这道壁垒可以用高能武器瞬间封锁全球，将所有的飞船都牢牢镇压在星球表面。

总统用了十年时间，耗费了天文数字的资金建成了这座壁垒，名义上自然是为了保护人民，方便管理，但实情如何，当地人自然心知肚明。

总统将自己的独裁特权用到这个地步，却仍嫌不够。天性多疑的他，生怕某一天这坚不可摧的壁垒会转过头来针对自己，所以在修建时就特意留下了破绽。

只要在星球表面升空时，瞄准特定的位置，以极高的速度穿梭而过，就能避开审核，直接逃脱。但是整颗星球上，能够帮助飞船锁定这个位置，并加速离场的港口也寥寥无几。其中位于绿萝丘周边森林中的这个私密港口更是有着独一无二的隐秘性。

这样一来，如果贝加摩尔发生政变或者天灾，他就可以第一时间逃离星球，前往位于核心区的别墅避难。

只不过这个隐蔽的逃生通道，虽然瞒过了特工斯夸克，却没能瞒过绝地大师莫斯提马。在肖恩开始执行潜入任务之前，莫斯提马就将这个太空港标记了出来，作为这次任务的最后一站。

此时，雪白的平台上，一艘漆黑的穿梭机已经完成了预热，正静静地在加速轨道上准备升空。而透过驾驶台的观测器，肖恩甚至可以看到师父那熟悉的面容。

然而就在他准备和师父打招呼的时候，忽然旁边掠过几道猩红的能量束。与此同时，驾驶台也发出一阵尖锐的警报声，右侧屏幕上显示出身后的景象：三架军用飞行艇正以惊人的速度赶来，全副武装的贝加摩尔军人持着各式爆能枪，杀气腾腾。

追兵终于来了？

肖恩呵呵轻笑，根本不以为意。因为这全都在预料之中，从庄园撤退后，庄园内留下的飞行艇肯定是追不上他的。总统能做的最多是锁定肖恩的位置后，动员沿途的军事力量进行拦截。

他是这颗星球上最大的独裁者，军队宛如私兵。但一个剥削全星球的独裁者又能养出什么精兵强将？军费被各种挪用，很大一部分拿来修总统的园子。

肖恩逃亡后整整半个标准时过去，周边军区也才动员出三架飞行艇，搭载了一群乌合之众，宛如笑话。

肖恩眼看四周那泼水似的爆能枪扫射，感觉自己就算不依靠原力的预知，也不会被击中。

而且就算被击中也无关紧要，这飞行艇上的护盾，厚实得一塌糊涂，完全贯彻了独裁者那谨慎多疑，苟命至上的精神。而师父所乘的穿梭机护盾更厚，更不用担心。

肖恩一边想着，一边已经驾驶飞行艇落到穿梭机的尾部准备登船，然而就在此时，他忽然发现不远处的塔台楼底，有两个满脸麻木的中年人走了出来，他们身形佝偻瘦削，却穿着笔挺华美的礼服，推动着一座金银相间、奢华绝伦的踏脚台。

肖恩愣了一下，随即有些好气，有些好笑。

真不愧是大独裁者，无时不刻不忘排场！这太空港明明是供他狼狈逃窜时用的，他居然还特意安排一个手推奢华脚踏台的表演环节？！这是什么样的内在精神需求！？

然而下一刻，肖恩就笑不出来了。

四周，追兵们泼洒来的能量束仍如暴雨一般，大部分落向不知所谓的地方，只有极少数才能幸运地打在漆黑的穿梭机上，激荡起徒劳的波纹。

但是，也有不少能量束，歪歪斜斜地指向了塔台楼下。

正落在那两个中年人身旁。

两个中年人恍然无觉，行走的步伐依然不紧不慢，甚至显得一丝不苟，仿佛只有推动脚踏台，服侍主人体面地登上穿梭机，才是他们活着唯一的意义，生与死的问题在麻木的人生中已经没有价值。

但在肖恩看来，任何一个生命都有其价值。

何况这些追兵终归是他引来的，所以他绝对不能允许有无辜者惨死在眼前！

下一刻，绝地学徒屈膝躬身，身体宛如紧绷的弓弦，伴随双腿地爆发，他似箭矢一般疾冲而去。与此同时，一道能量束也漫不经心地斜斜射来，刁钻地指向一个中年人的心脏。

如无意外，那人已必死无疑。

然而一道蓝色的光芒却如划破黑夜的闪电，猛然绽放出夺目的光，光芒过处，猩红的能量束发出刺耳的呻吟，继而无奈地扭转方向直冲天空，再也威胁不到任何人的生命。

肖恩沉默着将高高扬起的光剑放平，湛蓝色的光芒指向飞速袭来的飞行艇。

几秒钟后，气势汹汹的飞行艇就仿佛被无形的闪电劈中，在半空中一阵紧张地翻滚，而后才颤颤巍巍地调转方向，狼狈逃窜。

肖恩心中叹了口气。

就算是群乌合之众，就算是生活在一个信息封闭的星球上，他们依然懂得光剑的意义。知道绝地的传说。

第 11 章 新任务、新星系

“光剑是绝地的标志物，在共和国大部分辖区都有着绝佳的威慑力。你完全可以提前点亮光剑，将那些乌合之众吓走，这并不会违背我们的约定——扣动电源开关，并不需要动用原力。”

穿梭机中，绝地大师莫斯提马耐心地为自己的学徒复盘着整个任务的细节。

“你在撤离庄园后，并没有保持住先前的冷静和细致，反而过度沉迷于飞行艇驾驶的炫技中。”

“于是你一条直线地飞向撤离点，完全没有掩饰自己的行踪，而后追兵如影随形。”

“当然，你必然是考虑到，追兵无法对你构成实质威胁，但是如果你只考虑‘实际威胁’，就必然意味着忽略了细节上的隐患。”

“追兵的确威胁不到你，却能威胁到无辜的人，这就是隐患所在。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能更加谨慎地行动，在沿途布置好误导陷阱，就不至于在最后阶段被追兵逼得手忙脚乱。”

“如果更严格一点要求的话，在咱们最终确定方案，设计好撤离点的时候，你就应该考虑到撤离时的误导陷阱。”

“事实上，在潜入庄园以前，你有足够多的时间提前赶去布置，但你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在为你完善方案时特意留下了这片空白作为附加题，很遗憾你没有读出来。”

“至于潜入庄园的过程，细节上可以优化的地方同样有很多，不过几个关键点你都把握得很好。”

“首先是没有杀人，甚至几乎没有伤人，这会为整个取证过程赢得主动。”

“在众目睽睽之下记录总统的犯罪事实，让他即便想要迁怒手下人，也难免会有所顾忌，这里你充分考虑到了布拉森的性格，以及庄园员工的安危。”

“除此之外，许多随机应变的部分也很值得称赞，所以综合来看，我只能说你刚好合格。”

肖恩坐在副驾驶位上，心悦诚服之余，有些惭愧还有些感动。

师父挑出的缺点，看似有些吹毛求疵，但都是他明明可以做但没有做到的。同时，师父在批评之余，仍旧给了他整体积极的评价，尤其对他的临场应变能力给了好评；而且批评内容仅限于细节，并没有伤筋动骨的大批判。

这就是绝地大师莫斯提马那严厉与温柔并存的教导方式。

“不对不对，莫斯提马你这复盘有点离谱了。”

与此同时，黑色穿梭机的驾驶台上传来一个无奈的声音。

之间一道幽蓝色的立体投影，呈现出一张人近中年却依旧活力勃勃的脸，他有着一头温柔而整齐的漆黑长发，穿着一身深棕色的宽大长袍，腰间挎着绝地标志性的光剑。

绝地大师奥斯洛德，在武士团的科洛桑圣殿中专门负责幼徒的教导，肖恩在幼徒时期曾经多次得到他的关照。

和永远沉着冷静的莫斯提马大师不同，奥斯洛德的感情表达要丰富而强烈得多，宛如一个天真的孩童。他曾被很多人誉为最有童心的绝地大师，与幼徒们也总能相处融洽。但此时他却在脸上写满了无奈。

“才‘刚好’合格？莫斯提马你对自己的徒弟未免太严苛了！肖恩他以一己之力潜入杰米·布拉森的庄园，搜集到了极其宝贵的证据，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结果！没有必要去挑那些小毛病了！”

莫斯提马说道：“那样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

“你不能急于求成……”

奥斯洛德说到一半，便自行住了嘴，无奈地摇了摇头。

关于如何教导肖恩，他和莫斯提马已经有过不止一次争论。在奥斯洛德看来，肖恩是个很特别的绝地学徒，从他刚刚开始接受训练，就展现出了一种非常特别的天赋——并非原力方面的天赋，而是性格上的天赋。

比起已经取得的成绩，肖恩的目光总是会聚焦到那些尚未取得的成绩上，比起褒奖，他更重视批评，仿佛一刻都不肯满足于已有的成就。

对于一个天资并不算绝佳的人来说，这种积极向上的心态当然很好，事实上莫斯提马的培养方针仿佛是完美地适配了肖恩的性格。

但是奥斯洛德还是觉得这样并不妥当，可惜他从来没有说服过莫斯提马改变教育方针。

而看肖恩如今的成长，奥斯洛德也很难指责莫斯提马做错了什么，而且扪心自问，换做他来教导肖恩，的确未必能将那个在圣殿中略显笨拙的幼徒，一路培养到今天的模样。

沉默中，莫斯提马忽然开口说道：“奥斯洛德，关于这次任务的收获，以及全程的复盘都已经结束了。但委员会特意让你来和我联络，应该还有别的事吧？”

奥斯洛德摸了摸头发：“不要说得你们的任务成果就无关紧要，随便派个人就能来接收成果似的，你们可是帮共和国处理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啊，有了你们收集的罪证，杰米·布拉森在贝加摩尔的统治已经完全进入倒计时了。”

“而按照程序，我应该先转达委员会对你们的谢意……不过如你所说，的确有别的事情，很可能你们没法回科洛桑了。”

莫斯提马问道：“紧急任务？”

“是的，相当紧急，你知道‘乾星系’吗？”

“位于奥普洛维斯星区，由当地企业‘乾坤集团’统治的星系？我记得人口是 1742 亿，主体种族是人类，占据所有人口的999，比例不可思议的高。此外，乾星系去年的工业产能甚至超越了著名的工业世界梅塔洛恩，作为偏僻星系，算是相当繁华富庶了。”

“但一直以来乾坤集团和共和国都若即若离，独立性非常强，只有一名董事会成员与共和国交好，我记得名字的念法有些古怪，‘鹤礼·南’，如果用当地习惯的方式则是‘南鹤礼’。”

“那么，是他出了什么问题吗？”

奥斯洛德对于莫斯提马这种自带百科的能力已经司空见惯，但此时还是忍不住问：“你连这么偏远的星区都了如指掌？”

莫斯提马说道：“去年和肖恩作银河系外围星区调查时，查阅了大量资料，其中恰好包括了奥普洛维斯星区，尤其是

该星区内的乾星系，我们当时还顺便学习了以难上手而闻名的乾坤语，或许这也是委员会派你联系我们的理由。”

奥斯洛德叹了口气说道：“两天前，南鹤礼在自家庄园遭到刺杀，而乾坤集团给出的解释是庄园的员工盗窃杀人。”

莫斯提马问道：“我明白了，委员会认为他的死有很严重的后果？”

奥斯洛德说道：“南鹤礼是一名和共和国交好多年，为共和国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政治家，他对共和国的意义本就非同一般。而他在乾坤集团内部更是贵为董事会高层。如今他意外身亡，死因存疑，官方却草草就盖棺定论，这本身就很反常。很可能会成为更为巨大的的导火索。所以无论如何，共和国都不能接受这样不明不白的结果。”

“我理解了，难怪需要绝地武士出面处理。不过我们对乾星系的了解仅限于资料档案，如果没有当地人的帮助，调查进展会非常缓慢。”

“我们已经找到当地联系人了。事实上对于‘南鹤礼’的遇害，尤其是事后乾坤集团的敷衍解释，很多人是极其不满意的。我们争取到的就是这些人的帮助。”

莫斯提马说道：“所以这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了。”

奥斯洛德说道：“政治人物的生死当然是政治问题，而对我们来说，过于深入地参与政治问题是比较敏感的，所以要尽可能避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尽可能‘这个说法有些含糊，委员会是在允许我自作主张吗？”

奥斯洛德说道：“是的，委员会授予你临机应变的权限。你能完美地解决贝加摩尔的问题，相信乾星系的问题也难不倒你。”

莫斯提马纠正道：“这是不能拿来一起比较的，杰米·布拉森在贝加摩尔的统治只有区区几十年，而乾坤集团却是合

法统治星系几千年的庞然大物。调查杰米·布拉森的时候，我们手头有共和国精锐特工撰写的调查报告，但对于乾星系，我们甚至连当地的联络人都还不熟悉。”

奥斯洛德无奈地打断道：“好了好了，我也只是传话人，如果你实在有疑虑，可以直接询问委员会。”

“倒也不必，既然委员会布置了任务给我，我就会竭尽全力去完成。肖恩，你也一样。”

肖恩老老实实回应道：“是，师父，一定竭尽全力！”

看着这对永远都过度严肃的师徒，奥斯洛德叹息道：“好吧，我这就去回复委员会。希望你们乾星系之行能够一切顺利。愿原力与你同在。”

“愿原力与你同在。”

国王陛下

第 12 章 客船上

切断了和绝地大师奥斯洛德的通讯后，莫斯提马就陷入沉思。

肖恩坐在师父身旁，同样陷入沉思。

从刚刚的任务资料来看，这次任务派师父莫斯提马来执行的确是最为妥当的，她在绝地大师中不算是那种特别能征善战的类型，但渊博的学识、谦逊温和的性格、周密而全面的思维模式，却让她极其擅长处理各种疑难杂症，万能绝地的外号也是由此而来。

而且，或许是因为原力的指引，他们师徒去年才刚刚研究过奥普洛维斯星区，还学习了乾坤语！

片刻之后，莫斯提马说道：“刚刚奥斯洛德大师发了一份关于乾星系的更详细的资料，咱们仔细研究一下吧。这段时间里还要复习乾坤语，这门语言太过小众，一年不用必然有些生疏了。”

“好。”肖恩点点头，调出奥斯洛德大师的资料，细细研读起来。

关于这个星系，大面上的东西莫斯提马已经概括得非常准确了：地处偏僻，却繁荣富庶，有着自己的独立文化，然后和共和国若即若离。

奥斯洛德大师发来的资料，不过是提供了更详细的佐证。然而，从那浩如烟海的资料中，肖恩却隐隐品味到了一丝暗流涌动的意味。

例如语言问题，在乾星系，共和国的基本语只能算是“外语”，当地人使用的是被共和国命名为“乾坤语”的稀有小语种。

这种语言的语法规则与基本语差异巨大，学习理解的难度很高，去年肖恩和师父共同学习这门语言的过程也极其艰辛。

甚至找遍共和国，除了那种装载有完整语言模块的礼仪机器人，都少有人通晓乾坤语。

语言不通，于是文化不通，文化不通于是人心不通。作为共和国名义上的成员国，乾星系一直维持着极高的独立性。从奥斯洛德提供的内部资料看，独立性一词都显得有些轻描淡写。

乾星系的人高度排外，这一点从那畸形的种族分布也可见一斑，此外，乾星系内部，脱离共和国的呼声一直都居高不下。

在这样的环境下，绝地师徒作为外来者想要顺利开展调查，可着实不易。

肖恩不由沉思：所以，师父打算怎么开展调查呢？

依靠南鹤礼在乾星系留下的支持者吗？

有当地向导的帮助，调查工作的确可以事半功倍。比如贝加摩尔的调查任务能顺利完成，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了共和国精锐特工斯夸克先生前期的勇猛试错。

但是，乾星系和贝加摩尔的情况并不能同日而语，过度依赖当地人恐怕并非良策。

肖恩正想着，师父莫斯提马忽然开口打破了沉默。

“我们之后乘游船过去，沿途与乾星系的乘客们复习一下乾坤语。顺便摸一下底，到了地方才不至于太过被动。”

“那我来准备订票。”肖恩说着，打开全息平板，开始联络与乾星系通航的航运公司。

******

师徒二人将登船地点选在了乾星系外的一颗旅游贸易星球。

作为一个边陲富庶星系与共和国之间的中转站，这颗星球有着极具魅力的独特人文风情，可惜肖恩却无暇滞留——为了抢打折票，他选的登船时间实在有点赶。

师徒二人处理过缴获自贝加摩尔总统的穿梭机后，就立即登上了这艘长逾千米的大型货运飞船，住进了简陋却宽敞的客舱中。

登船后，肖恩兴致勃勃地开始打量船上的种种细节，很快就有了感慨。

“乾坤集团的技术水平比资料显示的要高，这艘客船的结构设计已经非常现代化了。”

肖恩一边说，一边忍不住摸出了两支细长的微型钻头，准备在船舱壁上打钻取样，调查一下合金型号。

莫斯提马连忙制止了肖恩的钻研精神，说道：“比起明面资料上的记录，这艘船的设计水平的确要先进一代以上。”

肖恩又将注意力放到舱室的一副全息挂画上，虽然只是廉价艺术品，但那黑白两色的写意风格，却霎时间抓住了他的眼球。

“有意思，这是乾星系的传统文化吗？”

莫斯提马说道：“只是乾星系无数传统文化符号中的一种，这种风格起源于数千年前，对现在的乾星系人来说并没有实质影响，但是了解它却有助于了解乾星系的整体文化，旅途期间，你可以抽时间研究一下。不过记得还是将主要精力放在语言上，这一年咱们基本没再用过乾坤语，已经生疏了不少。”

肖恩颇有感触，学海无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去年他研究乾坤语时，曾拼了命地背课文，练口语。然而今年回忆起来，那些努力都已经变得模糊又纷乱起来。

“出去转转吧，熟悉语言不能靠闭门造车。”莫斯提马说着，率先离开了客舱。

外面一片人声嘈杂，客舱走廊、天井下的餐厅，顶层剧院、以及隔壁的舞厅，成百上千的乘客熙熙攘攘。其中有学者一般的吉文人，与吉文人结伴的伊索人，还有在飞船上就已经开始寻找商机的内莫伊迪亚人。

但大部分乘客都是人类，而且有着极其鲜明而统一的特征：如肖恩一般黑发黑眸；使用着地道的乾坤语。

事实上，这艘廉价航班本来就是乾坤集团专为乾星系本地人所设立的，肖恩在购票时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才会下单——不然的话其实他还能找到折扣更实在的航班。

有了正宗的当地人提供语言环境，肖恩只感到脑海中那团名为乾坤语的乱麻倏地清晰了许多，仿佛有一双妙手在以绝快的速度梳理着所有的纷乱之处。

等肖恩随着莫斯提马来到底层的餐厅时，他已经回忆起了去年所做的功课，可以勉强用生涩古板的乾坤语和服务员对话点餐了。

太空旅行过程中很难有美味佳肴——尤其是廉价航班，哪怕是在装潢华美的餐厅里，供应的大部分也都是罐头食品，只是多了一道工序：草草加热后扣在大大的餐盘里，立刻就卖出不菲的价格。

但无论如何，哪怕是铁皮罐头，也极具乾星系的本地特色，肖恩一边品尝，一边生出莫名的亲切感，仿佛那略显油腻的菜肴唤醒了味蕾中隐藏的久远记忆。

莫斯提马没有急着用餐，反而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肖恩的反应，一直到肖恩吃到一半，她才说道：“餐具用得很熟练啊。”

肖恩这才发现，自己用起餐桌上默认的乾星系餐具“筷子”，的确是出奇地熟练，这种由两只细棍组成的餐具简单实用，但上手难度略高。

肖恩余光瞥过四周，很多外来游客都抓着筷子一脸苦相，不得已又叫了侍者机器人换上刀叉，有个提列克人甚至不小心用筷子打翻了餐盘。

而肖恩却已经熟练地用筷子扒光了半盘特色炒饭。

肖恩捏着筷子若有所思：“师父，我是不是应该改练风格更为精巧剑法？”

莫斯提马笑了：“可以考虑，不过先把你的基本功练到登堂入室再说吧。”

肖恩点点头，一边继续体悟着舌尖和指尖上不断流淌而出的亲切感，一边听着身边人的闲言碎语，只感到自己对乾坤语的领悟又有精进。

不久后，盘光碗净，莫斯提马站起身来说道：“去别处看看吧。”

肖恩跟在师父身后，在船上转了许久，图书馆、剧院、舞厅——这廉价航班虽然廉价，却是五脏俱全。

在整个航行期间，师徒二人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乾星系人，他们形貌各异，性情不同，甚至说乾坤语时都会在口音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却共同恪守着一个统一的准则，这种准则可以说就是乾星系的文化之魂，难以言喻却确凿存在。

莫斯提马说道：“乾星系人有着相对统一的文化信仰，无论是浏览资料记载还是实际接触下来，都应该能感觉得到，他们对家族、祖先极其重视。”

“乾坤集团旗下的几个巨型企业无不是由一个庞大的家族牢牢掌控，董事长的位置代代相传，换句话说这个星系的统治阶层几乎被几个家族寡头垄断。”

“但除此之外，乾星系人又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相信个人奋斗可以改变他的阶级和命运，非常矛盾但有趣。”

肖恩沉吟许久，点了点头，这些都是资料中没有显示，他自己领悟时也感到含糊不清的内容，经老师这么抽丝剥茧地说下来，总算是逐渐有豁然开朗之感。

“不过这些也只是泛泛而谈，家族、先祖之论，是扎根在人心深处的文化之骨，而非具体表象，切不可将结论盲目套用，例如你看船上就有反例。”

莫斯提马一边阐述着，一边伸手指向不远处的一家三口。一个肥肥胖胖的年轻人正在当众呵斥年迈的父母，因为两个老人试图将餐厅内的华丽餐具私藏，带回客舱，且拒不接受他人的劝解。

于情于理，年轻人的呵斥都是理所当然的，四周围观者也纷纷点头。但肖恩也听得分明，人群中并不乏反对意见。

“毕竟是亲爹妈啊，一两只碗碟，至于这么较真嘛。”

“我看他还是觉得丢了自己的脸吧，所以就把爹妈的脸面置之不理了，生养之恩真是喂了狗了。”

这些对话，让肖恩若有所思。不过他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被师父拍了下肩膀，从沉思中惊醒。

“不要想得太多，真正看得多了，才有沉思的资格。”莫斯提马说完，便带着徒弟回到了客舱。

客舱内的话题又是一变。

“现在你对乾星系的凶杀案，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肖恩回答道：“刚刚这一路走来，见到的游客不下千人，而我却没有听到其中任何一人提及过南鹤礼的死，这可是董事会高层意外身亡啊。”

“所以，我认为有三种可能，其一是乾坤集团的存在对于大部分乾星系人来说都过于遥远，以至于根本关注不到。”

“其二则是这位董事或许一直以来都扮演着极其低调的角色，以至于到死都不为人知。”

“其三则是乾坤集团对星系舆论的掌控能力极强，让人们想什么，人们就会去想什么，让人们不想什么，人们就一点念头都产生不出来。”

莫斯提马说道：“说得不错，大概率是三者皆有，但具体情况还要和联系人接触过才能知道。”

肖恩则问道：“我们要怎么和联系人接触？”

“我们已经在和对方接触了。”莫斯提马笑道，“抵达乾星系后，找个方便说话的地方，等他们来找我们吧。”

肖恩愣了一下，随即恍然。

他购买廉价船票的时候，使用的是自己和师父的真实身份，刚刚又和船上至少上千人打过照面。

如果对方是想要为南鹤礼复仇的话，此时应该已经知道共和国的使者已经出发。

如果连这点事都做不到，那说明这群复仇者根本没什么用处，到了乾星系以后，他和师父还不如单独开展调查。

第 13 章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航班的目的地，是乾星系的首都星球【坤】。

按照资料显示，这颗星球是乾星系文明的发源地，拥有整个星系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口，乾坤集团的总部就坐落在星球大气层以外的“苍穹顶”太空站，居高临下地俯瞰着芸芸众生。

客船从超空间中跳跃出来，肖恩就透过舷窗看到了那即便在太空中看去也显得宏伟瑰丽的巨大穹顶。

其状如圆盘，但最薄的部分也有数百米厚，偌大的圆盘中隐藏着乾坤集团无数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从正上方看去，则能看到这圆形的穹顶正中处，绘制着一个面积大得惊人的灼灼烈日。

肖恩正想开口和师父探讨一下乾坤集团的技术和美学问题，忽然感到眼前一花。

脑海中，一轮炽烈的艳阳熊熊燃烧，仿佛要将世间万物都焚烧殆尽，宇宙与星辰在这股光与热的排挤之下形若无存！

幻觉只出现了一个瞬间，肖恩身形晃了晃，就发现脑海中的太阳消失不见，只余下一道轮廓浑圆的烈日图案。

这图案似曾相识，不过没等肖恩细想，就听师父问道：“怎么了？脸色不太好。”

“我，刚刚有一瞬间出现了幻觉。”

肖恩对师父没有任何隐瞒，将自己片刻间的所见详细阐述了一遍，之后又将脑海中残留的烈日图案也细细绘制下来，之后又不由偏了下目光，只觉全息平板上的太阳，和那苍穹顶太空站上的图案似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莫斯提马却沉吟不语，片刻后说道：“这是原力对你的启示，要铭记于心，却不要执着于此。”

“是。”

肖恩立刻将脑海中已经勾勒出的种种猜测抛诸脑后。

原力启示对于绝地而言并不鲜见，那些与原力融为一体的大师们，可以依靠无所不在的原力感受到远方发生的危险，从蛛丝马迹中获得启迪，甚至有限度地看到未来。

但是对于还远不成熟的学徒而言，原力的启示往往是模糊不清的，若是以主观臆想妄加判断，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师父，咱们这次直接到【坤】上来，是因为你怀疑凶手就在董事会高层吗？”

莫斯提马说道：“显而易见，按照常识判断，堂堂乾坤集团的董事会高层成员，不至于轻易死于外人之手。”

肖恩放下了自己的通讯环，装上客船提供的收费适配器，连入了乾星系的内网浏览着近期的所有新闻，然而，从专题到简讯，没有任何新闻提到南鹤礼的死。

不过，没有新闻本身也是一种情报，足以验证绝地大师的猜测。

“乾坤集团的统治力比资料上显示得更强大。”莫斯提马站在肖恩身后，与他浏览着同样的信息，总结道，“至少他们能够完全净化星系内网。”

肖恩笑道：“杰米·布拉森也可以。”

莫斯提马说道：“他能封锁的只有一个干涸的星球内网。”

听到干涸二字，肖恩不由点头。

贝加摩尔的网络极其单调乏味，除了总统那张被无限美颜过的老脸，千篇一律的演讲词，以及周围人如潮的谀辞之外，几乎看不到什么别的东西。

但乾星系的内部网络却大为不同，虽然政治敏感的内容依然会被过滤，但除此之外的各类节目频道可谓五花八门，内容上从乾星系的本土文化、到各种前沿科学技术，乃至银河共和国的种种绯闻八卦，可谓应有尽有。

更遑论乾星系的人口规模、富庶程度，都远不是贝加摩尔可比。想要封锁这里的网络，需要的是绝对强大的统治能力。

“所以，在这样一个发达而有序，统治集团对一切都高度严格地关注的星系中，南鹤礼居然死于区区入室抢劫，这是无论如何也很难解释通的。”

肖恩问道：“既然如此，我们这么不加掩饰地进入乾星系，应该也惊动了真正的主谋吧？”

“当然，但这对于我们的调查反而有利，打草惊蛇很多时候并不是坏事。”

莫斯提马又解释道：“南鹤礼的死至今已经过去几天时间，而在乾星系这样的地方，如果主谋来自乾坤集团高层，几天时间足以让他们掩盖掉一切痕迹，我们很可能查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肖恩思忖片刻，点头同意师父的观点。

乾星系不比贝加摩尔，不可能靠着寥寥数人的力量就将铁幕撕开缝隙。如果事情真那么简单，共和国也不至于把绝地武士派到这里。

“所以让他们得知我们的到来，反而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这当然有风险，我们有必要去承担这个风险。”

肖恩本想点头应和，但不知为何却不由自主皱起眉头：“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莫斯提马说道：“我也有，这次的任务会很艰难，但我们不应畏惧艰难。”

******

飞船在当地时间的晚上 7 点降落到了首都星球【坤】的首府【夏京】。

这艘长逾千米，可以容纳数万人的大型客船，在一望无际的港口上落定身形时，立刻显得微不足道，从上方看去，宛如卑微的蝼蚁。然而从这蝼蚁中，却有足足上万名乘客、沿着不同的通道汇聚成数十道汹涌的人流，奔腾而出。

“欢迎您来到祝您旅行愉快！”

一个笑容可掬的礼仪机器人一边在肖恩的入境文件上盖上鲜红的印章，一边说出程序化却仍不失诚意的欢迎词。

肖恩收起护照，心中想的却是乾坤集团的机器人技术比奥斯洛德提供的资料显示地更为高明，至少先进了一代。

不多时，师徒二人都已经通过了边检和海关，由于乾星系在共和国内部拥有特殊的待遇，货币自成体系，所以肖恩还特意在换汇窗口换取了一笔乾坤币。

之后，两人来到航站楼外的广场。肖恩正准备去拦一辆出租飞行艇，耳畔却传来一阵喧嚣声，他耳朵一抖，不由提起神来。

“师父，那边广场好像有演讲，要去听听看吗？”

肖恩一边说，一边已经迈动脚步，小跑着往航站楼前的广场而去。

莫斯提马皱了下眉头，紧随其后。她的听觉比肖恩更敏锐一些，已经听到了远处的演讲声。

字正腔圆的乾坤语，语气堂堂正正，慷慨激昂。

“众所周知，政治的基础在于互利互惠，而我们加入银河共和国这些年来，究竟得到了什么好处？每年上缴的税收，又到底换来了什么？”

“我们需要共和国的时候，他们在核心区高高在上，不肯涉足凡尘，而当我们不需要他们的时候，税务官却又如影随形！”

“我们究竟是共和国的一员，还是共和国的仆从？而当我们自力更生，在部分科技领域取得突破的时候，他们甚至肆意打压，简直无耻之尤！”

莫斯提马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不远处，肖恩也停下了脚步，有些惊讶地回过头：“师父，这就和资料里说的完全不一样了。”

无论是共和国的全息网络，还是乾星系的关于星系与银河共和国的关系，记载都是一致的。

这个星系虽然和共和国有些若即若离，但整体来说仍算得上和平安康，双方并没有什么矛盾，内部独立的声音一直都有，但不足以成为主流。

然而当肖恩亲自踏足乾星系本土后，却在首都星球的太空港口前，听到了这种大逆不道的演讲。

莫斯提马轻声道：“或许只是少数派的声音，恰好在此时放大；也或许我们应该意识到，南鹤礼的死，线索就在眼前。”

肖恩点了点头，他的想法也是一样的。无论这个演讲是不是单纯的巧合，无论演讲本身是多么乏善可陈，但这种近似行为艺术的路边政治宣讲，其中包含的信息量却非常丰富。

首先，乾星系的首都星球允许政治宣讲存在，这意味着星系的言论环境相对自由，当然，这也可能只是演讲者的话题内容符合统治者的需要。

其次，从听众的反应来看，反对共和国的统治，在这里并不是太新鲜的事，大部分听众显得兴趣寥寥，但并不是反感它的内容，只是过于司空见惯。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个演讲者历数了共和国的无数罪状——其中绝大部分纯粹是子虚乌有——却始终回避着南鹤礼的存在。南鹤礼作为共和国在乾星系最大的支持者，可谓反对派的最佳标靶。声讨共和国，怎么能回避南鹤礼？将他描绘成人间之屑，顺带抹黑共和国不好吗？

肖恩不由陷入沉思，但还没来得及深思熟虑，就听师父已经在招呼他。

“肖恩，走了。”

不远处，莫斯提马已经叫好了出租飞行艇，只见一辆四四方方的黄蓝相间的飞行艇，正安安稳稳地停在女子面前，一个圆滚滚的 R2X7 型机器人戳在驾驶席上，用一连串尖锐的电子音表示问候。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机器人之间交流才会使用的语言基本等同杂音，所以在哔哔声响起的同时，R2X7 头顶的一块显示屏上也浮现出由乾坤语和基本语并排显示的欢迎词。

“欢迎来到祝你们拥有美好的一天，请问尊贵的客人想去哪里？”

肖恩一边主动为师父打开车门，一边按动手上功能丰富的通讯环，用悦耳的电子音回应道：“也祝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是初来乍到的游客，想要找一家足够有品位的酒吧，最

好是在核心商区，喝一杯后还能领略一下此地繁华，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R2X7 的头顶闪过一连串的光芒，电子音的节奏也快了几分。显然对这个兢兢业业的出租车驾驶员来说，一个能够理解电子语的有机生命体客人实在太稀有，太令人惊喜了。

而这也让它不由得动用了全部的算力，从储存在记忆芯片中的地图里，为这位客人寻找最为合适的场合。

当肖恩坐到副驾驶位置时，R2X7 已经算出了结果，用一连串欢欣鼓舞的电子音为肖恩做出推荐。

“多谢啦，就按照你说得来。”一边说，肖恩一边大方地将一枚乾坤币屈指弹到了 R2X7 的驾驶台上。

第 14 章 线人

半小时后，四四方方的出租飞行艇沿着密集的车流，驶入了这颗星星最为繁华的区域，从车上向下看去，看到的是比星河更加璀璨的不夜灯火，成千上万的飞行艇沿着空中轨迹有序前进，将密密麻麻的人群送到各自的目的地。

“这才是真实的繁华文明啊。”肖恩坐在车上，不乏感慨。

和不久前所见的绿色曦光相比，这座城市无疑少了许多浮华，既没有顶天立地的高大建筑，也没有笼罩整座城市的霓虹。但脚下的繁华却胜在真实，它不是某位当权者心血来潮，云集整颗星球的财富堆积出来的面子工程，而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人力与财富基础上。

而类似【夏京】的城市在【坤】上还有超过十座！每一座大城市周边又有若干卫星城，彼此之间由极其发达的物流网络联通起来，整颗星球宛如一体。

同样是地处银河边缘的偏僻地区，乾星系和贝加摩尔实在是判若云泥，而这也让肖恩对此地的好感大生。

肖恩说道：“虽然资料中多有提及此地繁华富庶，但还是亲眼目睹，才更有感触。”

莫斯提马说道：“所以要博览群书，但也不可尽信书，要更多地身体力行。”

“是。”肖恩认真回应。

而在师徒对话时，驾驶席上的R2X7又发出了一连串的电子音，肖恩有些惊讶道：“已经到地方了吗？哦，那边？师父你快看！”

沿着肖恩手指的方向，莫斯提马看到繁华的钢铁森林中，有一片青山绿水，格外引人瞩目。

那是一座修筑在高层建筑顶部的空中花园，只是规模非常庞大，繁茂的绿植一路伸展到了建筑边缘以外，绚丽的花朵点缀在树木枝叶间，而绿树丛中，甚至有一条涓涓溪流，化作瀑布流淌下来。

“这就是你推荐的有品位的酒吧？多谢啦！”肖恩对机器人竖起拇指，后者则发出欢快的电子音作为回应，表示这次车费可以打折。

片刻后，飞行艇停靠在了森林边缘一处木质的站台外，肖恩地付了折后车费，和师父一起走到站台上。而在飞行艇呼啸着离开后，两名穿着黑白相间的侍者服饰的年轻男女就走了过来，毕恭毕敬地用乾坤言问候着来客。

莫斯提马走在前面，用流利的乾坤语提出要一个包间，同时肖恩则上前半步，顺理成章地将几枚价值不菲的乾坤币悄

然送入侍者手中，让两名年轻的男女笑容变得更加真挚了几分。

在乾坤币的作用下，师徒二人很快就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得到了想要的包间。肖恩随意点了三四种包间附赠的夏京特色酒水小吃，待侍者离开，便先为师父装上一盘，才自顾自地吃喝起来。

莫斯提马却不急于享用，一时沉默不语，仿佛陷入冥思。

片刻之后，肖恩正准备加点两份夜宵，就听门外咚咚敲门声。

肖恩立刻收敛心神，目光也变得锐利起来。

正戏应该是要上演了。

莫斯提马却不慌不忙，笑道："进来吧。"

进来的却是个其貌不扬的托格鲁塔人服务员，手里持着一块绢布字条，一脸歉意道："抱歉打扰二位，这是隔壁包间的先生要我给你们的。"

莫斯提马点点头，接过字条，顺势塞了一枚硬币过去，却被服务员笑着推了回来："这里不允许的，抱歉。"

莫斯提马微微一愣，但也没有坚持，收回硬币，拿起字条，陷入沉思。

肖恩饶有兴趣地看着师父收回的硬币，之后走到师父身后，只见雪白的绢布上工整写着："共和国的使者们，请来【金鳞】间一叙。"

肖恩不由皱起眉头："怎么看怎么诡异，这真是联络人？"

莫斯提马说道："也可能是乾坤集团，但无论如何，见一面总是有必要的，我们既然光明正大地来了，就不必刻意回避任何事。"

说完，绝地大师起身而行，她的步伐很快，三两步间就来到了"金鳞"间。推开门，只见一个身穿黑衣的高大男子坐

在沙发上，一脸强自压抑的惶恐不安，在见到莫斯提马后，他明显变得更为紧张，声音也显得尖锐。

“很荣幸见到你们，来自共和国的使者，想不到二位来得这么快……”

莫斯提马说道：“因为来得越晚，距离真相就越远，南千禹先生。”

与此同时，肖恩也在脑海中锁定了此人的资料。

乾坤集团下属【南明资本】的副总裁，南鹤礼的幺弟，南千禹。

作为星系豪门南家的子弟，南千禹最大的特点就是平庸：才华、品行、毅力无不平庸，与两个光芒万丈的哥哥南鹤礼、南于瑾相比，他从小就形同透明，在南明资本中也不担任实质，仅享受分红。关于他的资料，无论共和国还是乾星系内部都少得可怜。

想不到此时竟是他作为复仇者的代表，与绝地师徒见面……南家没人了吗？

肖恩心中颇有疑虑，但此时负责对话的人是师父，也不便多言。

简单的寒暄后，南千禹迫不及待地进入了正题：“这次家兄遇害，集团对外公布的理由相信您已经看到了，但我始终不认为那会是所谓意外！他一定是被人谋害的！”

莫斯提马却不急于表态，而是注视着南千禹胸前的一道华丽纹饰，继而默然不语。

南千禹愣了一会儿，有些尴尬地伸手将纹饰取了下来，摆在桌上：“抱歉，如您所见，这是一个简单的记录装置，最近发生了一些事，让我有些神经质了，平时都是随身携带，一直开启着的。我这就把它关上。”

见南千禹态度坦然，莫斯提马反而不以为忤：“没关系，就当双方共同见证的备忘录也好。首先我要确认一下，向共和国求助的人，的确是南千禹先生你，没错吧？”

南千禹说道：“可以这么说，大哥死后，南家的代表就是我了。”

莫斯提马追问道：“南于瑾先生呢？”

“二哥他一向对家族的事情不上心，大概因为大哥从小就注定继承家业吧……”南千禹显然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很快就略过不谈，“总之，现在我可以代表南家与共和国的使者对话！反过来，我想确认一下，二位的确是绝地武士吧？”

肖恩率先凑近前来，一边看着那枚胸饰，一边举手道：“我只是学徒。”

莫斯提马则抬起手来，将包间角落花瓶中的一束盛开的花朵隔空拉到身前，屈指一弹，花瓣就四散飘落。

这看似朴实的手段，其实蕴含着对原力极其精细的运用。虽然对于大部分绝地而言，这种炫技一般的表演都如同杂耍，但对于很多不了解绝地和原力的人，这种简单直观的能力却是最有效率的身份证明。

果然，见到莫斯提马弹指花散的力量，南千禹的呼吸就沉重了几分：“传说果然是真的！原力无所不能！”

莫斯提马闻言皱起了眉头：“你了解原力？”

南千禹说道：“不，不是我，我对原力几乎一无所知，在我印象里，所谓原力大概就是无所不能的光剑剑术，还有民间故事里关于你们绝地利用原力摧毁星系的传说之类。”

对于这些不折不扣的误会，绝地们早已习以为常，很多封闭环境内的人都对原力有着各自不切实际的传说幻想，这个南千禹显然也不例外。

但现在并不是纠正他的好时机，莫斯提马只是点点头，示意南千禹继续说下去。

“对原力有研究的人是我的哥哥。”

“他从小就很博学，对任何事都满怀好奇，尤其是共和国的事情，所以他才会不断和你们进行往来，从共和国借阅大量资料，对原力的研究如痴如醉……”

“但是，他自己明明没有半点资质，用他的话说，连原力敏感者都不算。这种人放着偌大家业不去经营，偏要研究虚无缥缈的原力，真是让人怎么都想不通。”

南千禹的话显得有些支离破碎，但绝地师徒却非常认真地听着，思考着。

“当然，大哥才华横溢，一边分心旁骛，一边还能让家族资本蒸蒸日上，我这种坐等分红的人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南千禹自嘲地笑了笑，但接下来他的面色就严肃起来，“但现在他却死了。”

莫斯提马问道：“你认为他的死和原力研究有关？”

南千禹说道：“不是我认为，而是大哥自己也这么觉得！他在死前就已经开始有反常的表现了！公司的事情抛下不管，内部例会连续缺席五次，整个人的精气神差得要命，还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偏僻的庄园里，简直像是在躲着什么人一样！”

莫斯提马说道：“这和原力的关系是什么呢？”

“大哥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死后，我看了他的遗物，里面有一段非常让人费解的话。”南千禹说道。

“我早就知道，涉足这种禁忌研究，终有一天会害死我自己，我很希望自己能够回头，但这无疑是一种奢望。”

“这段话之后两天，大哥被人发现死在自己的庄园里，那个庄园位于小行星带，位置隐蔽，外围有卫星防御阵地，庄园内更是有专业的安保部队全天候盯守！大哥明显已经预感到有人要杀他，但很可惜，最终他还是死了。”

莫斯提马认真地注视着南千禹，问道：“所以你其实在怀疑绝地？”

“我……”面对莫斯提马的目光，南千禹忽然感到喉咙干涩，甚至不敢再与其对视。

他吸了口气，从桌前酒瓶里为自己倒了一杯酒——就被只有指头大小——一口饮下，浓烈的酒精顿时赋予了他开口说话的勇气。

“我的确怀疑你们，我认为这是基于现实的合理判断。我对原力一无所知，对绝地的认知也仅限于传说故事，可大哥的确是因为原力的研究而死，就凭这一点，你们就脱不开关系！何况大哥明明和共和国关系那么好，却在预感到危机的时候独自躲起来，没有向共和国求助，这反而说不通啊！”

莫斯提马说道：“但你却代表家族向绝地求助了。”

南千禹说道：“毕竟整个银河系，对原力了解最多的就是你们了。无论凶手是不是你们，总归我要亲眼看一看，掌控原力的人是什么样子。”

莫斯提马问道：“现在你看到了，你依然认为我们是凶手吗？”

南千禹沉默了很久，才开口说道：“我不知道，我不是大哥，对原力和绝地一无所知，就算和你们面对面说话，我也不知道你们在想些什么。事实上你们居然这么光明正大地就跑来夏京，已经很让我惊讶了，我本以为你们不会来。”

莫斯提马沉吟片刻，说道：“南鹤礼先生始终都是共和国的重要一员，他的意外死亡充满蹊跷，所以我们才会亲自前来调查真相。南千禹先生，我很理解你心中的惶恐不安，但是现在你需要平静下来，理性地思考这一切。”

随着莫斯提马的话语声，南千禹那紧绷的神经逐渐舒缓下来，他又为自己倒了一杯酒，长舒了口气：“没错，我应该平静下来……”

莫斯提马笑了笑，说道：“我听说乾星系有两个非常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其一是对外来人的警惕，过去无数年来，你

们始终对外人有着强烈的不信任，这也是你们与共和国若即若离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酒桌之上可以打破一切隔阂，只要喝得痛快，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朋友。”

说着，莫斯提马拿起酒瓶，为自己倒上满满一杯，却是标准的白水杯。

第 15 章 正确的威胁方法

夏京特产的烈酒，指尖大小的酒盅就足以醉人，莫斯提马这一杯烈酒在乾星系的文化里可谓诚意十足。

然而就在绝地大师准备喝下杯中酒的瞬间，异变发生了。

“嗬……呕。”

南千禹忽然发出呼吸困难外加反胃的古怪声响，他的脸色霎时间变得铁青，眼球则充满血丝，只一个瞬间，就宛如非人。

莫斯提马的眼神霎时间凌厉起来，她放下酒杯，来到南千禹身前。

肖恩则适时接过酒杯，手腕上的机械环中伸展出一只细小的机械臂，一枚探针探入酒中，瞬间响起了警报声。

南千禹的脸孔就如气球一般迅速膨胀，古怪的肿瘤在他脸上不断滋生蔓延，他挣扎着说道：“果然，你们想要，杀人灭口。”

莫斯提马没有理会他的误会，而是认真地考虑要如何施救。

她拥有相当精深的医学造诣，然而即便如此，这位绝地大师一时之间都无法判断南千禹究竟中了什么样的毒，该如何对症治疗。她尝试借用原力，却被一阵凄厉的警报声打断了注意力。

莫斯提马顿时一怔，看向肖恩。

肖恩也立刻放下酒杯，不再尝试解析酒中的毒素，而是摸出通讯环和在客船上购置的适配器，连接到了星系内网。

看到紧急插播的新闻，肖恩脸色一变：“师父，情况不对啊，南千禹中毒的事居然已经上新闻了，而且警察来得好快！”

莫斯提马说道：“肖恩，准备执行预案。”

“是，师父。”

绝地师徒从来没对这个任务掉以轻心过，早在抵达夏京之前，就推演了足够多的预案。

而几乎同一时间，一队身着黑色警用盔甲的持枪警察就踩着细碎的步伐逼近过来。数把涂作漆黑色的爆能枪指向绝地师徒：“不许动！”

“举起双手放在脑后！”

“蹲在墙角！”

“我们是夏京警察！”

一路叫喊着，那一队持枪警察一路汹涌而入。

肖恩看着这些警察，心中一片冰冷：这些警察无论是武装还是动作，无不体现出精锐二字，然而他们却都只是棋盘上的弃子。

布置陷阱的人应该很清楚对手是绝地，那就不可能不知道，区区一队持枪警察，根本奈何不了对手。

哪怕是在这地势狭小的酒吧包间，哪怕莫斯提马本人不出手，单单肖恩一人也能以光剑撂倒在场所有警察。

不过那才是幕后之人想要的结果：堂堂绝地武士，却在乾星系的首都夏京毒害南家的暂代家主南千禹，事发后更公然屠戮夏京警察……

届时绝地师徒百口莫辩，遭千夫所指。共和国也再不用指望乾星系老老实实当自家人了。

可惜这些警察却低估了绝地的能力。

莫斯提马面对持枪的警察，柔声开口道："放下枪，把你们管事的人叫来。"

下一刻，这一队七名警察脸上露出迷茫之色，同时放下了爆能枪，呢喃道："是，的确应该把夏局长请来。"

听到夏局长这个词，莫斯提马眉头微微一簇，余光所及处，见到肖恩也开始皱眉头。

夏局长，从夏京的公开资料上看，很可能是乾坤集团的安保局局长夏阎，此人常驻于时常往来于夏京与苍穹顶。

作为集团高层，他距离董事会也只有一步之遥，手下的安保局掌管着乾星系上千亿人的安全，地位之尊贵显赫无需赘述。

这种大人物，直接指挥到前线警察？

肖恩心中一动，有了些想法，于是上前半步，准备诱导那警察再多说一些。

他虽然对原力的应用不及师父，无法弹指间让多人迷失心智，但是单控一人还是游刃有余的。

可惜就在肖恩来得及行动前，走廊处又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较之闯门的警察，那人脚步声更沉重稳健，单凭声音，肖恩脑海中就浮现出一个坚毅刚直的身影。

正主来了。

于是肖恩也没再尝试为难一个基层警员，等夏阁来了，直接从他嘴里问话就是了。

这又不是庄园潜伏，非要在法理上落个确凿和清白，所以他们也不需要那么束手缚脚，能直接从对方嘴里问到真相最好。

然而下一刻，却见夏阁穿着轻甲，带着冷笑大步走了进来，而他走进的瞬间，莫斯提马就伸手拦住了肖恩。

当然，肖恩自己也知道原计划要作废了。

夏阁，这个掌管千亿人安全的集团安保局局长走进门时，后脑上点亮着三只红色的光点。而他开口第一句话便是：“如果我有任何被催眠的迹象，狙击手都会立刻打爆我的脑袋，然后你们则是杀人凶手。”

肖恩闻言一怔：这个架势摆得还真是别开生面，先声夺人。这是摆明了早就把绝地当作假想敌，师徒二人的预案恐怕要作废了。

余光瞥过，只见师父也自沉吟不语，正思考变通之策，肖恩便顺口为她争取时间。

“真想搞威慑，应该在身上装微型炸弹，然后找人远程控制开关，比狙击枪稳妥。”

却见夏阁不发一语，赫然无视肖恩提出的技术问题，目光在屋中扫了一下，冷声说道：“早知道共和国和绝地对乾坤集团不安好心，想不到居然嚣张到了敢在首都杀人的地步，不愧是共和国的刽子手啊。”

肖恩闻言，又问师父道：“这是在背稿子吧？”

莫斯提马冷眼观察着这位夏局长，口中顺势应道：“显而易见。但是能把这些话写成稿子，说明对方蓄谋已久，说不

定是从我们登船那一刻，也说不定是在南鹤礼死的那一刻，甚至可能南鹤礼死前的那番异象，正是在防备他和他身后的人……”

绝地大师话没说完，夏阎脸色终于微微一变，他摆了摆手，四周的警察有些惊讶，却还是纷纷退了下去。

这酒吧的狭小包间里，就只剩下 3 个活人和一个死人。

绝地师徒没有急于出手，因为夏阎脑后的光点还在，只是四下无人，有些话可以敞开说了。

夏阎说道：“莫斯提马大师，既然共和国知道南鹤礼之死关乎重大，又何必这么着急涉足其中呢？乾坤集团多年来与共和国和平相处，难道要为了一个区区一人而平生波折？”

莫斯提马说道：“区区一人的死可谈不上关乎重大，你的话自相矛盾了。何况现在死者已经不止一人。”

肖恩说道：“我建议你还是照稿子念。”

夏阎脸上顿时浮现起一阵气恼的红晕，但他强压下怒火，说道：“现在离开，我们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如若不然，你们就要向绝地武士团身上泼脏水？”莫斯提马问道。

夏阎生硬地说道：“如若不然，共和国在乾坤集团犯下的所有罪行都将公之于众，乾星系的千亿黎民都会看得一清二楚。”

莫斯提马说道：“怕是我们真就这么走了，阴谋杀人的证据也就落实了。”

夏阎板着脸说道：“证据早就确凿无疑，只是公布与否的区别。”

一边说着，他一边走到酒桌前，拾起了桌上那具有记录功能的纹饰，说道：“这枚胸饰记录着你们进入金鳞间以后，和南千禹的对话。录音中，南千禹会怀疑南鹤礼的死和绝地

有关，并陈述大量相关证据，然后他毒发身亡，死前会一口咬定绝地师徒就是凶手。”

肖恩回忆了一下先前的对话，恍然道：“断章取义的对话记录？”

“然而让任何第三方听了，你们两人都百口莫辩。尤其此物是死者南千禹本人所有，没有人会相信堂堂南家人，会拿自己的性命来栽赃陷害你们。所以你们的罪证，已经确凿无疑了。”

夏阎手握胸饰，神情宛如胜券在握，然而肖恩却不由笑出了声：“哈，那就请局长大人把确凿无疑的罪证播来看看吧。”

夏阎闻言一愣，只感到有些难以置信，他捏碎纹饰，从中取出一枚芯片，放入臂甲的一个凹槽中。

下一刻，一阵悠扬的乐曲声从臂甲中响起。至于理应出现的对话，却是一句也不存在。

肖恩不由摸了摸手腕。先前，莫斯提马表演弹指花散的神通时，他其实也表演了一手绝活——乘着南千禹的注意力被吸引开，他借助微型机械破坏掉了芯片中的语音记录。

这纯粹是有备无患的行为习惯使然。

对此，夏阎沉默良久，咬牙道：“不知不觉间就销毁了罪证，绝地的手段的确高明，但如此嚣张枉法，你们是真以为乾坤集团怕了绝地武士团吗？！”

肖恩诚挚反问：“你真的连绝地都不怕？”

夏阎面色阴冷，一言不发。

莫斯提马在旁边听得不由心中好笑。

肖恩还真是提了一个好问题：乾坤集团怕不怕绝地武士团？当然是怕的！若是不怕，堂堂集团安保局长，何必顶着 3 杆狙击枪跑来和他们师徒谈判？何必将南千禹这南明资本的董事当作弃子来给绝地栽赃污名？

正因为内心深处还是畏惧绝地的威名，才会用这些阴谋诡计，才会头顶狙击，故作强硬。

但绝地大师很快就收敛了笑容，因为现状仍不乐观。

虽然胸饰这一环被巧妙破解，但于大局并无实质影响。以眼下形势来看，绝地师徒的对手很可能是乾坤集团这个庞然大物，而集团的布局规模远超预期，栽赃陷害的手段必然不止一枚胸饰。

他们可以用断章取义的对话记录当作罪证，那么凭空伪造一份录音也不足为奇。乾坤集团并不需要说服每一个人相信，只需要说服乾星系本地人。

这个星系和贝加摩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乾坤集团确实掌控了千亿人心，数千年的统治下来，集团在这片星系内的根基牢不可破。

至于共和国方面的形势就更是微妙，这么多年的若即若离，并不意味着议会对乾坤集团真的疏离不亲，恰恰相反，越是表现得若即若离，议会反而越是容易对其宽容。这一路所见，无论是客船上那超凡的设计结构，还是海关口处技术远超本地水平的机器人，无不印证着乾坤集团得到了特殊的待遇——反观贝加摩尔那位独裁者想要吃点科洛桑美食都要依靠【歌剧贸易】。

唯一能够平衡局面的，就在于乾坤集团终归还是忌惮绝地的威名。

于是莫斯提马开口问道：“栽赃陷害一位绝地大师，你们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面对一名绝地大师的淡然提问，夏阁一时间竟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沉重压力涌上心头，他沉默良久，用和缓的语气说道：“据我所知，绝地从来不是耿直的执法者，你们时常扮演外交官的角色出使各地，最擅长权衡利弊，做通盘考虑……”

话没说完，就被莫斯提马打断："不要歪解绝地的意义。权衡利弊也好，通盘考虑也罢，都不会成为扭曲真相，助长邪恶的理由。"

夏阎说道："乾坤集团在乾星系的统治成果，两位应该有了初步的见识，或许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但这份繁荣富强却是实实在在的，外环星域的星系不计其数，比乾星系更强大的并不多见，没有乾坤集团，就不会有这千亿人的和平生活。"

"乾坤集团出现动摇，这千亿人的和平立刻就要被打破，如果二位要为了区区两个人的死，动摇乾坤集团的统治，那就是将个人的道德感凌驾于千亿人的福祉之上。"

莫斯提马说道："如果乾坤集团真的有意和我们认真谈判，那么在我们踏上夏京的土地上时，看到的就不该是一场卑鄙的毒杀与栽赃。这种统治者没有资格绑架星系千亿人的福祉，换掉你们，这千亿人或许能生活地更好些。"

话说到这个地步，夏阎也不再尝试说服："也好，那就按程序来吧，二位涉嫌谋杀南千禹，夏京警方将依法予以逮捕。当然，你们是绝地武士，大可凭武力拒捕，在人群中杀个七进七出。"

夏阎又说道："这里只有几十名全副武装的警员和十几架战斗无人机，如果关于绝地的传闻不虚，那么一场血战之后，这些英勇的警员多半会全军覆没。而激战之下，酒吧里的上百名无辜群众也会死伤惨重。届时这些血债自然还是要落到你们头上！"

肖恩闻言不由惊怒。

上百名无辜群众？此人居然凶残到这个地步，拿上百条人命当作筹码，就为了栽赃陷害他们这对绝地师徒！？

莫斯提马说道："我相信你们做得出这种事。但我有个疑问，既然你们如此视人命如儿戏，为何不趁着我们搭乘出租

飞行艇的时候，甚至更早以前，直接炸死我们，再对共和国宣布这是一场意外，那岂不是更方便？”

夏阎冷笑不语。

如果那么简单就能解决问题，他早就安排人去埋炸弹了！然而对方毕竟是绝地武士，而且其中一人还是绝地大师！

让赫赫有名的绝地大师不明不白地死在乾星系的首都，然后等共和国司法部的维和舰队大军压境吗？等着绝地武士团派出更为精锐的力量来彻查真相吗？

事实上对于夏阎来说，这整场阴谋反而有一个非常荒谬的地方：乾坤集团千方百计去陷害，去针对这对绝地师徒，但乾坤集团比任何人都不希望这对绝地师徒死。

与此同时，莫斯提马也笑了：“是啊，你们并不希望我们死。”

夏阎闻言不由皱起眉头，心中生出一丝莫名的焦虑。

一切都按照计划顺利推进着，这对绝地师徒已经被逼入绝境，根本无路可走，唯一的选择就是在此屈服妥协，带着乾坤集团梳理好的“南鹤礼死亡真相”，从乾星系灰溜溜离开。而真相则会永远地掩盖在伪造的历史之下。

当然，如果他们真的蠢到武力反抗……不，应该说，如果他们真的是传闻中那些善良而正直的绝地武士，就会蠢到无论如何也不会武力反抗。

这也是夏阎敢于头顶着狙击枪前来出言胁迫的根本理由。

欺压良善的把戏，他已经玩过太多次了，还从来没有失手过！

然而绝地大师脸上的笑容，口中的话语，却让夏阎始终无法心安。

他尝试平心静气，用饱含压迫性的语调说道：“你们的死活取决于你们自己，如果你肯乖乖……”

话没说完，就见女子忽然掀开棕色的斗篷，将手掌按在胸前。

“是的，我的死活只取决于我自己，而我想，现在已经是时候回归原力的怀抱了。”

肖恩见状大惊失色：“师父？！”

女子的手掌纤尘不染，纤长的手指仿佛蕴含不起任何力量。然而强大的原力已经在她的指引下如怒涛一般涌动着。

只要一次爆发，这位绝地大师的心脏就会当场化为齑粉。

绝地学徒脑海中一片迷茫，下意识想要去拉扯师父的手臂，阻止她的行为。

然而在绝地大师那浩瀚似海洋一般的原力面前，肖恩竟完全无法动作。而看着师父越发深邃的双眼，他也终于领悟了师父的用意。

师父想要牺牲自己来破掉这个死局，以此来保护那些不知不觉间被挟持为人质的无辜百姓，保护仍然稚嫩的绝地学徒。

刹那间，肖恩的身躯不由微微颤抖，视野也变得模糊起来。

尽管绝地的修行拒绝着凡世间的一切享乐，但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什么人会比绝地武士更为热爱生命。

所以肖恩简直无法理解，师父究竟是以怎样的胸怀和觉悟，将她自己的生命就这么置之度外！

莫斯提马看了一眼自己的徒弟，说道：“肖恩，死亡并不是终点，不要为此而难过。”

肖恩无言垂首。

而听到师徒间的对话，夏阎却逐渐瞪大眼睛，只感到内心逐渐冰结。

哪怕对原力一窍不通，他也明白了莫斯提马想要做什么。

一阵匪夷所思的凉意涌上心头，让这位安保局长倒退数步，而原本锁定在他脑后的三道光点也随之一阵凌乱。

夏阎完全理解不了对方的选择。

不可能，怎么会……为什么？！有这个必要吗？

对于绝地大师这样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来说，乾星系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边缘地区的一场无足轻重的政治阴谋而已！你的性命比这些要珍贵百倍啊！你刚刚的表现不是很精明敏锐吗？结果连这么简单的权衡利弊都不会吗？

夏阁有千言万语想要怒吼出来，但是面对绝地大师那双仿佛能洞悉一切的眼睛，这位安保局长一时间竟说不出半个字来。

片刻后，却听肖恩用沙哑的声音说道：“如果师父真的死在这里，无论你们编织多么精巧地理由，也绝站不住脚。共和国和绝地武士团更不会袖手旁观。武士团中比我们师徒更加优秀的人才数不胜数，但愿你们能用阴谋诡计把他们全都糊弄过去！”

少年学徒的愤怒如同实质一般笼罩了夏阁，彻底击溃了这位安保局长的心理防线。

夏阁垂下头，身体因极度的愤怒和屈辱而颤抖不已，在牙关紧咬的格格牙齿碰撞声中，他用力挤出冷笑。

“早就听说绝地武士是一群蠢货，想不到你们居然比传闻中还要蠢！”

而后，他用力收紧自己的声音，问道：“说吧，你们想要什么条件？”

第 16 章 养尊处优的清修者

“今天的新闻到此结束，咱们明天再见。”

乾坤电视台的年轻主持人露出甜美的笑容，而后灯光暗淡，镜头拉远……偌大的投影装置中，很快就投射出新品名酒的广告画面。

肖恩见此，不由一声叹息。

“三天了，新闻里居然完全没有提到南千禹的死，这还是南明资本旗下的电台吗？”

身后则传来师父的声音：“南明资本是乾坤集团旗下企业，如今接连失去两位当家人，群龙无首之下，已不具备独立自主的能力。事实上南鹤礼死后，南明资本就已明显被外力侵

占，否则南千禹固然平庸，也不至于被人推出来当弃子，至死都一无所知。”

肖恩一边听着师父分析局势，一边仰躺进了松软的沙发里，仰头望着雪白的天花板，以及璀璨生辉的灯饰，不由出神。

距离与乾坤集团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已经过去三天了。

这三天时间，师徒二人是在一座华美的庄园中度过的，饮食起居无不精致而奢华，无论是乾星系本地的顶级品牌、还是共和国核心区的奢侈品，这里应有尽有。透过客厅的落地窗，还能看到一片郁郁葱葱的茂密树林，听到叮咚作响的林间清泉。来自恒星的光芒点缀着这一切，并伴随时间的流逝，呈现出日升日落的无数美景。

考虑到这座庄园是建在一颗原本光秃秃的小行星上，这一切就显得意义非凡。

不愧是南鹤礼生前最喜欢的地方。

唯一的问题是，这座庄园，如今正是软禁绝地师徒的囚笼。

三天前在夏京酒吧的对峙，终归是在没有任何伤亡的前提下暂告一段落。

面对绝地大师不惜自我牺牲的“翻盘杀招”，乾坤集团终于选择了妥协。

然而妥协也有其限度，他们总不可能眼睁睁看着绝地师徒抽身而退，所以在简单的谈判后，双方达成了一个微妙的协议。

绝地大师提出了三个不容拒绝的条件：第一，不得栽赃陷害；第二，不得侵犯人身安全；第三，不得伤及无辜。

而作为代价，绝地师徒失去了行动自由，他们被夏阖“请”到了南鹤礼惨遭杀害的庄园中，由上百名全副武装的安保士兵严格看守起来，连对外通讯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只能每天看一看全息节目聊以解闷。

对于专程赶来调查真相的人来说，这似乎是巨大的挫折，但无论是莫斯提马还是肖恩，都没有半分气馁，反而感到了一丝鼓舞。

因为再没有比身处局中更重要的调查结果了。

来之前，对于南鹤礼的死，师徒二人只有猜测，而现在却有了直接的怀疑对象——乾坤集团，夏阎。此外，乾坤集团做局做得如此决绝，固然是出人意料，让师徒二人陷入险境，但这种出乎意料的局本身也流露出了许多信息。最后，这座庄园也透着蹊跷，而他们身处庄园之中，正好开展调查。

“说来，师父，我还是觉得夏阎将软禁地点设置在这座庄园，应该有别的用意。当时的环境下，他就算将我们丢进真正的监狱，我们也只能接受条件，毕竟我们手中只有一张底牌。现在这优渥的生活条件，怎么想怎么蹊跷。”

莫斯提马说道：“两种可能，其一，将我们长期软禁于此，比较容易善后，例如一个月后安排我们离奇死亡，就可以和南鹤礼的死遥相呼应，然后推给莫须有的第三方。”

肖恩灵光一闪：“某个不法团体。比如曾经侵扰共和国的‘虚无者’之类？”

莫斯提马笑道：“是的，这也不失为一种解释方法，届时就是南鹤礼因受绝地牵累，被某个神秘组织害死，我们反而成了害死人的元凶。”

“但是委员会一定会派更多的人来调查真相。”

“时间拖得越久，距离真相也就越远。何况他们敢针对绝地一次，就敢针对第二次，第三次。铤而走险的人是看不到失败的。”莫斯提马说道，“第二种可能由你来说。”

面对师父的临时考核，肖恩顺畅地答道：“这座庄园里藏着什么东西，需要借助我们的力量去找出来。”

“为什么这么猜测呢？”

“因为按照南千禹所说：南鹤礼在遇害之前明显有所预感，却没有向任何人求救，而是躲在这个庄园里迎接死亡，并在日记中留下了关于禁忌研究和自取灭亡的说法。”

莫斯提马点点头，示意肖恩继续说下去。

”现在回想起来，日记应该是确有其事。否则乾坤集团若只是为了栽赃陷害，完全可以在日记里写得更显而易见些，比如直接指证凶手是共和国。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所谓禁忌研究究竟是指什么？为什么会自取灭亡？”

肖恩顿了下，说道：“按照这个思路推演下去，我认为南鹤礼的死更像是被杀人灭口。而一个预感到这一切的人，应该会在死前留下遗产。再考虑到夏阎特意将我们请到这里，我认为遗产落在此处的可能性很高。”

莫斯提马说道：“方向是对的，但细节支撑还不够，导致你的结论主观倾向过强。”

肖恩洗耳恭听。

莫斯提马说道：“这三天来你应该注意到了，这座庄园的工作人员都是跟随南鹤礼多年的老员工，南鹤礼死后，庄园依然维持着原先的运作模式，仿佛是有人在刻意保护现场，等待后来人挖掘线索。”

肖恩点点头。

“这不是南千禹的主意，事实上他曾经主张将所有员工都开除掉，毕竟南鹤礼的死，官方公布的结论正是内部人作案。南千禹是经人劝说才改变了主意，那个劝说他的人，应该就是夏阎的同党。后来南千禹代表南明集团与我们见面，同样是他们一手操控的结果。那么综上，杀人凶手刻意保护凶案现场，又将绝地带到现场来，其中用意就几乎不言自明了。”

顿了顿，莫斯提马又补充道：“当然，最重要的证据在于原力的指引，我已经看到了一个模糊的轮廓，就藏在庄园之中，但具体位置还看不清楚。”

肖恩闻言不由哑然，再次体会到了学徒和大师之间的天渊之别。

在他还徘徊于逻辑推理的迷雾中时，师父已经直接用原力翻牌看到答案了。

而就在他准备继续论证细节时，客厅门口传来一个轻柔的女子声音。

“二位贵客，晚餐已经准备好了，请到餐厅用餐。”

那是个一身红衣的年轻女子，一丝不苟的姿态和语气无不透露出其训练有素，堪称艳丽的一袭长裙更是她在庄园内的地位明证：这是庄园内唯一的管家。

然而女子的微表情中，明显流露出对绝地师徒的排斥乃至愤恨。

肖恩脑海中不由浮现出关于她的资料。

李琼，22 岁，在此庄园任职已有 10 年之久，曾经是南鹤礼的独生爱女南无忧的贴身女仆，对南家忠心耿耿，对“背信弃义”的绝地师徒则恨之入骨。

若非夏阎将师徒二人“请”到庄园的时候，以南明资本和乾坤集团的名义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对二人奉若上宾，她早就甩手不干了。

但这三天里，这位耿直的女管家也没少利用职务之便找绝地师徒的麻烦。

此时听到她招呼晚餐，肖恩就感到舌尖微微发麻。第一天抵达庄园时品尝的那道咸的发苦的【坎原】蛋炒饭，真是令人记忆犹新。而李琼板着面孔表示庄园厨师手艺有限，还望海涵时那幸灾乐祸的眼神同样令人记忆犹新。

和师父走到餐厅，偌大的长桌上已经摆好了全套盛宴，只见馒头和米饭堆积如山，除此之外则别无他物，尽显极简式的奢华。

肖恩看了看，问道：“有盐吗？”

“没有。”李琼仍是紧扳着脸孔，一丝不苟。

对于乾星系这种独特的美食文化，肖恩深感叹服，然后拿起馒头开始啃，啃到一半，从怀中摸出一只小盐瓶，先在师父的白饭上撒了撒。

李琼眼睛瞪得浑圆：“你哪来的盐？！”

肖恩也照实回答：“第一天的炒饭里扒拉出来的盐粒。”

“……哼！”李琼怒哼了一声，仿佛受了莫大羞辱。

晚餐之后，师徒二人又享受了时而冰冻刺骨、时而沸水滚烫的特色乾坤浴、电视看到一半忽然断电的庄园工程展，甚至深夜时分，庄园外又响起了涡轮钻头声。

对于这些杂技表演，师徒都已习以为常，在庄园生活的三天，每天都是一样的节奏，对绝地来说这些滋扰大约只能算是简单的日常修行，倒是李琼的执念之深，令人不由佩服。

肖恩躺在床上，听着窗外震耳欲聋的施工电钻声，心道了一声夜班辛苦，便开始了每日例行的冥想。

只要认真感受原力的流淌，外界的干扰自然烟消云散。

这种日常修行一直持续到第七天才告一段落，倒不是李琼的执念消散，而是庄园的员工们在女管家的勒令之下日夜兼修，深夜还要被电钻洗脑，实在难以为继，到了第七天就纷纷病倒。外加夏阁派来的安保人员也不堪其扰，抱怨连连。至于李琼本人，同样黑着眼圈，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

而当天晚上，当她准备亲自操刀电钻，连夜施工时，更是累晕了在了工地现场，彻底中断了庄园里夜班施工的优良传统。

对于这种可耻的失败，李琼本人丝毫未有气馁，在病床上仍不断地遥控指挥手下人为绝地师徒设置各种修行科目，只是当她卧床两天之后，看到的却是令人目眦尽裂的一幕。

第 17 章 天外来客

“所以，这就是南无忧小姐的房间吗？果然有着大家闺秀的风采。”

绝地师徒站在一间宽敞明亮的卧室门前，称赞着房间的布置。而几名女仆围在他们——主要是莫斯提马身旁，言笑晏晏。

“大小姐当然是大家闺秀啊。”

“从小就很不一般呢，12 岁开始就帮老爷处理公务了。”

“对我们这些下人态度也很友好。”

莫斯提马又问道：“她平时还在这里生活吗？”

周围又是一片哀叹：“很久没来过了，大小姐 15 岁就正式在集团管理层任职，有时候比老爷还要忙。”

“上次来还是 1 年前陪老爷在这里短期休假。”

“没想到后来老爷居然就……大小姐睹物思人，肯定不想再来了。”

“唉，没了大小姐，我们好想申请调岗啊。”

在哀叹声中，李琼铁青着面色，大踏步地前来：“想调岗，我可以帮你们调去矿业集团。”

嬉笑声顿时烟消云散，女仆们宛如遭遇天敌猛兽，纷纷龟缩在绝地师徒身后。

李琼看得更是火冒三丈：“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莫斯提马说道：“是我拜托她们为我们介绍一下庄园主人。”

李琼冷笑：“你们动手之前没做过调查，还用我们介绍么？”

莫斯提马说道：“杀人凶手并非我们，我们也是为了调查真相而来。”

“去跟法官解释吧。”李琼根本不予理会，目光一转，“都回去干活！是觉得自己太闲了吗？！”

一群女仆顿时如鸟兽散。

绝地师徒对视一眼，略感遗憾。

难得趁着李琼卧床，两人总算可以在庄园内逐步接近真相，可惜这位年轻的管家当真是斗志惊人。

不过，目标已经基本可以锁定到了。

肖恩忍不住看了一眼摆在卧室书桌前的合影，年仅 12 岁的少女站在一位儒雅的中年身前，淡淡的笑容里饱含英气。

南无忧，南鹤礼的独生爱女，也是这个庄园的秘密之所在。

这几天，师父借着原力的指引，总算摸清了庄园的秘密脉络，确定其中有个关键物就在这间卧室中。

可惜李琼来得太快，不然他们完全有机会借着入内观赏的机会，亲手拿到那个宝物。

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未尝不是好事。

庄园作为夏阁选定的软禁场所，必然是被乾坤集团扫荡过的，刚刚围着师徒二人嘤嘤嘤的女仆之中，说不定就有乾坤集团的内应——若无内应，南鹤礼也不至于死在自家庄园里。

乾坤集团必是早早就搜遍了庄园，却没找到关键所在，所以才会把绝地师徒搬过来，并几乎不加限制，放任他们在庄园里“悠闲生活”。

只要绝地师徒明确拿到了秘密，乾坤集团怕是立刻就要翻脸不认人。

所以现在这样也好，能够确认南无忧的房间里有秘密，已经是重大进展，之后找时间悄悄潜进来细查便是。

这庄园里虽然遍布机关和眼线，但对绝地师徒来说其实构不成阻碍。

两人被请到庄园来的时候，身上的装备全都还在。而有装备支持，这座庄园并不比贝加摩尔庄园更难突破。

所以被李琼就此打断，倒是恰到好处，师徒二人以暗语约定行动暂缓，便在李琼的怒目凝视之下，恍若无事地回到了客厅，继续看着电视节目。

一边看，一边用自成体系的手语约定了后续的行动方案——这还是他们师徒先前自学乾坤语时，作为放松运动而顺便学习的，此时倒是发挥了妙用。

就在这两天最好。

一方面，他们在庄园住的时间已经够久，夜长梦多；另一方面，李琼始终是个阻碍，事实上若说庄园内应，此人嫌疑最大！此时难得她露出病弱之态，无论真假，庄园内的警戒总归是松弛了一些，不抓住机会就太浪费了。

行动前夕，一切以养精蓄锐为优先，入夜时分，肖恩坐在床上，闭目冥思，却感到有些心神不宁。

不知过了多久，肖恩睁开眼，却见师父正站在卧室门前，安静地看着他，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手势。

准备行动。

肖恩立刻警醒，浑身的肌肉都紧绷起来，他抬头看了眼卧室门前的监控摄像头，只见那已经闪烁起了温和的休眠灯，顿时意识到师父这是成功入侵了庄园的中控室，摆脱了庄园内无处不在的监视。

于是他悄然跳下床，寂静无声地跟随师父在庄园中行走，并用手语做着简单的交流。

“师父你拿到那个秘密了？”

“还没有，我找到了一间地下暗室。从轮廓来看应该是个小型研究所。”

肖恩一凛，意识到这可是比卧室中的秘密更要紧的发现，不由问道：“所谓禁忌的研究，就是落在这里了？”

“还不能确定，所以要亲自去看看。”莫斯提马简单地比划着，而后做出了警示，“行动会有很大的风险，务必小心。”

肖恩心中惭愧，或许正因为风险将至，师父才会特意带上他一道行动——她不放心肖恩一个人。

“不要多想，这是必要的决断。”莫斯提马解释道，“你应该注意到了吧，傍晚时分，庄园里所有的飞船全都离开了，这意味着什么？”

肖恩思考了一下，伸手比划道：“最坏的可能是整座庄园都被破坏。”

“可能性不大，应该只是提防我们逃跑。但对极端情况也不可不防，而那座地下暗室结构坚固，可以作为最后的避难所。”

肖恩沉默，心中想到的是庄园里那些无辜的工作人员。

然而就在此时，一阵剧烈的爆炸声自远方激荡而来！

这一刻，就连绝地大师也愣在了原地，感到错愕不及。

行动被人发现了，还是单纯的巧合?

但接下来，爆炸声自四面八方接二连三地响起，庄园内也回荡着凄厉的警报声，走廊被闪烁的红光映得阴森恐怖。

莫斯提马立刻做出决断，无论变故因何而来，此时要做的事情都只有一件。

“肖恩，跟我来。”

说着，一道绿色的光芒绽放开来，绝地大师激活光剑，在墙上轻巧地划出十字，而后伸手推向前，只见那坚固厚重的砖石墙壁仿佛是被海潮冲卷的沙堡，顷刻间便四分五裂，露出一个直径超过两米的巨大空洞。

而在外墙破裂的瞬间，庄园里的自动防御系统便应激启动，人工草坪上升起一座小型炮台，对准破口一阵攒射。

莫斯提马手持光剑，将迎面而来的能量束全数格挡回去，反击的暴雨豁然将炮台射的千疮百孔，令其呻吟着垂下了头。

然而透过墙上的破口，师徒二人却分明看到庄园外已是枪林弹雨，激战正酣!

庭院里、森林中、乃至远方的卫星阵地，数百座自动炮台不断喷吐着光芒。庄园中，上百名全副武装的安保人员，手持各色枪械对准空中不断射击。

而庄园上空，数十艘快如闪电的战斗机不断在战场中穿梭、俯冲，对准措手不及的防御阵地洒下毁灭的能量之雨。

每一刻都有自动炮台被击毁引爆，每一秒都有安保人员惨遭屠戮。

面对灵活的空中力量，庄园的安保体系脆弱不堪!

“这是外敌入侵？”肖恩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海盗？”莫斯提马则已然从那些战斗机的驳杂涂装中看出了它们的身份。

乾星系大体而言文明有序，但在文明的边缘仍不可避免地游走着黑暗，海盗正是其中的代表。这段时间的新闻节目中也偶尔会提起乾坤集团的安保部队在某地剿灭海盗窝点的光辉政绩。

但是，理论上庄园所处的小行星带周围，并不该有这么大规模的海盗才对。

肖恩问道：“这是杀人灭口？”

旋即摇了摇头，“不对，用不着。”

若是乾坤集团想要杀人灭口，直接找内应引爆为庄园供能的反应炉，或者对准庄园发射几枚质子鱼雷，顿时一片烟花，一了百了，用不着出动这些乌合之众引起混乱。

局面越乱，对于绝地这种个体实力超凡的人来说就越容易浑水摸鱼。

而且很快肖恩就注意到，几架战机在庭院外扫荡出一片安全区后，赫然空投下来一群大呼小叫的海盗步兵！

师徒二人对视一眼，都看到了一个词：天赐良机！

无论这些海盗空投登陆的目的何在，只要能够打翻其中几人，混入队伍中，师徒二人就可以远走高飞！

但还没等师徒二人行走几步，就见一架战机斜刺里穿梭过来，将一连串的能量束丢在庄园楼顶。

一阵爆破之后，庄园内传来无数惨叫哀鸣。

肖恩心中一沉，想不到这些海盗居然如此肆无忌惮！

莫斯提马也顿住了脚步，眼看着那架战机在轰破屋顶之后，赫然又调转回头，炮口瞄准了暴露在外的伤者，竟是打算赶尽杀绝！

绝地大师低吟了一声，左手伸向半空，原力如同席卷的风暴，将那架战机凌空包裹住，凝固在原地。接着又如同甩动流星锤一般将其猛然砸向一旁。

轰隆巨响声中，两架战机当头相撞，化作两团火球，伴随着融化的金属夜滴、纷飞的碎屑斜斜坠落。

莫斯提马长长出了口气，拍了下肖恩的肩膀：“你先去吧。”

肖恩愣了一下：“师父，你呢？”

“我不能走。”莫斯提马说道，“必须有人去保护那些普通人，海盗明显为了杀人灭口而来，不是灭我们的口，而是灭那些普通人的口！而若是他们死光了，我们就算跑了也是污名在身，所以这不是一时的妇人之仁，现在的情形和夏京酒吧非常相似，唯一的不同就是你我可以分头行动。”

肖恩沉默了一会儿，感觉心中实有千言万语，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我知道了，师父，愿原力与你同在。”

说完，肖恩也摸了摸腰间光剑，看准了不远处那些降落下来的海盗，身形如闪电一般在庭院内的枪林弹雨中几次穿梭，消失不见。

莫斯提马深深地看着徒弟的背影远去，原力的流淌让她预见到这次分别对肖恩是一场重要的试炼，同时也是将乾星系的一切归于平衡的重要节点。

而后，她转身回到建筑内部。

她没有急于去废墟残骸处急救伤者，而是沿着原先的计划一路向下，去寻找那个地下暗室。

想要保护好这些普通人，用血肉之躯挡在他们身前是没有用的，天上几十架战机徘徊轰炸，还有越来越多的海盗登陆到庄园内外，这绝不是一人之力能够解决的，也不需要用一己之武力去解决。

归根结底，这些海盗多半是为了那个秘密而来，所以只要将秘密提前掌握在手中，自然可以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甚至再深思一层，利用这个机会反客为主也不无可

能。更重要的是，目前庄园里最安全的地方，还没被人挖掘出来。

第 18 章
见义勇为是要付出代价的

肖恩藏身森林之中，收敛声息，与环境完美地融为一体，等待着出手的时机。

与师父分别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庄园处的交火逐渐进入尾声，海盗们完成了全面压制，成功入侵到了庄园内部。透过林中茂密的枝叶，肖恩能清楚地看到一些海盗大肆掠夺后满载而归的身影。

但很显然，海盗们也未竟全功。

一方面，从战利品来看，大部分都来自庄园外围，包括各类名贵艺术品以及大笔的信用币。但位于庄园核心位置的几

个房间，显然他们没能进去，例如中控室、设备室、安保武库、地下发电站……肖恩完全没有看到海盗们缴获到这些房间里的仪器设备。另一方面，有不少登陆的海盗从庄园撤出的时候，身受重伤，狼狈不堪，想要呼唤同伴回头再战，却没人响应，只好骂骂咧咧地跟着大部队跑走。

无论是庄园的安保部队及时回撤，据险而守，还是师父在其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总之庄园那边看来是不必担心了。

接下来就是自己这边。

正好，不远处有一群海盗攻破了树林中的生态舱，将其中各类先进仪器粗暴拆卸下来，呼啸而归。

而一艘粗暴改造过的走私船则踉踉跄跄地降落在树林外的冰冷岩石上，等待海盗们归队。

肖恩心中盘算一番，悄然跟了过去。

那是群不折不扣的乌合之众，衣着和武装都混乱不堪，大批人马也没有严谨的指挥，完全是依靠着火力和人力上的压倒性优势，才能攻破生态舱的单薄防御。

然而这伙人却仿佛赢下一场大胜，时而持枪对着庄园方向展开肆无忌惮地扫射，时而干脆向林地中丢掷燃烧弹，将精心移植过来的树木化为火海。

肖恩很快就靠近了过去，却没急于动手，而是躲在暗处认真观察他们的行为习惯。

就算是乌合之众，想要完美地混入其中也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这些海盗明显是十几个小团队临时组团，杂乱无序，但每个人身边都有三两个相熟的队友，而团队和团队之间的关系也堪称微妙。落在肖恩眼中，简直是纷乱如麻。

更令人头疼的则是，这些人大呼小叫时，所说的话带有极其浓重的口音，肖恩听起来都费劲，更遑论模仿。

好在观察了一会儿，肖恩也就有了主意。

他的目光牢牢锁定到了前方不远处，有三个穿着破烂盔甲的海盗遥遥吊在团队最末尾。

在这几十人中，就数这三人最为孤立，所以肖恩也就选定他们为切入点。绝地学徒乘着夜色，在燃烧的森林中如幽灵一般穿梭，他的身影总是恰到好处地游走在火光与阴影的交界处，无论用肉眼还是热成像去看，都看不到他的存在。

尽管面对的是一群乌合之众，肖恩还是一如既往地谨慎，直到他靠近到那三人身后不足半米，才雷霆一般闪身出手。流淌的原力如同铁钳一般锁住两人的脑袋，向中间猛地并拢，同时肖恩身形腾空而起，足尖在第三人的喉咙上一扫而过。

三人几乎同一时间倒地不起。

肖恩解决这三人后，立刻扯下其中一个身材与他相仿的海盗的盔甲和破烂罩袍，套在身上，另外两人则被他一脚一个踢到树林深处隐藏起来。

短短十几秒，肖恩就完成简单的伪装，捡起了他们身上还算有用的装备——爆能枪、热能榴弹、还有一桶燃油，跟到了大部队的末尾。

如果不能完美地混入单个团队，就干脆单人成队。而前面的乌合之众们，竟完全没察觉到队尾少了人，只有几人看到肖恩远远吊在后面，骂骂咧咧地招呼他快些跟上，不要耽误时间。

肖恩听了几句，便意识到自己决策无误，接下来的逃生之路已经畅通了。他选的这三人小队和其他团队交集极少，登船以后只要谨言慎行，佯装疲惫瞌睡，便不会露太多破绽。等到了海盗的基地里，就更是海阔天空。

然而就在队伍穿出树林，准备登船时，却听旁边一阵骚乱，一群海盗发出惊喜的欢呼声，继而便枪声大作。

肖恩心中惊异，连忙摇摇晃晃地跟在队伍后面，绕过几片燃烧的树丛后，他便看到了交火的战场。

一艘小型飞船斜斜地坠落在一片林间清泉旁边，从飞船涂装来看与海盗们显然不是一路，那是庄园内的逃生船。

肖恩有些惊讶，因为之前他才和师父确认过，庄园内理应没有太空飞船才对，这艘船又是藏在哪里的？庄园外有秘密逃生的船坞港口？

但更令人惊讶的还在后面。

随着海盗们击落了这艘逃生船，飞船舱门敞开，几个穿着黑色盔甲的安保队员举起双手踉跄而出，但才一出门就被密集的能量束打成了筛子。

之后，靠得最近的海盗们一拥而上，冲入飞船之中，片刻后，一阵女子的尖叫声响起。

“放开我，你们这群蛆虫！”

“不要杀我，求求你们不要杀我……”

哭泣，尖叫，斥骂……反应不一而足，但无一例外穿着仆人服饰，他们被海盗们笑嘻嘻地拖出船舱，宛如展品一般在逃生船的残骸前摆成一排，一眼看去足有 10 人。而最先一个穿着艳红的长裙，赫然是庄园的管家李琼！

肖恩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了整个流程：在庄园警报响起的时候，李琼就已经带着一批仆人从庄园的密道中逃脱了，他们一路跑到森林地下的船坞，找到了唯一一艘逃生船，在安保队员的帮助下启动飞船，升空逃生……却不幸地被当头击坠。

事实上这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庄园所处的整颗小行星都处于海盗战机的火力覆盖之下，外围的卫星阵地在庞大的机群包裹下早已毁伤殆尽，这种情况下一艘没有战斗能力的逃生船强行升空，没有被当场打成火球，已经是极其幸运的结果了。

不过这也只是早晚的问题。

嗜杀的海盗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些仆人，让他们展品一般站成一排只是便于观察，为每人进行估价。有价值的会被带走后高价贩卖，没有价值的则会当场沦为爆能枪的肉靶。

实际上已经有年纪稍长，被认定毫无价值的仆人，被七八支爆能枪同时瞄准，命在旦夕！

肖恩站在末尾，心中一片冰凉。

尽管只是一名学徒，但肖恩却跟随师父在银河系游历多年，17 岁的人生中已经见识过不少匪夷所思的黑暗，眼前这一幕反而显得有些“人之常情”。

而扫清这些黑暗，则是绝地学徒的“人之常情”。

在场的海盗足有近百人，尽管是乌合之众，但大部分手中都持着爆能枪，有着基本的作战经验，一旦开启混战，哪怕这些人胡乱扫射，都足以对单枪匹马之人构成致命的威胁。何况众人头顶还有战机徘徊，不远处的走私船上，炮手也将炮口对准了此处。

所以理性的结论，就是当做没有看到，最好甚至是趁着海盗们将注意力放在这些战利品上的时候，悄然潜行到走私船上，解决掉驾驶员，自己一个人开着走私船逃之夭夭。

师父不惜牺牲自己留在庄园，正是为了换肖恩的自由。

但是肖恩只用了半秒钟时间就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抬起爆能枪，瞄准了这群乌合之众里，勉强称得上指挥者的两个首领人物，两发精准而利索的点射直接将他们打翻在地！

众人错愕之际，肖恩又将缴获来的热能榴弹全数丢到队尾人群密集之处，几声轰响之后，海盗们就像风吹杂草一样四下翻飞，哀嚎遍野。

而肖恩并没有趁此机会逃之夭夭，反而在一片混乱之中，以爆能枪瞄准那些围在仆人身旁的海盗们，不断进行精准的点射。

海盗们一个接一个倒下，宛如屠宰流水线上的牲畜，而直到海盗们倒下十人以上，才终于有人做出有效的反应。

几道能量束对准肖恩攒射过来。

肖恩早有防备，倒地一个侧滚就避过了火力，几名距离近的海盗怒吼着想要追逐，却被脚下一道忽然升起的火墙吞没——肖恩动手前早就在身前洒满燃油。而当幸存的人准备绕开火墙进行追击时，来自肖恩的反击又让他们当场扑倒。

至此，肖恩成功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或者以恐惧，或者以愤怒，肖恩让所有的海盗都暂时忘记了他们的战利品。

而由于肖恩的先声夺人太过成功，以至于大部分海盗干脆选择四散而逃，只有少数人气急攻心，紧追在肖恩身后。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在一片夜色林地中追逐一个连真实容貌都看不清的人，根本是自杀行为。

肖恩的身影始终处在他们的视野之中，不远不近，仿佛快跑几步就能追上。但一旦靠的近了，顿时就有几道精准的点射当头打来。海盗们想要还击，却发现视野中的人影又不见了。

几个回合之后，追兵不断减员，再勇敢的海盗也不敢再追，只好呼啸而散。然而转身逃亡的举动却让他们成了上佳的标靶。来自丛林阴影中的射击不断进行这收割，精准而无情。

肖恩一直将手中爆能枪打到彻底故障报废，才停止了射击，看着远处已经溃不成军的海盗，以及匆忙逃往密道的庄园女仆们，他轻轻出了口气，但心中的凝重却不减分毫。

因为原先停在不远处的走私船已经飞走了。

第 19 章
新世界的大门已经敞开

走私船的驾驶员比肖恩预料的要谨慎或者说胆小。

明明船上的炮手已经把炮口瞄准了战斗的方位，然而战火一点燃，飞船的第一反应却不是支援射击，而是升空逃走。

肖恩本打算扮作溃败的海盗，顺势摸到船上，现在却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搞得措手不及。

而后，短短片刻时间，便有无数海盗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头顶的战机呼啸声也密集了数倍。

若非肖恩依仗林地的夜色遮蔽了身影，此时已经要沐浴枪林弹雨。

海盗们的表现比肖恩预计的更加团结。所以在片刻的思考后，肖恩决定冒个险，伸手按了下通讯器，连到了海盗们的频道中。

下一刻，耳中传来海盗们的嬉笑怒骂声。

“哈哈哈激光眼你们这是咋地啦，被疯狗咬了？”

“滚你的老黑皮，老子是被疯狗咬了一口，你也要来咬？”

“只是好笑，你们这群胆小怕事的货色，来之前还嚷嚷着庄园里必有重兵，不敢靠近庄园，只敢在林子里打打太平拳，怎么结果混到比谁都惨呢？”

“是啊激光眼，刚还听你们吹嘘什么生态舱里缴获无数，远胜过我们在庄园里的搜刮，我们兄弟几个真是眼热得不行。怎么转眼你们就死伤狼藉啊，抢女人抢出内讧了？”

“内讧尼玛！我们被人阴了！有人伪装成老刀跟了我们一路，趁着我们不备一阵乱枪就打了过来。靠！废什么话，之前的约定还算不算数！？”

“当然算数，就算是下三滥，发过的誓也当然要算数的。这次行动之前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彼此之间可能还有血海深仇，但行动期间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伤了我们一人，就是伤了我们所有人。所以哥哥们这不是给弟弟报仇来了吗？”

“滚你的哥哥！”

听到此处，肖恩轻出了口气，意识到自己还是算计不周。

他其实早该算到的：这群乌合之众能调集数十架战机和走私船，对庄园发起雷霆突袭，行动前必然要有通盘的规划和约束。

而行动中，这些海盗杀人放火不所不为，却唯独没有对自己人开过枪，哪怕是搜刮掠夺的收获明显不均，也不曾内讧。

所以当绝地学徒为了救人而暴露行迹，就顿时成了众矢之的。那些满载而归的海盗非但没有急着走，反而调兵遣将，出动了更多兵力，仿佛掘地三尺也要将凶手找出来。

肖恩藏在一棵大树的树梢上，借着树冠的阴影和四周凌乱的火光遮掩身形，并将目光透过烟雾，看向远方。

粗略观察下来，围兵逐渐增加到了两百人以上，后续追加的兵员，平均素质也比先前要强上很多，虽然没有什么大团队的默契，但单兵素质明显不同。

肖恩甚至看到有人大摇大摆地在胸前挂着庄园安保部队的精英勋章，那是驻守此地的安保部队们最引以为傲的身份象征，此时却已经被人当做战利品挂在胸前！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李琼等人还算机警，已经趁乱跑得无影无踪了——大概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密道。肖恩只希望她们足够聪明，能尽快沿着密道赶回庄园吧，那里有绝地大师镇守，是真的安全。

瞭望过四周后，肖恩闭上眼睛，轻吸了口气，从树梢一跃而下。而坠落过程中，绝地学徒的脑海中已经迅速过滤掉了几个不成熟的行动方案，落地时，目光如鹰隼一般锐利。

肖恩再次行走于燃烧的林地间，他从地上捡起一把被人抛下的爆能枪，在手中掂量了两下，以适应枪械的重量和手感。然后毫不犹豫就对准远处开了一枪。

数百米外，一个笑骂着的光头海盗仰面翻到。

四周的同伴们只惊诧了一瞬间，便迅速四下分散开来，然后各色能量束如雨点一般洒向肖恩的方位。

肖恩没有恋战，猫着腰在林中突进了十余米，换了个位置，再次开枪射击，又打倒一人，然后立刻转身而逃。

就在他逃跑后不到三秒内，天上就洒下一片光雨，三架战机从不同的方位向那片区域开火扫射，一地狼藉。

肖恩对此恍若不见，他全力在林间疾行，被原力强化过的身躯爆发出不可思议的速度，灵巧地闪避着越来越密集而精准的火力。

绝地学徒将生平所学施展到了极限，对地形的认知、对火力的预判、对肉身的掌控……无不远远凌驾于人类的极限之上。海盗们气势汹汹地围堵，一时间却只能追逐肖恩的背影，时不时还要被他回身反击打倒数人，可谓狼狈不堪。

海盗的通讯频道中，已经没有人再去嘲笑最先遇袭的那批人，气氛从嬉笑怒骂逐渐变得气急败坏。

“那到底是什么怪物？”

“黄手团的班萨杂种，你们到底怎么堵的人？不是说在你们那边吗？那小子刚刚差点就从我们这面突围了！”

“你们才是班萨杂种！刚刚他的确就在我们这边，老子的弟兄被打死了三个，谁知道他怎么一口气跑去你们那边的，简直跟鬼一样！”

“哪来的鬼！？就算真是鬼，老子也要他偿命！”

敌人的气急败坏，自然凸显出肖恩的战绩之辉煌，已堪称匪夷所思。毕竟，无论是庄园那引以为傲的自动防御系统，还是薪酬优厚的安保部队，都不曾让突袭而来的海盗们感到棘手。

肖恩本人却无半分得意之情。

因为在众多追兵的堵截之下，他的行动空间终归是越来越窄了。体力也变得越来越差，呼吸间，肺中宛如火燎，肌肉也已经不断发出几近撕裂的呻吟。

手中的爆能枪早已在过热故障后被他随手丢掉，肖恩身上唯一的武器就只剩下一把光剑，但此时单凭光剑根本不足应战，至少以他的本事还远远不够。

真摸出光剑来，他反而如同火炬一般，在夜色下闪耀夺目。

如果是师父在这里的话……

下一刻，绝地学徒就甩甩头，将这一丝杂念甩去。

战斗之时不应分心，这种时候他会有杂念产生，已然是体力消耗过甚，影响了专注能力。

而这就说明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肖恩咬了咬牙，强行凝神，在脑海中呈现出四周的地势和敌兵分布，尝试计算突破口。

时间只有一瞬，肖恩很快就摸准了一个方向——10 个穿戴着外骨骼战甲的海盗堵在一片火海之前。他们全都配备了重火力，是追兵中单兵力量最强的一支小队。

但此时大概因为阵型拉扯过甚，这最强的小队，却赫然与其他人脱节了。

脱节就是机会。

肖恩毫不犹豫地从体内压榨出最后一分力量，向锁定的位置全速冲锋。

能量束在身旁不断擦过，爆炸声接连响起，火焰、烟雾时而扑面而来，穿身而过。

肖恩的冲锋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就连空中的战机都一时转向不及，失去了方位。而当战机转身调头，却见夜色如墨，林间火光摇曳，哪里还找得到鬼魅一般的绝地学徒？

这一刻，所有人都失去了肖恩的位置，只有肖恩自己知道，他正疾行在一条与死亡紧密相连的道路上。

林地崎岖不平，肖恩越过一个小山坳，顺势在一片水塘中翻身一滚，全身就被浸得湿透了。而就着火势，他冲出最后一片树丛遮挡，在那些重装海盗面前显出身形！

作战经验丰富的海盗们只用了一个瞬间就反应过来，沉重的外骨骼发出金属关节急速扭曲的摩擦呻吟，超过二十支枪炮几乎就在这一个瞬间里锁定了肖恩。

但接下来，这些枪炮却无法开火。

因为肖恩已经突进到了他们阵中，与居中的队长面对着面，距离如此之近，一旦开火，必然误伤自己人。

那身材高大魁梧的队长愣了一下，但手中下意识的操作却没有停，战甲侧部随之扬起一条机械臂，臂上链锯疯狂转动，发出刺耳的咆哮。

只待电锯挥落，他便可将面前逼近的敌人斩成两端。

但他很快就骇然地瞪大了眼，因为肖恩的冲势丝毫不减，仿佛要以血肉之躯与金属罐头较量一番软硬！

下一刻，这名海盗的眼前点亮一道光，一道湛蓝如海的光芒。

所有人都看到了那道蓝色的闪电，但所有人都只看到了闪电的轮廓，人们眼前蓝光一闪，而后重装战甲便赫然被一分为二！

在两记沉重的碰撞声后，肖恩收起光剑，从两片残骸中直穿过去，身形迅速没入一片火海之中！

这些重装海盗回身一阵扫射，却见眼前火光滔天，哪里还有人的影子。

“鬼，真的是鬼！”

伴随一阵瑟缩之声，这最强的小队竟一时不敢动作，生怕那鬼魅从火中重返战场。

******

而化身为鬼的肖恩，则感到自己宛如置身深渊。

视线中的一切都变得模糊，敏锐的五感扭曲而迟钝，唯有痛觉越来越清晰。

以血肉之躯撞开外骨骼战甲的骨裂之痛、火焰及身的灼烧之痛、吸入烟雾的燃肺之痛、还有，腰间被流弹擦过的贯穿之痛。

绝地学徒突破了重围，却也深陷入了绝境。

因为这一时突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在所有海盗团结一心的情况下，他已经失去了浑水摸鱼，搭乘海盗战船逃跑的机会。接下来最优的选择，反而是回到庄园里与师父汇合。

那无疑浪费了师父的一番苦心，却总好过死在林中。

但是，现在就连那也只是一种奢望，因为肖恩突围的方向，与庄园的方位恰恰相反。

越过火海后，肖恩也越过了林地的边界，前方是一片干枯的岩石平原，来自恒星的光芒绕开卫星的遮掩，不再屈从于这小行星上的人造夜色，径直在地面上投下银色的光，让一切都无从遁形。

然而就在这绝境之中，肖恩却感到眼前一亮，不可思议的一幕呈现在视野中。

一艘银亮的崭新战船，正安静地悬浮在半空中！船腹处垂下一只机械吊臂，将地上装箱的战利品缓缓拉进货舱。

肖恩立刻从枯竭的身躯中压榨出生死间的潜力，继续冲锋向前！

他已经来不及想为什么这里会有一艘画风截然不同的战船，也来不及想为什么战船附近甚至没有卫兵，更不及想这是不是一个陷阱。

他的脑海中已接近一片空白，在原力的引导下，他全力奔跑着，没有丝毫迷茫，在那只金属货箱已被拉入货舱，舱门即将关闭的瞬间，全力向上飞跃。

下一刻，沉重的金属门就在肖恩身后轰然并拢，险些夹住了他的脚。

肖恩深深吸了口气，再次克服浑身上下无处不在的扭曲痛感，维持理智清明。

还没到结束的时候。

他目光扫过四周，只见13只金属箱整整齐齐地码放在货舱中，每一只都有两米见方。这艘战船的战利品简直多得不可思议！

但这无疑是好事，肖恩随意找了货舱里最不起眼的一只金属箱，咬着牙用手腕上的机械环撬开了箱盖，只见里面密密麻麻堆放着各种电子元件。

而就在此时，货舱的门外传来脚步声。

肖恩不及多想，立刻跳到箱中——万幸箱子还留有勉强可容一人置身的空间——然后以原力拉拢沉重的箱盖。

几乎同一时间，货舱门开启的声音也传入耳中。

肖恩躺在一片电子元件上，只感到后背各处都硌得生疼，但这份痛楚却能帮他维持最后的清醒，让他将光剑紧握在手中。

只要对方开启箱盖，他就可以做最后的挣扎，最好是能挟持人质，然后……然后，该做什么来着？

黑暗中，肖恩的意识迅速退潮。

第 20 章 请付账

再次睁开眼时，肖恩看到了一片白茫茫的光。

宛如梦境一般的光芒让他足足愣了半个秒钟，下一刻，他迅速收拢心神，浑身的肌肉都紧绷起来。

然后就是一阵剧痛袭来。

全身各处无处不痛，顷刻间袭来的强烈痛楚宛如山呼海啸，足以粉碎一般人类的心智。绝地学徒不由颤抖了一下，以倔强的意志力强行忍耐了下来。

视野很快变得清晰，他看到眼前的白光来自一盏日光灯，灯光四周是洁白耀眼的天花板，而他还没来得及细看下去，就听到耳旁传来一个饶有兴致的男子声音。

“哦，醒得这么快？是这批巴克塔液特别优质，还是你这人体质特别，值得解剖学习一下？”

听到这个声音，肖恩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排形容词：年轻，充满活力，表现欲强，居高临下。

大体上，这是个高傲又不失谨慎的角色。

肖恩稍稍提起几分紧张。

“别这么紧张，你又做不了什么，重伤号就该好好养伤，不要想些有的没的。”

随着声音靠近，肖恩感到脖子上多了只手，触感冰凉，却暗含杀机。

绝地学徒从来不会轻易让敌人摸到自己的脖子，但此时竟不能动作，不能抵抗。

他已经下意识地挣扎过了，却浑身都陷入紧箍，完全抗拒不动，反抗的动作却反而引得那年轻的声音一阵惊诧。

“噢哟，力量指数这么高！？看不出来啊，有什么特殊血统吗？”

肖恩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一切都处于对方的掌控之中，就连挣脱时的力道都被测量了出来。

于是他立刻放松肌肉，平心静气。多年的绝地训练让他得以极好的控制身心，很快就将头脑冷静下来，得以认真思考。

刚刚他的反应有些急躁了，或许是混睡前的激荡情绪仍在徘徊残留着，使得他做出了不够冷静的处置。

其实想也该知道，在陌生的地盘上昏睡过去，醒过来的时候必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诶，这么快就冷静下来了？有点没意思啊你这人，我还蛮期待你大呼小叫一下呢。早知道这样，给你喷巴克塔喷雾的时候就顺带来点兴奋剂了。”

肖恩对此置若罔闻，甚至眼球都不转一下，因为他已经听出那人就站在他身后。而以他现在的角度，怎么转眼球也看不到对方。

何况，想要观察对方，也未必需要转动眼球。

虽然他浑身上下都被锁死，无法挣脱，触觉更是被滚滚如潮的痛楚麻痹，基本失灵。甚至眼前所见，耳中所闻，也未必不是对方的伪装，并不可信。

但是在原力的引导下，绝地学徒却逐渐洞悉了真实。

无处不在的原力如同温柔的触手，将四周的一切都清晰地感知、传递到肖恩的脑海中。

这里依然是战船的货舱，只不过所有的灯光都被打开，四周的金属箱则全数挤到角落里，留下一片宽敞而耀白的空间。

而肖恩身后正站着一人，与他身高相仿，略显瘦削，体内暗藏着与体型全然不符的澎湃的生命能量。

那人身边立着一个人形机器人，通体线条流畅，银光闪亮，纤细的五根手指就抵在绝地学徒的脖子上，带去冰凉的触感，以及令人汗毛耸立的杀意。

耀白的货舱里只有两人一机器，而货舱外的世界则感知朦胧，宛如黑洞。这黑与白的对比，衬得货舱如同囚笼，孤寂感十足。

肖恩脑海中忽然不由得浮现出师父的身影，呼吸节奏不由一乱。

“诶，这小子是不是想到什么秘密了？呼吸有点乱啊，给他来一套‘先进坦白方案’试试看？”

听到这话，肖恩不由提起神来，准备好应对严苛的拷问。作为绝地学徒，他的自制力远超常人，只是重伤之下抵抗力严重下降，所以也唯有全力以赴了。

“哈哈，这小子当真了，白，那套方案不用了。以这小子的智商，咱们忽悠两句应该就能挖出真相，方案配套耗材贵的要死，能省则省吧。”

肖恩闻言却无恼怒的情绪，因为他听得出对方根本是有意挑衅，而且也不怕他知道，简直就是单纯地想过嘴瘾。

“白，这小子好像看穿我了，还是给他上手段吧。”

此时，却听那机器人发出轻柔的女子声音：“朱雀他们找你。”

身后那人咋舌道：“说了给他们换个称号，一群秃头痴肥的中年流匪，不知天高地厚地自称朱雀，但我的审美却不能迁就他们。”

“那群秃头痴肥的中年流匪找你。”

“算了，还是叫朱雀吧，我忍了。”

说话间，那机器人摊开另一只手，顿时从掌心里投射出一道立体影像。肖恩看不到全部的画面，却能听到声音。

对方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吐字含糊不清，嗓门却大得惊人，是标准的海盗风格。

“姓李的，那个人是不是在你那儿？！”

身后那人哈哈一笑：“哪个人啊？被你们两百多人围追堵截，几十架战机狂轰滥炸而安然无恙的那个人么？”

“果然在你那里！赶紧给我交出来！”

“凭什么啊？这是我的战利品好吧？”

“他杀了我们的弟兄！”

“又不是我的弟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可没跟你们立那低俗愚蠢的血誓，大家只是井水不犯河水，又不是什么特别亲密的盟友关系。你们没让我们靠近庄园，我们做什么也都和你们无关。”

“姓李的，你是一定要包庇他咯？”

“保护自己的战利品有问题吗？那些安保部队也打死了你们的人，你们缴他们的枪还不是热忱得很，也没见你们把枪拆了泄愤啊？”

“李钰，我劝你考虑清楚一点，那人杀了我们的弟兄，你包庇他，就是和我们所有发下血誓之人为敌！”

通讯器中的声音几近咆哮，令人仿佛直接看到了一张目眦尽裂的脸。

而李钰的声音则霎时间冰冷下去。

“黄手，应该是我劝你考虑清楚一点，你们这群乌合之众，真的准备好了和我为敌么？”

说完，李钰直接挂断了通讯。

白评价道：“李钰，你说了很多废话。”

“本来也不是说给他听的，这不是有个对现状一无所知的小家伙在嘛。”李钰笑了笑，“对待战利品要温柔体贴一点。好了把他放开吧，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此人非常危险，建议你再考虑一下。”

李钰说道：“这是我们的地盘，我身边还有你在，用不着怕他一个重伤号。而且他不是恩将仇报的人，不用担心他对我怎么样。”

白于是收回了冰凉的手指，又将束缚在肖恩身上的磁力束带撤了下去。

肖恩恢复自由，便从金属箱中一跃而起，转身看向李钰。

那是个约莫三十岁上下的乾坤星系本地人，黑发黑眸，英姿挺拔，脸上一抹嘲讽似的笑容，宛如遮蔽锋锐的剑鞘，让他显得有些玩世不恭，也让其他人看不出他的真实想法。

李钰身旁的机器人正如其名，是个通体纯白，纤细精致得宛如艺术品的机器人，它的轮廓精巧地如同全仿真机器人，但身上却没有克隆表皮，纯白的涂装简洁而高傲，仿佛不屑于去模仿人类。

它静静地站在李钰身旁，但在肖恩的直觉中，这却是比李钰更危险的对手。

“别这么紧张，放松一点，难得从鬼门关爬回来，应该更积极地面对人生啊。”

肖恩对这种毫无诚意的心灵鸡汤自无所动，只是心中不断推测着自己的处境。从刚刚的对话来看，自己应该已经离开了庄园所在的小行星，随着李钰的战船飞入太空。

这当然是好事，总比死在海盗的乱枪之下要好，但又不算绝好，因为自己还没彻底赢得自由。

李钰笑了笑，说道：“你昏迷了不到两个标准时，我们现在仍在小行星带，要等一会儿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航线。这段时间我也闲着无事，不如聊聊天。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李钰，赫赫有名的【白银骑士团】团长，这边是我的助手白。”

肖恩还没来得及回话，就听白在一旁提醒道：“乾坤星系里并没有【骑士团】文化，你在不打自招。”

“你不说穿，怎么算不打自招？”李钰解释道，“也兴许是我们仰慕外来文化呢？”

“你刚刚的嚣张言行已经充分说明你本质上不会仰慕任何文化和任何个体。”

李钰略显尴尬地对肖恩说道：“白比较喜欢抬杠和拆台，你别理她。总之，咱们如此相识也算有缘……”

话没说完，就被肖恩打断了。

他用流利的乾坤语说出自己在乾星系的名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李团长。”

肖恩愿意接受李钰随口所说的骑士团团长的人设，那么相应的，他也就不必自报家门了。

李钰顿时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跟聪明人说话呢，好处是省心，坏处也是省台词。也好，咱们就开门见山地说吧。

虽然我刚刚跟黄手说你是我的战利品，但我从来不做人口生意，所以活人不算战利品。”

肖恩点点头：“所以这不算保护战利品，而算救命之恩，我记得。”

“我也记得。”李钰说着，向旁伸手，然后就见白的右手手腕上刷一下点亮了幽蓝色的账单投影，上面罗列着非常详细的收费清单，“救你这一命，我们单单是物料成本就花了超过五十万乾坤币，与黄手交恶的机会成本同样五十万，凑整抹零一百万，请付账吧。”

第 21 章 绝地武士的加温棒

肖恩没急着反驳，而是凑过目光，将账单逐一审核。

这个动作让李钰不由错愕：“我靠你真要查账？我还指望你高喊一声黑店宰人，然后被我列明证据当场打脸呢。”

白说道：“事实上你的确在账单上虚报了几个项目，如果对方看了出来，被打脸的人就是你了。”

李钰恼羞成怒：“你不提醒，他一个外人怎么看得出来？！”

白又说道：“被一个外人看出破绽，你的脸会更疼。”

“你的抬杠系统是谁给升级的！？”

“当然是我自己。”

肖恩没理会这两人拌嘴，专注地在长长的账单上逐一审查。

他的确是外人，但并不代表他对乾星系一无所知，尤其物价方面他格外敏感，大部分项目都看得出虚实，甚至透过这些项目，还能看到更多的信息。

巴克塔液三罐，单价 5180 乾坤币，这的确是乾星系的本地价。

磁性束带两根，单价 108 乾坤币，也在合理范畴之内。

先进光感芯片 10 片，单价 2000 乾坤币。

看到此处，肖恩转回头看了眼自己刚刚躺着的箱子，果然见到满箱的电子元件都被自己的血渍污染，最上面一层更是被压得折损不少。

肖恩随手拿出一枚，细细辨识结构，推断性能，然后再测算其市场价格。

单价 2000，倒也合理。

李钰看得倒抽一口凉气：“这小子不会连这都看得出来吧？”

白说道：“你现在改账单还来得及。”

“绝对不改！我不信他真能看出来！”

肖恩对此置若罔闻，继续看了下去。

救人用的药品、被损坏的一箱战利品，种种琐碎加起来也只是二十万上下，真正的大头在后面。

燃油、发动机磨损费用、一次性机械吊臂、临时护盾装置及电池……

价格上问题不大，但出现这些项目，就意味着李钰将他们劫掠庄园的后期行动，相关费用算到了自己头上。

在肖恩的感觉里，李钰是个讲道理的人，那么这部分费用应该有其道理。

他想了想也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你们是故意停在那里等着救我的？”

李钰愣了一下，随即笑道："还是那句话，和聪明人打交道，好处是省心，坏处也是省台词，我还以为要和你多费些口舌解释呢。没错，我早就注意到你了，从你打翻那三个落单的蠢蛋开始。而黄手那群蠢货居然连通讯频道里多了个陌生人都不知道。"

肖恩也是一愣，想不到自己暴露得那么早，但旋即意识到，那群乌合之众的整套通讯系统，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这个李钰刚刚还跟海盗们说什么井水不犯河水，还真是"诚实可信"啊！

李钰笑了笑："我这个人最喜欢助人为乐，那群废物商讨行动方案时，只懂得立血誓壮士气，却连个能统一协调所有人的通讯系统都没有，而我这里正好不缺这个技术，就卖给他们咯，这就是所谓助人为乐。"

肖恩看了看眼前的百万账单，心道这般助人的确乐趣无穷。

李钰又说道："同样我也喜欢助人为乐的人，所以在看到你不惜暴露自己也要助那群女孩子为乐的时候，我就决定助你一臂之力了，而你也的确没让我失望，抓到了这一线生机，给我带来了百万收入。"

说着，李钰又开始跃跃欲试，准备等肖恩在账单上找茬。

肖恩却干脆地收起了目光："我明白了，百万费用确认无误。"

"等等，你这就确认了？！这里面的虚报项目呢？"

肖恩说道："我也认了。"

"靠，你这人真没意思。"李钰大失所望，仿佛多赚的钱还抵不过被人扫的兴，"那也行吧，百万款项，你打算怎么付账？"

肖恩说道："赊账吧。"

"……"李钰沉默。

肖恩解释道："我身上没有钱，乾坤币、信用点，任何货币都没有，其实你也应该知道我没有钱。"

李钰感慨："我只是不知道，世上还有人能把赊账二字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肖恩又说："尽管没有钱，但仍决心付账，我认为赊账也是可以理直气壮的。"

李钰再次张口结舌，半晌才说道："白，我觉得这笔买卖好像有点亏。"

白说道："你不听我劝，做亏的买卖本就很多。"

李钰摇了摇头："赊账也可以，我这里正好缺个用人的机会，你身手不凡，猪突猛进时有我一成功力，可以在我骑士团下面打打杂工……"

话没说完，就被肖恩打断道："我有一事相求。"

李钰不得不问："你是不是搞错了咱俩的关系？我救你一命，还没说什么，你反而又对我有要求？"

白补充道："所以说有句老话是'欠债就是大爷'。"

"所以我花了一百万给自己请回一尊大爷？"李钰叹息。

肖恩对乾星系的历史俗语认知尚浅，于是自动过滤了这段对话，自顾自地解释道："解决好员工的问题，才可以让员工更好地服务团队。"

李钰愣了一下，回过头对白说道："记住这句话，从此以后列入咱们白银骑士团的敏感词列表，谁敢说，就发配给周锐去做试餐员。"

"解毒的医疗费用会很高。"

"从他们工资里扣就是了，不够的话就去卖器官。"李钰没好气地说道。

肖恩继续无视以上对话，只提出自己的诉求："我想看《清河新闻频道》"

听到这个陌生的名词，李钰转头看向助手，而白很快就给出了答复：“运营于全息网的小型新闻频道，人气不高，工作人员也不多，唯一的亮点是有个胸部非常大的女主持。”

李钰立刻点亮双眼，追问：“有照片吗？”

白默默在手腕上点亮全息投影，只见一个宛如蜥蜴一般的硕大头颅突然呈现出来，而且是以常规投影的十倍尺寸膨胀而出，那蜥蜴的巨吻几乎是贴到了李钰的脸上。

李钰一声卧槽，向后仰过身子，动作之迅捷令肖恩为之瞩目。

而后这位骑士团长便气急败坏道：“你故意的吧！？”

白说道：“我只是按照你喜欢‘大’的性格特征，将那位胸部很大的主持人的投影以足够大的尺寸呈现出来，如你所见，作为一名丰满的她的胸部非常大。”

“是啊，四对胸部都非常大！你这家伙绝对是故意的！从今天开始你的电池从‘极光’换成‘朝霞’。”

“那么您在副官辅助系统中得到的服务，也将从白金切换为青铜。”

“世上哪有你这种威胁上司的副官的！？”

“我只是认为，只有解决好员工的问题，才能让员工更好地服务团队。”

李钰悲叹：“早知道就不给你加装这么高档的学习芯片了，这一次生意真是亏得好惨，对此，你这位始作俑者有什么话想说吗？”

说到后来，李钰目光又转回到肖恩身上。

肖恩说道：“我想看《清河新闻频道》”

白说道：“很遗憾舰长大人，你刚刚的搞笑表演完全落空了，对方甚至没有看你的表演。”

李钰咋舌道：“我最讨厌这种看喜剧都不笑的人了！年纪轻轻就活得这么苦大仇深……”

白说道：“根据乾坤集团社会科学部的最新研究报告，目前 20 岁左右的女性最为欣赏的异性中，排在首位的就是俊朗帅气又有深邃故事的类型。比你所属的‘玩世不恭的浪荡子’类型要高 17 个顺位……”

“我已经跌到 18 位了！？这是哪个见鬼的研究员胡乱写报告！”李钰气急败坏，“顺便你想说我嫉妒这个负债百万的小鬼？”

肖恩实在不想看这种无聊的话剧，立刻打断道：“如果这里通讯条件欠佳，收看不到新闻的话就算了，我不强求。”

李钰宛如遭到挑衅，眉毛一扬：“笑话，在我的飞船上，还没有接收不到的信号！不过，在我的飞船上，也没有无偿服务。”

白难得站到了李钰一边，解释道：“乾坤集团建立了覆盖整个星系的内部网络与全息网之间只有有限的中继器进行驳接。虽然不至于看不到外面的新闻，但费用很高昂，手续也很麻烦。”

肖恩说道：“无妨，我会用认真的工作来偿还网费的。”

“哈哈，这句话说得好，我就当你同意无偿加班了。稍等我给你连接新闻频道。”

说完，李钰便眼神示意自己的助手，到货舱墙壁的控制台上简单操作了一番，只见屏幕上一阵光影闪烁，露出了一个略显狰狞的蜥蜴头颅。

无论什么时候看到，达瓦阿卡主持人的身姿都显得那么震撼人心……但无可否认，她那严肃又不失亲和的声线，以及从不出错的播报，却丝毫无愧于新闻主持这份职业。

虽然清河新闻频道只是全息网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型新闻频道，但无论前线记者，后台编辑，还是这位堪称门面的主持人，都有着毋庸置疑的业务素质。

他们专注的新闻领域非常偏门，但对肖恩来说非常实用：边缘星系的时政新闻。

如今，这位达瓦阿卡主持人正在认真地播报一个专题新闻。

“贝加摩尔总统杰米·布拉森已于日前遭到参议院的正式弹劾，继任人选即将在下个月内公布……据前线记者了解，这位在科洛桑享有极高政治声望的总统，在过去数十年间持续隐瞒着自己的诸多罪行，其中不仅有贪污，甚至包括多起谋杀。”

肖恩认真地听着，一直听到旁边的李钰冷声冷语地提醒道：“您的网费已经累计达到9000乾坤币，请注意及时续费。”

肖恩立刻关闭了新闻频道，长出了口气。

看到这里，其实已经足够了。

好消息是，这个专注边缘时政的新闻频道里，并没有出现自己最担心的东西，比如这样的突发新闻：共和国的绝地武士在乾星系因犯罪被捕。

到了那个地步，就真的是糟糕到不能再糟糕了。

坏消息是：从新闻中，肖恩也看不出师父一切平安。

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她的救援计划是否顺利？本人是否安全？而接下来她要如何继续与乾坤集团周旋？

肖恩跟随师父修行多年，游历过银河系内很多个星球，经历过很多次危机和考验。但是，他还是第一次在完全与师父脱离的情况之下单独行动，一时间竟有些茫然若失。

但肖恩很快就收敛了心神，强逼着自己振作起来。

师父将宝贵的逃生机会让给自己，可不是让自己在这里茫然若失的。而且自己也不可能做一辈子的学徒，早晚有一天要离开师父的庇佑，以一名合格的绝地武士的身份去执行各种更加危险的任务。

冷静下来以后，肖恩又开始考虑自己现在该做的事。

李钰冷冷地提醒道：“你现在该做的事就是想办法努力工作，先把欠下的网费还清楚。”

肖恩反问道：“什么网费？”

“我靠我刚刚白给你计数了吗？知不知道在这片小行星带驳接外围中继器，连接全息网的成本有多高啊？九千乾坤币，一个子儿也不能少！”

肖恩说道：“但是你不是说要将我的债务凑整抹零吗？在百万基数下，九千乾坤币应该是要抹掉才对吧？”

“不要随便解释凑整抹零！我才是拥有最终解释权！”

白却插口道：“但你在这里较真，只会让自己辛苦经营的人设因为区区网费而崩塌。”

“你到底是帮哪一边的！？”

白认真地说道：“帮那个愿意为我更新动力系统的人。”

“我不记得把你设计得这么功利！”

“所以这是后天模仿学习的结果。”

李钰深深吸了口气，努力平复即将爆炸的心脏，决定暂时不与自己的副官作口舌之争。

毕竟这个被他亲手调教出来的副官，的确已经青出于蓝了……

所以还是调教新人比较有趣。

李钰对肖恩说道：“好，网费我暂时给你免了，但百万债务，还请你尽快偿还清楚。”

说到这里，李钰似乎是怕对方理解不够妥当，又补充道：“我不管你是谁，想做什么，但你在区区一个庄园骚乱里都难以自保，你真觉得凭自己这点本事，就能在乾星系顺利地活下去？”

肖恩本有意反驳，但很快就意识到对方说得没错。

当初在庄园所处的小行星上，他的确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潜伏并脱离的机会，但最终也是他自己无法对近在眼前的罪行无动于衷，而将那个唯一的机会浪费掉了。

肖恩不认为自己会改掉见义勇为的毛病，这也是他身为绝地学徒不可能去更改的信条。而这种情况下，他单独一人在一个陌生的星系里行动，其实安全性还不如一个一无所有的普通人。

至少普通人在遇到见义勇为的机会时，只会选择报警，而自己却有挺身而出的可能性。

李钰说道："你拥有非常不错的潜力，但还有待挖掘。而你知道一个人要如何才能最大限度的挖掘自己的潜力吗？"

肖恩当然知道，只要找一个像莫斯提马一样的师父就可以了。

李钰却说道："答案就是让自己背负压力，再将压力转化为动力。"

白则解释道："这是'星河悟道地产集团'对乾星系内日益高涨的房价，以及年轻人背负高额房贷的苦闷日常所编织的说辞，被很多人称为'心灵坎原鸡汤'。"

李钰说道："现在我才是债主！引用一下鸡汤又怎么了？！这小子一脸随时可能跳船出逃，舍生取义的蠢相，我不用鸡汤灌他，这百万债务变成坏账怎么办！？"

白说道："如果真的变成坏账，我会将其与船长您在【兑1842】上胡乱试射电磁炮造成的多余费用，以及在中立贸易站【巽】上偷偷购置相位护盾用来私下解构试验的相关费用……等诸多杂费一并处理。"

"根本没必要在外人面前说这么多吧！？"

"扑哧。"

肖恩第一次忍不住，被这两人的对话逗得笑了出来。

之前紧紧萦绕在心头的那份紧张感，不知不觉间终于被化解地无影无踪了。

而听到肖恩的笑容，李钰顿时一脸宽慰："总算有了点该有的样子，听相声哪有不笑的？在白银骑士团的骑士守则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笑容。"

白说道："收到，目前对白银骑士团守则进行第 427 次改版，第一位由'团结'改为'笑容'，相关通知会尽快发送到骑士团全体成员处……"

"给我住手！"

******

总算料理过助手的不间断拆台后，李钰才重新展露出那玩世不恭的笑容。

"总之，欢迎你开始漫长的偿还债务之旅。"

肖恩回应道："虽然这么说有些不好意思，但我这个人一向和钱财无缘，还债的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

李钰闻言哈哈大笑起来："助人为乐的人一般都与钱财无缘，所以欢迎你来到以助人为乐为己任的从今天开始你就是骑士团的见习骑士，还望你能继续坚持助人为乐，为我们的伟大事业添砖加瓦。"

说完，李钰对着货舱门外吆喝了一声："行了，赌他留不下来的混账东西们给我赔钱！谁也不许跑！"

却听门外一阵嘻嘻哈哈，脚步喧哗。

肖恩却是一怔。

原来货舱外有那么多人？他刚刚居然没有发觉！

虽然彼此隔着一层厚重的墙壁，但舱外的船员们收敛声息的本事可真的非同一般啊。

或者说，这艘船本身就很不一般，肖恩记得很清楚，自己在林间突围之时，这艘银色的太空船悬浮在纯白的地面上，纤尘不染，如画一样。

没有开火的痕迹，也没有中弹的痕迹，在一片战火中显得格格不入。

事实上，这也是肖恩愿意和李钰认真谈话，并暂时加入白银骑士团的原因之一。

他们无疑是庄园骚乱时的入侵者，但并非杀人者，与那些海盗全然不同，身上没有丝毫肆意妄为的恶意。

没有恶意的李钰忽然笑道："说来，我有个问题，你手上一直握得死紧的棒子是什么东西啊？"

肖恩这才发现，自己居然一直都紧握着绝地的光剑。

而对于此问，他不慌不忙，对李钰回以笑容："加温棒，没电了。"

第 22 章 肖百万

加热棒当然是假的，那是肖恩费劲千辛万苦才在伊冷找到与自己相契合的水晶后，打造出的绝地光剑。而没电了当然更是假的——虽然对于依靠电能驱动的光剑而言，电池用尽后的确就连加温棒都不如了。

只不过，很少会有绝地武士会在执行任务前连光剑的电量都不确认一下。肖恩虽然只是学徒，也不至于犯下这么低级的失误。

所以光剑当然是可以正常运转使用的，在他昏迷期间，如果李钰真的对光剑有足够的好奇，完全可以从他紧握的双手中强行夺走光剑，然后只要按动按钮，肖恩尝试隐瞒的身份立刻无从遁形。

世上不是只有绝地才能使用光剑，但恐怕只有绝地才会随身携带光剑。这种优雅而精致的武器，在绝地手中既是身份的象征，也是威力无穷的实战利器，只有绝地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出光剑的性能，所以……

看着李钰转身而去的背影，肖恩心中莫名对此人多了一份信任。

无论如何，他救了自己一命是事实，同时不问身份地将自己接纳下来也是事实。

在暂时无所适从的时候，跟在他身边，一边偿还债务，一边适应乾星系，同时想办法与师父汇合，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喂喂喂，见习骑士，你居然还在那里愣着？知不知道你浪费的每一分每一秒，你的债务利息都在膨胀啊！还不快点过来干活！”

对于这种恶言恶语，肖恩也不以为意。

比起嘴上说的，他更关注对方实际想要表达的。的确，自己并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哪怕只从还债的角度考虑，也应该尽快融入到这个白银骑士团中，参与实际工作。

货舱之外，一片敞亮。

宽敞的走廊、高高的天花板、洁白的涂层、精致的装潢画，以及恰到好处的结构设计，无不令身处其中的人感到发自内心的舒适。

对于很多太空旅行者来说，太空飞船那逼仄的空间带来的压抑感，孤独感，甚至比起太空辐射还要富有杀伤力。

但这艘飞船的内部设计，却完美地从环境层面消除了这一切。而这一切从外部来看根本看不出来。只能说设计者对内部空间的利用已经如臻化境，整体设计无疑是大师级的手笔。

很多太空飞船都过于注重理论性能，比如更强的引擎推力，更强的火力，更厚实的护盾。却很少有飞船愿意注重实际使

用者的体验。能够在不损及性能的前提下，为使用者提供良好的环境，这种飞船并不多见。

肖恩在科洛桑通过师父的关系，结识过很多机械工程领域的大师，也亲眼见识过很多精妙绝伦的设计。只是他没想到在乾星系这样相对偏远的地方，在“白银骑士团”这种民间团队里，居然也存在这种巧妙的设计。

李钰走在前面，头也不回地说道：“这艘飞船是我亲手设计的，是不是很厉害？很出乎意料？很想要五体投地，对我发誓永久效忠？”

肖恩笑了笑，并没有多么出乎意料。

因为从李钰的助手身上，肖恩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位白银骑士团的团长，在机械工程方面有着何等惊人的造诣。同时，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副官机器人升级到自己都无法驾驭的地步的人，在自己的座驾飞船上呕心沥血，才是合情合理的。

这艘飞船如果不是李钰的设计，那才叫奇怪。以他的性格，应该不允许其他人染指自己的座驾才对。

“唉，跟聪明人交流，好处是省心，坏处则是省台词……你就不能恰到好处地惊呼一声‘怎么可能！？’再详细追问我设计细节吗？我这里明明有很多话想说的话！白银骑士团的骑士守则，第一条就是‘体贴’！”

肖恩想了想，觉得道理不错，虽然自己和李钰相识的时间不超过一小时，但对方的确对他有恩，那么报恩也在情理之中。李钰如今想要自己帮他满足一下成就感，自己又何乐不为呢？

肖恩思忖了一番，体贴地说道：“这艘船的整体内部空间设计应该是参考了‘星湾造船厂’的总工程师卡尔先生所著的《太空与人性》第 7 版，但其实在最新修订的第 9 版中，卡尔先生对有关空间利用的公式，做了一次重大更新，所以……”

李钰当场跳脚："你这人是不是没朋友！？我要的是衷心赞美，不是吹毛求疵！我难道不知道卡尔大师的著作有更新过？！但是新版著作是要钱的啊！公式更新以后的飞船翻新同样是要钱的啊！你看白那个样子，我像是有闲钱的吗？！你要是真觉得我的设计不合理，就赶快工作还钱，让我账上多出百万现金，我立刻给你设计得巧夺天工！"

肖恩只感到一阵幽怨的气息宛如潮汐一般扑面而来，张了张嘴，还是决定不接这个话题。

好在李钰调整心态也快。

"不过，既然你对飞船设计也有研究，那就再好不过了，先去'三万'那边报个到吧，在抵达基地之前，你就在他手下实习了。"

肖恩没有多问这个代号'三万'的人是谁，也没有多问自己的实习任务，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不多时，李钰带着肖恩来到了位于飞船机腹处的一个舱室之中，收缩式的舱门向四面缩回的时候，一股浓烈的劣质烟草味道就呛到了肖恩。

眯上眼睛，透过浓浓的烟雾，肖恩看到了一个身材高大健壮的中年汉子，十根手指之间赫然夹了 7 个螺丝刀、扳手、改锥、焊枪等工具，嘴里则叼着 3 只拇指粗的手工烟卷，大口呼吸。

肖恩看了一眼，就对李钰说道："我可以换一个宿舍吗？"

李钰叹息道："你可以别这么理直气壮地说得好像是我欠你一百万一样吗？"

肖恩耸耸肩："我只是想提醒你，员工的健康对于工作效率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所以麻烦在你病死之前给我加倍努力地工作！"李钰一边咳嗽着，一边为手下见习骑士加油。

******

舱室中很快只剩下肖恩和那个壮硕的机修师。

而在李钰走后，那位机修师便放下了手中的工具，吐出了所有的烟卷，默默到墙边控制台开启了强力通风模式。位于天花板的换气扇嗡嗡作响，很快就将云雾缭绕宛如仙境一般的房间抽得焕然一新。

然后那中年汉子还不满足，连忙从床头柜前取出一瓶润肺用的喷雾大口呼吸，之后才斜靠在纷乱的工作台前，看向肖恩。

不待肖恩提问，中年人便解释道：“老板是个特别惜命的人，不抽烟不喝酒，最讨厌的就是吸二手烟。要让他不查房，也只能像刚刚那样了……顺带一提，桌上的东西看归看，别跟老板说。”

肖恩下意识看向中年汉子的工作台，只一眼就再也挪不开目光。

那是一只非常精致的机械臂，设计细腻而不乏前卫，功能模块密集而不繁冗，结构强度过硬，就连外观也足够时尚。

透过工作台前的金属成分检测仪，肖恩还看出了前卫合金的影子——这意味着制造者需要因地制宜，临时改变金属配方，能做到这一点的无不是行业内的大师人物。

至少肖恩自己是远没有这种造诣。

而见肖恩一脸惊诧，那中年汉子却是喜笑颜开：“哟呵，是同道中人啊？难怪老板把你发配到我这儿来。认识一下，陈三万，白银号机修师。”

“肖恩，白银骑士团见习骑士。”

两人握过手后，肖恩便继续观察那只机械臂，露出跃跃欲试的神态。

陈三万也是大方：“想摸就摸，别彻底激活就好。”

肖恩得了许可，也不客气，直接扑到工作台前，戴上一双全新的作业手套，就开始细细抚摸机械臂的表面，感受着金属微凉的触感与硬度……

而就在此时，舱门又刷一下打开，陈三万倏地窜到门前，动作之快让肖恩再次感到诧异。

不过陈三万紧张了一下就放松下来：“唉，老黄是你啊，别吓唬人啊。”

门口传来一个沙哑的男子声音：“什么叫吓唬你，串个门都不行？听说那个新人被发配到你这儿，我代表我们组的人来考察一下。”

“没，没什么好考察的，老板喜欢捡人又不是什么新鲜事……”陈三万坚持堵住门口。

老黄则变着法子想要钻进来：“在战场上捡人还是比较新鲜的嘛，之前捡的不都丢去红杏小队了？你这个打算怎么安置，给你当学徒？”

陈三万说道：“这个可以有，我看这小子是同道中人。”

话没说完，陈三就是一声卧槽，他一时不慎，被老黄从腋下钻了进来。而老黄一进屋，就哈哈大笑：“陈四万你果然又在私造机械了！”

“陈四万？”肖恩闻言，抖了抖耳朵，回过头。

陈三万则义愤填膺：“陈三万！”

老黄则说道：“等我把你举报给老板，就是陈十万了。”

陈三万顿时态度萎靡：“老黄，朋友一场，不至于吧？”

老黄一脸的寂寞如雪：“举报有奖，我也想从黄四万变成黄三万啊。”

肖恩问道：“这是什么规矩？”

陈三万解释道：“船上的人但凡欠了老板的钱，就要改名，我本有姓氏陈，目前负债三万，就叫作陈三万。”

肖恩哦了一声，心道原来我真名已经是肖百万。

第 23 章 随波逐流下一站

黄四万来到工作台前，一眼就看得倒抽凉气：“老陈你是真不怕死啊，又把前卫材料拿来乱搞。你就不能老实两天？真想当陈十万啊？”

陈三万则露出殉道者一般的笑容：“作为一名机械工程师，设计制造是如同呼吸一般的本能，我上老板的船可不是为了老实休假的。”

说到此处，陈三万也不乏感慨：“可惜这船上的机修制造工作，基本都被老板一手包了，我堂堂高级工程师，在这船上就如同全息投影的吉祥物，只能看不能动。”

“就你也配吉祥物吗？”黄四万一边嘲讽，一边也凑过去开始摸机械臂。

陈三万恼怒道：“别用脏手乱摸！”

“那我举报了。”

陈三万立刻软化：“老黄你随意看，有什么意见建议还请不吝赐教。”

黄四万闻言倒是收回了手，斜倚着工作台观察良久，问道：“老陈啊，你这手艺我是没什么可挑剔的，不愧是能跟老板合作的高手。我就一个问题。”

陈三万精神一震：“你说。”

“你精心打造的这机械臂，到底有什么用？”

肖恩闻言也是点头，他坐在工作台前研究这么久，心中最大的问题也在于此：这机械臂固然精致绝伦，功能繁复，但好像没有一种功能是必要的。

比如集成在五指间的7种专用开罐器、3套可自洗的餐具、2套牙具、一整套可填充的压缩沐浴化妆品、还有两片记忆体永久固化的小说芯片。

陈三万则理直气壮道：“我又不是为了追求有用才当机修师的，这机械臂不美吗？不艺术吗？不高明吗？相较而言，实用性算什么东西！？”

“难怪你这么好的手艺，还是被老板捡来当陈三万。”黄四万丝毫不顾自己是在一百步笑五十步，放下机械臂后，又开始打量肖恩。

半晌，他说道：“肖恩是吧，不是本地人吧？放心，除非你愿意说，否则船上的人都不会打探彼此的身世来历，但你这一脸外来人的模样，怎么都瞒不过人的。所以要不要来我们那边？我这组人都是外来户，大家可能比较有共同语言。”

肖恩对自己的归属倒是没什么所谓，在哪里打工还钱不都一样？

黄四万却说：“跟着陈三万这激光脑，你怕是要从肖百万成长为肖千万。堂堂北河货运的核心工程部门骨干，年薪两

百万加公司股票，沦落到白银号第一烟枪，负债累累，你自己琢磨琢磨这地方能待吗？我们那边就不一样了，我是从黄十万一路走到今天……”

陈三万冷声道：“这一路走了五年，年均收入一万两千乾坤币，你那边可真是风水宝地。”

黄四万恼怒道：“轮不到你这一万步来笑话我这五十步！”

肖恩则直指核心，问道：“在船上还债，具体要怎么还？”

黄四万扬了下眉毛：“老板没和你说？有详细标准的，你稍等下我找给你。”

片刻之后，黄四万就从自己腰间的平板电脑上翻出来一份《薪酬列表》，只见屏幕上详细罗列了各式工作：驾驶飞船参与战斗、小行星带采集矿物、整理商务文件、在飞船厨房里削坎原土豆皮……工作内容应有尽有，且都严格对应着酬劳。

只要按照列表内容完成工作，就能逐渐削减欠债，唯一的问题是……

黄四万感叹道：“老板是个细致人，你明白吧？”

肖恩点点头，这列表上的酬劳数字，果真细致得不行。削坎原土豆皮这种完全可以自动化的工作姑且不论，哪怕是成为飞船的主要驾驶员参与战斗，如果只是低强度的战斗，单次酬劳也不会超过五百乾坤币。

这价格跟乾坤集团一般白领的税后日薪相差不多。

陈三万则认真解释道：“这里毕竟不是什么大型企业，我们说好听了是有活力的民间佣兵团，说难听了和‘朱雀’那帮海盗也没有本质区别。在乾星系的财富分配体系中，最多算是于底层纵横的掠食者，所以不可能特别有钱。这一点老板自己也是以身作则的，他的财富所得，也全都是按照这个列表上来的，所以并不存在剥削的问题。”

肖恩思忖片刻，表示理解。

黄四万闻言一笑："但是虽然列表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可团队里也还是有贫富之分的，有的人只要几年时间就能将债务削减过半，有的人空有一身技艺，却还是在赤贫线上挣扎不返……"

这故话重提，让陈三万恼羞成怒："老黄你有完没完了！？肖恩是老板分配给我的，不服气你去找老板申诉啊！"

"什么分配给你？不过是分配到你这房间而已，你凭什么就自作主张把他当你下属了？回基地以后多半是要再分配的，这小子……"

说到此处，黄四万忽然顿住。

陈三万瞪圆了眼睛，怒气冲冲地等着他从狗嘴里吐象牙。

"老陈啊，你说，老板会不会是想要把他塞到红杏小队去？"

陈三万瞪圆了的眼睛再次呈现扩张趋势："红杏小队！？"

黄四万认真分析道："老板是个细致人，公私分明，公事上从不含糊，对吧？"

"这是废话。"

"我们为了救这小子，的确在行动中耽误了时间，浪费了材料，还跟朱雀他们交恶，这些都是损失，是成本，没错吧？"

陈三万看了一眼肖恩，见后者态度淡然，也便点头："是没错。"

"咱们的团队，乃至这艘飞船，都不是老板的私产，所以他一意孤行造成的损失，不可能由团队买单。但你觉得他本人会为新人还债吗？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吧？那肖恩这百万债务要怎么还呢？我承认他的确有潜力，但再有潜力，跟着你这激光脑造机械臂，也只会一步步走向肖千万的深渊。"

陈三万难得没有气急败坏地反驳，反而若有所思："照你这么说，似乎也有道理。"

黄四万说道："而咱们所有团队里，目前收入最高，待遇最好的就是红杏小队，要让肖百万尽快脱贫，当然要送他去收入最高的地方。"

"红杏小队啊。"陈三万摸了摸下巴，"这小子有那么厉害？背着百万负债跑去那个小队，一不小心就是一笔坏账啊。"

黄四万有些不确定道："能被几百人追杀而安然无恙，应该不至于变坏账吧？"

陈三万瞥了他一眼："等你去给红杏小队打一次下手就知道了。"

两人自顾自地聊着天，全然把主角丢到一旁。肖恩则一边听，一边继续研究机械臂中的功能模块。

无论这机械臂有用没用，这位陈三万的机械技术是真的高明，把整张吊床塞到机械臂中的结构设计就足够自己研习一段时间了。

至于红杏小队？如果能有机会尽快还清债务，肖恩并不介意承担高一些的工作强度。

而且他有一种预感，在那里，他会得到重要的线索。

******

带着无限工作的热情，肖恩在短短两个小时内迎接了六批如黄四万一般的看客。

从陈三万与他们的对话中，不难推断白银骑士团很少接纳新人，这种在战场上临时招新的先例更是屈指可数。出于对李钰的信任，人们对这位年纪轻轻的新人的加入并没有质疑，但好奇心却不可避免。

肖恩就如同珍稀动物一般，迎来一批又一批观众。

但是在被观赏的同时，肖恩也在观察这些船员。

首先，绝大部分船员表现得都非常亲切，并没有因为肖恩是个年纪轻轻的新人，就表现得傲慢无礼，反而友好地送来各种小礼物。

倒是肖恩有些受宠若惊，感到应接不暇——他可没机会准备还礼。

其次，这些亲切的船员，绝大部分都有着异乎寻常的强大。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在绝大部分评判标准下都堪称精锐。这一点其实也早有印证，之前肖恩和李钰在货舱中对话时，舱外藏了几十人偷听，肖恩当时居然没有察觉。

最后，这些船员对李钰有着近乎顶礼膜拜的崇敬之情，虽然言辞提及时多有戏谑，但绝地学徒能够听得出他们的真心话。对于这位骑士团团长，所有人都抱有了即便为其赴死也甘心的觉悟。

这艘飞船，这个骑士团，这整个组织，都让肖恩感到耳目一新。

很难想象这是一支混杂在海盗群中袭击庄园的团队，和那些盲目烧杀掳掠的星海盲流相比，他们简直清流清到了天上。所以这反而让肖恩怀疑，他们当时到底在那颗小行星上做了什么？

其他的海盗恨不得抢光庄园里的一切，唯独那艘银色的太空船，安静地悬浮在旷野上。

可惜这个疑问直到飞船抵达临时基地，都没有得到解答。

同舱的老陈是个热心人，在和肖恩探讨机械技术的同时，也为肖恩认真介绍了“白银骑士团”的很多事，却唯独对袭击庄园的事情讳莫如深。

“一般来说，老板临时捡人，都会亲自对新人说明现场状况。比如我被拉上船的时候，就是老板亲口告诉我，我的专利收益不但被原上司侵吞，甚至为了安全的独享收益还栽赃陷害于我，逼得我无路可走。”

“而他愿意拉我上船，是因为恰好接到了与我类似的受害人的委托。你在那个情况下被老板看重拉上船，老板却连行动方案都不对你说，应该就是无可奉告的意思了。”

“老板都表态了，我们做下属的当然不能越俎代庖。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次行动到底是为了什么，老板从一开始就难得的没有告知我们目的，只为我们每个人布置了具体执行步骤。我们就像一片片拼图碎片，知晓全貌的只有寥寥数人。”

陈三万所言的神秘，让肖恩对此事更有兴趣，不过他也很清楚，对于不该盲目探知的秘密，需要报以耐心。就如同还没练熟四则运算就去研习微积分，无非是浪费时间。

比起组织的行动方案，这个组织本身无疑更有趣。

白银骑士团之名当然是李钰信口胡诌的，但即便是信口胡诌也有绝对的约束力，从他说出口的那一刻起，白银骑士团就是组织的正式名称了。

直到李钰下一次信口胡诌为止。

事实上这个组织并没有严格的命名，至少在李钰接手组织后，就在有意淡化组织的严肃感和仪式感。时至今日，整个组织只是围绕李钰一人运转，成为他的个人意志的延伸。他想要组织是白银骑士团，组织就是白银骑士团，如果他脑子进水想要组织成为女仆咖啡厅，组织就会成为白银女仆咖啡厅。

然而奇怪的是，这种毋庸置疑的独裁统治，却并没有形成极端的组织。

李钰拥有组织的最高统治权，却并无所有权，包括他本人在内，所有人的财富积累都要通过那份工作薪酬列表，以劳动获取。多余的部分则是组织的公产，不得私用。

虽然这个分配体系，包括工作薪酬列表，完全是李钰一人制订，公产私用的定义也由李钰一人解释，但时至今日，这个财富分配体系依然良好运转。

此外，组织内的每个人都有自由离去的权力，甚至有挑战李钰来成为下一任组织首领的权力——只要他们能够承担得起这份权力的重量。

如此独裁却又自由不羁的独特风格，完全是依赖了李钰一人之力，所以也难怪船员会对李钰顶礼膜拜。如此奇人，肖恩在银河系游历数年也是前所未见。

那么，这位奇人运营组织的目的是什么？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陈三万说道，“有时候感觉老板单纯像是个拾荒人，会把各式各样的在其他地方混不下去的人捡回来养着，比如你我都是典型。但是也有的时候，老板会毫不犹豫地将我们当作热能榴弹，嗖一下丢向敌人。有机会的话，我带你去参观组织的陵园吧，很壮观的。”

“也有的时候，组织像是个斤斤计较的财阀，一切都是为了财富积累——不是老板的个人财富，而是组织财富。老板是个精致人，他接单子的时候从来不把组织作为廉价劳动力，我们在乾星系也小有名气，很多任务的价码不菲。但另一方面，你也看到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廉价劳动力，包括老板本人。”

“所以，真想要了解这个组织，利用这个组织——别急着否认，老板拾荒拾来的大多数人对组织都有所求，我们并不排斥这样的新人，但至少你要先充分了解这个组织。我能介绍的东西是比较有限的，你还是亲眼去见证一下吧。”

和陈三万的一番长谈之后，白银号也终于结束了短暂的太空旅行，降落到了一个同样位于小行星带的临时基地中。

这个基地相当简陋，只是用工程船挖空一颗巨型陨石后，将必要的升降、维护设施一股脑塞进去。

但这基地简陋之余却无疑好用，只要藏身在细碎的小行星带中，从外部就完全察觉不到其存在痕迹。唯一的遗憾就是为了保证隐蔽性，内部空间非常有限，白银号降落时，因为机库中已经停靠了一艘飞船，险些酿成碰撞事故。

那是一艘灰蒙蒙的橄榄型飞船，其体型比白银号还要大上几分，憨厚的腹部，稀少的武器意味着这是一艘不折不扣的货船。不过肖恩没找到机会观察到更多细节，就被打发去工作了。

白银号在基地中只短暂停靠半天时间。期间，部分船员被李钰用通讯器传唤到基地中帮忙，其余人则留守船内进行维护作业。

肖恩正好得到第一份工作：配合陈三万对做机修维护。

工作难度不高。虽然机型陌生，但有一个熟练工引路，整个流程对肖恩而言就更像是一种简单学习，一次完整的作业流程下来，肖恩感觉自己对飞船设计的理解又深了一层。

唯一的缺憾是薪酬非常有限，半天忙碌的价值只有 100 乾坤币，恰好可以在先前与夏阎对峙的那个酒吧里点上一杯劣酒。

“新人的酬劳都是这样，也不必灰心。”陈三万笑着安慰肖恩，“我的酬劳也只有 300 乾坤币而已，当然，在这条船上 300 乾坤币也足够用了。要是红杏小队待的不舒服就回来找我吧，以你的资质，要不了多久就能取代我。不过你和我不同，你还年轻，又是外人，恐怕不会甘于拿着这点穷酸钱吧，哈哈。”

对于陈三万的安慰，肖恩点头道谢，心中则在思索那艘灰蒙蒙的橄榄型货船的事。

不出意外，那艘船应该就是白银号的雇主了吧。

白银号之所以和一群海盗一同出现在南家别墅外，显然也是受人委托。从货舱里那堆箱子来看，多半是去找什么东西。

价值连城的东西。

实际上，单单是肖恩打开的那只箱子，里面的各种元器件就已经价值不菲了，但是李钰却眼睁睁看着肖恩把那些元器件当床垫来睡，丝毫不在意损失。

显然那箱元器件在李钰看来只是添头，根本无关紧要。

而这就让肖恩更加好奇，李钰拿到手的究竟是什么？

或者说，隐藏在那个别墅庄园之中的秘宝究竟是什么？夏阎特意将师徒二人软禁在那个庄园里，和秘宝有没有关系？

师父一个人留在那里，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无数纷乱的念头在肖恩脑海中翻涌不休，却缺少一条清晰的线索将其串联起来。

肖恩一直考虑到飞船再次启程，仍然一无所获，而就在他心痒难搔时，属于他的下一站也近在眼前。

第 24 章 回家

白银号在小行星带【兑】中短暂徘徊了数日后，正式启程回归骑士团的根据地。

而让肖恩感到意外的是，白银骑士团的根据地，竟是位于整个星系内最为繁华富庶的贸易枢纽星球【巽】。

【巽】在乾星系内拥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它并非星系首府，却因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及历史渊源，拥有了整个星系近一半的人口——比首都【坤】还要多，以及近六成的财富。

肖恩在初次抵达乾星系的首都星球【坤】时，曾惊叹当地的繁华，然而当白银号出现在【巽】的大气层外时，肖恩才发现论及繁华，【坤】与【巽】相比似乎还要逊色一筹。

在太空中俯瞰下去，只见星球表面一片繁华盛景，金属铸就的建筑群宛如茂密的钢铁森林，牢牢占据着星球表面的绝大部分，并在灯火渲染下呈现得光怪陆离。

恍惚间，绝地学徒仿佛回到了科洛桑。

然而片刻后，随着星球自转，繁华推移，肖恩却看到了这片金属森林的边缘。

并不是每一个角落都享受到了【巽】的繁华荣光。

繁华以外，是大片的荒凉，废弃的金属旧都、光秃秃的沙漠、过度开凿的矿山、干涸的海洋……这一切与灯火辉煌只有一线之隔。

而白银号的目的地，就在一片废弃的钢铁城镇中。

只见生满锈迹的废弃建筑，犬牙交错地呈现在荒漠中，四周是一片严重沙化的山石，单薄的植被完全无力维系土壤，而飞散的流沙则将这片土地上，人们生存过的痕迹遮掩成斑驳陆离的怪异形状。

然而在一片荒凉中，却又能看到勃勃生机。

废弃的矿坑里，竖立着许许多多的金属建筑，它们大多还维持着基本的结构形状，仍然可以正常使用；几片被人工开凿出的绿洲倔强地扎根于荒漠之中，各种破旧却仍轰轰运转的机械维持着水源不竭

然后，数不清的人类就生活在这里，哪怕穷困潦倒，人们依然在顽强地生活。

******

“终于回家了啊。”

与肖恩同屋的陈三万站在窗口，俯瞰着脚下的荒凉大地，却发出痛饮烈酒一般的畅快感慨，并不自觉地扭动身体，努力呈现出热情洋溢的舞步。

肖恩好奇地问道：“这里就是白银骑士团的根据地？”

陈三万非常认真地纠正：“不，这里是白银骑士团的家。”

家与根据地的区别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肖恩走下白银号时，得到了完美的解答。

******

“李老大，欢迎归来！”

“李哥，我们刚搞到了一批好酒，晚上记得来喝酒啊！”

“李大哥，一去这么久，有没有想念我们姐妹们啊？可别喜新厌旧了哦~”

“老大，早听说你们要回来，我早早就备好了酒菜，这次可是我亲自下厨，一定要赏脸啊！”

当白银号降落在一片细沙覆盖的平坦港口上时，四周已经聚拢了密密麻麻的人群。

他们大多穿着简陋穷酸的衣衫，因风沙而满面风尘，但人们脸上却洋溢着亲人归来的满足笑容，手中更是捧着各式各样的土产和礼物，仿佛是在迎接凯旋归来的将军。

李钰当先走下白银号，非常热情地挥舞着手臂回应人们的欢呼。

“哈哈，老刘你家的好酒我就敬谢不敏了，一批酒掺十批水，我还不如直接多喝热水！”

“李老大你别当这么多人面折我台啊！”

“刘姐你们也安生点，一把年纪了，早点找个老实人接盘了吧，别在四处耍了，你那张脸再怎么用化妆品也扮不成年轻人啦！”

“靠！？姓李的你忘了当年还是老娘给你喂的奶了！？”

“靳先生，你的拿手好菜我的确期待已久，不过还是等你真能分清楚糖和盐再设宴招待外人吧，我外出一趟好辛苦，不想再委屈自己的味蕾啦。”

“你小子可是吃我的饭长大的！”

“所以我一直都有童年阴影啊哈哈！”

李钰和围拢过来的人就仿佛亲人一般畅所欲言。而在他应付人群的热情时，白银号尾部舱门缓缓开启，两只机械臂不断向外搬运着巨大的金属箱，里面满满地堆积着荒凉地的住民们所急需的物资。

食物、饮水、医药、机械工具……

而早有人驾驶着简陋的运输船，指挥着破破烂烂的二手机器人，将白银号卸下来的物资分门别类地整理收拾好，再转运到需要它们的地方。

李钰的机器人助手白，则冷冰冰地站在舱门前，指挥调配船上的物资。

机器人永远维持着那冰冷的姿态语调，对每一个凑近前来的人都不加颜色。

“三区的开凿设备已经到位，请按照计划尽快开通矿区坑道。”

“七号避难所的净水芯片也已到位，请在三天内解决避难所居民的饮水问题。”

“紧急口粮一共有五批，请摇号序位前五的地区代表前来领取。”

******

白的分配有条不紊，也不容置疑，围在她身旁的人们大多默默服从指挥，维系现场的秩序。

但终归也有极少数人不愿从众。

几个全副武装的壮汉就从人群中拥挤出来，站到白的面前，厉声喝问。

“喂，你这边既然还有粮食，为什么不分给我们！？”

白头也不抬地回应道：“剩下这批粮食是供给春泉村的，那里已经饥荒很久，还有很多妇孺，优先级远高于你们这些新来的。”

带头的汉子有些焦躁也有些好笑：“春泉村？那里只有一群既不能干活也不能打仗的废物吧？在这片荒废区，妇孺凭什么优先级能高于我们？李老大也是要外出打仗的吧，完全可以带上我们兄弟会的人啊！铁牙兄弟会的汉子从来不曾输给过外人！“

白冷冷地说道：“白银号上不需要恃勇斗狠的废物，更不需要将妇孺视作累赘的人渣。”

“你说谁是人渣？区区废铜烂铁……”

这魁梧汉子的话还没说完，白的身后已经出现了几个杀气腾腾的身影。

他们都是白银号上的船员，有的穿着机修工的防护服，有的穿着厨师围裙，还有的甚至穿着睡衣睡帽，全然一副非作战人员的良家子模样。

但从那狰狞而饥渴的笑容中，却毫无遮掩地释放着杀意。

“铁牙兄弟会？没听过啊，新来的吧？”

“当着我们的面侮辱白大人，胆量真是不小啊。”

“这次任务全程基本都被老大闷在船上，正发愁手痒无处发泄呢，想不到就有不长眼的送上门来了！”

“不过，李老大一直告诫我们说不要胡乱打架诶。”

“这种杂碎也配叫打架？最多算是打沙包，老大可没说过不让打沙包吧？”

“有道理，那我先打为敬了！”

说话间，来自铁牙兄弟会的武装大汉们，就眼睁睁看着一群如狼似虎的船员恶狠狠地扑来。

他们下意识想要端起武器迎战，却发现战斗早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所有人都被顷刻间撂倒在地，持械的手臂被拗成奇怪的角度，他们拿来炫耀武力的金属护甲、重型爆能枪等装备，在近距离的肉搏战中完全发挥不到半点作用。

所有人都像是屠宰流水线上的牲畜一般，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而作为当事人之一，白却看也不看这场闹剧一眼，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依然是有条不紊地调配着物资。

很快，白银号那偌大的货舱就被她完全搬空，各种物资完美无瑕地分配给了周边贫苦的人们。

“白大人，多谢你们啦！”

“下次请务必到我们镇子作客，有了这批救急物资，来年一定大丰收，我们特产的紫英果可是周边第一！”

“对了白大人，我们的发电机组又出了问题，能不能请您下次外出时帮我们留意一下备用组件？“

……

肖恩站在人群之后旁观着全程，然后终于意识到，为什么李钰这个异常精锐的团队，却始终被财务问题困扰。

因为他们有一个温馨而贫寒的家。

而看到这个家中的温馨和喧嚣，肖恩忽然觉得，无论白银号当初袭击南家庄园的理由是什么……都不重要了。

正想到此处，肖恩忽然感到背后有人靠近。

原来李钰已经应付完了热情洋溢的人们，重新回到船上，并来到了肖恩身边。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感动？感觉白银骑士团就像是行侠仗义的正义使者？”

肖恩刚要开口，就被李钰用力拍了拍肩膀，把所有的话都咽了回去。

“如果你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只是一群努力挣扎求生的凡人，既没兴趣行侠也没精力仗义。这一船的救命物资，虽然能搏得无数人的欢笑，但八成以上都不是合法渠道得来的。所以千万别对我们抱有任何道德上的期待，担当不起。”

肖恩闻言沉默了好一会儿，问道：“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个？”

李钰哈哈笑道：“因为你小子看上去就一脸正义使者的蠢相，所以我必须提前把话说清楚，省得你以后做傻事拖累其他人。记住了，白银骑士团从来不负责维护世界和平，也从来不去追求道德上的优越感。”

“如果你实在有心行善，按捺不住的那种，我可以以你的名义给慈善基金捐一千万乾坤币，让你在白银号上打工还债一辈子。不然的话，就老老实实听令行事，别琢磨多余的事。你现在债务在身，天职是还债，明白吗？”

肖恩沉默着点了点头。

“好，我最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虽然省台词，但也省心。既然你点了头，我就不和你废话说违反规矩的人会怎么样了……之后，我带你去红杏小队，祝你在那边还债愉快。”

第 25 章 第一轮测试

李钰所说的红杏小队，就位于白银骑士团的“家”中。

肖恩搭与李钰搭乘着一艘略显破旧的飞行艇，在荒漠中疾驰，不多时就来到了一座巨大的金属山脉前。

刚硬的结构轮廓、深入山脊与地底的金属脉络，裸露在地表的巨大齿轮，无不显示出这里曾经是一座无比繁华的大型矿场。

然而破败而锈迹斑驳的金属表面，以及覆盖在入口前的大片风沙，却也说明这里废弃已久。

遍布在各个尖塔、齿轮间的金属导线，临时搭建的警戒塔、防御墙，则说明这废弃的矿坑已被人“鸠占鹊巢”，发挥着全新的作用。

李钰将飞行艇一路加速行驶到山脉矿场的大门前，以一个潇洒而惊险的甩尾将飞行艇横向刹住，艇身与金属大门只有不到一掌的间隔，堪堪回避掉一场惨烈的车祸。

而他本人却满不在乎地跳下飞行艇，一脸游刃有余地冲肖恩摆摆手：“到咯。”

伴随李钰的话音响起，矿场那高逾十米的金属大门隆隆开启，电磁驱动装置不时在门框处迸发火花。

门后是一条宽阔宛如广场的走廊，灯光依次点亮，然后便有人从两侧的通道门中探出头来。

“诶，李老大你回来了？”

“这么快？不是说才刚刚登陆吗？港口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吗？”

“怎么没见白跟着你啊？李老大你不会又把工作丢给她一人，自己偷懒吧？”

李钰被自家人这般找茬，顿时露出欣慰的笑容：“一段时间不见，看到你们还是这么活力四射我就放心了，从明天开始基地开展集训拉练，为期一个月，请各位做好准备。”

通道门后探出来的脑袋顿时缩了回去，敞亮的通道内寂静无声，仿佛刚刚的对话完全没有发生过。

李钰这才舒了口气，一边在前面带路，一边也叮嘱肖恩。

“你是个聪明人，本不用多叮嘱，但我还是多说一句，白那边……有些话不要乱说。一个组织的和谐稳定，最重要的就是领袖的后院不能起火，你懂得吧？”

肖恩回应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李钰哈哈大笑：“这个反应就对了！真不愧是聪明人，也只有聪明人才有资格加入红杏小队。好了，你的新家就在前面，和你的新家人打个招呼吧。”

说话间，两人已经越过了那条光亮宽敞的走廊，沿着侧面一条通道，蜿蜒向下，走到一间地下基地。

李钰用力拍打着基地的金属大门，震下一片细细的灰尘。

片刻后，金属门被用力拉向一旁，露出一个睡眼惺忪的男子身影。

他身高约莫一米八上下，穿着一身宽松的白袍，站姿松散，须发凌乱，两条微眯起来的眼睛外密布着鱼尾纹和眼袋，活脱脱一个被社会碾压的中年社畜。

然而比起这平平无奇的外貌，肖恩却注意到了更多的细节。

他的生命能量异常强大，虽然在宽大的衣衫衬托下，身材看来略显单薄，但透过那躬身垂首的姿势仔细观察，却能发现他的斜方肌非常发达，足以牢牢固定住头颈，而微微隆起的胸肌也在白袍的敞口处挤出了一条缝隙，紧身裤包裹着的大腿肌肉更是极度饱满，仿佛吸足了水。

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战士的身材。

何况他拉开基地的大门时使用的是一条金属义肢。义肢由强大的电磁力驱动，手肘、手腕和手指都拥有不可思议的巨力，以至于赫然在金属门上留下了浅浅的指印。

“李老大，你这是来……”那男人一边侧过身子，让开通道，一边目光迅速锁定到了肖恩身上，“新人？”

李钰笑了笑，举起手来在对方胸前用力一敲：“没错，你之前不是还跟我抱怨小队人手不足么？我这就给你捡来个新人，特别好用的那种。”

说完，李钰又转过头对肖恩说道：“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你之后的直属上司，红杏小队的队长安平。安平，这是肖恩。”

名为安平的男子冲肖恩笑了笑，释放出温和的姿态，然而目光却凛然如刀，令肖恩不由就紧张起来，如临大敌。

“危机直觉还不错。”安平很满意于肖恩顷刻间做出的本能反应，“至少不是随随便便就会死掉的黑山杂草了。”

“我什么时候给你推荐过黑山杂草啊？”李钰说道，“何况他现在负债一百万，可别真让他随随便便就死了。”

安平问道：“红杏小队从来不会让任何一个人随随便便就死掉。老大你应该最清楚不过。”

李钰又拍了拍安平的胸膛：“所以我才把他交给你，这段时间趁着休假，好好调教一下这小子吧。他潜力不错，但还嫩得很。”

“嗯，新人入队当然要走全套的程序，走完以后他想嫩也不可能了。”

李钰笑了笑：“好，那我先溜，白那家伙好像已经锁定到这里了，等她问起你来，记得说我去海角酒馆了。”

“明白，我会告诉她，你要我说你在海角酒馆。”

“安平你这坨班萨屎！居然连你也背叛我！？”

“抱歉，现在小队全体成员都认为白大人比你可靠。”

“你们会遭报应的！”

李钰丢下一番全然不负责任的言论后便逃之夭夭。

而肖恩则被留在颇为空旷的地下基地，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地看着自己的直属上司。

安平耸耸肩，目送李钰离去，而后脸上那轻松的笑意霎时间收敛下来，整个人散发出如寒冰的气质，目光也显得越发锐利，

“新人别愣着了，准备第一轮测试吧。”

“测试？”

安平走到不远处的一个货架旁，取下两双练习手套，丢了一双给肖恩。

肖恩接过手套，意识到这大概算是红杏小队入队的下马威。很多地区的雇佣兵队伍都有类似的规矩。

他倒是不排斥这种规矩。

他倒是不排斥这种方式，因为在安平想要掂量他的同时，肖恩也想掂量一下安平。

无论如何，这支名字古怪的小队，都将是他未来一段时间的安身立命之地。他要在这里还债，要在这里收集情报，要在这里想办法找到师父。

所以，现在至少要了解一下这个小队的水平，而小队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队长的水平。就算安平不提，肖恩也想找个机会与他过两手。

毕竟，作为莫斯提马的学徒，肖恩的近战能力非常出色！

事实上，任何一个绝地武士，在原力的加持下，都可以拥有远超常人的身体素质，他们的速度更快，力量更强，反应更敏锐，即便不依靠那无坚不摧的光剑，也可以迅速制服敌人。

而肖恩不但熟练掌握了这种强化技巧，也熟练掌握了多种格斗技。

如果有人想用格斗的方式来搞下马威，肖恩也不介意反客为主，踩在这个红杏小队队长的头上树立威信。

“那么，开始吧。”

安平在肖恩戴好手套的瞬间，就发出了开始的指令，而他的身影在一瞬间就从肖恩的视野中消失了！

肖恩下意识在心中称赞了对方的爆发技巧，那双粗壮的大腿果然不是摆设，冲刺速度快得离奇。

而且安平在行动之时还充分利用了环境作为掩护，地下基地的地板有着复杂斑驳的色块，他则利用白袍的颜色以及急速的行动，制造了简单的视觉错觉，将身躯置于对手的盲点中。

可惜对肖恩来说，这种雕虫小技是无效的，他从来不会单纯依赖视觉作战。在他注意到安平的双腿时，就已经考虑过眼下的局面。

在他的脑海中，安平的位置清晰可辨。

肖恩不避不闪，只微微拧过身子，双手虚抱于胸前，竟是摆开架势，要正面迎接安平的重拳！

重拳毫不留情地如炮弹一般轰来，安平对肖恩的入门测试丝毫没有放水，金属义肢由手肘关节的装置释放出电磁推力，将小臂与拳头于瞬息间加速到不可思议的境地，反冲力则由肩关节的形变予以抵消，刹那间安平的肩膀仿佛爆炸一样膨胀。

如此全力一击，威力足以洞穿钢板，瞄准血肉之躯时更是毋庸置疑的杀招。

肖恩心中却波澜不惊，如同提前预演过一般，仰身、舒臂，双腿交缠，身躯宛如柔软的橡胶一般顷刻间缠到了对方的手臂上。

嗤啦！

坚硬的金属直接磨破了肖恩的衣衫，让他胸前、双臂、腰腹、大腿等各处都辣地擦痛。然而最强大的冲击力道终归是被闪避开去，而肖恩也趁势牢牢锁住了安平的手臂，他双手抱住机械义肢，双腿则抵住安平的胸肩部位，身躯后仰，竭尽全身之力将机械臂向外弯曲。

再怎么坚硬的机械也存在结构上的弱点，肖恩在安平用机械臂开门的时候就留意到了它的结构，肘关节处既是这义肢的精华所在，也是最大的弱点所在，只要在合适的位置施加合适的力道，就……

哗啦啦！

金属破碎的声响如预期一般响起，坚固的机械臂在肖恩怀中当场解体破碎，化为一团破碎的零件。

然而肖恩甚至来不及松口气，就感到眼前一花，安平全然无视了义肢的崩溃，沉着地拧身回肘，左手挟着一股莫大的冲击，撞在了肖恩的后脑上。

第一轮测试就此画下句号。

第 26 章 聚餐

看着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的肖恩，安平花了几秒钟才站起身来，那微眯而慵懒的双眼此时瞪得浑圆，目光中满是不可思议。

自己这只价值超过五万乾坤币的机械臂，就这么碎掉了！？这小子是祖上有伍基人的血统吗？哪来的这么大蛮力！？

或者说，他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不对劲啊！哪有面对冲城锤一样的铁拳时，还敢用血肉之躯去挡的？

安平当时激发电磁装置，是算定肖恩有足够的反应能力可以闪避开来，谁想得到他居然不避不闪，反而施展出了关节技！

看着一地金属碎片，安平又不由头疼起来。

红杏小队的确是收入不菲，可他这个做队长的开销也大，一次新人入门测试就报废了五万乾坤币，也不知这账目能不能走公共经费？

另外就是这反手拳的副作用也略微严重，左肩完全脱臼，医药费又是麻烦事……

安平在货架旁的医疗台上涂好廉价药膏，缠好绷带，忽然见到肖恩的手指微微颤动，继而少年人睁开双眼，竟是苏醒过来！

中年人不由惊诧：不是吧？挨了我的反手拳这么快就能醒？！你祖上和德瓦隆人有什么关系？

不过惊讶之余，安平也感到了一丝兴奋。

能挨过第一轮测试的新人，还真的不多见，这次李老大果然没骗他，这小子虽然嫩，但的确潜力极佳！

那么第二轮测试，就可以准备开始了。

******

另一边，肖恩再次醒来时，只感到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不清，天花板上那耀白的灯光，宛如活了一般在视线中做着扭曲的舞蹈。自己仿佛置身于一艘在暴雨中飘摇的小船上，五脏六腑都在左摇右晃。

“终于醒过来了？”

肖恩一时分辨不出声音的主人，因为脑震荡的缘故，这个声音听起来特别扭曲，有点像是德瓦隆人和伍基人的杂交体。

“醒了就准备第二轮测试吧，我的休假时间有限。”

直到第二句话，肖恩才依稀分辨出声音的主人正是让自己陷入脑震荡的罪魁祸首，安平。

而此时肖恩也终于意识到，之前的第一轮测试，自己输了。

虽然他以巧妙的手法拗断了安平的机械臂，但对方却以更巧妙的反手拳瞬息间反客为主，一击制胜。

但肖恩却怎么也想不通，以当时两人的位置和姿势，安平是怎么把那么强有力的反手拳轰在他的后脑勺上的？他的左臂需要向后弯折到近乎平行与背脊才有可能，而那根本违背了基本的骨骼结构！

难不成他左臂也是义肢？

带着强烈的不解，肖恩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拍了拍脸颊，让自己清醒一点……然后就看到安平的左肩高高肿起，裹着厚厚的绷带。

肖恩于是立刻理解了先前的整个过程，不可思议道：“你居然让肩膀脱臼了？”

安平说道：“不然怎么打出那种角度的反手拳？思维不要太稚嫩哦。”

肖恩作为绝地学徒，和师父已经游历过相当多的地方，经历过不少次的冒险，还真是很少被外人点评说他思维稚嫩。

但输掉测试也是事实，他完全没料到安平居然会用这种自残一样的格斗术！

安平认真说道：“肩膀脱个臼就能搞定一个难缠的敌人，这么赚的事情用膝盖也该想得到。而若是想不到，那么到了战场上，人家只损失一个关节，你却会丢一条命。”

肖恩皱了皱眉头，下意识想要反驳，但脑海中回忆起安平那不可思议的左手拳，却感到自己的反驳着实无力。

见肖恩这般反应，安平眯起眼睛，沉声说道：“不服气，就用实战证明自己。”

肖恩也不客气，不顾依然残存的昏眩感，重新戴起手套，摆开架势。

他的状态固然不佳，可对手安平只会更糟！

作为王牌的钢铁义肢在第一轮测试中已经报废，如今安平右肩下面一片空荡，而左手也因反手拳而严重挫伤，裹着厚厚绷带……如今能用的只有两条腿，战力大打折扣。

“好，那就开始吧。”

话音落下的瞬间，安平启动。

速度可谓迅捷绝伦，比第一轮测试时还要快得多！几乎转眼间就冲到肖恩身前，粗壮的右腿如同轰然点燃的重炮，自下而上踢向肖恩的下颌。

肖恩饶是见识过安平的爆发力，此时竟也感到措手不及，只勉强来得及将手肘架在胸前，下一刻就感到两条手臂像是被高速行驶的飞行艇撞到一般，霎时间就失去了知觉，且被冲的高高扬起。

肖恩于是胸前门户大开，而对方的踢击也几乎同一时间命中了下颌。

第二轮测试于是到此为止。

******

安平长长出了口气，继而膝盖一软，险些倒地。

这小子，又给了人好大惊喜……本以为这种全速爆发之下，他根本不可能做出反应，却不料他临机应变之速远超安平预期！那双手臂竟勉强架到了胸前，两只手肘就如铁锤一样迎向安平的踢击。

当然，肖恩的反应终归是慢了一线，所以安平的猛踢还是成功地让他倒地不起……唯一的问题是，代价比预料要沉重太多。

看着被肖恩的铁肘撞碎的脚掌，安平竟有种虽胜有败的荒谬感。

如果是在生死战场上，安平生，肖恩死，胜负关系毋庸置疑。但这毕竟不是战场，而只是测试场。安平不用看也知道，自己这一瘸一拐、空荡着右手，高耸着左肩的模样是何等惨淡。

也幸亏队员们此时不在现场，否则堂堂小队队长，众目睽睽之下被新人“测试”成了残疾人，真是脸都没了。

不过往好处想，红杏小队终归是迎来了一个能坚持到第二轮测试的新人，李老大此番可是送来了一个惊喜。

然而惊喜却还在后面。

“哼……”

伴随一声闷哼，倒在地上的肖恩再次挣扎着爬起身来。

安平沉下面色，心中已经开始揣测这是不是李老大故意找人来整自己的……

他居然还能醒得过来！？

是在关键时候以精致入微的身体操控能力，后仰身躯，进一步抵消了冲击力吗？

这小子的反应快的根本不像是人类，这就使他在格斗术上的造诣和天赋都强得离谱。

安平忽然想到：或许自己这一身格斗技艺，终于能迎来传承者了。

与此同时，肖恩一声闷哼，再次醒来，只感到眼前的一切竟都蒙上了一层血色，而视线中的一切线条，也都比先前来得更加扭曲。

整个世界都在旋转，于扭曲的色块中释放恶意，耳中嗡鸣不断，不断传来令人心烦意乱的嘈杂。而自己的五脏六腑乃至四肢百骸，都在各自为政，丝毫不肯协调起来抵御异象的侵蚀……

毫无疑问，脑震荡加重了。

下巴上挨了重重一脚，肖恩只感觉自己的牙床都有些松动。

而就在此时，于一片嘈杂声中，安平的声音再次传来。

“醒了？那就开始第三轮测试吧。”

不知是不是错觉，肖恩感觉对方的语气中有些惊喜也有些欣慰。

这有什么可惊喜和欣慰的！？

大概真的是脑震荡过于严重了吧。

肖恩愣了一下，还是挣扎着站起身来，面向安平摆开架势。

第三轮测试，要来就来吧！

眼前那个身穿白袍的中年汉子，在他看来已经大为不同。

这是个超乎想象的强大对手。

如果说第一轮测试，自己是输在意外，那么第二轮测试的败北就真的没有任何借口可找了。

因为失败的理由非常简单，肖恩错估了对方的爆发速度，导致反应不及。

安平第一轮的冲刺给肖恩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肖恩竟忘记了，第二轮测试时，安平已经卸下了金属义肢，体重至少轻了几十斤！

那么爆发速度自然也会快上几成。

这一次就连肖恩自己都觉得自己实在太嫩了，而相较于一个稚嫩的绝地学徒，安平的强大自然是毋庸置疑。

此时，肖恩已经完全放弃了反客为主的心思，坦然承认了对手的强大。

然后也坦然面对第三轮的考验。

安平没有多说废话，见肖恩已经摆好架势，便闲庭信步一般凑近前来。

每一步落下，脚步声都仿佛与肖恩的心跳共鸣。

肖恩认真注视着对方的动作，发现安平的双腿肌肉似乎在微微颤抖。

也对，之前两轮冲刺爆发，安平的速度都有些超乎想象，而他毕竟是血肉之躯，爆发必然伴随代价。而那强力的踢击，也让他的脚掌承受了重创。

现在看来，安平已经不具备爆发突袭的能力了。

那么他的武器还有什么？

在安平缓步逼近时，肖恩也在认真观察对手，发掘着他可能隐藏的武器。

右肩的机械义肢虽然被破坏，但边缘处还保留着锋利的零件，这一点必须要提防；左肩虽然因脱臼而造成严重挫伤，裹着厚重的绷带，但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能使用；双腿肌肉过度充血，力量上必然大打折扣，但一旦欺近身来，踢击、膝撞等动作依然有着绝强的杀伤力。

然而就在肖恩全神戒备之时，却见安平忽然向旁边转过目光，一脸惊诧：“李老大？”

肖恩惊愕了一个瞬间，立刻意识到这是对方在故弄玄虚。

他的反应不可谓不快，警惕性不可谓不高，甚至从始至终他都没将目光从对方身上移开。

然而终归还是露出了破绽。

目光在，注意力却不一定也在。

就在肖恩为安平的表演而惊愕的那个瞬间，安平再一次全力启动，身躯如箭矢一般刺向肖恩。且这一次因为两者距离更近，安平来得也更快。

而结果比第二轮测试还要惨淡，肖恩甚至不及抬手，就无可奈何地被一击而倒，陷入昏迷。

第三轮测试到此结束。

******

肖恩倒地的瞬间，安平也是卧槽一声，坐倒在地。

这一轮测试，他赢得最是简单，但也最是艰难。

从体能消耗上说，简直轻而易举，但精神层面的消耗却比前两次加起来还要巨大。

在安平步步逼近肖恩时，其实是处于全神贯注的状态，宛如捕食的野兽，疯狂寻找着对方的破绽。

在安平的洞察之下，大部分对手都可谓破绽百出。

然而肖恩勉力支撑的姿态，在安平看来居然没有什么明显的破绽可言！

他明明正处于脑震荡、五感混乱、肌肉痉挛的惨淡之中，但摆开的架势却仿佛无懈可击。

甚至从肖恩那凛然的目光中，安平还察觉到了对方在尝试逆境反击！

这家伙的侵略性也太强了！连续输了两轮，斗志居然丝毫不失？他嗑香料了吗？

真是个不可思议的新人。

安平甚至怀疑，这个少年人经受过比自己更为正规和严格的格斗训练。

唯一可惜的就是，终归还是稚嫩了些。

所以安平最终用一个简单的表演，就让肖恩败下阵来……只是这种胜利，对于测试者而言，也实在谈不上光彩。

看着倒在地上，终于再起不能的肖恩，安平叹了口气，叫来基地里的医疗机器人将他抬走，然后起身向着小队基地的维护间走去。

安平在那里简单更换了备用义肢，给严重挫伤的左肩和双腿喷上巴克塔喷雾，而后沐浴更衣，来到了食堂中。

小队的队员们早在餐桌旁等候已久，看到安平进来，纷纷投来目光。

一个身材矮小，穿着臃肿外套的老人率先发问：“队长，那个新人呢？”

安平垂下目光，含糊其辞道：“许伯啊，新人还在休息，一会儿过来。”

“休息？”许伯愣了一下。

餐桌旁，一个身材高大的短发女子则敏锐地捕捉到问题，质问道：“我看是昏迷不醒吧？你这家伙不会又在新人身上搞什么入门测试了吧？”

安平微微避开女子目光，说道：“吕楠你不要乱象，那只是必要的环节而已。”

吕楠沉下脸：“必要！？”

许伯也说：“队长，那可是李老大亲自送来的新人，根红苗正得很，用得着你来‘必要的环节’？”

安平也不介意队员们的不客气，解释道：“首先这是征求过李钰同意的，其次‘白银’的确是李钰的‘白银’，但红杏小队的队长是我，我有权力对每一个新人作基本的考核。”

吕楠摇了摇头，对这番论调不屑一顾：“你分明是拳痒了，找人来试拳的。不过我也听说那个新人特别能打，在【兑9527】的庄园外一个人打了朱雀他们几百人。”

餐桌末尾，一个头戴厚厚软帽的小姑娘惊讶地抬起头来：“几百人！？好厉害啊！”

吕楠伸手拍了拍少女的软帽：“小庄，那是夸张修辞啦！你不要每次都把什么话都当真，搞得我像个骗子似的。”

“对，对不起！”

“我又不是要你道歉的……”吕楠挠了挠短发，对这个敏感而喜欢含羞的队友也是无可奈何，眼看她几乎要把脑袋缩进餐桌下面，只好转开了话题，问安平道，“那么，测试结果怎么样？

安平心有余悸地揉了揉刚接上的金属义肢，说道：“非常厉害，超乎预期，坚持了三轮才彻底倒下……”

话音未落，那高大的女子就怒而拍桌：“你有病啊！？给新人安排三轮测试？生怕咱们红杏小队人手太多，所以要把每一个新人都赶跑吗！？”

被手下人这么抢白，安平这堂堂队长竟有些窘迫：“我，我也没料到他那么能扛啊，他在兑 9527 上又不是以近身肉搏见长的。本以为第一轮测试就该结束了，谁曾想他居然还有余力呢？”

之后，安平简单将测试的经过简单说来，只听得餐桌上一众人目瞪口呆。

就连最为老成持重的厚衣老者许伯，也忍不住摇起了头：“队长你这测试也太严苛了，人家又不像你一样习惯了断手断脚。刚刚入队就被打得昏迷不醒，我怕这入门测试怕是要变成关门测试咯。”

吕楠则问道：“你刚刚说，测试结束以后，只安排了医疗机器人把他带走治疗？那他现在是一个人在医疗室里？”

安平愣了下：“是啊，我还留了留言告诉他醒了以后来食堂聚餐，怎么了？”

“你让他一个人在无人看守的医疗室里！？”女子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你真以为他会老老实实跑来食堂和咱们建立袍泽之情吗？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是有多远跑多远的吧！”

安平瞠目结舌：“不，不会吧？他还欠着李钰一百万呢……”

“在白银号上当机修工还债还一百年也好过在你这种变态队长手下拼命！我打赌他现在恐怕已经跑出奥普洛维斯星区去了。”

然而女子话音刚落，就听食堂大门刷一声打开。

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走了进来。

“聚餐是在这里吧？”

这就是肖恩与红杏小队全体成员的第一句话。

国王陛下

第 27 章 入门的章程

肖恩走进餐厅，迎面而来的是八道颇为复杂的目光。

餐厅内的四个人，仿佛是在家中烹饪午餐时突然遭遇野生猴蜥闯门的家庭主妇，惊诧中带着十足的好奇，好奇中又有几分文明人目睹野生动物时的同情和怜惜。

被当做野生动物来审视的肖恩略感不适，心道莫非是自己入门测试的表现太过差劲，以至于被人平等相待的资格都没有了？接下来是不是就要扫地出门？

毕竟大部分家庭主妇遇到野生动物闯门，也都是报警驱逐处理……

想到此处，肖恩不由后撤了半步。

然而他脚步才动，就感到眼前一花。

“少侠请留步！”

最先行动起来的，竟是那个披着厚厚外套的老人许伯，他身材矮小，略显佝偻，脸上褶皱横生，弯曲的波浪白发沿着兜帽边缘垂到胸前，看上去已经越过了中年与老年的交界线。

但他的动作之迅捷，却隐隐有着正值壮年的安平的风范。

来势实际不快，可着实出人意料。

肖恩一个愣神，已经被那老人抓住了右手，只见那老人一边用枯槁的手指捏着肖恩的手腕，感受着腕部的血流，一边则用左手摸出一块电子屏幕，审视着上面瀑布一般流淌的数据信息。

“你的新陈代谢能力好强啊，恢复力比一般人强出一个位面，难怪能挨得住队长三轮蹂躏……虽然从学术理论上讲不太可能，但容我问下，你祖上和德瓦隆人有什么关系吗？”

肖恩只听得头疼。

好在老人很快就被吕楠强行拉扯了回去。

虽然过程中许伯在竭力挣扎，但力量上的差距让他仿佛是被猛兽捕食的野鸭，只剩下呱呱大叫的余力。

“吕楠你不要拽我！我这是在为他作医疗诊断！这是医学，学术你懂吗！他被队长打得昏迷不醒，万一身上存了暗伤怎么办！这可是人命关天啊！”

而吕楠则赫然展示出不亚于队长安平的力量，提着许伯将他重重顿回座位上，冷笑道：“能把队长打得更换义肢的新人，应该用不着你操心暗伤问题。”

惨遭言辞误伤的安平尴尬地摸了摸新换的义肢，咳嗽一声：“总之，既然肖恩来了，咱们的欢迎会就正式开始吧。”

安平一边说着，一边用金属义肢与左手拍击，发出吭吭的古怪掌声。

然而餐桌旁应者寥寥，吕楠和许伯仍在斗嘴，只有戴着厚厚软帽的小姑娘庄原瑛非常热情地应和着拍着小手。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也大概是脑震荡的副作用还残存着吧。肖恩觉得那小姑娘的鼓掌声好像有些大得异乎寻常。

而在肖恩看来，这餐桌上最违和的人就是头戴软帽的少女。可能年纪上，她比肖恩要大个一两岁，但与身旁人相比，终归是年轻得过分了，完全不像是该出现在佣兵基地里的少女。

从她身上，肖恩没有感受到一丝一毫的凌厉之意，完全就是人畜无害的平民百姓。

但是理论上，这个红杏小队的地下基地里不可能存在平民。

红杏小队的名号，在白银号上他就听陈三万念叨过许多次了，那是足以让大部分白银号船员都为之忌惮和神往的绝对精锐。

至于具体有多精锐？刚刚入门测试的时候，安平已经充分向肖恩展示过了。

所以，戴软帽的庄原瑛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肖恩心中疑惑不已，而后干脆大胆猜测：这是安平的女儿吧？来这里探亲的？

安平一声哀叹：“又是这个表情，你也把小庄当成我的女儿了吗！拜托我真的是连女朋友都没半个！”

名为小庄的少女则再次受到惊吓，双手一拉软帽，整张脸都藏在帽子里。

吕楠则放过许伯，笑得前仰后合。

最终安平用力咳嗽几声，总算维持住了食堂里的秩序。

“好了，废话够多了，咱们直入正题吧。”

随着安平的语气变沉，餐厅内的气氛也随之肃然。

“这里是红杏小队，我是队长安平，主要负责团队指挥和综合协调，作战时的位置大多集中在最前线，擅长格斗术、简单枪械、野外生存等。”

而后他伸手指向身材高大的女子：“吕楠，目前的副队长，也是小队最核心的火力手，擅长几乎所有枪械，尤其精通狙

击技巧，一人就可以成为一支狙击小队，是团队最重要的输出点。此外她还擅长多种驾驶技术，在关键时刻为团队提供机动力，可以说……”

吕楠听得不由别过头，对安平摆手：“行了行了不要吹这么肉麻了，换下一位吧。”

安平无奈地叹了口气，手指转向许伯：“这位是许伯，并不姓许，也不是辈分过人，只是恰好叫许伯。目前是小队的医疗官，精通各种急救技巧，电子技术也在水准之上，小队的医疗机器人基本由他负责。必要时，他可以在战场上提供一定的支援能力，但代价沉重，轻易不要让他透支。”

许伯却昂首挺胸：“队长千万别跟我客气，为了小队，我随时可以赴汤蹈火！”

吕楠毫不客气地点评：“你是为了受伤以后可以名正言顺地嗑禁药吧！？”

许伯理直气壮道：“不要随意污人清白！我许伯活了 37 年，嗑禁药从来不等受伤以后！”

这下就连肖恩都惊呆了，他刚刚说自己活了多少年?

37 年？不是 73 年吗?

许伯瞪了肖恩一眼：“看什么看，没见过 37 岁的美男子吗？”

肖恩皱起了眉头，心中盘算着这位满脸褶皱的 37 岁好汉，莫不是祖上和比思人有什么联系？

吕楠则有些幸灾乐祸道：“再嗑几次禁药，许伯你就可以去城区的福利所领养老救助金了，只要刷下脸，人家保准送你长寿大礼包。”

许伯却摆了摆手：“拉倒吧，靠近荒废区的城区福利所早就被上层抛弃了，现在资金紧张得很，长寿礼包里净是些寿桃、对联之类华而不实的东西，连现金都没有。”

吕楠目瞪口呆：“你还真去领过！？”

“废话，不领白不领，我又没有队长、副队长津贴，自然要懂得开源节流……”

安平在旁边听得一阵头疼，对手下这群混账深感绝望。

就算你们忍不住原形毕露，好歹等新人融入团队以后啊！这么早就丑态毕露，不怕把新人吓跑吗！

虽然能熬过三轮测试的新人，理论上心理承受应该足够强大。

一边想着，安平一边看到餐桌旁终归还有一位值得欣慰的队员在。

庄原瑛安静地坐在餐桌角落旁，用好奇而羞涩的目光不时打量着肖恩。

安平心道：要是所有人都能像庄原瑛一样乖巧就好了。

“庄原瑛，除你以外小队最年轻的成员，主要负责机修工作，别看她年纪轻轻，但机修水平非常精湛，任何坏掉的机械都可以找她处理。李老大有时候喜欢在太空玩骚操作，搞坏白银号，也都是找小庄去救急的。”

吕楠又插口道：“要没有小庄，李钰早被白大人给剥皮拆骨了。”

许伯也叹息道：“所以说小庄简直是李钰老大的救命恩人啊，队长，下次团队大会的时候记得着重提一下此事，让老大多拨点经费过来，我正好有个新药的研究陷入瓶颈……”

安平没好气道：“别想利用小庄来谋求一己之私！那么想要经费，你自己多去几家福利所刷脸去吧！”

成为“众矢之的”的庄原瑛再次羞得把脑袋埋到帽子里：“你们，说得，太夸张啦……”

稚嫩的声线，在肖恩听来依然透露出浓浓的人畜无害的味道。

而看着其他人对庄原瑛那宠溺的姿态，肖恩也不由想到，或许这个红杏小队，并不是自己预想中的那般危险和残酷？

然而这个念头才刚刚起来，就听安平说道：“好了，具体成员都介绍过，接下来就该介绍红杏小队了……我想你应该很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小队的名字怎么这么奇怪？”

肖恩点点头。

在乾坤语的语境中，红杏二字总是让人联想到“红杏出墙”这个暧昧的俗语。

而这与红杏小队的精锐定位，怎么看都不相符合。

虽说白银骑士团这个组织的领头人李钰，在命名问题上一向是特别随心所欲，但也没必要给自己手下王牌起这么不伦不类的名字。

安平笑道：“红杏出墙这个俗语，其核心之意，在于形容某人不守规矩。而我们这支小队的核心理念，也的确是不守规矩。”

顿了顿，安平又说道：“李钰老大说，你是来这里还债的，那你应该也清楚，红杏小队的队员，收入远高于其他团队成员。譬如说我，上个月完成了一次团队任务，一次小队任务，三次个人任务，累积收益七十二万乾坤币，这是其他团队的成员们需要积蓄一生的数字。”

安平又指向吕楠和许伯：“而这两人的收入水平也都不低，至于小庄就更不用说了，多次救了李钰的命，那可是天价的功劳。”

带着一丝好笑，安平提出了问题：“你觉得，这份特殊待遇是凭什么呢？”

肖恩尝试推测：“凭实力？”

“还真是言简意赅，不过也算你说对了吧。我们的待遇的确是来自实力，这支小队的任何一个成员，都拥有远远凌驾于‘均值’以上的实力。但问题紧跟着就来了，所谓实力是指什么呢？”

肖恩思索片刻，说道：“完成任务的能力？”

“说对了，实力的本质就是指完成任务的能力。我们的待遇，本质上得自一次又一次地完成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肖恩说道：“所以，这是一种奖励吗？”

安平笑了：“你又说到点子上了，答案是也不是，特殊的待遇看起来的确像是奖励，但实际上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需求。想要完成不可能的任务，需要极其高昂的成本。而这个成本里，主观意志反而是很无所谓的东西。李老大身边从来不缺敢于拼命的人，也不缺努力的人，但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做不到。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物质基础。”

说话间，安平将右手义肢摆到了餐桌上，问肖恩道：“如果我现在要和你比试掰腕子，你觉得自己有胜算吗？”

肖恩摇摇头。

以他此时的实力，就算用原力强化身躯，也很难在掰腕子的规则下，赢过一个电磁驱动的钢铁手臂。

安平说道：“我和你的差距，不在于决胜的意志，也不在于平时锻炼的持之以恒，而在于我拥有一条价值五万乾坤币的机械义肢，你却只有血肉之躯。”

顿了顿，安平又说：“同理，吕楠的狙击能力在整个乾星系都堪称绝顶，也是因为她有一杆量身打造、价值连城的东风型 DF-q91 狙击枪——认真提醒你一句，那是她最珍贵的宝贝。你要敢在她的枪管上留下哪怕一点点指纹，她都能把你打到许伯都治不好的程度。”

“所以问题就来了，当有这么一小批人，非常擅长用资源换取实力的时候，对于整个团队来说，资源分配就成了大问题。例如我刚刚用了成本高达五万乾坤币的机械义肢来对你进行入门测试，而同时期哪怕白银号上的资深工程师也只有几百的日薪，你认为后者会认同我的挥霍行为吗？”

“显然是不会的，但如果因为后者的不认同，我就得不到五万造价的机械义肢，那团队就别指望我能在关键时刻创造奇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这个矛盾的解决方案，就是红杏小队独立出去，自负盈亏。我们的收入取决于我们的贡献，而我们的支出则不会有任何人为我们买单。相较于完全属于集体主义的其他人，我们这支小队，可不就是一支出墙的红杏了吗？”

话音未落，就听吕楠说道：“自负盈亏这个词说得很好，所以之前你报废的机械义肢，也别指望走小队公账。”

安平闻言怔住，片刻后苦笑：“不要这么狠吧？”

吕楠瞥了他一眼：“既然是自负盈亏，你自作主张给新人做严格测试，难道还指望我们帮你出测试费吗？”

“……”安平沉默了一会儿，用和蔼的目光看向庄原瑛，“小庄啊……”

话没说完，吕楠已经抓起餐桌上的一只金属水杯丢了过去：“你居然好意思再找小庄借钱！？堂堂队长，要脸不要！？”

安平灰头土脸，忍气吞声。

第 28 章 求之不得

“总之，红杏小队的名字由来就是以上这些。我们平时主要负责的工作就是处理那些其他人处理不来的疑难杂症。而所谓疑难杂症嘛，大多都与打打杀杀有关，这里所有人都上过战场，经历过生死。”

“关于你在【兑 9527】的庄园外的那场混战，我看过李钰留下的记录，表现相当不错，而以后那就是你的日常了。”

说着，安平脸上露出非常“温馨”的笑容。

“如何，对红杏小队是不是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了呢？现在想要退出还来得及哦。”

肖恩问道：“真的来得及吗？”

“哈哈当然是假的了，我在你身上花了五万，你当然别想就这么一走了之！”安平自嘲地笑了笑，却也没真把区区五万乾坤币放在心上。

“总之，我的介绍就到此为止，接下来该你了。不想说的可以不说，但说出口的不可以有假话。”

肖恩点点头，将自己酝酿多时的自我介绍说了出来。

“我是肖恩，机缘巧合下来到这里，目前主要的工作就是还清债务。与各位相比，我没有什么突出的特长，不过近身格斗、枪械使用、野外生存、机械维修等等我均有涉猎，或可作为小队中查缺补漏的机动人员。”

“此外，我并非乾星系的本地人，所以对这里的一切都还很陌生，可能会有很多事处理不当，届时还望各位海涵。同时，作为新人，我也需要多多仰赖各位帮助，当然我也一定会予以报答。”

肖恩简短的自我介绍，得到了一片真挚的掌声。

许伯更是啧啧称奇：“我入队这些年，还真是第一次听到这么正经的自我介绍，这孩子我太中意了。肖恩啊，以后你就跟我当医疗兵吧，很有前途的哦！”

吕楠嘲讽：“你所谓的前途，就是在 37 岁时透支成 73 岁么？”

顿了顿，女子又说道：“你的那场战斗记录我也看过，你在枪法上的造诣和天赋非常出众，不要白白浪费了。”

说完，吕楠便低下头，用筷子扒拉着碗中仍是热气腾腾的饭菜，不再理会小队新人。

不过熟悉她的人很清楚，这对她来说已经算是非常热情的邀请了。

安平则说道：“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咱们也算是拳脚交心的关系了，那三轮测试虽然看似短暂，但足够在真正的男子汉之间形成默契！”

肖恩紧皱眉头，怎么也想不出自己和这睡眼惺忪的中年人之间形成过什么默契，但看安平言之凿凿，仿佛是自己脑震荡时引起失忆了似的。

吕楠嘲讽道：“别多想，他就是欺负你人老实，信口开河想抓你当壮丁。最近几次小队任务的战线前方总是吃紧，他一人支撑不住，就想招新人，但偏偏又总喜欢搞什么入门测试，直接把新人吓跑。我看就让他自食其果去吧，没必要迁就他。”

安平无奈地苦笑：“前线崩盘，你这个火力手又没什么好处！”

许伯插口道：“你这个前线队长崩了，副队长就能接班当队长了。”

许伯的话才说完，吕楠的金属杯就似炮弹一般砸了过来，食堂内于是变得一片嘈杂。

肖恩紧皱起眉头，心中真真切切有了一丝就此溜号的念头。

不过这一丝念头也就是一闪而逝。

离开这里，又能去哪里？

庄园一别，他与师父音讯断绝，之后显然是无法光明正大地出现在乾星系的公众视野中了。

虽然从目前的消息渠道来看，乾坤集团还没有对绝地师徒公开发布通缉令，可肖恩用膝盖想也知道那必然是外松内紧的格局。

这个时候，李钰这个坐落于荒废区的家，反而是个上佳的藏身处。

一边想着，肖恩一边也终于坐到餐桌前，随手拿了碗筷，从桌上热气腾腾的铁锅里夹了一块软糯而剔透的烧肉，送入口中。

然后他的动作就凝固住了。

口中那强烈到同时冲击五感的刺激，让他头脑霎时一懵。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嘴里是什么东西！？

许伯乐呵呵的声音在耳旁响起：“味道怎么样？这可是副队长为了欢迎新人，亲自下厨烹饪的大餐。平时就连队长都没这口福。”

肖恩闻言又是一怔，抬起头，只看到一双双科学家观察注射新药的试验小动物的表情。

少年艰难地张合下巴，将肉块咀嚼了两次，强忍着味蕾的麻痹，将其吞咽下去……伴随食道内一阵温热的触感滑落下去，绝地学徒竟感到一种解脱。

总算是，咽下去了。

不过你们确定这是为了欢迎新人而准备的大餐？难怪红杏小队天天抱怨缺人！

只有吕楠笑意盈盈，那英气十足的五官因笑容而变得柔和可亲，就连刚刚嘲讽安平时的硬朗声线也显得柔美。

吕楠满怀期待地问：“怎么样，还和口味吗？”

肖恩沉默了一会儿，作为一名绝地学徒，他实在无法说服自己信口开河，只好反问道：“这是副队长开展的新人耐性测试吗？”

“哈哈哈哈！”许伯笑得前仰后合，顺势把之前吕楠给他盛的饭碗打落到地上。

安平也面无表情地趁乱将饭碗往地上一泼。

只有庄原瑛小口咀嚼着味道近乎麻药的烧肉，好奇地眨着眼睛，观察餐桌上的后续。

吕楠脸上的笑容变得更为灿烂，只是明明在笑，五官的微妙变化却让这份笑容呈现出了惊心动魄的杀意。

“新人倒是很敢说嘛，看来我这一番好意是没能勾起你的食欲了。不过呢，以前我的教官说过一句话，想要提振食欲，胃口大开，最好的办法就是训练。练到筋疲力尽，肌肉溶解的时候，就连吃土都是香的！”

一边说，吕楠一边猛地拍了下桌子，顿时这金属餐桌上留下一个清晰的掌印，而餐桌上的锅碗瓢盆也纷纷打翻，饭菜汤汁一片狼藉。

这让安平和许伯不由手捂胸口，如蒙大赦。

吕楠又说道："刚刚许伯说你年轻力壮，恢复力强，看来的确没说错啊，才刚醒过来就有余力挑食了，那你应该也有余力陪我做点热身训练吧？"

肖恩看着摩拳擦掌的副队长，心知这一关大概是回避不得。

不过，同样也是求之不得。

肖恩从来都不抗拒与强者切磋，哪怕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会让他遍体鳞伤，颜面无存。可事后总结经验教训，每一次失败都会带来切实的收获。

先前与安平的三轮测试，他已经深刻领教了对方那诡异的近身格斗术有着何等的威力，而这也给了绝地学徒以巨大的启发。

那么，号称团队最强火力手的吕楠，又能给他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怀着期待，肖恩甚至感到腹中的饥饿感都不值一提了。

虽然也可能是因为胃袋已经被那块烧肉麻痹了……

******

红杏小队的行动效率极高，几分钟后，全队人就出现在一间极为宽敞的地下训练场中。

这里比安平进行测试的那处空旷场地还要大上几倍，而整个训练场内遍布着高低错落、形状各异的掩体，空中还有十几座悬浮飘动的金属平台。四面的墙壁则呈现出镜面一般的反射。

而训练室的入口两旁，分别摆放着两座巨大的枪械架，上面整整齐齐码放着不下数百种各式枪械，一时间就连肖恩这博学的绝地学徒都感到眼花缭乱，只能辨识出十之一二。

但就是这十之一二，便令人“触目惊心”，因为那无不是名门大厂的旗舰级杰作，少数型号平庸些的，也显然做过深度改装，拥有更强的性能。

这简直是一种炫富似的枪械展！

肖恩着实是深切领教了“红杏小队收入高开销也大”这句话的精髓。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在这地形复杂的场地内，用吕楠的藏品来做枪斗对决吗？

肖恩感到兴奋不已。

他虽然不算什么枪械爱好者，但也知道能亲手触摸到这些枪中杰作是何等难得的机会！更何况是怀抱着这些枪械与一名顶尖高手对决！

自从进入乾星系以后就一路霉运，如今总算遇到些好事了。

肖恩兴致勃勃打量着吕楠的收藏，准备挑选一种自己相对熟悉，可以发挥其性能的枪械，而很快他就被一支造型古朴的短枪吸引住了。

虽然收藏的位置非常不起眼，但那支手枪落在绝地学徒眼中，却赫然有着与众不同的吸引力，让他下意识探出手去。

“别碰！”

吕楠气急败坏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而她的动作也是快得惊人，一个闪身就来到肖恩面前，挡在他与枪械架之间。

明明身材比安平还要高大，此时还换上了一身厚重的防护服，可她身形却丝毫不显笨重，这份机动力的确无愧红杏小队副队长之名。

只是，与此同时，女子目光中却流露出一种略显骇人的“痴态”。

只见吕楠轻轻握起肖恩本打算选取的短管爆能枪，伸出戴着崭新手套的右手，细细抚摸着那亮银色的枪管，一言不发。

那温柔的目光，让肖恩霎时间只感到毛骨悚然，望向队长安平，只见后者露出无奈之色，点了点头，用口型无声地示意：你没猜错。吕楠的确就是一个患有严重恋物癖，独占欲又强得惊人的变态火力手！

肖恩愣了一下，有些遗憾地放弃了亲手触摸杰作的打算。

他倒是不觉得吕楠是什么恋物癖，但他此时已经看到了吕楠手中的短枪枪柄上，刻着一个工整的“桦”字。而这个字与吕楠，仿佛有着极深刻的羁绊。

那不是旁人可以染手的收藏。

吕楠收好自己短枪后，俯身拉开枪架底层的抽屉，露出一套长短不一的简易枪械。

“训练枪，今天就用这个吧。”

肖恩看了一眼，心中顿生亲切。

这种训练枪很像是绝地幼徒们的训练伙伴：遥控训练球。

其中打出的能量束会带来强烈的刺痛，但并不会造成严重伤害。绝地幼徒们在进行原力训练时，常常会头戴着屏蔽五感的头盔，只通过原力的引导，使用光剑在灵活多变的遥控训练球的射击下保护自己。

虽然眼下显然不可能让肖恩光明正大掏出光剑来，但熟悉的感觉却让肖恩仿佛找到了童年。

吕楠看到肖恩那温和的微笑，冷笑道：“心态不错嘛，希望你待会儿也能保持住。”

队长安平闻言不由叹息，却摇了摇头不予置评。

许伯则一副看好戏的兴奋表情，双手在一只电子平板上不断点点画画，远程操控医疗室的机器人调配新药。

庄原瑛强忍着羞涩提醒道：“就算是训练枪，被连续命中也是很疼的。”

肖恩有些好奇地回视过去，立刻让庄原瑛把小脸再次埋到了帽子里。

绝地学徒当然知道训练枪的能量束会带来疼痛，尤其是连续命中的时候，强烈的刺激甚至可能引发昏迷、失禁。

不过，难得有人愿意提醒他。这个喜欢害羞的小队机修师，还真是心地纯真善良。

与其他几路货色形成了鲜明对比。

显然，吕楠是要在不致死的前提下，让新人充分领教她的火力技术。

而肖恩的反应则始终如一。

他求之不得。

第 29 章 猎人与猎物

肖恩在庄园外与一众海盗们的混战，虽然是占尽上风，几乎形成单方面的碾压，但本质上是对手太弱，而不是肖恩的枪法有多出神入化。遇到真正的高手，肖恩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哦，有些小聪明啊。”吕楠见到肖恩的选择，不由扬了下眉毛，“好，那接下来就轮到我选了。”

说着，女子直接把抽屉从货架拉了出来，所有款式的训练枪都被她逐一拾起，装在身上。

肖恩这才真正注意到，吕楠那一身厚重的防护服外侧，挂有许多束带和金属锁钩，它们并非装饰品，而是用来固定枪械的。

利用这些外挂装置，吕楠在身上装了足足十二把长枪，六把短枪，背后更背负着一只比她本人还高的狙击型训练枪……整个人就像个人形武库！

“好了，沿着脚下的指示灯前往指定位置，头顶的绿灯点亮后训练就正式开始，明白了吗？”

吕楠一副理所当然的语气，为肖恩指明了脚下与头顶的指示灯后，便先行一步，带着一身金属碰撞的哗啦声，前往训练场深处位置。

肖恩愣了一会儿，看着自己手中可怜兮兮的两把手枪，再一次感叹自己的确是太嫩了。

这游戏还可以这么玩吗！？

不过转念一想，自己既没有那种特制的防护服，也不具备同时驾驭多把枪械的能力，多拿多占未必是好事。事实上肖恩也很好奇，吕楠把自己武装成提特里克海胆一般，看似威武，可她又没有三头六臂，那么多枪械不完全是累赘么？

也罢，就从实战中见识一下乾星系的顶尖火力手，有什么独到之处吧。

下定决心后，肖恩很快来到指定位置——一座低矮的地堡掩体之中，然后透过地堡的火力口，耐心地观察四周，并等待头顶指示灯变色。

在绿色点亮的瞬间，肖恩便折身飞退，离开原地。

几乎同一时间，两道能量束从远方激射而来，精妙绝伦地沿着狭小的火力口射入地堡中。

若非肖恩提前反应，离开原位置，这开战的第一秒就要被击倒在地了。

肖恩心中越发兴奋。

吕楠果然是个顶尖高手！刚刚的狙击瞬间，肖恩透过火力口看得非常清楚，吕楠是突然从一片矮墙后探出身，举枪射击的。

女子的动作快如闪电也就罢了，关键是她几乎没有任何预瞄！一枪就跨越了三百米的距离，沿着狭小的地堡火力口，将能量束射入对方的掩体中！

哪怕这片训练场是对方的主场，一草一木都了然于胸，可这瞬时的射击精度仍然令人惊叹不已。

至少肖恩扪心自问，自己是万万做不到的。

所以的确是不能和她远距离对射，必须发挥灵动优势拉近距离，近到让她的火力无从发挥……

一边想着，肖恩一边在脑海中勾勒出了他瞬时记下的训练室内的大体地形，然后计算出了一条相对安全的行进轨迹。

绝地学徒深深吸了口气，浑身的肌肉都紧绷起来，为即将到来的爆发做好了准备。

下一刻，他足下发力，身形如闪电一般穿梭，划出曲折的轨迹，飞速掠过一条狭长的坡道，越过一堵矮墙，又绕过了一座突兀耸立的高塔。

转眼之间，肖恩就已经越过了三分之一个训练场，与吕楠的距离急剧缩短。

而吕楠却不发一枪，仿佛是找不到瞄准射击的机会，但更像是在静待对方靠近时露出破绽！

诡异的平静就仿佛沙漠中的流沙陷阱，对于一名顶尖的狙击手而言，不开枪的时候反而更具威胁！

但肖恩心中丝毫不乱，反而有条不紊地闪烁身形，迅速迫近。

因为他面对的根本不是一道可选题，除了前进，他别无选择，在人家的主场，面对一个全副武装的火力手，而自己手中只有两把手枪的情况下，固守一地根本就是自杀。

肖恩必须想办法拉近距离，近到对方身上的长枪全然发挥不出优势，近到他单靠两把手枪也能将对方打倒！

然而绕过高塔后，前方却是一片空旷，左右各处虽然有坑洼不平的战壕和掩体，但在肖恩看来却都像是对方精心准备好的陷阱。如果真的自以为安全地以之作为中转，那么铁定会在转移的过程中，甚至是在掩体后面被吕楠一枪打中要害。

绝地学徒缩在高塔下面，思索了片刻，脑中闪过一道灵光。

这座训练室中的高塔，本质上应该是作为一个居高临下的火力点而设计，站到高塔顶端，可以轻松将火力覆盖到训练室的每一个角落。但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用途。

肖恩深深吸了口气，伏下身子，双脚扎实地踩在地上，双手用力按上高塔的外墙……然后不出意外地感受到了看似坚固的外墙在微微动摇，而这份摇荡逐步传递到高塔上方，令塔顶产生剧烈的摇摆。

“哈，果然啊。”肖恩不由一笑。

这座训练室的所有设施、掩体，都是用轻便且廉价的速成建材堆砌而成，这样可以便于吕楠根据训练需要及时改变地形。

而这种廉价建材，虽然可以阻挡训练枪的能量束，却当然挡不住一名绝地学徒的全力破坏。

肖恩以原力强化自己的身躯，而后以厚实的肩膀作为冲锤，用力撞向高塔，那洁白的外墙顿时仿佛泡沫一般瓦解。几次冲撞之后，高塔的根基便荡然无存，无奈地向前方倾倒。

肖恩立刻抓住机会，在塔身落地前便行动起来，他伏低身躯，以近乎爬行的姿态迅速前进，而倒塌过程中的高塔恰到好处地遮掩住了吕楠的全部射击角度。

然而就在肖恩即将借着高塔的遮掩，来到下一处掩体后面时……

嗖！

一道绿色的能量束，越过破裂的高塔的缝隙，刁钻地射来，紧贴着肖恩的头顶擦过。

这让绝地学徒不由发出冷汗。

居然这样都能找到射击角度！？就算吕楠是占据了主场地利，可是这射击精度也真的是匪夷所思。

不过，这一枪到底还是落空了。

肖恩贯彻始终的谨慎作风救了他，他一直将身躯伏得足够低，以至于吕楠即便勉强找到了一个刁钻的角度，却仍然狙击落空。

这一枪落空，肖恩眼前的局势就简直一片大好。

在前方的地形对他非常有利，高墙林立，战壕连绵，以他的机动能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始终将自己藏在射击死角中。

吕楠那近乎狂暴的火力配置，此时看来反而是种拖累，她带着那么多枪械，注定不可能在复杂的地形下和肖恩打游击，而一旦机动力落后，在一对一的战斗中，几乎天然就只能处于固守的立场。

随着距离越发被拉近，胜负的天平也不断向肖恩倾斜。

吕楠虽然也躲在掩体中不露行迹，但对于擅长观察的绝地学徒来说，他通过吕楠的两次射击，已经可以锁定她的大概位置。

是在一片地势较高，四面有高墙掩护的空旷地带。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她身上长枪太多，空间狭小反而施展不开。

而肖恩距离那片空旷地带，很快就拉近到“触手可及”，只要越过最后一条堑壕，肖恩就可以正式进入对方的藏身处，而在那个距离下，手枪与长枪并不会有本质的不同，甚至手枪反而更显灵活。

但肖恩也知道，前面就是他要面对的最后一个陷阱……这一路疾行，自己固然能够推断出吕楠的位置，吕楠又何尝没掌握到自己的位置？

越过堑壕的瞬间，吕楠的射击一定会精准到位，而自己人在半空，根本避无可避！

那么……

肖恩再次环视四周，很快目光锁定到了头顶一座缓缓漂移中的悬浮平台。

训练室中，这样的悬浮平台一共有二十三座，大小、高低、形状等均不相同，为训练室提供了更加立体的战场环境。

肖恩不是没考虑过借助这些平台进行立体机动，但怎么想都觉得面对一个顶尖的火力手，人在半空实在太不安全了。

但是现在，这并不安全的浮空平台，却俨然成了肖恩通往胜利的最后一层阶梯。

只要他迅速爬上平台，然后乘着这平台缓慢平移到吕楠的上方，再从天而降，整个过程里，吕楠都很难有有射击的机会。

而一旦跳下高台，则意味着双方的距离已经近到手枪也可以精准射击了。

到了那个时候，战场的主动权反而会握在更加灵活的肖恩手中。

绝地学徒在脑海中迅速推演了一遍过程，确认无误之后，他没有丝毫犹豫地沿着身前一面残破高墙攀援而上，一个闪身便跳到了距离地面五米开外的平台上，动作之迅捷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而就在肖恩攀上高台的瞬间，一道绿色的能量束，紧擦着肖恩的脚底划过，让绝地学徒又一次为吕楠的射术而惊叹——在他脑海推演中，攀墙登高、跃上高台的过程几乎是没有任何机会的，可吕楠却偏偏抓住了机会。

她唯一的失误就是错估了肖恩的弹跳力，绝地学徒跃上高台的速度，比她预估的要快了那么一线！

然而这其实是肖恩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的陷阱，他在掩体间冲刺行进时，并没有使用自己的最快速度，始终有所保留，而为的就是最后一刻的爆发。

这也是他从安平身上学到的诡计：对方在第二轮测试时，靠着减轻体重换来了更快的爆发速度，打得肖恩措手不及。

此时肖恩有样学样，果然也算计到了吕楠，让这位神枪手再次射击落空。

而一旦登上高台，肖恩几乎就等于将胜利握于手中了。

不过越是临近胜利，肖恩反而越是冷静，因为若是在最后关头疏忽大意，那前面的所有辛苦就都白费了。

站在高台边缘，肖恩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下方吕楠那被灯光拖曳拉长的影子！

接下来，只要出其不意地找准空降的位置……

然而就在肖恩准备迅速拟定降落地点时，却听平台下的吕楠发出一声嗤笑。

“总算等到你了。”

第 30 章 医护

吕楠的声音响起的瞬间，肖恩心中警讯大作，那种强烈的危机感如同山呼海啸。

而与此同时，他的余光捕捉到了堪称匪夷所思的景象。

在他身边悬浮着的三座平台上，居然架着十八座结构简易的自动枪塔！

十八只枪口，已经同时锁定了肖恩！

刹那间，肖恩的体感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他甚至可以听到那些自动枪塔扣动扳机，令训练枪能量激发而引起的嗡鸣。

同时，肖恩也意识到，自己才是真正跌落到陷阱中的人。

肖恩没有在心中抱怨“枪塔”这种规则外的存在。

首先，根本就没有什么事先约定的规则。

其次，这终归是他战前思考不周：从枪塔那简易的支架结构和遥控装置来看，它的搭建是非常简单的，相关材料很可能从一开始就藏在吕楠那厚重的防护服里。

至于外挂枪械的金属锁钩，根本就是迷惑项。

一个没有三头六臂的人，带那么多枪械有什么用？作为一名顶级的火力手，吕楠必然有办法让每一把枪都物尽其用，那么简易枪塔其实是非常顺理成章的判断。

而测试开始后，吕楠全程只开了三枪，除此之外，难不成她真的只是蹲守原地，坐等敌人找上门？

所以既然肖恩发现了吕楠一直没有移动位置，就该想到对方很可能是在巩固阵地。而巩固阵地的方法中，最简单的就是枪塔！

真的是太大意了。

但另一方面，从这枪塔的配置来看，吕楠的算计也是可怕，视线中所有的枪塔都瞄准在吕楠头顶的高台上，射角反而达不到地面。

换言之，吕楠是把几乎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到了这一点。她从一开始就算准了肖恩有可能一路回避掉所有狙击，然后占到这个唯一足以致胜的制高点上。

对于一个占尽天时地利，又如此精明善战的女战士，肖恩不由心服口服。

不过，所谓心服口服，也只是佩服而非顺服。肖恩敬佩对方展现出的强大，但不到最后一刻，绝地学徒绝不会服输。

哪怕是狼狈的两败俱伤，也绝不服输。

电光火石间，肖恩向前飞扑，半空中，他的身躯在原力的引导下，做出了近乎匪夷所思的反应。他以精妙绝伦的拧转姿势，避开了绝大部分的火力攒射。

尽管身体仍不可避免遭到能量束命中，引起强烈的痛楚，但肖恩却在转瞬之间成功突破了火力包围，跃下了高台，与吕楠面对面。

此时，吕楠与他相距不过五米。

这个距离下，即便肖恩被剧痛和昏眩感冲击得眼冒金星，视线扭曲，意识处在崩离边缘……

他也绝对不会让手中的枪射失目标！

******

从黑暗中苏醒时，肖恩只感到双眼被一阵耀白的灯光刺得微痛，鼻腔里萦绕着地下基地的医务室中那熟悉的药剂味道。而身上被训练枪击中的地方仍是刺痛不止，

肖恩心中不由叹息：这才刚刚加入红杏小队，已经被测试到昏厥两次了。虽然两次都是非战之罪，但这种滋味着实不好受。若是被师父看到，那就真是令人惭愧无地了。

出神间，肖恩忽然看到眼前凑过来一张褶皱的脸。

看起来有些像是许伯，但比起许伯还要衰老，如果说许伯像是73，此人至少可以凑个整到84。

老人挤出一个因褶皱而扭曲的笑容，用沙哑的声音问道：“五年了，你终于醒了啊……”

肖恩当时就是一惊，险些直接从病床上弹跳起来。

你说什么！？

许伯摸了摸自己的老脸：“我也是从37岁的美男子，变成42岁的美男子啦……”

肖恩心道：没人让你展示数学才艺，五年过去是什么意思！？

许伯看出肖恩目光中的惊讶，露出怜悯的神色，解释道：“吕楠那女人玩火太过，训练枪的输出功率被调高了，超出

了安全阈值。你又被集火命中，关键是最后时刻还有一枪打到了你头上……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头顶还有些痛？那就是一切的根源了。”

许伯的声音堪称痛心疾首。

“吕楠真的太过分，就算是训练枪也不能随便瞄头啊，她虽然解释说什么是枪塔射击精度不够，但根本是无稽之谈。所有的枪塔都是她在遥控，那么近的距离怎么可能无意命中头呢！？但现在说什么也迟了，你这一睡就是五年……”

许伯话没说完，肖恩已经从病床上坐起身来，给出了自己的评价：“演技浮夸，言辞虚伪，你这轮测试是最没技术含量的。”

许伯当时就愣住了。

肖恩根本就不相信什么五年之说，虽然刚醒来的时候被对方一惊一乍吓了一跳，但之后绝地学徒很快就掌握了自己的身体情况。

他最多昏睡了几个小时，而且昏睡期间得到了相当妥当的医治，身体残存的痛楚更多是一种记忆，而非警讯。

至于许伯为什么看上去比几个小时前又衰老了许多，大概是磕了药吧？

趁许伯闭嘴的时候，肖恩眯着眼睛环视四周，果然在隔壁病床就看到了熟悉的高大身影。

吕楠肩膀上裹着一层厚重的绷带，脸上则洋溢着戏谑的笑容。

“许伯，早说过，这小子论精明绝对比你强得多，卖弄骗术只会自取其辱。”

许伯闻言从肖恩身旁退开几步，一脸意兴阑珊：“年纪轻轻就满腹算计，心思深沉，这小子绝对没交过女朋友！”

肖恩心中奇怪：我的确没交过，不过这和算计有什么关系？这是某种乾星系的独特文化吗？

不过很快他的注意力就被吕楠肩上的伤势所吸引了，从那厚重的绷带，以及吕楠本人的别扭姿势来看，她的伤势相当重，至少比自己这被集火的落败者还要重。

怎么搞的？

肖恩完全不记得自己有给对方留下过这么重的伤。

许伯笑了笑，在旁边一抹脸，重新变回了73岁美男——脸上密集的褶皱只是简单的易容化妆，而后叹息道：“肖恩啊，你既然加入红杏小队，就要记得一件事，这个队伍里最聪明的人是谁永远不会有定论，但是最蠢的一定是躺在你隔壁的女人！”

吕楠毫不客气用完好的那只手臂抓起病床旁边一台监测设备，作势要砸。

“等等，你听我解释！”许伯连忙冲上去抱住设备，“我是有理由的！”

他的声音理直气壮，眼神则正直不阿，以至于就连遭到人身攻击的吕楠都为之一愣。

有理由？

许伯总算抢救下自家的珍贵设备，带着心有余悸的叹息，对肖恩说道：“这女人在你的枪上做过手脚，你手上的训练枪功率极高，打出的基本可以算是‘实弹’。所以你最后一刻的射击几乎要了她的命，若不是她终归反应还算及时，怕是要被你当场爆头了。”

肖恩睁大眼睛，只觉不可思议。

吕楠在自己的枪上做手脚，什么时候？

许伯解释道：“准确的说，所有的训练枪都是那个杀人的功率，只有她自己用的被临时削减了威力。至于理由嘛……”

吕楠本人给出了答案：“在自己的地盘上，以绝对的火力优势压制一个新人，我根本就不可能会被命中。如果被打中

了，甚至命中了要害，那就说明我是个废物，活该死在那里。”

许伯伸手指了指脑袋：“听见没，这人有病的。”

吕楠说道：“你这种天天嗑药的废人，也有资格说别人有病？”

许伯则理直气壮道：“我是医生，当然有资格判断谁有病！何况我有病至少知道吃药，你受了重伤后，别说巴克塔液，就连我的草药都不肯用，甚至绷带包扎都是千不情万不愿。”

吕楠别过头，说道：“我需要牢记住这份伤痛，这是我理应背负的耻辱。”

许伯嫌弃道：“都一把年纪了还卖弄少年时候的荣誉感才是真的耻辱，咱们都沦落到荒废区犯罪团伙里来了，过气的荣誉感就省省吧。”

对此，吕楠反而不怒不恼，只是淡淡一哼，略过不再提。

听到“少年时候”、“过气”这些词，肖恩隐隐感觉他们的话题似乎涉及到过去，但过去一词对他们来说是要尽可能回避的禁忌。

于是肖恩也不追问，而是顺势转开了话题道：“那么接下来的测试呢？许伯，需要考验我的急救技巧吗？”

许伯耸耸肩：“我没两位队长那么多事，你能识破我的伪装，没上当受骗，说明你脑子不错，我这里就算你合格了。至于急救技术，以后咱们有机会慢慢切磋。”

肖恩点点头：“也就是说，我的测试只剩下最后一环了？庄原瑛前辈她……”

许伯噗嗤一声，笑得把口水喷到了肖恩的病床上。

“前辈这个词千万别当着她的面说，这种敬称能把她吓得心脏停跳！”

顿了顿，许伯认真道：“好吧，这么说有些夸张了，不过她的性格，你看也该知道了，要她给人测试还不如杀了她。”

“而且，不是早就澄清过了么？红杏小队根本就没有什么入门测试的程序。全都是正副队长脑子短路，才搞得现在这么麻烦！好好的迎新典礼，差一点就要变成副队长的葬礼了！”

许伯一边说，还一边挑衅似的伸手碰了碰吕楠肩上的伤，令后者不由眉毛一扬。

许伯摇摆着手中的一罐巴克塔喷雾，劝道：“吕楠你适可而止吧，羞耻的荣誉感展示已经做完了，该认真疗伤了。一直这么放置伤口，是有恶化可能的。”

吕楠说道：“笑话，我就算是真的伤重不治，也……”

然而话音未落，基地中便回响起一阵略显刺耳的铃声。

片刻后，头戴厚厚软帽的庄原瑛一路小跑过来，细声道：“来任务了，队长要所有人迅速集合！”

下一刻，吕楠一把抓过许伯的衣领：“赶紧给我疗伤，出发前务必痊愈！”

第 31 章 好消息

“好消息。”

地下基地的会议室里，安平阴沉着脸，用完全不像是有什么好事的表情如此说道。

“【玄冥】被搞丢了。”

一句话，激起了一众队员的强烈反应。

许伯满脸凝重，直接从座椅上站起身来：“一滴就能污染一整片绿洲，毒死十万人的那个生化病毒液？”

安平无奈地叹了口气：“没错，不过麻烦你陈述资料的时候也记得陈述后半部分：【玄冥】也是新型生物净水设备的核心原材料，南边的阳汉城刚更新换代了净水设备，正需要它救急呢。”

吕楠则质问：“我记得那是田路遥负责带队从太空贸易城市【离】押运过来的？”

庄原瑛猛地抬起头：“那个养了三只【卜哈尔猫】的胖胖大叔？”

许伯阴阴一笑：“很快就要变成连一只猫都养不起的穷苦大叔了，这么大的损失……喂你别难受啊，往好处想嘛，他养不起的猫肯定要找人托付，这样你的机会就来了！”

“但那样的话，猫咪就要和主人分开了。”

许伯语重心长：“对猫咪来说，真正的幸福是跟着一个养得起它的主人，对了小庄你最近的存款……”

吕楠砰一声拍在桌上，打断了许伯的闲话。

“是谁做的？”

安平说道：“不清楚，货在【离】上就被搞丢了，据说田路遥从始至终甚至连货箱都没摸到过。”

许伯冷笑道：“但是货款已经交了吧？”

安平没有理会这句废话，继续说道：“从最近的消息来看，【离】上应该是来了一支老练的盗窃团队，连续犯下不少盗窃案。老田也是疏忽大意了。”

吕楠嗤笑道：“从他退下前线，把练枪的时间拿来撸猫的那一刻起，他就连疏忽大意的资格都谈不上了。”

安平说道：“他亲眼目睹自己的孩子死在眼前，不愿再回前线也是人之常情。”

吕楠不屑：“人之常情应该是把所有的仇敌都挫骨扬灰，而不是缩在家里把卜哈儿猫当儿子养！”

这种对话显然不会有结果，所以很快两人就陷入沉默。

而在此时，作为新队员的肖恩终于有机会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

“请问，这个消息为什么算是好消息？”

安平愣了一下，笑道："好问题，因为李老大让我们出马了。"

顿了顿，他又补充道："之前说过吧，红杏小队是自负盈亏的，换个角度来说，我们只要把【玄冥】带回家，这次任务的其余所有收益都归小队所有。"

而后，生怕肖恩还是不明白，安平又说道："那个盗窃团队在【离】上已经做了许多案子，收益颇丰。"

许伯则说道："也就是黑吃黑能吃到爽了。"

肖恩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表示理解。

黑吃黑的收益对他而言无足轻重，绝地从不追求身外之物——虽然能尽快还清欠账的确是好事。

而对于信奉平衡之道的绝地学徒而言，黑吃黑的行径本身并不值得提倡，因为这本质是在鼓励贪婪，纵容人们破坏平衡与秩序，而且还很容易导致连锁反应，加剧冲突。

但换个角度来看，这个任务的本质是将极其危险的【玄冥】病毒从一伙高明的窃贼手中追回，作为净水之用。

这却是毋庸置疑的义举。

所以肖恩也没什么反对意见。

许伯却对这个反应有了兴趣："诶，你这个人好像对发财没什么兴趣？既然这样不如等有钱了资助一下我的研究？新药研发成功的话，绝对是功在千秋的伟绩！"

肖恩对此番言论是半点不信，直接开口询问安平："任务要怎么安排？"

安平说道："这次事态紧急，所以我判定为团队任务，所有人都要出动。两个标准时后，咱们就搭乘红杏号前往太空港【离】。那边的对接人是老朋友朱俊燊，我刚刚已经打好了招呼。"

肖恩一边听一边记，过了片刻见安平没有下文，不由问道："然后呢？"

安平反问：“什么然后？”

“前往太空港以后呢？我们该做什么？”

安平露出莫名其妙的表情：“我之前白说了？我们要前往找回被窃走的顺便搜刮一下案犯的老巢……”

肖恩听得眉头紧皱，只感觉两人的对话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以至于他不得不怀疑，自己之前学的乾坤语是不是存在什么重大疏漏。

怎么就无法正常交流呢？

绝地学徒不得不耐下性子解释道：“我想问的是，具体该如何做？团队的分工是如何布置的，每个人的任务是什么，彼此要怎么配合，行动有没有指导方案？哪怕这次是紧急任务，也该有对应预案。而在任务过程中若是遭遇意外，是否有备用方案？如果备用方案无效，是否还有紧急方案？如果……”

话没说完，肖恩就被吕楠打断了。

“啰里吧嗦的你到底想说什么！？”

肖恩深吸了口气，在心中酝酿措辞，以便让对方能够理解自己的意图：“我认为现在咱们缺少可靠的行动方案。”

吕楠瞥了他一眼：“方案方案……没了方案你就不会做事了吗！？”

肖恩眉头皱得更紧，只觉得这话简直毫无逻辑。

“这不是会不会做事的问题，而是只有在可靠方案的指导下，任务才能最顺利的执行下去。就比如做菜时总要有个菜谱……”

话没说完，就见安平啪一声用手拍在脸上。

“好一个菜谱，你可真会触霉头啊新人。”

而与此同时，吕楠则双眉倒竖，勃然大怒道：“我做饭就从来不用菜谱！”

肖恩恍然：“难怪……”

后半句话虽然缩住了没有说，但也说了也没有区别。

会议室内的空气仿佛瞬时为之凝结，许伯倒抽一口凉气，左手巴克塔喷雾右手绷带，瞬时间作为医疗兵已是全副武装！

安平则无奈地展开机械臂，试图挡在肖恩面前——只不过很快就在吕楠的冰冷目光下退缩了。

局势一触即发之际，一阵略显绵软的嘀嘀声，从庄原瑛的腰间传来。少女低头看了下，说道：“红杏号已经在机库就位，维修班的机器人们都到了，我也要赶快过去了……可以吗？”

少女轻柔的声线成功打破了会议室内的剑拔弩张，吕楠天大的火气，此时也熄灭下来，点点头：“快去吧，往返航行都要靠你了。”

少女柔柔一笑，伸手按了按软帽：“交给我吧！”

肖恩见状，心中不由一动：脱身良机！

“我也去帮忙。”

吕楠冷哼一声，本想开口说话，却听安平先一步说道。

“我记得你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懂一点机修技术，也在白银号上给陈三万当过助手，那就去帮忙吧。”

而在肖恩走后，会议室内的气氛才彻底缓和下来。

吕楠率先举起手：“抱歉，我刚刚太冲动了。”

安平叹息一声：“无所谓，反正也没出什么事。那小子机灵，以后不会再触你这个霉头了。”

吕楠冷哼一声，说道：“机灵不机灵，还是看他的任务表现吧。虽然他在测试的时候发挥超乎预期，但是战场上死掉的这种人已经太多了。”

安平忍不住说道：“我知道他让你想起那个……”

“行了，少废话了，去做你的准备吧，可别让那小子真的死了。”吕楠顿了顿，补充道，“他可是欠着李老大一百万呢。”

安平无奈苦笑。

这人呢，为什么就不能坦率一点呢？

第 32 章 不是人

肖恩跟着庄原瑛来到了红杏小队的地下机库，只见到一派忙碌景象。

七只约一米高，造型圆滚滚的技工机器人，围在一艘飞船四周，各司其职地做着例行的维护工作。

这种产自乾坤集团旗下【东隅重工】的工蜂型 WB-35 技工机器人，可以算是这个偏远星系值得骄傲的工业结晶，其成本低廉却质量上佳。出口型号【QB-35】广泛分布在周边多个星区。

这些技工机器人在合理的指挥调配下，可以发挥极其出色的作业能力，而从它们那有条不紊的分工，极具效率的机修动作来看，显然它们拥有一个极好的指挥官。

唯一的问题是，如此出众的机修团队，如今正在处理的飞船，看来着实有些震撼人心……

飞船的轮廓如同躺倒的尖锥，长约 30 米，宽 15 米，高 6 米，造型显得极端，略显脆弱。而几个关键的结构点，却或多或少呈现出令人触目惊心的形变，仿佛遭受过强力的撞击，随时都会崩离解体。

此外，飞船外表遍布坑洼和焦痕，一时间甚至根本看不出飞船底色，个别地方甚至干脆遗失了装甲板，将重要的设备、管线暴露在外！

这样的飞船，肖恩之前只在负责报废回收的工厂中见过。那些不幸被陨石撞毁、被海盗船击坠、飞行员进行不当改装、购买劣质发动机引起内爆的飞船，大多都是以这般凄惨的模样被摆在流水线上，等待着被拆解成金属零件，废物利用。

而这坨亟待拆解的锥状物，侧面却用一板一眼的标准乾坤字体写着红杏二字！

所以说，这就是所谓红杏号？待会儿自己就要搭乘这样的东西冲出大气层么？

肖恩深深吸了口气，伸手捂住胸口，以平心静气。

下一刻，绝地学徒就提起精神，决心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发挥出无限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自己所学的一切，帮助庄原瑛把这艘太空垃圾加固得安全一些！

然而此时却见庄原瑛已经步伐轻盈地来到飞船前，取下挂在腰间的多功能机修枪，对准一处暴露在外的管线就是猛地一戳，顿时将那处管线洞穿，进而电光迸射。

而七名机器人助手则非常默契地围拢过来，在周围做着加工。

然而它们却不是将漏洞补上，反而是将这处暴露的豁口掀得更大，且在边缘以高温喷枪添上烧焦的痕迹……

肖恩愣了一下，脑海中随即灵光一闪，解构出了真相。

这飞船的破烂模样，居然是有意为之！那些坑洼和焦痕全都是这些技艺精湛的技工机器人们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

至于此举的理由，也不难推测。

以红杏小队乐于“黑吃黑”的秉性，这艘看上去处于报废边缘的太空船显然是被用作鱼饵，专门拿来钓那种不开眼的海盗。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肖恩不得不承认，眼前这艘飞船的确有极佳的诱惑力，无论是构成飞船主体的高强度合金，还是尾部那推力惊人的硕大引擎，都价值不菲。而偏偏这艘飞船本身却仿佛全然不设防！

一边想着，肖恩的脚步一边也慢了下来。

因为一旦转变视角，就不难发现，这艘飞船并不像粗看上去那般不堪。

那看似扭曲而脆弱的整体结构，有一多半是利用残缺的外部装甲、精心设计的轮廓线条，以及一些裸露的管线形成的视觉误导，所以实际上飞船是维持在了一个非常微妙的结构平衡点上。

再细看下去，红杏号上令人惊叹的细节则越发丰富：这艘飞船的原型机已经难以考证，俨然是经过了极其大胆的魔改，那堪堪维持在平衡线的整体结构，如同一件美妙绝伦的艺术品。

而在这个框架之下，支撑飞船各个功能的部件，竟分别来自不同的厂商。采用截然不同，毫无兼容性可言的规格标准！

这种操作在任何正规的教材中都堪称禁忌，但在红杏号上却屡见不鲜。肖恩一路看来，只感觉这艘飞船就宛如一场小型博览会。

但在精工巧匠的妙手协调之下，来自天南海北的元器件，却不可思议地协调在了一起，完美地支撑起了整艘红杏号。

而这双妙手，显然是来自庄原瑛。

******

此时，庄原瑛的团队已经完成了飞船外部的伪装强化，开始为这次任务进行针对性的深度改装。

明明时间有限，但他们的改装方案却相当大胆：为了适应太空港【离】的环境，他们要临阵更换引擎！

伴随少女在控制台上一阵熟练的指令输入，机库内两只粗大的机械臂从地板上缓缓升起，并发出承接重物的吱呀呻吟声。

两只全新的圆柱状引擎被细心地搬到红杏号尾部，而庄原瑛此时已经带领团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将原先的引擎拆卸了下来，清理出飞船尾部的空间，开始为全新的引擎驳接进行准备。

过程宛如行云流水，以肖恩的角度来看，庄原瑛和她的七名机器人助手组成的机修团队堪称完美无瑕。

他们没有任何多余的操作，每一个动作都精炼而准确，且没有丝毫的迟疑，哪怕电弧与火花就在身旁轰然迸绽！

各种标准不一，令人眼花缭乱的管线和接口，在少女和助手的手中就如同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一般，灵巧地与全新的引擎完美结合到了一起。

肖恩只看得如痴如醉，同时也只能看得如痴如醉，他本意是来帮忙的，但是面对一个配合如此默契的团队，他发现自己居然根本没有插手的空间。

甚至连在外围加油助威都显得多余。

难怪当初陈三万对红杏小队推崇备至！

其实客观来说，那位白银号上的机修师也有着极其精湛的技艺，但较之这位头戴软帽的少女，却显得欠缺了些什么。

看着眼前的机修团队，在庄原瑛的指挥下，宛如精致艺术一般的改装作业，肖恩也不由陷入沉思。

欠缺的那一点，究竟是什么呢？

沉思的时光总是流逝地飞快，仿佛一转眼的功夫，庄原瑛就带领团队完成了全部的工作。

接下来，只要两只机械臂将管线驳接完毕的全新引擎安装就位，飞船起飞前的准备工作就大功告成。

少女在控制台前输入了最后的指令，眼看着机械臂缓缓升起，这才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露出一丝微笑。

而后却又发出一声叹息。

旁边一个圆滚滚的工蜂机器人用尖锐的声音询问："有什么问题吗？"

庄原瑛说道："只可惜费劲心思，新引擎也只能发挥95的功率。"

"但那已经足够了呀。"

庄原瑛微微点了点头，头顶的软帽微微颤抖着。

"是啊，但我还是想做得更好一些。真奇怪，我的改装思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呀，为什么还是会产生能量上的损失呢？这类问题已经发生很多次了，怎么也解决不了，是涡轮改装方案不妥当吗……"

庄原瑛一边说，一边随手把玩着手中的多功能机修枪，半米长的机修枪在她纤细的手中灵活地舞蹈，尖端的细小电弧随之划出优雅的曲线。

但那反复循环，不加变通的舞步，仍明确透露出少女心中的迷茫不解，损失掉的 5 的能量，对她来说就像是无法释怀的谜题。

此时，肖恩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因为这个问题，他居然恰好知道答案——尽管庄原瑛的大部分改装步骤，他都只能看懂个大概，但唯独最后管线驳接的方案，他却看得无比眼熟。

在白银号上，恰好有人教过他一套更为高效的方案。

“或许你该试着在3号导线上增加一个稳流器。”

肖恩话音未落，就换来一声尖叫。

全神贯注的庄原瑛完全没意识到身后有人，受了极大的惊吓，身子当场就是一缩，机修枪也从指尖滑落，落在地上发出当啷巨响。

肖恩顿时感到尴尬而惭愧：“抱歉，我不是有意吓你，只是……”

一边说，肖恩一边弯腰垂手，准备替庄原瑛将机修枪捡起来。

指尖碰处，肖恩只感到少女掌心的余温犹存，而机修枪的握柄传来奇妙的触感，仿佛自然而然便与人手紧密贴合。显然表层经过了精心打磨，以便主人用来更加得心应手。

而后，肖恩抬臂起身，还没开口就被感到手中之沉重远超想象，全身重心都被带得不由一歪，腰间随之传来肌肉撕裂之痛……

绝地学徒精妙的自控能力，让他第一时间找回了平衡，也平复了腰间的痛楚，只是手中紧握的机修枪，却还平静地躺在地上。

肖恩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那半米长的机修枪。

这东西到底有多重？！

以肖恩的臂力，哪怕不用原力强化身躯，几十公斤的重物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单手举起，但这机修枪居然纹丝不动！

错愕间，庄原瑛已经凑近身前，一脸歉然道：“抱歉，我的机修枪是特别改造过的，一般人可能用不惯……”

一边说，少女一边用纤细的五指捂住枪柄，轻巧地抬起，挂回腰间。

肖恩略显呆滞地看着庄原瑛的动作，而此时他才发现庄原瑛的腰带和挂钩，都是专为承重而特别强化过的！

而现在再回想起她将机修枪似玩具一般挥舞……只感觉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强劲有力！

而先前困扰肖恩的难题：陈三万和庄原瑛的差距何在，此时也揭晓了谜底。

陈三万的臂力比庄原瑛差了十倍不止！

对于熟练的机修师而言，大部分高强度作业都可以依赖机械的帮助，并不需要本人拥有多强的体力。但对于顶尖的机修师来说，一些极其精致的操作，唯有用自己的双手才能发挥到极致。

陈三万的手，显然玩不动庄原瑛的机修枪！

而看着眼前一脸羞涩，低垂下头的庄原瑛，肖恩心中只有浓浓的荒谬感。

亏我以为她是个正常人……整个红杏小队里，恐怕她是最不正常的一个！

其他人，无论队长安平还是副队长吕楠，无疑都是超一流的战士，但他们的强大都在常识范畴以内。

安平的力量来自不惜自残身躯以换取爆发力的格斗技巧，以及造价不菲的机械臂；吕楠作为火力手拥有堪称奢华的武器装备，以及无比精湛的射术。

而类似这样的高手，以银河共和国之大，并不在少数，至少肖恩就亲眼见过更为强大的战士。

但庄原瑛的怪力是从哪儿来的？！人类根本不可能靠着如此纤细的手臂举起那么沉重的机修枪，至少肖恩从没见过这样的人类！

所以说这位天性羞涩的少女根本不是人？

第 33 章 团队的温暖

肖恩心中的错愕和好奇已到极点，一时间目光不由在庄原瑛身上来回徘徊，仿佛目睹了某种银河奇观，恨不得以肉眼洞悉其中奥秘。

庄原瑛被看得有些毛骨悚然，这种充满好奇的目光，对她而言却比炽烈的火焰还要刺痛。

但肖恩先前的那句话，却让她强行克服了恐惧与痛苦。

“为什么要加稳流器？”

轻柔的话语，也让肖恩立刻恢复了理智，意识到自己吓到了对方。

绝地学徒歉然摇头，后退了两步，拉开距离以让对方安心，同时回答道：“因为稳流器可以最简单的弥补那 5 的能量损

失。你的驳接方案整体来说非常高明，但其中的管线梳理方案却已经过时了。蒙卡拉马里人不久前公布了一套全新的技术方案，其中恰好有部分可以弥补复杂管线互相交错时造成的能量损失，而白银号上的机修师最近研究的重点就是这个。我也算是恰逢其会，现学现卖。”

在白银号上实习的短暂时间里，肖恩学到的新知识其实相当有限，但恰好在临行前，陈三万却专门给他上了一课，内容就是飞船引擎的复杂管线梳理。

肖恩说完，顺势将陈三万送他的教材分享给了庄原瑛。

庄原瑛惊讶不已：“陈叔？原来他一直都在惦记着这件事吗？而且还帮我查到了全套解决方案。好厉害啊，有机会一定要认真感谢他。”

旁边机器人助手则好奇地问道：“但他一直很怕见你啊。”

庄原瑛的情绪略显低落：“嗯，所以才会让肖恩来指点我吧。明明当初不是他的错啊……”

这次反而轮到肖恩惊讶。

这事还是早有预谋的？陈三万不愿直接与庄原瑛见面，所以借自己之手，将蒙卡拉马里人的最新飞船技术传授给她？

现在想来，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起来，若非如此，他实在没必要浪费时间给一个实习生灌输一套并不怎么常用的技术方案。

而沦为传话工具人的肖恩，对此却无不满。毕竟学到了新东西，还帮到了他人，这总是令人心神愉悦的。

只可惜自己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在庄原瑛面前，自己想要充当助手都显得勉强。

正想着，却见少女眨着眼睛，认真注视着自己。

“你也好厉害啊。”

“嗯？”

“能从陈叔的整套方案里，迅速提取出 3 号管线添加稳流器的方法，说明你已经把整套方案都吃透了啊。”

肖恩有些自嘲地摇摇头：“花了几天时间，也只勉强懂了个大概，实在不值得夸耀。”

“能懂个大概已经很厉害了哦。”庄原瑛发自内心地称赞道，“这次任务，还请你多多帮忙啦！”

“自当尽力而为。”

说话间，机库门口传来一个讶异的声音。

“哎哟，这么快就熟络起来了？果然年轻长得帅就是好啊，小庄连怕生的毛病都改了。”

只见小队的队医许伯，穿着厚重臃肿的外套，背着半人多高的超大背包，步履轻盈地走了过来。

许伯一来，庄原瑛脸上刚刚焕发的神采顿时变得瑟缩，少女压低软帽，悄然躲到了肖恩身后。

这个动作让许伯痛心疾首。

“小庄，咱们也是多年的交情了，我在你心中居然还不如一个新人！”

话音未落，许伯身后便传来吕楠的嘲讽。

“跟你这种人的交情越久，就越是想揍你。”

这次轮到许伯闻言大惊，这位 37 岁的美男子步履如飞地躲到肖恩身后，然后抗议道：“你可不只是‘想’吧！？实际动手都不止一次两次了！我警告你伤医行为可是罪大恶极，天理难容！”

说话间，只见机库门前，吕楠背着几乎从不离身的狙击枪缓步走来，每一步都仿佛踏在许伯心头，让他颤抖不已。

不过吕楠显然也没真打算找许伯的麻烦，哼了一声便从他身旁掠过。而在吕楠身后，还跟着两个小型悬浮货架，满载着各类枪械，显然都是她此次任务所需的装备。

最后到场的则是队长安平，相较于其他队员，他显得一身轻松。

简单的轻型护甲，一只斜挎背包，这就是安平出战的全部行头。

睡眼惺忪的中年人见机库内，队员已经到齐，满意地点点头："都准备好了？那就出发吧。"

肖恩本想说自己还根本什么都没来得及准备，不过转念一想，他好像也没什么好准备的。最重要的光剑一直不曾离身，而其他的换洗衣物洗漱用具等等，其实也全无所谓，就当轻装上阵吧。

肖恩的沉默换来了安平的一声赞许。

"新人不错嘛，和李老大说的一样废话不多。这就对了，话越多的人，在战场上死得越快。"

许伯抗议："队长你这话是不是在针对我？"

安平嗤笑："你还需要我来针对？先过了副队长那关吧。"

谈笑间，一行人逐一登船，而红杏号也很快就从地下基地升腾而起，以惊人的速度穿透了【巽】的大气层，来到深邃的太空。

******

太空贸易城市【离】是连接政治中心【坤】与经济中心、贸易枢纽【巽】的重要纽带。在两颗巨大的行星的引力牵扯下，运转出一条 8 字型的轨道。于两千年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中转作用。

作为乾星系的重要成员，【离】的名气很多时候在银河系中甚至超过了星系首都【坤】。因为这是一座完全由人工打造的太空城市。

最初时候，【离】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空间站，但是经过两千年的扩建，一个又一个崭新的模块被堆砌加装上去，时至今日，【离】已经成为拥有数百万常住人口的庞然大物，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来自星系各地的飞船在这里起降。

尖锥状的红杏号，就混在一群货船之中悄然靠近到【离】的港口区。

肖恩坐在船舱中，透过侧窗向外看去，只见这座近在咫尺的太空城如同一只睁开的人眼：两端尖锐，中部饱满，宛如一只纺锤。而核心处却镂空，留给了一只浑圆的银色球体。

见到银色球体的瞬间，肖恩就感到呼吸略微急促起来。

作为自控能力惊人的绝地学徒，这份兴奋来自强烈到难以抑制的好奇。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城市核心汇聚了乾星系的所有科技与工业精华。

其内部包含了一个由 32 座超物质反应堆构成的反应堆组，可以为整座太空城提供近乎取之不竭的能源，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不夜城，在深邃漆黑的太空中绽放灯火。

此外，【不周】内部还有一个覆盖整座城市的引力场，为数百万人提供宜居的重力环境。

可以说，没有就没有整座太空贸易城市【离】。

肖恩早在进入乾星系前，阅读资料进行预习的时候，就对这座宏伟的太空城的核心部件产生了浓厚兴趣，如今能够近距离亲眼目睹，更是一丝一毫也不肯放过。

只见银色的球体以惊人的速度进行自转，表面因高热而绽放微光，宛如恒星一般释放着能源，四周有结构复杂的框体将圆球包裹着，吸纳掉放射出的全部能源，再沿着复杂的管线网络输送到太空城的各个角落。

从技术角度来说，乾星系的工业技术当然不及银河共和国的核心区，但【不周】却充分体现了如何在有限的技术条件下，实现无限的可能。

如果能够亲自进入近距离观察内部结构，那可就……

正想着，肩上被人轻轻一拍。

许伯说道：“别胡思乱想了，准备下船吧，这铁球你想看的话以后有的是机会。咱们红杏小队的任务，有一小半都要经过【离】的中转，忙起来简直三天两头往这边跑，看都看吐了。”

肖恩对此倒是早有所料，毕竟红杏号从基地到【离】的过程实在太顺，速度也实在太快，简直让人忍不住惊叹：你为什么这么熟练啊？

显然飞船在两地往返地非常频繁。

实际上，从几名队员出发时都没做太多准备工作，也不难看出，他们在【离】上一定可以如鱼得水。

而这份丰富的经验，也是完成任务的重要保障。

思及至此，肖恩正好有几个关于【离】的问题想要请教，结果没等开口就听许伯说道。

“对了，鉴于这是你作为新人参与的第一个任务……我们就不给你任何提示了，下船以后就自力更生吧。”

嗯？

肖恩当时就是一愣：你们这是什么逻辑！？集体霸凌吗？

许伯叹息中带着戏谑：“这是小队文化的一部分。你想啊，出墙的红杏，当然享受不到墙内的温暖庇护吧？不过你也想开一点：再有新人加入，你就可以像我一样调戏他了。”

“……”

第 34 章 撸猫致残的中年人

绝地学徒对调戏和被调戏都毫无兴趣，听许伯这么说，心中只打定主意：虽然加入李钰的团队只是权宜之计，但如果他短时间内都没有离开白银骑士团，而红杏小队又真的能迎来新人，自己一定会尽好前辈的本分，对新人关怀备至。

就像师父对自己。

许伯只看了一眼肖恩，就啧啧连声：“看这圣母一般的表情，俨然是没有重要的人在眼前死过。”

肖恩心中不由苦涩：就在不久前，共和国的重要线人南千禹死在他眼前。

但口头却是反问道："所以，红杏小队是因为新人死亡率太高，所以才不想和新人建立过于深厚的感情联系，以避免日后心理创伤吗？"

"呸，我们这些娴熟的老兵哪有那么矫情？别说区区新人，就算乾坤集团的董事会集体死在我们眼前，我们也只会开酒庆祝！"

肖恩耳朵一动，追问道："南鹤礼死了，你们开酒了吗？"

"那倒是没有。"

"为什么？他有什么特别吗？"

"能有什么特别？最近每隔几年乾坤集团就要死个高管，要是每次都开酒庆祝，怕是人人都要酒精中毒了。"

"每隔几年就死高管？"

"是啊，前几年还有个姓马的莫名暴毙，估计是吃错了药吧，据说那些高管特别喜欢吃药养生，个个都是药罐子。"

肖恩被巨大的信息量所吸引，嘴上下意识反问："像你这样吗？"

许伯被这记直球噎得胸闷气短："你这么会聊天，有女朋友吗？"

肖恩意识到自己失言，只好反问："你有吗？"

"……"

把天聊死以后，肖恩没能得到更多情报，值得一路安静地走下飞船。而此时正副队长早已一路消失在港口的繁华人海中，竟是真不给新人半点关照。

好在肖恩年纪虽轻，游历经验却是不少，并没急着去追安平和吕楠，而是细致地观察着四周旅客们的动作，然后模仿他们，从港口服务台处领取了一只免费借阅的全息游览指南。

通过这份指南，【离】这座庞大的太空城市的立体结构顿时以全息地图的形式呈现在眼前。

其整体近似一个饱满的纺锤，以核心的【不周】为界，可以分为基本对称的“上下”两半，以【天】、【地】为名，其基座呈外圈浑圆，内孔四方的奇特形状。

在指南上，这个结构被以特殊的字体标识出来：【天圆地方】

这个词来自古老的乾星系哲学，具体渊源甚至难以考证，但可以明确的是，最早在这座太空城中流通的金属货币，便是天圆地方的形状。

当然，两千年过去，太空城的货币体系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乾星系内的法定货币乾坤币外，共和国的信用点在这里也可以自由流通——这一点总算让乾星系有了几分成员国的模样。反而古老的金属货币已经相对少见。

但天圆地方的结构却成为传承两千年的文化而积淀下来。类似的结构在这座太空城市中比比皆是，而其中蕴含的技术感、艺术感和历史感，让肖恩看得如痴如醉。

此外，在全息地图中，位于城市核心的【不周】也有着相当详尽的介绍，从第一座【不周】的诞生，到如今第 74 代【不周】正式投入运营的十周年庆典。介绍的末尾还提供了参观【不周】纪念馆和外围游览的方式。

一时间，肖恩很有些暂时放下任务，直奔【不周】而去的冲动。

不过绝地学徒最擅长的就是克服冲动，冷静下来以后，他放大地图，很快锁定到了此行的目的地。

就算没有人和他说，他也知道该去哪里。

位于【天玄】七区的白银贸易所。

纵是以【离】之广阔，贸易大区【天玄】内的各类注册贸易机构之繁多，以白银命名的也只有一个。

如果这还不足以成为证据，那么在浏览指南上记载着的，贸易所注册法人：白，就简直是板上钉钉了。

显然这就是白银骑士团在【离】的根据地。

沿着全息地图给出的道路指引，肖恩一路前行。少年人步履轻快，十分钟不到就走完了全程，来到了一栋银亮的小楼门前。

楼门敞开，门内，睡眼惺忪的安平有些意外地抬起头。

“果然够机灵啊新人。”

他身旁的吕楠则嗤了一声：“这点事情都做不到，就留在这里要饭吧。”

说完，两人便转过身去，上了二楼。肖恩快步跟上，只奇怪许伯去了哪里。

这次任务是全体出动，除了庄原瑛要留在飞船上以外，其他人各自都有分工，可许伯好像调戏完新人，就不见人影了。

但现在也不是关心别人的时候，肖恩一到二楼，就见到一个陌生的中年人，颓唐地坐在墙角。

他身材高大魁梧，有着一副白净而整洁的面庞，两只细长的眼睛与同样纤细的眉毛几乎平行，显得文质彬彬。

但这副天生的气质此时却沦丧殆尽，男子脚边堆了十几只空酒瓶，仿佛随时都会因酒精中毒而一命呜呼。

而在房间另一边的单人床上，三只头部生有可爱犄角的【卜哈尔猫】正抱在一起，发出绵软的叫声。

肖恩心下了然：显然这就是搞出“好消息”的田路遥了。

而对于这位同属白银骑士团的同僚，副队长吕楠上去就是一脚，将他踢得凌空翻滚，仰面倒地，胃里的酒液、零食混作一团喷射而出。

安平则非常默契地从卫生间拉来一只喷水管，对准田路遥和身下污物就是一顿猛喷……待污水被地板边缘的吸纳装置吸走，田路遥也终于恢复了清醒。

他瘫坐在地上，露出惨烈的苦笑：“吕队长、安队长，好久不见……”

吕楠一把抓起他的衣领，仿佛在提一块抹布：“少废话了，东西怎么丢的，给我从头到尾再说一遍！”

“我，我真的不知道啊。”田路遥挣扎着说道，“一切都是照着惯常的程序……”

吕楠没等他说完，就将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人重重顿在地上。

“你明知道太空城里来了贼，还敢按照惯常的程序做事？！你忘了你儿子是怎么死的？！”

这句话的杀伤力之大，简直是精神世界的质子鱼雷，田路遥那狭长的双眼霎时瞪圆，颓唐的气质也被凛然杀意所取代。

然而在更强大的气势面前，田路遥的挣扎实在是绵软无力。

吕楠又询问道：“从开头给我重新讲起！”

安平却伸手制止道：“没时间听他完整讲故事了。【玄冥】是从【坤】进的货，那边一直都是联系的【夏泽医药】的分销商，渠道非常稳定，一直到货物抵达【离】之前，就算是我们想要对其下手都有点难度。所以暂且排除这一环。“

吕楠沉默着点点头。

安平又说道：“太空城【离】的繁荣基础，就在于能为来往过客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这里每天起降成千上万的飞船，吞吐亿万吨的物资，若是沦为犯罪的天堂，早就被人们抛弃了。”

吕楠皱起眉头：“但这里的犯罪从来也没断过。”

安平说道：“而大部分犯罪，尤其是团伙、连锁的犯罪，都少不了本地的保护伞。”

吕楠恍然，继而以凌厉的目光瞪向田路遥：“你跟【天玄】大区的负责人最近是怎么说的！？”

田路遥却是呆若木鸡，半晌后才说道：“有段时间没联系过了……”

“你个铁废物！”吕楠火气上涌，又要对其拳打脚踢，却被安平认真拦了下来。

“不要白费力气了，去找【天玄】大区的负责人吧。”

吕楠迟疑了一下：“我也要去？”

“不如说必须要你去才好说话。”

吕楠不由嗤笑：“那看来队长你是不想好好说话了。”

安平没好气道：“废话，就算田路遥是废物，那也是白银的废物，他敢让盗贼把手伸到白银的货上，还指望我们好好说话？”

顿了顿，安平也不由嗤笑道：“真要好好说话，李老大自己来就是了，何必劳烦我们呢。”

“有道理，嗯，我就喜欢你说这种道理。”吕楠笑着率先下了楼，伴随脚步，身上发出枪械碰撞的清脆声响。

安平则叹了口气，一边冲躺在地上的田路遥伸出手，将他强行拉了起来，一边却用通讯器联系到了另一个队员。

“许伯，听明白了？忙完了你那边的事就到【天玄玉栋】集合吧，咱们和负责人好好聊聊。”

通讯器中传来 37 岁美男子那 73 岁的沙哑声音。

“听得一清二楚，我这边很快就完事，直接过去。不过队长你们动作也别太快了，我腿脚可没你们那么灵便。”

“那就磕点药！”安平没好气地切断了通讯。

第 35 章 高效谈判法

安平放下通讯器，目光瞥了一眼肖恩，便也转身下了楼。

肖恩本打算揪着田路遥，仔细询问一下白银交易所的情况，但此时也只能带着万分不舍，跟到安平身后。

从白银交易所到天玄区负责人所在的沿途一路畅通而灯火辉煌，处处可见【离】之繁华。

然而点燃繁华的满城灯火，终归也照不尽深邃的星空，肖恩不由想到先前的对话：在这座承接【坤】与【巽】的宏伟太空城中，犯罪行为从未中断。

所以一时的好奇兴奋，也逐渐被警惕心所取代。

红杏小队终归不是来游山玩水的，而是来与一伙盗窃惯犯，及他们的保护伞来“算账”的。

从安平吕楠的对话来看，这笔账他们根本不打算和平计算，所以肖恩也随时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但另一方面，肖恩也实在不希望出现无谓的杀戮。若有可能，他还是希望事情能以和平的方式予以解决。

或许这的确是一种“正义使者”心态，在红杏小队这些见惯生离死别的老兵看来宛如“圣母”——肖恩很清楚这个词在红杏小队是贬义。

但这个世界上总是需要有人来当正义使者。

而世上圣母多一些，也总好过罪犯多一些。

这也是他在接受绝地训练时，就逐渐铭刻于心的理念。

银河系不需要人人都是绝地，但银河系永远都需要绝地。

思忖间，肖恩已跟随安平来到了【天玄玉栋】前。

那是一栋坐落于天玄广场正中，风光无限的靓丽建筑，其高逾五百米，通体晶莹，宛如珍贵的玉石堆砌。

这座超过 150 层的高大建筑，集合了【天玄】区的大部分精华，包括太空城内规模最大的金融贸易企业、仓储集团，以及来自【坤】和【巽】的诸多企业巨头的分支机构。

有人说，【天玄玉栋】内蕴含的财富，甚至超过与建筑等体积的珍稀玉石。

而玉栋顶部的几个楼层，则是【天玄】九个分区与大区负责人的办公场所。这 10 人居高临下地睥睨着整座太空城最为繁华的城区，如同王座上的君王。

如今，君王们迎来了不速之客。

安平面对【天玄玉栋】一层服务台前的年轻姑娘，露出慵懒而不失温和的笑容。

“麻烦通报你们的总负责人张先生，就说安平有事找他。”

训练有素的前台姑娘闻言一愣，但还是维持住了彬彬有礼的笑容：“请您稍等，我确认一下。”

片刻后，前台姑娘从通讯器中得到了反馈，不由露出歉然的笑容：“抱歉安先生，今天张先生恰好有事外出……”

安平笑着打断道：“告诉他，一分钟内若是他还在有事外出，我和吕楠就到他的办公室等他回来。”

前台姑娘被说得莫名其妙，这人是谁啊，敢对张总如此无礼？

但看着安平那惺忪的睡眼，她却下意识不敢违抗，只老老实实将他的话传达给了位于顶层的助理秘书。

而不到半分钟，她就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回馈。

这突兀的变化，让年轻的姑娘瞠目结舌，险些连话都说不利索。

“张，张总邀请您们到顶层会晤。”

“哈，多年不见，张先生还是很念旧情的嘛。”

伴随安平一声笑，【天玄玉栋】的大门处倏地响起安检装置的刺耳警报声。

吕楠穿着厚重的防护外套，背着一人多长的枪匣，从正门大步而入，安检通道的警铃如同她的自带背景音效，伴随她的脚步而越发响亮，引得一层大堂全场大乱。

值守的持枪警卫们慌忙将枪口瞄准吕楠，大声发出语调张皇的警告声，然而吕楠置若罔闻，头也不回一下。

轮值的队长正要开枪示警，却在此时听到通讯器中传来了最新的指示。他不可思议地垂下枪口，并抬起手示意其他手下人也放下枪。

全副武装的吕楠，竟是光明正大地闯入了【天玄玉栋】之中！

而在吕楠身后，肖恩不由长出了口气。

之前他还在担心，若是真的在这里爆发枪战，他该怎么尽量减少死伤，毕竟一层大堂内大部分都是无辜平民……好在

最糟糕的情况总算是没有发生。吕楠全副武装，却没有用武之地。

但另一方面，肖恩却也隐约意识到，之所以没有用武之地，恰恰是因为吕楠的全副武装。

对于长期生活在共和国核心区，接受去武装化的思想熏陶的绝地学徒来说，眼前这一幕让他不由陷入了沉思。

另一边，安平见吕楠和肖恩顺利进了门，便招招手示意二人跟上，而后一路娴熟地越过一层大堂的一排绿植，来到一处禁区。

禁区入口的两名黑衣安保人员，对三人的到来恍如不见。安平也没有对他们打招呼，只带着两名队友来到禁区末端，一座蔚蓝色的电梯井中。

他娴熟地输入了顶层的代码，而后说道："张进澄不是个好打交道的人，麻烦从现在才刚开始。"

吕楠嗤笑道："谁的麻烦？咱们的还是他的？"

"问得好，张进澄已经不是当年的张进澄了。这么多年过去，小张成了老张，老张成了张先生，在王座上坐了这么久，他比咱们怕麻烦。"

说到此处，安平脸上流露出一丝回味："我还是比较欣赏当年那个身份卑微，却敢对分区负责人骂娘的小张。"

吕楠冷声道："如果是那个小张作主，现在一层应该剩不下几个活人了。"

安平叹息道："滥杀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还是对张先生客气一点吧。咱们红杏小队自负盈亏，应该和气生财。不好好说话的部分差不多结束了，接下来先交给我，如何？"

吕楠嗤笑："所以我就是来当个花瓶咯？"

安平说道："也未必，张先生下属有九大分区负责人，总会有几个不想好好说话的，到时候就麻烦你去和他们好好说说。"

“哈，好啊。”吕楠说着，笑容变得热情了几分。

不多时，电梯载着三人来到【天玄玉栋】的顶层。

电梯大门敞开，映入眼帘的是一条金碧辉煌的宽敞走廊，两侧雕梁玉栋极尽繁华之能事，令人不由为之目眩。

而走廊尽头则是金玉相合的二十三层阶梯。阶梯之上，两扇猩红的木质大门半遮半掩，露出门后的灯火光影。

安平看了一眼就不由笑道：“张先生可真是越发富贵了，前几年来看时还没这么浮夸。”

话音刚落，就听门后传来一个略显嘶哑的声音。

“年纪大了，眼神不济，总是想身边的东西都亮堂些，倒是让故人见笑了。”

那声音同时自四面八方传来，虽然不甚强烈，却仿佛自带强势气场，令人不由为之蛰伏。

肖恩先是一惊，而后一凛，意识到这其实只是简单的环绕声场技术，但能发挥震慑人心的效果，却蕴含了非常高明的心理学。

而安平也对这雕虫小技一目了然。

“张先生，承蒙你还愿意说一句‘故人’，我本不想笑话你，但对故人用这种伎俩，我是真的想笑了。”

下一刻，四面八方的声音陡然收敛，只留下走廊尽头，门后的一声叹息。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老话：故人相见，不如不见？”

“既然你也听过，又何必把事情做到‘故人相见’的地步呢。”

安平一边说着，一边已经迈过了二十层阶梯，将半遮的木门轻松推开。

门后竟是一片空旷，雪白的地板一路绵延向前，延伸出一片直径近百米的小型广场！

四面则是透明的玻璃窗，可以 360 度眺望天玄区的每一个角落。

广场彼端，有一张宽大到不成比例的办公桌，一尊轮廓狰狞，气质剑拔弩张的凌厉王座。一位头发花白的中年人坐在宽逾三米的王座上，被映衬地仿佛是一只小型玩偶。

然而一直到安平三人走到办公桌前，可以居高临下地看着坐在王座上的张先生，他仍一言不发。

安平敲了敲办公桌："故人相见，不想说点什么？"

张先生抬了下眼皮："是你来见我，还是你先说吧。"

"【白银】的货被偷了，在你的地盘上。"

张先生笑了笑："想要安慰的话，我可以送你块糖吃，但如果不是想要安慰，我就搞不懂你的逻辑了。你的东西被偷了，不去找东西，来找我做什么？你怀疑是我偷的？"

安平说道："我怀疑你知道是谁偷的。"

张先生又笑："【天玄】区至少有几百几千人知道你们的货是被谁偷的，就算去酒吧问礼仪机器人都能得到答案，何必来找故人？"

"因为酒吧的礼仪机器人不会帮我们找人啊。"

张先生问道："那凭什么我要帮你们找呢？"

"在你的地盘上，一个盗窃团伙连续作案，甚至偷到了【白银】头上，你说你为什么要帮我们找人？"

说到此处，安平的语气逐渐凌厉。

"你作为大区负责人，可以辩解说自己平日里管不到这些琐碎事，但你手下分区负责人总是责无旁贷吧？"

张先生缓缓点头："这么说也有道理，我记得【白银】的货是在第七区丢的，那就让第七区的负责人和你们谈吧。"

说着，张先生就要按动桌上的通讯器，却听安平摇了摇头："不用了，我的人已经和他谈完了。"

而后，安平主动拿起自己的通讯器，问道：“许伯，七区的负责人怎么说？”

“哦，他说‘饶命啊，我也是身不由己的’。”

听到这里，张先生面色陡然一变。

安平却笑了笑，对着通讯器继续说道：“堂堂分区负责人，位居【天玄玉栋】之顶，此时却说什么身不由己，不觉得可笑吗？我看他是欺负你相貌老迈，故意信口开河。你要好好和他谈才行了，毕竟这也是张先生授意过的。”

张先生猛地站起身来：“安平！”

通讯器中，许伯的声音却悠悠响起：“队长，我这边早就谈妥啦，可以让下一任第七区负责人来和我继续谈了。“

安平放下通讯器，对张先生说道：“如何，要安排下一任吗？”

第 36 章 杀人不眨眼

张先生瞪视着安平那慵懒的睡眼，半晌才发出一声冷笑：“多年不见，你还是一样喜欢玩火。”

安平陡然瞪起眼睛：“玩火的人是你！如果换做是其他人，我可以当做是误会是巧合。但既然大区负责人是你，那对于连续作案的窃贼团伙，你至少也该知道他们的底细，也该有办法警告他们哪些货可以动，哪些货不能动！”

安平又说道：“但现在【白银】的货被偷了，你却在这里装无辜，还要我们去和你手下人谈。好啊，我们谈过了，如你所愿，第七区负责人已经没了，接下来还要我们去和谁谈？和你一向积怨最深的第九区负责人？还是对大区王座虎视眈

眈的第六区负责人？再或者我们也可以从第一区开始逐一谈……”

“别太放肆了！”张先生愤怒地拍着办公桌，“这里不是你们的荒废区，在这里撒野的代价，你们还支付不起！”

“那又如何？”安平淡淡地回应道，“支付不起，大不了一死了之，李老大把我们派过来，当然知道最坏的结果可能是什么。你想威胁是觉得一座太空城的【天玄区】负责人，已经比乾坤集团的下属巨头还要有威慑力了？”

“何况你真有决心和我们撕破脸吗，张先生？如果是二十年前的你，我的确不会这么张扬，但既然你从那个不怕死的小张，一路高升到了端坐玉栋之顶的张先生，我反而半点也不怕你了。”

而在张先生微露错愕之色时，安平轻轻一叹：“还记得当年咱们脚踩着那些大人物的脑袋，看着他们屁滚尿流的丑态，嘲笑‘肉食者鄙’吗？现在的你，已经快要接近‘肉食者’的顶端了吧。”

张先生闻言却笑了出来：“你对真正的‘肉食者’一无所知。我现在甚至连半山腰都还达不到。安平，不惜命是你的优点，但不惜命的人永远达不到真正的巅峰。”

“像你这般惜命的人就能达到了？”

张先生摇摇头：“能不能走到山顶，从人生下来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你和我都只是蝼蚁，但向上爬的蝼蚁，和甘于混迹尘埃的蝼蚁，总归是不一样的。算了，和你说这些也是废话，你想知道是谁偷的货，就答应我一个条件。”

安平想了想：“你说。”

“我本来想要你们处理掉的是第九区的负责人。”

“好。”安平答得非常干脆，抢在张先生反应过来之前，就探过身子，在他办公桌前的通讯器上按下了一个按钮。

那是通知第九区负责人立即前来的按钮。

然而这显然不是张先生预想的和第九区负责人见面的时机。他的确很想要扫除那个阻碍，但那需要做足够的准备，让那人死得不明不白，至少不能和自己联系起来。

但现在安平当然不会让张先生如愿以偿！

张先生惊怒不已，想要撤回指令，却被安平伸手抓在肩膀上，动弹不得。

“张先生，多年不见，你真的是退步了。哪怕是五年前你刚刚登顶的时候，也不至于疏于锻炼到这种程度。”

张先生也不挣扎，也不回应，如同石雕一般立在原地。

片刻后，走廊彼端的电梯门敞开，一个身材臃肿之极，却把自己包裹在花团锦簇一般的华服中的中年人蹒跚而来。

“张总，什么事这么急着找我？听说你违反规矩放了一群野人进来，这我恐怕不得不和上面……”

话没说完，一道赤红的能量束就从阶梯之上的大殿中激射而出，瞬间贯穿了中年人的额头。

“！？”肖恩不由瞪大眼睛，只感到浑身汗毛都炸立起来。

他不可思议地看向射击的方向，只见吕楠头也不回地收起手中的短管爆能枪，仿佛那背身盲射只是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而被她射杀的也不是活生生的人类，只是一块全息靶。

虽然早就知道红杏小队这些平日里嬉皮笑脸的人，很可能有着杀人不眨眼的一面，但亲眼目睹，就是另一回事了。

肖恩完全无法接受这些人对于杀人一事那种理所当然的淡漠，以至于他明知不可行，却还是迈上前半步，想要做些什么。

然而下一刻，场内那出奇平静的氛围，却让他感到有种格格不入的隔阂感。

在场的所有人，仿佛就只有他对杀人一事有着正常的反应，其余所有人都仿佛早有所料一般，平静地如同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这种强烈的反差，让绝地学徒异常难受，但也暂时冷静地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没有陷入团队内讧。

这里并不是质疑的好时机。

另一边，张先生对近在眼前的枪杀冷眼旁观，直到第九区负责人那宽大的身躯在微微摇摆了两下后轰然倒地，才微微扬了下眉毛。

“满意了？”

安平放开了他，说道：“这个问题应该问你，我已经实现了你的条件，接下来该轮到你回答问题了。”

张先生整了整衣领，说道：“连续盗窃的团伙名为成员约20 人，搭乘一条走私船流窜作案，并没有长期据点……不过最近他们应该都是在第九区的【群星馆】藏身。”

安平说道：“第九区？啧啧，看来死掉的那个胖子真是死有余辜了。”

张先生说道：“【天玄玉栋】的顶层，有谁不是死有余辜？不过非要说的话，那个新上任不久的第七区负责人梁禹城，倒是个良心未泯的蠢货。可惜蠢货一向不长命。”

安平笑了笑，又抬起了通讯器：“许伯，听清楚了吗？”

“我和小梁都听得一清二楚，良心未泯，他对你评价还挺高嘛。”

“哼……”

那一声不情不愿的闷哼，正是来自本该死去的第七区负责人。

这让张先生不由握紧了拳头，恼怒溢于言表。

“你在耍我！？”

安平收起通讯器：“我也没想到你居然这么信任我啊，我说杀了人，你就真以为我杀了人。故人之间的羁绊，真是令人感动万分。”

说完，安平转身就走："不过时间有限，就不跟你再叙旧了，【群星馆】那边，待会儿可能动静会比较大，你这个当大区负责人的，就多辛苦一下吧。"

******

一行人沿着原路返回一层大堂时，只见许伯早已在前台等候，伸手冲三人打着招呼。

从他那游刃有余的神态，丝毫看不出不久之前他才完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伟业：单枪匹马潜入到第七区负责人的办公室，将一方巨头的性命把握于股掌之间。

作为一名医生，许伯的单兵作战能力之强实在是出人意料。

而看到肖恩那格外关注的目光，许伯则哈哈一笑："小意思啦，这【天玄玉栋】其实早被我们渗透成筛子了，毕竟【天玄】区也算半个据点，区区潜入易如反掌，比起当年在夏润医药偷……"

话没说完就被吕楠一脚踢在腘窝处："少说点废话。"

许伯膝盖半曲，忍辱负重道："副队长教训的是……"

然而作为医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还没走到门口，许伯又兴致勃勃道："圣母少年，我看你面色发黑，可是对副队长枪杀肥男一事有什么意见？我跟你说，其实他早就死定了，我们不动手张进澄也会动手，相较于张进澄惯用的让人消失的手法，当场枪杀反而痛快一点，这其实是副队长的仁慈……"

吕楠又是一脚："闭上嘴！"

许伯痛呼间，安平已经走在最前面，拦下了路边一辆出租飞行艇。

"最快速度。"

负责驾驶的司机听到【群星馆】的名字时，本有些迟疑，然而看到后座吕楠已经一脸煞气地坐了下来，司机顿时收起了所有的心思，用力点头。

“是，最快速度！”

在交通规划合理而发达的太空城【离】中，飞行艇以标定的最快速度行驶时，只需要一个标准时就能轻松绕城市一周。而当司机处于恐惧之中时，这个时间还能再缩短一些。

而从第一区的一行人只用了五分钟。

五分钟后，一座五彩斑斓，却又阴森逼人的二层小楼呈现在眼前。

第 37 章 风卷残云

五彩斑斓，是指挂在建筑外墙的霓虹灯呈现出瑰丽的色彩。

而阴气逼人，却是整条街上只有这一栋建筑绽放光芒，连两侧的路灯都昏暗而闪烁。借着微光，隐约能看到四周墙上绘着各种丑陋而张扬的涂鸦，色调多以猩红为主，宛如血迹。

安平拍了拍司机的肩膀：“十五分钟后来这里接我们，车费我可以付 5 倍，这是订金。如果违约，后果自负。”

司机颤抖地说不出话，看着计价器上突然多出的一笔乾坤币，却怎么也露不出喜色。

在将一行人放下以后，飞行艇几乎一刻不停地驶离了这个街区。而吕楠也在飞行艇离开视线后，将背上的枪匣取了下来，在【群星馆】门前展开，露出她最为心爱的狙击枪。

几乎同一时间，建筑中就传来了喝骂声，二层几个紧闭的窗户陡然被拉开，从中有人探出头来。

但几道能量束精准地打在了窗框上，火光迸溅，将刚刚探出来的脑袋逼了回去。

肖恩手持两把短枪，为吕楠做着掩护。

然而女子却毫不领情，一边飞快地组装着枪械，一边质问道：“你在【兑 9527】时的枪法也是这么水？”

肖恩当然知道她在指责自己手下留情：【群星馆】的人探头出来时，肖恩完全有能力将他们逐一爆头，但最终能量束却是落在窗框上。

但肖恩却只是耸肩一笑，对这番指责不以为然。

诚然绝地学徒的武力惊人，但这份武力永远不是拿来滥杀的。

就算对方是穷凶极恶之徒，除非形势不得已，否则肖恩也更倾向于将其绳之以法，而非以个人的视角去断定那个人是否该死。

作为一名绝地，对于自身力量的慎重使用，是最基本的要求。而肖恩安全不打算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何况，哪怕不考虑绝地的立场，只站在红杏小队的角度思考，此时也是不杀人为佳。

“活着的窃贼，总比死掉的有价值，我们是来‘和气生财’的，不是来杀人逞凶的。”

与此同时，副队长吕楠已经完成了枪械组装，只见原先那一人多长的狙击枪，居然随着部件的变动，以及临时加装的支架，变为了重型速射枪。枪口瞄准让馆中人更不敢露头。

她手持枪械，扭头看向肖恩，用冰冷的语气反问：“你是想教训我？”

肖恩分毫不让：“你是想在这里吵架？”

安平听得头疼不已，于是干脆一拳砸在【群星馆】的外墙上，机械臂爆发出一阵炫目的电弧，电磁力的推动下重拳直接将这砖石结构的外墙砸出一个大洞。

而几乎同一时间，来自许伯的一枚闪光弹就被精准地丢入洞中，几乎无延迟地瞬间炸开，不给墙后的人丝毫反应的时间。

若非肖恩足够警觉，及时扭头闭眼，怕是要被洞中的友军闪光给晃花眼。饶是如此，当他重新转回头时，却见安平已经一脚踢开群星馆的大门，以血肉之躯，单枪匹马冲入敌阵！

肖恩对这般莽夫之勇深感佩服，摇摇头，立刻跟在安平后面。

这毕竟是团队任务，他是来执行任务的，不是来和副队长吵架的，与其留在外面和吕楠的定位重叠，还不如到建筑内部去掩护安平。

群星馆的一层已经一片狼藉，大部分人都被破墙和闪光的组合打得措手不及，晕眩倒地，干呕不已。少数藏在掩体之后，侥幸没被闪到的，也被安平迅速锁定，贴近身去一击而倒。

肖恩几乎没找到多少插手的机会，一层就被安平一人扫荡完毕。

不过在通往二层的楼梯前，安平停了下来，冲肖恩比了个手势。

老实说，肖恩完全没看懂安平的手势，但不影响他理解对方的意图，于是抬起手中双枪，笔向楼上。

安平笑了笑，抬腿疾行，而在他冲到楼梯过半时，肖恩也紧随其后，手中的爆能枪连续向上射击，紧贴着安平的身侧打向二层，为其提供了“人体描边”级的火力掩护。

与此同时，来自外部的火力支援也及时赶到，吕楠的火力攒射宛如暴风骤雨一般透过二层的窗口横扫过来，将二层打得火光如瀑。

较之肖恩，吕楠与安平的默契堪称不可思议。

在结构全然陌生的建筑内部，吕楠居然敢将安平完全纳入火力范围，丝毫不担心误伤！

这是多少次同生共死才能磨练出的默契？

肖恩心中不由惊叹。

而在这一阵暴风骤雨的火力掩护下，安平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

面对窗外那狂暴的火力输出，【玉鼠】的伏兵们甚至不敢直起身子去面对来袭的敌人，只能在掩体后面，勉强抬起手中武器胡乱射击。

然而这种随缘枪法对安平而言根本如同不存在，这位近战先锋一路驰骋，所有的家具、掩体都在他那强大的爆发之下变得支离破碎，而【玉鼠】的窃贼更是如同轻薄的布片，在冲击下四处“飞舞”。

偶有漏网之余，也会被肖恩及时补上一枪。肖恩不会瞄准要害，但爆能枪的杀伤力还是足以让对手彻底失去战斗力。

不多时，【群星馆】的二层便被两人扫荡完毕。

只剩下最后一道紧锁的房门。

看着门上和周围墙上被爆能枪打出的碳痕，安平凑近前去，伸手敲了敲，只听一阵金属碰撞声响，这让他微微皱起眉头。

在这砖石结构的建筑中，唯独这个房间，看起来从四壁到房门全由高强度的合金打造，如同一个巨大的保险柜。

只不过此时房门紧锁，里面的人完全没有开门出击的意思。

安平站到门前，左手在机械臂上调试了两圈，耸耸肩：“大意了，忘了加装等离子焊枪，不好破门了，可惜小庄没跟来……”

话音未落，就听一楼传来吕楠的声音。

“这种小事还非要小庄帮忙，你可要点脸吧。”

说话间，女子带着一身枪械碰撞的脆响，赫然也来到二楼，目光环视四周的狼藉景象，冲安平和肖恩露出一丝冷笑。

“两人发挥不错啊，加上一层的一共十三人，几乎都是只伤不死，你们在表演圣母大赛？”

安平耸耸肩：“杀了他们也没什么好处。”

与此同时，又有一个声音从一楼传来。

许伯恻恻阴笑：“就是啊，取人体器官，还是要从活人身上取的价值才高啊。这十三人身上的零件好好整理一下，拿去黑市随便也能卖个几十万吧？就算【玄冥】找不回来，好歹也能弥补一点损失。”

这话只听得肖恩都有些不寒而栗，心中搞不清许伯这话到底几分真几分假。

而吕楠闻言也是一笑，对安平说道：“队长，我在这里表演一下严刑拷问的技巧，有没有可能让门里的人出来？”

安平无奈地叹了口气，看向肖恩，问道：“你呢，有什么办法？”

肖恩走到门前，认真摸了摸房门，又摸了摸门锁，然后伏下身子，从腰间摸出一只巴掌大的多功能工具锥，弹出纤细如发的金属探针，然后轻轻送入电子锁的缝隙中。

他以极其精细的动作调整探针的走向，并从反馈的力道中判断着这只电子锁的内部结构，再将其一点点瓦解。

这套开锁技术，还是肖恩在贝加摩尔的任务前临时学到的，而多功能工具锥则来自白银号上陈三万的临别馈赠。

一时间，肖恩不由想到师父曾经说过，人的一生是不断积累和修行的过程，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必会有回报之时。

师父的话果然没有错，虽然这回报的方式和自己预想的不太一样……

只是不知道现在师父究竟怎么样了？

想到师父莫斯提马，肖恩一时出神，双手则沿着惯性继续动作，下一刻，探针传来一阵剧烈的颤抖，门锁上也猛地绽放出一条电弧。

肖恩这才回过神，连忙收回探针，起身撤步。身前门锁就在一阵轻微的爆破中化为残骸。

金属房门也在吱呀呻吟声中向内缓缓敞开。

安平点头道：“有两下子啊。”

吕楠冷哼一声，不予置评。

许伯则嘿嘿笑着，用非常夸张的音量喊道：“但是该取的还是要取的哦！如果我们的损失弥补不回来的话。”

话音未落，门后便传来一声叹息。

“【白银】的各位，我投降就是了。”

第 38 章 借刀杀人

随着房门彻底敞开，门中藏着的人也显出了真面目。

那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干瘦中年，须发凌乱，皮肤苍白，身上穿着简单的衬衫和短裤，从那系错的扣子看来，他来到这房间紧急避难，也是避得极其匆忙。

面对门外气势汹汹的红杏小队，这位干瘦的中年无奈地苦笑道：“恭喜各位成功抓到了【玉鼠】的鼠王，真没想到我们居然会被出卖得这么快。”

吕楠冷笑道：“我也恭喜你，出卖你的那个胖子已经死了。”

鼠王摇了摇头：“他才不会出卖我，能做出这种事的只有张进澄……我早知道这位张先生精于算计，但还是利令智昏，

想要在他的地盘上捞上一笔。如今被他借刀杀人，也是我活该了。”

被比喻为“刀”的安平说道：“事到如今，想要借刀杀人的恐怕是你吧？我和张进澄可是同生共死过的关系，就别在这里妄图挑拨了，还是老实交代问题吧，【玄冥】在哪儿？”

许伯顺势补充：“还有你们的金库在哪儿？”

鼠王说道：“要找金库的话，地下室就是，最近我们在却很不巧刚刚被卖掉了。哈哈，东西前脚刚走，你们后脚就到，真是妙不可言的巧合啊！”

说到最后，这位山穷水尽的枯瘦中年竟哈哈大笑起来。

吕楠踏步上前，却被安平伸手挡住。

安平没有笑，也没有怒，更没理会鼠王的挑拨，只问道：“买家是谁？”

鼠王非常果断地给出了答案：“【青龙】。”

这个答案，让安平顿时面色一僵。

肖恩有些不解，看向许伯。许伯则言简意赅道：“【兑】区域中最强大的海盗组织之一，神出鬼没，胆大包天。之前袭击【兑 9527】的所谓【朱雀】就是一群劣质的追随者和模仿者。嗯，如你所料，和我们颇有过节。”

肖恩于是立刻理解了安平的难色。

【玄冥】还真是落到最糟糕的人的手里了，想来【青龙】也不会拿【玄冥】当净水材料用。

鼠王悠然说道：“【玄冥】这种东西，在我们这些老鼠看来其实是最棘手的，有需求又付得起钱的人，大多有自己的可靠进货渠道，没必要买我们手里这种来路不干不净的货，比如你们【白银】就是直接从【坤】进的货吧？价格公道，质量可靠，还没有后顾之忧……”

安平伸出机械臂，捏住了鼠王的下巴：“说重点。”

鼠王叹了口气：“就去找【青龙】要吧。当然，依我之见，你们最好是带上我的金库，老老实实返回你们的荒废区，当一切都没发生过。再不济，门外那十三人，你们想取哪个器官就取哪个吧，我实在给不了你们更多东西了。”

许伯忍不住问道：“为什么不是取你的？”

鼠王说道：“你若是医生，应该看得出我命不久矣，早就五内俱衰，若非如此，我和手下在星系行窃多年都不曾失手，何至于一时利令智昏，明知道可能有陷阱，还一步踏进来？”

顿了顿，鼠王又说道：“有人告诉我，事成后三日可以拿到【玄黄血】。”

听到【玄黄血】这三个字，肖恩忽然感到身边队友的情绪有些异常波动。

但不等他细细品味，就听安平闻言大笑了起来：“哈哈，传说中的长生不老药？这种扯淡的骗局你也信？”

“死到临头，什么都不妨试一试。【玄黄血】也罢，九转丹也罢，甚至符水我也喝过。那边的医生应该看得出来，我现在五脏六腑中，已经藏了不止一个扯淡的骗局了。只不过，到头来终归还是一场空罢了。”

说完，鼠王仰起头来，挂着一丝宛如得道的笑容，再不言语。

肖恩心中只觉荒谬，这鼠王明明是输得一塌糊涂，却还一副死到临头大彻大悟的姿态，仿佛他才是赢家？

这算是至死也要给人添堵的典型么？还真不愧是“老鼠”！

然而对于这种滚刀肉，红杏小队却有自己的办法。

安平沉吟了片刻，问许伯道：“关于长生不老，你了解多少？”

许伯被问得一愣：“长生不死当然是扯淡，要延年益寿倒还好说，比如早睡早起……”

安平打断道："联系他们和【玉鼠】有不共戴天之仇，把这位死到临头的鼠王交给他们，他们保准有办法让他'延年益寿'！"

许伯眼前一亮："黑还是队长你黑啊，我这就找下联系方式。那帮人别的本事没有，让人痛而不死的花样是真的精彩！到时候我让他们录下视频拿去黑市卖，收益分成……"

话没说完，鼠王已经满面惊惧地抬起头来，说道："被【青龙】一道买走的还有一批我们从天玄武库中偷到的武器装备，那里面非常'凑巧'的有定位装置！"

安平这才冷笑一声："定位器呢？"

鼠王毫不犹豫地走到墙边，从一个暗格中取出一只圆形的全屏指示器，上面不断变换着复杂的坐标。

"就是这个了。"

安平拿过定位器，转身就走，竟是毫不迟疑。

至于鼠王和他的手下人，安平根本看也不看。

吕楠显然有些意犹未尽，但也只是握了握手中的枪柄，没有浪费任何一道能量束在伤者身上。

只有许伯叹了口气："就我是劳碌命哦……"然后一路小跑到地下室去回收金库里的现金。

肖恩跟在正副队长身后，走出【群星馆】时，只见街角处，一辆熟悉的出租飞行艇正颤颤巍巍地行驶过来。

安平不由笑道："看来我没看错人，是个守信的。"

吕楠轻描淡写道："也可能是发现我下车时锁在后座的闹钟，他拆不下来。"

安平不由问道："真是闹钟？"

"有所谓吗？"

说话间，飞行艇终于来到众人面前，而此时许伯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完成了金库回收，背上背着一个比他本人还要巨大的背包，却还是步履如飞。

许伯把背包塞进飞行艇的后备箱，然后跳上后座，兴奋不已道："这【玉鼠】还真是身家丰厚，三成收益就这么肥，就算【玄冥】追不回来，也基本能覆盖损失……"

话没说完，就被正副队长同时一瞪。

飞行艇内弥漫的杀意，险些让司机驾驶失控。

"我就是说说，【玄冥】当然要追回来啦。"许伯说道，"【青龙】那帮畜生拿到这种杀器，肯定要四处威胁讹诈，而我们铁定被他们第一个选作杀鸡儆猴的示范对象。"

安平说道："知道就好，所以联系下小庄，让她预热飞船，咱们准备去找【青龙】吧。"

说完这句话，这位始终都维持淡定，在枪林弹雨中都面不改色的小队队长，终于忍不住痛骂了一句。

"爆他妈的张进澄，还真是算计的高明！"

许伯最善于圆场，见队长陡然暴怒，并没有强劝，而是问道："队长，你真觉得这是张进澄在借刀杀人？"

安平愤然地举起定位指示器，摇摆了两下："这不是明摆着的嘛！他就是要我们去对付【青龙】啊！你以为这定位器是巧合？是【天玄】区的人忽然灵机一动想要更新武备了？而恰好这批装备又被人偷走了？这摆明了是借【玉鼠】之手转交给我们的啊！"

许伯沉吟了一下，啧啧连声："我一开始还以为张先生是要借我们的刀去杀果然大人物的胃口不是我等贫民能够揣度的呀。"

安平没好气道："有什么不好揣度的？利益使然啊！【玉鼠】算什么东西？抓个【玉鼠】有多少好处？至于九区负责人更是一直被他压在分区位置上不能动弹，恐怕他平时还把彼此勾心斗角当作消遣！"

"而痛恨【青龙】的，肯定是【离】这种家大业大的呀。"

随着陈述，安平的愤怒逐渐平息，语气也冷静下来："过去几年，被【青龙】伤得最重的就是太空城【离】。那群疯子在城市里制造过不止一次重大犯罪，甚至劫掠过【离】的重要货船，早就是总裁陈耀的眼中钉了。但【青龙】一向神出鬼没，背后又有高人，就连乾坤集团的安保部队都始终未能剿灭他们，何况区区一个太空城？"

说到这里，安平反而冷笑起来，显然对此事更有怨念，但很快便回归话题："所以对于张进澄这样的大区负责人来说，若能顺利铲除无疑是大功一件，顺利的话可以直接脱离【天玄】大区的窠臼，向'肉食者'的更高境界进发。"

许伯哈哈笑道："那下次见面，就是一人之下的张市长咯？"

安平的笑容略显抽搐："多半如此吧，如今的总裁陈耀只是个生而高贵的公子哥，远没张进澄的心计，更没有他的进取心，他在位置上已经呆的够久了。而张进澄那班萨杂种虽然荒废了锻炼，看来却是把精力都用在阴谋算计上了。"

吕楠冷声问道："那要怎么处置他？"

"怎么处置？回去把训练用的全息靶都换成他的模样呗，还能怎么处置？"安平自嘲道，"借刀杀人一说纯粹是推论，半点真凭实据也没有。唯一和【玉鼠】实际接触过的第九区负责人刚刚已经被咱们枪毙了。"

"而【玉鼠】躲在【群星馆】的线索还是他提供的！刚刚十五分钟时间里，咱们打得热火朝天，却没有安保部队前来打扰，这更是张进澄卖咱们的面子，现在咱们总共承他两份人情，你说要怎么处置？"

吕楠说道："人杀了，人情自然一了百了。"

安平叹息道："有道理，等我晚上做梦的时候杀他十次。"

吕楠冷哼一声，却不再争辩。毕竟她只是副队长，而以她的性子，一直到战死沙场之前，也只可能当副队长。

飞行艇内的气氛一时凝结，但再怎么凝结也好过队长暴怒，最初负责打圆场的许伯只感到一阵心安和自豪。

而就在此时，旁听了全程的肖恩，忽然说道：“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公之于众不就行了？”

飞行艇内，所有人都是一愣。

肖恩却觉得众人这一愣才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这逻辑不是很简单的吗？

“任何阴谋诡计，最怕的就是被人戳穿公布。如果张进澄做事问心无愧，他就不必担心自己做的事被人知道；如果他问心有愧，那有什么后果也是他理应自己承担的。”

顿了顿，肖恩又分析道：“对于他手下分区负责人而言，作为同僚的第九区区长被他利用后杀人灭口，足以寒心。对于总裁陈耀而言，这是个野心勃勃不择手段的阴谋家，理当警惕。此外，【玉鼠】、【青龙】都被他算计于股掌之间，以后同类组织也会对他更加戒备，如此上下合力，内外合力，他的日子不会好过。”

一言既出，却是吕楠最先笑了出来。

“许伯，这小子果然是比你聪明。”

第39章 打狗就要先打狗主人

肖恩的建议极大提振了小队士气，不过接下来面临的形势依然艰难。

“队长，坐标解析已经完成了。”

红杏号上，庄原瑛有些怯怯地将自己的计算结果展示在全息平台上。

只见一片繁密的小行星带中，有一枚格外巨大的闪烁红点。

【兑9776】

“这里啊……”许伯露出明显的悲哀之色，看起来活似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孤寡老人。

肖恩有些好奇：“有什么特别之处么？”

许伯看了安平一眼，安平则挠挠头，说道："老实说，这是你作为新人第一个任务，本来我们是不想在全程中给你任何提示的。但一来你在【离】的表现相当不错，二来这次事情有变……总之，这里是【青龙】的老巢。"

肖恩点点头，对这个结论倒不觉意外。

换了任何一个海盗组织，拿到【玄冥】这种大杀器，也不可能随便乱放，当然贴身保管最安心。这一点应该早该想得到。

但从许伯的反应来看，【兑 9776】恐怕不是一般的龙潭虎穴。

安平说道："你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小型军事基地，从外层的防御卫星，到深入小行星核心的地下迷宫，【青龙】几十年的经营，精华全在这座基地之中。"

这般沉重的描述，却让肖恩大感惊异："这么显眼的目标，没人管的么？"

许伯嘲讽道："毕竟是【青龙】嘛。"

肖恩说道："给我详细讲讲【青龙】吧。"

安平说道："也是，从头说起比较好。"

于是，这位小队队长一边驾驶飞船驶离太空城，一边为新人肖恩介绍着即将面对的敌人。

"【青龙】是个非常危险的对手，过去 10 年间，我们【白银】和他们大大小小交手超过 30 次，虽然基本全胜，但损失也不少。更可怕的是，他们明明每次都蒙受损失更重，但隔不多久就能生龙活虎，卷土重来。除了【青龙】以外，还从没有哪个海盗组织能被我们连续扫荡多次而不伤筋动骨的。"

肖恩思忖了一下，说道："所以本质上【青龙】并不是海盗组织？"

安平说道："重点抓得不错，这种组织背后当然有正规军的支持，所以就算把他们连根拔起，过不多久还会有人借尸还魂……"

话没说完，又被肖恩打断："迄今为止，有人把他们连根拔起过吗？"

安平顿时怔住，随即一笑："说的也是，的确没人把【青龙】重创到连根拔起的地步，那咱们这次就以此为目标来努力吧。小庄，去做准备吧。"

庄原瑛得令而去。

许伯则一声哀叹："队长，咱们现实一点好不好？目标地点在那边常驻兵力从来不少于 300 人，周边战斗机不少于 10 架。而咱们全船算上小庄的 7 个技工机器人，也才 12 人！能把【玄冥】追回来就万幸了，何必跟那几百个疯子较劲呢？"

吕楠说道："我倒是难得赞同肖恩的意见，【青龙】之所以反复卷土重来，只是因为从来没有被人连根拔起过。如果真的有朝一日被人灭了满门，我不信他们背后的正规军还有兴趣扶持第二个【青龙】。"

许伯顿时连哀叹的力气都没了，正副队长居然一起发疯，这次任务看来前途多舛。

还是多嗑两颗药丸暂时忘却烦恼吧。

而在许伯回房间找药的时候，庄原瑛也从控制室跑了过来："航道计算完毕，随时可以出发啦！"

吕楠哼了一声，抖了抖肩膀，俨然已是摩拳擦掌的热身状态，安平则笑了笑："那就开始吧。"

尖锥型的飞船很快就沿着庄原瑛计算好的特殊航道飞行，而在离开太空城不久，飞船前方就迎来了一片细密的小行星带。

而红杏号几乎毫不犹豫地深入其中，在密集的碎石阵中穿梭游弋，小行星带中的碎屑时不时就在红杏号的偏导护盾上撞起波纹，让新人乘客肖恩不由得一阵阵冷汗。

然而不久之后，他就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了注意。

只见密密麻麻的细碎陨石中，几颗光秃秃的小行星安静地漂浮着。

这种小型天体在小行星带早期个位数编号的小行星单凭编号就能被卖出天价……

但是让肖恩感到惊讶的是，眼前这几颗小行星，绝对没有任何一个【兑 9776】！

从红杏号的雷达上也不难看出，附近的星图和【兑 9776】的星图完全对不上！

庄原瑛坐标计算失误，走错航路了吗？

然而却见安平笑着称赞道："哈，真不愧是小庄，这种刁钻的航路也让你走出来了。"

庄原瑛羞涩地低下头，扯着软帽："这是，我的职责嘛……"

副队长吕楠却皱起眉头："队长，你这又是在演哪一出？这不是【兑 9776】吧？！"

"的确不是，这里是我还以为你该对这里有印象的。"

吕楠愣了一下，旋即认真观察起了雷达上呈现出的全息星图投影，恍然道："这是乾坤废物团的前线基地？！"

许伯也反应过来，为肖恩解释道："当初乾坤集团的安保局号称要为民除害，根除派出几艘大型战舰和数百架战斗机，雄赳赳气昂昂地大军压境，在【青龙】的家门口摆下阵势。结果大军在这里驻扎了半年，连【青龙】腿毛都没找到一根，倒是把联合赞助商积极捐献的物资吃喝得七七八八，最后在一片唾骂声中灰溜溜跑路……"

安平说道："但那场扫荡行动的真相，你们都该猜得出来。且不提乾坤集团的安保部队绝非无能囊膪，就算他们真的窝囊，以他们正规军的身份，数十倍于海盗的兵力，在这里驻扎半年，就算只封堵【青龙】的航道，也能让那些海盗在老家里困顿而死。可实际上呢，在安保局的舰队撤出以后，【青龙】非但没有因半年的封堵而衰弱，反而更加活跃！"

听到这里，肖恩顿时恍然："官匪勾结！？"

"没错。"安平说道，"当时负责指挥前线安保舰队的安保局【兑】分局副局长宁涛，基本可以视为【青龙】的幕后老板，或者是幕后老板的代理人。他在扫荡行动后背负骂名，被乾坤集团当场免职，但只用了半年时间就被【夏润医药】聘为特别安全顾问，并在数年后回归安保局，成为了【兑】的分局局长。"

肖恩有些不可思议："这也可以！？民众没有反对声音吗？"

许伯冷冷笑道："当然有啊，所以宁涛一直在呼吁各地企业积极行动起来，赞助他们再来一次剿匪行动，以雪前耻。可惜乾星系的人民觉悟太低，死活不肯捐钱，剿匪行动也就迟迟没有下文啦。"

肖恩不由哑然，如此无耻姿态，其实说白了就是四个字：反对无用。

乾坤集团根本不在乎民众的意见。

而众人说话间，安平已经驾驶飞船悄然躲到一块较大的陨石后面，避开了与【兑 4399】的面对面，而后从飞船腹部放出了几只细小的隐形侦察器，迅速飞往【兑 4399】。

这些侦察器显然不是凡品，它们以惊人的速度穿梭于太空中，并在短短一小时后就安全返回了红杏号，满载着记录下来的宝贵信息。

安平将侦察器中的画面调出，顿时，【兑 4399】那光秃秃的地表就呈现在全息投影中。

而伴随安平的操控，投影中的画面飞速变换，焦点很快锁定到一处人工开辟的平原区，只见一栋栋临时军事建筑屹立其上，因年久失修而显得锈迹斑斑，破败不堪。

显然，这就是多年前的剿匪行动留下的遗址。

遗址正中，却见众多军事建筑簇拥着一座画风截然不同的庄园。圆形的庭院中，绿植成荫而花团锦簇，更有人工开辟的河流与喷泉滋润着这一抹绿意。

绿荫包裹中，有一座朴素的四方小楼。

然后，最重要的，小楼外门前，站着两名身穿安保部队制服的士兵。

这理应废弃的荒凉星球上居然有人！

至此，肖恩终于意识到，为什么队长要把落脚点放在这里，而非【兑 9776】。

“队长你是觉得，【青龙】的幕后主使人，现在就在这里看戏？”

安平说道：“毕竟【青龙】手里的可是【玄冥】。换成你，你会放心地看着一伙穷凶极恶的海盗摆弄这种大杀器吗？”

许伯补充道：“人们出门遛宠物的时候都还知道要拴上绳子，就近看管呢。”

安平又说道：“但显然宁涛不可能带着大部队，前簇后拥地跑过来。而且他也不可能料想得到自己会被人视为目标。所以相较于此处防御要虚弱得多。如果安保局的主力部队还在的话，红杏号的侦察器是回不来的。但现在看来，这位新任分局局长实在也太大意了，他竟然还没意识到自己此时的价值。”

说到此处，安平不由一笑，而肖恩也从这份笑容中，全然明白了安平的计划。

堪称绝妙！

只要能在这比直接去闯龙潭虎穴要简单得多。

而若是【青龙】不肯从命，那就等于恶犬反噬主人，乾坤集团不可能轻饶得了他们。若是【青龙】乖乖从命，以红杏小队这般恶人的性子……不对，以小队自负盈亏的指导原则来说，肯定是要将人质敲骨吸髓，利用到极致的。

接下来唯一的问题就是，宁涛是不是真的在【兑 4399】上！

“十有了，门前这两个士兵穿的是精英制服，而安保部队的精英通常只会为了保护重要人物而出动。此时会出现在这片荒凉地带的重要人物，除了宁涛也不会有别人了。当然，退一万步来说，就算宁涛不在，庄园里没有任何大人物，那也没关系，把这座庄园里的宝贝全都抄掉，应该能多少弥补一下咱们【白银】的损失。”

许伯又补充道：“临走时再顺便把庄园炸上天，效果更好。”

安平点点头，解释道：“【兑 4399】作为宁涛的隐秘临时宅邸，以及和【青龙】的联络枢纽，实际上是靠【青龙】来保证安全的，毕竟为了掩人耳目，他不能光明正大地派正规军来长期驻守……那么一旦这里出现任何安全问题，【青龙】都责无旁贷。”

许伯赞道：“所以说黑还是队长黑啊！”

第 40 章 杀人执照

心黑手辣的安平，很快就驾驶着飞船，在密集的陨石中穿梭，一点点逼近【兑 4399】。

这座曾经的前线军事基地，虽然已经被废弃多年，大部分军事设施都已经失效，但毕竟此时还作为宁涛的临时宅邸而维持运转，所以安平丝毫不敢大意。

毕竟红杏号只是一艘特化型的飞船，并不以正面战斗见长，而【兑 4399】的前身却是军事基地。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军事设施还能发挥功效，都足以对红杏号构成威胁。

不过，或许是宁涛实在无能，也或许是安平的驾驶技术够高，飞船隐蔽性够强——当然更可能是因为红杏小队的运气

够好，最终飞船竟在没有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顺利降落在【兑 4399】的背面。

落地时，许伯长出了口气：“哎哟，还以为会半路就被拦截炮火炸成烟花呢，心脏都砰砰乱跳的。”

吕楠嗤之以鼻：“你是药劲儿又上来了吧？”

许伯说道：“毕竟我只是医生，是文职，比不得你们这些野蛮人身强力壮，只能靠禁药强化一下我的瘦弱身躯……”

话没说完，就被安平用机械臂拍了下脑袋：“少废话，准备行动吧。”

随着队长命令下达，许伯立刻收敛了嬉笑，背起早已备好的超大背包，带上一个略显可笑的头盔后，便以轻盈迅捷，如同 37 岁人一般的步伐走下了飞船。

安平紧随其后，依然是轻装上阵，连爆能枪都不带一把，身上的护甲也显得单薄而稀疏。

肖恩选择跟在安平身旁，比较了另外两名队友后，他感觉这次任务还是和队长搭档最令人安心。

安平笑了笑，也没有拒绝。

最后下船的是吕楠，她依然穿着厚重的外套，身后拖曳着一只悬浮货架，各色枪械堆积如山。

庄原瑛依然留在船上，待吕楠下船后，她便一边冲众人挥手道别，一边遥控着一架小型货运飞行艇从红杏号的货舱后门飞出来。

许伯看了眼，倒抽一口凉气：“居然是这一架，小庄你够狠啊！”

庄原瑛歉然一笑：“任务需要嘛。”

吕楠睥睨许伯，冷声道：“你有意见？”

“没有没有，不敢有。”许伯在吕楠面前仿佛身高都矮了一头，哪敢争辩，只是眼看着吕楠将货架上的枪械不断往飞

空艇的货箱里搬，实在忍不住说道，“运输费无论如何不能均分啊。”

吕楠嗤笑，不屑于回答。

反而肖恩有些好奇：“运输费？”

安平见吕楠一时还装卸不完，便解释道：“本该等任务结束，结算报酬的时候再和你细讲，不过简单说一下吧。这货运飞行艇是小庄的私有道具，我们借用它来完成任务，是要向小庄支付运输费的。”

许伯补充道：“而这一架的费用特别高！是正常的五倍以上了！”

安平说道：“因为它凝聚了庄原瑛的大量心血，性能最好，成本也最高。”

许伯歪了歪嘴：“要不是某人拖着这么沉重的行李，本来也用不着性能这么好的飞行艇……”

吕楠冷笑：“好，你的运输费我来付，到时候火力支援的时候可别指望我。”

许伯连忙笑道：“我就是开个玩笑，这不是刚磕了药，脑子不清醒嘛……”

说话间，吕楠终于合上了货箱：“可以出发了。”

而此时，肖恩早已经看着飞行艇的驾驶位，双目出神。

身为一名驾驶爱好者，他一眼就能看出飞行艇的不凡，虽然受限于乾星系的整体科技水平，其性能未必能与共和国名门大厂的旗舰款式相媲美，但一个合格的驾驶爱好者绝对不会单纯痴迷理论性能。

适用性才是第一位的，而庄原瑛拿出来的飞行艇，显然非常适用于红杏小队。其承载能力足够强，而且从整体结构、发动机型号来看，虽然飞行速度不会太快，但绝对平稳和安静，非常适合如今这类潜入作战。

一边想着，肖恩一边已经恨不得跳上去亲自体会驾驶的实感。

优秀的驾驶员在驾驶飞行艇时，可以感受到制作者倾注其中的心血和灵感，那种感觉就仿佛在阅读一部精彩的小说，欣赏绝妙的歌剧表演。

而肖恩无疑是足够优秀的驾驶员。

安平只看得好笑：“好了好了，你来驾驶就是了，不用这么痴态毕露，我让位就是。”

肖恩毫不客气地跳上驾驶位，在落座的瞬间，产生了一种由衷的喜悦与怀念。

虽然飞行艇还没有实际启动，但绝地学徒已经可以在脑海中勾勒出这它安静而平稳地行驶的模样。

上一次驾驶如此优秀的交通工具，还是在贝加摩尔，而想到贝加摩尔，肖恩不由又想起了师父。

庄园一别，双方彻底失联，在白银号上尝试联系也以失败告终。而后，在红杏小队的基地里，他曾找机会做同样的尝试，依然没有结果。

如今，他既没有更加靠近真相，也没有更加靠近师父，反而莫名其妙地跑到【兑 4399】来帮人抢【玄冥】。肖恩感觉自己就像是随波漂泊的落叶，仿佛是迷失了方向。

但是作为绝地学徒的他，却感到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和即将面对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

无需迷茫，尽可能做好眼前的事就够了。

注意力重新回到眼瞎，肖恩感受着飞行艇的优秀，转头对红杏号上的庄原瑛高高竖起拇指，少女有些羞涩，又有些得意地点点头，然后才将脸埋在软帽里。

许伯直着眼神目睹全程，点评道：“我看你们两个还是结婚去吧。”

话音刚落就被安平一巴掌抽在后脑。

******

飞行艇的性能一如肖恩预料。

在【兑 4399】这颗荒凉的小行星上，它以惊人的静谧，承载众人向军事基地进发。

速度不快，但是对于这个狭小的天体来说已经足够，大约两个标准时后，地平线上就已经可以看到废弃的军事建筑了。

“稍等。”

后座的吕楠拍了下驾驶位的座椅：“到那边的山地绕一下。”

肖恩点点头，也不多问，让飞行艇转向而行，片刻后便来到一片连绵起伏的山石包裹中。

吕楠四下环视了一番：“把我放在这里就好。”

肖恩心中有些惊讶，她要一个人留在这里？

但其他人却丝毫不以为意，甚至许伯还谄媚地笑道：“待会儿行动起来，副队长还请多多关照小弟……”

安平则主动为肖恩解释：“对于吕楠来说，这个距离是最好的狙击位置。”

肖恩只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从这里到军事基地的距离，已经是一般的爆能狙击枪的理论射程极限了，她要在这里完成实战狙击！？这已经不是人力可为了吧？

安平笑了笑：“所以她特别宝贝她的狙击枪啊，寻常人碰也碰不得一下。红杏小队里，很少有人会花冤枉钱。”

肖恩再看吕楠背上的长枪，心中好奇翻涌。

显然，吕楠能完成不可思议的远距离狙击，这把特制的狙击枪居功至伟。

不过没看两眼，就被副驾驶席上的安平拍了拍肩膀：“别看了，再看她真会找你收费的……她在这把狙击枪上花的钱够在【坤】上买公寓了。”

肖恩闻言不由心痒难搔，但也知道事分轻重，点点头便驾驶飞行艇继续向前。

******

飞行艇向前行进不久，安平就做出指示。

“稍微绕个弯吧，我们待会儿从另一个方向夹击庄园。”安平一边说，一边调出飞行艇上的全息投影，开始为肖恩和许伯讲解行动计划。

“现阶段，我们手中情报非常有限，所以这次行动赌博的意味很重，切忌恋战，一击不中就要立刻撤离。至于具体撤离方法就是老规矩：各凭本事。”

“但大体而言，我认为宁涛躲在庄园里的概率还是很大的，所以接下来主要讲一下如何突破庄园，把人抓出来。因为来得仓促，我没办法搜集这个临时改造的庄园的情报，只能依照常理判断，你们听个大概，自己要懂得临阵应变。”

“庄园应该是当年围剿行动时的指挥部改造的，重点不在地上部分。从之前侦察器传来的影像也不难看出，行星表面的防卫力量并不太强，很可能是将精华聚集在了地下。”

“这次的对手不同于一般的乌合之众，是宁涛敢拿来为自己保驾护航的精英。而我们人手有限，又不具备地利，客场作战会很吃亏。所以我们需要先想办法分散敌人，我考虑充分发挥吕楠的远距离火力优势，先和对方打一场外围战，想办法将对方的主力钓出来，然后再趁乱混入庄园，擒获宁涛。”

“当然，计划归计划，实际行动一定会面临诸多意外。而红杏小队的成员，无论何时都要牢记四个字：临机应变。哪怕是放弃任务目标，出卖队友都无所谓！我们是出墙的红杏，不要被任何规矩约束了自己。”

肖恩听到这里，意识到队长安平根本是在给自己私人授课。

这种感觉略显微妙，尤其是关于放弃目标，放弃队友这种言论……但他还是认真听着。

而就在此时，安平干脆转过目光，直视着肖恩。

“最后，算是我最不放心的一点，必须着重对你强调一下。”

肖恩点点头，表示洗耳恭听。

“这次的敌人，不是【朱雀】、【青龙】那种穷凶极恶之徒，而是乾坤集团安保局的正规军，他们有着合法的身份，以及绝大部分还算清白的个人履历。甚至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比我们还更能代表乾星系的正义。”

顿了顿，安平又说道：“但他们是敌人。”

肖恩顿时理解了队长安平想要说的内容，但却不知该如何回答。

安平不满足于肖恩的沉默，继续说道：“你在【群星馆】对【玉鼠】手下留情，那无所谓，对方是高明的窃贼，不是高明的战士，我们有足够的余力镇压全场，伤而不死或者死而不伤都在我们一念之间。可是这一次我们没有这份余力，一念之仁不单会害死你自己，也会害死所有对你有所期待的人。”

说完，安平又笑了笑：“可惜李老大不在这里，否则让他给你忽悠效果一定更好，我这个人到底还是不太擅长言辞，也只能说到这个地步了。你是个聪明人，应该也不用我再说什么，自己琢磨一下吧。”

肖恩点点头。

然而就在此时，许伯忽然补充道：“肖恩，我姑且作为小队前辈，给你布置一个思考题吧。”

“请讲。”

“假如你是宁涛，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会带什么人来？”

肖恩被这显而易见的问题问得一愣。

好在许伯也没指望他作答：“显然是要心腹手下对吧？不然带个不明就里的新人，回去大嘴巴把不该说的事情说出去，岂不是麻烦了？”

肖恩点点头，这是理所当然。

“那我再问你，能成为宁涛的心腹手下，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肖恩下意识想说实力够强。

结果许伯自问自答兼抢答道：“实力强大吗？显然不对，你的实力绝对比宁涛手下所有人都强，你会给他卖命当狗吗？”

这问题让肖恩一怔。

许伯又说道：“正直不阿吗？更是大错特错，真要正直不阿，宁涛第一个信不过：回头把自己举报了怎么办？那么是要难得糊涂的？更不可靠，宁涛跑来【兑 4399】终归是有风险的，一旦遇险，你会指望那些喜欢难得糊涂的人来舍命救你？所以最后的选择只剩下一种：同流合污之辈。能被宁涛带到这里的心腹，一定是缴过投名状，证明过自己的。而证明方式，你应该想得到。”

肖恩心下一沉，他的确想到了。

对于这种明面上身家清白的合法良民来说，最好的投名状当然是“犯罪”！

只有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再将把柄拱手送给宁涛，才能算得上心腹手下！

许伯说道：“当然，以上都只是我的个人猜测，也可能事实和我想的完全相反，宁涛手下都是一群正人君子，是出于

伟大的理想才选择追随他。和【青龙】同流合污什么的，不过是一时权宜之举，他们依然胸怀梦想，身家清白……”

“当然，更有可能的是，就算这些人大部分死有余辜，里面终归是有少许无辜的。或许你开枪打死的那个就是，而到时候你就成了杀害良民的杀人凶手。”

“但我想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内心深处究竟怎么想，是想成为一个永远清白的好人，还是想成为一个能做事的人。”

肖恩紧皱起眉头，只感觉这种二选一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很不合理。

当然，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真正合理过，否则也不需要绝地武士团满世界执行任务了。

但事情具体落到自己头上，又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肖恩又开始怀念师父，如果师父还在，一定会给出正确的指引……但是，自己终归不可能永远依赖师父的指引。

而就在此时，许伯忍不住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医生，所以再给你举个医生的例子。你应该知道，再高明的医生也会有救不活的患者，眼睁睁看着病患死在眼前，是医生的家常便饭。越是经验丰富的资深医生，在手术台上的失误也就越多，哪怕是我这种神医也有不堪回首的往事……但也有一种医生，从来不会失手，从来不会因自己的过错导致患者伤亡，一生清白。”

顿了顿后，许伯用嘲讽的口吻揭晓答案：“那就是什么也不做的医生。”

刹那间，肖恩心中的迟疑便一扫而空。

与师父的分别，是自己作为绝地学徒的一场试炼，那么这一次就依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吧。

待日和与师父汇合，再听她的批评好了。

国王陛下

第 41 章 试射

下定决心后，肖恩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将腰间的短枪拿到了手里。

这个动作已经足够表明他的态度，许伯顿时住口不言，哈哈一笑，而安平也颇为欣慰地长出了口气。

而过不多时，肖恩的飞行艇就来到了军事区域的边缘，金属浇筑的高大建筑近在眼前，空气中甚至弥漫着一股铁锈味。

宁涛所在的庄园，也仿佛近在咫尺。

安平拍了下驾驶席：“好了，就在这里停下吧，他们的地面安保再怎么松懈，也不可能任由我们驾驶飞行艇直冲家门。再往前进就要被发现了。”

肖恩依言停下飞行艇，而后刚要开口询问接下来要怎么做，余光就瞥见一道赤红的能量束自远方的山丘激射而至，将庄园正门的守卫一枪打倒！

绝地学徒足足愣了一秒钟，才意识到这是来自吕楠的狙击。

她居然就这么开火了！

完全不等队友发出行动指示，甚至没有确认队友是否准备妥当，就这么擅自开火了！

然而身边的安平、许伯却对此见怪不怪，不约而同拍了下肖恩的肩膀，然后分兵两路，沿着不同的路径靠近庄园。

显然对于红杏小队来说，这种无言的默契早就是基本功。他们了解吕楠，信赖吕楠，正如吕楠了解和信赖他们。

肖恩暂时还无法融入到这种不可思议的默契中，只好摇摇头，选择了安平的方向跟上，在废弃的建筑阴影中不断穿梭，迅速逼近目的地。

与此同时，吕楠的狙击先声夺人，成功引得庄园警铃大作，那四方的建筑中顿时涌出一批全副武装的安保战士。其中一人在护甲外披着猩红披风，俨然是名军官级的小头目。

然而他才刚刚走出建筑，还没来得及发号施令，头盔上就陡然被能量束贯穿，多出了一个敞亮空洞，而后身躯颓然倒地。

吕楠的狙击充分发挥出了 DF-q91 型狙击枪的威力，在极限距离下仍维持着不可思议的精度，一枪就让对手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中。

混乱持续的时间不长，这些安保局的战士毕竟经受过极其严格而正规的训练，实力远非乌合之众的犯罪组织可比。他们只用了几秒钟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首先是依据弹道确认了狙击手的位置，而后人群迅速分散开来，躲到各个隐蔽位置。而庄园的庭院中也升起诸多掩体

和自动防御设施。更有两门重型炮塔，接连不断向远方的山脉洒下能量束的暴雨。

吕楠的狙击顿时被压制住，而安保局的战士们则趁此机会，立刻调集人手，搭乘上飞行艇，飞向远处的山脉。

肖恩一边安静地潜行，一边开始为吕楠的处境忧心。

但就在此时，却见远方又是一道赤红的能量束射来，精准地打在一架飞行艇上，击穿了前置装甲和燃料箱，成功引燃了飞行艇的高能燃料，将其化为一团火球。

飞行艇上的三名战士无声无息地在熊熊烈焰中融化，而后续的两架飞行艇立刻刹车转向，再不敢贸然前进。

片刻后，庄园中的重型炮塔以更为狂暴的火力扫荡远方的山头，只见山石碎裂如雨，在重火力的狂暴轰击下竟是硬生生被削平了一层！

这种狂暴的火力压制，一直持续到炮塔因过热而变得通红都没有停止。

而这无疑为前方的战士提供了强有力的信心，之前急刹车的飞行艇获得了安全的信号，继续向前全速行驶。

然后就在此时，又是一道赤红的能量从众人视野中划过，狙击手从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完成射击，令炽烈的粒子束径直洞穿装甲板，射入燃料箱，将整架飞行艇和搭载的战士一道化为火球。

庄园内的重型炮塔顿时熄火了一个瞬间。

因为这对他们而言仿佛是一种裸的羞辱，敌方狙击手在强大的火力覆盖下，不避不退，直面着足以将任何人瞬间化为焦炭的恐怖，持续射杀着他们的同伴！

下一刻，庄园中的重型炮塔状若癫狂。

那足以对中型太空战舰都构成威胁的火力，毫无保留地扫向远方的山地，坚固的山石在高温粒子流的冲击下，如同被喷枪灼烧的冰块一般迅速融化，岩浆滚滚，山地化为炼狱。

肖恩只看得一阵心惊。

安平淡然道："不必为吕楠担心，这都是小场面了。"

肖恩有些不可思议：这还算是小场面？她隐蔽的山头都快被化成汁水了！

作为狙击手，最怕的就是暴露位置以后，引来重火力反制。所以大部分狙击行动都只在确保绝对隐蔽的情况下进行。偏偏吕楠为了吸引注意力，从一开始就暴露了位置。而庄园内的重火力之强也超乎预期，那根本不是单兵可以匹敌的。

"放心吧，她早就转移位置了，不会傻乎乎留在原地让人打的。在她的射程范围内，她比任何人都精明。"

肖恩立刻想起地下基地里那场对决。

的确，副队长虽然平时性格显得过于直率乃至暴躁，但作战时的算计之深之准，着实令人印象深刻。

"而且安保局的这一套标准流程，对她来说早就是玩剩下的把戏了。"

说完，安平叹了口气，仿佛触及到了什么禁区，显得意兴阑珊，只摆了摆手，示意肖恩尽快跟上。

肖恩也打起精神，暂时不去在意吕楠的处境。

想要真正帮助吕楠，就要珍惜她所拉扯出的空间，立刻去抓住宁涛。只要敌方大将在手，战局自然会瞬间逆转。

也不必再平添死伤。

两人的行动速度变得越来越快。

因为吕楠吸引了太多的注意力，以至于他们在废墟的掩护下，一路直奔到庄园外围，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而就在肖恩准备翻过庄园的外墙，进入绿荫丛中的时候，却被安平拉住。

"看那边。"

安平伸手指向两名在墙外持枪戒备的安保战士。

即便是在警铃大作期间，这两人依然牢牢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但显然对远处发生的一切，他们心中充满好奇，不断向远山处张望。

虽不敢擅离职守，但心思已经完全不在眼前。

肖恩只看了一眼，便理解了安平的计划。

这两个显然不那么精锐的战士，就是安平选定的突破口了。

“分头行动？”

安平笑了笑：“以后尽量做到不要问。”

说完，他便一马当先，向着那两人的方向扑去。这位睡眼惺忪的中年人，在此时瞪大双眼，两条粗壮的大腿迸发出不可思议的巨力，让他在这颗重力偏低的小行星上爆发出了惊人的速度！

与此同时，肖恩则从另一个方向逼近过去，速度较之安平也不逊色多少。

片刻后，安平首先暴露。

“什么人！？”

一名安保战士终于在余光中看到了安平全速奔跑时留下的身影，惊恐地高喊起来，手中的爆能枪也瞄准了对方。

但很快他就惊讶地发现，对方冲锋的速度之快简直匪夷所思，而且奔行时，步伐仿佛暗含某种奇特的韵律节奏，总是能在他尝试扣动扳机的时候忽然变向，让安保战士的瞄准落空。

明明庄园外是一片空旷平地，可他这个看门人却对一个赤足奔行过来的入侵者无可奈何，几次瞄准，却连开枪的机会都找不到！

片刻后，安保战士有些心浮气躁起来，下意识用手肘捅向同伴——没看我在这边狼狈不堪么，你居然还在看戏？

然而这一捅，却感到对方浑不受力，直接倒了下去。

他不由惊诧地转过目光，却见倒地的同伴，额头上惨烈地印着一个边缘焦黑的空洞。

下一刻，视线中一道能量束自远及近，顷刻间铺满了视野。

而他的世界也就此陷入漆黑。

第 42 章 单枪匹马

看门的敌人倒下后，安平对肖恩竖起了拇指。
那是着实漂亮的两次点射，完全没有浪费自己给他创造的机会。
更没有浪费许伯那一番苦口婆心。
只希望此次任务结束以后，看到许伯开给他的心理咨询费账单的时候，他能维持冷静……
一边想着，安平一边沿着外墙悄然来到门前，将地上的尸体翻起来，迅速脱卸下他的护甲和外衣，并套在自己身上。
而肖恩动作却比安平还快几分，仿佛这一切都事先演练过许多次，这让安平顿时心生荒谬。

这小子看起来眉清目秀，一脸正经，怎么这扒尸体的功夫比我还熟练？！他以前是作殡葬业的？

而这一时分神，让安平的动作更迟缓了一拍，于是肖恩先一步完成了变装，带着看门战士的全套装备，快步向庄园内跑去。

学徒身上的安保战士制服略显宽松，并不合身，但肖恩只奔跑了两步，就成功呈现出了慌张而凌乱的脚步，他的身体夸张的左摇右摆，让人反而看不出制服上的破绽。

后方，还在努力拉上裤子拉链的安平只看得目瞪口呆。

这小子怎么这么熟练？！

熟练工肖恩在奔跑中，逐渐找回了贝加摩尔时期的感觉，同样是潜入庄园，同样是易容变装，同样是一路畅通……

但不同的是，自己身后不再有无所不能的师父，自己手中的作战方案也不再是那种让人看了就感到心安的庞大作战蓝图，而只有四字真言：临机应变！

肖恩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无谋之战，然而此时他也别无选择。绝地学徒一边尝试感受原力的指引，一边下定决心，一路直冲向前。

很快，他就在庭院正中的一座临时掩体后面，遭遇了两名穿着同样制服的安保战士。对方看到肖恩，丝毫没有展现袍泽之情，而是警觉地抬枪瞄准："站住！什么人，哪个小队的？"

肖恩当然说不出自己的部队名，他甚至不知道【兑 4399】上的部队到底是哪一支，更无法确定彼此间有没有什么对话暗号。

但这并不妨碍他给出完美的应对。

绝地学徒摆出一副慌乱到极致的模样，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狙击手只是佯攻！另一边才是敌人主力进攻的方向！"

一边说，他一边不断摇摆手臂，伸手指向自己来的方向。

“不要再管那个狙击手了！赶紧过去支援，那边就快撑不住了！”

然而将枪口指向肖恩的人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一边满是狐疑地看着风平浪静的庄园大门，一边质问道：“既然是紧急情报，为什么不用通讯器汇报！？”

肖恩气急败坏道：“这附近的通讯不是被全部屏蔽干扰掉了吗？还用个鬼的通讯器！？”

绝地学徒的声音是如此理直气壮，而伴随他伸手在两人面前一晃，话语中更仿佛蕴含了不可思议的魔力。以至于两名持枪的战士竟不由一怔，以为自己耳中通讯器传来的声音纯粹是幻听。

而就是这么一怔的破绽，对肖恩来说已经足够。

他上前半步，双手似闪电一般直刺而出，落到了两人的颈动脉上。

两名精英战士霎时昏厥，身躯缓缓软倒。

肖恩轻吐了口气，暗道自己这尚不成熟的控心术，善加利用也是可以收获奇效的。

但还不及安心，余光就看到足足一队安保战士从一处掩体后面快步跑来。

双方一个照面，都是一愣。

肖恩反应极快，立刻俯身抱住昏迷的两人，对那队安保战士放声大喊道：“庄园内来了刺客！这里有人受伤了！需要急救！”

他的声音是如此洪亮，以至于那整队安保战士都不由一愣。

对于这些堪称精锐的战士们来说，肖恩的声音显得极其突兀，乃至荒谬。

乾坤集团的安保部队，有着非常严格的作战程序：遭遇偷袭时应该如何应对，队友负伤时应该如何救援……这些都有

标准流程，而这些流程里，绝对不包括在原地抱着队友大呼小叫！

但任何有实战经验的人也都知道，死抱着标准流程不放的人，永远是在战场上死得最快的那一批。

而就在有人想要开口向肖恩问询求证时，肖恩又猛地伸手指向不远处一处绿树丛：“刺客就藏在那个方向！”

刚刚才跟着肖恩一路躲到绿树丛中的安平，闻言不由在心中暗骂。

肖恩你这混小子居然敢出卖队长！？

不过旋即又感到一丝欣慰：这小子虽然混账了点，但适应得可真是快啊。

红杏小队的所谓临机应变，就是要做到这一步才行：关键时刻，要能毫不犹豫地出卖队友。因为这种出卖，本质上是一种信赖。

而堂堂小队队长，又怎能辜负新人队员的信赖？

安平那惺忪的睡眼陡然睁大，全然无复慵懒之色，他从树丛里长身而起，身影霎时吸引了那队安保战士的注意力。

十只以上的爆能枪，同时将枪口聚焦到了他的身上，然而又在下一个瞬间丢失了他的踪影。

安平在林中爆发出惊人的移动速度，将密集的能量束之雨甩在身后，而宁涛精心维护的庄园绿植，则为他提供了极佳的掩护，他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在林间时隐时现，肆无忌惮地吸引着对方的火力。

整整一队精锐战士，连续几轮扫射，竟丝毫没能奈何树丛中的人影。

为首的安保队长感到一丝蹊跷，按动了手上的通讯器，准备向上级汇报情况，并请求支援。

但就在此时，一道赤红的能量束从遥远的山体缝隙间激射而出，笔直地贯穿了他的太阳穴！

这一刻就连肖恩也感到瞠目结舌。

吕楠！？她居然还活着……不对，她居然还能活蹦乱跳地提供火力支援！？

肖恩偏过头，只见她最早藏身的地方早已被庄园内的重火力化为熊熊火海，而即便如此，重型炮台都依然没有停止火力倾泻。

吕楠居然能在如此艰难的境地下，找到机会支援庄园内的队友？！

但错愕归错愕，肖恩并没有错过这个机会，他趁着这一队战士群龙无首，集体茫然的时候，进一步扩散着恐慌。

“赶快散开！不要愣在原地，敌人狙击手不止一个，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茫然的士兵不由自主地按照肖恩的指示四下规避着，他们的动作显得简洁干练，训练有素，但这份素质显然用错了方向。

树丛中，安平捂着肩头的擦伤，咧嘴一笑：“越来越有意思了啊。”

与此同时，肖恩正抱着两个昏迷的战士，准备借着拖拽的动作进一步靠近指挥部时，却见一个瘦小的身影迅速靠近过来。

那人穿着白色的作战制服，手中提着一只药箱，猫着腰一路小跑，以极其娴熟而严谨的战术动作在各个掩体间辗转，片刻间就凑到了肖恩身旁。

肖恩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那张满是褶皱的美男面孔。

居然是许伯！他是什么时候，不对，他为什么要……还是不对，刚刚那严谨到与正规军一般无二的战术动作……

而不待肖恩从无数个问号中回过神来，许伯已经非常熟练地用乾坤安保的制式医疗诊断器，在两名昏厥的战士身上扫了一圈，并令其发出刺耳的锐鸣。

“这两人要不行了！来个人跟我一起把他们送到医疗舱去！快一点！”

一边说，许伯一边打开通讯器：“前方编号 43287，请求指挥部开放三号和四号医疗舱，有人重伤！”

通讯器中沉默了片刻，回应道：“请求许可。”

这娴熟的对话，让肖恩更是感到匪夷所思。

眼前这个身材瘦小的男子，仿佛真的是正规军中的一员，而非是红杏小队中那个喜欢嗑禁药的药罐子！

“臭小子，别发愣了。”

直到耳边传来许伯细微的声音，肖恩才恍然回神，意识到这人的确是许伯，而非是什么克隆体……

“我会趁这个机会混入指挥部，然后想办法帮队长开条路出来……我们两人应该足够把宁涛抓住，你有别的任务。”

说着，许伯轻轻伸手指向一座重型炮台：“尽快把那个拿下来。”

肖恩闻言一愣：拿下重型炮台？有意义吗？

然而还没开口询问理由，肖恩就感到脚下微微震荡，从远方传来战机发动机启动时的嗡鸣。

庄园外，一座半废弃的机库中，锈迹斑斑的地板隆隆敞开，两架通体漆黑的长翼战机从地库中缓缓升起，腹部的矢量引擎点燃蓝色的光芒，托动着轻盈的机身迅速浮空而起。

许伯说道：“吕楠应付不来那个，你去用重炮帮她。”

肖恩看了眼重兵驻防的重炮阵地，只见炮台四周重兵把守，还有几座自动枪塔在跃跃欲试地转来转去……顿时心如止水。

你要我单枪匹马去搞这样的阵地？你把我当什么了？绝地大师吗？

“放心，吕楠会支援你的。”顿了顿，许伯又笑道，“我也会在精神上鼓励你的！”

精神鼓励有什么用？你也是绝地大师吗？

然而不待肖恩开口，许伯已经用全然不属于那瘦小身躯的巨力，拉扯着两个被肖恩打晕的安保战士，向指挥部内前进。

“赶快来人帮忙！再在那里看戏的，全都列入黑名单，以后受伤了自己包绷带去！”

许伯那理直气壮的声音，竟真打动了周围几名安保战士，他们带着几分犹豫聚到许伯身边，帮他一道搬运伤患。

见状，肖恩也只好无奈地起身离开，向着重炮阵地伏身前行。

第 43 章 渗透作战

绝地学徒之后的一路有惊无险，然而就在他即将抵达终点的时候，果不其然引起了警惕。

“站住，什么人，哪个小队的？！”

一名穿着队长制服的战士举枪瞄准了肖恩的脑袋。

肖恩心下一叹，也不知道他和许伯到底差在哪里，为什么许伯的伪装就如此轻易地取信于人，反而自己走到哪里都被人用枪指着？

然而这次却不用他费心考虑答案了。

就在那安保队长提枪指向肖恩的下一刻，一道赤红的能量束从不可思议的角度激射过来，直接洞穿了那人的脑袋。

“卧倒，分散！”

立刻有一名临时替代队长的老兵高声呼喊起来。

而训练有素的战士们也体现了极强的执行力，立刻分散匍匐，从原先的掩体位置离开。

肖恩则趁此机会迅速混入人群，心中有些遗憾没能用不杀人的方式解决掉那个忠诚的队长，同时更是惊叹于吕楠的狙击术简直神乎其技！

枪法精准倒在其次——关键是她转移阵地之迅速，与队友间的配合之默契，再一次刷新了肖恩的认知。

原来在这种偏远星区，也会有这种王牌级的战士。

而吕楠这一枪后，肖恩面临的困境顿时化解，四周的战士再也顾不得质疑一个衣衫松垮的安保战士，各自在全新的掩体后面剧烈喘息，平复情绪。

而凑巧的是，那个临时顶替队长的老兵，正匍匐在肖恩身旁，用通讯器不断狂吼。

“飞行员在干什么！？赶紧升空去解决那个狙击手啊！”

肖恩连忙在旁边补充迷惑信息：“狙击手不止一个！我刚刚在一号门也遭遇了狙击手，明显在废弃的军事区还藏着敌人！”

喊话的老兵闻言却反而迟疑：“你到底是谁……”

肖恩见状，再次于心底叹息：自己果然是没法轻易取信于人啊。

他也知道，自己的言谈举止和正牌的安保战士相比，显然是不伦不类的，所以难免引人起疑。

但他也是无可奈何的。

没有任何事先预案，几乎没有准备工作，队长脑子里灵机一动就一路飞到肖恩根本来不及研究对手，更遑论模仿他们的言行。

他又不是许伯、安平那种在乾星系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土著，他甚至乾坤语都只是刚刚说流利而已。

所以肖恩最痛恨的就是所谓临机应变，手里没有几十份备用方案就跑去执行任务，实在是不知廉耻的裸奔行为！

但此时也容不得肖恩想太多了，手持通讯器的临时队长已经完全起了疑心，只要他一声令下，周围分散开来的十多名全副武装的安保战士，还有重炮阵地旁的自动枪塔都会瞄准自己。

那么留给肖恩的选择就只有一个了。

绝地学徒双目紧盯着对方，轻声道："我是来临时支援重炮阵地的，指挥部对重炮的效率非常不满意……而我以前恰好学习过炮兵技术。"

这句话单从言辞来看简直毫无逻辑可言，甚至是一种自曝行为。

乾坤集团安保局下属的正规军并不是临时组建的乌合之众，战场调动哪有这么儿戏的？一个看起来就高度可疑的年轻人，突然跑出来说自己是受指挥部的命令来支援重炮阵地……这简直是把奸细二字写在脸上了！

然而当这句自曝的言辞伴随着绝地学徒的原力技能"控心术"一道说出来，那个警惕十足的老兵立刻显得一阵迷茫，继而点点头："原来如此，快去吧。"

而后他更是冲四周的队友摆出手势，示意放行。

肖恩长出口气，点点头，在一众安保战士不可思议的目光中，飞速向着重型炮塔伏身跑去。

这一次的控心术，效果比绝地学徒的预想要好一些，换做来乾星系以前，他还没办法将控心术运用地这么娴熟，更遑论连续高强度使用。

肖恩心中也微感奇怪：明明他近期意外频出，所以常规的冥想修行变得时断时续。但与原力的联系却仿佛变得更为紧密了，就连控心术的效果都超乎预期。

而就在此时，他脑海中忽然再次浮现出一颗熊熊燃烧的恒星，光与热霎时就铺满了整个空间……

绝地学徒对这幅景象并不陌生，他与这轮烈日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上一次是搭乘客船从超空间跳跃到乾星系的那一刻。

隐约间，绝地学徒意识到脑海中的画面一定是原力给予自己的启示，只是这个启示的时机实在不怎么凑巧。

在群敌环绕间，肖恩实在无暇分心沉浸于原力的流淌中，他只能收敛心神，强行将脑海中的画面压了下去，继续迈步向前。

庄园中的重型炮塔是货真价实的大家伙，地表以上的部分，轮廓呈半球形，直径接近十米。一根灰色的方体炮管从球体中探出一半，炮口不断喷射出高温高能的粒子流，将远方的山石如揉捏雪团一般肆意蹂躏着。

肖恩走到近前，越发清晰地感受到每次发炮时地面传来的震荡……心中对处于火力覆盖范围内的吕楠也多了一丝忧虑。

就算没有那两架战机，在这样的炮火打击下，吕楠也不可能一直坚持下去。尤其她刚刚为了支援自己，于万难之中强行开了一枪，再次暴露位置。

自己必须抓紧行动了。

值得庆幸的是，这座从地下升起的炮塔，在地表的部分留了个可供炮手出入的小门。

肖恩可不希望好不容易走到近前，却不得门而入，届时难不成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用光剑现场画圆么？或者用随身携带的单兵炸药硬生生炸出一条路来？

如今既然有门，那么如何开门对肖恩来说就只是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了。手持陈三万所赠的全套工具，肖恩在二十秒内就解除了炮塔侧门的门锁，直接拉门走了进去。

一进门就被一只爆能枪指向了额头。

“什么人，哪个部队的！？”

看守在炮塔门后的一位穿着红色制服的战士厉声喝问。

肖恩心中则想骂人了。

这句话是第几次听到了？

至于吗？自己看起来有这么别扭吗？我已经很努力地模仿你们的言行举止了好不好？怎么是个人就能看出我是奸细！？

哦，大概是因为我进门是通过撬锁吧……

只不过这一次，肖恩终于能做出不一样的应对了。

他毫不犹豫地矮身避开枪口直指，身躯如闪电一般冲向炮塔内的卫兵。

在这个密闭空间内，绝地学徒丝毫没有隐瞒实力的必要，原力强化过的身躯，赫然爆发出比队长安平还更胜一筹的速度。

在对方还来不及扣动扳机时，肖恩已经用一记全力掌击砸在对方的下巴上，清脆的骨骼碎裂声响后，那士兵就像软泥一样倒了下去。

越过这名卫兵，肖恩也看到了炮塔内的全貌。

尽管从外面看去，炮塔宛如一座巍峨的小山，但内部可供人员活动的空间却相对狭小，除了看门的卫兵之外，就只有两名炮手坐在操控台前。

而这两人听到响动后，急急忙忙地转身站起，开始在腰间摸索防身的爆能枪。

肖恩伸出手来，无形的原力直接抓住两人，面对面地一碰。

解决了炮塔内的敌人后，肖恩毫不犹豫地扑到操控台前，然后看着全然陌生的面板，一阵头疼。

这要怎么玩啊？

若是在平常时候，肖恩看到这种新奇事物，心中多少还会兴奋愉悦一番，毕竟是个学习的好机会……但事态紧急之下，肖恩实在愉悦不起来。

通过操控台前的监视画面，肖恩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两架战斗机已经完成了预热，正式升空而起，就要向着吕楠所在的方向穿梭而去了。

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了！

吕楠或许可以在复杂的地势中，勉强回避重火力的轰击，然而一旦空军到场，孤立无援的狙击手根本没有挣扎的余地！

肖恩长出口气，坐到了炮手席上。

“愿原力与你同在。”

而后，他毫不犹豫地用右手握紧了一个全然陌生的操控杆，向前一推。

顿时，整座炮塔都开始微微颤抖，方形炮管迅速抬起炮口，直指向天。

肖恩精神一振，意识到自己猜测无误，而后立刻握住旁边另一个操控杆向前一推——果然是控制横向位移的。

当然，只凭这两根操控杆根本无法完成瞄准射击，只能大致完成炮管定位。面板上那些复杂的按钮、推杆，才承担着真正的射击任务。

具体的坐标计算、火力输出模式、弹道预判……这些都是极其复杂的工序，因此在这座炮塔中才需要由两名炮手协同作业。

这种重型炮塔，在熟练的炮手的操控之下，可以完成超高精度的射击，即便是面对那些穿梭如电的太空战机也丝毫不会落下风。

可惜肖恩终归不是娴熟的炮手，在大致估量了一下用推杆操控重型炮台的精度后，就直接放弃了用重炮击坠战机的方案。

除非那两架战机愿意老老实实悬浮在半空，让肖恩试射两轮进行校准……但那显然是痴人说梦，战机非但没有悬浮，反而以惊人的速度向吕楠的方向飞掠过去。

情急之下，肖恩毫不犹豫地双手同时握紧操控杆，令重型炮台迅速转向！

却不是将炮口对准天空，而是对准近在咫尺的另一座重型炮塔！

这个距离下，不需要任何精确的校准，肖恩也绝对不会射失目标！

而摆在肖恩面前的陌生面板上，唯有那象征开炮的红色按钮格外醒目！

第 44 章 伪装失效

肖恩毫不犹豫地伸手拍下按钮。

方形的炮管中迸发出惊人的灼热能流，如同长矛一般径直刺穿了对面炮塔的护盾与装甲，在那半球体上留下一个骇人的豁穿空洞。而能流余波不止，又一路向前扫荡，点起一道炽烈的火墙。

被一炮洞穿的重型炮塔，在火光中呻吟了片刻就轰然引爆，化为一团壮烈的火球，破碎的金属碎片四下激射，顷刻间就将附近的安保战士扫倒一片。

如此异变，顿时吸引了全场注意，庄园内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熊熊燃烧的火海，哪怕最精锐的战士此时也是呆若木鸡。

意外？事故？幻觉？

无论如何，这都是完全超乎现实的景象。

两家穿梭中的战斗机也被下方的火光吸引了注意，一时间甚至顾不得去扫荡那个山区中的狙击手。

片刻后，却见那座逞凶得手的炮塔，又迅速调转炮口，瞄准了天空。

战机的飞行员只感到一阵头皮发麻，一阵凉意从头贯彻到脚。

他所驾驶的战机只是小型战机，多用来执行简单的对地支援、或者对空作战任务，攻坚相当乏力。面对地面上的重型炮塔，在如此近的距离之下根本就是活靶！

此时，哪里还有人敢去在乎山区里的狙击手——那狙击手再怎么神通广大，无非是浑水摸鱼，打掉几个无关痛痒的大头兵，可那突然发疯的重型炮塔却足以毁天灭地！

肖恩也丝毫没有客气，一炮打穿了对面的重型炮台之后，便双手同时推拉操控杆，将炮口又对准了庄园正中，那个指挥部改造而来的小楼，然后直接开炮打飞了第二层。

这一次，就算再迟钝的安保战士也意识到不对了。

人们再也顾不得什么远方狙击手的威胁，连忙将注意力锁定到这个突然变节的重炮身上，各自用通讯器汇报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指挥网络中一片混乱。

升空的两架战机自然也顾不得去山区扫荡狙击手吕楠，连忙调转方向，将一连串的能量束砸在炮塔上，在炮塔厚实的偏导护盾上激起一连串的波纹，算是略尽绵薄之力。

肖恩毫不客气地拉动操控杆，调转炮口进行还击，虽然理所当然的火力落空，却再次毋庸置疑地展示了自己的存在感，加剧了庄园内的恐慌。

“这炮塔是怎么回事？是叛变吗？！”

“不，不对，听说是有奸细打扮成我们的样子混进去了！”

“那奸细是妖魔鬼怪吗？众目睽睽之下能混到炮塔里去！？”

“总之重火力小队在哪儿？赶快把这个东西炸掉啊！”

“指挥部怎么还没有反应，赶紧切断这东西的能源供给啊！”

这些训练有素的战士们，完全陷入了迷茫与慌乱中。但片刻后，人们总算惊喜地看到，炮塔外壳上闪烁的幽光忽然熄灭，肆无忌惮地转动的炮台也停顿在了原地。

“它的能源被切断了！”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然后立刻有手持导弹发射器的战士瞄准炮塔侧面的小门，用一枚导弹将那扇厚重的金属门炸得向内凹陷进去，门轴因管线断裂而迸发出一阵扭曲的电弧。

战士们只感到心情更加激亢。

“赶快再补上一发！”

“捉到那个奸细，一定要将他千刀万剐！”

在七嘴八舌的吵杂声中，第二枚导弹精准命中凹陷的侧门，终于将沉重的金属块直接炸翻在地，露出门后的景象。

立刻就有几名胆大的战士沿着敞开的侧门冲入炮塔。

只见一具胸口焦黑，脸上血肉模糊的尸体就躺在门边，面目几乎无法辨认。唯有那身象征精英的红色制服能够说明他的身份——这座炮塔内部唯一的保镖。

此外，操控台前，两名炮手昏迷不醒地倒在地上。而一名穿着松垮战士制服的人则趴在操控台上，没了声息

“这是……”当先进门的战士，见此情形顿时愣住。

期待中的激战并没有到来，这炮塔中居然只有两具尸体和两个昏迷不醒炮手。

“那个奸细见形势不妙，干脆自杀了？”有人颇为迟疑地提出猜想。

“呸，算是便宜他了！”一名资深的老兵，恼怒不已地啐了一口。

而一名队长模样的战士，却沉默不语地伸手拨拉开挡路的几个战士，大踏步地走到操控台前，踢醒了一名昏迷的炮手，然后直接抓住他的衣领，将他提到半空。

“到底怎么回事！？”

被忽然唤醒的炮手只感到脑子里仍嗡嗡作响，哪里说得出所以然，东拉西扯一番，也只记得有人闯入炮塔，然后他就人事不省了。

那队长逼问了一番，一无所获，心中更是恼怒之极，顺手就将趴在操控台上的尸体拨拉开，想要鞭尸泄愤。

却见那人约莫四十岁上下，皮肤黝黑，满面风霜。

“原野……”队长的声音以极度的惊怒而颤抖，眼前更是金星乱冒。

怎么会是原野！？为什么会是他？！他应该是这座炮塔的看门人，怎么会死在操控台上！

下一刻，队长脑中灵光一闪，目光陡然转向门前那血肉模糊的尸体。

“给我杀了他！”

四周的战士们一脸茫然。

队长强忍着怒火，解释道：“那具尸体才是奸细，他想要浑水摸鱼！”

一边说，队长已经一边抬起自己的爆能枪，冰冷的枪口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直接让挡在面前的战士们慌忙向旁边闪开。

而与此同时，门前躺尸的肖恩也终于装不下去了。

乾坤集团的安保部队的确不愧是精锐，他仓促间布下的迷阵，居然只困扰了对方不到两分钟！

而且现在肖恩还是以一种极其不利的方式暴露了身份，他很确定只要那队长带头开了枪，接下来迎接自己的必然是一阵乱枪如雨。

无奈之下，肖恩只好动用了他的最终方案。

佯作尸体的绝地学徒，悄然按下了遥控炸弹的按钮。

操控台座椅下面的炸药被他轰然引爆，火海和热浪汹涌膨胀，顷刻间就将近在咫尺的所有人全部吞噬！

肖恩趴下身子，紧紧掩住口鼻，之后只感到背部一阵灼流伴随浓烟扫荡而过。

即便是穿着看门人原野的精英制服和护甲，肖恩也感到自己有些支撑不住。

所幸这股灼流很快就熄灭了下去，只留下滚滚浓烟依然沿着侧门流淌而出。

肖恩趁此机会从身旁抓起一个被震晕过去的战士，在烟雾中蹒跚而出，嘶哑着声音喊道：“救，救命啊……”

此时，绝地学徒再次将自己的演技发挥到了极致，他模仿着伤者的声音，搀扶着一个正牌的安保战士，无论是姿态还是样貌都像极了惨遭奸细暗算的无辜战士。为了提高成功率，他还竭尽余力发动了控心术。

然而迎接他的并不是医护兵的医疗和“战友们”的关怀，而是无数冰冷的枪口。

“你是谁？”

一名身穿蔚蓝色制服的战士，带领着至少 30 名以上的战士，将肖恩团团围住，目光中满是冰冷。

肖恩这一刻真的有些心态失衡了。

我又做错什么了？！控心术失效也就罢了——这些安保战士心智极其坚毅，仓促间很难影响。但他的伪装明明已经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被人一眼就看穿？

然而肖恩却等不到答案揭晓了。

因为那名蔚蓝制服的首领，已经抬起右手，意兴阑珊道：“算了，无所谓，到时候让验尸官来考究他的身份吧。”

这一次，肖恩是真的毫无办法了。

面对数十杆爆能枪，就算将身边的战士当作肉盾，也无非是多拉一个人当筛子。而那些围拢过来的战士，虽然也有不少目带迷茫，似乎不理解为什么要对自家人开枪，但来自长官的命令却是绝对的。

然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却见那蔚蓝制服的首领，举起的手竟放不下来，淡然的面色也逐渐覆盖上一层惊讶。

他抬起左手，按住耳朵上的通讯器，不可思议地质问道：“您说什么？当真的吗？可是……我，我知道了。”

关闭通讯器后，这位战士首领沉默了很久，目光中蕴含的怒火宛如实质，但他终于还是下令道：“放他走。”

四周的战士一片迷茫：“放了他？什么意思啊？”

一些清楚内情的战士则争辩道：“可他明明是……”

蓝衣首领怒吼道：“我说放他走！”

这一次，再没有反对的声音。所有的人都默默将枪口放下，然后用各种复杂不一的目光看向肖恩。

肖恩则长出了口气，放下身边拿来当伪装道具的昏迷战士，整理了下并不合身的红衣，而后大踏步向指挥部的小楼走去。

沿途一路畅通，再没有人持枪堵脸，质问他的身份。

甚至就连不断倾泻向远方的火力也停了下来。空中的战斗机在一阵徘徊之后，摆出万般无奈的姿态，降落回机库之中。

战争，仿佛在一瞬间就画上了句号。

而事到如今，能让战局出现如此奇迹般的转折的，就只有一种可能性。

队长他们终于得手了！

第 45 章
比起杀人还有更重要的事值得关注

当肖恩进入指挥部时，已经有人提前恭候在门口了。

那是一位身穿红色【坤式旗袍】的年轻女子，带着浓浓的瑟缩恐惧伫立在小楼门前，对肖恩说道：“请，请问是肖恩先生吗？请跟我来，宁总已经在等您了。”

肖恩顿时惊讶：为什么这里会有平民打扮的女子？而且还打扮得如此花里胡哨？

但是当他环视四周，看到楼内精致华美的装潢，顿时猜到宁涛完全没有把这里当成军事基地，而是当成了用于享受的度假胜地。

而这旗袍女子自然是别墅里的仆人。

此外，肖恩还看到入口处的衣柜里放着诸多风格款式、尺寸大小各不相同的衣帽和鞋子。这就说明宁涛不单自己住，还会在这里招待狐朋狗友。

看来这次红杏小队的战利品会格外丰厚了。

肖恩心中想着，却见面前的年轻女子，嘴上虽然说要带路，脚下却几乎迈不开步子，心中的恐惧仿佛要满溢出来。

绝地学徒温言劝慰道：“不要害怕，我并不是坏……”

一句话没说完，旗袍女子便忽而心智崩溃，蹲在地上瑟缩不已道：“请不要杀我！求求你不要杀我！”

肖恩被这过激反应吓了一跳，但他不慌不忙，收起武器，释放出温和的笑容，上前将旗袍女子扶起来。

“没有人会伤害你，相信我吧。”

无比温柔的声线蕴含着宛如实质的力量，很快就融化了女子的恐惧，让她终于能缓缓站直身体。

肖恩拍了拍她的肩膀：“你先去休息吧，我自己也能找到路。”

说完，他的面色就阴沉了下去。

此时，他已经从侧方一个宽敞的走廊后面，闻到了非常浓郁的血腥味道。

所以根本不必外人引路，他也知道该往哪里找，同时他也知道了发生在前面的事情，恐怕并不是什么好事。

但肖恩才刚要迈步，衣袖就被旗袍女子抓住了。

女子瑟缩却又倔强地说道：“请，请不要丢下我一个人！求求你了！”

肖恩此时已经猜到了女子的恐惧来自哪里，所以他并不多问，只点了点头，任由对方拉扯着自己的衣袖。

之后，肖恩沿着血腥味的方向，穿过了一条雪白的长廊。而走廊彼端的墙壁上，有一座精美的喷泉雕像，雕刻着一位

纤细而窈窕的少女。少女怀抱着水壶，从壶中流淌出涓涓细流。

如果不是壶中的水流被染上了淡淡的血色，这座喷泉雕像倒不失为一个颇为雅致且奢侈的艺术品——在【兑 4399】这种荒凉的小行星上，淡水资源理应非常珍贵。

旗袍女子轻轻上前半步，一手依然拉扯着肖恩的衣袖，另一只手则伸展着探向雕像的额头，在左右两侧太阳穴以上的位置各按了一下。片刻后，两人旁边的金属墙壁陡然向内凹陷，露出一条蜿蜒向下的螺旋阶梯。

“请，请跟我来……”

“不必了，我走前面吧。”肖恩没有为难身旁这位被恐惧包裹的女子，拉着她的手，当先走下楼梯。

一路前行，肖恩只觉前方传来的血腥味道越来越重，几乎令人窒息，心中沉重之余，也不由起疑。

安平和许伯到底做了什么？红杏小队从来不是那种极端组织，如今他们只需要挟持人质而已，何必搞得如此惨烈？

当肖恩终于走下最后一层阶梯时，眼前豁然开朗，一副堪称瑰丽的景象映入视野。

那是一片宛如沙漠绿洲一般的喷泉广场，四周的墙壁、脚下地板、广场中的立柱……无不是价格昂贵的特种石材。而每一块石材上还都用手工雕刻出精美的花纹与图案。

此外，各色华美的丝绸与毛毯则被奢侈地铺在地上，与地板的纹理相映成趣。

广场正中则是一座喷泉水池，七位形貌各异的少女雕像以不同的姿态怀抱着水壶，向水池正中倾倒着昂贵的淡水。

这是一幅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出现在军事基地【兑 4399】上的奢靡之景。

只是这副景观之中，如今却显得空荡寂寥，肖恩看着一片空旷的地下广场，不由想到什么，面色逐渐阴沉下去，继而将目光锁定到喷泉前面端坐着的三人身上。

安平、许伯，还有两人中间，一个脸色灰白的中年人——无疑便是此地的主人宁涛。

安平见到肖恩来后，呵呵一乐，然而还没等开口，就被肖恩严肃地打断了。

“队长……”绝地学徒认真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用冷静的声音问道，“这里的人都去哪儿了？”

安平一脸讶异，伸手指了指四周：“那边的不都是人？”

肖恩余光瞥过，的确是看到这大厅边边角角的地方，缩着不少人。男女老少都有，形貌体态各不相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瑟瑟发抖，被恐惧填满心灵。

肖恩扫了一眼就知道他们多半是被抓来这里的普通平民，并不是现在他在找的人，所以郑重质问道：“我问的是其他人。”

安平眨了眨眼，作无辜状：“什么其他人？”

肖恩顿时怒火上涌：”不要装傻！宁涛的同伙呢！？”

安平张了张嘴，最终也只无奈地抱怨道：“都到这一步了，你较这个真干嘛？”

肖恩说道：“我不希望自己的队友，是一些对着无力抵抗的人也能挥下屠刀的人渣！”

许伯忽然乐了，问：“等等，你这话说得可冤枉，你是看见他们不抵抗了，还是看见我们挥动屠刀了？”

肖恩说道：“那他们人在哪里？别告诉我这偌大的地下基地只有宁涛一个人！”

许伯又笑：“为什么不能是他一个人？”

肖恩闻言，顿时语塞，的确他并没有证据能证明红杏小队对宁涛的同伙痛下杀手，他甚至没有证据证明宁涛真的有很多同伙。

光靠衣柜里的衣服，并不能说明什么。

但是要取证也容易得很，这么多目击证人，随便问问就真相大白。

然而没等他找那些平民求证，就听身后许伯阴阳怪气道：“扯来扯去，我们的正义使者就这么专注于一群权贵的死活吗？你的正义可真是高端大气。”

肖恩说道：“与权贵与否无关，但你们摆明了是在隐瞒真相。”

“那你还寻根问底？你就是这么当队友的吗？”安平质问道，“对队友疑罪从有，对一群看不见摸不着的权贵死活紧盯不放，却对身后那些真正需要关注的可怜人视而不见，这就是你的正义之道？”

肖恩深吸了口气，意识到自己的确有些不理性了。

他早就知道自己与红杏小队的人理念不合，而且彼此也绝不会互相迁就：肖恩永远不可能像安平等人一样视杀人若等闲——哪怕对方真的死有余辜，安平等人也不可能像他一样心慈手软。

如今他们愿意把现场清理得看不出痕迹，已经算仁至义尽了，自己再强求下去也只会搞得双方翻脸。

而且，比起宁涛的狐朋狗友，现场的确有更值得他关注的人。

肖恩叹了口气，暂时放下心中的负面情绪，开始冷静地审视四周，注意力逐渐集中到那些藏在角落中的受害平民。

他们大多穿着款式相近的服装，但很多人明显衣服不合身；他们普遍神态萎靡不振，情绪极度不安，而且明显经历了长期的压力积累；很多人裸露在外的肌肤上都带着惨烈的伤痕；

他们胸前贴着一个号码牌，编号从 001 到 050 各不相同，但数字并不连续，50 个号码共遗漏了 23 个；最后，他们每个人脖子上都佩戴着金属项圈，也就是说……

而在肖恩思考的时候，许伯问道：“肖恩，你觉得宁涛抓这些奴隶是做什么的？”

“奴隶！？”肖恩有些恍然，更多是惊讶，下意识重复了一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词。

他伴随师父游历多年，奴隶早已不是第一次见。在共和国文明之光普照不及的地方，奴隶制仍有肥沃的生存土壤……但至少这个词不该出现在乾星系！

且不提共和国的反奴隶法，就单单是乾坤集团颁布法律和规定里，也绝没有任何一条承认过奴隶制的合法性！

而且，所谓“抓”奴隶，难不成这些人都是宁涛从星系各处抓来的平民百姓？！

就在肖恩大惑不解时，安平叹息道：“想不明白？宁涛在这里驻扎期间，因为穷极无聊，所以召集狐朋狗友发起真人猎杀游戏。他们通过【青龙】掳掠来一批平民百姓，平时拿来恣意取乐，游戏时则充当肉靶。他们每隔几天都会展开竞赛，每次至少猎杀 5 人，至今已经比试了 4 轮。”

“杀人……比赛？”肖恩呼吸凝滞，只感到匪夷所思。

许伯呵呵一笑，笑声中载满了沉重：“说来，迎你进门的那个小姑娘，有没有被你这种温柔少年吓到？宁涛有个变态朋友，每次动手前都要细声细语地对受害人说‘不要害怕，我不是坏人’！然后就嗖的一枪，我们进来的时候，刚好看到他在表演……”

肖恩只感到呼吸越发沉重：他本以为女子的恐惧是因为红杏小队，原来……

“而那人还只是这群畜生里才入伙的新人，变态程度甚至不及均值，再多的东西我不想说出口脏了舌头，总之这里死

掉……哦不神秘失踪的人，大多都是这种货色，现在你还想去确认他们的死活吗？”

肖恩想要开口，却发现自己已经无话可说。

许伯见肖恩选择了沉默，也没了继续追问的心思，叹息道：“老实说，我们下来发现这一切的时候，也被惊到了。在乾星系，就算是卑贱无耻如【朱雀】之流，也想不出这么变态的游戏。”

安平则冷笑道：“所以统治这个星系的是这些变态权贵，而不是毕竟，不变态怎么在乾星系内步步高升嘛，是不是啊宁总！”

说话间，睡眼惺忪的男人也仿佛压抑不住怒火，笑容俨然化为狞笑，其中冰冷的杀意让宁涛浑身发抖。

身躯庞大的中年人不敢坐以待毙，尖叫起来：“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放心，我们说过不会杀你，就绝对不会违约。而你现在除了赌我们不会违约，也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放弃抵抗，享受当下吧。”

宁涛哪里敢享受什么当下，颤声道：“如果想要钱……”

安平拍了拍宁涛的脸颊：“别犯傻，我们不辞辛苦，玩得这么拼命，怎么可能只想要钱？别急，先等我们的狙击手回来，然后再和你谈下一步。”

话音未落，阶梯间已经传来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

“用不着等，我已经来了。”

第 46 章 颜值暴露

吕楠的声音沙哑而疲惫，伴随她的身影出现在广场中，一阵血与火的味道扑面而来。

肖恩惊讶地瞪大双眼：副队长这来得好快！

而且，好惨！

这位副队长的身形依然挺拔，步履依然稳健，然而身上业已千疮百孔的防护外套、染满污泥的脸颊，以及腹部和双臂处的严重烧伤，却无不令人触目惊心！

许伯第一时间就从喷泉前的靠垫上跳了起来，一边跑向吕楠一边破口大骂：“你是真不惜命啊！”

吕楠即便是身受重伤也绝不在队医面前失了气势，嗤笑一声：“惜命的人最不长命。”

许伯骂道："我说的是你不惜别人的命！知不知道你这一身伤口我要费多少心血才能治得好？把我累到猝死对你有什么好处！？"

吕楠扬了下眉毛："所以说，还有救？"

"废话，到我手上，想死也难。"许伯一边说着，一边毫不客气地伸手拽来两块昂贵的毛毯垫在吕楠背后，然后一把将她拉倒在地。

"你这蠢货，别硬挺着装逼了，这里已经没人稀罕欣赏了。"

吕楠说道："我倒是觉得站着还轻松点。"

"那说明你的小脑已经没救了，建议切除以后去喂坎原鸡。"许伯毫不客气地批判着副队长，同时双手展开随身携带的医疗箱，开始给吕楠做应急处理。

肖恩在一旁看着，本想帮忙，但只看了一会儿就发现自己完全没有插手的余地。

许伯所用的急救技巧，完全不在他的学识范围内！

除了常规药物如巴克塔喷雾，他还使用了大量品种不明的草药。而这些草药配合常规药物，落在吕楠身上，对伤口几乎有着立竿见影的治愈效果！

"别看太沉迷，也别想着学。"安平在一旁说道，"这种要命的东西，队里有一个人会就足够了。"

肖恩有些不解，急救技术关乎队员生死，掌握的人不是多多益善吗？

"许伯是在玩火。"安平解释道，"草药的成分只要差上一点，救命的药物就会变成致命的毒药。所以他必须对伤患的状况了如指掌，对每一项身体指标都极度熟悉，才能分毫不差地临场配出所需的药粉和药膏。而这套技术也只有在吕楠身上应用地最为熟练，所以换了别人，他用不出这么高的效率。"

许伯嘿嘿一笑："队长你们要是肯多配合我试药，我能保证效率绝对不逊色副队长。"

安平对肖恩说道："这就是第二个问题，除了吕楠之外，其他人没几个撑得住许伯的'试药'。这种配合常规药物进行加速治愈的技术，与杀人的毒药只有一线之隔，所以副作用非常严重。别看吕楠现在面不改色，实际上她承受的痛苦足以让一般人心智崩溃。"

肖恩看向吕楠，只见副队长果然面色略显僵硬，显然是在强行支撑，而额头上不断渗出的冷汗，早和血水混到一起，分辨不出了。

但吕楠即便承受着如此痛苦，仍不忘发出标志性的嗤笑声："怕疼的永远只能做食草动物，队长你也是变油滑了。"

安平说道："油滑的食草动物往往比肉食动物更长寿。"

"不能快意的人生，长寿又有什么价值？"

许伯打断道："下次你嘴上说快意的时候，麻烦身体不要这么诚实地紧绷着肌肉忍疼！喂，放松一点，不然我注射不进去了！"

吕楠下意识地依言放松了手臂，继而伤口处传来突如其来的疼痛。

"哼！"吕楠不由闷哼了一声。

许伯顿时乐了："哎哟，痛哼出声了！？出声了诶队长你听见没有？给我做个见证啊！副队长在我手上疼出声了，按照之前的赌约，一声一万乾坤币，可别赖账！"

安平看着脸色逐渐涨红，恼羞成怒即将爆发的吕楠，以及乐不可支的许伯，不由伸手扶额："你们两个就这么想同归于尽么？"

许伯抢答："死了也值了！"

眼看场面要变得糜烂不堪，肖恩不得不履行绝地的基本职责：维护秩序。

他开口打断了这场争执：“对了，副队长你是怎么过来的？来得好快。”

话题变换虽然生硬，却也成功制止了闹剧。

实际上这是肖恩真心实意想要请教的问题。因为现在想来，他还是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吕楠能在重火力覆盖以及大批安保战士的围剿之下辗转生存下来，并提供及时的狙击支援，已经堪称奇迹，而她居然奇上加奇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突破重围，来到小楼之中！

“没什么难的，看到你让重炮阵地自毁，我就知道事情基本成了，然后就开始往这边赶路。那帮想要近我身的废物正好白送来一架飞行艇，我开过来还挺顺手的。而沿途的杂鱼得到命令后，全都放弃了抵抗，所以我当然来得快。”

吕楠说得云淡风轻，却也合情合理。

只是其中需要的胆量和判断力，哪怕事后复盘，也令人深感佩服。

许伯则说道：“说起来，最不可思议的环节还是你小子，居然能混到重炮塔里去搞出那么大的内讧。我们这边也是多亏你一炮把二楼的预备班给全灭了，才顺利拿下了宁涛。”

肖恩顿时没好气道：“不是你让我去解决炮塔的吗！”

“我随便一说而已，谁想到你还真做到了。”

随便一说……肖恩只听得再次窒息，心中对红杏小队的“临机应变”有了更深的体会，这帮人临机应变的时候是真的敢给队友挖坑啊！

许伯一边手脚利索地给吕楠做着包扎，一边懊恼道：“实际上我当时也后悔了，以你的条件，几乎是最不适合伪装潜入的人选了，还不如咱俩换个角色。”

肖恩闻言只能苦笑。

这次【兑 4399】的突袭作战，可以说是他人生中过程最为坎坷的经历之一了。

几乎是每走一步都会暴露一次，每遇到一拨人都会被人拿枪指脸……肖恩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自己的伪装有那么低劣吗？

虽然因为缺乏事先准备，所以很多细节都做得草率，但乾坤安保的人就那么火眼金睛，明察秋毫？

见肖恩一脸不解，许伯又是一乐：“诶哟，你这是没搞明白自己问题出在哪儿？”

肖恩叹了口气：“还请指教。”

无论如何，许伯当时穿着医疗兵的制服，旁若无人地闯入敌阵，来到自己身边的迅捷身影，给肖恩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

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许伯却卖起了关子，摇头不语。

安平则说道：“伪装不成功，当然是因为你身上有个一目了然的破绽，人家根本不用关注你的衣着打扮，言谈举止，看一眼就知道你不是自己人了。所以你那高明的伪装技巧根本就没派上用场！”

肖恩闻言更是不解：“哪里有破绽？”

许伯幽幽说道：“队长，还是瞒着他吧，他年纪还小，需要打磨。”

吕楠却笑道：“嫉妒，可笑。”

“笑话，我这种凭手艺吃饭的名医，有什么可嫉妒他的！”

肖恩听得越发莫名其妙，只好直勾勾盯着安平，等他揭晓答案。

而那个答案，宛如一记重锤，砸得肖恩眼冒金星。

“你长得太帅了。”

广场上一片死寂。

安平叹息道：“你仔细想想，一路遇到的安保战士们，是不是有个共同特征：长得都特别凶恶？”

肖恩木然地点了点头，虽然他脑海里根本没记住几张人脸，更遑论去判断凶恶与否。

安平解释道：“之前跟你说过，宁涛带到这里的部队都是心腹。而要成为宁涛心腹，除了之前分析过的要与其同流合污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足够凶，能吓哭小朋友那种。”

“……”肖恩深深吸了口气，强迫自己接受这一切都是现实。

果然师父说得没错，很多时候现实比小说还要荒诞！

安平说话间，又用机械臂捧起宁涛那扭曲的脸：“你看，够影响食欲吧？早说过乾坤安保多变态，这个人就变态到不允许身边有人比他长得帅。但他的基准值又特别低，所以这边的安保部队有个共同特征就是惨不忍睹！你之前都没注意过吗？”

肖恩倒想反问一句，这么紧张的战局之下你们是哪来的闲心关注对手的脸的？

“所以你这种清秀少年混在一群恶鬼之中，完全就是黑夜中的灯塔，想不被注意到都难啊。”

许伯抗议道：“队长，都是自己人，用不着这么诗情画意吧！？”

吕楠嗤笑：“嫉妒，可笑！”

安平又说：“你看我和许伯的伪装就非常顺利。”

许伯惊怒：“队长，都是自己人，用不着这么互相伤害吧？！”

安平笑了笑，放开了宁涛，说道：“总之，这次任务多亏各位的努力奋战，总算有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下面就到了重头戏环节了……宁总？”

听到宁总二字，宁涛浑身一颤：“干什么？”

“联系【青龙】，让他们把【玄冥】还回来。”

宁涛愣了一下，两条细长的眼睛眨了眨：“【玄冥】？”

安平笑了笑："这个时候装傻就不明智了，我们不怕你拖延时间的……嗯，你是真不知道？"

说到最后，安平眼见宁涛身体抖如筛糠，仿佛真的对【玄冥】一无所知，也是惊讶万分，甚至略带茫然地抬头与队友们对视起来。

第 47 章 银河名画

安平心中的问号已经堆积如山。

宁涛不知道跑到这荒郊野岭来干什么？在自家办公室享受勤务兵无微不至的照料不好吗？难不成是专门跑来玩杀人游戏的？

虽然这也说得通……

片刻后，安平摇了摇头，决定不去在意这些无谓的枝节。

“把我的话传给他们自然知道该怎么办。”

宁涛却仿佛松了口气：“我这就联系他们，不过，专用的通讯器在那边的房间……”

安平扬了扬下巴：“去取吧，我不怕你跑。”

宁涛连忙赔笑：“不敢跑，不敢跑。”

话是这么说，却是一路小跑，如同弹跳的肉弹一般奔向广场一侧的房间。

待宁涛的背影远去，许伯阴恻恻地说道：“老大，那家伙明显是有事情瞒着咱们啊。”

安平无所谓道：“所以只要咱们不去追问他的秘密，他为咱们办事也能利索一点。”

许伯又说道：“万一是个价值连城的秘密呢？”

“那多半光靠咱们吃不下，出任务切忌太贪，想贪的话下次跟着李老大出任务的时候再去贪。”

“好吧，队长你说了算。”许伯有些遗憾，却也仅止于遗憾，很快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手中的工作上。

“诶我包扎的时候你别乱动好吧？本来救你就很吃力了，你还要当医闹！？”

吕楠怒道：“少废话，给我把这个蝴蝶结拆了！”

两人争执间，宁涛手捧着一只四方通讯器跑了回来，几步路的工夫，已经让他上气不接下气。

“这位……壮士，我有一事，相求……”

安平说道：“慢慢说，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坏人。”

然而安平的语气越是温和，宁涛听得越是心惊胆战，本来酝酿好的一番花团锦簇的说辞，也立刻变得干涩起来。

“我，我虽然可以指挥但本质上我只是代理人，那群海盗一直都不怎么服我管教。若是得知我已经被人挟持，恐怕根本不会理会我的要求，至少也会阳奉阴违。想要让他们乖乖听话，需要各位配合我做戏。”

安平问道：“怎么做戏？”

宁涛挤眉苦笑道：“各位应该也发现了，【兑 4399】上的防御其实相当空虚，因为外围防线我是放心交给【青龙】了的。换句话说，这里发生的事情，【青龙】应该也已经察觉

到了，想要让他们安心过来，恐怕需要委屈各位扮演我的俘虏……”

说到最后，宁涛胆怯地低下头，同时却抬着眼球，细心观察安平的反应。

却见安平笑了笑：“说得没错。”

宁涛闻言顿时松口气，心中则暗笑这群悍匪果然只是下三滥，脑子不怎么好用。扮演俘虏这种要求也同意了？好啊，之后只要你们敢有丝毫放松，我……

宁涛得意的念头才转到一半，就感到腹部遭到重击，五脏六腑仿佛全都纠结到了一起，剧痛霎时就传遍周身，让他眼前一白，咕咚软倒在地。

安平收回闪电般刺出的拳头，脸上笑容依旧。

“说得没错，但我不在乎。我给你的任务是让【青龙】把【玄冥】拱手奉还，怎么完成任务是你自己的事。”

宁涛蜷缩在地上，却是连半个音节也吐不出来。

安平说道：“你可以随便耍花招，毕竟我承诺过不杀你，那么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杀你。但让你生不如死的办法，我这里多得是，你可以试试看。”

过了很久，宁涛才总剧痛中恢复过来，他带着深深的恐惧看了安平一眼，便恭顺地说道：“我知道了，请稍等片刻。”

而后，宁涛颤抖着端起通讯器，片刻后，一个阴沉的男子声音从中传来。

“宁总？听说你那边遇到了一点麻烦？找我是来求助的吗？”

宁涛面色当即就是一沉，咬牙切齿道：“没错，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破了你们就收起你那可笑的架子！对自己的主人献上应有的忠诚！”

宁涛在安平等人面前唯唯诺诺，但隔着通讯器对【青龙】的首领喊话，却可谓“重拳出击”，语气中恨意与杀意交织，而上位者的威势也在三言两语间就尽显无疑。

通讯器沉默了一会儿，才响起嘶哑的笑声：“说得也对，【青龙】终归是乾坤集团的走狗，而不听话的狗是活不长的。”

宁涛说道：“知道就好！”

“不过，恕我失礼，如果说我们【青龙】是走狗，宁总您又算什么呢？狗主人？还是栓狗的绳子？相较于走狗来说，是绳子重要，还是走狗本身重要？”

宁涛脸色一阵红一阵白，肥硕的手掌紧紧攥着通讯器，锋利的金属边缘划破了肌肤，他却浑然不觉。

半晌之后，宁涛紧咬牙关，说道：“你可以试试！”

“哈哈，宁总息怒，我只是随口说说，咱们之间合作这么久，没必要让外人看笑话占便宜……那么，宁总想要我做什么？”

宁涛说道：“把【玄冥】带来。”

通讯器对面沉默了一会儿，【龙头】才说道：“宁总，我马上就到。”

而后，面对挂断的通讯器，宁涛只感到一阵虚脱般的乏力，但他还是勉力抬起头，对安平挤出笑脸：“请各位稍等片刻。”

******

宁涛所说的片刻，几乎如字面意义一般。

只过了不到两小时，【兑 4399】的庄园中，就降下一架通体碧绿的太空战机，其轮廓狭长，在尾部和两只短翼间都装

有推力极强的引擎，显然是特化了机动性，与红杏号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其长度只有十米左右，显得格外短小精悍。

许伯在指挥部的地下室中，透过监视设备看到这艘战机，不由吹了声口哨。

“【龙头】居然真的亲自到场了，队长，你说咱们要是趁这个机会一炮把他打下来……”

安平说道：“那么新任【龙头】就会带领着【青龙】全员降临此处，把我们所有人撕成碎片。”

许伯叹息道：“真遗憾啊。”

安平又说道：“而且，让这个【龙头】活着，比让他死了更为有利。”

“诶，为什么？这家伙和咱们白银骑士团算是有血海深仇了吧？”

安平仰起头思索了片刻，耸耸肩道：“我随口说的，只是觉得若是李老大在这里，应该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吧……我记得去年在却刻意留了他一命，当时他的解释就是活着的【龙头】对我们更为有利。”

许伯问道：“哪里有利了啊！？他后来不是又搞了好多事情嘛！这次还把【玄冥】给偷了去！”

安平说道：“谁知道呢，李老大也没解释，说是以我们的智商理解不了。”

“我看是他故弄玄虚，故意不说理由免得以后被人翻旧账打脸。”

“也有可能，这些年在白大人的调教下，李老大是越来越谨小慎微了……不过总体而言，李老大的判断几乎没有出过错，所以还是姑且饶【龙头】一命吧。”

许伯点点头：“没办法，饶他一命吧。”

两人说话间，吕楠嗤笑道：“听你们一本正经地讨论根本做不到的事，我真是快笑岔气了。”

对于这种扫兴之人，两人全然不做理会。

与此同时，只见碧绿战机的舱门缓缓敞开，【青龙】的首领，被尊称为【龙头】的男人，穿着厚重的盔甲从中走了出来。

【龙头】现身的瞬间，安平和许伯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谈笑，目光中都泛出一丝凉意。

【龙头】本人却仿佛一身轻松，大摇大摆地伸展四肢，活动了一下筋骨，而后向机舱内招了招手，于是又有两名身着重甲的海盗战士，各自提着一只硕大的金属箱走了出来。

这两人一手持枪，一手拎着箱子，跟在【龙头】身后，旁若无人地行走在庄园中。偶尔与乾坤安保的战士对上面，双方还会彼此点头示意，显得极为熟稔。

许伯透过监控设备看得啧啧称奇：“简直是银河系名画《乾坤安保在积极打击犯罪》。”

而很快，红杏小队的成员也出现在了名画之中。

第 48 章 龙头

【龙头】带着两名随从搭乘电梯来到地下广场，电梯门开，迎接他的是一片敞亮，以及依然徘徊在空气中的淡淡味道。

跟在【龙头】身旁的随从闻到了这股血腥味，顿时显得神经紧绷，四下张望，枪口也抬了起来。

【龙头】本人却游刃有余，伸手示意手下人放轻松些，仿佛这里是他的主场。

“宁总，我来了。”

一边说，【龙头】一边迈步向前，越过一道轻纱屏障后，便看到了广场正中的喷泉，以及喷泉前面端坐的五个人。

安平率先招呼：“好久不见，多谢送货上门。”

对于这种挑衅之词，我就猜到是你们。而且整个乾星系，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越过我的外围防线的，也只有你们了。”

安平说道：“这种下等的捧杀把戏还是收收吧，只要你放水，就算 10 岁小孩也可以驾驶战机越过你的乌合之众。”

【龙头】说道：“乾星系的适龄儿童数以十亿计，怎么就只有你们能越过我的防线，挟持到宁总？”

安平说道：“这个问题你应该自问自答，防线是你布置的，漏洞也是你留出来的，放谁过不放谁过当然由你决定。说不定是你想借此机会把仇敌和恼人的上司一并处理掉呢？”

宁涛只听得一阵心烦意乱，这两人唇枪舌剑，无非是想借助乾坤集团的力量打压对手。

但问题是，对于宁涛而言，这些都是废话。只要事后能腾出手来，这两方里他不会放过任何一方！

“好了，尽快做交接吧，这边的事情被你们闹得太大，瞒不住上面太久。一旦被上面得知并重视起来，咱们谁也跑不掉！”

被宁涛打断了争执后，如今物归原主。”

其中一名随从将沉重的手提箱放在地上打开，露出一只银色的金属罐。

许伯上前检查了一番后，对安平点了点头。

安平示意许伯收好又说道：“好，货物我们就收下了，接下来……”

就在此时，却听桄榔一声。原来【龙头】带来的另一个随从，似有意似无意，将手中提箱摔落到了地上。

【龙头】瞥了他一眼，说道：“怎么这么笨手笨脚？检查一下东西坏没坏，坏了的话……”

那名随从没敢等【龙头】说完，便连忙趴下身子，准备打开提箱验货，而就在箱盖即将开启时……

肖恩忽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冲动，仿佛箱中之物与他有着异常紧密的联系，这让他打破了之前全程旁观的立场，不由自主向前迈出了半步。

与此同时，安平仿佛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厉声打断道：“关上它！”

然而【龙头】的随从理所当然不会听从红杏小队的命令，金属箱在他手中敞开，露出几只金黄色的针剂。

广场内的空气霎时间凝结。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箱中的针剂。

宁涛最先发出声音，他伸手指着惊骇之情溢于言表：“你……你竟敢把这东西带出来？！”

【龙头】耸耸肩：“我当然也不想把集团的重宝带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但宁总，当初是您吩咐我，此物必须由我本人贴身保管，片刻都不能松懈的啊。”

“我那么说只是要你严加看管，你是在曲解我的命令！”

“毕竟我们只是一群没有学历的社会渣滓，偶尔听不懂大人物的命令也是难免的。”

然而【龙头】这番矫揉造作的台词还没说完，就见安平的机械臂陡然绽放电光，在电磁力的推动下，重拳如陨石一般砸在手提箱上，将一切都碾作粉碎。

金色的药液从碎片中渗出，很快就蒸发不见。

【龙头】摆出遗憾的表情：“真可惜啊，这【玄黄血】可是延年益寿的传奇灵药，可不是这么糟蹋的。”

说着，他又四下张望了一番：“说来你们那个小机修师没跟着吗？说实话我还以为让她见到自己的亲人，她会开心……”

话音未落，【龙头】身前陡然有一道人影猛然闪动，一记血肉之躯砸来的重拳随之印在【龙头】仓促抬起的双臂上。

身材高大的【龙头】带着沉重的全身甲向后踉跄数步，才勉强消化了冲击，然后他立刻抬起手来制止了两名随从的反击。

“好啦，受伤的又不是我。”【龙头】无所谓地摆了摆手臂，顿时从臂甲上甩落一串血珠。

血珠来自一只血肉模糊，伤口深可见骨的右手。

吕楠的整条手臂，都因这沉重的伤势而不由自主地抽搐着，但女子脸上的表情却仿佛她感受不到丝毫痛苦，目光中只有沸腾的怒火。

【龙头】直面怒火，却仍是慢条斯理：“用血肉之躯硬撼钢铁，这份斗志可真不愧是安保局的前特种兵啊，我还记得你们姐弟……”

话没说完，安平已经跨步上前，在两名随从全然不及反应的时候，将【龙头】捏住喉咙提到半空。

“你就这么想死？”

从来不会被愤怒压倒理智，所以你们就算恨透了我，还是会放过我……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能弥补一下自己的损失呢？拜你们所赐，我这条乾坤集团的走狗，不死也要脱层皮，而你们不过是被我用微不足道的言辞戳了戳心理创伤而已。”

而此时安平也平息了怒火，缓缓将【龙头】放了下来。

这位小队队长再次回归了睡眼惺忪的姿态，只在声音中残留了些许冰冷。

“弥补损失？我看你是在浑水摸鱼，刚刚那箱子里的针剂一共是几支，需要我报出来和宁涛对对数吗？”

【龙头】说道：“死无对证的数字，你怎么说都不会有人信的。”

宁涛此时方才恍悟，肥胖的脸颊因愤怒而涨红：“你竟敢贪墨【玄黄血】？！”

我可是都随身保管，一直到【兑 4399】上才不幸损毁的。而【兑 4399】是您的辖区，这里发生的事情就不是我能左右的了。”

宁涛愣了一下才意识到对方在说什么，顿时被气出了鼻血：“你竟敢诬陷我！？”

所以我才不得已只带着两名随从来把您从劫匪手里赎回来，若是从一开始就允许我们驻扎……”

宁涛怒道：“我怎么可能允许一群海盗驻扎在军事基地里！被人发现的话……”

【龙头】笑道：“宁总招待朋友在这里玩杀人游戏的时候，就不怕被人发现？说到底宁总还是信不过【青龙】嘛。而现在，就请您为这份猜忌支付代价吧。”

说完，这位海盗头子竟直接越过宁涛，来到安平面前。

“总之，东西我已经交割了，接下来就希望【赤血小队】的几位能言而有信，放宁总一条生路了。”

安平冷冰冰地瞪视着说道：“我记得我说过我很讨厌那个名字。”

是不是就可以洗白成为公益机构了啊？”

安平冷笑道：“比起上次见面，你的话变多了。”

【龙头】说道：“打不过你们，总说得过你们。反正你现在不敢杀我，我为什么不多说几句？”

“不敢杀你是不假，但让你生不如死的办法却有的是。”

“请尽情尝试。”【龙头】毫不畏惧，“能让我生不如死的办法，我还真的有点好奇。”

安平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回过头冲着吕楠等人说道：“没辙，我说不过他。”

吕楠嗤笑：“真实废物。”

许伯安慰道："别在意，我们从一开始也没指望你能说赢。李老大不在，吵架方面我们的确是弱了点。反正实质上我们是大赚而特赚，输点面子也无所谓啦。"

安平又看向肖恩："新人，你有什么办法没？"

被点到名字，肖恩却没有立即回应，而是显得有些神情恍惚。他目光游移不定，仿佛在看什么不存在的东西。

"肖恩？"安平有些奇怪，"你不舒服？"

下一刻，却见这位小队新人身影如闪电一般冲向在所有人都不及反应的时候，伸手探向【龙头】的腰带，从中摸出两支金黄色的针剂。

然后，在所有人的瞠目结舌中，肖恩将针剂捏得粉碎，金色的药液从他指尖不断滑落，不及落地便系数蒸发。

待最后一滴药液从他手中消失，肖恩才轻吐了一口气，看也不看【龙头】一眼，回身冲安平点点头，说道："我完事了。"

安平缓缓眯起瞪大的眼睛，继而用力鼓掌："牛逼，真的牛逼！你现在真应该回头看看，那孙子脸已经青了。"

许伯也是瞠目结舌："你怎么发现他藏私的！？"

肖恩笑了笑："直觉。"

事实上，其中缘由就连肖恩自己都有些莫名其妙……指引他找到却无论如何也让人想不明白。

绝地学徒再一次于心中感慨若是师父能在身边该有多好。

而与此同时，身后则传来【龙头】的声音。

较之先前一般无二的沙哑，却不见了先前的从容不迫，显得疲惫不堪。

"你是【赤血小队】的新人？很厉害啊，我记住你了。"

第 49 章 行善从来不简单

一般而言，当某人说“我记住你”的时候，就意味着他除了记仇之外就束手无策了。

可谓标准的败犬之吠。

而伴随【龙头】留下败犬之吠后，灰溜溜地离场，这场发生在【兑 4399】的突袭战终于圆满结束。

红杏小队大获全胜，不单找回了失物还在奢华的小楼中搜刮了一波不义之财，极大丰富了战果。更重要的是，当场打了【龙头】的脸，大快人心！

当然，也多少留下了一些问题——比如那些被【青龙】劫掠到【军事基地】的平民。

关于如何处理好这些平民，红杏小队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

******

“想救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他们人太多了。”队长安平连连摇头，“幸存者一共 27 人，红杏号目前限载只有 6 人，正好勉强把咱们几个放下，多一个空位都没有。”

肖恩闻言顿时眉毛一扬：“6 人？队长你这个算数……”

却见安平冲吕楠的方向努了努嘴，于是肖恩顿时了然：吕楠这人高马大外加喜欢全副武装的火力手，一人足以抵上两人。

安平又说：“红杏号为了特化机动性，大幅削减了内部可用空间，所以我们平时就连搜刮战利品都要有选择性地刮，不然货舱立刻爆满。这 27 人就算压成片儿，也绝对塞不进红杏号里。嗯，最多塞个五六片吧，你打算让他们抽签选幸运儿吗？”

肖恩说道：“未必一定要装在红杏号里。”

安平失笑：“那你是打算开 27 张挂票，用绳子把他们挂在机翼两侧带回去？”

肖恩说道：“我打算征用这个军事基地中的货运飞船，我通过地下室的控制台观察过，机库里停着三艘货运飞船和超过二十架小型穿梭机，都是来这里聚会的达官贵人们的座驾。而我同样也向幸存者求证过，他们中有 5 个人可以驾驶货运飞船。”

安平的笑容逐渐消失，因为他发现肖恩的态度异常认真。

“我们并不是来救人的。”

肖恩反驳道：“也不是来见死不救的。”

安平认真地注视着这位倔强的新人，劝说道：“放弃吧，那些人已经是死人了。”

肖恩只觉可笑：“我从没见过会跑会跳，能说能笑的死人！”

安平叹了口气："我不是李老大，没有那么好的口才，但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你想救人，这份圣母……这份善心诚然可贵，但你的努力不但是无用功，还会拖累到其他人。"

肖恩却不以为然地争辩道："只是多向宁涛提一个条件而已，让他分一条货运船载着这些无辜的平民离开，他难道会不同意吗？"

安平说道："他当然会同意，但他也当然会在事后反悔，这些幸存者见证了乾坤集团最黑暗的一面，你觉得宁涛有胆子放他们活着回家？他就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这些人闭嘴的！"

肖恩长长出了口气，这一层他当然也想到了……但此时听人提起，仍觉得情绪有些难以平复。

"在确保平民安全以前，我们不放宁涛离开……"

"没用的！"安平斩钉截铁道，"你还没想明白我们的处境吗？我们一直都是脚踩在钢丝上！就凭我们这区区一队 5 人，凭什么能在群敌环绕的【兑 4399】占得主动？无非是我们拿捏住了宁涛的性命来威胁他！这种情况下，最忌讳的就是暴露自己的弱点，让他反向威胁到我们！我们谈不起任何条件！"

肖恩点点头示意理解，不过在他来得及开口前，安平又补充道："无论你设计了多么精巧的计谋，都不可能凭空抹消由此产生的风险，你想要的越多，就必然要付出越大的代价，而现在你根本没有支付能力！没有队友帮助，你甚至连自己的小命都保证不了，哪来的余力去考虑别人的死活？！"

说到最后，安平的声音已经明显染上怒意。但肖恩仍在尝试说服他。

"我知道我只是团队的新人，没有资格专断独行，更遑论要队友陪我一起冒险行善。但毕竟我已经是团队的成员，所

以我应该也享有相应的福利——这次任务的所有收获，应该都有我一份吧？”

安平愣了一下，随即意识到肖恩的用意，不由倒抽了口气：“你特么真的是疯了吧！？”

肖恩说道：“红杏小队讲究自负盈亏，那么我希望以此次任务的全部收益作为酬劳，聘请各位来帮我这个忙……”

“你的酬劳要是请不动我们几个呢？”

肖恩说道：“那就赊账吧，连李钰团长都能放心大胆地让我欠上一百万，我想红杏小队应该不至于小气。”

话说到这个份上，安平还真是无言以对了。

肖恩是真的铁了心要救人，已经近乎失了智了！

许伯听不下去，站出来说道：“肖恩，对你来说，圣母病就那么难忍？”

肖恩想了想，笑道：“让你三个月不吃禁药呢？”

“靠，有那么严重吗！？”

对肖恩来说，的确很严重。27 条无辜性命摆在眼前，明明有机会予以拯救却袖手旁观，那几乎等同是他亲手犯下谋杀罪了！

肖恩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的一时冷漠。

或许这种心态的确就是许伯所说的圣母病，而圣母这个词在很多时候的确是贬义词……

但这个世界上，只要不是慷他人之慨，那么圣母总归是多一些更好吧？

肖恩并不觉得自己的选择有什么不妥，当然，他也尊重队长等人的价值观，所以他现在只希望双方能够求同存异，尽量达成一致。

安平被肖恩用璀璨有神的眼睛注视着，只感到一阵无力。

“这样吧，既然关系到小队全体，就投票表决吧，许伯你先来。”

许伯骂了一声：“队长你可真会挑人啊，扮坏人就要我先来？好啊，我反对！我现在大把战利品在身上，任务结算的分红够我吃半年的禁药，所以多一点风险都不想承担。”

安平欣慰地点头：“算上我，反对票两票，接下来是小庄。”

说着，他拿出了一枚细小的通讯器，接通了红杏号。

“小庄，刚刚的对话你也听到了，给点意见吧……友情提示，队长希望你投反对票。”

庄原瑛在彼端沉默了一会儿，并没有立刻站到安平一边，而是细声细语道：“如果能救到那些人的话，我想……”

安平打断道：“好了我知道了，你选择站在年轻帅气的新人一边。”

许伯对年轻帅气一词简直咬牙切齿，说道：“队长，我刚刚的反对票能不能算成两票？”

“你把自己拦腰斩成两截，再让下半身学会说话，就算你两票。”安平搪塞过丑陋的嫉妒医生，目光转向他最大的期望。

吕楠。

现在赞成和反对都是两票，所以胜负的关键就在吕楠。

而以他对吕楠的了解，她多半会投反对票。

毕竟当初她的至亲之人，可以说正是因为身边人的袖手旁观而死。而吕楠也绝没有高尚到能以德报怨，对于所谓见义勇为，她几乎有着本能的排斥。

尤其是问题关系到所谓“无辜人命”的时候，吕楠的标准更是会变得格外严苛。

而被安平以无比期待的眼神看着，吕楠颇为不快地嗤了一声，而后问肖恩道。

“新人，你知不知道，那些人就算真的侥幸活下来，也已经社会性死亡了。”

肖恩点点头。

道理并不难猜，刚刚安平也已经警告过，乾坤集团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任这些受害人安然回家的。现在是宁涛千方百计要灭口，若是宁涛失败了，也无非是换其他官员来灭口，事情的本质都不会变的。

这些幸存者就算真的回到家，也会发现自己的身份已经被注销，意外死亡的证明早早就由乾坤集团开给了他们的家人。

而城市里本应保护人民的安保战士们，则会毫不犹豫地向他们抬起枪口。

吕楠见肖恩点头，又问道：“那你知不知道，这些人并不会感谢你的救命之恩，他们有的人会埋怨你为什么救人不能救得彻底一点，有的人会怀疑你和乾坤集团、【青龙】是一伙人，还有人会干脆愤世嫉俗地恨上每一个人。”

肖恩说道：“但也会有人真心实意地感谢我，对吗？何况我并不是为了让人谢我才去救人的，就算一个感恩的人都没有又如何呢？同样，我也不认为只有高尚的人才有资格活下来。就算他们忘恩负义，在我眼里依然是被劫掠来的无辜之人，他们不该死在这里。”

吕楠闻言，嗤笑道：“真是经典的圣母回答，我给你负100分，听得我反胃。”

肖恩耸耸肩，这个结果虽然令人失望，但也是合情合理吧。

肖恩没有办法强迫每一个人都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同样他也很理解那些受过创伤的人，可能会对行善这种事产生应激反应。

吕楠如果一定要投反对票，那也是无可奈何的。肖恩并不会埋怨她，如同他不会埋怨安平和许伯的反对票。

但是，在吕楠真正投票之前，还请允许他再做最后一番挣扎。

第 50 章 作恶仿佛一条捷径

肖恩深吸了口气，说道：“接下来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如果这 27 人活下来，乾坤集团会有多不爽？”

吕楠微微一怔。

肖恩说道：“诚然，乾坤集团完全有办法让这 27 人社会性死亡，但只要这 27 人不是实质性死亡，就始终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威胁。”

“或许对于乾坤集团这个庞然大物来说，这 27 人的威胁再大也动摇不到它的根基，但癣疥之疾也要施以汤药，而没有正常人喜欢吃药。”

“何况对于庞然大物的癣疥之疾，对于个体来说意义就截然不同。例如对宁涛而言，这 27 人的死活很可能也决定了他

的死活。他在【兑 4399】的表现已经足够糟糕：死在这里的达官显贵显然是他的责任，损失的【玄黄血】也要算在他的头上。若是再来雪上加霜的一笔，他就必死无疑了。”

吕楠嗤笑：“那个赫特杂种的死活管我什么事？”

肖恩说道：“的确不关我们的事，但很关乾坤集团的事，如果随着 27 人一道逃亡的还有宁涛，那就不只是癣疥之疾了，对吧？”

吕楠却听得有些糊涂起来：“宁涛为什么要跟着那 27 人一起逃亡？”

“因为留在这里也是死路一条，逃出去至少有苟活的机会。”

“什么意思？”

肖恩解释道：“对于宁涛来说，现在的处境实际上犹如走钢索，稍不留神就会粉身碎骨。而他此时唯一能够依赖的就是分局局长的身份，这可以为他提供足够的政治资源为自己脱罪。那么，如果我们将这一条路封死呢？他就别无选择，只能亡命天涯了。”

吕楠听得眉头拧做一团：“怎么封死？”

肖恩说道：“这里需要换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对于宁涛来说，想要为自己脱罪，唯一的选择就是找人甩锅。比如敌人太卑鄙，比如【青龙】太狡猾，再比如手下太无能。而实际上，这里面只有最后一条有实际意义，他必须选出一些手下人来帮他承担责任，才能让自己逃出生天。但是换了你是手下人，你会老老实实接锅吗？”

肖恩自问自答道：“没有谁真的愿意为上司接锅的，但是宁涛是分局局长，声音比手下人大，资源比手下人多，威逼利诱之下，想不接锅又谈何容易呢？除非有人能在这个时候为他们提供帮助。”

说到这里，别说是吕楠，就连已经投了反对票的安平和许伯也忍不住加入到对话中。

“你想怎么帮？”安平问道。

肖恩说道：“把现场所有不利于宁涛的证据都搜集起来，包括他在这里渎职乃至犯罪的证据，全部交给这里最具有反抗精神的人，告诉他反抗的结果和不反抗的结果……当然，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未必合用，毕竟我并不了解乾坤安保，所以我才需要你们的帮助。”

安平与许伯对视了一眼，暂不开口。

肖恩于是对吕楠说道：“试想，若是我们能把宁涛这个分局局长也‘策反’，乾坤安保乃至乾坤集团内部会是怎样的鸡飞狗跳？会有多少人彻夜不眠，会有多少人在风波中粉身碎骨？而那副画面，你不想亲眼看一看吗？”

吕楠终于笑了。

“其实我最讨厌你这种说起大道理来没完没了的正人君子，也知道这件事九成九是做不成的，不过这一次你说的道理我很喜欢，给你加两百分。”

而后，她看向安平：“抱歉队长，这一次我投赞成票。”

安平无奈道：“好吧，那各位就动起来吧。肖恩的想法不错，只细节方面还需要多加润色填充。咱们红杏小队拿了钱就要做事，肖恩慷慨解囊三百万，咱们总不能坑了他。”

肖恩吃了一惊：“三百万！？”

安平笑了笑：“你以为这次任务的分红是多少？鼠王的三成积蓄，再加上宁涛等人存放在这里的不义之财，加起来至少价值两千五百万乾坤币。扣除行动成本，销赃的渠道费用，落到每个人头上的分红差不多是两百五十万。你虽然是新人，行动中不乏稚嫩之处，却屡屡发挥关键作用，最终分红不会少于三百万。若是你安安稳稳回到基地拿分红，直接就能还清所有欠债，多余的部分还能找李老大换取你想要的情报。”

肖恩不由心头一跳："情报？"

"你的心事就连小庄都看得出来，就不要装了。虽然我们白银骑士团不会询问彼此的过去，但不等于不关注彼此的现在。你现在摆明了是在担心什么人什么事，而这些事，李老大处理起来最是效率。基本上，只要是在乾星系内发生的事情，给他一点时间就能调查得明明白白，虽然价格不菲，但几乎例无虚发。"

说到此处，安平笑问："所以，你现在想反悔了吗？"

肖恩愣了一下，摇摇头。

当然没什么好反悔的，就算李钰能神通广大到直接安排师徒再会，自己也不可能以牺牲 27 条无辜性命为代价。

否则到时候有什么脸去见师父？

安平说道："不后悔就好，因为后悔也晚了，红杏小队接下的单子，概不接受退款。"

说话间，这位小队队长也行动起来，带着些许怀念，些许愤世嫉俗，走向了在远处瑟瑟发抖的宁涛。

"咱们来聊聊吧。"

而许伯和吕楠的动作更快，一人前往监控室调取信息，搜集证据，一人则扛起自己的爱枪离开了地下广场，回到地面上。

肖恩在心中再次对红杏小队的这份分工默契表示了惊叹，而后也不需叮嘱，便找到了自己的任务——去安抚那 27 名幸存者。

接下来的营救行动，必须要被营救的人也积极配合，而红杏小队中，只有肖恩具有足够的亲和力和耐性来动员这些平民。

来到幸存者聚集的房间门前，肖恩换上温和的笑容，而后刷开金属门，迈步而入。

恐慌的情绪几乎扑面而来，映入眼帘的是27张惶恐不安的灰暗面容，以至于这原本供贵宾休息享乐的房间中，那暖色调的装潢都黯然失色。

肖恩轻吸了口气，维持着脸上的笑容，开门见山道：“待会儿我会安排一艘货船给你们，请掌握驾驶技术的人驾驶它跟紧我们的飞船，我会带大家逃出这里。”

片刻的安静后，房间内的呼吸声变得急促起来。肖恩更清楚地看到很多人眼中迸起了希望的光。

然而就在此时，却有人嘶哑着说道：“我们凭什么相信你？这种故意给人希望再让人绝望的把戏，我们已经受过太多次了。”

话音刚落，人群中刚刚点亮的希望顿时熄灭了一片。

肖恩转过目光，在房间的角落中看到了一个身形佝偻，遍体鳞伤的中年人，他裹着一层污渍斑驳的厚重毯子，却难以遮掩身上撒发出的血肉腐烂的恶臭。

此人承受的伤痛和苦难一目了然，所以肖恩也很理解他的不信任。

不过没等肖恩开口安抚，人群中就有人站出来反驳道：“他们是和宁涛那些人不是一伙的！”

立刻又有人附和道：“没错，宁涛召集来的那群恶魔，已经被【红杏小队】的人都杀光了！他们不是一伙的！”

嗓音嘶哑的中年人说道：“不是一伙的又能怎么样？他们连达官显贵都敢杀，难道反而会对我们这些人心慈手软吗？救我们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我们是有钱还是有势？而没有好处的事，他们凭什么去做？”

“呃……”反驳的人顿时语塞。

而这个问题，肖恩也不知该如何回答。

因为他问得没错，救下这些无辜的幸存者，对小队没有半点好处。事实上小队成员本也没打算救人，是自己一力坚持，营救行动才得以展开。

而自己想要救人的理由，也和好处没关系——事实上肖恩反而为他们赔上了三百万的分红，并且还要承受营救行动带来的风险。

只不过，肖恩做事并不是为了好处，比起好坏，他更在乎对错。只是这份坚持就算说出来又有谁会相信呢？

所以肖恩也只能换个方向来说：“留在这里也只是死路一条，跟我们一起逃，至少有个活命的机会。”

却听那个腐臭的中年人发出闷闷的笑声：“这种话，我也听过不止一次了。‘快跑吧，能跑出一百米就放你活命，但不跑的话现在就要死’，结果呢，拼命跑也只是让那些恶魔笑得更开心罢了，有谁是真能活下来的？”

这番话霎时间引起了共鸣似的恐惧，房间内，幸存者们发出各种扭曲的呻吟声，仿佛那些折磨他们的人再次回到身边。

肖恩有些无奈，一时间着实有种亮出光剑，表明身份的冲动。

如果以绝地的名义来发起号召，说服力应该会高很多吧？可惜这只能当做最后的下策来用。

绝地学徒再次变换说辞：“至少你们现在还活着，而那些恶魔已经死了，你们可以不信任我，但应该信任基本的理性和逻辑。哪怕是当做一场赌博也好，入场下注的收益也好过坐以待毙。”

那中年人闻言却是笑了起来：“理性和逻辑？这个时候你跟我们说逻辑？”

话音刚落，肖恩身后的房门就刷一下被打开了。

吕楠带着一身戾气和一身血气走了进来，而随着那浓郁的血腥味道涌入房间，肖恩好不容易才维持住的一丝和平氛围顿时荡然无存。

“救命啊！”

“不要杀我！”

“饶了我吧！”

救命求饶声不绝于耳，27 名幸存者就像是受惊的食草兽一样纷纷缩到了家具后面、墙角阴影里。

肖恩万般无奈地转回头，看着杀气腾腾，宛如饿兽的吕楠，说道：“这边交给我就好……”

吕楠嗤笑：“交给你来跟他们慢慢讲道理，讲逻辑？你真以为自己很会讲道理吗？”

说着，吕楠忽然从腰间拔出一把短枪，瞄准了天花板就是一阵乱射。

能量束与天花板碰撞出一片灿烂的火花，顿时引得房间内一阵鬼哭神嚎。

“都闭嘴，谁再敢做声我就打死谁！”

伴随吕楠的怒喝，幸存者们的哀嚎戛然而止。

吕楠用短枪瞄准着那些身体颤抖，却不敢做声的幸存者，厉声道：“十分钟后，货船会停到地面上，所有人都给我上船，这里一个人也不许留。只要有一个人留下，剩下所有人都给他陪葬！”

有人颤声道：“可是！”

下一刻，一道能量束紧贴着他的耳畔飞过。

“我没允许你们开口！我不需要说服你们同意，更不需要回答你们的问题，我只需要你们所有人都老老实实上船，听清楚了，是所有人！”

说完，吕楠收回爆能枪，转身离去，出门前留下一串冷笑：“呵呵，我倒是很期待你们之中有人骨头硬，偏要留下来。我正愁杀人杀得不够爽。”

第 51 章 一声谢谢便弥足珍贵

随着房间门重新闭合，空气也终于冷却下来，人们四顾茫然，全然不知所措。

肖恩也不知道该如何再去安慰他们，只好耸耸肩，解释起了自己的营救计划。

“货船会跟着我们一起前往【巽】的荒废区，你们会在那里以全新的身份生活下去。”

一个矮个子闻言诧异不已，起身问道：“全新的身份，什么意思？”

肖恩叹了口气：“你们现在的身份已经不可能再用了，乾坤集团不会允许你们这些见证过真相的人活下去的。”

“但是我们也是受害者啊，又没做错什么……”

肖恩对此也深感遗憾："一切都是乾坤集团的错，但现在追究对错没有意义，重要的是如何活下去。"

"可是，我还有家人。"

"那么为了他们着想，你更应该努力活下去，在未来的某一天，或许还有再见的机会。而死在这里，就没有未来可言了。"

"未来的某一天，那是指哪一天？"

肖恩说道："至少也要等风头过去，乾坤集团的注意力不再集中到你们身上……"

"风头过去要多久！？三年还是五年？这期间我们都不能见自己的家人吧，也不能公开露面吧！？而且就算所谓风头过了，我们也还是会被列在黑名单上吧？一旦被发现，还是会被逮捕，被迫害乃至被暗杀吧？"

肖恩说道："是的，但至少你们还活着。"

"但是那还不如让我们现在就死了算了！"

肖恩反问："是吗？你打算为了一时的逃避，在这里放弃希望，放弃你的家人，放弃你的人生？"

"我……"被肖恩反问的人，顿时哑口无言。

片刻后，他歇斯底里道："你真的是在救人吗？这样子也算是救人吗？让我们像阴沟里的【布密蛆】一样苟活就算救人吗？那只是你的自我满足吧？真想要救人，就救得彻底一点啊！"

肖恩沉默了下来。

而那个歇斯底里的人，此时却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拼了命地沿着这个话题展开了下去。

"我说，你们应该是有办法做得更好的吧？这里是乾坤安保的军事基地，还受到海盗团【青龙】的庇护，但你们却有办法杀进来劫持宁涛，那么以你们的实力，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吧？！只是你们不愿做而已！你们根本不是为了救人，只

是为了自我满足，所以一旦觉得自己救到了人，就大功告成，对后续的事情不闻不问了！如果是这样，我宁肯留在这里不走！”

肖恩刚要开口，身后的门又开了。

吕楠带着狞笑走了进来：“不走了？那可太好了，我正发愁你们要是真的全员上船，我们岂不是还要分神保护你们？现在就方便多了，你们所有人都死在这里吧……”

说着，女子毫不客气地抬起枪口。

“等等！”

就在此时，一位年轻的旗袍姑娘站了出来，挡在那个歇斯底里的男人身前。

旗袍姑娘直面着吕楠，声音如身体一般颤抖着，却倔强地说道：“我们没有人要留在这里，所有人都会上船的。请你们把我们带到【巽】的荒废区吧。求求你们了！”

旁边有人诧异道：“可是……”

旗袍姑娘回过头，面向所有人大声说道：“我不想死！无论如何都不想！哪怕活得像蛆虫也无所谓，我想活着！而你们若是有谁实在不想活，也请到了【巽】以后再来自我了断吧！”

此言一出，顿时有人附和。

一个年轻的男子说道：“没错，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可不愿死在这里……虽然不能和家人见面的确很难受，但只要活着总归还有希望。”

又有一个中年妇人说道：“我的家人早就死光了，原本的身份也不是什么光鲜体面的身份，能够从头再来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你们有谁想要自杀，可以自便，但别拖累我，我不想死。”

很快，人群中越来越多的人站了出来。

哪怕依然信不过红杏小队，但是，一线生机，和当场死在这里，这两个选项摆在面前时，大部分人都知道该怎么选。

顽固不化的只有极少数人，但这些人的意见已经不值一提了。

裹在脏毛毯里的腐臭中年，还有歇斯底里的矮个子，此时都已经被其他幸存者牢牢控制住。

哪怕是他们当场咬舌自尽，尸体也会被拖拽到货船上，和其他人一道前往【巽】。

大部分人终归是想要活命的。

而在求生欲的指引下，27 名幸存者很快就登上了乾坤安保的货船，只待升空的命令下来，他们就会驾驶货船紧跟在红杏号身后，沿着精心计算好的航道前往开启全新的人生。

肖恩本打算留在货船上，以维持这个幸存者小团体的稳定，并协助他们完成逃亡之旅。不过这个提议却被吕楠直接否决了。

“比起这艘货船，红杏号更需要你的力量。接下来我们是要逃亡而不是旅游，没有多余的力量浪费在累赘身上。你的三百万分红只能买我们的力，买不到我们的命！”

肖恩只好沉默着点点头。

吕楠的话虽不中听，却是不折不扣的大实话，接下来的逃亡之路不容大意，必须提起十足的小心。而一旦红杏号出了问题，后面的货船根本没有自保之力。所以与其分兵到货船上，还不如尽力强化红杏号的力量。

而在肖恩即将跟随吕楠下船的时候，忽然被人拉住了手。

回过头去，肖恩看到了旗袍姑娘身躯的颤抖，也听到了她话语中的坚定。

“谢谢你救了我们！我相信你！”

******

当肖恩跟随吕楠回到小楼地下室的时候，只见队长安平正一脸颓丧地仰躺在一只靠垫上，作百无聊赖状。许伯则不知所踪。

肖恩奇道："这是在等什么，该出发了吧？"

安平顿时来气，骂道："催什么催！？难道是我想要留在这里的？还不是你小子圣母病发作，非要横生枝节地去救人！"

肖恩问道："怎么回事？"

安平叹息道："宁涛那小子比我想的要硬气，死活不愿叛逃，而没有他的配合，我们最多是驾驶红杏号逃亡，不可能带上一船的幸存者。我说，现在放弃那些活死人还来得及，我可以退你一半酬金。"

说话间，旁边会议室的门刷得开启，许伯一脸阴沉地走了出来："的确是硬气啊，捏碎了他几根手指都不松口。"

吕楠骂道："捏手指有什么用？你玩过家家吗？"

"……捏别的地方我嫌脏啊，你也知道我很喜欢吃手抓饭的。"许伯辩解道，"而且他看起来是真的铁了心不敢背叛乾坤集团了，想得到他的支持恐怕很难。不过也有一个好消息。"

安平精神一振："什么好消息？"

"咱们小队的规矩是订金最多退一半，所以现在放弃那些累赘，至少能赚一百五十万……"

吕楠一脚就把许伯踢开，然后准备亲自出马去做说服工作。

"等等！"许伯连忙拽住吕楠，"也不是完全没办法，但要和你们商量一下。"

安平说道："什么办法？"

许伯说道："一般来说，遇到这种怎么劝都不听的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李老大出面，他那舌灿莲花的功夫可是货真价实的。"

“你也知道是货真‘价’实啊。”安平叹息道，“咱们这自负盈亏的小队要找李老大帮忙，代价可不菲啊。”

许伯说道：“总好过退一半订金吧？那可是一百五十万乾坤币啊。而且这次可是新人肖恩第一次跟咱们出任务，就这么半途而废，那也太丢脸了吧？”

吕楠嗤笑了一声：“你什么时候学会要脸了？”

许伯反问：“那你甘心就这么认输？”

吕楠沉默，半晌后挠了挠头发：“随便你们吧！但事先说好，我的收益不能低于五十万！”

“妥！”许伯立刻将一枚通讯器交给安平，“队长，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第 52 章 难易永远是相对而言

安平叹了口气，接过通讯器，很快靠着【兑 4399】上的中继器，连接到了【白银骑士团】的通讯频道。

“队长，是我，安平。任务途中遇到一点小麻烦，需要你出手帮忙。”

“啊，我当然知道服务是要付费的。嗯，事情大概是这样……”

而当安平简单描述过任务进展，通讯器中便传来李钰的笑声。

“你们居然被这种小事给卡住了？！是想笑死我吗？”

安平说道：“意思是，老大你出马可以轻松解决？”

“当然，不过轻松归轻松，收费可不会打折。”

“老大你开价吧。”

“终归是自家人，我就开个基本价吧，两百万。”

“噗！”安平当场喷了出来，“老大你这基本价是不是有点离谱？”

李钰说道：“嫌贵就自己来嘛。”

安平尝试还价：“老大，你这么开价，我们基本没得赚啊。”

“只是基本没得赚，终归还是能赚到的，不是吗？”李钰反问。

安平沉默了一会儿：“好吧，一口价两百万。”

许伯和吕楠都诧异不已：“喂，这开价你也答应！？”

安平无奈道：“咱们有三百万收入嘛，大不了你和吕楠平分剩下的一百万，我无偿做工。”

吕楠提醒道：“等等，你这是没算小庄的收入吧？”

安平咳嗽了一声，说道：“回去以后我会请小庄吃饭的。”

许伯惊道：“用一顿饭就打发小庄？！队长你也太人渣了吧！？”

“什，什么人渣不人渣的，小庄和你们不一样，没那么强的物欲……”

一边说，安平一边狼狈不堪地捏着通讯器走入宁涛所在的会议室中。

******

乾坤安保的分局长宁涛，此时已经陷入到近乎癫狂的歇斯底里中。

看到会议室门打开，安平走进来，宁涛顿时发出一阵丧心病狂的笑声，继而破口大骂。

“哈哈，想要我背叛乾坤集团？做你妈的梦去吧！你们这些不知死活的荒废垃圾，早晚都要被乾坤集团做成碳凝标本以示众！”

安平毫无所谓地说道：“是是是，到时候咱们就并排悬挂在首都广场上作标本兄弟……好了，李老大，剩下就交给你了。”

说话间，安平来到宁涛身边，将手中的通讯器丢到地上。

宁涛的笑容霎时收敛。

“李老大？你是李钰？【白银】的李钰！？”

通讯器中，李钰的声音显得不紧不慢：“啊，是我，想要签名吗？”

宁涛沉声说道：“人们都说，【白银】的首领是个聪明人，那你应该知道在乾星系得罪乾坤集团会是什么后果！”

李钰说道：“都沦为战俘了，发这种狠话你自己不觉得肾虚吗？好了，现在是付费谈话时间，我不想浪费自己的台词，所以直入正题吧。”

“我可没兴趣陪你聊天。”

李钰没理会对方的抗拒，说道：“其实你早就想要叛逃了吧？”

宁涛那肥硕的身躯霎时凝滞。

李钰说道：“分局局长的位置看起来很好，但坐起来并不轻松。既要给总局擦屁股，又要和【青龙】这种危险的恐怖分子虚以委蛇，明面上的收入平平无奇，私底下捞钱却要各种掩人耳目，明明算是半个集团高层，却活得仿佛比基层时候还要艰难。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内，你不但没有办法继续高升，甚至不好推掉这个棘手的差使。”

顿了顿，李钰笑道：“相较而言，那些生来高贵的财阀子弟，却能理所当然地享受着无穷无尽的荣华富贵，而他们甚至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当然，这种事，你在加入安保局

的时候就已经看得明明白白，也早就接受了自己出身平民，不配高贵的命运。但是，当那些财阀子弟一次次地对你呼来喝去，一次次地对你提出离谱的要求，甚至要你动用海盗的力量，在这片军事基地开展真人猎杀的时候……我想，再怎么通情达理的人，也会心有不甘了。”

“我……”宁涛下意识地开口，却发现声音无比嘶哑，“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

李钰说道：“你不知道，但赫特人孔璋知道，作为乾星系最大的走私头目，帮乾坤集团的一两个高官潜逃到共和国其他星区可谓轻而易举，当然，以赫特人的狡诈，把这些高官的信息转卖给他人同样是轻而易举。总之，你早就和他私下联络，约好了有机会便携款潜逃，这些年你通过孔璋向外转移了多少资产？五十万信用点？”

当孔璋的名字出现后，宁涛整个人的气势就狂泻不止，那个给自己起了一个本地名字的赫特人，是他最隐秘的一张底牌。

而当五十万信用点这个数字曝光，宁涛更是仿佛融化的脂肪一般瘫软下去。

“你到底想怎么样？”

李钰笑道：“互利共赢啊，我帮你潜逃，你帮我救人。”

宁涛难以置信：“救那些贱民？对你有什么好处？”

李钰说道：“对我没好处，但是对我手下人有好处，那我这个作家长的也只能责无旁贷陪他任性一把。总之这件事你完全做得到，而好处则显而易见：有我的配合，乾星系内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外逃。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和孔璋合作，不用担心被那个赫特人坑掉。”

“但是……”

“但是五十万信用点还不够你在外生存，对不对？毕竟你想要的是安逸富家翁的生活，而不是东躲西藏的流浪生活。

你需要在繁华富庶的星球购置豪宅，需要有管家和仆人来支撑场面，需要雇佣精锐的保镖来防止乾坤集团的报复，而转移出去的五十万信用点可远远不够。你原本计划用未来几年时间，将你位于乾星系的千万家产逐步变卖转移，但现在显然来不及了。这里我有一个建议，可以帮你迅速筹措到目标款项。”

宁涛沉默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问道：“要怎么做？”

李钰说道：“联系你那群狐朋狗友的家人亲属，就说所有人都被【青龙】绑架了，管他们要赎金，越多越好。”

“可是他们早就被你的人杀光了！”

“能骗多少是多少，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上当，也足够凑出你的养老金了吧？”

宁涛闻言一愣，但旋即便陷入沉思，片刻后提出问题道：“我的确有把握骗到一些人，他们至少能在半天时间里拿出上千万的信用币，但问题是就算他们乖乖付钱，我又要怎么收款？”

李钰说道：“收款的事情我可以代劳，手续费只收你 20 个点。”

宁涛怒道：“你来代收？你当我是白痴！？”

“如果你不是白痴，就该知道这是最优的选择。眼下只有我们【白银骑士团】能帮你做成这件事，而我们的信誉也可以提供足够的担保——无论客户是何等人渣，只要承接下来的任务我们都会如约履行到底。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

宁涛怒意未散，却抿起嘴唇再次陷入沉思。

李钰又说道：“仔细想想吧，这对你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你在分局局长的位置上如履薄冰图的是什么？还不是有朝一日赚够钱可以远走高飞？现在一个少奋斗 20 年的机会摆在眼前，你还犹豫什么？当然，我承认这种欺诈整个乾星系上层的行为，一定会给你带来危险。但你继续作这个分局局长就

没有风险了吗？别忘了你的狐朋狗友可都是死在你的辖区里，无论你诈骗与否，他们都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这番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过了一会儿，宁涛便咬牙说道：“好，就这么办吧。”

与此同时，安平等人早已目瞪口呆。

许伯感叹不已：“李老大果然不愧是偶像啊，居然还能这么聊？！不但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还硬生生创造了几百万的额外收入，我是真的服了。”

吕楠则嗤笑道：“怕是这份情报成本就花了几十万，他的御用情报商陈玄感的身价可一点不便宜。”

许伯又说：“陈玄感，那个只接受以情报换情报的神秘人？能联系到他已经很了不起啦。我就说嘛，怎么李老大突然对宁涛的底细了如指掌了……”

安平拍了拍手，打断了闲聊：“好了，李老大既然解决了难题，咱们就正式进入下一环，准备逃亡吧。”

第 53 章 王牌驾驶员

红杏小队的逃亡之旅注定要紧张刺激。

在红杏号与搭载着 27 名幸存者的货运飞船升空不久，【兑 4399】就陷入了严重的内乱。

被吕楠和许伯挑唆煽动起来的反叛者，和依然忠于宁涛的死士们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尽管后者的人数远不如前者，但是却牢牢占据了通讯中继器所在的区域，严重拖慢了反叛者占领整个基地的步伐。

这就使得【兑 4399】内的最新情报始终无法传递出去，宁涛也能在行骗之后得以安然逃亡。

唯一的问题就是……

******

“安平！这跟说好的不一样！”

红杏号的驾驶舱内，宁涛的怒吼声通过通讯器扩散出来，几乎震耳欲聋。

“李钰答应了要保护我安全！你们【白银骑士团】不能言而无信！”

安平揉了揉耳朵，接通通讯器道：“你现在有哪里不安全了？”

宁涛怒意更盛：“你们怎么敢让我和这些贱民……”

话音未落，通讯器中就传来一阵嘈杂的斥骂之声，宁涛的怒吼也戛然而止。

安平幸灾乐祸道：“我不觉得侮辱和自己同舟共济的乘客是明智行径。我们的确承诺要保障你的安全，但你非要自杀的话，我们也只能为你默哀。”

片刻后，宁涛的声音重新响起，只是明显虚弱也胆怯了许多。

“真要保障我的安全，应该让我上你们的船吧！”

“大错特错了，我们的船限载只有 6 人，现在已经满载了。超载航行的风险有多高，就不要我科普了吧？而且红杏号如今可是众矢之的，【青龙】怕是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你确定要来和我们一起同甘共苦吗？我倒是可以想办法在货舱里给你安排个箱子……”

“你！？”宁涛咬牙切齿，却无话可说。

安平的说辞明显是敷衍和调戏，却偏又合情合理，让人反驳不得。

如今【兑 4399】上乱作一团，消息仍被强行压着，乾坤安保总局对小行星上发生的一切都一无所知。而以他们的一贯

行事效率，真正确认宁涛叛逃的时候，恐怕宁涛已经在赫特走私犯孔璋的豪华走私船上泡温泉了。

唯一的问题就是以【龙头】之的阴险狡诈，不可能对红杏小队的逃亡无动于衷，更不可能坐视那 27 个幸存者逃出生天——那 27 人不但见证了乾坤安保的黑暗，更见证了【青龙】的恣意枉法，如果事情曝光，乾坤安保当然有办法把自己摘出去，【青龙】却大概率要被推出来背锅。

【青龙】当然背不起这么大的锅，此时自然要全力以赴确保人证死光。

而一旦【青龙】行动起来，这逃亡之路顿时危机四伏，那群海盗本就在负责【兑 4399】的外围防线，不过是被红杏小队找到了隐蔽的航道才一举突破重围，如今仍有大量战机潜伏在小行星周边。

红杏小队想要在【青龙】已经被彻底惊动的情况下逃之夭夭，只能是靠红杏号杀出一条血路来。

而宁涛当然不想跟人一起走在血路上！

“我知道一条隐秘的航道。”宁涛说道，“是偶然发现的，基地里只有极少数人知道，【青龙】更是被我牢牢隐瞒着。”

安平笑道：“看来你从来也没信任过【青龙】啊。”

宁涛对于这种白痴问题只是哼了一声，又继续说道：“具体坐标是……”

安平详细记下，然后对负责驾驶红杏号的吕楠说道：“听清楚了？待会儿注意回避一下坐标周边区域。”

宁涛愣了一下，质问道：“你不信我？”

安平对于这种白痴问题则是哈哈一笑。

宁涛争辩道：“我现在和你们利害一致，你们死了我也活不下来……”

“但我们不想和你一起死。”安平打断道，“隐秘航道？在【青龙】的层层包裹下，你凭什么能发现什么隐秘航道？

信不信现在那个坐标周围至少有二十架战机在等我们自投罗网了？”

宁涛愣了一下，却也是无话可说，因为这个可能性着实不小！

“那要怎么办？”

“杀出血路咯。”安平轻描淡写道，“多亏你帮我们排除了一个错误答案，所以接下来只要我们运气不太差，能及时赶来拦截的【青龙】战机数量就不会太多，红杏号完全有能力保护着你们一起逃出去。当然，你也需要出一点力。”

宁涛警惕道：“我？你又想怎么坑我？”

“我听说你作为乾坤安保的分局局长，驾驶技术出神入化，足以和分局的王牌驾驶员分庭抗礼。开战以后那艘货船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宁涛简直要当场吐出血来。

出神入化，分庭抗礼……这种宣传的确是有的，乾坤安保旗下的《守望周刊》曾经做过一期专访，把宁涛吹得如同天神下凡，但有脑子的人会相信一个胖如赫特人的家伙能把自己塞到狭小的战斗机驾驶座里吗？！那根本是宁涛花钱找人写的软文而已啊！

分局局长的工作压力这么大，花钱请人写个开心还不行吗！？

然而无论宁涛如何在心中怒骂，安平已经早早切断通讯，不再理会了。

“队长，真要把货船交给那个赫特杂种？”许伯狐疑道。

安平说道：“不然就只能交给五个从来没上过战场的普通人了。我知道宁涛靠不住，但他毕竟是安保局出身，真到了战场上至少比平民可靠。”

吕楠则说道：“用得着那么麻烦？直接由我们把所有拦路的战机都打爆不就行了？”

安平说道："好，这种拯救世界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小队成员之间的闲谈正到一半，就被新人的警报打断。

肖恩守在雷达前，第一时间读出了一组异常指数，而后凭借过人的心算能力，发出预警。

"前方发现战机信号！不少于10架！"

"靠，这么快？"安平骂了一声，那睡眼惺忪的迷离神色霎时就从脸上褪去，"看来这次不太走运，直接撞上贼窝了，大伙儿都提起精神吧！"

而就在安平说话的工夫里，红杏号上所有人便已各自就位。

吕楠坐在主驾驶位，双手在操控台上连点带拨，转眼间就让红杏号进入了紧急机动模式，整艘飞船伴随引擎的轰鸣而轻轻颤抖，吕楠摆在扶手上的水杯也溅出一片片的水花。

安平负责辅助驾驶和火控，在他下令时，飞船上的六门激光炮和主副诱导系统就已被全数激活。

肖恩在观察位上认真盯紧了雷达，以惊人的效率先于辅助计算机完成了敌机的定位计算，并将数据发到两位驾驶员处。

庄原瑛则提前进入机修室，将复杂的管线暴露在眼前，她用腰带将自己固定在维修位上，手上紧握着沉重的机修枪，不断应付着因队友的粗暴操作而迸射电弧的故障线路。

红杏号是一艘高度特化过的飞船，特化不仅是表现在超凡的机动性上，还体现在飞船的安全稳定性上：一旦进入应激状态，飞船会呈现出匪夷所思的超高性能，但必须依靠机修师拆东墙补西墙似的实时维护，否则不用三分钟就会过热爆炸。

许伯作为队医，也早早抱好急救药箱，坐到了驾驶舱的预备位置。

第 54 章 脱壳

战斗在几分钟后爆发。

红杏小队的运气的确是欠佳，迎面而来的十架战斗机是【青龙】的精锐，每一架都来自乾坤安保旗下的重工集团，精心打造，性能卓越。

它们有着漆黑的涂装、狭长的身躯和宽厚的机翼，战斗中的飞行速度快得惊人，还拥有与速度相称的强大火力。当然，最重要的则是驾驶战机的全都是【青龙】的王牌驾驶员。

这些精锐战机完全没有和红杏号硬碰硬的打算，在战斗打响后便迅速分散开来，以避开红杏号的锋芒——毕竟红杏号的体型比它们大得多，而更大的体型意味着更厚重的护盾以及更强大的火力。

然而就在【青龙】的战机刚刚分散阵型时，红杏号的尾部便迸发出两道炽烈夺目的强光，推动着飞船似闪电一般急速穿梭，霎时间就突入【青龙】阵中，六门分布在两侧机翼的重型 Ls-q3 激光炮洒下一阵光雨，将一架猝不及防的黑色战机打成破碎的火球。

红杏号的爆发，让【青龙】的驾驶员们陷入了极大的震撼，分散开的战机一时间显得手足无措。

红杏号的极限机动速度显然比这些黑色战机要快得多，而海盗们一个照面就被红杏号穿破了包围网，意味着他们已经很难再将红杏号拦截下来。

好在有人眼尖，在雷达上看到了另一艘船的信号。

“后面还有一艘货船！”

“【龙头】说过，要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货船拦下来！”

海盗们于是立刻转移了目标，放过红杏号，准备集火货船。

就在此时，已经穿出包围圈的红杏号陡然变向，尾部的引擎微微向外偏转，推动红杏号以一个极小的角度完成掉头，冲着分散开的战机再次发起冲锋。

这一次冲锋却是无功而返，海盗们已经适应了红杏号的速度，眼见那两只硕大的引擎开始喷射光芒，他们立刻驾驶战机进一步分散开来，以灵活的战术机动避开了红杏号上的炮火。

而第二轮冲锋以后，红杏号的局面反而开始被动。

作为机动特化的飞船，红杏号并不以正面战力见长，深陷敌阵更等同自杀。

而海盗们意识到红杏号放不下那艘货船，也立刻做出调整，分出几架战机全力去追货船，余下的则吊在红杏号身后，伺机而发。

红杏号的处境于是越发尴尬：如果是单打独斗，红杏号就算斗不过十架战机也足以自保，但加上一艘拖后腿的货船，顿时进退两难。

毕竟总不能真地指望宁涛有万夫不当之勇，可以在手指重伤初愈的情况下，驾驶着笨重武装货船与九架精英战机打得有来有回吧？

而红杏号的尴尬处境，又被海盗们不断捕捉、放大。当红杏号尾部的双引擎第三次绽放豪光时，那些徘徊在货船附近的战机立刻就掉转头来，对红杏号形成包夹之势。

这一次，海盗们已经适应了红杏号的爆发速度，包围圈疏而不漏，又看准了红杏号一心营救货船，提前算准了位置，完成了一次精准的集火。

激光炮、震荡导弹、质子导弹如暴风骤雨一般轰向狭长的飞船，顷刻间就将其淹没在盛大的火光之中。

然而海盗们甚至不及感到下意识的欣喜，就看到火光中，红杏号的尾部引擎喷口忽而转向，喷出两道斜向的火光，推动着飞船以近乎诡异的角度完成了一次紧急机动！

大部分火力都与红杏号擦肩而过，火光散去，狭长的飞船毫发无损地冲了出来，覆盖在飞船表面的偏导护盾只是微微闪烁，忽明忽暗的幽光波纹如同精致的点缀。而六门重型激光炮则再次爆发出一阵光雨，将附近的海盗飞船撵得狼狈逃窜。

黑色的战机不得不再次分散开来，以更加谨慎的姿态围攻红杏号。

这艘看起来破破烂烂的机动特化型的飞船，并没有他们预想得那么脆弱。

不过，也只是一时挣扎罢了。

九架战机很快就调整阵型，时而分散时而聚拢，彼此支援配合，始终将红杏号置于包围圈正中。而一旦红杏号准备突

围，黑色的战机就会将目标转移到货船上，逼得红杏号不得不放弃机动优势，沦为海盗们的活靶。

战斗不过片刻，红杏号虽然勉强靠着矢量引擎的机动力维持着毫发无损，战局却显得越发被动。

四周的战机越靠越近，火力也越来越猛。

******

“我现在忽然觉得，这次救援行动还是太过草率了，自以为能带着 27 个平民穿越天罗地网的我们实在是太天真了！”

红杏号上，许伯一边哀嚎着，一边用力将自己的身体以皮带牢牢固定在座椅上。

然而在剧烈的颠簸下，许伯仍显得狼狈万分，额头时不时就在上方的仪表盘上撞得砰砰作响，以至于话语也变得时断时续。

“队长，回去以后让小庄重新改装一下这条破船吧，就算是进入紧急机动模式，也应该确保基本的舒适性啊！我要被活活撞死了！”

许伯的诚挚呼唤没有得到任何反馈。

因为红杏号上根本没人顾得上管他，那紧贴着飞船擦过的等离子体和震荡导弹已经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而重型激光炮轰在护盾上的波纹更是触目惊心。

来自【青龙】的威胁越来越强了。

安平坐在副驾驶位上，手指敲打了几下扶手后便断然下令：“吕楠，进入辅助驾驶模式，飞船机动交给我，你负责火力拦截！”

主驾驶位的吕楠没有任何犹豫就切换了驾驶模式，将红杏号的驾驶权限全部交给了安平，自己只负责细节辅助，将主要精力放到火控系统上。

而红杏号的火控系统一经吕楠接手，6 门 Lsq3 激光炮就迸射出一阵绝妙的光雨，将贴近来的导弹鱼雷一扫而空。

红杏号的机动压力顿时为之一缓，但九架战机依然围绕在红杏号周围，更多的导弹和光束蓄势待发。

“队长，这么下去不行啊。”许伯一边为自己额头敷上草药膏，一边尝试给出建议，“现在放弃货船还来得及！”

肖恩听得耳朵一动。

哪怕是他这个极力主张营救，并一手主持了整个营救行动的人，此时也不得不承认营救行动很可能失败，是时候考虑放弃了……如果安平在这里决定放弃，肖恩甚至找不到反对的理由。

局面很明朗：红杏号想要自己跑，那是游刃有余，但是想要救人，大概率要把自己也赔进去。

为了救人，红杏小队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指责他们营救不力，更不能要求他们豁出性命，毕竟救人是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不是道德上的自我满足。

然而就在肖恩也下意识考虑放弃的时候，却听安平发出了吕楠式的嗤笑：“哈，这个时候放弃，我们这些老兵油子还怎么在新人面前装逼？而且许伯你也是撞晕了头了，对面可不是正规军，而是一群贪婪成性的海盗！”

许伯闻言一愣：“那又怎么了？”

安平摇摇头：“你是真的晕了头，这么简单的陷阱都想不到……吕楠，帮个忙。”

吕楠说道：“少说废话了，开始吧。”

安平立刻回过头对着庄原瑛吼道：“小庄，准备‘脱壳’模式！”

庄原瑛直接用机修枪用力敲打舱门，发出震耳欲聋的当当声响作为回应。

安平点点头，在操控台上按下了一个不起眼的按钮，并将主驾驶的操纵杆迅速推回原位。

霎时间，红杏号的颠簸停止了。

第 55 章 秘密曝光

红杏号这艘以机动性见长的飞船，在海盗们的包夹之下，赫然熄灭了引擎的光芒，停下了冲锋的势头，如同顽石一般漂浮在深空，继而被四面八方毫不留情的炮火淹没。

这一次没有奇迹发生，飞船照单全收了迎面而来的炮火，偏导护盾闪烁了几次便彻底熄灭，外部装甲在震荡导弹与能量束的轰击下支离破碎，露出烧焦与融化的痕迹，狭长的机体微微扭曲着，飞船左翼更是在爆炸中与主干脱离开来。

那狭长、锐利、行动时宛如鬼魅的红杏号，顷刻间就熄灭了所有光芒。

这一刻，就连海盗们也是瞠目结舌。

“头儿，这算怎么回事？”

一名靠得最近的海盗忍不住问道：“这是自杀？”

一名队友回应道：“恐怕是引擎故障，那种疯子一样的机动本来就不可持久，他们连续发动，引擎自爆都不稀奇。”

“管那么多干什么？补上一枚质子鱼雷，让他们死得彻底一点！”

“住手！”海盗们的小头目立刻在通讯器中喝止了手下的冒进，“忘了【玄冥】了吗？而且那可是红杏号！传说中【白银】组织里仅次于白银号的改装飞船，核心部件无一不是价值连城！你想毁了这一切？”

手下闻言不由一怔：“可是……”

小头目质问道：“你连一坨毫无抵抗的太空垃圾都怕吗？”

在【青龙】内部，没有什么是比胆怯更可耻的，所以被上司如此质问，战机小队的通讯频道便陷入沉默。

“一号和三号去继续追击货船，别让它跑了，其他人过来和我一起分割战利品。【玄冥】是要上交的，但其他的部分都属于我们。在其他小队赶到之前，我们至少要把最精华的部分吃到自己肚子里。”

小头目一边下达命令，一边驾驶战机靠近红杏号，用磁铁将飞船上脱落下来的许多黑色装甲碎片收集起来，放入机腹那容量有限的货舱中。

其余海盗们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如同食腐的饿兽，迫不及待地在猎物的尸体上饱餐起来。

红杏号的体型远大于单人战机，因此最有价值的大型部件自然只能留待大部队赶至再行拆解。

可是那些碎裂的破片同样价值不菲，以这些熟练海盗们的眼光来推断，覆盖在红杏号外层的装甲是赫赫有名的那几乎是乾星系内最适合打造飞船装甲的稀有金属，防护性能比一般的合金强上数倍——当然价格则是上百倍。

事实上，海盗们怀疑，若非有这层【玄铁】护甲，红杏号在引擎故障、惨遭集火的时候就该被当场打成火球了。

而现在，这些稀有金属将成为海盗们的战利品。

海盗们丝毫没有质疑自己的胜利，因为眼前的红杏号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已经是破烂的尸骸——飞船所有的光芒都已经熄灭，处处覆盖着焦痕与坑洼，外装甲已经被掀飞了大露出来的管线连短路的电弧都闪烁不出来。

然而就在海盗们大快朵颐的时候，忽然有人发现了雷达上的异常信息。

“等等，红杏号上还有人活着？！”

这个警告并没有引起重视。

“你眼花了吧？飞船都破成这样，里面怎么可能还有活口？”

“有人活着更好啊，活生生的【白银】战俘，恐怕比飞船本身还有价值。”

频道内吵吵闹闹，洋溢着海盗们得胜的狂喜。

就连海盗们的小头目也已经被贪婪蒙蔽了理智，他脑海中不再有谨慎的算计，只剩下接连不断的臆想——这次战斗过后，他完全可以用收集来的【玄铁】片为自己的座驾升级防御，而消灭红杏小队的大功，更让他有机会去竞争下一任【龙头】。

而就在一片狂喜中，那宛如尸首一般沉默的飞船，忽而显露狰狞。

六门重型激光炮毫无征兆地开火，光束异常刁钻地同时洞穿了三架战机的单薄护盾，将它们化作熊熊燃烧的火球。

而就在幸存的海盗们猝不及防，下意识想要发动战机远离时，一批震荡导弹及时跟上，将另外三架战机打得支离破碎。

只一轮火力过后，现场就只剩下海盗们的小头目还苟活着。

然而孤零零一架战机，面对死而复生的红杏号，就仿佛风暴前的枯叶。

“我，我投降……”

漆黑的战机在发出投降信号的同时，被激光炮炸得支离破碎。

******

“呼……”

红杏号漆黑的驾驶舱内，吕楠长长吐出一口气，将操作杆推开，整个人仰倒在座椅上。

即便是打近乎不动的固定靶，在转瞬间击落 6 架灵巧的小型战机，对吕楠而言也非易事，何况是在飞船进入“脱壳”模式，全船性能大幅下降，所有船员都遭到强烈冲击震荡的情况下。

在透过严重损坏的火控系统进行瞄准的时候，吕楠只感觉自己像是磕了双人份的香料，视线中的一切都呈现诡异的扭曲，最后她几乎是靠直觉完成了射击。

幸好结果没有让她蒙羞。

下一刻，吕楠的座椅靠背被安平用力拍了一下。

“干得漂亮。”

“哼。”

“好了，准备重启飞船吧，许伯，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受伤，然后咱们一起把脱落的部件回收一下。肖恩，你配合……肖恩？”

说话间，安平才发现本该在雷达旁边守着的新人，竟然不知所踪。

安平惊讶地打开了机械臂上的探照灯，为漆黑的驾驶舱带来耀眼的光芒。

然而光芒映照下，驾驶舱内哪里还有肖恩的身影。

******

另一边，漆黑的机修室中，肖恩小心翼翼地靠近着角落里瘫倒成一团的少女。

“庄原瑛，你没事吧？”

一边说着，肖恩一边不由皱了下鼻子：前面血腥味越来越重，恐怕庄原瑛是不可能没事了。

他是循着血腥味而来的，飞船受到冲击后，驾驶舱众人基本安然无恙，但驾驶舱外却传来了血的味道。肖恩意识到在机修作业的庄原瑛几乎是毫无防备地承受了冲击，便第一时间跑来救人了。

肖恩很庆幸自己来的时候顺了许伯的医疗箱，里面的草药虽然看起来稀奇古怪，不敢乱用，但好歹有一罐巴克塔喷雾可以拿来救急。

“我，我没事。”

少女的声音轻柔地传来，只是黑暗中，语气显得多少有些虚弱。

肖恩连忙打开探照灯，却听一声惊呼同时响起。

光芒映照下，纤细的少女徒劳地伸出手，试图遮挡光线，然而终归是来不及了。

肖恩已经清晰地看到了她的面容。

探照灯光下，庄原瑛的面容一片惨白，额头上撞破的伤口因此而显得更加凄厉。但真正引人注意的则是少女两侧额头上突兀而起的两只犄角！

乳白色，长约十厘米，向着侧后方斜向延展，边缘光洁圆润……仿佛只是精美的头饰，与少女那恬淡精致的面容完美相称。

这是肖恩第一次看到庄原瑛摘下软帽的模样——在基地中，庄原瑛无论吃饭睡觉都不曾摘下头顶的软帽。

想不到竟然是为了隐藏这样的秘密！

庄原瑛也意识到自己的秘密曝光，轻轻叹了口气，放弃抵抗，垂下双手。

此时，驾驶舱内的人也赶了过来。

安平看到肖恩手持探照灯，斜挎医疗箱，呆立在门前的样子，便长叹了口气。

许伯跟在他身后，建议道：“队长，现在给他一记‘失忆拳’还来得及！”

安平说道：“没那个必要，终归是自家人，有些事早晚也要让他知道的。”

许伯耸耸肩：“你是队长，你说了算。”

一边说，许伯一边越过安平，来到肖恩身旁，从他肩上夺回了医疗箱。

“好了，别戳在这里碍事了，这一箱宝贝，你除了巴克塔喷雾还认识什么？只会用喷雾的话你和吕楠有什么区别？想接我的班，再学十年吧！”

许伯唠叨着走到庄原瑛身前，熟练地用喷雾配合草药为少女止血疗伤。只是疗伤之余，许伯还小心翼翼地收集起了附近所有滴落的血液，而后统一放入一只试管中。

肖恩看得眉头紧皱。

脑海中，那奇怪的图腾再一次闪现出来，仿佛无处不在的原力在给予他宝贵的启示，但画面一闪即逝，让肖恩摸不到头绪。

安平拍了拍肖恩的肩膀：“过去说吧，这边还要点时间。”

第 56 章 重获新生

回到驾驶舱后，安平开门见山道：“如你所见，小庄并不是人类。不过，这在银河系也不算什么新鲜事。而除了那对犄角，她和人类没有任何区别，所以当她戴上软帽的时候，你就当她是个普普通通的人类少女就好。”

肖恩很想说，普通的人类少女才不会把几十斤重的机修枪当成玩具一样挥舞，但显然安平并不打算就庄原瑛的血脉问题详细展开。

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了。

“好的，我会淡然处之的。”

安平笑道：“嗯，淡然处之就好。关于小庄的身世，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跟你聊，现在先顾好眼前的事吧。”

说着，安平拍了拍手：“所有人注意，尽快重启飞船，我们还没彻底赢下来呢。”

几乎同一时间，飞船的通讯器中传来宁涛气急败坏的声音。

“你们这群荒废垃圾！打算食言而肥吗？你们答应了要保护我的安全吧！？”

安平笑道：“十架战机，我们已经解决了八架，余下两架对于你这种王牌驾驶员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吧。”

“放你妈的……”

通讯器中那一连串的粗话随着安平切断通讯戛然而止。

“这么有活力，一时半刻应该是死不掉的。”安平笑了笑，重新坐回驾驶席，微微摇晃身躯，一派悠闲。

肖恩却没法像队长一样淡定，他紧皱着眉头启动雷达，通过显示屏上简陋的光点关注着战局变化。

那两架漆黑的海盗战机已经和货船近身缠斗起来，很快就让货船陷入困境。代表货船的绿色光点在显示屏上忽明忽暗，仿佛摇摇欲坠。

“别看了，看也没用。”安平说道，“飞船完成重启之前，那边就算炸成烟花，咱们也只能默哀。”

肖恩说道：“至少我能第一时间默哀。”

“说得好，祝你默哀顺利。”

而就在此时，驾驶舱内的灯光忽然全数点亮，红杏号也在低沉的引擎嗡鸣声中微微颤抖起来。

安平赞道：“小庄的动作真是一如既往的利索。”

肖恩则吃了一惊：飞船进入“脱壳”模式后，为了诱敌深入，不惜主动承受狂轰滥炸，那满身疮痍虽然有大半是事先就做好的伪装，也有一小半是货真价实。

按照他在白银号上学到的知识来看，红杏号至少需要一次大的整修，才可能让引擎重新启动，想不到庄原瑛能把那么庞大的工作量压缩到短短几分钟！

不过随着驾驶舱的控制台上一片电火花迸溅出来，肖恩立刻意识到这次重启恐怕只是应急行为，其中省略了大量安全步骤。眼下这个状况，红杏号就算勉强重启，也绝无再战之力。

但随着红杏号完成紧急重启，尾部引擎再次迸射光芒，战局立刻发生变化。雷达上象征敌人的两个红色光点仿佛受惊的坎原鸡，掉过头迅速远去——【青龙】的精锐战机居然怯战而逃了！

而就在【青龙】战机脱离战场后，红杏号上的光芒便再次熄灭。同时从机修室传来一阵急促的扳手敲击声。

安平耸耸肩，说道："看来是要花点时间做二次整修了，好在我们现在还有时间，趁着小庄作整修，其他人去收集一下战利品。这一次'脱壳'可是损失惨重哦。"

这位小队队长嘴上说着损失惨重，但是脸上却洋溢着丰收的笑容。

毕竟红杏号的损失再怎么惨重，只要那条货船还在，红杏小队就是稳赚不赔。

从【兑 4399】离开时，安平带人搜刮了乾坤安保的物资库，宁涛为自家私兵精心筹措的物资，将武装货船的货舱填得满满当当，以至于 27 名幸存者几乎都没地方落脚！

如今【青龙】的包围网已被打穿，前方道路畅通无阻，只要带着货船回到基地，红杏小队的任务就堪称圆满。

而事实证明，世上并没有那么多一波三折。

半小时后，庄原瑛顺利完成二次整修，将破破烂烂的红杏号重新带入正轨——尽管二次整修仍然省略了很多安全步骤，使得重启后的飞船上各处都不时迸射电弧，但机修师却用平稳的扳手敲击声担保，红杏号一定能载着所有人回家。

而小队中从没有人会质疑庄原瑛的判断。

******

接下来的旅途一路平安，也一路无话。

就连最喜欢活跃气氛的许伯，也只是安静地靠在座椅上一言不发。

随着返程之路接近尾声，所有人都感到浓浓的疲惫感滚滚袭来。这次任务比预期要漫长许多，着实令人身心俱疲，哪怕是大获全胜的狂喜也抵消不掉倦意。

现在什么天材地宝都不如温暖的床铺更诱人了。

当【巽】的身影出现在众人视线中时，舱内顿时响起一阵鼓掌声和欢呼声。

“恭喜各位，顺利完成任务，凯旋归乡。”

“呵。”

“终于回家啦！”

一片欣喜中，只有肖恩一人冷静地提出了扫兴的问题。

“后面的货船也能顺利降落吗？不会被拦下来吧？”

毕竟那是一艘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乾坤安保的武装货船。

安平说道：“这种时候，就要充分信任宁涛这位神通广大的前分局局长了。”

肖恩顿时恍然。

相较于宁涛在【兑 4399】上展示出的能量——勾结海盗、举办杀人竞赛——将一艘没有登记过的安保货船神不知鬼布局地送入【巽】的荒废区，的确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事实证明，前安保局长宁涛在关乎自身安危的时候，的确是堪称神通广大，他亲自驾驶货船，大摇大摆地越过了【巽】的卫星防御网络，而后安然无恙地突破星球的大气层，降落在一片空旷的荒废区。

期间没有任何人前来过问，没有任何警报被触发，仿佛那艘武装货船只是成千上万艘普通客船中的一员。

而港口处，早有人等在那里，迎接凯旋而归的勇士。

红杏号率先降落，这艘破破烂烂的飞船在落地时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巨响，理应起到缓冲作用的反重力模块和气流喷射装置都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任由飞船像是陨石一般落地，震起漫天的烟尘，而后又抖落下来无数飞船碎片。

好在港口的迎宾队伍早就做好了准备，在烟尘尚未落定之时，他们就已经围拢到红杏号周围，展开维修作业，那些脱落的部件和甲片被逐一装回原位，难以修复的组件则直接替换成全新的，维修效率高得惊人。

显然，对于夺回凯旋归来的红杏小队，【白银】给予了英雄一般的待遇。

跟在红杏号身后的是来自【兑 4399】的武装货船，这艘承载着上千吨货物的庞然大物轰然落地后，同样有一大群人围拢过去，迅速为其进行改装，抹去乾坤安保的痕迹，让货船变得不再起眼，并将货舱内的战利品迅速搬运、分流。

片刻后，货船的客舱门开启，27 名幸存者鱼贯而出。

他们大多显得茫然若失，全然没有大难不死的雀跃感，甚至片刻后就有人跪倒在地，哭泣不止。

他们的确活了下来，靠着肖恩的仁念，以及红杏小队的出色发挥，从【兑 4399】那人间炼狱挣扎出来。

然而也仅止于此，除了这条性命之外，他们失去了全部。

合法的身份，温馨的家庭，安稳的工作……这一切都已经离他们远去。他们只能在荒废区开始新生，然而这种堕落到社会底层的所谓新生，对很多人来说简直生不如死。

肖恩走下飞船，看着这群悲戚的幸存者，一时无言。

第 57 章 重获新生

肖恩并不后悔救下这些无辜的受害者，哪怕为此付出了极其庞大的代价。但是眼看着这些幸存者茫然无措，绝地学徒便意识到单单救下他们还远远不够。

如果就这么无视他们的困境，把他们丢在荒废区不管，任由自生自灭，那么所谓的救人，也不过是一场为了自我满足的奢侈表演了。

只是，就算意识到这一点，肖恩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们，几次张开口，却都觉得自己酝酿好的安慰之词显得太过苍白。

就在此时，人群中一个纤细的姑娘走了出来。

她穿着一身紧致而性感的旗袍，肩上披着宽大的安保披风，将裸露的肌肤全部遮挡起来。这不伦不类的搭配让女子看来有些狼狈，但她脸上却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谢谢你救了我们！”女子主动握起肖恩的手，轻声说道，“我本以为自己不可能活着离开那个基地了。”

肖恩感受着掌心中传来的热量，以及其中蕴含的赤诚，不由点了点头，却不知该如何安慰这位心态积极的不知名姑娘。

然而对方也并不需要肖恩安慰，她松开手，神色轻松地说道：“我是黄萱，你呢？”

肖恩有些惊讶于黄萱的淡然，但更欣慰于她的坚强。

“我是肖恩。”

“嗯，救命恩人的名字我会铭记一生的。”黄萱认真地点着头，又说道，“之后，我们就要在这里开始新生了吗？【巽】的荒废区，还挺有名的呢。”

话音刚落，就听不远处有人说道：“这里的名气的确不小，但大部分都是以讹传讹。如果你真的有心在这里开始新生，就要抛开以往的一切印象。”

说话间，荒废区的主人，【白银骑士团】的首领李钰就来到了众人面前。

这位年轻的团长有着天然的领袖气质——尤其是在他的助手安静地跟在身后，不和主人抬杠的时候——他的到来让幸存者们不由自主地忘记了愁苦，纷纷将注意力转移过去。

“荒废区一向没有什么好名声，顾名思义，这是一片被文明遗弃的地方，聚居的大多是无法生活在阳光下的被遗弃者。但另一方面，你们看，这个被遗弃的世界，仍然生机勃勃。”

李钰说着，展开手臂扫向四周。

在空旷的港口四周，是一片低矮的棚户区，锈迹斑斑的金属板为成百上千的居民遮风避雨。而棚户区的头顶纵横穿梭着密密麻麻的管线，为棚户区供应着生活所需的一切。

形形色色的居民在棚户中穿梭，虽然他们大部分衣着寒酸，满面风尘，但目光中却蕴含着对未来的希望，急促的步伐也显得踏实有力。

他们完全不像是生活在荒废区的难民，更像是一批积极乐观的拓荒者。

李钰说道：“失去过去是很痛苦的事，但失去过去的同时，也意味着你们可以更加轻松地拥抱未来……这种空荡荡的废话我想你们没有人愿意听，所以我就说几点实际的。第一，荒废区的上升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每年都会有成百上千的人离开这里，重新融入文明世界，甚至有人拿回了失去的身份。”

听到这里，有人忍不住打断道：“真的吗？文明世界的合法身份应该很难获得吧？”

李钰说道：“获得一个东西有多难，往往和失去它的难度成正比。乾坤集团既然能轻而易举让不该失去的人失去它，当然也能轻而易举地让不该获得的人获得它。说得直白一点，乾坤集团，烂透了。”

这种话，对于一贯生活在阳光下，享受法律保护的人来说，无疑是刺耳且难以接受的。但是对于一群刚刚才死里逃生的人而言，却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

是啊，乾坤集团既然到能容忍杀人游戏的存在，那么肯定也有渠道能花钱买来合法身份，让人重新回归文明生活。

而后又有人问道：“如果不愿意融入那个所谓的文明世界呢？”

李钰说道：“在这里生根也没什么不好，荒废区已经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被遗弃者，虽然生活条件和文明区域迥异，但这里也有这里的好处——比如荒废区没有乾坤集团。”

笑了笑，李钰又补充道：“另外，我会为你们每个人作短期的工作安排，确保你们可以在荒废区自食其力。有了一定

的积累以后，是继续在这里生活，还是回归文明社会都取决于你们。”

之后，李钰又简单回答了几个问题，便派人将幸存者们带离了港口，前往临时住处安顿。

而幸存者们离开的时候，已经无复先前的张皇悲凉，大部分人眼中都重新点燃了希望。

“多谢了，团长。”肖恩诚恳地道谢。

李钰轻笑道：“别自作多情，刚刚那些话是对每一个新人都会有的欢迎词。”

说话间，李钰身后的助手机器人已经很有默契地在手臂上放映出一段全息录影，幽蓝色的李钰在白的手臂上念诵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台词，就连神态举止都没有多少变化。

肖恩见了，却感到更加欣慰。

虽然这种流水线式的欢迎词看起来有些缺少诚意，但换个角度来看，白银骑士团能够将这套欢迎词高度规范化，正说明荒废区对外来者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吸纳机制。对于那些幸存者来说，可谓是不幸中的万幸。

李钰却没等肖恩沉浸在欣慰的情绪中，他拍了拍手，说道：“好了，处理过那些新人，接下来就轮到宁局长了……你是要在这里休息两天呢，还是立刻就踏上逃亡征程？”

此时，货船上最后一名乘员也步履蹒跚地走了出来。

只见宁涛此时虚汗淋漓，整个人都虚脱了一圈，仿佛是从水中焯过一遍——而且还是沸水。

他的脸上遍布淤青与血痕，走路时一瘸一拐，显然和 27 名深受其害的幸存者在一艘船上，并不是什么愉快体验。

而宁涛此时甚至没有发火的力气，他只是紧盯着李钰，问道：“你会遵守承诺的吧？”

李钰笑了笑：“我刚刚得到消息，那批赎金已经全数到位，一共 2314 万信用点，着实刷新了我对乾星系富豪阶层的认知，

他们比我想象得还要有钱啊，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拿出如此丰厚的现金。”

宁涛的呼吸急促了少许：“你想翻脸不认帐？”

李钰说道：“现在让你人间蒸发的话，我可以独吞2300万现金，换了你，你会认账吗？”

宁涛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

然而下一刻，李钰却展颜一笑：“还好我不是你，所以恭喜你拿到了通往共和国核心区的船票，祝你在新的家园过得愉快。”

说话间，李钰将一枚金光闪闪的金属片交到宁涛手中。

宁涛有些迷茫：“这是？”

“你的船票，一定记得保管好。”李钰解释道，“明天这个时候，会有一艘来自核心区的小型飞船降落到这里。飞船上已经设定好了航线，燃料也全部加满，只要你能发挥出王牌驾驶员的正常水平就可以一路畅通无阻抵达你的新家。期间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那个赫特人，他会为你提供便捷服务。对了，冰箱里还有你最喜欢的零食糖果和坎原鸡肉串……”

宁涛听得目瞪口呆，这事态转折之快，让他那因疲惫而迟缓的大脑完全无从反应。

李钰这是什么意思？他真要放自己走？只要搭乘明天的飞船，就能逃离乾星系，带着近两千万信用点前往共和国的核心区享受安逸富庶的生活？

世上真有这么便宜的好事？不会是欲擒故纵吧？不会是先给人希望再让人绝望吧？那艘小型飞船在离开【巽】以后不会忽然就炸成漫天烟花吧？！

对于宁涛的满心疑问，李钰给予了非常体贴周到的解答：他拳打脚踢地将宁涛赶到了港口旁的一间临时小旅馆内，把房间门一关，便拍拍手转身而去。

第 58 章 夜谈

送走宁涛，李钰转过头，看向了全程围观的肖恩。

“很奇怪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肖恩看着那间宛如囚笼的小旅馆，说道：“我没想到你真的会诚实守信，哪怕是面对一个十恶不赦之人。”

李钰笑道：“的确，宁涛十恶不赦，以他在【兑 4399】上的所作所为，足够判十次死刑外加 200 年监禁。对于这样的人渣，我就算偶尔背信弃义也无所谓，【白银骑士团】的名声也不是靠顽固不化赚来的。”

肖恩补充道：“而且【白银骑士团】的生存根基就在荒废区，这里的人们应该不会乐于见到你放跑一个乾坤集团的恶棍。”

李钰略感惊讶地说道："想不到你才加入不久，就对【白银骑士团】已经有了本质的理解。的确我可以不顾同行们的眼光撕毁协议，但我一定要考虑荒废区的人心。而我相信无论怎么做民意调查，支持宁涛死刑的人至少有九成。但我还是放他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肖恩的确无法理解李钰的逻辑。

"因为第一，民意调查永远无法完整地反映真相，的确这里九成的人支持宁涛死刑，但如果我决定放宁涛一马，至少有一多半的人会当场翻转立场，站到我这一边。比起信任他们自己，他们会更信任我。"

李钰说话时那强烈的自信，让肖恩无话可说。

或许在这片荒废区，李钰的确就是有这样的号召力，哪怕他指赫特人为坎原鸡，人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支持他。

"第二，放过宁涛对我们更有利，尽管杀了他可以取悦民众，可以独吞 2300 万现金，但放过他，却可以让整个乾星系的人知道，【白银骑士团】可以帮助那些想要脱离苦海的人。"

肖恩听得不由紧皱眉头，这叫什么更有利？而且什么叫想要脱离苦海的人？！说的宁涛有多委屈一样！

李钰看出了肖恩的疑问，说道："加害者未必不能同时兼任被害者，宁涛的确十恶不赦，但同样他也只是漫长的迫害链中的一环。那些天生富贵的人可以将他当作走狗一般驱遣，而这还是他已经担任分局局长。在此之前，他承受的苦难并不算少。"

肖恩实在忍不住问道："你在为他开脱？"

"我只是说出事实。"李钰说道，"任何一个腐化堕落的组织，都不可能不伤到自己人，而这也是大多数腐朽组织最终崩盘的原因——连内部人也承受不住腐化的伤害，迫不及待想要推翻它。和宁涛情况类似的人，在乾坤集团内部数不

胜数，如果能有机会给老东家来一记背刺再逃之夭夭，相信有很多人都会动心。而动心的人越多，这个组织距离崩盘也就越近。”

肖恩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你的志向是推翻乾坤集团？”

李钰哈哈一笑：“不好意思是我说跑题了，正确的说法是，动心的人越多，来找我做生意的人也就越多，2300 万短期收益和无可估量的长期收益相比，我更看重后者。仅此而已。”

肖恩非常怀疑李钰没有说真话，或者说，比起所谓长期收益，或许推翻乾坤集团在李钰看来还更重要一点。

但显然对方是不想再展开这个话题了。

“好了，难得完成一次艰巨的任务，好好回去休息吧，接下来还有更加艰巨的任务在等着你呢。”

******

当晚。

小旅馆中的宁涛辗转难眠，肥胖的身躯在简陋的床铺上扭曲着，不断挤压出床板变形的尖锐吱呀声。

尽管傍晚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拜托旅馆的服务人员送来了几片安眠药，但不知是荒废区的医药水平太过落后，还是他的心事过重，一直到深夜时分，宁涛都全然感受不到睡意降临。

只有双眼的干涩，以及心脏不断传来的压迫感，让宁涛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正处于精神过度疲惫、睡眠严重不足的状况中。

这种状况下驾驶飞船逃亡，无疑会有极大的安全隐患……不过，前提是他真的有机会驾驶飞船逃亡。

宁涛始终不敢相信李钰会真的就这么简单放他走，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思考，宁涛现在都如同屠宰线上的坎原走地鸡，不割肉放血简直对不起这条生产线！

在恐惧的侵蚀下，宁涛只要闭上眼睛，脑海中就总是不自觉地浮现出各种凄厉的画面：他看到无辜的人在爆能枪的驱赶下，于茫茫无际的荒野上亡命奔逃；手无寸铁的平民被驱赶着与【卜哈尔巨蝎】搏斗；受伤的人则被捆缚在试验台上，承受着剧毒药物的折磨……

这些都是曾经真实发生在【兑 4399】上的惨案，但是宁涛脑海中的画面里，受害人的脸全都换成了他本人！

终于，在又一次“亲眼目睹”了自己坠崖惨死的画面后，宁涛忍不住翻了个身，睁开双眼。

他已经彻底放弃入睡了。

然而睁开眼的瞬间，宁涛却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自头顶迅速蔓延至周身。

床前，不知何时站着一个人。

宁涛在片刻的呆滞后，终于产生了恐惧应有的反应，他想要呼喊，却发现喉咙已经无法做声，想要向后退缩，肌肉却已经绵软无力。

他只能躺在床上，等待着厄运降临。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床前的人并没有杀他，反而后退了两步，然后主动点亮了床头的幽暗灯光。

然后宁涛才眯着眼睛，看清了那人的面貌：那是个相当熟悉的年轻面孔，来自【白银】的王牌小队的新人。

“肖恩？”宁涛回忆道。

“晚上好，宁局长。”肖恩语气冷淡，“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

宁涛愣了一下，才意识到对方深夜造访，并不是来杀自己的，于是连忙点了点头：“请问吧。”

肖恩说道：“你认识夏阎吗？”

宁涛又是一愣，怎么可能不认识，那可是乾坤安保的总局长，宁涛的顶头上司。

“那么，你知不知道他和南家有什么矛盾？”

宁涛这一次愣得更久，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肖恩在问些什么。

肖恩也不催促，只是安静地站在床前，等宁涛回答问题。

此时夜色正深，属于他的时间还有很多。所以，与其急躁地逼问出一个不尽不实的答案，不如给宁涛多一点时间，让他考虑清楚再作回答。

毕竟这样的对话机会，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第 59 章
每一个恶人都仿佛迫不得已

此次夜谈，肖恩是瞒着所有人，偷偷离开红杏小队的基地，潜入宁涛房间的——回收【玄冥】的任务让红杏小队全员身心俱疲，到了基地就集体酣睡，基地等于空门大开。

不过肖恩并不觉得自己能瞒得住所有人，尤其是那个睡眼惺忪的安平。

作为小队队长，安平的洞察力和决断力都极其出色，日常履职更是一丝不苟，他每天都会检查基地的监控录像，很容易就从中看出蹊跷。

届时一旦被问起来，肖恩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才好。

此外还有那些藏在旅馆周围的哨兵，肖恩为了不引起警报，不得已让其中一人“陷入沉睡”，并将他的通讯器缴获过来，代替他定时进行汇报。

这些事，在第二天一早可能就会曝光出来，届时肖恩这个白银骑士团的精锐新人很可能要被当作间谍或者叛徒……但肖恩愿意承担这些风险。

因为这是接近真相的机会。

他之所以愿意加入白银骑士团，为的是能利用这个组织的力量，更快地洞穿迷雾，直抵真相。如今，一个上好的线索人物摆在眼前，那么无论如何也不容错过。

在一段漫长的等待后，肖恩总算等到了宁涛开口。

“你刚刚问我，夏阎和南家有什么矛盾，老实说，矛盾多得我都不知该如何列举。乾坤集团董事会的四大家族，夏家、南家、陈家还有马家，彼此间都有着绵延上千年的历史恩怨，此外利益之争也从来没有断绝，这四个家族就如同四头疯狂的野兽，无时无刻不在互相撕咬……”

肖恩点点头，这些算是乾星系的基本常识，在他搭乘货船来到乾星系前就已经背得滚瓜烂熟。

宁涛又说：“而夏阎作为夏家的首席打手，一向喜欢冲锋在前，所以和南家的关系当然也最差。要说具体事例，我随便就能说出好几个。比如夏阎曾经大力打压安保局内的南家派系，一年之内连续撤掉了 3 个分局局长级的人物——不过他对其他两家的人也没手软到哪里去。毕竟安保局整体而言都是夏家为主导，另外的三大家族一直都在被打压。再比如夏阎以安保的名义带队抓捕过多名南家的高级官员……”

肖恩听到这里，不由皱起眉头。

这些当然不是他想要的信息，太过泛泛，但从宁涛的表情神态来看，也不像是在故意隐瞒。

他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只能泛泛而谈，抓不到重点。

肖恩于是提示道：“有没有什么会让夏阎不惜性命也要处理的矛盾？”

夏阎在夏京陷害绝地师徒的时，那头顶着狙击枪，将自家性命置之度外的姿态，让肖恩尤其印象深刻！

宁涛则被问得一愣：“不惜性命？这我就真的不知道了。夏阎虽然外号是以疯狂和贪婪著称，但其实做事一向精细，更是惜命如金，每一次大胆的行动中，他都永远躲在最安全的位置……”

肖恩追问道：“所以，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一反常态呢？”

宁涛顿时沉默了，良久之后苦笑道：“我真的不知道，也从没见过他不惜性命的样子。”

肖恩提示道：“南鹤礼的死呢？”

宁涛惊讶：“南鹤礼？那是南家自己的安保失职，跟夏阎局长有什么关系？【巽】分局对总局的命令一向阳奉阴违，拒绝其他分局和总局的力量介入，所以南鹤礼在自家地盘上出事也怪不到别人啊。事后夏阎没有将手伸到【巽】分局里，算是难得给南家留了面子，这算什么矛盾吗？”

肖恩认真地观察着宁涛，发现他的惊讶是真心实意，显然他真的以为南鹤礼的死是一场意外。

“那么南千禹呢？”

宁涛惊讶更甚：“他不是意外死亡的吗？一定要说的话，他不老老实实死在自家地盘，反而跑到首都来死，的确挺让人头疼的，但也仅此而已了啊。”

肖恩点了点头。

虽然还是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情报，但至少可以明确南千禹的死，目前被官方定调为意外死亡……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至少比官方栽赃绝地要好得多了。

而就在此时，宁涛却忽然想起了什么：“如果不提和南家的矛盾，我倒是知道有谁能让夏阎局长豁出性命——夏家的元老议会。据说夏阎本人就是靠着元老议会的赏识，才能一路高升，坐到安保局局长的位置上。”

肖恩问道：“所以他对元老议会感恩戴德？”

“不，他不会对任何人感恩戴德，但是元老议会可以提拔他，也当然可以废弃他。元老议会手中的棋子，做事的时候从来都是不惜性命，因为他们不想经历生不如死的折磨。”

说到这里，宁涛甚至不由自主打了个寒战，这个细节让肖恩信任了他的说辞。

但接下来，却听宁涛又说道：“但是四大家族的元老议会从来不会轻易与其他家族开战，更不用说谋害乾坤集团董事会的成员了。这是四大家族的禁忌，也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乾坤集团在数千年前就是由四大家族来执掌，如今依然是这四大家族。数千年的内斗始终不伤害大局，靠的正是四大家族元老议会的克制。否则的话，乾星系早就陷入内乱了。”

肖恩听得大为惊讶。

他听得出来宁涛语气中的诚恳，尽管此人已经打定主意叛离乾坤集团，但仍不愿人们对它作无妄的批判。

但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更加微妙了。

如果元老议会真的如宁涛所说的一般克制，那为什么还要对南鹤礼下手，之后又胆大包天地栽赃陷害给共和国派来的绝地师徒？

是乾星系的政治架构，近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是说南鹤礼的死，宣告了维系数千年的秩序崩溃，元老议会不得不放下一贯的坚持？

无论如何，这都意味着乾星系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最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连宁涛这种勉强算作高层的人都被蒙在鼓里！

绝地徐图的脑海中顷刻间浮现出无数种猜想，但很显然，这些猜想都不可能在这里得到证实或者证伪。

于是肖恩不得不轻轻敲打了下自己的额头，强行驱散那些纷乱的念头。

既然无法从宁涛这里直接得到真相，那么退而求其次也是可以的。

他继续提问："关于【兑 9527】上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多少？"

事实上，这才是肖恩眼下最关心的问题：比起乾星系的真相，他其实更关心师父的安危。

然而宁涛却一脸茫然地反问："【兑 9527】怎么了？"

肖恩有些难以置信："你是【兑】的分局局长吧？自己的地盘上发生了什么事，你竟然不知道！？"

宁涛顿时被问出一脸委屈，语气上甚至都有些不客气起来：："你也知道我是小行星带【兑】的分局局长啊！？乾坤安保的 8 个分局里地位最低的就是【兑】分局，比那个污染行星【艮】的分局还要低！这成千上万颗的碎裂小行星，就凭我手上这几千人怎么可能管得过来？！"

说话间，宁涛又叹了口气，说道："事实上也没人指望我能管得过来，【兑】在整个乾星系里就是个大型垃圾处理厂，各种见不得光的事情都跑到小行星带来做，图的就是没人能管。"

"有些医药企业在那里进行非法试验、有些以清廉自居的官员在那里修筑自己的私人豪宅，还有些大名鼎鼎的模范丈夫在那里包养情妇……对了，你在【兑 4399】上看到的一切也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那些被你们杀掉的权贵子弟，有很多

都来自四大家族，他们早就厌倦了寻常的刺激，只有屠戮活生生的人才能让他们感到满足，活人猎杀活动在乾星系内早就有了，我也只是个现任接待员而已。”

肖恩冷哼了一声，并没把这段话当真。很多人渣一直到死都不肯直面自己的罪孽，只会穷尽一切可能为自己找借口开脱，而这个宁涛，也无非是在自欺欺人来换良心安宁，以便他接下来的隐世富家翁的生活能够安稳地过下去。

肖恩对此自是极度不齿，但眼下却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和这种卑鄙小人计较了。

“南鹤礼在【兑 9527】上有一座私人庄园，不久前遭海盗【朱雀】袭击……”

肖恩话没说完，就见宁涛不可思议地瞪圆了那细小的眼睛。

“【朱雀】袭击南鹤礼庄园？不可能吧？！”

第 60 章 真的好消息

肖恩被不可能三个字反问得一阵窒息。

这宁涛是【兑】的安保主管吧？！在他自家的地盘上发生了海盗抄家的恶性治安事件，这么久过去了他不但不知情，甚至都猜不透其可能性？！

除了养私兵，荼毒无辜百姓，他还会干什么？！

被肖恩怒目而视，宁涛也是委屈：“此事实在是不可思议，其中【朱雀】本质上是一群乌合之众，既没有根基也没有后台，虽然人多势众但根本不能成事，平日里小打小闹倒也罢了，可从来不敢对四大家族的产业下手。他们承担不起代价。”

肖恩心中一动，问道：“所以【朱雀】背后必然有位高权重的主使者为他们壮胆？”

宁涛沉思片刻，点了点头：“也只能这么理解了，若没有大人物指使，【朱雀】的人见到南家的标志，是无论如何也不敢下手的。但这也有些说不通，若真是乾坤集团的高层在指使，没道理瞒着我……”

肖恩冷哼一声，对此人已是彻底不抱希望。

本以为宁涛堂堂分局局长，算是乾坤集团的半个高层，理应消息灵通。于是肖恩不惜风险地深夜来访，结果居然换来个一问三不知！

宁涛被哼得浑身都不自在，沉吟了一会儿，说道：“我还是觉得此事说不通。无论【朱雀】的幕后主使者是谁，他既然信得过一群乌合之众，没道理反而信不过我。就算再怎么看不起我的工作能力，我好歹也是该区域的安保主管，此事若真的一直能瞒天过海倒也罢了，一旦曝光出来，却是把我摆在哪里？这等于是在裸地蔑视安保局的权威。没道理这么做事的。”

肖恩想了想，承认宁涛这番分析确有一些道理。

瞒着当地的安保主管，指示一群海盗袭击南家庄园，这的确有引发内乱之嫌。

但客观现实比任何理论分析都有力，【朱雀】在【兑 9527】上的暴行是肖恩亲眼目睹，可做不得假。

宁涛说道：“所以此事就只剩下一个可能，虽然我自己也觉得荒谬，但想来想去也只有这个解释能说得通：此事是南家自己人做的。”

这次却轮到肖恩瞪大眼睛，心中直呼不可思议了。

这家伙也太异想天开了吧！？南家人邀请海盗袭击自家庄园？

然而下一刻，肖恩却又是一怔，因为他忽然意识到这个解释的确能说得通！

若这是南家人的自家私事，的确可以不通知宁涛，让他一直被蒙在鼓里。

现在想来，南鹤礼的死也未必没有家族内斗的因素，毕竟堂堂一家之主，集团董事会成员忽而暴毙，之后还附送了一个南千禹，南家对此给出的反应显然是不够激烈的。

在肖恩沉思时，宁涛忽然又开口道："说来，南家的确有人做得出这种事来。"

"谁？"

"南于瑾。"

肖恩隐约感到这个名字有些耳熟，然而不及细问，忽而听得门外一阵脚步声传来。

肖恩心中一凛，意识到自己的行踪可能暴露，连忙熄了床头灯，从卧室的窗口处悄然撤离。

几乎同一时间，宁涛的房门被推开，一个疲惫而不耐烦的声音传来。

"别睡了，醒醒吧。你的飞船提前到了，这就准备上路吧。"

宁涛也是懵逼："提前到了？"

"是啊，赫特人临时变卦，要我们提前行动，所以大伙儿只好大半夜起来加班了……好了别废话了，还想不想走？"

宁涛心中惊疑不定，但终归对隐世富家翁的美好生活的向往战胜了一切，他咬了咬牙，说道："这就走！"

窗外，肖恩心中一声叹息。

还有好多问题没来得及细问呢！不过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好在总算还是有些收获的。

和宁涛这一番问答，虽然没能直接探明真相，却找到了探明真相的线索——南于瑾。

肖恩至少得到了一个有价值的名字。

绝地学徒一路思索，一路悄然回到了红杏小队的地下基地，而走到自己的卧室门前时，肖恩也感到一阵倦意袭来，不由打了个呵欠。

回收【玄冥】的整场任务中，肖恩始终忙碌在一线，早已疲惫至极，纯粹是靠着原力的加护，才能强撑着在其他人都已呼呼大睡的时候，还跑去和宁涛夜谈。此时夜谈结束，倦意上涌，肖恩也有些支撑不住了。

然而就在他准备回房休息时，却忽然发现门前站了一人，那人身材颀长，面带微笑，正是【白银骑士团】的团长李钰。

肖恩的呼吸霎时为之停滞。

李钰为什么会在这里？！他已经知道自己刚刚去私会宁涛了吗？他是来捉奸的？

下一刻，绝地学徒放平心态，轻轻吐出一口气，笑道：“团长晚上好。”

“嗯，晚上好。”李钰冲肖恩友好地挥了挥手，“这么晚还不休息，年轻人精力再好也难免伤身啊。”

肖恩问道：“那我现在可以去休息了吗？”

“现在让你去休息，你真能睡得着吗？”李钰笑了笑，“现在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肖恩说道：“先听坏消息吧。”

李钰说道：“坏消息是，这次任务中，你的损失从三百万扩大到了六百万。”

肖恩愣了一下，才意识到李钰是指那艘从【兑 4399】上缴获的武装货船中的战利品价值上千万。而肖恩为了救人，自动放弃了这部分任务分红。

不过肖恩本人却是全无所谓。绝地武士本来也不会贪恋财物，三百万也好，六百万也罢，对他而言都不过是过眼云烟，

反而是 27 条无辜的性命得以保全，对肖恩而言才是莫大的安慰。

“好消息呢？”

李钰说道：“好消息是，你想要的东西，很快就会有线索了。”

“我想要的东西？”

“情报啊。”李钰笑道，“你有想要打听的人和事对吧？比如，【兑 9527】那个庄园里的幸存者之类的。”

这一刻，肖恩的心跳无法抑制地陡然加快！

第 61 章 新的工作

肖恩的反应，让李钰一阵笑。

“哈哈，别这么一脸严肃，好像被人捉了奸似的。不过是区区夜游而已，又不是欠债潜逃，并没违反什么骑士团禁令。何况红杏小队的人，哪一个没违反过百八十次禁令？真要追究起来，吕楠早该被我们绑在超空间引擎上发射到未知区域去了。”

李钰一边说着，一边嬉笑着拍了拍肖恩的肩膀，但这轻松的姿态，却让肌肉紧绷的肖恩更加紧张。

寻常人的笑容是为了表达善意，然而这位【白银骑士团】的团长，却可以在笑容中蕴含截然不同的感情，令人完全捉摸不透他的真实想法。

更猜不透李钰的立场。

事实上，这也是肖恩目前顾虑最深的问题：【白银骑士团】在乾星系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兑 9527】的行动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关于南家发生的事情，关于绝地师徒的事情，李钰是否知晓？

肖恩一时沉思间，又被李钰拍了肩膀。

“好了，别想那么多，更没必要这么紧张，我对你的秘密不感兴趣，用不着这么全神戒备。”

肖恩只是沉默地注视着李钰。

李钰无奈地耸起肩膀：“好吧，容我换个说法：你真以为自己的秘密很了不起吗？别忘了，是我在【兑 9527】把你捡上船的，如果我真想要揭开你的秘密，办法多得是。”

肖恩听到这里，不由叹息。

事实上，这也是绝地学徒一直以来的忧虑：自己的秘密……如果李钰想知道，恐怕早就知道了。

“所以呢？”

李钰说道：“所以你完全可以放下戒备心，我是真的对你的秘密不感兴趣。【白银】能巧妙地生存在乾星系的夹缝之中，最重要的一个诀窍就是不去探究没必要探究的秘密。我把你捡回来，只是看中了你这个人，而非看中了你背负的秘密。”

“不去探究，秘密就不存在了吗？这无异于自欺欺人，如果我的秘密会危及到【白银骑士团】的安全呢？”

李钰说道：“你这问题问得才叫自欺欺人，你凭什么觉得自己那点秘密，有资格威胁到【白银骑士团】的安全了？乾坤集团发布了针对你的天价悬赏令了？公开号召全星系的人团结起来捉拿你，生死勿论了？”

肖恩被问得一愣。

李钰又说道："你背负的所谓秘密，无非是得罪了乾坤集团的某位高层，然后被发配到【兑 9527】上软禁之类。但别忘了你所在的红杏小队，刚刚才杀了几十名乾坤安保的战士，还劫持了分局局长！【白银】连这种事都不怕，还怕多背负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秘密？"

肖恩听了，竟不由觉得李钰说得很有道理！

的确，比起红杏小队之前一连串胆大包天的行径，自己这区区绝地学徒的身份，好像也不算什么。

所以这也就引来了下一个问题：【白银骑士团】究竟是何方神圣?

李钰看穿了肖恩的疑惑，不由笑道："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秘密，所以理所当然我不能告诉现在的你。你现在只需要记住，无论是我，还是整个对你都没有恶意，你应该试着更多的信赖我们，而非一直小心提防我们。"

肖恩闻言不由陷入沉思，他当然不能因为李钰这一番话，就无条件信任对方，但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迷茫中，绝地学徒闭上双眼，尝试感受原力的引导。

思维或许会让人陷入误区，但原力的指引却不会。而且自从进入乾星系后，肖恩就感觉自己与原力的联系越发紧密，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启示了。

很快，肖恩就看到了一些凌乱的闪现画面，画面中，他与李钰并肩作战，在枪林弹雨中彼此掩护，步步推进。

画面虽然一闪而逝，但其中的意味已经足够明确。

肖恩细细品味着这份启示的余韵，而后睁开眼，露出一丝轻松的笑容："我明白了。"

李钰笑容以对："想明白就好，现在抓紧时间休息一下吧，咱们明天上午准时出发。"

肖恩一愣："出发？去哪里？"

“当然是执行任务。”李钰说道，“刚刚接到了一个加急委托，有个老朋友要我们护送她从【巽】出发前往首都夏京。任务规格很高，不但需要出动白银号，还需要抽调整个骑士团的骨干参与进来，而你正适合作为红杏小队的代表。”

肖恩闻言一愣，自己一个才入伙不久的新人，居然能代表红杏小队了？

李钰看肖恩一脸不解，无奈地说道：“你也在红杏小队执行过任务了，你觉得队里还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吗？”

肖恩试着想了一下：羞涩的庄原瑛显然不合适，除了性格因素之外，那双犄角也注定她不宜离开熟悉的环境；许伯同样不合适，没有正副队长的管束，这位嗑禁药如同吃饭喝水的医生绝对活不过三天；吕楠大概是最差劲的人选，她那标志性的嗤笑也只有安平能忍得下来。

至于队长安平，倒是比肖恩更合适，但问题是红杏小队若是没有了安平镇场，恐怕要不了几天就要四分五裂。

李钰摆出悲壮的姿态，沉痛地说道：“明白了吧，你是唯一合适的人选了！”

肖恩又问道：“所以这个任务，就是队长你说的好消息吗？那个委托人知道庄园内幸存者的情报？”

李钰叹息道：“你问得这么直接，我就没法回答了，委托人的信息是需要严格保密的，这是这一行的基本职业道德。所以这个问题你就自己琢磨去吧！”

******

第二天一早，肖恩准时来到白银号上，迎来了全体船员的强力围观。

“哈哈，欢迎回来，红杏小队那边的日子不好过吧？”

“有没有被安平借着入队考核的借口暴打啊？”

“吕楠还是喜欢用鼻孔看人吗？”

“许伯死了没啊？他还欠我19个钱呢……”

从这些热情洋溢的赤诚话语中，肖恩感受到了别样的温暖，可惜他还没来得及一一回应，围观他的人群就被李钰驱散了。

“滚滚滚，别在这里借着围观的机会偷懒。”

李钰在助手不开口的时候，拥有白银骑士团内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一瞪眼，围观的闲杂人等便一哄而散，总算让肖恩恢复了清静。

不过李钰却不是专程给肖恩送清静的，驱散了手下人后，这位骑士团长便回过身，向身后行了一个毕恭毕敬的骑士礼。

“请尊贵的客人上船吧，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我们随时可以出发了。”

“嗯，有劳了。”

船舱门口传来的声音轻柔而大方，仿佛蕴含着不可思议的力量，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

肖恩转过头，看到一位穿着杏黄色长裙的女子，在李钰的带领下登上白银号。

女子戴着一方黑白相间的遮面头纱，行走间，伴随头纱的轻微起伏，女子白皙的下巴时而露出尖尖一角，令人不由好奇那隐藏在头纱后面的真面容。

但人们却注定难以如愿以偿，因为女子的步态一丝不苟，背脊更是挺得笔直，遮面的头纱起伏甚微，并没有留下什么死角。

肖恩看了一眼，便低垂下目光。

那方半遮面的头纱，以及时隐时现的下巴，在肖恩看来更像是女子对外界的一种试探。每一个对女子产生好奇的人，也都在被女子细心观察着。

这是一个戒备心极强的女人，肖恩不想引起对方的过度警惕。

毕竟，她不但是李钰的老朋友、这次护送任务的委托人，更是肖恩的“好消息”！师父的下落，恐怕就要着落到这个女人身上。

然而，肖恩主动收敛了自己的存在感，女子却在肖恩身前停下了脚步，带着一丝好奇问道：“这是船上的新人？”

李钰哈哈一笑：“慧眼如炬，这家伙的确是新来的。”

女子说道：“他身上的味道和你们完全不同。”

“可能是因为他刚出完一次任务，还没来得及洗澡。”李钰一边说着，一边指引着女子一路向前，显然并不希望女子就肖恩的身份在白银号的船舱门口处就此深究下去。

一路上，李钰紧跟在女子身旁，细心地为她介绍着白银号上各种光怪陆离的故事——其中大概有一半是现场编的。女子却听得入神，很快就忘了肖恩的事。

肖恩有些遗憾地耸了耸肩，倒也不以为意。

从如果走最短航线，最多几个标准时就能抵达，然而这次护送任务却选了一条相当冷僻的航线，不但航程翻了几倍，期间还要越过小行星带【兑】的几个危险区域……所以路上的时间还多得很。

肖恩相信自己会有足够多的机会去接触那位“好消息”女士，从她口中得到自己想要的消息。

不过在此之前，他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李钰给他留了一份工作列表，上面罗列着密密麻麻的工作项目，从飞船的机修维护到武器系统调试、从战斗员的模拟训练到后厨帮工，项目内容可谓无所不包，让肖恩切身体会到了“代表红杏小队”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他需要一个人完成一队人的工作量！

第 62 章 想象力

然而，肖恩一直忙到乾星系标准时间的当天晚上，也没能再次见到“好消息”女士。

“好消息”女士似乎并不想和白银号上的人有更多的接触，在听过李钰的故事会后，她就安静地待在房间里，等待飞船将她载到目的地。

期间，女子竟是全程闭门不出，就连三餐都是通过客舱内的专用传送管道供给，根本不和任何人见面。

于是肖恩这一天下来，除了在船上忙前忙后，累得恨不得吐出舌头之外，竟是一无所获。

以至于到了晚餐时候，肖恩不由神思恍惚，连自己餐盘里的【坎原鸡肉饼】被旁边的人夹走都浑然不觉。

好在有人及时制止了这份恶行。

肖恩身旁的陈三万毫不客气地伸出筷子，从窃贼的餐盘里将鸡肉饼物归原主，而后拧起眉头斥责道：“黄四万，你要不要脸？连年轻人的饭也要抢？！”

被当场捉奸的黄四万嘻嘻一笑：“这不是看他食欲不振，省得浪费食物嘛。”

结果旁边一名船员接口道：“哪里是什么食欲不振，根本是色迷心窍。他这一天没事就跑去看那位委托人，结果人家房门紧闭，根本不给见面的机会。然后他才变得茶饭不思……”

此言一出，嘈杂的餐厅霎时安静下来，下一刻，大半个餐厅的船员都聚集过来。这些人的脸上完全没有了工作后的疲惫，只有听闻八卦时的热情洋溢。

“快详细说说！”

“肖恩喜欢上了那位委托人？真的吗？！”

“那委托人一直带着头纱，根本没露过脸吧，这也能喜欢上？”

“无知之论！她的确没露脸，但是身材还是看得出来的啊！你以为肖恩是你们这些浅薄的‘颜党’吗？”

“我看和脸蛋身材都没关系，他纯粹是盯上人家有钱了，那个委托人可是愿意为一次星系内旅行就雇佣白银号一整船人，从而花掉上百万乾坤币的富婆啊！”

“我靠，那岂不意味着肖恩从此要发达了？”

“肖恩，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最好的朋友了！”

一群人七嘴八舌地吵吵嚷嚷，话题越说越是离谱，没一会儿就已经进展到众人筹划如何让肖恩尽快与那富婆离婚来瓜分家产。

肖恩只听得哭笑不得，作为话题人物，他从始至终甚至插不上嘴，干脆一言不发，默默扒着餐盘里的饭菜，任由周围

的人编排他的婚姻大事。他只在心中筹划接下来要如何找机会与那位“好消息”女士见上一面。

而就在此时，船员中，忽然有人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

“说来，那位富婆到底是什么人啊？芊姐你知道不？”

被称作芊姐的女子，是白银号上直接服务于白的秘书船员，消息相当灵通可靠。

虽然刚刚众人信口开河编排肖恩的时候，就数她的脑洞最为敞亮。但人们也知道那只是她的玩笑。提起正事时，芊姐永远是最靠谱的。

芊姐却摇了摇头：“完全不知道，委托人的情报是绝密事项，只有李老大和白大人知情。”

“等等，绝密事项？一般来说，委托人的信息需要这么严格保密吗？上个月【坎原农业】的人拜托咱们去【艮】收集污染的生物样本，委托人信息都没对咱们保密啊。”

芊姐耸耸肩：“这个问题就你们自己想咯，多的我可不能说。”

这句话无疑激发了人们的探知欲，很快就有人兴致勃勃地提出线索。

“我记得上一次委托人被列为绝密事项的任务是……【兑9527】那次？”

“【兑 9527】？没错没错，整个任务从头到尾都云山雾沼的，从委托人到任务详情，就只有李老大和白大人知道……等等，肖恩不就是在那里上船的吗？”

此时，人群中的黄四万忽然眼前一亮，情不自禁地伸手拍打餐桌，发出巨响，高声喊道：“我靠，一切都联系起来了！”

周围的人纷纷转过目光，甚至顾不得黄四万这一拍，震得诸多餐盘汤水飞溅，污了众人的衣服。人们紧凑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追问起来。

“怎么联系的？”

“快说来供我们批判一下！”

黄四万眉飞色舞道：“那个富婆多半是四大家族的某位千金，肖恩则是她的青梅竹马，两人自幼相恋，却因出身差距而被家族百般阻挠。而随着两人年岁渐长，彼此却痴情不改，于是家族的阻力越来越大。某一天，家族干脆将肖恩抓了起来，软禁在然后拿肖恩的性命逼富婆就范，要她乖乖接受政治联姻。”

“然而富婆笃信真爱，不肯屈从，情急之下便雇了我们【白银骑士团】前去营救。与此同时，家族得到消息，选择将计就计，找来【朱雀】去袭击庄园，试图斩草除根杀掉肖恩。一场大战后，肖恩并没有死于战乱，反而抓住机会登上白银号，顺利得到了咱们的庇护。”

“但是仅仅救出肖恩当然是不够的，富婆在这段时间里充分动用了自己的政治资源，与家族的阻力作殊死斗争，为自己的爱情赢得了一线生机。接下来她就要带着肖恩一同回到位于首都夏京的家族总部，与家族摊牌。而两人究竟能否长相厮守，就在此一役！”

“决战之前，两人都感到忐忑难安，肖恩想要与富婆度过最后的安逸时光，富婆却生怕一时的安逸让自己失去决战的斗志，所以选择闭门不见！同时为了保护肖恩，便努力压抑着感情，假装自己不认得他。只待决战胜利以后，再尽情释放自己心中的爱恋！”

说到此处，黄四万又是猛拍餐桌，仰着脖子质问所有人：“怎么样！你们说我分析得有没有道理！”

这一刻，就连肖恩都感到目瞪口呆。

这家伙分析得简直太有道理了，差点连肖恩自己都信了！

原来我身上还纠缠着如此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

肖恩本人都震惊了，遑论他人。

餐厅在短暂的沉寂后，立刻陷入了喧嚣的海洋，人们围着肖恩，尽情歌颂伟大的爱情，并为这对苦难的小情侣献上自己的祝福，一时间肖恩餐盘里多出鸡肉饼无数，生生叠出了一座肉饼山。

就连陈三万也叹息道：“想不到肖恩背后这段的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居然是黄四万你这中年处男挖掘出来……”

黄四万得意洋洋：“处男怎么了？越是处男，才越能超脱红尘滋扰，看破人情世故！像你这种早早就成家立业的男人，只会被平庸的家庭生活蒙蔽神智！”

这一刻，黄四万仿佛立足于世界之巅，以无比高贵的视角睥睨众生。

直到一声冷哼在他身后响起。

“既然清心寡欲这么好，那我把你收集的不良影像资料清除掉，你也没意见吧？”

黄四万霎时间就从世界之巅跌落深渊。

“李，李老大？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李钰沉着脸，轻声道：“从你偷肖恩的鸡肉饼开始吧。”

黄四万顿时面如死灰：“李老大，是我错了，那些影像资料，请你务必手下留情……”

李钰没有理会这位失败的处男，而是环视四周，看着一群同样熄火的船员，说道：“你们既然这么精力充沛，睡前不如来两轮‘集训’吧。”

“集训”二字，仿佛有着巨大的魔力，直接让一群欢脱的船员陷入恐慌。

“李老大，别开这么恐怖的玩笑啊！”

“晚上会做噩梦的啊！”

李钰淡淡地笑道：“原来你还奢望着晚上能睡觉做梦？”

“我靠李老大别这样，我要回去换裤子了！”

李钰终归是没对自家人赶尽杀绝，驱散了这一群好事之徒后，便坐到了肖恩面前。

此时，餐厅内也只剩下了他们两人。

李钰叹了口气，说道：“过去这些年，我对手下人一直坚持快乐教育，搞得他们有些欢脱过分了。”

肖恩摇了摇头，笑道：“没什么，那些异想天开的脑洞，多少也有些启发。”

第 63 章 无计可施

肖恩所说的启发是不折不扣的实话，黄四万即兴编织的爱情故事，虽然本质上是无稽之谈，但几个关键情节的确给了他灵感。如今绝地学徒虽然还看不清事态真相，却隐约捕捉到了通往真相的线索。

李钰说道：“有启发就好，可惜委托人比我想得要内向许多。本以为给她介绍了船上的各种传说故事后，她会对白银号产生兴趣，没事的时候就在船上逛逛。看起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话音未落，李钰的手腕上就响起白的声音。

“如果你那些从地摊文学里抄来的蹩脚故事能再合理一点，她出门的概率的确会高一些。”

李钰无奈地辩解道：“我以为这些阳春白雪的富人子弟，会出于猎奇心理，对地摊文学更感兴趣一点。”

白说道：“以你的出身和经历，为什么会觉得自己能了解富人子弟的想法？”

“……你是专程来抬杠的吗？”

“我是想提醒你，飞船雷达扫描到了大量敌意单位，请尽快回到驾驶舱进行指挥。”

李钰面色一变：“敌意单位？大量？这种地方！？”

说话间，李钰也顾不得安慰肖恩，身形如风一般蹿向了驾驶舱，而几秒后，飞船内就点亮了红色的警示灯。

白银号上那欢乐的气氛被一扫而空，所有船员都卸下了嬉笑的表情，严肃认真地进入各自的岗位准备应战。

肖恩也换上了作战服，迅速就位，他在白银号上的职务是机修师，很快就在飞船后部的机修室中看到了陈三万等熟悉的面孔。

在警示灯的闪耀下，陈三万那张温和的面庞已经变得一片肃杀，他冲肖恩简单点了点头，便将注意力继续放到眼前的仪表盘上。

关于白银号的各个数据都在这里汇总，陈三万必须敏锐地捕捉到其中的异常，并在第一时间进行排除。

这套机修体系与红杏号非常相似，都是靠着机修师的临场发挥，让飞船得以爆发出超越常态的性能。而白银号的体型规格远大于红杏号，飞船内的系统也变得复杂许多。

肖恩很有默契地站到陈三万的助手位上，一边配合他做着最后的整修微调，一边也有些好奇，究竟是什么人在这里堵截白银号？

目前白银号已经完成了过半的航程，正处于【巽】与【坤】之间的小行星带【兑】的边缘，这是一片相当荒僻且危险的区域，就连走私船都很少路过此处。

然而白银号的雷达却扫描到了大量敌意单位！

这条航线是“好消息”女士所选，完全偏离了常规航线，显然是为了规避某些可能发生的麻烦。但现在看来，白银号非但没能躲掉麻烦，反而像是自投罗网。

不多时，伴随白银号一阵剧烈的晃动，战斗正式打响。

几乎是顷刻间，仪表盘便爆发出一阵合奏似的警报声，原先被陈三万好不容易调整到常规区间的众多读数，有三分之一都进入了警报区间。

陈三万紧咬着牙，迅速拾起工具，在机修室内那错综复杂的管线上时而驳接、时而阻断，宛如手艺精巧的缝纫工，将飞船的漏洞逐一打上补丁。

然而白银号的驾驶员却丝毫也不肯珍惜陈三万的努力，不断发出异想天开的指令。时而让飞船引擎超负荷运转，在紧急机动模式下爆发惊人的机动性。时而又让武器系统索要大量的能源和冷却液，进行堪称狂暴的火力输出。

而在此期间，飞船始终遭受着极其密集的火力打击，护盾系统的警报声几乎一刻都不停歇。

陈三万在机修室内忙得脚不沾地，表情也逐渐因越来越多的异常读数而变得狰狞——白银号对陈三万这个资深机修师而言，几乎等同亲人，此时陈三万的亲人正承受着非人的折磨，他却连咒骂的余力都没有。

肖恩紧跟在陈三万身旁，竭尽所能减轻他的压力。

虽然肖恩没有身处驾驶舱，无法看到战斗的全貌，只能通过机修室的仪表盘上的读数来推测战况。但显而易见，情况并不乐观。

以李钰对白银号的珍视，若不是局势险恶，他不可能发出如此极端的指令。

按照肖恩对李钰的认知，他更喜欢在嬉笑中解决对手，只有万不得已时，才会吹眉目狰狞地摆出全力以赴的姿态。

轰！

伴随不远处传来的一阵闷响，仪表盘上火花缭绕，几个读数指针直接停摆，而绝地学徒则感到脚下的金属地板仿佛水波一般荡漾。

陈三万愣了一个瞬间，随后咆哮起来：“左引擎的冷却室被打穿了！”

肖恩闻言，毫不犹豫地提起机修室门旁的工具箱，全力奔向白银号的引擎区。

才走到一半，他就感到一阵热浪扑面而来，前方的引擎区竟已点燃了熊熊火海，火舌沿着通道迅速向外蔓延，而沿途的所有自动灭火装置都陷入了瘫痪！

肖恩只看了一眼就意识到此路不通，而他正考虑要如何绕路时，身旁已赶来数位船员，他们各自提着灭火器，朝着前方喷射出海量的灭火剂。

火焰的势头霎时被遏制，肖恩见状，毫不犹豫地脚踩着余温未消的地板向前冲锋。

负责灭火的船员们一言不发地紧跟在肖恩身旁，以灭火剂为他开路。但随着众人越发接近冷却室，前方的火焰也越发猛烈，便携灭火器已经难以维持。

肖恩也不硬顶，当即停下脚步，目光在四周扫视了一圈，立刻便锁定了墙壁上一块微微凸起的金属板。

肖恩抽起一只扳手，将那块金属板砸得高高翘起，继而伸手沿着翘起的部分将厚实的板材直接掀开，露出几条因过载而电弧缭绕的控制线路。

他迅速扫了一眼，确认这几条过载的线路就是导致自动灭火装置瘫痪的元凶，便干脆利索地将其中严重短路的一条线路以阻化剂屏蔽掉，然后在通讯器中通知陈三万更换控制线路。

几秒钟后，周边区域的自动灭火装置便迅速重启，复合式的灭火剂从四面八方的孔洞中喷射出来，转眼间就熄灭了熊熊燃烧的火焰，同时还带走了残留的高温。

肖恩深深吸了口气，提着工具箱走入冷却室。

然而只看了一眼，他就意识到左引擎没救了。

冷却室是被数道高能粒子束贯穿的，这些粒子束不仅洞穿了白银号的护盾和装甲，还一口气打烂了冷却室的变温控制器和冷却液储存罐——后者最为致命，可燃的冷却液被高温激发后点燃了熊熊烈焰。如今火焰虽然熄灭，但储存罐中却也是烧得空空如也。

理论上，白银号可以从右引擎和后部引擎的冷却室中抽调冷却液过来，但飞船目前仍处于紧急机动状态，所有的引擎都在超负荷运转，冷却液根本没有余量，一旦抽调过来，很可能导致连锁崩盘。

肖恩将这个结果告知了陈三万，得到了一片沉默作为回应。

显然，机修室中的陈三万也已经无计可施。

第 64 章 救人一命

就在形势危急之时，肖恩的通讯器中传来了白的声音。

“飞船的前装炮台还有多余的冷却液，我已经派人送往你处，请尽快完成维修，恢复飞船动力。”

“很好！”肖恩用力握了下拳头，目光重新回到被贯穿的冷却液存储罐上。很快，他就在脑海中拟定了维修方案，并将其付诸实践。

冷却室内的损伤部位被逐一修复和填补，虽然从外表上看仍是一片狼藉，但只要冷却液到位，恢复运转就只是时间问题。

肖恩在冷却室内耐心等着，但几分钟过去，白所承诺的冷却液却迟迟不能就位。

就在他忍不住要催促时，通讯器内传来白那一成不变的声音：“运输者意外重伤，请迅速前往客舱通道与其汇合，领取冷却液。”

肖恩轻吐了口气：“送货上门变成上门取货了么？好吧。”

一边说，他一边转身离开冷却室，向着客舱通道跑去，他没有质疑白为什么不委派其他人继续完成货物运输，非要他这个机修师跑前跑后，现在委实不是争论的时候。

而当他一路来到客舱通道，顿时理解了白的无奈。

整条客舱通道都被外部激射来的金属碎片打得千疮百孔，尽管外部装甲的破洞已经被技工机器人紧急填补完毕，不再产生负压。但致命的问题在于：白银号的客舱通道旁，集成了大量的物资管道，此时这些管道在冲击下全部被掀翻出来，断裂的金属管在通道内戳得横七竖八，宛如交错的兽齿。

而在无数根犬齿间，两名负责搬运冷却液罐的船员，以及随行的护卫人员已经全数倒在血泊中，有人被金属管贯穿了腹部，还有人被贯穿了肩膀……就如同标本一般被钉得动弹不得。

见到肖恩时，这些重伤员不约而同地挣扎起来，嘶哑道：“别管我们，把冷却液带走！”

肖恩很清楚事态的轻重缓急，现在的他救不了这些伤员，而若是他不能尽快让左引擎恢复运转，整艘白银号上的人都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肖恩毫不墨迹地迈开脚步，灵巧地绕开纵横交错的金属管，回避掉短路的电线以及偶尔迸发的火花，几步间来到了冷却液罐前。

四四方方的储存罐非常沉重，肖恩双手将其抱起，只感到异常吃力——这本就是需要两名壮汉才能抬得动的重物。

而现在，看着四周伤亡惨重的船员们，肖恩知道自己只能自力更生了。

绝地学徒轻轻吐了口气，令无处不在的原力在他体内流动，强化这具血肉之躯。

这是肖恩在幼徒时期就已熟练掌握的原力技巧，朴实无华，却非常实用。随着的力量大幅增强，沉重的储存罐也变得轻盈起来。

肖恩抬起手臂，将储存罐扛在肩上，而后迈步向前，速度竟比他徒手时还要快上几分！

然而就在此时，通道一侧，有扇紧闭着的房门忽然刷一下开了，一位穿着杏黄长裙的女子，有些惊惶地从中跑了出来。

“请问……”

话音未落，房门顶上一条闪烁着火光的高压电线，因房门开启的震动而荡落下来，宛如一条捕猎中的瞄准了女子的头颈处撕咬过去！

刹那间，肖恩只感到时间的流动仿佛变得缓慢下来。

绝地学徒仿佛已经看到了女子被电线砸中，浑身化为焦炭的模样，而他却根本不及阻止，电线坠落地太快，而他距离女子至少有五米远！

就算没有肩扛着沉重的储存罐，他也不可能瞬间跨越这个距离，赶到女子身边。

千钧一发之际，肖恩腾出一只手，向前探去。于是那坠落的电线就仿佛被人捉中七寸的毒蛇，霎时间凝固在半空。

虽然肖恩本人赶不过去，但原力却是无处不在的。

只不过，一边以原力强化肉身，背负储存罐，一边又以原力隔空抓住高压电线，这也让肖恩感到有些难以为继。偏偏女子被通道中的惨状吓到，竟在原地呆若木鸡！

绝地学徒紧咬牙关，奋起余力将手臂向下一甩，高压电线随之甩到一旁，重重砸在通道墙壁上，顿时迸发出惊人的电火花。

飞溅的火星几乎燎到女子的裙角，刹那间迸发的高温更是让女子惊声惊呼出来，但这也总算让她恢复了清醒。

肖恩剧烈地喘息着，大声喊道：“快回去！贵宾客房就是最安全的避难所，战斗结束前不要出来！”

女子立刻点了点头，毫不犹豫地按照肖恩的命令回到了客房内。

肖恩松了口气，之后便感到体内血管仿佛在隐隐胀痛——这千钧一发的刺激，对他而言也是极其沉重的负担。

好在一切都还顺利，女子转危为安。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刚刚他以原力抓取高压电线的那一幕……应该没有暴露吧?

肖恩有些谨慎地看了眼四周：通道里的摄像头已经壮烈牺牲，而倒在血泊中的船员也陷入昏迷。除了那位“好消息”女士，应该没有其他人看到那一幕。

而“好消息”女士，应该也不会想到“原力”吧？毕竟在乾星系，绝地和原力属于绝对稀有的概念，而高压电线的隔空变向，也可以用其他理由解释过去。

当然，这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也可能她早就看出真相。

肖恩轻轻吐了口气，暂时将这些纷乱的念头排除脑海之外。

现在还不是思考这些的时候，不尽快完成飞船的维护，所有人都要死在小行星带，那时说什么都晚了。

所幸之后他再没有遇到什么插曲，不多时便回到了左引擎冷却室中。

随着宝贵的冷却液到位，左引擎很快就在肖恩的巧手之下恢复了运转，开始为白银号提供宝贵的动力。

绝地学徒站在引擎区外，看着已经转绿的指示灯——象征着运转正常，总算是松了口气。

而这枚温和的绿灯，仿佛也预示着局面的翻转。

在度过最初的高压逆风阶段后，白银号开始了艰难的翻盘之路。虽然肖恩看不到战斗的全貌，但即便只以机修师的视角来判断，战况也在明显好转。

至少飞船再没有遭遇冷却室被打穿之类的严重损伤，用不着机修工们在飞船内东奔西跑。

很显然，那些提前埋伏在小行星带的敌人，到底还是低估了白银号的作战能力，哪怕是占据绝对的数量优势，最终仍是惨遭翻盘。

大约在半小时后，飞船内的警示灯从凄厉的血红色转为橙黄，同时广播中也传来李钰的声音。

“恭喜各位，咱们打赢了。”

声音中夹杂着抹之不去的疲惫，显然这场翻盘之战对李钰而言颇不轻松，以至于他再也无法维持平日里的轻快语气。

“尽快打扫一下，该救人救人，该修船修船。老彭，带上你的人去外面抓几个俘虏过来，这个亏咱们不能吃得不明不白。”

说完，李钰就关闭了广播。

下一刻，白银号各处都传来了有气无力的欢呼声。

第 65 章 金属盒

欢呼声响起时，肖恩也是感到浑身紧绷的肌肉都松弛下来，一时间竟有些两腿发软。不过现在还不是瘫倒在地享受胜利的时候，作为机修师，加班时间才刚刚开始。

这场遭遇战打下来，白银号可以说是遍体鳞伤，乃至千疮百孔，单靠技工机器人是修理不来的，他们这些机修师必须扛起重任，尽快让飞船恢复正常。

肖恩在通讯器中和陈三万沟通了一下任务分配，得到了处理客舱通道的任务，想起那宛如金属森林的通道，就不由头疼。

但那种麻烦的工作，现在除了他也没别人能做了——陈三万在机修室里因为过度忙碌而闪了腰，基本失去了工作能力。

不过，当肖恩重新回到客舱通道时，却在那里看到了一个意外的身影。

杏黄色的长裙，黑白相间的头纱，一丝不苟的站姿……正是那位“好消息”女士。

看到她，肖恩脑海中再次浮现出先前那电光火石的一幕。

与当时那略显惊惶的姿态不同，此时的她已经恢复了冷静。当她安静地站在客舱门前时，那恬淡而优雅的气质，与四周的一片狼藉之相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女子在经历过凶险后，就依照肖恩的指示，老老实实躲在客舱里。而值得庆幸的是，那打穿了客舱通道的金属流始终没有波及到她的客舱。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白银号上最坚固的部分就是贵宾客舱，所以肖恩当时才会告诉她，贵宾客舱就是最安全的避难所。若是当时中弹的部位正好是贵宾客舱，或许白银号反而能安然无恙。

纷乱的念头在肖恩脑海中徘徊了一个瞬间，而后他便大大方方地打起了招呼：“尊贵的委托人，请不用担心战况，我们已经赢了。”

女子转头看向肖恩，轻声道：“谢谢你之前救了我。”

肖恩心头一跳，意识到女子果然注意到了高压电线的不自然变向。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装傻：“哈哈，我是在救所有人，若是引擎不能恢复运转，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幸免。真要谢，而已应该感谢那些为了搬运储存罐而重伤的兄弟们，他们比我付出的要多多了。”

女子微微点了点头，仿佛接受了肖恩的解释。

“另外，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肖恩闻言一怔：这话题转移好快，电线的事，就这么糊弄过去了？

是对方真的比较天真，容易相信他人呢，还是说她不喜欢承人救命之恩？所以能糊弄就糊弄？

不过，肖恩本身也没有图谋回报，对方这个反应，反而如他所愿。

另一方面，女子有求于他，也是个交流沟通的好机会，肖恩正好有很多问题想问呢。

于是肖恩立刻换上营业式的笑容：“乐意为您效劳。”

“麻烦帮我开一下这个盖子。”

女子说着，递来一只四四方方的金属盒。肖恩接过，只觉入手轻盈，有些空空荡荡，但盒盖却扣得紧实，不留一丝缝隙。盖子两侧装有提手，那粗粝厚重的握把，与盒子本体的轻盈颇不相称，以至于肖恩抱着盒子时，只感觉有些头重脚轻。

肖恩一手搂住盒子，一手拉住握把，用力向上拉伸……然而盒盖纹丝不动，仿佛焊死了一般。

肖恩心中有些好奇，他此时的出力，已经远远超乎一般的成年男性，居然仍是拉不开这盒盖。这位“好消息”女士的盒子到底是装什么用的？

一边想着，肖恩一边继续加力，肉身的力量有限，但只要借助原力……

咔嚓！

就在肖恩将握力提升到超凡之境时，手中那金属握把忽而发出了不堪重负的碎裂声。

肖恩惊诧万分地松开手，只见掌心上竟粘着几片碎裂的金属破片……那貌似厚重的握把，竟只是包裹了一层金属外壳，其中则隐藏着非常精细的电路结构。

肖恩心中大惑不解：所以这并不是可以大力出奇迹的盒盖吗？自己用力过猛，反而把盒盖拉坏了？

这，她为什么不早说呢？难不成她是故意在钓鱼吗？

可惜没等肖恩来得及看清楚，那位委托人女士就上前一步，将盒子抱了回去。

“抱歉，这个盒子好像有些问题……”

肖恩见女子态度急切，心中顿生疑惑，但还是顺势将盒子交还给对方，说道：“抱歉我不知道它的结构特殊。”

“没关系，是我该提前说清楚。”

“需要的话，电子锁我可以帮忙解……”

“不必了！”女子的声音忽而变得斩钉截铁。

肖恩一愣，也不再强求，笑了笑说道：“那么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

“嗯，多谢了。”

******

当肖恩重新回归工作岗位时，才意识到自己居然完全错过了和女子继续对话的机会，没能从她那里得到更多的情报。

大概真的是整场战斗下来让他忙晕了头吧。

不过，肖恩反思了一下对话的经过，只感觉在自己捏碎了握把以后，女子就全然没有继续对话下去的兴趣了，她收回金属盒后就转身回到客舱，态度非常决绝。

“所以说，一切都是大力出奇迹的错咯？”

肖恩带着一丝苦笑自言自语，而后将横插在通道墙壁上的破裂金属管拔了出来。

“算了，航程还有一半，之后再找机会对话吧……大不了找李钰帮忙，本来事情也是他牵的线。”

******

而就在肖恩用工作麻痹自己的时候，委托人女士也回到房间，发出了一声无奈的叹息，以及模糊的自语。

“居然不是他吗？还以为是他的话一定可以……或许真的是我想多了。不过这样一来，线索就只剩下一条了，但我根本联系不到那位女嫌疑犯啊。”

女子一边说着，一边轻轻敲打着桌上的金属盒，她的手指轻柔地抚摸着已经碎开的盒盖握把，却没有去尝试将其掀开。

因为在此之前，她已经尝试过太多次，变换过太多种办法，却无一能够奏效。如今只剩下一种可能，一种她本人无论如何也无法验证的可能。

唯一的线索，就只有两人，而其中一人刚刚已经被排除了可能性。

出神间，女子眼前闪过一团蓝光，只见李钰的投影突兀地呈现在书桌上。

女子吓了一跳：“李钰？！”

“抱歉，冒昧打扰了。”

这位刚刚指挥了一场恶战的白银号船长，此时仍显得疲惫不堪，投影中的他干脆是半坐半卧地躺在座椅上。

“大小姐，刚刚试探的结果怎么样？”

女子恢复了先前那一丝不苟的姿态，对于李钰的问题，则完全没有回答的兴趣。

“看来结果并不太好，所以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去找另一个线索人物碰运气吗？那可就很麻烦了哦，毕竟那边的消息，就连我也是一无所知……不过我可以介绍个很牛逼的情报商人给你认识。”

“够了，此事与你无关。”

李钰叹了口气：“自欺欺人就没必要了吧？那东西是我从庄园里摸出来的，我好歹有知情权吧？哦对了，那小子也是我从庄园里顺出来的，你用那东西试探他，我理应享有双份的知情权。”

女子说道：“知情权并不包括在协议中。”

“除了协议，咱们之间还有情义啊。【白银】和南家可是多年的合作伙伴。多亏了南家的帮助，荒废区才能这般生机勃勃，对于这份恩情，我们可是时刻都想着能够报答。”

女子的语气微微转冷：“也多亏了【白银】的活跃，南家一直在董事会遭受非议不是吗？”

李钰说道：“四大家族，谁手下没有做脏活的代理人呢？【夏润医药】的【玄黄血】可不是他们自己出面搜集的吧？【北河货运】的走私生意也是分销给了赫特人来经营吧？谁的屁股底下是干净的呢？当然，如果大小姐你实在不乐意，我们这段时间也可以收敛一下，休养生息。只是不知道这种单方面的收敛，又能有多少作用？那座庄园是你父亲生前最喜欢的度假庄园，但里面的遗产却需要你雇佣外人才拿得到……”

女子显出几分焦躁：“够了，南家的事，既不需要你多嘴更不需要你多事，你只要按照委托协议，将我送到夏京就可以了。”

李钰说道：“公事公办？也好，这里正好有个公事上的问题想要求证一下。大小姐，刚刚的埋伏，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条航线是你亲手选定的，我们也是出于对你的信任才放弃了自己的航线，但结果看来好像是自投罗网，若是运气稍微差上一点，咱们所有人就都要葬身于此了。”

这个话题，让李钰毫无疑问占据了主动。

女子沉默许久，叹息道：“如果你是需要赔偿的话……”

“不，我不需要什么赔偿，我只需要真相。正好，老彭已经抓到俘虏了，待会儿不妨一起问问看？”

女子迟疑了一下，轻轻点头：“好。”

第 66 章 向死而生

白银号上的收尾工作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无论是修复千疮百孔的飞船，还是救治受伤的船员，都让船上的人手忙脚乱。

肖恩一直忙到加餐时间，才终于有空闲在餐厅坐下来，听那些庆功的船员们吹逼，进而了解到了这场战斗的全貌。

一言以蔽之：这是一场向死而生的绝地翻盘。

在白银号的传感器发现敌人的时候，这艘飞船已经陷入绝境，超过 30 艘大大小小的战机埋伏在小行星带周围，封死了白银号的所有逃脱路径。

这些伏击者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小行星带的错综复杂的环境，隐藏了自己的存在，若非驾驶舱内值班的白有着异乎寻常的

敏锐，恐怕白银号一直到敌人开火，才会意识到自己遭遇了伏击。

但白的预警也只能争取到极其有限的时间。

面对绝境，李钰在第一时间做出了一个近乎自杀的判断：他命令白银号瞄准敌人兵力最雄厚的区域，不顾一切地直线冲锋。而船员们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李钰，完美地执行起他的自杀指令。

白银号在冲锋的过程中遭受了疯狂的火力洗礼，险些当场就船毁人亡，好在它的性能和船员素质终归无愧【白银】之名。在一阵火光中，白银号摇摇欲坠地穿梭出来，并将飞船上的所有火力集中到了一点上——一架看来并不起眼的小型战斗机。

白银号上的重型武器，有着碾压级的性能优势，顷刻间就将那艘小型战机打得灰飞烟灭——虽然代价是白银号几乎被打穿整条客舱通道，侧翼严重受损。

从整个战局来看，白银号无疑是吃了大亏，它几乎牺牲了飞船三分之一以上的性能，却只换掉了一架微不足道的小型战机。余下的敌人足以将重伤的白银号挫骨扬灰。

但令所有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战局在这一刻彻底扭转过来。

******

“事实上，我也没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餐桌上，一名微醺的火炮手摇头晃脑地说道。

“我只是按照李老大所说，向着那个不起眼的战机倾泻掉激光炮里的所有火力，将它炸成一团烟花，然后……然后我们就赢了。”

坐在火炮手身旁的雷达观察员则补充道："的确很不可思议，在那架战机被摧毁后，敌人就彻底沦为乌合之众——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战机当场掉头逃窜，余下的战机也开始各行其是，甚至自相矛盾，变得全然不足为虑。"

火炮手兴致勃勃地喝干了新一瓶酒精饮料，说道："所以余下的战斗就是没有任何悬念了，我要做的就是将每一个被锁定的敌人炸成烟花。敌人虽然数量众多，却只像是训练时的靶子。"

货舱的质检员则说道："显然那艘小型战机里载着的正是敌人的首领，他想要将自己伪装成无名小卒，但还是没能瞒过李老大。"

观察员反驳道："其实这说不通的。从敌人的飞船型号来看，它们应该是海盗——多半是这些乌合之众早就习惯了混沌无序的状态，就算失去了一个首领，他们也会迅速选出另一个临时的替代品。"

"谁知道呢，反正我们赢了。"火炮手并不怎么在意真相。

观察员却对真相心痒难搔，转头看到一个人高马大的汉子摸着脑袋走进餐厅，顿时眼前一亮，招呼道："彭哥彭哥，这边坐！"

姓彭的汉子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依言坐了下来，依次对餐桌上的人打了招呼。不过没等他拾起筷子大快朵颐，就被观察员拉住问道："彭哥，审讯结果怎么样？"

"什么审讯结果？"

"不是你去外面抓的活口吗？"

彭姓的汉子点点头："是啊，但我把人交给李老大就回来了，反正审讯出了结果就会公布，我就不急着看实况了……"

观察员大失所望："彭哥你这个人还真是对生活毫无好奇心啊。"

“要那么重的好奇心干什么？我又不聪明，好奇也没用啊。”

“彭哥真性情！”

彭姓汉子挠了挠头：“而且李老大好像也不想让其他人围观审讯，我走的时候都没挽留我。我猜是审讯手段会比较残忍，怕我不学好吧。”

火力手插话道：“越残忍越好！妈的那群赫特杂种把白银号打得破破烂烂，兄弟们也伤亡不轻，现在老张还在巴克塔液里泡着呢！”

彭姓汉子无所谓道：“总之，李老大不想让人看，咱们就安心等结果呗。”

观察员无奈道：“好吧好吧，安心等结果！”

肖恩听到这里，心中却有了决断。

他可不想干坐着等结果，既然知道李钰正在机库审讯战俘，那他正好去旁听一下。

肖恩于是放下筷子，问那个彭姓汉子道：“彭哥，机库那边的损害情况如何？”

彭姓汉子答道：“有点惨，只比引擎区略好一点……”

话没说完，肖恩就抢道：“那我过去看看吧，反正吃完了也是闲着。”

火炮手讶然：“诶，这么勤劳？我说，你虽然欠了李老大的钱，也没必要把自己逼这么紧，你看黄四万都当了多少年数字人了，还是整天嘻嘻哈哈跟傻逼一样……”

“爆你妈的耿七万，你哪来的脸皮编排我！？”

肖恩叹了口气，将吵闹声置于脑后，放下餐盘拎起工具箱，如同一个敬业的机修员一般，径直赶往损害严重的机库。

不多时，他就来到机库那紧闭的大门之外，而此时，李钰的审讯工作，才刚刚开始。

******

这间狭小而紧凑的机库中，歪歪斜斜地停靠着两架小型战机，略显残破的机翼下，站着白银号的船长李钰以及他的助手白。机翼投下的阴影包裹着他们，衬出两个略显狰狞的人形轮廓。

另一边，三名衣衫褴褛，鼻青脸肿的海盗，正被捆住双手，跪在地上，机库顶部的灯光当头打下，让三人变得一片惨白。

阴影中，李钰的目光指向最左边的一个瘦小汉子，开口问道：“第一个问题，指使你们埋伏的人究竟是谁？”

那瘦小汉子嘻嘻一笑：“是你祖宗！”

话音刚落，一道赤红的能量束就贯穿了他的额头。

李钰将手中的爆能枪指向居中的俘虏：“接下来是你，指示你们埋伏的人是谁？”

第二个人表情一僵，完全没料到李钰下手居然如此果决狠辣！一言不合就下杀手！他不是要审讯战俘吗？人都被打死了还审讯什么？

然而这一时的错愕，却要了他的命。

李钰毫不留情地再次开枪，将第二人也当场击杀，然后枪口指向第三人。

这一次，李钰甚至没有开口提问。

第三人总算是清醒些，意识到自己的生死只系于一线，连忙开口道：“是【凤雏】大人召集我们……”

话音未落，一只扳手从机翼下的阴影中破空飞出，砸在战俘的肩膀上，将他砸得仰倒在地，更疼得说不出话。

李钰气得破口大骂：“凤你全家啊！一群一个礼拜都洗不了一次澡的野人，从哪儿学来这种不伦不类的称号？恶心不恶心啊？”

被砸倒的战俘连忙改口："是黑三儿召集的人手！他是我们的军师，几个老大平时都听他的！"

第 67 章 无言的默契

听过俘虏的口供，李钰转过头看向自己的助手。

白很快就从数据库中找到了此人的资料。

“黑三儿，本名赫山，【坎】星人，农户出身，17 岁时因意外伤人逃离家乡，3 年后辗转沦落为海盗，不到 5 年时间取代原先的组织头目，成为【朱雀】联盟的一员，而后在 30 岁时成为【朱雀】新一代军师。”

“其人诡计多端，阴险恶毒，在海盗组织中享有极高的威望。过去曾经两度和我们交手：在【震】星的【绿洲船坞】里，他阴谋害死了我们的线人岳常；而在【离】的浮游站内，他的心腹班底被红杏小队杀了个精光，本人更是被吕楠打掉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

李钰立刻恍悟，说道："啊啊，原来是他，有印象了有印象了。不过我记得他这个人号召力不怎么行啊，居然能说动那群窝囊废跑来堵截我？不大可能吧？"

说着，李钰又将枪口瞄准了仅存的战俘："所以，真话是什么？"

那战俘懵了一下，连忙辩解："真的是黑三儿召集的人啊，我们老大就是听了黑三儿的话才带人过来的！"

李钰说道："笑话，黑三儿被【白银】杀得屁滚尿流，威信全无，你的老大是脑子进了多少水，才会信了他的话来针对我们？"

"可是，可是……"

"算了，浪费时间。"李钰摇了摇头，又是一枪爆头。

下一刻，战机另一侧机翼下，一位隐藏着身形的女子，忽然忍不住开口道："没有必要杀了他吧？他显然对事情真的一无所知！"

"一无所知就不该死了？"李钰冷冷地说道，"这次伏击，船上的人反应还算机敏，大部分都是只伤不死，但终归还是有人牺牲了的：引擎区的轮值管理员纪超阵亡、护送冷却液的吴凡也没能救回来……"

"只有两人阵亡而已啊，你们后来消灭的敌人十倍也不止了！"

李钰轻轻笑了一下，笑声中却殊无喜意："大小姐，对你们南家人来说，人命就只是数字么？若是你的兄弟姊妹……哦抱歉这种提法对你这种独生女而言恐怕难以感同身受。若是你的父亲被人杀了，你也要精打细算地和敌人兑换人数么？"

女子霎时间怒火沸腾，却是哑口无言。

李钰又说道："白银号上的每一个人，乃至白银骑士团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好吧有些辈分高的应该算是

叔伯婶姨。但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无比宝贵！所谓无比宝贵，意思就是说，为了给他们报仇，就算杀一千倍一万倍的敌人，我也在所不惜。”

女子忍不住说道：“这种过度的残暴……”

话没说完就被李钰打断：“过度的残暴才能最好的保护我的亲人！白银骑士团从来不是什么良民，那些温吞的文明守则也从来都不会保护我们！我们的老家叫荒废区，我们每天都要和【朱雀】、【青龙】这种杂碎打交道！而杂碎的生存之道，就是弱肉强食，你死我活！”

女子并没有被说服：“但是……”

“说实话，我非常讨厌和你们这些养尊处优的人打交道，你们呢，无论善恶，总是会居高临下地用自己的价值观对别人品头论足，优越感简直恶臭难当！有段时间，【白银】拒收一切良民，就是因为良民实在太难伺候！非要来的话，就老老实实闭上嘴巴，少谈自己以前在文明世界的经历，我们没人稀罕！”

“当然，后来有人说这种规矩有点像是患了心理阴影，所以我们就改成了‘成员之间不问过去’，这样听起来就温和多了……好了，废话说得够多了，大小姐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女子终于无话可说，摇了摇头。

******

与此同时，在机库门外旁听的肖恩，心中已经波澜起伏。

南无忧，那位“好消息”女士是南无忧！南鹤礼的独生爱女！

肖恩在【兑 9527】的庄园中见过南无忧的照片，只是照片上的南无忧才 10 岁出头，眉目尚未长开，自然无法和眼前这位亭亭玉立，头纱遮面的女子联系起来。

但她毕竟是南无忧！

在肖恩和师父进入乾星系以前，初步拟定的方案中，南无忧的接触优先级就非常高了。南鹤礼死后，她就是南明资本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更是乾坤集团的预备董事，年纪虽轻却已经是乾星系内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而经历了一连串的变故后，南无忧的地位在肖恩心中更是进一步提升——因为她或许还是庄园事件的知情人！

从李钰的对话中，不难看出南无忧和【白银】并非首次合作，双方虽有摩擦，但也有默契。那么，之前李钰前往【兑 9527】的事，南无忧是否知情呢？

如果知情，问题就来了，堂堂南家千金，出于什么考虑，才会雇佣一群海盗袭击自家庄园，残害自家的员工？

那位庄园的女仆长李琼，可是南无忧童年时的贴身女仆加闺蜜，结果险些就死在海盗手下！难道那也是南无忧刻意为之吗？

此外，她对夏京酒馆里的那场埋伏又是否知情，甚至说，她对南鹤礼的死又知道多少！？

这些问题，让肖恩恨不得立刻打开机库的大门，冲进去质问个一清二楚。

不过冲动只维持了一个瞬间。

肖恩很清楚现在并不是他出面质询的好时机，且不提南无忧根本没理由对他这个陌生人开诚布公，即便是不久前才敞开胸怀说什么自己人的李钰，对他的信任恐怕也非常有限。

否则又何必不问过去？

所以机库内的对话虽然能传得出来，让肖恩在门外也听得一清二楚，但机库的大门却始终没有打开——这显然就是李钰对肖恩的态度。

所谓“成员之间不问过去”，意思就是少问些问题，大家才能求同存异。说给你的，你姑且听着，没说给你的，也不要打听。省得知道得多了不好做人。

对此，肖恩倒不是不能理解。

【白银】的很多作风，都与文明世界所推崇的理念背道而驰，这一点肖恩在加入红杏小队以后更是感同身受。这个组织内部团结有爱，生机勃勃，但在面对敌人时的心狠手辣，与文明二字堪称绝缘，与绝地所信奉的理念更是水火不容。

而这也是肖恩迟迟没有公开身份的原因之一。

李钰几次对肖恩强调【白银】不会追问他的过去，这言外之意，肖恩如何听不出来？

所以此时就姑且维系彼此间的默契吧，靠着李钰，肖恩已经一步又一步地靠近真相了，这远比自己在乾星系内单打独斗要好得多了。

而就在此时，机库中，又传来新的声音。

第 68 章 南载舟

机库中，李钰安抚过人道精神泛滥的南无忧后，便继续着他的审讯。

“好了，闲话说完，咱们继续。”

李钰说话间，助手白打开了不远处的一个大型金属箱，从中宛如卸货一般倒出三个满地乱滚的俘虏来。

“好了，新一轮审讯开始。”李钰说道，“刚刚的对话你们几个都听见了？那我就不多废话，先从最左边的开始。”

说着，他的枪口再次瞄准了俘虏的头。

这一次，俘虏交代得非常痛快：“这次【朱雀】也是受人之托才会展开行动的！”

李钰点点头：“嗯，虽然是废话，但好歹步入正题了，继续说。”

那俘虏说道：“带头的人的确是黑三儿，但黑三儿也只是听命行事，真正管事的另有其人。这次埋伏也是那人负责布阵指挥的，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没了声息……”

李钰说道：“因为我第一个干掉的就是他。他藏得太深也太好，反而特别显眼，简直就是在高喊着‘我是幕后黑手，来打我吧’。而他一死，你们就不出所料地被打回原形。我就知道，单凭【朱雀】那群烂人，哪来的胆子伏击我？一定是有外人怂恿和组织，所以解决了外人，也就解决了所有人。”

俘虏闻言一愣，万万没想到他们以为完美无瑕的伏击战，居然是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败局，此时再想起【白银】的赫赫凶名，不由地越发胆寒。

所以交代起问题来，也就毫无顾忌。

“据说那个人出了很多钱召集我们行动，此外，整个行动的路线规划，人员安排也都是他来负责……”

李钰打断道：“人员安排也是？他还亲自安排你们的人？”

俘虏答道：“具体细节我不太清楚，但据说他管各个老大都要了名单，而且仔细询问了每一个小队的情形，之后才做了这番安排……”

李钰问道：“你觉得他的安排怎么样？”

俘虏说道：“还，还不错吧，虽然排兵布阵有些刻板，但的确高明而严谨。要不是他第一个死，或许……”

李钰补充道：“或许死的就是我们了？”

“不，不敢。”

“有什么不敢？如果他真能活过第一波，白银号的确凶多吉少。可那人显然是没有任何实操经验，排兵布阵虽然缜密

却过于刻板教条，以至于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阵眼所在——他把自己伪装成毫不起眼的小型战机，却没想到一个小型战机被若干重型战船簇拥着，是有多么显眼！”

李钰说到此处，目光转向了在一旁旁听的委托人。

“总之，线索已经收集完毕了：这群海盗是被人花钱雇来的，花钱的人是标准的外人，多半来自某个声名显赫的家族：所以他才能震慑住朱雀，让他们心甘情愿被当作棋子，而不是直接杀人越货，挣一笔快钱。”

“此外，那人事必躬亲，明明出身不俗，却连脏活都要亲自出手，可惜最终也正是死在这个事必躬亲之上——他哪怕是远程遥控，我们的处境也要艰难许多。大小姐，通过以上线索，你能想出幕后主使了吗？”

南无忧此时已经面色阴沉，咬牙说道：“我知道了，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李钰说道：“是给你自己一个交代，这次的伏击，归根结底目标是你，我们白银号只是捎带着。”

“我知道。”

“真的吗？”李钰步步紧逼，“你选择这种偏僻航线，本身就是为了避祸，但最后不但避不开，甚至变成自投罗网……”

“我知道是我身边出了叛徒！甚至那个被你当先击毙的人，很可能就是我最信任的心腹，也是我父亲生前的秘书南载舟！你满意了！？”

李钰笑了笑，说道：“还是那句话：关键是大小姐你自己对这个答案是否满意？”

女子说道：“南载舟跟了我父亲20多年，是父亲的左膀右臂。从我记事的那一刻起他就是家族不可或缺的一员，父亲死后，他也是我唯一全无保留予以信赖的人，所以你觉得我对这个答案是否满意！？”

李钰说道："大小姐，你这么怒气冲冲的，是希望我对你说一声节哀顺变吗？还是应该恭喜你拔除了身边最危险的钉子？"

南无忧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抱歉，我只是有些难以接受这个事实。载舟叔……南载舟，他为什么要背叛我？而且还要用这么歹毒的手段！"

李钰说道："你们父女之前欺凌过他，让他怀恨在心？"

"一派胡言！"南无忧气道，"我父亲待他如亲生兄弟，我从小也是叫着载舟叔长大的，于公于私，我们家没有任何对不起他的地方！"

李钰又问："那就是有人能给他更大的好处？"

南无忧苦笑道："他已经是南明资本的高管了，身家甚至比我这个尚未继承父辈遗产的人还要丰厚数倍，乾星系内还有谁能给出令他也动心的好处？而且，谋财倒也罢了，害命这种事，是非常严重的禁忌。"

李钰说道："这一点我倒是有所耳闻，你们权贵之间就算阴谋互害，也不会伤及高层成员的性命。"

南无忧说道："是的，这是维系乾坤集团内部稳定的重要底线，由四大家族的元老议会共同认证……"

"所以你父亲是怎么死的？"李钰忽然抛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南无忧说道："我也不知道，所以才要委托你去庄园取证，但最后入手的却是个谁也打不开的箱子……"

"是啊，那箱子结构看似简单，但只要不按照规则开启，立刻就会自毁。"

"嗯？你试着开过！？"

李钰连忙咳嗽一声："没，我就是随便说说，委托人的东西，我们怎么会乱动？"

南无忧冷哼一声，显然对这番鬼话是一个字也不相信。

但现在也不是计较的时候。

李钰也略显尴尬地转移话题到："好了，这次审讯就先到此为止……"

话音未落，却听旁边传来一个急切的声音。

"等等！"

一名尚未被审讯的俘虏，忽然迸发出强烈的求生欲，不顾性命地开口打断了李钰的话。

他眼见李钰的审讯环节就要结束，顿时意识到一个问题：审讯结束了，他们这些战俘的生命怕也要结束了……

那些交代了问题的或许还有一线生机——【白银】对敌人虽然心狠手辣，却也不至于连交代了问题的俘虏也杀。

现在的问题是，有的人连交代问题的机会都没有！第二批三个战俘，还有两个没来得及开口呢！

所以现在想要活命，就必须交代问题！哪怕李钰不问，他也要交代！

"那个，李老大，我有……"

话音未落，李钰的扳手就破空而至。

"李老大的名字也是你叫的！？"

"祖宗，祖宗！"被砸中胸口的俘虏强忍着疼痛为自己挣命，"我有重要情报交代！"

李钰啧啧连声："求生欲倒是很强，说来听听，有价值的话也放你一马。"

第 69 章 欠费

听到李钰松口，俘虏大喜，目光却转向另一侧机翼下的阴影之中，问道：“那边那位，应该是南家的大小姐吧？之前雇佣我们去【兑 9527】骚扰乾坤安保的那位客人也是您吧？”

此言一出，南无忧忍不住说道：“你……”

李钰又是一只扳手丢出去，恰到好处地砸在南无忧脚边，吓得她再也说不出话。

李钰叹了口气，对助手抱怨道：“这是我讨厌上等人的第二个理由，他们总是会不经意间变成激光脑，这个时候搭话不等于不打自招吗？你之前联系【朱雀】用的是真实身份吗？”

南无忧这才讪讪道：“不是。”

“理所当然不能用真实身份，堂堂南家大小姐，雇佣海盗去袭击乾坤安保的正规军。这种事传出去，你就等着在监狱里度过下半生吧。不过，看在常年合作的份上，我帮大小姐杀人灭口吧。”

被威胁灭口的战俘大惊失色：“此事早不是秘密了，朱雀组织里几乎人尽皆知！杀了我也没用啊！”

李钰问道：“人尽皆知？大小姐你上次的保密措施是怎么做的？化名‘北千愁’吗？”

南无忧说道：“之前联系我是通过载舟叔，当时我身边能信赖的人里，只有他有渠道联系到海盗。这次若是他出面对付我，当然不会为我保守什么秘密。”

李钰说道：“原来上一次你也是通过他，难怪那群海盗到了地方就开始为非作歹。中间人不靠谱，任务执行当然会有问题。”

南无忧惊讶不已：“为非作歹？什么意思？”

李钰更加惊讶：“你才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朱雀的人在庄园做了什么？”

南无忧说道：“我的确不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是南载舟告诉我的，他说一切顺利，你又的确把东西拿了回来，我当然就信了……那件事之后，乾坤集团就封锁了所有的官方消息渠道，就连我也不知内情。而非官方的消息渠道我只有南载舟这一条！当时你把东西给我的时候，又没跟我说多余的话！”

李钰说道：“当时我就算说了，大小姐你也未必信我啊。而且你的委托只有让我去实验室取货，可没说要我们搜集情报，情报费是要单算的。”

“你还想要多少钱！？”

“实话实说，真没多少钱。”李钰叹息道，“以【白银】的一贯收费标准，我们已经给大小姐你打了很优惠的折扣了，

毕竟是南家的生意。可惜大小姐你却没有前辈们的豪爽，精打细算了半天，只选了个新人优惠套餐。”

南无忧轻哼了一声，显然不想就这个话题展开。

李钰却不依不饶：“若是当时你选的是豪华套餐，我可以带着弟兄们一起过去提供一条龙服务，根本用不着找乌合之众去打前哨，吸引注意。”

南无忧咬了咬嘴唇：“我当时能动用的资金非常有限，我并没有完全继承父亲的财产，能够灵活处置的只有一些零花钱，只能出得起那个价钱了。事实上要不是你的开价太贵，我也不想花钱雇海盗来配合你们作战啊！”

李钰补充道：“事实上，另一方面也是你不放心我们【白银】一家吃独食，想找人牵制一下我们。结果找来找去只能找到【朱雀】那样的杂碎，对吧？没关系，我理解，毕竟互信这种事，总是要建立在漫长的磨合基础上。”

说完，李钰又看向那个主动交代问题的俘虏：“我们这边闲话说完了，你继续。”

那俘虏连忙点头：“事实上，这次我们能召集这么多人手，黑三儿最多占一半功劳，的确那个叫南载舟的花了重金。但我们来，还有一个原因：为了雪耻。”

李钰哈哈笑道：“雪耻？我怎么不知道你们还有耻辱心这种东西？你们在白银骑士团手里栽了多少次……”

那俘虏难得的鼓起勇气打断了李钰的嘲笑：“不是冲白银来的，我们是冲着南家的大小姐来的。的确我们这些下三滥平时总是会蒙受各种各样的羞辱，在乎脸面的早就活不下去了，但唯独有一件事却是我们的底线：朱雀的钱，任何人也别想贪！”

说到此处，那俘虏又忍不住看向阴影中的南无忧，冷笑道：“南家的大小姐就算一时手头紧，也没必要拖欠我们这些下三滥的钱吧？”

这下就连李钰都吃了一惊：“拖欠？”

那俘虏说道：“委托金里，预付只占了一成，余下九成分两步支付，我们抵达【兑 9527】时支付过程款，任务完成再支付尾款，但是从过程款开始，大小姐就拖欠了好几天，当时兄弟们在庄园里抢掠，也是因为拿不到钱所以才忍不住自己动手挽回点损失。”

李钰闻言，不由皱紧了眉头：“你们当时真没拿到钱？不是上头忽悠你们？”

俘虏说道：“我知道李老大……祖宗您一贯看不起我们这群乌合之众，但您想，我们这群乌合之众之所以不散伙，就在于有些规矩还要守的，其中分钱的规矩就是最大的规矩。”

李钰点了点头，对此他其实早有所知，只没想到朱雀居然真的被人拖欠了款子！

“所以，大小姐你有什么话说？”

南无忧辩解道：“我没有拖欠！所有的款项早就在临时账户里准备好了，后两笔款项的支付函我也发给银行了……”

俘虏争辩道：“但我们的的确确没收到钱！银行的账户明细，几位首领是对我们所有人公开了的！只有第一笔预付款是准时准数，第二笔过程款便拖欠了好几天，至于尾款更是影子都没有！”

“这不可能……”南无忧也是大惑不解。

李钰叹了口气：“算了，没必要为这种事争吵。反正朱雀前来讨债的队伍也被杀得七零八落，事情就这么了结吧。”

南无忧却是忧心忡忡：“这解释不通，只要有我的支付函，银行没理由拖欠不给钱。”

“你们南家得罪银行了？”

“那本来就是南明资本旗下的银行！”

“也就是说你连自家的银行都控制不住了？”李钰面不改色地点点头，然后对助手说道，“白，帮忙确认一下这次护送任务的酬金是否到位。”

助手平淡地回应道：“预付款已确认到位，但过程款已经逾期，鉴于目前的情形，我对过程款和尾款的可靠性表示怀疑。”

南无忧咬了咬牙，说道：“放心吧，就算我变卖私产，也不会拖欠你们的酬劳！”

白说道：“我对无忧女士的私产安全性表示怀疑。”

南无忧愤然道：“你想说什么？我这个正统继承人被南家舍弃了吗？连私产都保不住了吗？”

白刚要开口，就被李钰打断了。

“算了，亏本生意又不是没做过，以后想办法慢慢挽回损失就是，没必要和尊敬的委托人争吵。不过，大小姐，有句话我还是要嘱托你一下：现在你的处境非常微妙，请一定要选好可以信赖的人。”

“用不着你来提醒！”

“那就好，相信大小姐一定能克服难关……好了，我们也快到目的地了。希望大小姐接下来的旅途能够一帆风顺。”

南无忧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却终于只有一句简单的谢谢。

第 70 章 自家人

经历过恶战而破破烂烂的白银号，最终顺利抵达了乾星系的首都星球在夏京的港口登录区降落。

飞船落地时，发出了仿佛装满零件的金属箱坠地的哗啦声响，令船上的人不由担心飞船会不会就此散架。

所幸白银号的结构非常坚挺，哪怕落地当场就有许多零件和破碎的甲片似雨点一般落下，终归还是没有全面垮塌。

之后，船上的机修师立刻联系港口的工作人员，对飞船开展紧急的全面维修。而作为船长的李钰，则亲自下船，恭送贵客远去。

南无忧走下飞船时，面对的是来自乾坤集团总部的五架豪华飞行艇，以及若干身穿黑衣，一丝不苟的安保人员。

一名身着正装的中年人当先走来，以刻板的声音捧读道：“欢迎南无忧女士来到夏京，我们已经为您安排了住宿。”

南无忧若有所思道：“女士？只是女士？所以说你们并不承认我在集团内的职位吗？”

中年人说道：“这次会议正是为了讨论这个议题，集团一定会严格按照规定，确保每一名成员的合法权益，请南无忧女士不必担心。”

“嗯，我从一开始也没期待过，所以也谈不上担心。”南无忧笑了起来，“南家的信条一向是，自己的权宜自己去争取，从来没有天上掉下来的合法权益。”

中年人垂下头，沉默不语。

南无忧也不与他多费唇舌，乘上一艘飞行艇后，便向着远方疾驰而去。

肖恩看着那逐渐远去，沉浸到大城市光华中的车队，心中不由浮起了不久前的那段回忆。

就是在这座城市中，他与师父遭遇了乾坤安保设下的陷阱，若非师父在绝境中奋不顾身，此时他们师徒已经要背负上难以洗脱的恶名，而南鹤礼的死亡真相更将永远迷失在谎言中。

想到那位乾坤安保的夏阎局长，肖恩至今仍感到深深的忌惮，整座夏京市在他眼中就仿佛一座布满机关陷阱的迷宫，而南无忧现在正要只身深入迷宫。

“用不着为她担心。”

身后忽然传来李钰的声音。

“这里不算她的主场，但也不算她的客场。无论如何，她毕竟是四大家族的人。”

肖恩反驳道：“她的父亲是南家的领袖，地位比她还高，结果还不是死得不明不白？而她本人也才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危机。”

李钰笑道：“反驳地漂亮，的确，可能过不了几天，我们就会在新闻节目上看到南无忧的死讯，或许是死于交通意外，或许是死于心脏病发，也或许是和她父亲死得一模一样，也算是标准的女承父业……”

肖恩不由问道：“说得这么轻巧？你对她就没有任何感情，或是交情？”

李钰更是忍俊不禁：“真有交情的话，之前在【兑 9527】的行动就不会有朱雀参与了。当时南无忧信不过我们，我们又何尝信得过她？万一在【兑 9527】等着我们的是乾坤安保的一支整编行星保卫舰队呢？”

肖恩闻言不由哑然，亏李钰在白银号上说得自己和南家交情匪浅似的，结果他和南无忧其实也是互相试探，互相算计的关系吗……

李钰说道：“南家的确在很多方面为白银骑士团提供了庇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荒废区，本质上也可以算是南家的产业，但大家终归不是一路人。哪怕是在一家企业里，高高在上的老板和底层的贫寒员工，又怎么可能没有勾心斗角的算计？”

肖恩问道：“那么对你来说，南鹤礼算是好老板吗？”

李钰笑道：“算是吧，不然我也没必要给大小姐提供优惠套餐了。”

“那么，对于南鹤礼的死……”

“不知道。”李钰斩钉截铁，“这件事就连南无忧这个亲女儿都一知半解，何况是我这种外人？你如果想探究真相，还是另辟蹊径比较好，我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肖恩闻言顿时警觉起来：“我不是那个意思……”

李钰说道：“别作这种蹩脚的伪装啦，你对南家的事情的兴趣，眼睛不瞎的人都看得出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南鹤礼的死在整个乾星系内都算是重量级的新闻，大家其实都很感兴趣。”

“事实上，尽管官方报道不多，可私下里谈论的人至少数以亿计，各种谣言故事更是层出不穷——虽然我很怀疑这些谣言故事，本身也是掩盖真相的手段之一。”

肖恩又问：“那你呢，你有兴趣吗？”

李钰说道：“当然有，但也仅止于兴趣，要是能轻轻松松获悉真相当然好，但如果不能，我会选择难得糊涂。我只是白银骑士团的团长，荒废区内一群法外流民的当家人，并不是主持乾星系法律与秩序的管理者。”

“我没有义务去探究真相，更没有必要去挺身而出寻求正义。就算从感情层面说，南鹤礼虽然是个不错的老板，但也只是老板。他的死，对我来说还没有身边的宠物去世更值得忧伤。”

肖恩缓缓点头，虽然他不认为李钰说了真心话，但他也理解了李钰的立场。

“事实上，我们和南家本质上也只是利益结合，南家需要我们去做一些他们不方便亲自做的事。而我们也需要南家提供能摆到官面上的支持——比如你们红杏小队在【兑 4399】上的所作所为，就需要南家的力量将后果压下去。不然的话，就算宁涛等人再怎么丧尽天良，也轮不到民间组织去主持正义。”

肖恩问道：“那么现在南家的当家人意外死亡，作为继承人的南无忧也显然控制不住局面，你打算怎么办？”

李钰说道：“还能怎么办？走一步算一步呗。若是南家的大小姐能顺利度过难关，继承南家家业，那当然皆大欢喜，大家一切照旧，我们继续和南家互利共生。”

“若是不能，我就只能将南鹤礼和南无忧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想办法去接触南家的新任家主，争取把生意延续下去。而如果事态发展到最恶劣的地步，比如新的南家家主不想和荒废区的人打交道，又或者不想背负我们身上的历史包

袱，打算另起炉灶，把我们当作牺牲品……那我们也只能去死咯。”

肖恩还是第一次从李钰口中听到如此负面的情感宣泄，不由好奇道：“这种闭目待死的风格完全不像是你啊。”

李钰说道：“谁说要闭目待死了？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就想办法把苍穹顶炸下来，大家同归于尽，这样死也死的痛快。”

肖恩闻言一惊：因为李钰说话时的语气完全不像是开玩笑。

他仿佛是真的掌握着某种方法，能将乾坤集团的总部炸毁。

而一想到那个屹立在大气层外的宏伟太空站，化为无数碎片坠落到地面上的场景，肖恩就感到毛骨悚然。

那无疑是会造成成千上万人伤亡的灾难！

“你……”

“怎么了？”李钰说道，“如果真的活不下去了，行事极端一点也无可厚非吧？”

肖恩深深吸了口气，强压下心头涌起的情绪，说道：“你作这种极端的预案，也是为了避免极端的情况发生吧？”

李钰笑道：“也可以这么说，只要白银骑士团确实掌握了能和苍穹顶同归于尽的能力，苍穹顶里的人就不会随随便便把我们当作牺牲品，我们的处境自然就安全一些。”

“但另一方面，这种依靠威胁才能维系的和平，是相当不稳定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情况迅速紧张恶化。所谓预案，是指可能会执行的方案，而不是摆在那里看，永远也不会执行的方案。苍穹顶坠落的那一天未必不会到来。”

肖恩在心中默默说道：放心吧，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我一定会千方百计阻止那种牵连无辜的灾难发生。

李钰说道：“我知道你内心一定不认可我，不过没关系，用不着这么遮遮掩掩的，就算是在白银骑士团内部，也有很多人不认可我。”

肖恩闻言忍不住问道：“那么你又是如何看待这些反对声音的？”

“我最喜欢看着他们不喜欢我却又拿我无可奈何的样子。”

“……”

李钰说道：“一个合格的领袖，永远不会屈从于民意，否则人们何必推举领袖，直接搞个投票箱不好吗？能扛得住民众的反对去做正确的事情，这才是领袖应有的觉悟。尤其是我们这些活跃在社会底层的法外之徒，千万不要奢望着文明世界的规则能保护我们。”

肖恩问道：“那你打算让白银骑士团永远都停在法外之徒这一步吗？”

李钰反问：“人类能长生不老吗？”

肖恩愕然。

李钰又问：“银河共和国能根除一切犯罪行为吗？”

肖恩摇了摇头，那当然是做不到的。

“所以说，银河系里总有些事，是虽然美好却无法企及的。我当然希望白银骑士团能够变得光明正大，但梦里的事情，在梦里想想就好，没必要拿到现实层面来说。至少，在做梦之前要先顾好眼下，比起让白银骑士团甚至整个荒废区重新回归文明，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南无忧的尾款到底能不能支付？”

肖恩闻言不由莞尔，的确，这才是更加现实的问题。

李钰又说：“对你来说也是一样，比起关心白银骑士团的未来，关心南鹤礼的死亡真相，不如关心一下当初和你一起住在庄园里的那些人。”

肖恩的笑容霎时间收敛，整颗心脏都收缩起来。

“你有消息！？”

李钰说道：“没有，正如南无忧的尾款一般杳无音信。”

肖恩喘息了很久，才将心脏的悸动平复下来。

他没有责怪李钰的调笑，因为对方归根结底，是将一个敏感的话题开诚布公地谈了出来，这对肖恩而言弥足珍贵。

只是……

“为什么今天忽然对我说这么多？”

李钰说道：“这是你应得的。白银号遭遇埋伏的时候，若不是你跑前跑后，帮陈三万支撑住了引擎，我们全都要死。所以，无论你加入白银骑士团以前是什么身份，什么立场，认识什么人，至少现在，你已经彻彻底底融入了我们，是我们的自家人。对自家人，很多事是没必要隐瞒的。”

说完，李钰拍了拍肖恩的肩膀。

“以后，白银骑士团的情报渠道会竭尽全力帮你搜集消息。要是有什么发展，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多谢。”

“不客气，现在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话，就去干活吧，白银号的整体维修还要你的活跃！”

第 71 章 监守自盗

白银号在港口停靠了一整天，才终于摇摇摆摆地升空返航。

小行星带的一场遭遇战，让白银号承受了极其严重的伤害，以至于当时飞船降落在港口时，港口的工作人员还以为是太空垃圾坠落了。

而紧急展开的维修工作也遭遇了很多困难。

首先一点，理应在场主持工作的李钰和他的忠实拆台助手，以“前往夏京市区执行机密任务”为由，擅离职守，期间还切断通讯，使得白银号一时间群龙无首。

其次，白银号的结构非常特殊，加大了维修难度。这艘飞船经历过深度改造，很多地方都与乾星系内的常规飞船设计

迥然而异。因此港口的维修公司见到白银号时，甚至有些无从下手。

那么担当维修主力的，就只能是白银号上的自己人，维修公司只能提供一些常规辅助服务。但偏偏最熟悉白银号的机修师陈三万在战斗中不慎扭伤了腰，卧病在床，无力工作。

再次，则是维修预算有限。这一点其实算是白银骑士团的顽疾，这个组织虽然以收费高昂著称——就连堂堂南家大小姐也只点得起新人优惠套餐。但同样的，白银骑士团的开销也非常巨大，所以李钰手上很少有丰厚积蓄。

而这次雇主南无忧的财政危机，也间接传导到了白银骑士团——护送任务的过程款和尾款迟迟没有音讯。这就使得白银号在维修作业时，连很多零部件都买不起，只能千方百计地予以变通。

最后一点则是时间紧迫：白银号并不适宜在【坤】停留太久，维修工程完成得越快越好！

事实上，无论白银骑士团有多少闪光点，它终归是个法外组织，在很多人看来它和白银骑士团才有稳定的安身立命空间。换作其他地方，被当地的安保部门忽然翻脸通缉，也不是不可能。

简而言之，白银号的维修工作，是既缺钱又缺人还赶时间，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让船员们用主观能动性战胜客观困难，简而言之，加班加点。

肖恩作为陈三万的“接班人”，在这个过程中责无旁贷，他几乎以一己之力支撑起了大半个维修工程，这一天的时间里，他只感到自己简直比当初遭遇战时还要忙碌，恨不得化身千万来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

最终，当李钰和白终于搭乘出租飞行艇姗姗来迟的时候，看到的是一艘浑身缝补痕迹，凄惨狼狈，却无疑可以正常运

转的飞船。比起一天前的那坨太空垃圾，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最大的功臣肖恩，已经如同电池用尽的加温棒一般，瘫痪在床了。

所幸是张好床。

船员们为了感谢肖恩的贡献，将他安排到了白银号的贵宾客舱休息，但绝地学徒躺在贵宾客舱的大床上，只感到四肢百骸都空乏无力，恨不得立刻倒头睡去，但过度的疲劳反而让人无法入睡，滋味着实苦痛难当。

对此，前来探病的李钰不吝赞美之词：“哈哈，不愧是骑士团的新人，躺在大小姐躺过的床上，感受着残留的余香，顿时就血气方刚，干劲十足，连觉都不睡了！”

肖恩对这种低俗调戏也不客气：“团长，别忘了维修工程是要收费的谢谢，作为红杏小队的成员，没理由提供免费服务。”

李钰也不含糊：“没问题，等大小姐的尾款到账我就付费。你要是急着要钱，我可以把债权廉价转让给你。”

对于这种明目张胆制造三角债的行为，肖恩沉吟了一下，说道：“等我回去让吕楠和你谈吧。”

“哈！？”听到吕楠的名字，李钰也是一惊，“不用这么狠吧？！算了，附送你个小福利：我在夏京城里，找到了【兑 9527】上的幸存者。”

这一刻，肖恩是真的彻底睡意全无了，他挣扎着爬起身：“真的！？”

李钰伸手把肖恩按下去：“我亲自出手，当然是真的。看这个投影，还有印象不？”

说话间，李钰身后的助手，已经默默地开启了手臂上的投影装置，投影出一个紧绷着面孔的光头壮汉。

肖恩的目光立刻就锁死了投影，再也移不开。

那个光头壮汉，他当然有印象。在【兑 9527】的庄园遭受软禁时，这个光头壮汉正是看守在庄园外围的安保战士之一！因为那格外闪耀夺目的头型，肖恩对他的印象也就格外深刻。

李钰笑了笑："有印象就好，他在那场乱战中幸运地存活了下来，回到了老家夏京。目前担任安保总局旗下的一家设备制造厂的管理职务，收入是以前的五倍以上，而且再不用冒着生命危险满星系出任务。为此，和他冷战多日的女友也同意了他的求婚……"

肖恩一时有些抓不到重点，李钰是想说这个光头因祸得福？

但很快肖恩就意识到李钰的言外之意：天底下没有凭空而来的因祸得福，这个光头之所以能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一定有什么原因。联系到他的幸存者的身份，那么真相呼之欲出。

"他被上级要求封口了？"

李钰说道："是的，关于庄园内发生的一切，不许告诉任何人。"

肖恩问道："但你显然有办法让他开口，对吧？"

李钰说道："放心吧，让一个刚刚开始过上幸福生活的人开口，根本用不着什么恶毒的手段。我直接伪装成他的上司，他就知无不言了。"

"他说什么了？"

"他说自己在战斗开始后不久就被爆炸的震波震晕了过去，醒过来的时候，海盗们已经退去，庄园内一片狼藉。而没等他搞清楚情况，安保总局前来支援的部队就赶到现场，接管了一切。他被安排到医疗船上，一路躺回夏京。伤愈后就得知自己已经被提拔成了某个小厂厂长，未来一片大好。"

肖恩顿感失望：这等于什么也没说啊！

李钰说道："这当然只是明面上的说辞，如果他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乾坤安保有什么必要开出这么优厚的待遇封他的

口？事实上这套说辞只是伪装，真相是：他猜出了那些海盗是南家自己请来的。”

“啊？”

第 72 章 走私

对于肖恩的惊讶，李钰耐心解释起来。

“事实上这也不足为奇，南无忧大小姐和她的管家，在违法乱纪方面显然是非常没有经验，所以做起事来破绽无数。作为当事人，冷静思考一下就很容易发现端倪：那座庄园是南鹤礼生前最看重的宅邸，因为地处混乱无序的小行星带，所以安保工作布置地非常严密。南鹤礼死后，庄园被安保总局接管，安保等级更上一层楼，哪有那么容易被一群乌合之众奇袭成功？”

“唔……”肖恩陷入沉思，事实上这个问题他之前也曾经疑惑过，但一直没来得及深思下去。现在看来，答案实在是简单粗暴又直接。

李钰解释道：“这对南家而言无疑是极大的丑闻，甚至会让数千年来共同进退的四大家族一道蒙羞。所以，在乾坤集团内部，人们可以利用这个消息去打压南家，但对外却要绝对保密，一定不能让一般百姓知道四大家族的人会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行为。”

“所以才会用优厚的待遇封当事人的口？”肖恩理解了这其中的逻辑，却不免失望。

因为这等于没有等到任何新情报。

李钰笑道：“然而这依然只是伪装。”

肖恩服气了：“你能不能直接说真相？！”

“很遗憾，并没有真相，所以我只能把搜罗整理来的情报汇总给你。回到这个光头，你有没有发现，乾坤安保在他身上做出了一个很不合理的判断：如果要封口，其实乾坤安保有更实惠又安全的手段。”

肖恩愣了一下，意识到李钰是在说杀人灭口。

的确，比起专门腾出一个厂长的职位，杀人灭口要方便多了，也保险多了。而在乾星系内经历过这许多事，肖恩也不觉得以乾坤集团的作风，做不出这种事来。

“事实上，我和这个光头‘聊天’的时候，听他提起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当时庄园里幸存下来的安保战士，大约有 20 到 30 人，但他目前还能联系到的只有不足 10 人。”

“当然，这本身并不说明什么，安保战士彼此间本就没有那么密切的联系，经历过一次风波后各奔东西，失联也很正常。但我细问之下，发现失联的人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海盗袭击时，他们大多留在庄园内。”

肖恩顿时想到了老师莫斯提马。

“所以我有这样一个猜想，那些失联的人，接触到了真正的秘密，所以被干净利索地永远灭口。而光头这样的人则是

被放出来的烟雾弹。让人误以为真相就只停留在南家丑闻这一层。”

肖恩思考了一会儿，认可了这个猜测。

“此外，乾坤安保的幸存者，好歹有光头这样摆在明面上的线索。但其他人却消失得堪称诡异。还记得你在逃亡时救下的那些仆人么？”

肖恩点点头，当时为了救李琼等人，他几乎是豁出命地以一敌百，怎么可能忘得掉？

“那么很遗憾的是，那些人现在全部处于失联状态。”

肖恩问道：“就算是你也找不到线索？”

“对，就算是我也找不到任何线索。但这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说明试图隐瞒真相的力量异乎寻常的强大。”

肖恩的心情不由沉重起来。

“也不用太过担心。”李钰安慰道，“失联本身并不是最坏的结果。据我所知，乾坤集团在处理灭口问题时，一向喜欢把事情做绝，比如像南鹤礼那样，把死讯公布出来，让所有人都绝了念想。相较而言失联实在太暧昧了。”

肖恩姑且接受了这个安慰，但一阵紧迫感也油然而生。

或许失联的确不是最坏的结果，但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是好的结果……虽然他对师父莫斯提马的本事有相当的信心，但也不认为师父能单枪匹马就掀翻整个乾坤集团。

而现在看来，情况甚至比预期还糟，师父不但无法掀翻对手，甚至至今都无法脱身！

思及至此，肖恩只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

面对掌控整个星系的庞然大物，区区一介绝地学徒能做的实在微乎其微。而理性思考的话，这个时候也不该一个人逞强了。

肖恩问道：“团长，有办法把我送出乾星系吗？”

“送出乾星系？”李钰扬了下眉毛，对白说道：“帮我看一眼北河旅游的打折船票，到最近的殖民星要多少钱？”

白说道：“我不认为这个时候开低级玩笑有助于维系你玩世不恭的人设定位。”

被强行拆台的李钰无奈地耷拉下肩膀，说道：“算了，直说吧，我这次在夏京城里稍微调查了一下你的情况。”

肖恩微微紧张起来。

“放心，不是关于你的过去，成员之间不问过去的规矩一直有效。我调查的是，你的名字有没有挂在‘通缉榜’上。这份榜单只在乾坤安保内部流传，并不会对外公示，但毋庸置疑榜单上的人在星系内将寸步难行。”

肖恩问道：“我有上榜吗？”

“当然有，而且优先级非常高，比宁涛还高两个层级，看上去仿佛你才是杀害南鹤礼的真凶。”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肖恩面色阴沉下来，又问道：“所以我只能偷渡了？”

“理论上是的，你想要离开乾星系就只能偷渡，但我强烈不建议你这么做。理由有二，其一，你现在还欠着我一百万，你走了，这就是一笔坏账。对于现在已经坏账堆积，财务艰难的白银骑士团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肖恩实在有些佩服李钰这张随时随地都能开出玩笑的嘴巴，然后安静地等李钰说第二个理由。

“其二，偷渡的风险太大，成功的概率不到一成。”

肖恩不解道：“宁涛不是就成功偷渡了吗？”

“我说了，你在通缉榜上的优先级比宁涛高了两个层次，所以他可以走，你走不得。”

之后，李钰又耐心解释起来：“乾星系是个高度保守而封闭的星系，就连银河共和国的全息网都要在中继器层面经历一轮信息筛选。乾坤集团对跨星系的人员流动自然更是严防

死守。而偷渡，无论是自内而外还是反过来，都是一等禁忌！还记得之前我提到的走私商人孔璋么？”

肖恩点点头，对那个起了乾坤名的赫特人印象深刻。宁涛的出逃，就是李钰联系孔璋，在后者的协助下顺利完成的。

“事实上，赫特人一直都是乾坤集团的合作伙伴，他的走私生意直接服务于四大家族的所以才能让乾坤安保的人对其网开一面。否则就算是以赫特人的狡诈，想要让走私船避开乾坤集团的耳目，也是天方夜谭。”

“至于赫特人兼营的偷渡业务，当然也处于乾坤集团的监控之下。可以说，靠偷渡跑掉的，都是乾坤集团默认可以放掉的。而乾坤集团明令不能放的，孔璋也绝放不掉。”

“宁涛恰好就处在放与不放的分界线上，再高一层就绝对跑不掉了。而你比宁涛足足高两层，赫特人不但不会帮你，反而会动用他的走私力量对你围追堵截，毕竟通缉榜的赏金相当不菲。”

这个时候，白又适时补充道：“是的，李钰在得知你的悬赏金额后也颇为意动。”

李钰大惊失色：“一派胡言！我怎么可能意动！”

白默默地放出录音。

李钰连忙伸手把白的录音装置关掉，哈哈笑道：“一时冲动，不能当真。”

第 73 章 南于瑾

李钰和白的小剧场并不出彩，所以肖恩只能勉强挤出一个礼节性的笑容。

“呵，我知道，团长真想卖我的话，我现在早就被乾坤安保的人抓走了。”

李钰说道：“事实上，若不是你一直留在白银骑士团这个避风港中，恐怕早就被乾坤集团的天罗地网抓到了，应该说你当时的冷静救了你一命。”

“我欠团长一百万乾坤币，总不能逃债。”顿了顿，绝地学徒由衷地说道：“多谢了。”

“自家人用不着这么客套。”李钰对这种情真意切类的对话非常不适应，很快就转移了话题。

“偷渡的事虽难，也不是完全无路可走，赫特人能做的事，其他人当然也能，但这需要时间。白银骑士团虽然承接各种委托，但还真没独立做过偷渡业务，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肖恩再次情真意切道：“多谢了。”

“差不多得了！又不是漂亮姑娘，谢个没完没了的不嫌恶心吗？你的谢谢能换钱吗？”

李钰带着满腹牢骚而去，留下肖恩一个人在客舱中继续休息。

只是，躺在柔软的床铺上，肖恩却怎么也睡不着。与李钰的一番对话后，他心中酝酿的情绪比先前更多了十倍。

对师父的担忧，对南鹤礼之死的迷茫，对自身处境的不甘，种种情绪混杂在一起，呈现出的却是麻木二字，大脑如同灌了冷却液一般几乎运转不起来，以至于就连身体上的疲惫都似乎感受不到。

过了不知多久，白银号在一阵低沉的引擎嗡鸣声中缓缓升空。

肖恩躺在床上听着飞船的声音，思维不由自主地发散开来：左引擎运转时有杂音，显然冷却性能终归没有完全恢复，被导弹碎片凿穿的部分，还需要进行更彻底的整修；另外左翼的装甲和偏导护盾投射装置也都没有修复完毕，飞行时必须加倍小心；再然后……

带着纷乱的念头，肖恩终于感到一阵晕沉之意笼罩下来，不知不觉陷入酣睡。

******

与此同时，夏京市内，南无忧终于结束了一整天的会议，满心疲惫地躺倒在酒店房间的大床上。

床铺上的高级床具没有带来丝毫的温暖，女子想起这一日来的经历，只感到四周传来的是一阵阵寒意，让她不由蜷起了身子，咬紧了牙关。

小行星带经历的一场劫难并没有让她心冷，因为作为大家族的继承人，经历这种明枪暗箭早已是人生的必修课……然而当她来到夏京以后，却发现所有人都对她经历的一切表现得极度漠然。

没有贴心的嘘寒问暖，没有亲切的侍奉招待，甚至连基本的关心都欠奉，董事会的人只是将她送到酒店入住，然后在会议开始前通知她前往苍穹顶旁听会议，除此之外与她便没有任何接触。

态度仿佛是在应付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们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南无忧在小行星带经历了什么。

甚至更进一步说，南无忧只觉得自己能在小行星带逃出生天，对于董事会而言似乎是件意料之外的坏事。

“所以，现在就连董事会都是敌人了吗？”南无忧自嘲地呢喃着，将手中的被毯裹得更紧了几分。

就在此时，一阵敲门声响起。

南无忧顿时警觉起来，整个人似弹簧一般从床上跃起来，伸手摸到了床头防身用的小型爆能枪。

女子下意识吞咽了一次，强行平复下心情，过了片刻，待第二阵敲门声响起，她才强压下颤抖的语音，开口问道：“哪位？”

门外传来一个温和的男子声音：“无忧，是我。”

南无忧愣了一下，那熟悉的声音，让她心中不由浮现出一阵错愕。

“二叔？”

门外的来客，正是她的二叔，也是南鹤礼的亲弟弟，南于瑾。

对于这个人，南无忧当然不会感到陌生，在她很小的时候，南于瑾便常来家中作客。

印象中，那是个亲切，温和，对任何人都笑脸相迎的阳光男孩儿。

比起接受家族正统教育，做事一丝不苟的南鹤礼，南于瑾要自由活泼得多，也散漫不羁得多。而比起一事无成的幺弟南千禹，南于瑾又显得才华横溢，闪耀夺目。

在南无忧很小的时候，那位常给她带各种惊喜小礼物的二叔，甚至比亲生父亲还要更显得亲近。

然而不知为什么，随着南无忧渐渐长大，南于瑾却与家族渐行渐远，最终甚至变得若即若离。以至于南无忧越来越少见到他。

多年过去，在南无忧的记忆中，南于瑾的面容甚至都变得有些模糊起来。

此时此刻，再次听到南于瑾的声音，南无忧只觉得五味陈杂。

关于南于瑾和南鹤礼的旧日回忆涌上心头，滋味酸楚却无比温暖。南于瑾是南无忧此时仅存的至亲之人，在这个冰冷淡漠的星球上，那温和的声音就仿佛点燃了一堆火……

但南无忧的纷乱心绪只维持了短短一瞬间。

在父亲死后，年轻的女子已经失去了沉浸温暖的资格。

她强迫自己理性思考。

南于瑾是家族至关重要的人物，作为南鹤礼的亲弟弟，在南鹤礼意外身亡，董事会形势云波规矩之际，南于瑾对家族事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事实上，在南鹤礼死后，南无忧本来第一时间就想到要争取南于瑾的支持，但南于瑾当时却偏偏不凑巧地在乾星系外旅游，完全联系不上。

而南无忧最信任的心腹南载舟，则一直在以各种方式暗示她：南于瑾此人不可信。

当时的南无忧，正因父亲的突然去世而感到六神无主，小叔南千禹的意外死亡更是让南无忧深陷恐慌。绝境中，南载舟几乎是她唯一的心灵支撑，南载舟既然说南于瑾不可信，她也只能接受这个结论。

但是现在，南载舟已经死了，南于瑾却回到了她身边。

所以，这是巧合吗？是厄运将尽，否极泰来之兆吗？还是说……

南无忧摇了摇嘴唇，以轻微的刺痛让自己更加冷静地思考下去。

现在她可没有资本去作白日梦，把事情想得太美好只会让自己失望。何况南于瑾的到来实在有些蹊跷。

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造访？门外的声音虽然温和，却透着疏离，南无忧无论如何都没法将他和童年时那个阳光灿烂的人划等号了。

第 74 章 信任

门外，南于瑾仿佛感受到了南无忧的顾虑，并没有第三次敲门，而是略带急切地问道：“听说你路上遭遇了凶险，有没有事？”

南无忧心头不由微动。

到夏京以后，这是第一次有人问她关于小行星带的事。本该理所当然的问候，现在却有种弥足珍贵的感觉。

但她此时却不想回应这个话题。

这一趟旅程，有太多不方便说的秘密，比如她与白银骑士团的联系，比如南载舟的死。

所以南无忧选择了沉默。

门外，南于瑾也没有再纠缠这个话题，叹息一声后，温言解释道："我刚刚才从缪尼林斯特回到家乡，大哥的事，我感到很遗憾。"

南无忧忍不住勾起嘴角，讽刺地笑问："缪恩人的地盘里，消息都是那么闭塞的吗？"

"事实上，我在抵达缪尼林斯特之前，飞船不幸发生了故障，迫降在了一个荒芜星球，一直到修理完毕才回归原来的航线。所以我得知这边的事情，已经是很久之后了。"

南无忧默然不语，二叔的这个解释堪称无懈可击，事实上这似乎也是最合理的解释——南鹤礼意外去世后，无论南于瑾与他的关系如何，总归应该及时站出来表态。失联实在是最差的选择，这极大影响了他在家族内的支持率。

所以，理性上说，二叔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只有遭遇意外，才会在最应该出现的时候失联。

门外，南于瑾又说道："这段时间，无忧你真的是辛苦了。看起来集团的人并没给你应有的尊重。"

南无忧不乏讥讽地说道："安排我入住夏京市内最豪华的还不够尊重吗？"

南于瑾叹息道："四大家族的继承人，什么时候沦落到要在地上安住了？苍穹顶上，你父亲的房间还一直空着呢。"

听到这里，南无忧心头一乱。

父亲的房间……在她很小的时候，南鹤礼曾经带着她登上苍穹顶，在那个绿树环绕的小屋里短暂度假，那段美好的时光永远保留在她的记忆中。

然而此时此刻，唤醒那段记忆却只让人黯然神伤。严肃却不乏温情的父亲已逝，就连他的遗产都已遥不可及。

南无忧轻出了口气，悄然收好爆能枪，强迫自己整理好情绪，迈步来到门前。

她当然没有信任南于瑾，但此时此刻，想要夺回父亲的遗产，夺回那间承载了她美好记忆的小屋，南于瑾的支持是绝对必要的。

无论这个二叔是真心实意想要帮她，亦或别有图谋。

就算虚以为蛇也好，该面对的总要面对。

女子打开门，对着面前那位身材略微肥胖，却不失优雅风度的中年人躬身一礼。

“很抱歉让二叔久等了，我刚在换衣服。”

“是我该说抱歉，这个时候冒昧打扰。”

“请进吧二叔。”

而后，南无忧将其请入房间，在客厅落座。

“抱歉，二叔，条件简陋。”

南于瑾摇了摇头，说道：“自家人何必在意这些？真要道歉，也该是我这个在关键时刻没能发挥任何作用的无能二叔向你道歉。你最困难的时候我却不在你身旁，实在是惭愧。”

南无忧说道：“没关系，二叔你也是没有办法……”

“现在我回来了，一切交给我来处理吧。集团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咱们这就回苍穹顶，没必要在这里住。”

南无忧闻言一怔，继而认真审视起南鹤礼，从对方的一言一行，乃至微表情的变化中，她都只能看到一片赤诚。

一时间，南无忧实在很想放下戒备，真的将一切都交给这位曾经关照过她的至亲之人。但几乎同一时间，父亲那冰冷的遗体便闪现在脑海中，强迫她重新打起精神。

南无忧轻声说道：“感谢二叔一片好意，但是，其实住在这里也不错，苍穹顶……我并不放心。”

南于瑾惊讶道：“不放心？这是从何说起？”

南无忧直视着南于瑾的双眼，问道：“二叔，你认为父亲的死是意外吗？”

南于瑾顿时收敛了表情，同样认真地直视着南无忧。

“当然不可能是意外，四大家族的首脑人物死于意外的先例的确是有，但以大哥的行事作风，意外这两个字对他几乎是绝缘的。”

南无忧立刻追问：“所以二叔你也怀疑是乾坤集团所为？”

“也不必怀疑，有能力置一个家族首脑于死地的，只会是乾坤集团。”

南无忧于是嘲讽地笑问：“那我现在入住苍穹顶，算不算自投罗网？”

南于瑾却笑不出来，他认真地回应道：“你应该很清楚，乾坤集团是个很大的概念，南家本身也是乾坤集团的一部分。害死大哥的或许是乾坤集团，但一定不是整个乾坤集团！”

南无忧沉默以对。

南于瑾微微向前探过身子，语重心长道：“无忧，你千万不能想岔了这一点。如果你将整个乾坤集团都视为敌人，那么乾星系的每一个角落对你而言都是‘罗网’！相较而言，苍穹顶毕竟是四大家族的元老议会共同管理，反而比地上要安全。”

南无忧问道：“父亲的死，难道没有元老议会的授意吗？”

南于瑾说道：“那么你和我能活到现在，同样也是元老议会的授意。无忧，我知道你想要表达什么，但这个时候和元老议会闹别扭并非明智之举。大哥去世后，你就是这个家族的掌舵人，这其中的分量，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

南无忧当然清楚这其中的分量——可谓千钧之重。

所谓掌舵人，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呼风唤雨。很多时候，成为掌舵人，更意味着无奈与妥协。

南无忧就算明知道害死父亲的人就在乾坤集团内部，但她依然不能与乾坤为敌。甚至为了顺利继承家产，她还要加倍依赖集团，在那些元老眼中表现出顺从的姿态。

事实上，她此行前来夏京，正是为了展示身为晚辈的顺从。只是她却没想到，夏京对她的反应比预期中还要冷漠。

如今唯一能够依靠的，就只有眼前这个多年未见的二叔。

南无忧思考了一下，试探道："二叔，你真的认为，我能担当起家族领袖的重任吗？"

南于瑾说道："你一定可以，也必须可以。大哥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这是你责无旁贷的使命。而你从小到大，也一直都是以此为目标而努力的，我相信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而在此期间，我会尽我所能帮你。"

南无忧心道：简直是完美的答案。

从二叔的话中，南无忧听不到一丝一毫的贪婪，对方仿佛从来没有想过：此时此刻，若是南无忧也意外身亡，那么他很可能就是南家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了。

他似乎只是想全心全意帮南无忧继承家业。

能有这样一个贴心的二叔，当然是南无忧求之不得的事，但是，天底下会有这么好的事吗？

就连曾经最为信赖的心腹南载舟都能背叛，她又凭什么相信一个只是表面看来诚恳无私的南于瑾呢？

南无忧想到这里，甚至不由暗中自嘲：自己是不是多疑地过分了？如果谁都不信，难不成凭她一个孤家寡人，就能摆脱困境吗？

不信任又如何，她有的选吗？

于是，南无忧在沉吟片刻后，轻轻试探道："我记得二叔一向不太喜欢家族里的事啊。"

南于瑾却说道："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其实我只是不太喜欢和大哥共事罢了。"

第 75 章 苍穹顶

南于瑾的回答，让南无忧吃了一惊。

“二叔你和我父亲关系不好吗？”

“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我和大哥从小就关系不好。他是那种家长似的哥哥，总喜欢代父母来管教我这个不听话的弟弟。而我嘛，又是那种自由懒散惯了的性子，最受不得管束，这样关系能好才怪。只不过在你面前，我俩总要表现得兄弟和睦，而你当时还小，看不出来罢了。”

南无忧听了，心中越发觉得古怪。

表面来看，南于瑾仿佛是在自曝其短，但其实这种自曝其短，反而更有利于丰富他的人物形象。

一个十全十美的二叔，只有不谙世事的少女才会信以为真，但凡稍微见识过一点风浪的人也该知道，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童话故事里那么美妙的人和事，过于完美的一定是伪装。

很多时候，适当的抹黑，反而有利于增加可信度。

而南于瑾现在所作的，正是在适当抹黑自己。

所以，这让南无忧该作何感想呢？

正想着，却听南于瑾又说道："但我和大哥也只是少年时候有微不足道的矛盾罢了。随着年岁渐长，我其实越发尊敬大哥。因为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之所以能活得无忧无虑，甚至为所欲为，关键就是前面有个为我遮风挡雨的大哥。他继承了家业，也就继承了最为沉重的负担。一年下来，他真正自在的日子能有几天？反而我却能东奔西跑，四处逍遥。"

南于瑾说着，微微扬起了头，仿佛陷入了回忆之中。

"还记得你小的时候，我送了你一箱蒙卡拉马里人的机械工艺品，你爱不释手。当时大哥看我的目光里满是羡慕。你知道吗，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大哥羡慕他人的眼神。他自幼就是四大家族的模范继承人，也是我的模范兄长，无论做什么都游刃有余，这样的人有什么必要羡慕他人？但那个时候，他却分明是在羡慕我，羡慕我的自由自在，羡慕我能给你带来你喜欢的礼物，而他却连为女儿挑选礼物的闲暇都没有。"

说到此处，南于瑾惆怅不已，而南无忧更是眼圈微红。

一半是假，一半也是真。

南于瑾的这番话是真的戳中了要害，勾起了她的哀思。

然而南无忧却一半是无奈，一半是自嘲地发现，自己即便是在哀恸之中，脑海中也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样的想法：

人设牌打完，就开始打感情牌了？二叔真是扮演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角色啊！为了取信自己，他提前演练了多久？

南无忧脑海中的冷嘲热讽，并没有影响她的实际表现。

她垂下头，轻轻抹着眼角，以柔弱的声线说道："二叔……"

南于瑾说道："抱歉，不该对你说这些，只是一时有些情不自禁。但总之，就算是为了报答大哥这些年来对我的恩情，我也会尽全力帮你顺利度过这段痛苦的磨合期。"

"多谢二叔。"

"客气什么，这本就是我该做的事啊。好了，咱们也不要在这里闲话了，尽快去苍穹顶吧，先前你参加的会议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会议前后，你要和集团董事会的成员打好招呼。而在地上的酒店，可没法和天上人打招呼。"

"好的。"南无忧点了点头，没有丝毫犹豫就跟了上去。

毕竟，她别无选择。

******

在夏京市正中央的城市广场上，有一座宏伟的太空电梯，连接着城市与大气层外的苍穹顶。那宛如乾坤神话中擎天玉柱一般的建筑，既是闻名星系的人文景观，也是专属于极少数特权阶级的交通工具。

唯有乾坤集团认可的人，才有资格通过太空电梯前往苍穹顶，立足于夏京之上，掌控辐射整个星系的庞大权力。

南无忧和南于瑾正是这样的特权阶级。

当两人来到电梯门前时，负责看守的卫兵，毕恭毕敬地为两人打开了大门。

"身份确认完毕，南于瑾大人，南无忧大人，请进吧。"

越过看门的卫兵后，南无忧轻声嘲讽道："昨天他们还告诉我说，我的通行证尚未完成注册，所以就算明知我的身份，也不能让我搭乘电梯。还说什么规矩所在，无有例外。想不

到电梯的通行证注册起来这么快？还是说苍穹顶的规矩一夜之间就地覆天翻了？”

南于瑾叹了口气：“无忧，不要被这种小事左右你的情绪。大哥去世得太过突然，尚未做好权力交接，而你年纪尚轻，家族内外必然会有人企图兴风作浪。但元老议会定下的规矩依然还在，你仍是家族的第一继承人，所以只要你自己不自乱阵脚，这一切终归只是癣疥之疾。比起你正式接掌大权以后所要面对的风浪，眼下的一切都不值一提。”

南无忧正色道：“我明白了。”

“所以不要想太多，有我在，就不至于让那些跳梁小丑得意太久。这次上去，先和几个带头人好好招呼一下，这也是为你今后逐步接掌权力开一个好头。”

不多时，两人就沿着电梯通道来到大气层外的苍穹顶。

电梯门敞开后，映入南无忧视野的是一片古朴风景，一座木质的牌坊立在正前面，上面以苍劲有力的笔迹写着“苍穹顶”三个字。

牌坊后面是一片绿意盎然的山水园林。乾坤集团以近乎奢侈的方式，在太空站中重现了星球表面的自然之景，其中一草一木的设计和栽培，莫不经过精心雕琢，令人一眼看去便觉心旷神怡，全然不会有一般太空建筑内的狭仄之感。

而园林中的茂密花木，包裹着一栋栋红砖玉瓦的精美小楼，在园林边缘，还可依稀见到市集模样的繁华街道。

这就是苍穹顶上，专供极少数特权阶级使用的生活区。如南鹤礼这样的集团董事会成员，都会在园林中拥有自己的专属房间。

而越过这片山水园林，来到苍穹顶的上一层，入目便是一座庄严肃穆的金红大殿，木石结构的建筑立于高高的石阶之上，令人一眼看去便感到莫名的压力。大殿左右两侧各有密

集的建筑群，那是苍穹顶的办公区，来自星系各地的权贵们，就是在这里商讨着那些足以影响千亿人的战略决策。

昨天，南无忧正是在议事大殿中旁听了关于集团金融战略调整的高层会议。南明资本作为集团内首屈一指的金融巨头，对于金融战略本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发言权，然而整场会议下来，南无忧别说开口讲话，甚至没有资格旁听全程——在会议结尾时她就被人“毕恭毕敬”地请出了会场。

第 76 章 偶像的崩塌

依照乾坤集团的章程，南无忧作为南明资本的继承人，在没有正式接掌权力之前，的确只有旁听半场会议的资格。然而即便如此，她终归是四大家族的继承人，用生硬的规矩来要求她，本身就是莫大的轻视。

在会场外，南无忧甚至感到自己比在小行星带遭遇伏击时还要危险无助。

此时“故地重游”，她心中难免感慨万千。

接下来要上演的，多半会是跳梁小丑们在英明神武的南于瑾的光芒下溃不成军的戏码了……虽然明知这一切可能都只是剧本，但她心中其实还真有几分期待。

而南无忧也没有隐藏这份心情——不如说将这种急于报仇的心态展露出来，更容易营造出一种无害的形象。

“二叔，接下来，要为昨天的事讨个公道吗？”

南于瑾却叹了口气，没有扮演什么光芒万丈的英雄，而是说道：“无忧，千万记得，我们并不是来讨公道的。在苍穹顶上，公道并不重要，如果你执着于所谓公道，就难免被人瞧不起。”

南无忧露出不解之色。

南于瑾说道：“这番话说来的确有些不好听，但试想一下，若是苍穹顶真的公道，那么凭什么乾星系的漫长历史中，始终都是四大家族占据主导？因为四大家族的人才比其他人更加优秀吗？”

这个问题有些出乎南无忧的预料，它直接触及了乾坤集团的统治根基，无疑是一道超纲的题。

南于瑾笑了笑，又问道：“甚至四大家族内部又何尝有公道呢？比如，长子继承制就公道吗？”

这个问题，却是让南无忧心头猛地一跳。

南于瑾笑了一声：“对于我本人来说，的确可算公道吧，大哥比我要优秀得多，我是心服口服的。但四大家族的漫长历史上，不合格的长子简直数不胜数。事实上真正顺利执行的长子继承制，在无数次权力交接中，也最多占到一半吧，篡位谋逆者数不胜数，因为这个继承制本身并不公道。”

南于瑾顿了一下，仿佛在观察南无忧的反应，见她一脸认真地听着，便又笑道：“但不公道又如何？历史上那么多雄才大略之辈，也没见谁去推翻这份不公道，所以，公道与否并不重要。”

南无忧问道：“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

南于瑾伸手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是这里。”

南无忧露出疑惑的表情：“智慧吗？”

“错了，是想法。”南于瑾说道，“智慧只会让人精于算计，执着于利弊得失，进而去追求所谓公道。但公道本身却是对四大家族统治的根本动摇。所以比起智慧，苍穹顶上更看重人的主观意愿。”

南无忧更加不解：“什么意思呢？”

“我希望事情这么做，于是事情便这么做了，不必讲究什么利弊得失，更不用在乎正义与公理，言出法随，为所欲为，这才是权力二字的核心。记住，是四大家族的人掌握权力，而不是权力掌握四大家族，不要作权力的傀儡。”

南无忧只听得头皮微微发麻。

二叔真的知道他在说什么吗？将四大家族比作为所欲为的暴君，他是要颠覆乾星系的统治基础吗？！

而且，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和自己说这些话？想要怂恿自己成为骄奢淫逸之徒，惹恼董事会，进而丧失继承资格？还是说他有什么胆大妄为的行径，需要这种借口来开脱？

一时间，南无忧只感到脑海中念头纷乱如麻，一阵茫然无措。

南于瑾见此，不出所料地笑道：“难以理解吗？也对，你现在这个年纪，所学所见，多是书本上那些古板之论，要理解现实还为时过早。大哥恐怕也没来得及将他真正的本事教给你。”

南无忧听到这里，忍不住反驳道：“父亲并不是那种人！”

南于瑾停下脚步，沉默下来。

过了很久，中年人摇了摇头，语重心长道：“这些年我心中一直有愧于大哥，所以有些话其实并不好说出口。但是无忧啊，现在大哥不在，也只有我才能对你说一些逆耳忠言了，希望你能见谅。”

南无忧气急反笑，轻声说道：“请二叔不吝教诲。”

“我承认大哥是个非常优秀的领袖，对家族内的事务他大多处理得公正得体，但他终归是董事会成员，是被四大家族元老议会共同认可的自己人。所以他没有资格独善其身，当集团需要他成为蛮横专断的暴君时，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比如呢？”

南于瑾说道：“比如，董事会成员不单单要对自己的家务事负责，也要对整个集团的战略负责。那些不公道的战略决策出台时，你父亲作为有资格表决的成员，同样需要负责！”

南无忧皱起眉头，顿感语塞。

“5 年前北河集团发生债务危机，乾坤集团发动宣传机器，动员了海量的民间力量去填补窟窿。那笔资金最终只有一半落到实处，余下一半却分润到了各位董事的腰包中。而大哥在小行星带的庄园改造工程，用的正是那笔钱。”

南无忧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这不可能……不可能的！”

“如果只看财务报告，当然会觉得不可能。但别忘了南明资本有整个星系最高明的会计，任何账务都可以做得天衣无缝！”

“但是……”

“没错，从基本逻辑考虑，你同样会觉得不可能：大哥贵为家族领袖，名下资产不计其数，改造一个庄园何需用这样的手段？但是，那笔钱若是大哥不拿，却让伸手拿了的人如何看？他不缺钱，难道董事会人人都不缺钱？何况有谁会嫌钱多扎手？所以，同流合污是必然的选择。”

南无忧听到此处，双拳已经握得指节发白，头脑中更是嗡嗡作响，只感到自己熟知的世界正在片片崩塌。

尽管刚才的一切都只是南于瑾的空口白话，但南无忧很清楚对方并没有说谎。

没有人可以清清白白地做到四大家族领袖的位置上。这一点，作为继承人的南无忧，比任何人都要清楚。事实上，她

此前为了夺回父亲留在庄园内的遗产，不惜私下联系海盗，已然是突破了乾星系内的法律。

南于瑾见南无忧无言以对，又说道：“我知道你一时还难以接受，毕竟这只是一个和你父亲关系不睦的中年大叔的空口白话。”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没关系，不强求，但有些事你早晚也要面对，所以先跟我来吧。”

第 77 章 公私分明

南于瑾当先带路，来到议事大殿一旁的建筑群中。

这片宛如迷宫的建筑群就如同是乾坤集团的大脑，其中，无数精英人士兢兢业业地为决策层建言献策。

很多人都调侃称：比起那座气势恢宏的议事大殿，乾坤集团真正的要害部位其实在于左右两侧的建筑群。因为只要有了那些智囊的辅助，就算是只坎原走地鸡也能成为合格的董事会董事。

而南无忧走入这个建筑群时，心中不由微感忐忑。

这里，是她作为南家继承人也从未有机会涉足的董事会禁地，然而此时在南于瑾的带领下却是如履平地，看守的卫兵甚至没有过问他们的身份，便毕恭毕敬地让开了路。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南于瑾在炫耀他在董事会的权势？

“无忧，不用表现得这么拘谨。”南于瑾走在前面，头也不回地叮嘱身后的女子，“你是南家的继承人，可以更加坦然一些。”

南无忧点了点头。

南于瑾又解释道：“诚然，这里是乾坤集团最精锐的智囊团所在，但智囊团始终只是服务人员，我们才是乾坤集团的主导。他们的智慧只有为我们所用时才有意义，就像是一台性能惊人的计算机。你会对计算机表示期待和敬重吗？”

南无忧轻轻吸了口气，再次点头：“我明白了。”

“不用急着明白，继承大哥的遗产不可能一蹴而就，咱们慢慢来，今天先来第一课。”

说话间，两人已经来到一间仓库模样的建筑前，门后立着一张办公桌，桌后有个头发稀疏而花白的枯瘦老人，双手如飞一般敲打着键盘。

南于瑾扬起笑容，招呼道：“南启文，好久不见。”

那枯瘦的老人愣了一下，回过头，推了推鼻梁上的辅助镜片，调整过焦距，才看清了南于瑾的面容，于是连忙站起身来，嘶哑着声音殷切地问候道：“原来是二少爷，的确是好久不见。”

“可别称什么少爷，早就是油腻的中年人咯。”南于瑾呵呵笑着，却没有再过多寒暄，而是直入正题，“昨天的会议纪要，你这里有吗？”

南启文扭回头，又调整过镜片的焦距，笑道：“这话说的，我们这些董事会秘书办的人，做的不就是这些事？”

“把全本复印给我一份吧，最近离家出游地有点久，都快跟不上形势了。”

“好嘞！”南启文毫不犹豫地在键盘上一阵敲打，完成了文档查阅、导出、复制的操作，最终将一片全息盘交到了南于瑾手上。

南于瑾说道：“多谢了，我会按时销毁的。”

“哈哈，二少爷不用那么死板，想看就随时看吧，反正本来也不是该瞒着你的事情。”

说完，南启文就再次俯首案牍，弓腰驼背地敲打着文稿。

南于瑾也没再打扰他，带着南无忧走出了房门。

一出门，南无忧便有些好笑，也略感好奇地问道：“这样也可以的吗？董事会的会议纪要应该是绝密文件吧？”

南于瑾一边将全息盘递给南无忧，一边说道：“是绝密，但我和南启文却有 30 年的交情了，所以我从他这里调文件，比大哥还要方便一点。现在，你多少明白我说的关系二字意味着什么了吗？”

南无忧接过全息盘，默然无语。

“好了，纪要文件回去慢慢看，接下来咱们去下一站。”

******

南于瑾所说的下一站，是一间位于建筑群中的独门小院。小院里几间精致的古朴建筑里，很多工作人员在跑前跑后，忙碌不已。

南于瑾热情地和每一个人打着招呼，然后找到了小院的主管——一位看上去年纪和他相差仿佛的中年女子，开口便道：“南菁，现在负责拟定董事会议程的人是谁啊？下次会议我需要他帮我添个列席成员。”

南菁面露难色：“这是保密事项，我这里……”

南于瑾叹息道：“唉，我也知道，所以才特意来麻烦你。毕竟我也不想因为这点小事去打扰逸波元老啊。”

听到逸波元老四个字，南菁顿时僵住了表情，仿佛被人拿捏到了要害。良久，她才松弛下来，说道：“好吧，反正元老议会也肯定会支持你。目前负责管理近几次董事会议程的是秘书局的陈路陈老……别说是我告诉你的哦。”

“放心，我怎么会出卖自家人。”南于瑾笑了笑，与南菁挥手作别。

走出院门，南于瑾便收敛了笑容，对南无忧解释道：“我和南菁的交情就远不如和南启文，所以打听个消息都要搬出我在元老议会的关系。换做是大哥，恐怕不用开口，南菁自然就把事情都给安排妥当，甚至不需要单独去找陈路。不过，谁让我不是大哥呢，所以接下来咱们还要去拜访一下陈路，让他来帮忙，所幸我和他的交情却是不错。”

南无忧说道：“二叔，其实不用这么麻烦……”

“不，必须这么麻烦。”南于瑾斩钉截铁道，“权力并不是放在那里等人准备好了再去摘取的花朵，而是被无数人觊觎、争夺的宝藏。你若是不能尽快展现出志在必得的姿态，那些兴风作浪的人，就会变本加厉。你应该也不希望昨天的事情重演吧？”

南无忧无奈，点点头不再争辩。

下一站是在苍穹顶的生活区，也就是山水园林之中。

秘书局的陈路，同时也是董事会的成员，作为四大家族中陈家的重量级人物，他在园林中有着自己的独立房间，而他大部分时候也都生活在这里。

虽然比不得地面上那些豪门庄园来得辽阔，但苍穹顶的奢靡，却是在精致的空间内做到了极致，衣食住行莫不有着匪夷所思的讲究，因此园林中很有一些长期住户。

南于瑾敲开陈路的院门后，便对门后那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拱手一礼：“陈老，好久不见了。”

陈路冷哼道：“南家的小子，少来这种虚假客套，有什么话你还是直说吧。”

南于瑾笑了笑：“这一路走来，实在口渴得很，陈老能不能赏杯茶水，咱们边喝边聊啊？”

陈路瞪了他一会儿，却终于绷不住脸孔，笑骂道：“臭小子，也一把年纪了，还是没个正形。想蹭我的茶叶，门也没有！只有白水，喝不喝随便！”

南于瑾说道：“陈老，您这边的白水，可都是从小行星带采集的天然冰所化，能有机会畅饮，我当然……”

“没人让你畅饮，就一杯，喝完就滚吧！”陈路说到此处，眉目却是完全舒展开来，脸上一片笑意。

之后，陈路便带着两人进了他的会客室。

空间不大，却处处透着周到细致，从座椅到书桌，从展柜到观赏绿植，房间内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为住户量身打造。然而反过来说，这份细致周到也无疑会透露出主人的很多信息。

例如，陈路腰椎不好，所以座椅上的靠垫格外柔软；他是左撇子，所以书桌上的全息平板和办公用具都摆在左侧；他对货币收藏情有独钟，展柜中展示了超过 100 种实体货币……

这些个人信息，用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通常只有特别亲近的人才会被招待进来。

所以南无忧着实吃了一惊，她是真没想到，二叔的人脉居然这么广，就连陈家的人也会卖他的面子。在她的印象中，父亲曾经多次抱怨过陈家的人非常难相处。

这就是南于瑾想要炫耀的吗？

而南于瑾落座后便开门见山道：“陈老，这次前来叨扰，除了讨茶讨水，最重要的是为我这个侄女讨个董事会的席位。”

陈路喝了口茶，轻叹道：“你小子还真开得了口！这几十年来陈家和南家贸易摩擦不断，我凭什么要给南家的丫头讨好处？”

南于瑾笑道：“因为陈老公私分明啊，陈家和南家或许有些许矛盾，但陈老还不是招待了我这个南家人来喝茶。”

“公私分明这个词是让你这么乱用的？而且这里只有白水，没有茶！别想顺杆爬！”陈路瞪了南于瑾一眼，而后说道，“你这话倒也没错，家族事务归家族事务，老二老三他们把我晾在集团决策层外这么多年，我也没义务为他们的脸面考虑太多。从我个人角度来看，非要把南鹤礼的女儿排除在董事会以外，本就是小家子气的行为。四大家族共同统治星系数千年，彼此之间早已是密不可分，一时打压最多出口闲气，但早晚都要还回来，真是何苦呢。”

南于瑾笑容更显热情：“这么说，陈老您同意了？”

陈路说道：“董事会的正式席位，必须由董事会集体审议表决，跟我说也没用，我最多让她成为列席人员。”

“已经感激不尽了。”南于瑾说话间，暗中冲南无忧使了个眼色。

南无忧心中暗暗叹了口气，跟在南于瑾身后向陈路行礼致谢。

“繁文冗节就免了吧，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陈路摆了摆手，又说道，“你父亲那个庄园，真是可惜了。”

南无忧闻言不由愕然。

好在南于瑾及时接过了话头：“只是被乾坤安保临时管制而已，何况对于我们来说，那种庄园随时都可以再建。”

陈路笑道：“好，那等新庄园建好，我送你们一斤茶叶作礼物。”

“感激不尽！”

对话到此为止，南于瑾将杯中的白水一饮而尽，冲南无忧试了个眼色。

南无忧也随之喝完了杯中水，起身告辞。

第 78 章 无法回避的问题

离开陈路的小院后，南于瑾便呵呵笑道：“恭喜你啦，无忧，陈路比我预想的要好说话些。有了他的支持，你在董事会里就不会再受冷遇了。别看他在陈家的政治斗争中失势了，但毕竟还是陈家的元老，影响力很强。你能取得陈路的支持这件事本身，就足以动摇很多中立方的立场。”

南无忧不得不承认南于瑾说得没错。

哪怕对方是别有用心也好，能帮自己拉到陈路这样的盟友，对自己而言都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南无忧才不相信这种好事会是平白而来，无需代价的。南于瑾已经释放了他的善意，接下来该轮到南无忧回馈了。

然而此时的南无忧，实在想不好该如何回馈这位手眼通天的二叔，而就在她陷入沉思之时，却听南于瑾又说道：“无忧，刚刚陈老提到了你父亲的庄园，你能听出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吗？”

南无忧闻言一怔，而后坦然答道：“不像是在谈庄园本身，更像是在交换暗号。”

“没错，刚刚我和陈路谈论的并不是【兑 9527】的庄园，而是‘分赃事宜’。”

“分赃？北河集团那笔钱吗？”

“没错，之前说过，北河集团的债务危机让四大家族不少人都捞得手软。其中大哥分到的赃款被拿来改建庄园。而陈路得到的赃款则用于在小行星带的设立天然冰开采站，专为陈家的少数人供应星系内最昂贵的水资源……”

南无忧听到这里，心中忍不住翻涌起了厌恶之感。

尽管理性上，她已经认可了南于瑾的说辞。作为家族领袖的父亲，不可能两手清白地统治家族。那个承载着她美好回忆的庄园，很可能正是建立在无数赃款之上。

但感性上，她实在不想过多谈及这个话题。

所以南无忧非常轻巧地将话题引开

“原来如此，但是我喝起来和普通的水好像也没有区别。”

“需要有区别吗？”南于瑾反问，“只要它足够珍贵稀有，就自然能成为人们最为推崇备至的玉液琼浆，那杯水中，浸泡着的是权势二字。”

说完，南于瑾又说道：“当然，这也只是我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人的一家之言，实际上陈路的开采站那边提交过一份报告，论证了小行星带中的天然冰蕴含丰富的微量元素，长期饮用可以延年益寿，百病不生。”

南无忧笑了笑：“的确有陈家的风格了。”

眼看话题已经转到不相干的领域，南无忧心中总算松了口气。

而此时再看向南于瑾，那位温和、微胖的中年人，似乎也变得更加亲切。

无论他究竟怀有什么样的目的，但此时此刻，在这个冰冷的乾星系首都，他都是自己唯一可以依赖的对象。

之后，两人又就陈家乃至四大家族的虚荣，简单谈笑了几句，让叔侄间的气氛越发融洽。

一直到彻底远离陈家的小院，南于瑾才回归正题道：“总之，看在过去共同分赃的面子上，陈路这层关系算是利用起来了。下次会议开始，你至少可以旁听全程。至于表决权，可能要再等一等。”

南无忧说道：“没关系，我相信属于我的，任何人也夺不走。”

“嗯，要的就是这份决心。”

南于瑾点头认可，对于南无忧这份宣言则显得波澜不惊，仿佛这的确是天经地义之事，无需置喙，也仿佛南无忧的决意根本不值一提。

“之后，先去大哥的房间休息一下吧。”

南无忧却摇摇头：“不必了，等我正式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后，再光明正大地入住吧。现在入住，无非是靠着二叔你的关系，我不太喜欢这样。”

南于瑾却不由愣住了，沉默了很久，嘴唇翕动了几番，才叹息道：“你的志向，比我想得还要高远。这很好，真的很好，大哥若是能见到你现在的样子，想必也会感到欣慰。”

南无忧垂下头，面显惆怅之色。

片刻后，南于瑾又问道：“那你之后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直接回董事会的会议已经结束，留在夏京也没什么意义了。”

“怎么会没意义？”南于瑾说道，“夏京才是乾星系的首都，四大家族的元老有一多半都住在夏京，你若是想顺利继承大哥的遗产，得到元老的认可非常重要。”

南无忧说道：“我知道。但现在的我，还没有资格与其他家族的元老平等对话。留在夏京，无非是跟着二叔四处跑关系。当然，我并不是在怀疑二叔的本事。但是作为家族的继承人，我不可能一直躲在二叔后面。父亲当初继承家业的时候，也是凭借自己的力量，一步步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南于瑾闻言再次陷入沉默，良久之后才一声叹息：“我明白了，这个问题上，倒是你比我考虑得更深刻妥当。嘿，难怪当初是大哥继承家业，我这个惫懒子弟，比他可真是差得远了。”

“二叔你……”

“好了，既然你有这份决心，那就尽快回去，好好整合一下南明资本的力量吧。虽然会有不少坎坷，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克服所有的难关，像大哥当年那样顺利成为当家人。”

“多谢二叔。”

南于瑾笑了笑：“我在夏京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可能没法陪你回家了。对了，你在这边怎么是一个人？南载舟呢？”

听到这个名字，南无忧的身体顿时变得僵硬起来。

这个话题，她实在不想提及，但南于瑾的问题合情合理，让人无从回避。一时间，她竟不知该如何作答。

南于瑾说道：“抱歉，我不是有意要打探你的家事，只是有些好奇那个一贯啰嗦的管家，怎么会放你一个人在夏京。南家的总部虽然在但这边也留有足够多的人手来照看你。总之，抱歉，我不会再问了。”

这般以退为进的姿态，反而更让南无忧感到为难。

如果南于瑾只是一个无关路人，她当然可以大大方方地点头说道，不问才好。

但他并不是路人，而是现如今南无忧最需要仰赖的助力，可以说是她的主心骨也不为过，而且他才刚刚释放了善意，帮南无忧解决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何况，就算南无忧不说，难道南于瑾就查不到吗？事情几乎都是摆在台面上的，他随便找人打听一下就能复盘全貌。

所以，南无忧根本没有办法回避对方的问题。

第 79 章 信任的积累

在沉默了好一会儿后，南无忧才开口说道：“二叔多心了，我不是信不过二叔，而是事情实在有些难以启齿。”

南于瑾说道：“那么，要去大哥的房间里说吗？这里毕竟不是说话的地方。”

南无忧看了眼近在咫尺的太空电梯，摇了摇头：“不了，早晚也会传开的——我猜苍穹顶上已经开始传了，所以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南载舟是叛徒，他安排了海盗企图暗杀我，还冻结了我的银行账户。事实上我现在急着回去，也是要尽快为自己的账户解冻，因为其他申请渠道都被阻塞了，呵呵。”

说到最后，南无忧甚至自己都觉得荒谬，不由得嗤笑出来。

堂堂南家继承人，却被自家的银行冻结了账号，而这还需要她本人去银行申请解封——天底下还有这么破落委屈的四大家族继承人吗?

南于瑾闻言，显得瞠目结舌，愣了好久才忍不住说道：“无忧，你是说真的？”

“二叔以为我会用这种事开玩笑吗？”

“南载舟可是服侍了大哥快三十年！他就像李琼一样，是经过元老议会也认可的贴身侍从，怎么可能会背叛南家！？”

南于瑾提到李琼，更是让南无忧心脏忍不住抽痛——那位对她忠心耿耿的女仆已经失联很久了。理应负责她安全的乾坤安保，却将一切事实都掩盖起来……偏偏南无忧又不敢催问地过于急切，毕竟海盗是她请的，她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清白。

南于瑾叹息道：“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家里到底都发生了什么啊，怎么一切都变了样？算了，我也不留在夏京了，咱们一起回家吧。路上，把事情详细和我说说，现在不是顾及什么颜面问题的时候了，无忧，你的生命安全比任何事项都更优先。”

南无忧说道：“我知道了。”

******

半日之后，在南于瑾的私人飞船上，南无忧终于将她近段时间的遭遇陈述完毕。

她努力地控制好了自己的情绪，将一连串的沉重打击平铺直叙地描述出来，仿佛是在以漠不关心地态度讲他人的故事，然而作为听众的南于瑾却是冷汗不断，呼吸渐急。

“简直是匪夷所思！”最终，南于瑾如此总结道，“大哥的死已经足够匪夷所思了，你后面的这些经历更是……元老议会的人究竟在想什么！”

南无忧讽刺地笑道：“我也很想知道，所以一直在拜托南载舟去问，毕竟能直接联系到元老议会的人是他而不是我，但结果你也看到了。”

南于瑾叹道：“大哥真的应该再早几年让你接班的，否则何至于被一个南载舟就隔绝了与元老议会的对话通道。”

南无忧的笑容更显讥讽：“应该说，若是元老议会真的想见我，又何至于被南载舟隔绝对话？”

这一次，南于瑾也无法反驳：“这一点的确说不通，不过在这里瞎想也没有用，等回家以后我再想办法去问问吧。虽然我不是家族继承人，但好歹跟几个老家伙还有点交情，软磨硬泡一下，应该能套出些话来。”

“二叔，多谢你了。”

“说过了不用谢，而且这件事也不是和我没有关系。元老议会能纵容大哥‘意外去世’，能纵容南载舟这区区下人设计暗杀你，当然也可以纵容别人来杀我，咱们可是最亲近的亲人，一损俱损的啊。”

顿了顿，南于瑾又问道：“另外，那个白银骑士团是怎么回事？”

南无忧下意识回应道：“谁知道呢，李钰隔三差五就会改名，之前还是叫白银教派来着……哦抱歉，我是说，那个组织一直让人捉摸不透，若非逼不得已，我也没想过自己居然会借助一个莫名其妙的海盗组织的力量。”

南于瑾纠正道：“那可不是什么海盗组织，白银的大名早在我和大哥小的时候就已经传遍整颗行星了，南家与白银的合作也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他们依靠南家获取各种生存资源，

南家则依靠他们维持荒废区的稳定，偶尔委托他们做些自己不方便做的事情。”

“但是我从没听人说过，白银的力量居然强大到这种地步——凭借一条自行改造的飞船，在埋伏圈中突围而出并反歼对手，这种事就算是乾坤安保的王牌战船也绝对做不到。”

南无忧自嘲道：“看来他们的收费昂贵，是真的很有道理。”

南于瑾说道：“这样的团队一般来说是花多少钱也请不到的，他愿意帮你，可以说是大哥的余荫，也可以说是你的运气。但是仅凭运气是远远不够的，这股力量你有必要更把握得更紧，在眼下这种异常事态中，白银足以成为你翻盘致胜的底牌。”

南无忧问道：“二叔对白银的评价这么高？”

“高不高，你自己心里也有答案。若不是白银，南载舟这一关你就很难过去。而之后你要面对的风险，也必然有很多是来自暗处。处理暗面，恐怕没有什么人比白银更专业——至少你不可能信得过乾坤安保吧？”

南无忧听到乾坤安保，不由攥紧了拳头，心中涌起一阵仇恨的怒火。

因为南鹤礼正是死在乾坤安保的严密看护之下，她最亲近的李琮，同样是因乾坤安保而音讯全无。

“那么，我具体该怎么做？对李钰坦言相告吗？”

南于瑾摇头：“不妥，归根结底，白银并不是自己人，据我所知大哥也好，再往前的南家当家也好，与白银的合作都是有限度的，从不会毫无保留地信任对方。事实上，对于荒废区成长起来的人而言，我们这些世家子弟是不可信的对象，所以他与你的接触也相当谨慎，对吧？”

南无忧承认道：“就连折扣价也非常高昂了。”

“而且经历过小行星带的埋伏以后，恐怕白银对你的信任也会大打折扣，毕竟他们也是受害人，而你甚至可以算是半个加害人。这种时候，你的直言相告只会让对方怀疑你的真实用意。我想，你不妨放慢步调，就如同培养客户一般，一步步积累彼此的信任。”

南无忧若有所思：“也就是说，不断发布委托，以熟悉彼此？”

“是的，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让白银的人逐步接近事情的真相，也接近南家的核心权力圈——当然只能是接近，我们不可能真的将外人纳入进来。以此来逐步赢得对方的信任。”

第 80 章 劳逸结合

在白银骑士团即将迎来一个大客户的时候，肖恩则迎来了一段充实的休假。

当他从过劳的沉睡中苏醒时，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红杏小队的地下基地，手环里还有李钰的留言：恭喜你获得了未来两周的休假时间，请在基地内安心休养，为下一轮加班加点做好准备。

肖恩当然不想浪费两周的时间去安心休假，与李钰一番长谈后，他心思也根本安定不下来。然而当他想要走出基地时，却被安平拦了下来。

“不好意思啊，不过休假是强制的，这段时间请你老老实实在基地里休养，不要四处乱跑。”

肖恩顿时吃了一惊："所以说我被监禁了？！"

安平挠了挠头，解释道："过去因为种种原因，白银组织里出现了好多加班狂魔，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然后英年早逝。本来可以辛勤奋斗，为组织添砖加瓦几十年的大好劳力，短短几年就变成了一笔不菲的抚恤金。这对组织实在太不友好，所以现在休假都是强制性的。"

肖恩闻言，也不知该佩服白银这被很多人视为海盗的民间组织，其福利政策居然还包含抚恤金，还是该谴责它居然造成过那么严重的惨剧。

但无论如何，这个规定对肖恩而言都是一种阻碍。诚然，连续执行了两次任务让他身心俱疲，一场酣眠最多也只恢复一半精力，可他实在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在休假上了。

南鹤礼死亡的真相还隐藏在迷雾之后，师父的安危也还是未知数，自己身上的欠款一块钱都没有减少……要做的事情还多得很呢。

然而肖恩正要和安平争取一下，却听对方问道："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当然有……"

"就凭现在的你，做得到吗？"

肖恩顿时语塞。

作为绝地学徒，肖恩不会妄自菲薄，但另一方面，在乾星系经历的一切更让他懂得不要妄自尊大的道理。就连无所不能的师父都陷入困境，区区一个绝地学徒，单凭一己之力，的确太过单薄了。

安平语重心长道："所以你势必要依赖他人的帮助，那么试想一下，你的急躁，会有助于获得他人的帮助吗？其他人看到你废寝忘食，不惜身体，就会跟着废寝忘食了吗？"

肖恩再次陷入思索。

安平则说道：“肖恩，你知不知道，在一个组织，比如一间公司里，最招人讨厌的是什么人吗？”

肖恩尝试答道：“强令加班的老板？”

“是个备选答案，但不算正确答案。“安平说道，”最招人讨厌的，是比你更努力上进，几乎无条件迎合上意的同行。”

肖恩有些不解：“为什么？”

“老板固然有种种可恨之处，但是老板与员工本就不在一个阶层，人们也早就习惯了上位者的种种刻薄。而且毕竟还要指着老板拿工资，恨又能恨到哪里去？可同行就不一样了，明明和自己是同一阶层，却不能同仇敌忾，甚至背后捅刀，这种背叛感是最容易产生恨意的。”

肖恩更加不解：“更加努力上进，迎合上意，怎么就算背后捅刀了？”

“因为那就衬得你不够努力上进，不懂迎合上意啊。”安平笑道，“如果大家都是一滩稀泥，老板也拿大家无可奈何，毕竟法不制众。可如果有人脱颖而出，老板就有了整治大家的理由。往大了说，那些努力上进的人，等于是以一己之私，损全体之利。”

肖恩仍有些难以理解：照安平这个说法，公司员工最好都去混吃等死？那最后公司倒闭，员工靠什么吃饭呢？

安平说道：“看来你的成长环境是太理想化，有些简单的道理反而想不明白。但无论你明不明白，只要记住这个结论就好：大多数一般人，并不喜欢身边的人太拼。你表现得越是急切，越可能欲速则不达。”

肖恩想了想，姑且先接受了这番有些荒诞的理论。

而且，李钰已经承诺过会帮他搜集情报，现在自己要做的就是充分信任他。以自己对李钰的了解，若是催促地急了，可能会产生反效果。

安平又说：“白银一直以来都推崇劳逸结合，哪怕是被很多人视为疯人院的红杏小队，大家在标准的工作时间以外也会选择充分的休息。”

肖恩很是怀疑地看着安平身上的汗水：“队长你是怎么休息出这一身汗的？”

安平说道：“刚去慢跑了 20 公里，顺便打了几套拳，怎么了？”

“……”

却见安平又忽然展颜一笑：“对了，难得休假，要不要陪我练练手？”

肖恩本想说自己休假时间宁肯去乾坤内网找资料，但还没等答话，就见安平忽然将左手向前一探，已抓向自己的肩膀。

肖恩下意识伸手去挡，却见安平的手臂在半空中如同绳索一般弯折，直接避过了肖恩的格挡，将手掌牢牢抓在肖恩的肩膀上。

“这是……真的弯折了？！”肖恩定睛一看，才惊讶地发现安平的手臂不仅沿着反关节的方向扭转，甚至还延长了少许，所以才呈现出了绳索一般的形状。

安平游刃有余地笑道：“吃了一惊吧。”

肖恩的确吃了一惊，点点头道：“想不到队长你还精通杂技。不过要是你额头上的冷汗能少一点，看起来才真的有游刃有余的气质。”

安平闻言终于绷不住面孔，咬牙切齿道：“严重关节脱臼的时候还能游刃有余，那就活见鬼了！”

下一刻，门外又传来许伯的声音：“队长，我这里倒是有一种灵丹妙药，可以让你任何时候都游刃有余……”

“给我滚！”安平头也不回地予以拒绝，顺便自己用机械的右手将脱臼的手臂重归原位，并小心翼翼地贴上巴克塔药膏。

肖恩则问道："队长，你是想教我像你一样自由控制关节？"

"自由控制谈不上，我只是能做出一些让常人措手不及的小动作。但这些小动作往往在战场上就能立判生死，试想如果刚刚我手中拿着匕首，你现在会怎样？"

肖恩设想了一下，发现结果的确不太乐观。安平的脱臼虽然会严重削弱他的出招力道，以至于他的手掌落到肖恩肩头时几乎没有什么冲击可言。可若是安平手持锋利的匕首，也不需要多大的力气，就能轻易切断对方的喉咙。

想到这里，肖恩的确对安平的杂技有了些兴趣。

众所周知，绝地武士们掌握着银河系最锋利的兵刃。

安平见肖恩有了兴趣，又补充道："除此之外，我还有些别的杂技可以教你，比如说……"

话音未落，安平那刚刚脱臼，还贴着药膏的左拳便闪电一般来到肖恩的面前，速度之快，几乎让绝地学徒不及反应，当他下意识的后仰头时，安平的拳风早已吹起了他的额前发丝。

肖恩不由再次回忆起了自己初来红杏小队时经历的入门测试，当时安平展现出的爆发力就已经让肖恩大感惊讶，而这一次，安平的动作虽然显得和风细雨，但速度之快其实更凌驾于测试之时。

肖恩由此断定，若是他和队长展开搏斗，除非将原力与光剑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否则无论怎么打也难逃一败。测试环节时的安平虽然赢得狼狈不堪，但其实那只是他不在乎狼狈不堪，本质上他是真的游刃有余。

只是，尽管肖恩已经极大高估了队长的战斗力，但是当他真正领略安平的花式杂技时，却发现对方的实力仍是超乎了他的预期。

第 81 章 进步

安平的杂技教室，位于地下基地的一间狭小训练场。这间训练场是安平为自己量身打造，花费了极大的心血。

一进门，肖恩就能体会到其中的不凡：这训练场虽小，内部设施却高度复杂，各种高强度金属打造的障碍物几乎挤占了训练场的大半空间。

场内空旷宽敞之处，大约有二三十个平方米，四周被半高不高的障碍物所包围，看起来有些像是室内格斗比赛的场地。

而狭窄逼仄的地方，则被分成多个部分：有仅只四五平米，却高达十余米的天井；有半米宽，一米多高的紧窄通道；还有被高低错落的障碍物切割成无数细碎空间的小广场。

“这是什么意思？”肖恩有些捉摸不透。

安平说道："环境训练室，想来你也清楚，实战环境和擂台环境一般来说都有极大的差异。而这就是我为模拟实战环境而设计的训练场了。"

肖恩对此高度怀疑，作为绝地学徒的他也算身经百战了，却还真是少见这么奇葩的环境。

安平看出了肖恩的疑惑，说道："一百场实战中，只要有一次这种奇葩环境，就能让你铭记终身。而当你经历几百上千次实战后，就会恨不得把所有的奇葩环境都提前体验一遍……好了，说得再多也不如实际上手一次。准备好了没有？"

结果不等肖恩回答，安平已经先一步出手。

这一次抢先手的则是安平的金属义肢。以肘关节为轴，以电磁力为驱动，安平打出了一记沉重有力的摆拳。

肖恩当然不会以血肉之躯硬挡，立刻后撤两步进行闪避。而安平则如影随形地追击过来，那电弧缭绕的机械臂左右出击，逼得肖恩狼狈不堪。

当日入门测试的时候，肖恩曾经用一记精彩绝伦的关节技拆掉了安平价值五万的机械臂，但此时安平显然意识到了肖恩的厉害，每次出拳都急促而稳健，丝毫不给对手可乘之机。而训练场内的狭窄环境，也让肖恩很难找到空间去缠抱安平，只能步步后撤。

三两招之后，肖恩就发现自己已经被安平逼得退入到训练场深处，四周的障碍物已经开始不断妨碍他的行动了。

"啧……"

肖恩向旁跨出一步，脚步尚未落地便感到脚趾一痛，原来脚下的地板上竟有一块四四方方的实心金属，肖恩这一跨步，直接将脆弱的小脚趾撞到了金属上，一时间险些冷汗都冒了出来。

而强烈的痛楚带来的本能反应，让肖恩的闪避反应略微慢了一拍，安平的重拳则恰好在此时抵到了肖恩的鼻尖上。

高压电击穿空气的特殊味道，已经清晰可闻。

肖恩无奈地耸耸肩：“算我输了，不过在这里，你的地利优势也太大了吧？”

安平说道：“这里的地形是受计算机控制的，我每次来时都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我的地利优势也谈不上有多大。当然，我在这里训练了好几年，对陌生环境的适应力的确比你更强……所以，准备好再来一次了吗？”

肖恩轻吐了口气，说道：“当然！”

******

然而第二轮切磋，肖恩却输得更快。

因为意识到环境极度复杂，且对战斗会有极大的影响，所以肖恩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会分散到环境上。结果就是直接被安平一个假动作晃掉重心后绊倒在地——地上那块实心金属差一点就撞到了肖恩的后脑。

安平伸手拉起地上的肖恩，问道：“感觉是不是特别难受？”

肖恩点点头，又摇摇头。

难受归难受，但此时肖恩也体会到了这个训练场的妙处。

这和他幼徒时期接受的训练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戴着头盔遮蔽视觉的幼徒，要凭借原力去应对训练球的射击，这要求绝地幼徒能充分信任原力的引导，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

肖恩最初的训练成果并不理想，因为他的原力敏感程度远远比不上圣殿中那些最优秀的幼徒们，没法像他们那样几乎一上手便在原力的指引下，有条不紊地闪避、格挡开所有的枪击。

但随着训练逐步深入，肖恩的成绩也稳步提升，直到他被莫斯提马选为学徒时，他的成绩已经不逊色于那些优秀的天才。

因为肖恩很懂得取长补短，他的原力敏感是短板，那就用卓越的身体素质、敏锐的思考能力、以及海量的实战经验去弥补。

他会比其他任何幼徒都更加刻苦地接受各种训练，会充分观察、记录训练球的行动轨迹，在原力的引导模糊不清时，用自己的思考、以及大量实践后形成的肌肉记忆去补足短板。

如今要做的也没什么不同，肖恩需要动用自己的全部力量，来适应这间地形高度复杂的训练场，并在其中应对一个近战能力更在自己之上的对手。

任务很艰巨，但越是艰巨，肖恩就越有兴趣。

“我准备好了，第三轮开始吧。”

安平略感惊讶：“心态真不错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说话间，安平已经毫不客气地俯身冲锋，一记有力的擒抱搂住了肖恩的腰，而后粗壮的大腿迸发出不可思议的巨力，推动着两人向前疾冲。

而肖恩身后不远，正好有一块横刺出来的金属条，若是被撞实了，肖恩怕是当场就有穿胸之厄。

却见危急时刻，肖恩猛地伸手刺向安平的双眼，同时膝盖猛地顶向安平的小腹。

安平大吃一惊，万万想不到肖恩在实战场内，还真是打出了实战级的表现——这种插眼撩阴的绝技，在任何一个正规的格斗竞赛的擂台上都是绝对的禁忌，也只有实战之中才会百无禁忌。而肖恩看起来年纪轻轻，文质彬彬，想不到这阴损的招数用出来竟如此熟练！

无奈之下，安平只好松开双手去挡肖恩的指刺，并抬起膝盖去挡肖恩的膝撞。

而肖恩则趁此机会挣脱安平的擒抱，一个侧身，恰到好处避开那直刺出的金属条，而后伸手在金属条上一推，借助反推力向旁闪去，窜入了一条狭窄的通道。

安平更加惊讶：肖恩这小子居然主动往训练场深处钻？他是觉得能比自己这训练场主人更适应环境？

这小子，果然来历不凡啊。

带着一丝兴奋，安平立刻追击过去。

然而才刚刚踏入通道几步，安平就迎来了迎面痛击。

原来肖恩就等在通道之中，躲在蜿蜒的通道中段的阴影处，手中持着一根不知从哪里掰下来的金属条，对准安平的面门直刺过去。

安平遭遇伏击，却是不慌不忙，直接用义肢将金属条攥到手中。而就在此时，却见肖恩早有所料一般松开了金属条，趁着安平的义肢抵在胸前，不得伸展的时刻，合身扑上，直接将安平推得重心不稳，向后跌去。

而通道的地面上，正有几块作为障碍物的凹起金属块，其边缘锋利，顶端尖锐，是上好的脚趾杀手。而若是从上面跌落，怕是五脏六腑都要受创。

危机时刻，安平低吼一声，双腿猛然膨胀起来，爆发出不可思议的巨力，与那白袍下隐藏着的宛如钢铁一般的腹肌一道，将他的身躯牢牢固定住。肖恩的全力扑击，就仿佛是撞在了钢板上，非但没有动摇安平，反而被反冲地向后踉跄。

安平没有错过机会，手中的金属条顺势向前一指，恰到好处地悬在肖恩眼前。

第三轮切磋，再次以安平的胜利告终，只是安平却殊无得胜的喜意，反而感到额头上已经微微沁汗。

刚刚只差一点点，他就要输在肖恩手上了……虽然这里面着实有大意轻敌的成分，但肖恩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仍远超他

的预期，才两个回合过去，肖恩居然就已经初步学会利用环境来打击对手。

“呼，你小子……进步可真快啊。”

肖恩闻言一笑，他最喜欢的评价就是这句话，作为一个乐于享受过程的人，他永远更重视提升本身。刚刚那短暂的交锋，正是肖恩动用全力去观察环境，思考对策，并付诸实践的结果。

虽然最终没能翻盘取胜，但距离胜利无疑比先前要近了许多。

只要再来一次，说不定就有机会。

“哦？这么积极？不用休息一下吗？真的不用？其实我蛮推荐你稍微休息……好吧好吧，不休息就不休息，来战第四回合吧！”

第 82 章 油尽灯枯

当许伯百无聊赖地跑到训练室来找安平和肖恩吃午饭时，训练室中仍不断传来拳脚交击的闷响。

肖恩与安平的身影在狭小的空间里不断交错碰撞，动作快得令人眼花缭乱。而四周那交错复杂的障碍物竟丝毫不能影响到他们的节奏，反而不时化为助力，让他们得以做出各种匪夷所思的动作。

不多时，伴随一声剧烈的金属碰撞声，这场战斗终于暂告一段落。

安平以金属义肢震飞了肖恩手中就地取材的长棍，取得了不知第几回合的胜利。

安平甩了甩仍发出嗡鸣的金属义肢，而后伸手拉起了浑身发麻的肖恩，摇头道：“不对不对，不是那么发力的。要想引导肌肉爆发凌驾常态的力量，必须要配合呼吸的节奏……说来你小子的肌肉质量有些高得异乎寻常啊，还没学特殊的发力方法，就已经有这么大力气了？你真的是纯血人类吗？”

肖恩没有回答，只是深感遗憾地叹了口气。

他明明已经用原力小幅度强化过身躯，居然仍不能压倒安平，在最直接的力量碰撞中屡屡落败……这个其貌不扬，睡眼惺忪的小队队长，才是真的不像纯血人类！

不过一上午切磋下来，肖恩也注意到了安平的发力诀窍，他总是能在关键时候，配合特殊的呼吸法，让肌肉得以在瞬时间超常发挥。尽管这种爆发只在一瞬间，但胜负的关键也在于一瞬间。

而每一个致胜的瞬间，安平都能稳稳地抓在手里。

肖恩感觉这一上午的切磋，已经让他获益匪浅，在这间地形复杂的训练场中，他已经比最开始要游刃有余得多了。可是面对安平却仍显得远远不够，对方就如同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总能恰到好处地胜过肖恩一筹。

不过，肖恩也根本不在乎切磋的胜负，哪怕输上一百次又怎么样？只要每次失败都能让他获得确实的经验，那就物有所值。而且，只要让他赢上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和许多次。

“队长，再来一次吧。”

安平的笑容已经麻木：“再来？你不用休息的吗？没必要这么过劳吧？你可是在休假啊。”

肖恩却仍维持着诚意十足的笑容，说道：“不用不用，还不累呢，更谈不上过劳。而且一般我休假的时候也不会闲着，总要做些训练和学习。”

安平讷然道：“我知道了，你真就是天生的工作狂……”

肖恩说道："队长你也是在休假过程中仍不忘慢跑，我觉得和你还挺有共同语言的。"

一边说，肖恩一边已经轻轻小跳起来，显出跃跃欲试的模样。

安平说道："我真的和你没有共同语言……"

话音未落，肖恩已经上前一步，主动抢攻。

而就在此时，训练室门口的许伯终于看不下去，重重咳嗽了一声，打断了兴致高昂的肖恩。

"我说你们两个，适可而止啊，午饭时间已经到了！"

肖恩看了眼许伯，说道："没事，我不吃了……"

许伯怒道："你不吃我们还吃呢！后厨那边吕楠已经等你们很久了！"

肖恩一脸不解："什么意思？"

安平叹息一声，解释道："小队休假期间，基地内的后勤人员一般也会放假，所以一日三餐都要我们自力更生。按照值班表，今天的确该是我带着你，和吕楠搭班做饭。"

肖恩问道："罐头呢？"

许伯怒道："早吃完了！而且吕楠做饭，谁敢提议要吃罐头？！"

肖恩想起之前吕楠那充满热情，不容置疑的菜肴，顿时心生寒意。

许伯冷笑道："明白了？所以不想食物中毒的话，就赶紧去后厨多帮点忙！"

肖恩点点头："我知道了，交给我吧。"

待肖恩走后，许伯才看向安平，一脸幸灾乐祸："队长，爽不爽？"

安平一脸冷漠地看着许伯，良久，身躯微微一震，从口中喷出血来。

许伯这才收起表情，连忙上前伸手搭向安平的手腕，感受着他那凌乱的脉搏，然后倒抽一口凉气：“队长你这是想领抚恤金了？这么拼？”

安平幽幽说道：“不拼就要输了啊……这小子真是邪门，进步之快简直匪夷所思，比当初小庄还要夸张！本以为我至少能在这个训练场里压他一两个月，结果一上午就险些翻了船。”

许伯骂道：“你这一上午的训练运动量，赶得上寻常时候三个月了！真以为自己跟肖恩那小子一样是血气方刚十几岁？你……是看到他，想起了小安吗？”

安平面色黯然，却点了点头承认道：“你不是也想起小安了吗？那孩子天赋比我更好，脑子也比我灵活。若是经历过正规一些的训练，若是早年间的基础能打得再扎实一些……如今看到肖恩，让人如何不想起小安？”

“你也一大把年纪了，该放下就放下吧，这么拼，就不怕过劳死吗？”

安平勉强一笑：“这不是基地里还有你这个神医吗？”

“呸！你见过37岁就衰老成这样的神医吗？还不是天天照顾你们这帮不省心的货色！每次给你们疗伤，感觉都会折寿！”

许伯一边骂，一边掐指算着，而后从药箱里摸出几枚黑漆漆的药丸，塞入安平嘴里。

安平咽下药丸后，顿时松了口气，随即笑着转移开了话题：“那些三流医药公司的全息广告节目里，总会有一个长得跟你差不多的老专家负责卖药……”

“那特么都是假药！队长你居然把我和那群庸医相提并论！？”

安平说道：“好了，别光顾着说我，你最好也做做准备，按照李老大交代的任务，这两周的休假期里，我们要把这小子彻彻底底改造完毕，其中你的教学任务也不轻松。”

“有什么不轻松的？”许伯不以为然，“我随便把我的草药笔记丢他几套，要求他倒背如流，这两周休假他就不用干别的事了。你还是担心一下自己吧，我看他对你的兴趣可是非同一般，恐怕根本没心思看我的医书。”

安平颇为自豪：“这可是我在历史悠久的乾坤搏击术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凝结毕生心血的精华，他有兴趣是天经地义的。”

“你还骄傲上了？有本事把我的药丸吐出来啊！”

安平顿时气焰萎靡了几分，说道：“没事没事，下午就轮到吕楠教学了，让她先头疼去吧。”

第 83 章 速射

安平的愿望可谓美好，然而不幸的是，吕楠在厨房里就已经感到头疼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女子一脸不耐烦地问道，“又是追问我香料来源，又是拦着我调配酱汁。”

肖恩展示着手中的全息书菜谱，说道：“我是说，副队长你不会做菜的话可以不用勉强，我可以教你。”

吕楠闻言，霎时间就感到一阵沸腾的怒火涌上心头，太阳穴附近的血管被急速流动的血液冲击着，以致隐隐生痛。

“你说，我不会做菜？”伴随一阵深呼吸，吕楠的声音显得冰冷而悠远，而其中的凛然杀意，更是让厨房里一只待宰的坎原走地鸡惊得龟缩在笼子深处。

肖恩却夷然无惧，认真点了头：“经过先前的亲口品尝，以及刚刚看你煮汤的手法，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做出结论，副队长你对厨艺真的一窍不通，而且毫无天分可言。不如说，反而在制毒方面……”

肖恩的逆耳忠言还没说完，吕楠已经毫不客气地动了手，这位身材高大更胜安平的女子，左臂一抖，猛然一拳砸向肖恩的面门。

然而肖恩才刚刚经历过安平的洗礼，正是对近战最为敏感的时候，见状不慌不忙，伸手缠住了吕楠的左手腕。

但就在此时，肖恩却瞥见吕楠垂在腰间的右手，在她的腰带上轻轻一扣……

肖恩毫不犹豫地放开吕楠的手腕，向旁猛的侧身闪躲，一道赤红色的能量束擦着他的肩头射向厨房的天花板，在金属板上灼烧出了一片焦痕。

肖恩余光瞥过，顿时也是服气：吕楠居然真的开枪了！？也对，她是小队的火力手，而非近战的攻坚手，能掏枪的时候当然用不着拳头！

但这又不是在战场上！

“副队长你冷静一点！”

“等你躺下以后我会慢慢冷静的。”吕楠以非常冷静的语调说着，同时右手不断拔枪速射，将厨房内打得火花乱冒，一片狼藉。

此时肖恩就格外庆幸，自己在幼徒时期经历过的严苛训练没有白费……作为绝地幼徒，即便以特制的头盔蒙蔽耳目，他也能在原力的引导下躲开遥控训练球发射出来的能量束。何况如今的他已经是绝地大师的弟子，身手远胜童年时代。

唯一的问题就在于，吕楠的射术，也比当初的遥控训练球要刁钻太多！火力更是比训练球要迅猛太多！

肖恩几乎顷刻间就被逼的手忙脚乱，不得不借助厨房内有限的家具设施作为掩护，以避锋芒。

吕楠看起来是真的生气了，她一边开枪，一边谨慎地选择射击位置，既能压缩肖恩的闪避空间，又能让肖恩无法逼近她。

肖恩只躲了几次，就感到自己的腾挪空间越来越小，中枪只是时间问题。

此时，肖恩就不得不感慨，吕楠这人看似粗线条，可本质上无疑是粗中有细，哪怕是盛怒之下，在关乎战斗的一切细节上她都做得无可挑剔。

可惜这份本事，却被她拿来针对一个坦率直言的队友！

肖恩躲在一个灶台后面，脑海中思虑千转，努力寻找着脱困的方法。

他轻巧地捡起地上掉落的一把餐刀，而后计算着吕楠的位置，考虑以抛物线的方式给对方一点干扰。

结果念头还没转完，就见一个圆滚滚的金属球以一个优美的抛物线来到自己面前。

博闻强识的肖恩，一眼就认出那是吕楠自制的闪光弹。

“卧槽！？”

与此同时，强光绽放。

作为一名超凡的火力手，吕楠对时间的把握可谓精妙绝伦，闪光弹根本没有丝毫的延迟，就直接在下落过程中引爆在肖恩面前。强光与强震的冲击，足以让任何正常人当场失去抵抗能力。

丢过闪光弹后，吕楠才谨慎地迈步靠近过来。

随着位置和视角的移动，吕楠很快就看到肖恩露在外面的一条腿，她抬起手枪，犹豫了一下，终归没有补枪。

然而，当吕楠绕到正面时，却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因为那个本该昏迷不醒的肖恩，仿佛是在陷阱旁埋伏等候的猎人，正等着吕楠送上门！在吕楠绕过来的瞬间，肖恩就丢出了手中的餐刀，直刺向吕楠持枪的手。

刹那间，吕楠连开两枪，肖恩丢出的餐刀被当空击落，另一枪则紧贴着肖恩的肩膀落到了灶台上——多亏肖恩闪避够快，否则就是落到胸口上了。

但肖恩闪得开一次，却闪不开第二次，当吕楠重新用手枪指向肖恩时，坐在地上的他就再也没有腾挪的空间，只能举手投降。

“副队长，我认输了，你冷静点吧。”

吕楠的确冷静了几分，事实上在肖恩丢出飞刀的时候，她甚至后背上沁出了冷汗……

而此时看着举手投降的肖恩，吕楠发现自己原先还充盈沸腾的怒火，竟不知不觉消散了大半。于是她也不再纠缠，收回了手枪，伸手把肖恩从地上拉了起来。

“抱歉，我刚刚火气上头了。”

肖恩闻言，终于是轻出了口气：“没事，我早该想到会有这个下场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吕楠扬了下眉毛，感觉怒火又要重返心田。

肖恩却明智地岔开了话题：“副队长，你的速射有什么诀窍吗？精准度真是厉害。”

吕楠哼了一声：“讽刺么？再怎么准，还不是被你闪开了？而且你闭着眼睛丢飞刀，也没比我的速射要差多少嘛。”

肖恩笑了笑，说道：“我毕竟是有心算无心，本以为飞刀是可以必中的，想不到你的拦截那么精准。”

“也没什么难的，当面来的飞行物，只要反应及时，凭着肌肉记忆也能做到弹无虚发。当然，训练的时候要稍微花点

心思，也要讲求一点天赋……”吕楠说着，注意力便逐渐转到了射击技巧的讲解上，方才的怒气仿佛只是幻觉。

在花费了一番工夫，解释了速射的诀窍后，吕楠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你刚刚被我用闪光弹照到，躺在地上装死，就不怕我直接射你的腿吗？”

肖恩说道：“考虑过，不过也就是痛一下而已，完全可以忍。毕竟，副队长你的枪并没有实际杀伤力吧？”

吕楠有些惊讶地摸了摸枪柄：“你看得出来？”

“嗯，从你开第一枪的时候就看出来了，天花板上的焦痕，比起常规的爆能枪留下的痕迹要单薄许多。而且，我相信副队长也不会真拿着有杀伤性的武器，瞄准自家人。”

吕楠笑了笑：“说的也是。”

肖恩皱了下眉头，感觉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些中气不足，也不知是不是错觉。

而就在此时，厨房门口传来了许伯的惊呼声。

“我靠吕楠你又在发什么疯？！肖恩还是个孩子啊！童言无忌的道理你懂不懂！？而且你指望他跟队长那个舔狗一样，任凭你在他身上开洞都无怨无悔吗？”

许伯一番肺腑之言，让本已平复下心境的吕楠，再次感受到了怒火中烧的滋味。

而这位小队神医仍不知死活，在门前跺脚道：“吕楠啊，不是我说你，当年的事情你到底还要记挂多久？小安看到你这个样子怕是要哭出来！而且我也坦率告诉你，你做饭是真的不行！除了小安那个药物中毒以至于失去味觉的孩子，其他人谁也消受不起你的手艺！”

吕楠沉默了一会儿，直接选择了掏枪射击。

这一次，当然没有落空。

******

餐厅内的气氛尴尬而冰冷，所有人都在默默地扒拉着简易的罐头餐，全然没有畅享美食应有的幸福感。而偌大的空间里，也只回荡着单调的餐具碰撞声……以及许伯的轻微呻吟声。

这位年仅 37 岁的老神医，伸手捂着胸口，不断低吟——不久前被吕楠一枪命中的地方，虽然没有实质受伤，却是真的疼痛难忍。

但除了发出呻吟，许伯也实在不敢站出来抗议一个字。

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这个道理许伯也是深刻理解的……小安这个名字，在小队内部本就是个禁忌，那直接关乎正副队长两个人的心理创伤，对吕楠而言，性质尤其严重。

之前安平一时出言不慎，触犯了这个忌讳，结果直接被吕楠一枪穿了胸……好在事发是在基地内部，抢救足够及时，这才没有酿成更大的悲剧。

尽管事后吕楠本人也感到了深深的悔恨，但心理创伤却并不会就此消失，若是还有人敢当面触犯禁忌，她依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开枪——也因此她才把基地里的常备枪换成了低杀伤性的训练枪。

而就在尴尬的午餐进入尾声之时，忽然有人开口打破了沉默。

肖恩放下罐头盒，开口问道：“小安是谁？”

第 84 章 似曾相识

肖恩成功地用一句话点燃了小队全体的恐慌。

许伯反应最快，一声怪叫，直接从座椅上翻身逃跑，以灵敏得完全不似 73 岁的速度翻到了餐厅之外，小心翼翼地用一面小镜子来探查餐厅内的情况。

安平虽然留在原地，却浑身肌肉紧绷，仿佛点燃了引信的炸药，随时可能爆发。

庄原瑛左右张望了一下，非常有自觉地端起罐头盒退出了餐厅，和许伯躲到了一起。

而恐慌的源头，吕楠，却是安安稳稳地坐在原地，丝毫没有因为被提及禁忌而恼怒，反而有些好笑地看了眼四周，嗤笑道：“你们当我是随时发病的疯子么？”

安平立刻谄笑："不敢不敢，只是担心你。"

吕楠似笑非笑地看了安平一会儿，收敛笑容，叹了口气说道："用不着担心，我还没那么脆弱。"

餐厅外，许伯忍不住轻声冷笑：这女人说谎都不眨眼咯，后厨被她大闹一场后的狼藉景象到现在都没收拾完呢，她也好意思说自己没那么脆弱？！

然而下一刻，吕楠的表现就让他惊讶地瞪大眼。

"这不是你需要关心的问题。"

"我靠……"餐厅外，许伯不可思议地暗骂了出来，"她是吃错药了！？"

话音刚落，吕楠那锐利的目光就直刺过来，靠着那小小的镜面折射，与许伯四目相交。

许伯顿时感到了杀意降临，连忙闭上嘴巴，安心看戏。

但无论如何，吕楠的反应的确是太过反常。小安这个词在过去多年间始终都是禁忌，无论她身边的人想了多少办法试图开导，结果都只会越来越糟。而吕楠此时的平淡与坦诚，实在像极了暴风雨前的宁静。

肖恩却没有这种危机意识，在他的感觉里，吕楠早已平静下来，可以坦诚对话，所以听到吕楠的回答后，他便接着追问："我以为小队成员之间可以更加坦诚一些。"

吕楠顿时发出惯性的嗤笑："坦诚？你也好意思说坦诚哦！那请问【兑 9527】庄园里的幸存者和你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李老大要帮你搜集相关情报，你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到乾星系有何贵干？"

一连串的问题，让肖恩只能沉默以对。

不是不能说，而是一时间甚至不知从何说起，而且和李钰达成的默契，也让肖恩无法选择坦诚。

而这一时的沉默，也让肖恩失去了继续追问的机会。吕楠用餐勺拍了拍罐头盒："行了吃饭吧，吃完饭我教你速射，你的基础不错，再加上我的指导，学起来应该很快。"

许伯小心翼翼地回归餐桌，并顺势提醒肖恩："她的言外之意就是，学起来不够快的话就是你的态度有问题，当心她对你不客气。"

吕楠瞥了许伯一眼，却不否认。

肖恩对此倒是全无所谓，对于一切学习的机会他都求之不得，何况吕楠的速射的确让他感到惊艳，怎么可能态度不端正？吕楠根本不会有不客气的机会。

吕楠微微一笑："态度不错，希望待会儿你能保持住。"

******

待吕楠和肖恩扒拉完罐头，离开餐厅前往训练场，餐厅内的气氛才算彻底平静下来。

许伯长长出了口气，手捂胸口道："我还以为又要开始内战呢，都准备好抢救了，结果她居然忍住了。"

安平一边刮着罐头盒里的碎肉，一边若有所思道："她的态度的确有些反常，被人当面提起小安，居然没乱枪扫射……之前明明就连咱们这些老交情都不敢提的。"

许伯欲言又止。

安平催促道："有话就说，这里又没外人。"

小庄有些不知所措，最终还是咬咬牙捧着刚吃了一半的罐头盒离开了餐厅。

于是餐厅内就真的只剩下两个知情人了。

许伯这才幽幽开口说道："队长，你理性一点思考，肖恩和咱们能一样吗？"

安平说道：“当然不一样，他才加入多久？而且一身的秘密……”

“不不不，你这么想就错了。”许伯打断道，“我的意思是，那小子是什么颜值？咱们两个又是什么颜值？加起来也……算了，咱们两个加起来只会从一坨屎变成两坨屎。”

“靠！”安平对这种裸的真相发言，只能粗口以对，但他终归不甘心，“吕楠从来不会以貌取人。”

许伯说道：“问题那小子不但有颜值，身手也不错啊。才第一次任务就能跟得上全队节奏的新人，咱们多少年没见过一次了？何况他的表现可绝不仅仅是跟得上节奏，上次任务评他一个 MVP 也没问题。这种才貌双全的小鲜肉，一直都被称为师奶杀手的。”

安平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你什么意思？”

许伯说道：“我的意思是，副队长估计和你一样，想起小安了。那小子刚来的时候还不怎么觉得，现在是越看越觉得像小安。”

安平愣了一下，说道：“他们两个可一点都不像啊，小安比吕楠还要高大，肖恩最多算是中等身材吧。”

许伯说道：“形不似而神似啊，一样的全能，一样的直率——过去只有小安才会对副队长的种种恶行直言不讳，所以当小安说副队长做菜好吃的时候，她才会深信不疑，甚至不容置疑！而现在，又有一个敢当她面说她坏话的人出现了，怎能不让人想起小安？”

安平沉默了许久，点点头道：“如果肖恩那小子真能填补小安的空白，倒也不错。”

“何止是不错，简直是善莫大焉……我是真的再也不想被副队长拿枪崩了。那女人发疯十年，也该消停一下了。不过队长啊，有件事我必须提醒你，无论肖恩有多像小安，他终归不是小安。”

安平莫名其妙：“你这不是废话？”

“我的意思是，小安再怎么优秀，终归是副队长的亲弟弟，两人只有姐弟之情。但肖恩那小子和副队长又没有血缘关系，再加上年纪轻轻，眉清目秀，我之前说的师奶杀手，可不是开玩笑的。”

安平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沉默了好久，才勉强说道：“一派胡言，吕楠怎么可能……”

许伯看了眼安平那强行不肯承认现实的丑恶嘴脸，决定还是要充分履行医生的本职：说患者不爱听的话。

“队长，你要是不信，咱们这就去训练场看看？”

第 85 章 不要放他出门

当许伯拉着患者来到靶场时，看到了丝毫不出所料的一幕。

吕楠从后面搂住肖恩，双手紧握着肖恩的手腕，纠正着他的动作。

“不对，姿势太僵硬了，我说过不要照搬我的动作，咱们身材比例，发力习惯等都不一样，要寻找最适合自己，也最适合枪械的姿势。”

肖恩试着变换自己的重心：“这样？”

“还是不对，你依然是在模仿我的发力方式，试着再放松一点，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吕楠一边说着，一边拍了拍肖恩的腰和腿，而后发出略带惊讶的笑声，“不愧是年轻人，肌肉弹性倒是不错。”

见此情形，许伯干涩地说道：“队长，现在退出去，假装自己什么都没看到，还来得及。”

安平只呸了一声，然后用中指去戳许伯的眼睛。

而这两人的动作，自然逃不脱吕楠的目光。

她放下肖恩，示意后者先去自由训练，便来到两人身前，面带嘲讽地问道：“队长是来视察工作？”

许伯说道：“视察一下红杏小队的婚恋问题。”

吕楠二话不说，右手垂到腰间，俨然要施展她的速射技艺。

许伯毕竟是多年老队友，立刻以惊人的速度蹿到了安平身后：“队长，副队长被我说中心事恼羞成怒了！”

安平恨不得一拳砸烂这个贱人的头，然而眼看吕楠已经将凌厉的目光摆了过来，他也只能硬着头皮说道：“别听许伯胡说，只是来看看你这边的训练情况。肖恩表现如何？”

吕楠嗤笑了一声，回应道：“那小子基本功非常扎实，天赋也好，进步非常快，估计今天晚餐前就能初步掌握速射了吧。”

安平吃了一惊，扬了下眉毛：“这么快？”

吕楠对这份惊讶嗤之以鼻：“有我这种名师指点，若是晚餐之前还掌握不了初步技巧，那只能说当徒弟的太蠢。”

于是安平和许伯，这两个同样由吕楠手把手教，却用了一周都没能掌握“初级“技巧的愚蠢徒弟，顿时感觉像是被人用重拳直接砸到脸上，灰头土脸而去。

而训练室中，吕楠送走两个无聊的队友后，便收起枪，将目光重新转回到肖恩身上。

看着年轻人那越发熟练而流畅的动作，女子脸上不由多了几分玩味，心中暗道。

“基本条件是真的不错，进步快得不可思议。但条件太好，反而会暴露你的出身。整个银河系里，能把一个人的基本功

塑造得如此扎实的地方也不多。你表现越好，身上的秘密就越是藏不住。小家伙还是嫩了点。”

一边想着，吕楠一边又忍不住自嘲地笑起来。

“不过，你的秘密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吕楠的笑声引起了肖恩的注意。

“怎么了？”

吕楠收敛笑容，伸手敲了敲身边的墙壁发出清脆声响：“你已经有余力分心旁骛，关心我在笑什么了？你的枪法已经练到出神入化了？”

对于这般不讲道理的质疑，肖恩唯有闭上嘴，老老实实把注意力转回到手中枪械上。

毕竟，吕楠笑什么，又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

设计训练占用了肖恩整个下午的时间。

当他双臂酸软地来到食堂，与队友共进晚餐时，只感到一阵由衷的心满意足，原先积累于心头的些许阴霾一扫而空。

这一下午的收获丰厚之极。

吕楠的速射技巧，其实谈不上多么精深奥妙，却胜在千锤百炼，足够扎实：如何选用和改装合适的枪械，如何在近距离下选择合理的射击目标，如何让双手在第一时间爆发出最快的速度，如何控制枪口指向正确位置……

这些步骤，都是吕楠身经百战后一步步总结出来的，每一个步骤都谈不上多么惊人，但几个步骤叠加后，便造就了吕楠那一手惊艳的速射绝技。

此外，吕楠非常擅长教人，和她平日里那粗线条的性格不同，在教人学艺的时候，吕楠的细致令人惊讶。她可以非常准确地找到肖恩每一个细节上的缺失疏漏，并告诉他正确的

纠正方法，以至于一个下午的时间，肖恩就感觉自己已经窥到了门径，勉强算是登堂入室。

接下来只要加大训练量，要不了几天时间，他就能将吕楠的速射绝技模仿个七七八八。

如此收获，自然是让热衷学习的绝地学徒心满意足，也让他在这个前途迷茫的处境下感到了几丝安慰。

而接下来，还有“喜上加喜”。

“肖恩啊。”许伯在餐桌上开口道，“晚上有时间的话，帮我做点应急药膏？”

话音刚落，就见餐桌末端的庄原瑛发出轻微的惊异声。

“这么晚，还要，加班吗？”

少女一边说着，一边轻轻低下头，用手微微拉下帽子遮住脸孔，但透过帽檐投下的阴影，庄原瑛的目光仍停留在肖恩身上。

这位刚刚经历了全天修行的小队新人，此时状态可谓油尽灯枯，虽然肖恩心中酣畅，但体能的确已经来到极限，吃饭时就连碗筷都端不稳，用餐勺扒拉罐头的时候，手指都在颤抖，脸上更是难掩倦容。

这种状态下，许伯居然还要他加班，这位 73 岁老神医是不是太没医德了？

许伯闻言就是一声叹息：果然这个世界就是看脸啊，肖恩稍微露出倦容就能博得小庄的关怀……当年他这位老队医嗑禁药嗑到在餐桌上涕泪横流，小庄也只是默默端起饭碗坐远一点，这待遇差距何其明显！

但晚上加班的事没得商量，许伯敲了敲餐桌，说道：“小庄你放心，肖恩长这么帅，是绝对不怕累的。”

这句话显然没有逻辑可言的，长得帅和累不累有什么关系？但庄原瑛听了此话，却顿时面红耳赤，再不敢多说什么。

而过不多时，许伯见肖恩已经吃完了罐头肉，也顾不上让他好好消化，便拉上肖恩去了自己的药房，调配急救药膏。

留在餐厅里享受甜点的吕楠，则发出习惯性的嗤笑：“小庄别拨拉了，罐头盒都要被你捅穿了。”

餐桌末的庄原瑛这才恍觉自己早就吃完了罐头，此时居然在用餐勺虐待罐头壁……被吕楠戳穿后，顿时羞得无地自容。

吕楠却无意调笑对方对肖恩的关怀之意，而是解释道：“这件事队里只有你还不知情，想通知你的时候，你还在车间闭门不出……说来简单，李老大有令，这一段时间，要我们无论如何把肖恩按在基地里，不要放他出门。”

第 86 章 勤学好问

庄原瑛闻言，顿时抬起头来，露出惊讶的神色："李老大？为什么？"

吕楠说道："谁知道，我没问。"

安平说道："我也没问，但大概猜得到。最近李老大一直在搜集【兑 9527】庄园幸存者的消息，多半是没什么好结果，又不想让肖恩知道。"

庄原瑛没说话，只是用好奇的目光看着队长。

安平于是继续解释道："你应该也知道，肖恩并不是本地人，他在【兑 9527】那场突袭战中登上了李老大的贼船。而当时那个庄园里还有好多人没逃出来，迄今也没有下文，我估计里面有肖恩的亲友之类。"

吕楠也问道："女朋友？"

安平耸耸肩："谁知道？咱们当时又不在现场，但多半是同级别的亲近之人吧，不然肖恩何苦留在白银骑士团呢？就因为欠了李老大一百万吗？那小子摆明了是想利用白银的情报网去救人的，毕竟李老大是突袭行动的当事人之一，要论关系远近，咱们是最近的。"

吕楠好奇道："可从来没听他提起过啊。"

"没跟咱们提而已，和李老大之间肯定是有过默契了。李老大可很少会亲自为了某个成员如此上心，他现在要忙的事情那么多，却放下绝大多数事务，专门给那小子跑情报，还专门要我们把他按在基地里，这种事可不多见。"

吕楠沉默了一会儿，嗤笑一声，说道："让你这么一说，事情还真有意思了。李老大这么多年来的确没对谁这么上心过……"

话音未落，餐厅外就传来一阵嘻嘻浪笑："所以说长得帅就是不一样啊，李老大这么多年始终单身一人，身边美女如云却不为所动，看来真相已经被我们找到了！"

许伯一边说着，一边走进餐厅，然后就看到吕楠手中的训练枪，枪口正瞄着他。

"我靠我就是随口一说，辱李老大的段子在咱们小队又不是禁忌？你不用这么认真吧！？"

吕楠收起枪，问道："交代给你的任务呢，你怎么一个人跑回来了？"

许伯说道："手把手教了他药方，又给那小子安排了任务，剩下就没我什么事了。两百桶药膏，足够他配到明天晚上，我才不陪他通宵。"

庄原瑛关切道："会累坏吧？"

许伯笑道："累坏了更好，丢进医疗舱里直接睡个三天三夜，咱们也省了事。陪那小子干活是真的累，一个简单的萃取步骤，他能给你提出 10 个问题和 20 个合理化建议！"

此言一出，安平也是一声叹息，显然深有同感，和肖恩特训切磋了一上午，他也是身心俱疲，相较于强行爆发造成的身体创伤，在切磋之余肖恩那源源不绝的问题，给他的心理创伤还更严重几分！

这一整个下午，安平其实都在考虑着第二天如何请假的问题……要是许伯真能把肖恩丢在医疗舱睡个三天三夜，安平绝对要举杯庆祝。

******

然而安平的杯子终归没举起来，第二天一早，安平一边在餐厅享受着庄原瑛烹制的精美早餐，一边与浑身的肌肉酸痛做着艰难斗争，而就在他考虑趁着肖恩被许伯拖住，好好休息一天的时候，便听餐厅外传来一阵熟悉而恐怖的脚步声。

下一刻，就见肖恩带着一脸兴奋洋溢的表情走了进来。

坐在安平对面的许伯也是失了神，手里的汤包不由落到桌上，而后破口骂道："妈的你来干什么！？"

肖恩对这份失礼也不以为意，兴致勃勃地问道："第一步已经做完了，接下来咱们要做什么？"

"什么第一步已经做完了……两百桶药膏，你已经做完了！？不可能啊，就算你通宵赶工也来不及！"

肖恩说道："如果纯手工制作的确来不及，不过我考虑调配药膏纯粹只是体力工作，没必要纯手工，就利用隔壁器械库的设备和零件改装了一个临时生产线，简单的加料和定时搅拌，冷却萃取等功能都可以轻易实现……"

话没说完，许伯已经跳了起来：“临时生产线！？你在逗我？”

说话间，许伯已经不可思议地冲出餐厅，快步跑向药房隔壁的器械库，不多时就发出一声震撼了大半个地下基地的惨叫声。

“卧槽，你特么玩真的啊？！”

肖恩则留在餐厅里，跃跃欲试地看着安平，那澄净的目光让安平感到毛骨悚然。

“队长，今天上午该学第二课了吧？”

安平心中骂道，照你这么学下去，第三课就该是我的葬礼了……但是当着队员们的面，身为队长的安平怎能退缩，只好强颜欢笑道：“好，有这种劲头就对了，今天上午咱们来学一下武者的道德修养。”

“道德修养？”

安平语重心长道：“乾星系的武学讲究一个内外兼修，单纯提升武力只是邪魔外道，必须要增强自身道德修养，才能做到圆润如意，内外由心。”

这番话说得吕楠嗤笑不断。

也不知道安平是从哪部小说里看到的这番鬼话？还内外兼修，圆润如意……道德修养要是真的那么好用，现在乾星系里的海盗团伙们早就该个个走火入魔，自行暴毙了！

明明是体能撑不住连续的实战教学，完全可以实话实说嘛，何必找这种离谱的借口来给自己遮遮掩掩？当大家看不出来吗？

肖恩这小子虽然年轻，略显青涩，却显然不是白痴，怎么可能信了你的鬼话！

然而安平这番鬼话说完，却见肖恩用力点头，露出深有同感之色。

其他人或许会对这个“内外兼修”之论不以为然，但肖恩作为绝地学徒，却是从小就在接受类似的教育，相应的理念早已根深蒂固。

绝地武士掌握着银河系最为强大的武力，但他们却并不是为武力而生，而是一生都在追求原力的平衡之道。较之武士一词，他们其实更像是一群虔诚的求道者。

因此安平信口开河的所谓内外兼修之论，反而合了肖恩的心意，让他产生了深深的认同感。

“嗯，没有道德约束的武力只会反噬其身，这份理念非常宝贵！还望队长为我仔细讲解一番你的理解。”

“靠。”吕楠的嗤笑顿时凝固在脸上，而听得肖恩又在细细讨教所谓道德修养的诸多细节，吕楠心中更是不由涌起一股遭人背叛的荒谬感。

肖恩，我真是错看你了！

第 87 章 回收再利用

安平的内外兼修之论，固然有信口开河的成分，然而当肖恩满怀期待地拉着他求教时，安平却真能讲出一段又一段的深刻道理。

事实上，这个睡眼惺忪的中年汉子，一生经历波折坎坷，对武力和道德的理解和体会也远胜常人。

他既见识过因过度膨胀而自我毁灭的狂人，也见过恶行累累却逍遥法外的大盗，甚至他本人也经历过关于武力和道德的困惑——在他年轻时候，尚且对礼义道德心存敬畏之时，却是灾厄不断，步步沉沦。而当他来到李钰手下，做起了半黑半白的勾当，不再敬畏世俗礼法时，反而活得逍遥快活。

安平没有为肖恩灌输什么结论性的概念，只是将自己所闻所见，所思所想的故事娓娓道来，便让肖恩听得全神贯注，心无旁骛。而故事会之后，肖恩更是一个人陷入沉思，不再缠着安平实战切磋——这让肌肉仍是酸痛不已的中年汉子大感解脱。

一个上午的时间就这么悄然溜走，而过了午餐时间，就轮到吕楠的教学了。

肖恩吃过午餐，便对吕楠露出跃跃欲试的神色。

“副队长，关于昨日的速射技巧，我晚上组装药膏生产线的时候又有一些想法，还请指正。”

说话间，肖恩拔出训练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续击穿了身周四道全息靶。

吕楠紧绷着面色，看着全息靶上被能量束贯穿而标注变色的部位，半晌一言不发。

肖恩心中略感忐忑——刚刚的动作，他并没有完全遵照吕楠昨日的教导，而是添加了不少他的自主创新——对训练枪的改造，还有瞄准时的预判技巧等——以至于速射结果并不算绝佳，他在一秒之内连续开了四枪，却只有一枪精准命中全息靶的要害，余下三枪或多或少都有偏移，其中最离谱的一枪几乎脱靶。

但这番结果落在吕楠眼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味。

在专业眼光看来，这短短一日之间，肖恩的进步简直是地覆天翻！虽然只从全息靶的结果来看，射击精度似乎还不及昨日。但除去结果不谈，肖恩举手抬足间流露出的顺畅自若，已经远比昨日那种生涩模仿他人的姿态要像样太多，俨然已经登堂入室。

接下来只要勤加练习，射击的速度和精度自然会不断提升，这只是个单纯的积累问题。老实说，吕楠已经没什么可以指正的了。

遇到悟性如此惊人的徒弟，当然是作老师的运气，然而另一方面也是作老师的压力之所在。尤其是当肖恩满怀期待地抬头看着吕楠，等待她的进一步指正时，吕楠只感觉张口结舌，竟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

习惯了嗤笑和讥讽的副队长，已经快要忘了该怎么在专业技能上肯定他人。

过了好久，吕楠才咳了一声，说道：“马马虎虎吧，照这个方向练下去也不是不行。”

肖恩顿时长出了口气，知道这已经代表着吕楠的极高评价，而后便兴致勃勃道：“那咱们来实战吧。”

吕楠险些被口水呛到：“实战？！”

肖恩说道：“没有什么比实战训练更能帮助人进步的了，副队长，拜托你了！”

当年轻的绝地学徒，以诚恳的姿态向吕楠低下头时，这位性格桀骜不驯的副队长，一时间竟连拒绝的念头都生不出。

而这一念之仁，终于让吕楠追悔莫及。

******

当天晚上，庄原瑛认真做好了晚餐，将餐桌摆得满满当当，等候几位队友的到来，然而安平到了，许伯到了，最习惯于准时用餐的吕楠却没有到。

这在红杏小队里无疑是稀罕事，吕楠在吃饭这个问题上有着远胜旁人的执着，甚至堪称心病。能让她错过饭点的，通常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少女有些不安：“队长，最近，没出什么事吧？”

安平叹息道：“荒野原哪天能不出事呢？你要是想问吕楠的情况，大可直接问嘛。不过关于吕楠，我只能说，今晚你最好就开始备课了，明天开始你要接吕楠的班。”

庄原瑛听得莫名其妙：“副队长怎么了？”

安平不由勾了一下嘴角，戏谑道：“我怎么了，她就怎么了……”

话音未落，餐厅外就传来一阵疲惫的蹒跚脚步声。

身材高大的吕楠，拖着少有的沉重步伐来到餐厅，扬了下眉毛，姑且算是与队友们打过招呼。

而当她在餐桌前落座，拾起汤勺，准备喝上一口热汤来润润喉咙的时候，却发现手中汤勺竟颤抖不停，一勺清汤当即就有多半被抖落到桌上。

下一刻，吕楠抬起头，只见餐桌旁边，安平、许伯都已非常自觉地偏过头去，一个假装在看餐厅的全息电视，一个倒持着一本全息书，摇头晃脑。

这种欲盖弥彰的姿态，简直让吕楠怒从心头起，只可惜身体上的极度疲惫，让她无论如何也发做不起来，只好干脆放下汤勺，用足以杀人的目光瞪视着两人。

安平率先承受不住压力，咳嗽一声：“我吃饱了，这就去出恭。”

许伯则张口结舌，深恨自己一时迟疑，想好的理由竟被队长剽窃了去……他实在没胆子当着副队长的面说，我也去出恭，只好绞尽脑汁，再想个理由。

“我，我去给肖恩疗伤！”

说完，许伯自己都佩服自己的灵光，因为这个理由可谓堂堂正正，顺理成章。

吕楠这一下午都在和肖恩实战切磋，而到了晚餐时候，这位铁人一样的副队长居然疲惫到延误了饭点……那么可想而知，作为切磋对手的肖恩，状况只会更加不堪。此时说不定就躺在训练场中奄奄一息。

这个时候，队医不出手，简直天理难容啊！

于是，许伯就背对着吕楠难足以杀人的目光，悄然溜出了餐厅。

而当他来到吕楠的射击训练场时，不出意外地看到了遍体鳞伤，瘫软在地的肖恩，闻到了空气中隐隐透出的一股烤肉香味……

队医当即忍不住说道：“你这人是不是天生的受虐狂啊？平日里我见到副队长恨不得绕着走，你居然还敢主动迎上去找她实战！用训练枪打出一身烧伤，你这人简直比全息靶还要敬业啊！”

一边说，许伯一边开始给肖恩身上贴巴克塔药膏。对于这种喜欢给医生平添工作量的恶劣病患，许伯的动作自然也谈不上温柔，药贴拍得啪啪乱响，却见肖恩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笑容看的许伯一阵毛骨悚然，只觉自己一生接触病患之中，实属此人最为变态，被人用力拍击烧伤处，居然还能笑得出来！

却听肖恩轻声说道：“我，赢了。”

“……啊？”许伯闻言一愣，一片药贴直接拍在了地上。

肖恩说完，闭上眼睛：“虽然只在最后的时候赢了一小局，但终归是赢了。”

“那可真是恭喜你了！”许伯又重重地在肖恩伤口上贴了一块药膏，这一次拍得格外用力，终于让肖恩痛得倒抽凉气，心头一股欣喜之意也随之烟消云散。

片刻后，肖恩终于不再傻笑，而是躺在地上，问出一个让许伯再次手抖的问题。

“许伯，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啊。”

许伯听得头皮微微发麻，很有种作奸犯科，然后被捉奸在床的窘迫感。

他们当然有事瞒着他，李老大亲自下令，要小队全员，这几天无论如何拴住肖恩，不让他离开基地，这背后的理由自然不能告诉肖恩本人……许伯却没想到这小子居然看了出来。

转念再想，许伯又不由得心中叹息：看不出来才怪呢！肖恩这小子，虽然很多地方迂腐不化，心眼善良得有点过分，但却从来都不傻。

肖恩在前次于【兑 4399】上展开的行动中，对小队那狠辣凌厉、冷酷无情的行事作风颇不认同，心中的反感甚至已经溢于言表，小队成员都看得出来。

然而肖恩却没有蠢到在现场和队员们争论对错，或是大吵大闹，而是尽其所能，以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方案，贯彻了他的理念。

死去的人无法复生，但肖恩却能想办法说服其他人，载着一船本应必死无疑的人回到荒废区来。这种事，若没有肖恩在场，小队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做的。

所以，若是有人低估了肖恩的头脑，那才是愚不可及。

所以许伯也放弃了编织谎言，只是叹了口气："要是能说，我们何苦瞒着你。"

肖恩闻言错愕了一下，不由失笑："说的也对，那我就不问了。但是我这人一直有个毛病，就是压不下好奇心。"

许伯闻言啧了一声："你这意思是威胁我们，若是这几天不乖乖把独门绝学倾囊相授，你就要拼命往外跑，以满足好奇心是不是！？"

说话间，许伯用力将一块药贴贴在肖恩伤处，让后者的笑容微微凝结。

片刻后，肖恩才忍着痛问道："许伯，我这块伤口已经贴过了啊……"

许伯举起又一块药膏："要不要我再贴一次！？"

说完，许伯嘿嘿笑道：“你小子，可比刚见面时变得油滑了，不过油滑一点好，乾星系可不是正人君子能堂堂正正生存下去的地方。好了，今晚上以你的身体状况大概也做不了什么，就跟我念念医书吧，嘿嘿，想在红杏小队当个好医生，光靠主流的医术可是行不通的。”

肖恩饶有兴趣地问道：“我也注意到了，队里的常规医疗物资似乎有严重的短缺，所以才必须用各种本土草药予以替代。这里面有什么道理吗？”

许伯答道：“物资封锁就是最大的道理呗，我们毕竟不是什么正规组织，没办法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大兴土木地建那么多工厂，很多物资都只能依赖贸易进口。但想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商人都愿意和我们打交道，更不是所有的商品都能痛痛快快地流通过来。”

肖恩听得入神：“医疗用品属于特别的禁忌吗？我看白银骑士团并不缺其他物资啊。”

“缺，什么都缺，哪有不缺的物资？从粮食到能源，从机械零件到电子设备，白银骑士团是样样都缺。”许伯叹息道，“只不过是李老大神通广大，硬是把大部分坑都给填补上了，这才显得组织欣欣向荣，物资丰富。但李老大终归不是无所不能，有些坑是填不上的，医疗资源就是其中之一。若是在红杏小队之外，你想这么奢侈地拿巴克塔药膏当纹身贴，那是痴人说梦了。”

肖恩听得也是心惊：“既然资源宝贵，就不要浪费在我身上了！”

许伯说道：“没事，这些都是回收再利用过的，本身也没多少效力可言了……”

“我……”这下就连肖恩都忍不住想爆粗口了，巴克塔药膏还能回收再利用？这是哪来的偏方？待会儿要是在医书里

国王陛下

找不到记载，这事儿就没完！许伯之后几天就等着吃吕楠亲手做的便当吧！

第 88 章 新的课程

肖恩在地下基地的第二天，过得可谓充实而愉快，虽然上午和安平斗得筋断骨折，下午又与吕楠以枪斗摩擦出了满身烧伤，到了夜间更是在学习草药知识的时候不慎中毒，整晚都上吐下泻……但是对肖恩来说，经历的些许苦难根本无足道哉，学到的知识和技巧才是弥足珍贵。

安平的格斗术，吕楠的枪法，许伯的草药知识和急救技巧，无不让他大开眼界。这些东西未必比他在圣殿中所见所学更为高明，却凝聚着小队成员们的无数心血和巧思。对肖恩而言，足以让他扩充眼界，各方面的实力都更上一层楼。

现下这个状况，再没有什么比个人实力更重要的了……肖恩不止一次想过，若是当初庄园遇袭的时候，他的实力能再

强一点，能够多帮上师父一点，后续的发展会不会就有所不同了？那些无辜惨死的人，是不是就有活下来的机会了？

当然，肖恩还不至于就此沉浸于无谓的悔恨之中，但先前的遭遇的确让他对自身的不足有了切肤之痛。

所以第三天上午，肖恩一早就爬起床，强忍着浑身上下的剧痛，到餐厅里为几位队友准备早餐——按照轮值表，本不该他负责今日三餐，但肖恩却甘愿摆出殷勤的姿态，换取几位临时教官更加没有保留的传道授业。

肖恩的早餐做得非常用心，尽管厨房冷酷的食材有限，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他并不熟悉的乾星系农产品，但肖恩却靠着满腔热情，和足够出众的手艺，为队友们奉上了满桌佳肴。并穿着一身整洁的白衣守候在餐厅门前。

然而到了用餐时候，本应陆续赶来的队友却迟迟未至，就连一向准时的吕楠都不见踪影，最终只有庄原瑛一人怯生生地出现在餐厅门口，却是逡巡不前。

庄原瑛努力无视着在门前迎宾的肖恩，探头看了看空荡荡的餐厅，迟疑了一会儿，终于拉下软帽，转身要走。

肖恩辛苦了整个清晨，就等来这么一个食客，当然不能放她离开，连忙上去扯住她手：“为什么要跑啊！？”

少女面色绯红，手上传来的温度也逐渐提升，只有声音仍是细弱无力：“我，我还有工作要做……”

肖恩连忙劝道：“天大的工作也碍不到一日三餐，我今天特意做了你最喜欢的夜灯草汤泡饭，吃过以后再忙工作也不迟啊！”

庄原瑛听到如此关怀备至的真挚话语，更觉羞涩，不由加快步伐逃离现场——她对饮食的偏好，本打算当作无人知晓的秘密，结果肖恩的洞察力过于惊人，竟在这短短几日间就看出她的喜好，比多年相熟的队友还了解她！

但肖恩紧抓不放，少女即便用力甩了甩手，也没能甩脱以原力强化肉身的绝地学徒，终于泄了气，细声道："那，那好吧……"

肖恩这才松了口气，放开了早就被庄原瑛甩得麻木无力的手。而回过头，看到自己被庄原瑛一路拖行，留在地上两行鞋底与地板摩擦出来的痕迹，心中对这位少女机修师的蛮力又有了全新的认知。

这种力气简直就像一台大型工程机器人，根本违背基本的人体常识，庄原瑛的非人身份也进一步坐实。只不知道，这种长得像人类，说话像人类，就连饮食习惯也和人类一般无二，却偏偏拥有非人巨力的少女，究竟是哪种生物？

略显尴尬的早餐时间之后，肖恩仍没能等来安平等人，不由大失所望。不过就在此时，却听那娇怯而羞涩的少女轻轻说道："那个，今天上午，负责授课的人是我。"

肖恩大吃一惊："你？"

庄原瑛也是吓了一跳，整个身子缩成一团："对，对不起！？"

肖恩对这种下意识的道歉行为只感到哭笑不得，同时心里也暗中叮嘱自己，以后面对庄原瑛的时候务必谨言慎行，不然太容易惊扰到这只小动物。

但无论如何，庄原瑛愿意担任临时教官，对肖恩来说无疑是意外之喜。

红杏小队的四名队友中，就数庄原瑛的技艺最让人眼热。或者说，肖恩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庄原瑛的手艺。

因为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需要的是绝对高明的机修技术，以及足够丰富的机修经验……而这一切，眼下都只能着落到庄原瑛身上。

肖恩本来还在考虑，要如何让那位过于羞涩的队友甘愿分享知识，结果现在知识居然主动送上门了。

在努力安抚下庄原瑛后，肖恩便跟着她来到了红杏基地的地下最深处。

放眼所见是一个偌大的空旷广场，正心处的地面上装着一道厚重的圆形金属闸门，伴随庄原瑛的到来，闸门缓缓向四周收拢，露出一条绵延向下不知所终的漫长通道，以及一座全副武装的升降台。

看到那堪称张牙舞爪的升降台时，肖恩不由吃了一惊，他跟随师父游历银河系，也勉强算见多识广，却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在自家升降台上堆砌如此众多武器装备的。

最多容纳 20 人的升降台上，装了两台自动炮塔，一座喷火塔和一座导弹发射塔，直接占去了过半空间不说，更让升降台接近超重，上下移动时不断发出刺耳的呻吟。

肖恩跟着庄原瑛站上平台，在隆隆声中向地下深处降去，而一颗心也随着平台的颤抖而忐忑难安。眼看着脚下的通道深邃无比，肖恩便总忍不住去脑补升降台凌空解体，两人坠落深渊的画面。

然而余光瞥过庄原瑛，肖恩却惊讶地发现对方斜倚在喷火塔旁，下意识地用手掌抚摸着黝黑的喷火口，脸上非但没有露出紧张害怕的表情，反而无比心安，仿佛身边那些自动武器能给她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肖恩若有所悟，不由想起之前执行任务时，庄原瑛也总是躲在飞船里不肯外出，当时安平等人给的解释是执行任务时必须有人留下看家，但实际情况，恐怕是庄原瑛对外界有着严重的恐惧心理。而一般来说，这种心理问题都是源自一些凄惨而黑暗的过去。

想到此处，肖恩不由暗下决心：以后与庄原瑛相处，定要再三留意，不可触碰到对方的疮疤。此番是为了讨教庄原瑛的机修技术，那就只就事论事，不要轻易谈论其他话题了。

片刻后，升降台终于载着两人降落到了通道的末端，也是地下基地的最底层。

随着一道密闭闸门的开启，一阵略显刺骨的寒风扑面而来，让肖恩不由一个战栗。

这么阴森吗？这地下基地到底藏了什么东西？

第 89 章 天穹三号

越过闸门，肖恩听到一阵叮咣巨响，仿佛是沉重的金属器件在激烈相撞。此外，还有齿轮运转、引擎嗡鸣、火焰燃烧等种种声响，宛如一支聒噪的乐队。

从声音判断，这基地的最底层，竟藏着一整座工厂，而工厂的主人，无疑就是庄原瑛。

肖恩越是深入，心中对这位生有犄角的少女也就越感到惊讶。他来到红杏基地也有段时间，自然查过基地的立体地图，但地图只显示到那条漫长的通道以上的部分，至于以下的部分则被列为绝密，以肖恩的权限都还看不到。

如今看来，这份绝密的分量可着实不轻，不单单是关乎这座基地，更关乎红杏小队，乃至白银骑士团的深层秘密。

但如今并不是探究秘密的时候，银河系的秘密数不胜数，若是一一探究下来，再给肖恩活 800 年也不够用。所以眼下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今天，我来演示一下【天穹三号】发动机的维修方法。”

庄原瑛带着肖恩来到一间洁白无瑕的加工车间中，对着摆放在正中的一台飞船发动机，一板一眼地说道。

“【天穹三号】是北河工业在七百年前设计定型的通用发动机，可以非常方便地组装于多种飞船之中。虽然设计上也理所当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它造价低廉，产能强大，性能也足够使用。所以在之后的七百年间，即便历经多个版本更迭，但【天穹三号】一直都是乾星系内最常见的飞船发动机。”

肖恩用力点了点头，这些常识，他在这段时间里早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逐渐掌握。但是同样的知识，经由庄原瑛这位资深机修师说出来，自然更加可信。

“白银骑士团的各类飞船中，有超过半数装载着款式大同小异的所以掌握这个型号的发动机，也是每一位白银骑士团内的机修师的必修课。”

庄原瑛一边说着，一边走上车间加工台，操控着数根机械臂，开始拆卸眼前一人多高的发动机。

被送到车间的这一台显然是经历过非常粗暴的使用，又没有妥善维护，此时通体焦黑，仿佛被烈火灼烤过，从绽裂的缝隙中也不断冒出黑烟；喷射口的涡轮扇叶更有半数断折弯曲。

而拆开来后，内部光景简直惨不忍睹。

以肖恩的眼光来看，这东西根本没有多少抢救价值，与其费心费神地修修补补，还不如直接联系厂商换一台新的。反正这【天穹三号】是乾星系里最流行的平民款式，价格低廉

不说，获取渠道还特别广泛，哪怕荒废区有物资禁运的难题，也难不到【天穹三号】身上。

但是看着庄原瑛那专注乃至虔诚的神色，肖恩就知道对于这位少女机修师来说，机修问题从来不是财务算计的问题。哪怕不是为了演示技术，她也不会放任一台还有抢修价值的发动机就此报废掉。

伴随机械臂的舞动，这台【天穹三号】被拆卸成无数细小的元器件，庄原瑛一边轻声讲解着发动机的结构原理，一边将拆卸下来的元器件进行分类，其中完全无法修理的废品被归为一类，加工后可以继续使用的被归位一类，完好无损的则是最后一类。

而在少女的柔声细语中，象征废品的器件堆眼看着越堆越高，这也让肖恩不由大感疑惑：庄原瑛把至少三分之一的元器件都废弃掉了，接下来她打算怎么修呢？就算这地下基地里有充足的元件储备，可以替换所有废品，可是整台发动机被拆成这样，再装回去也必然会影响整体性能。

“接下来，就是今天课程的核心了。对于损坏严重的发动机，不能按照常规的思路进行维修……”庄原瑛说着，稍稍停下了手上的工作，开始认真酝酿讲解词，只是少女的目光却仍是聚焦在工作台上，看也不看肖恩一眼。

肖恩倒是不以为意，以庄原瑛的羞涩性格，恐怕唯有这样才能让她流畅地开口讲话。而比起庄原瑛的关注，他更在意对方到底打算怎么修这台被拆成废品的发动机。

“【天穹三号】的通用性一向有口皆碑，而这个通用性，并不仅仅是指它能顺畅地装进很多不同型号的飞船内部，更重要的是，【天穹三号】是很多同类发动机的原型机。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将【天穹三号】改装成其他型号的发动机。”

肖恩闻言，不由瞠目结舌：这是开玩笑吧？！发动机又不是拼装玩具，无论是制造还是维护都需要绝对精密的环境，还能临时变身吗？

然而随着庄原瑛的加工步骤不断推进，肖恩却更加惊讶地发现，那台破破烂烂的居然真的在一点一点地变成全新的形状。

原先略显繁复的涡轮扇叶被整体切割拆除，换上了一组由外壳加工成的特种钢板成的栅格；核心反应室被收束了三分之一，虽然降低了发动效率，却也使得发动机能够维持正常运转；焦黑而龟裂的外壳只是简单焊接填补后便装了回去，看起来有些摇摇欲坠，但考虑到发动机的整体性能已经下滑，倒是不需要外壳提供那么强的固定和散热功能……

一连串的操作下来，【天穹三号】已经面目全非，但却俨然焕发着全新的生命力。肖恩毕竟是有相当的知识积累，观察了一会儿，就确定这台被庄原瑛细心修补过的发动机，是参照天穹系列最低配的【天穹旷野】型进行的阉割改装，理论上完全可以正常运行。

虽然作为低配型号，【天穹旷野】的性能比起原版要阉割了几乎一半，但总归是还有性能可言——在经历修补之前，【天穹三号】根本就是等待报废的废品而已。

至此，肖恩只感到叹为观止。庄原瑛展露的技艺谈不上多么惊世骇俗，甚至是在刻意收敛水准。她全程都没有动用自身怪力和独门的机修枪，所有的操作都采用了最为朴实无华的技术，就连动作都放得很慢。

仿佛是在说：只要熟记了这个过程，换成任何人都能做到同样的事。

肖恩自然也可以。

第 90 章 共鸣

作为一个绝对专注而优秀的学生，肖恩只是看了一遍过程，就已经将大部分关键步骤都熟记于心，虽然一些结构原理处仍有些不明所以，但仅从实操层面来说，哪怕是现在直接上手作业，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庄原瑛在完成改装后，轻轻吐了口气，看着眼前崭新的【天穹旷野型】发动机，心中涌动起由衷的愉悦。对她来说，再没有什么比机修工作更幸福的事了。

但饶是如此，庄原瑛仍不敢回过头直视肖恩——对于这位刚刚加入小队不久的新人，庄原瑛还是没办法像对待安平等人一样，平和以对，接触久了就难免心慌意乱。

所以她在平复下心情后，便立刻将课程推进到下一环。

“接下来，我来演示【天穹三号】的一种改装方法……”

说话间，庄原瑛操控加工台上的传送带，将改装完成的【天穹旷野】运到仓库，然后调出另一台完好的【天穹三号】放上加工台。

【天穹三号】作为通用性最强的发动机，有着非常广阔的改造空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创造出了无数精彩的改装方案。而此时庄原瑛要拿来演示的，自然不会是简单的手段。

肖恩带着十足的期待，观看少女的表演。

庄原瑛并没有让肖恩失望，她利用加工台上的有限工具，仅凭几个简单步骤，就让一台平平无奇的发动机宛如脱胎换骨，点亮了异常的光芒。

只是，看着眼前这个被打了满身补丁，火光乱冒，不时发出刺耳锐响的钢铁机械，肖恩只感觉自己正在面对一只点燃了引信的炸药桶，心脏不由得随着那因能量暴走而弹跳不休的发动机而上下起伏。

这地下工厂修得这么深，难不成就是防止大爆炸殃及地面以上？

好在庄原瑛是来授课，不是来搞自杀爆炸的。完成了初步改装后，少女面上云淡风轻，手上的动作则陡然加速，推动加工台上的操纵杆，将已经砰砰乱跳的发动机迅速送往一间开放实验室中。

透过车间内的监视器，开放实验室内的画面清晰地呈现于二人面前。

只见临时修补后的已在不间断的爆破闷响中，开始重新回归零件状态。不过就在发动机彻底解体前，庄原瑛透过远程操控，令发动机的喷射口绽放豪光，四周，八只用以固定发动机，并向内传输能源的粗大机械臂登时发出不堪重负的扭曲呻吟。

而从监视器的数据面板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台发动机正在释放惊人的动力，胜过原版不止一筹，较之天穹系列最新的旗舰款也不遑多让！

不过理所当然，这种状态不可能持久，过不多时，发动机喷口的光芒就开始减弱，四周的外壳也开始绽放裂纹，并从中窜出火花。

而当发动机冒出浓浓黑烟，彻底熄火时，肖恩不由得长长出了口气。

真是精彩的一课。

客观来说，庄原瑛演示的改装方案，谈不上多么精妙，无论是改装时使用的工具、添加的素材，还是用到的技巧手法，本质都朴实无华。甚至这个方案本身多半也不是什么独创，在乾星系内应该早有流传。

但授课并不等于炫技，不精妙不等于不实用，这份改装方案的优势一目了然：这是足以用来救命逃生的手段。

倘若乘坐飞船时遇到什么险情需要加速逃离，而飞船性能不足的时候，这套方案就可以让人利用有限的资源完成逃生。

虽然在逃生之后，发动机就会彻底报废，但这总比死在当场要好得多了。

而透过监视器，看着那台因过载而焦黑的发动机，肖恩不由感到眼熟：它跟那台被改造成【天穹旷野】的报废品，看起来简直是难兄难弟……

果不其然，下一刻就听庄原瑛说道：“之后，由你来把它改造成【天穹旷野】。”

肖恩闻言一笑，忍不住揉了揉手腕。亲眼见识了两堂精彩课程后，他也是手痒得很了，机修改装的学习，总归是要落到实操之上。

接过庄原瑛手中的操纵杆后，肖恩深吸了口气，将刚刚看到、想到的改造方案，在脑海中再次整理了一遍，确认大致无误后，才开始下手操作。

肖恩并不是那种过目不忘的奇才，而且庄原瑛的演示步骤虽然看似朴实无华，却终归是针对高级工业造物的全方位改造，整个流程复杂而绵长，肖恩并没有把握能不出半点失误，所以操作过程也必须谨小慎微。

同时，肖恩在拉下操纵杆的时候，也已经做好了改造失败，发动机报废的心理准备。

反正现在他还背负着百万欠款，倒是不在乎多背一台发动机的债。

然而实际上手时，肖恩却发现过程比预料要顺利得多。自己的双手仿佛被什么无形的力量引导着，有条不紊地复制着庄原瑛演示过的步骤，而自己眼前，也隐隐约约在闪现着一些模糊的画面。

加工台上的仿佛和身处另一个时空的发动机重叠到了一起……这种异象让肖恩心中万分惊讶。

这是，原力的启示吗？

肖恩立刻沉下心来，细细感受着原力的流淌。自从进入乾星系以后，他就感到自己与原力的联系越发紧密，很多以前做不到，看不到的事情，现在都仿佛可以切实触摸到。虽然这种变化非常缓慢，却无疑在一步一步稳妥推进着。

然而就在此时，肖恩忽然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扰动传来，仿佛自己与原力的交融之中，掺入了外人。

突如其来的干扰，轰然打破了肖恩脑海中的模糊画面。下一刻，他耳边响起一阵急促而粗重的喘息，仿佛是受伤的野兽在咕哝咆哮。

肖恩连忙回过头，只见那个本应在身边监督改造作业的少女，已经跪倒在地上，娇小的身躯伴随呼吸声而起伏膨胀，仿佛有什么庞然大物要从中破壳而出。

这堪称诡异的景象，让肖恩不由骇然，也完全顾不得思考异变的理由。他连忙上前几步，想要扶起庄原瑛，探查她的状况，但是才刚刚迈出一步，对方就仿佛遭受强烈的刺激，手足并用地向后蜷缩开去。

肖恩顿时止步，不再向前，因为庄原瑛此时的状况实在过于异常。伴随强烈的呼吸，庄原瑛身上冷汗如泉涌一般，顷刻间就浸透了衣衫。而她头顶的软帽也落到地上，露出两只醒目的犄角。

不知是否错觉，肖恩总觉得那两只犄角，似乎显出了几分以前从未有过的锋利。

第 91 章 天罗地网

肖恩不及细看，就见庄原瑛忽地站起身来，以近乎野兽的方式跑出了车间。她的脚步沉重而仓皇，出门时甚至身体重重撞在门框上，半边衬衫都被撕裂，皮肤也被刮破开来，迸溅出一串血珠。

而庄原瑛却浑然不觉，迈步出门后，便一头撞向前面不远的一堵厚实墙壁。

肖恩见此，连忙跟了上去想要拉住对方，避免她撞得头破血流。然而庄原瑛失神状态下，一身蛮力仿佛更强了几分，一个甩手就让肖恩立足不稳，踉踉跄跄撞到墙上，而等肖恩重新调整回重心时，庄原瑛的脑袋距离那堵墙只有一步之遥了。

紧急关头，肖恩再顾不得那么多，向前探出手去，想要以原力制止头破血流的惨剧发生。

然而绝地学徒的原力拉扯，却完全限制不到狂暴状态的庄原瑛，肖恩只感觉自己像是在用小拇指去拉扯暴走的飞行艇，约束力根本如同不存在。

接下来，庄原瑛势不可挡地撞向墙壁，但却没有肖恩预想中头破血流的画面出现，那道墙壁在接触到庄原瑛前的瞬间，便向两旁敞开，露出一条通向地下更深处的通道。

庄原瑛脚步踉跄地冲入通道之中，一步踏空，便在一连串的闷响声中滚落下去。

肖恩此时才追赶上来，但是还没等踏入通道，眼前的墙壁就陡然合拢。

肖恩试着伸手拍打，拉扯，但反馈来的触感，却充分说明这这堵墙壁之厚重坚实，绝非人力可以动摇。但是要说什么开启机关，肖恩环视四周，却全然摸不到头绪。

这个地下基地，对他而言还是太过陌生，太过神秘了。

肖恩想了想，决定先不要蛮干，在四周探查一番，若是找不到机关，再乘升降机返回地上，找安平等人来救援。

庄原瑛的异常状态，他们几人不可能不知晓。

但是，肖恩才刚打定念头，就听走廊内传来一阵刺耳却又熟悉的警报声。

霎时间，肖恩浑身一个激灵，强烈的危机感汹涌而来，让他仿佛回到了不久前搭乘白银号，在小行星带遭遇伏击的那个时候。

很快的，事实就证明他的处境比那时还要糟糕……被警报灯染得血红的通道中，忽然升起了若干自动武器，枪口纷纷瞄准肖恩，毫不留情地开火攒射。

肖恩不得不庆幸自己这两天才和吕楠做过实战特训，对这种遭武器集火的场面并不陌生，所以身体在第一时间就做出

正确反应。他一个鱼跃跳回了加工车间，靠着墙壁遮掩，与无数能量束擦肩而过。

而从地上、墙上、天花板上留下的痕迹来看，这条通道里的自动武器，显然有着足以致命的杀伤力。

肖恩躲到加工车间的加工台后面，确定自己暂时安全，而后便努力平复情绪，开始思考这骤然而来的变故。

某种意义上讲，此番经历简直像极了一个杀人夺命的陷阱——庄原瑛以机修技术为诱饵，将他调到这个陷阱中来。这走廊里密密麻麻的自动武器，足以让整支精锐战队都全军覆没，拿来对付区区一人更是十拿九稳。

但肖恩很清楚这不可能是陷阱，因为庄原瑛完全没理由针对他，而且庄原瑛真想要杀人的话，在基地里动手的机会实在太多了。

所以这些自动武器并不是在针对自己，而是……

肖恩摇了摇头，虽然不认为庄原瑛在针对自己，可也实在想不出其他理由来解释她为什么在自家地盘上编织天罗地网。

就算是红杏小队人人都有怪癖，这也怪得太离谱了。

不过现在也不是探究原理的时候了，眼看着走廊里的炮塔们正不断开凿墙壁，将他赖以掩体藏身的车间逐步瓦解，肖恩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个时候，年轻的绝地学徒就非常庆幸自己有一只从不离身的通讯环，可以第一时间向安平等人求援。

然而当肖恩激活通讯环时，却只听到一阵刺耳的沙沙声响，这地下基地的内部通讯，居然受到了强烈的干扰！

肖恩顿时感到服气：庄原瑛平时看着娇娇怯怯，私底下的变态之处真是丝毫不逊色几位队友！

下一刻，伴随几声炸裂的巨响，车间的墙壁终于耐不住蹂躏，在两发导弹的轰击下破开了巨大的豁口，如暴雨一般的能量束紧随其后，扫遍了车间内的每一个角落。

肖恩将身体蜷缩着藏在加工台后面，只希望这厚重的设备能帮自己多支撑个几分钟……虽然通讯是被干扰屏蔽了，但是地下基地搞出这么大动静，安平等人没理由发觉不到。

时间在这一刻变得无比漫长，肖恩只感觉自己的每一次呼吸都仿佛经年累月，身后的加工台顷刻间就被高温的射线轰得滚滚发烫……终于，从远处传来了令人为之安心的声音。

“我靠，这怎么搞的？小庄又发病了？”略微尖锐刺耳的夸张声音，属于队医许伯。

“先停掉警报，控制器吕楠带着的吧？”沉稳若定的声音，则属于安平。

“哼，废话。”而标志性的嗤笑声自然不会属于其他人。

听到这三人的声音，肖恩长出了口气，知道自己算是苟住了性命。

因为就在这三人话音落定时，走廊里那铺天盖地的枪火声也停了下来。

不多时，车间外，安平等人的脚步声便接近过来。

许伯带着几分忐忑，高声问道：“肖恩，还活着不？”

吕楠嗤笑道：“那小子命硬得很，哪有这么容易死？”

许伯又说道：“换了是你，突如其来地被这么一堆自动武器集火，你容不容易死？我靠，小庄居然还在这里加装了火焰喷射器？这火龙喷起来可是铺天盖地，活人瞬间就要变烤串，你真觉得那小子还活着？”

吕楠说道：“经受了我的特训，若是还活不下来……”

许伯骂道：“正是因为经受了你的特训，我才觉得那小子格外凶险！上午肌肉拉伤，下午浑身烫伤，晚上还要熬夜背书背到神伤，你凭什么觉得他能状态如常地在枪林弹雨里穿梭无伤啊？”

吕楠顿时收敛了嗤笑声，不再吭气。

许伯有气无力地说道：“我其实看那小子还挺顺眼的，最近的新人里就属他资质最好，虽然性格上婆妈了点，但性格是可以矫正的嘛……结果咱们红杏小队果然不愧是新人杀手队，资质再好的新人也难逃一死。”

沉默了一会儿，许伯又说道：“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别让小庄知道。”

吕楠呸道：“小庄又不是弱智，真出了事怎么可能察觉不到？”

许伯于是建议道：“如果真有什么事的话，等小庄醒了，可以告诉她肖恩被李老大调走了。反正他本来也和我们不是一路人，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才是合理结局。届时就算小庄有所怀疑，只要我们三人一口咬定，她也会说服自己相信的。”

吕楠沉吟了一下，竟无法反驳，以庄原瑛的性格，的确是拗不过队友们的坚持。如果她身边的人一口咬定李钰是软妹子，她恐怕也会张大嘴巴信以为真。

许伯又点点头，自我肯定道：“这法子其实不错的，反正属于少女的青涩初恋，大多也都是这么收场的……就不知李老大那边要怎么交代。”

吕楠说道：“事关小庄，李老大不会说什么的。”

安平实在听不下去了：“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这么一口咬定肖恩已经死了！”

第 92 章 医疗舱

“未虑胜先虑败，这是我身为一名医生的职业素养。何况那小子就算还活着，被这么莫名其妙地背后捅刀，恐怕也未必愿意留下来。事后找李老大申请调岗，甚至就此脱离白银也不稀奇。”

对于方才的言论，许伯给出了相当充分的理由。

而这个理由也顿时让安平为之语塞。

因为许伯说得一点没错，站在肖恩的立场来看待此事，他有绝对充分的理由为之愤怒，莫名其妙遭遇杀身之祸不说，更恶劣的是这根本是自家人在背后捅刀子！

就算庄原瑛本人属于意外发作，那红杏小队的其他人呢？明明知道庄原瑛有这种堪称危险的心病，却没人事先提醒肖

恩，更没有任何预防手段，任由肖恩在猝不及防之下险些丧命地底。

这种行为和直接杀人有多少区别？

沉默间，小队一行人已经来到了加工车间门前，安平看着门内一片狼藉景象，轻轻叹了口气。

“刚刚的话你应该都听到了，接下来，要不要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就看你的选择了。”

肖恩此时也早就做出了判断，他从加工台后面略显艰难地探起身子，开口说道：“我需要一个足够合理的解释。”

安平愣了一下，不由叹息道：“你还愿意听人解释，就再好不过了。小庄的事的确只是意外，她并不是有意要害你，而这件事我们之前瞒着你不说，自然也有苦衷……当然，现在这样子，说什么苦衷都显得乏力。真相如何，还请你用自己的眼睛见证吧。”

安平说着，上前几步拉起肖恩，强笑道：“说来你还可以因祸得福，小庄可是队里的小富婆，等她醒了以后会给你合理的补偿的，说不定能一举将你在李老大那边的欠债腰斩哦。”

许伯闻言一声怪叫：“还有这种好事？哎呀呀我刚刚好像被烫伤了，不用价值连城的烧伤药恐怕好不了……”

然而无论他如何大呼小叫，其余人都只当没听见。

之后，一行人离开车间，在安平的带领下，来到了庄原瑛先前隐没身形的那堵厚墙前面。

吕楠按动控制器，将墙壁倏地向左右分开，露出一条漆黑向下的深邃通道。安平率先走入其中，肖恩紧随其后，吕楠与许伯则位于队尾。

肖恩一路走，一路感到惊讶。

之前他还以为这个最深层的基地是庄原瑛一手打造，但这条通道看上去已经颇有历史，支撑着这条地下通道的金属框

架，承载着同样厚重的历史，从那斑驳锈迹来判断，这条通道至少有三十年以上的历史。

然而庄原瑛才多大？总不成是她红颜永驻，明明已经四五十岁，却仍维持着少女姿态吧？

仿佛看穿了肖恩的疑惑，安平头也不回解释道：“这个地下基地并不是小庄赚下来的产业，虽然我不否认她在小队里开源节流的功夫最好，目前的存款数也最多，但是单凭她一己之力，也不可能赚出一整座地下工厂。这是前一任队长留给她的遗产。”

许伯插嘴道：“所以说勤劳致富纯粹是伪命题，关键还是要有个富庶的爹。”

安平没理会许伯的插科打诨，继续对肖恩解释道：“事实上，这整座地下基地，都是前任队长打下的基业。只不过小庄从中继承了最为精华的部分……”

话没说完，就听吕楠一声嗤笑：“若是把精华部分交给你们两个继承，怕是早就被挥霍光了。”

安平尴尬苦笑，无言以对，许伯则反唇相讥：“存款数向来敬陪末座的人，哪来的资格嘲笑我们？”

吕楠眉毛一扬，没料到一贯油滑的队医居然敢和自己呛声，正考虑要如何教训他，视野中忽然出现了一片橙色的光。

这条通道已经来到尽头。

许伯得意的一笑，他敢和吕楠刚正面，当然是因为看准了时机，让吕楠不方便第一时间报复。而以吕楠那粗线条的性子，错过时机后很快就会忘了此事，平白让自己占个便宜。

不过许伯很快也收敛了笑容。

前方的橙光已经越发强烈，而那堪称诡异的光芒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其实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实在不是一个可以笑得出来的场合。

但是，如果不让自己的心态放松一点，许伯实在没信心能继续走下去。

哪怕早就见识过许多次，但通道末端的景象仍会让人不时陷入噩梦。

片刻后，随着众人越过通道最后一个转角，这个地下基地最深的秘密也终于曝光出来。

一个长宽超过五十米，高逾十米的椭球形空间呈现在众人眼前，空间的边缘被闪闪发亮的金属板包裹得严丝合缝，头顶则透过无数盏灯洒下冰冷似霜雪一般的光。

而在空间正中，整整齐齐码放着三十六台医疗舱，舱内盛满了橙红色的液体，那甜腻的色泽透过医疗舱的玻璃窗，与舱外的雪白灯光交织浸染，让整个地下空间都呈现出诡异的颜色。

围绕在三十六台医疗舱四周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仪器设备，经由复杂的管线与医疗舱紧密相连，不时发出频率不一的滴答声。这些声响在椭球形的空间内彼此激荡，让这片橙红色的空间显得越发诡异。

然后，在医疗舱的正中央，人们看到了庄原瑛。

少女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恬静，她将纤细的身躯蜷缩在一台医疗舱前，正陷入酣睡。

医疗舱中同样沉睡着一名女子，背后由十多根管线连接着医疗舱。她看上去年龄比庄原瑛大上不少，五官眉目依稀与庄原瑛有六七分相似，额头处也同样生有犄角。两人的亲缘关系一目了然。

附近的几台医疗舱中同样有人沉睡，男女老幼各不相同，只无一例外地在额头上长有犄角，显示出大家属于同一种族……而外围的医疗舱中，情形就显得略微恐怖。

浸泡在橙红色液体中的不再是完整的人，而是形形色色，难以言喻的物体，其中体积较大的有直径接近两米的肉球，

几乎将医疗舱内的空间填满，且如同心脏一般不断收缩膨胀。体积较小的则只有拳头大小，只依稀可以看出人形。

肖恩站在入口处，只感到眼前所见的画面，诡异到难以言喻，而在这份诡异之中，更隐隐感受到一种令人痛心的震撼感。他的呼吸不由变得粗重，面色也逐渐苍白。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第 93 章 法律

对于肖恩的疑问，安平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别紧张，这里只是个精心布置的道具场景罢了。”

一边说，安平一边率先走入椭球形的空间中，随意找了一个滴滴作响的操控台，伸出机械手臂将外壳掀起。只见偌大的金属台内部竟空空如也，只有一个简陋的发声芯片在忠实地发出滴滴声响。

“那些医疗舱相对复杂一些，除了要打造那层壳子之外，还要调配颜色和稠度逼真的营养液，再想办法制造可以以假乱真的试验体……整个工程据说是耗费巨大，最终多亏有白大人相助，才勉强完工的。”

安平说话间，好一阵唏嘘，整个人都仿佛陷入回忆之中。

只是片刻后他就甩了甩头，将话题拉了回来。

“你肯定想问，我们为什么要大费周折地打造这种场景？很简单，当小庄发疯的时候，只有这个环境才能让她平静下来……无论之前发了多少疯，只要在这里睡上一觉，她就能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肖恩却是越听越感到匪夷所思：“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庄原瑛到底经历过什么？”

安平叹息道：“问得好，但这个问题实在是一言难尽，我只能说，这里曾经是她的家，每当她受到意外惊吓，超出承受能力的时候，都会来到这里舔舐伤口。”

肖恩惊讶道：“家？你是说她以前是住在这个……生物实验室里？”

一边问，肖恩一边也沉下了面色。

因为透过仔细观察这片精心打造的道具场景，肖恩已经能够判断出一些事了。

这个生物实验室中开展的实验，分明是人体实验。那些浸泡在橙红色营养液中的男男女女，全都是实验素材。而外围医疗舱中那些不具人形的肉块……肖恩已经不愿意去细想它们的来历了。

“没错，以前小庄就是生活在实验室中，按照她的记忆，那边那个空置的医疗舱就是她的床位。”

安平伸手指了指较外围的一只医疗舱，动作显得有气无力，一双眼睛也半耷拉着眼皮……仿佛只有用这种慵懒的姿态，才能维持着情绪的稳定，让他顺利地为肖恩解说下去。

“捣毁这个实验室的，是白银的前代首领，同时也是红杏小队的前队长古铮，他从实验室中救回了小庄，把她带到荒废区培养长大……但很遗憾，他也只救回了小庄。”

说话间，安平不由叹了口气：“那个时候，我们几个都还在乾坤安保兢兢业业地赚业绩，对于白银发生的事情，就连

耳闻都没有耳闻过。很多事还是后来加入红杏小队后，由李老大断断续续告诉我们的，但很多细节到现在仍是缺失，所以只能凭空猜测。”

“但大体上，就是一个少女克服童年阴影，努力走到阳光下，却不甚成功的故事。小庄虽然已经很努力了，但那间实验室留给她的创伤实在太重，区区十几年的时间，还远不足以抚平伤痕。”

“每当她在外界遭受强烈刺激，难以维持镇定的时候，都难免发狂，之后只有回到这里，她才能放下戒备，恢复正常……不过，我们也不知道这种恢复方法到底是好是坏，也说不定每次她表面回归正常，实际反而加深了心理创伤。但除此之外，我们也没别的办法了。”

安平说完，又是一声叹息，而后便甩了甩头，迈步走入场景正中，将酣睡的少女抱了起来，向外走去。

肖恩跟在安平身后，离开了这个诡异的空间，只是走在半路上，他就实在忍不住心中激荡的情绪，开口问道：“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发生？！”

这个问题一出口，就连肖恩自己都觉得很幼稚……银河系之大，有什么事不可能发生？共和国光芒万丈，但几乎每一处被光亮照过的地方都会留下阴影，就连核心区都不能例外，更遑论是这个地处外环，与共和国若即若离的星系？

就在不久之前，他才亲眼目睹了【兑 4399】上的惨案，与之相比，人体试验其实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但是……

但是，肖恩可是清楚地看到，那些医疗舱，以及四周的仪器设备上，分明印着【夏润医药】的标签！

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少数恶徒的偶发行为，而是地位接近政府的超大企业的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行为！

这简直匪夷所思……乾星系并不是那些荒蛮落后，由暴君独裁一切的地方，也不存在什么反人性的风土习俗。相反，

这是一个文明高度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的繁荣星系，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灭绝人性的东西出现呢?

“乾星系里，没有法律了吗？”

红杏小队的众人，从这句问话中，清晰地感受到了肖恩的怒火，却在片刻的沉默后，不约而同的笑出了声。

“这小子，居然在问法律？”

“这是哪个高门大院养出来的大小姐，这么不谙世事？”

虽然众人在初识肖恩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人性格上有很多天真理想的地方，却怎么也没料到，在极端的愤怒之下，他会吼出这么纯真无邪的问题。

法律？他居然问法律！

然而在一阵简短的嗤笑之后，安平率先收敛了笑容，认真回应起了肖恩的问题。

“你的意思，是希望将事情交由法律处理吗？”

肖恩沉住气，点了点头：“如果要问是不是的话，我的确是这个意思，比起个人判断，我永远更倾向于法律的处置……我知道各位对我的理念并不以为然，我的很多想法或许在各位看来过于天真。但无论如何，我坚持我的信念。”

“呃，肖恩你可能误会了……”

肖恩正色道：“我知道，法律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甚至很多时候它干脆就不能解决问题。但如果所有人都一上来就抛弃法律，各凭神通，那么问题一定会越来越多。同样，我也承认，当法律失灵的时候，总要有人以超脱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但是，无论那些超脱法律的人有多么光芒万丈，无所不能，这世上总归要有人牢牢守护住法律的底线。”

肖恩一番义正词严的讲话，非但没能引起共鸣，反而让通道内的气氛倍显尴尬。吕楠嗤笑了一声后便干脆扭过头去，不再理会这个话题，许伯几次张嘴，都感到骨鲠在喉。

最终，还是队长安平肩负起了打破尴尬的职责。

“肖恩，如果事情按照你说的，应该交由法律处置，那么你最好现在就抱着小庄去找夏润医药投案自首，因为那才符合法律程序。”

肖恩闻言一愣，还不及开口，就听安平又补充道：“而且你大可放心，在关乎小庄的问题上，乾坤安保绝对秉公执法，不会有任何枉法行径。你所坚持的法律与正义，将第一时间得到贯彻。”

肖恩听到这里，当然理解了安平的言外之意。

“队长的意思是，乾星系的法律，并不会保护庄原瑛？”

第 94 章 契约精神

对于肖恩的问题，安平回应道：“总结得没错，按照乾坤集团的法律规定，庄原瑛是不享有完整人权的，她现在的和平生活，本质上是畏罪潜逃，我们所有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包庇犯。”

肖恩沉声问道：“她是活生生的人，凭什么不能享有人权？”

“居然问凭什么……当然是因为制定法律的人，并不希望小庄这一族人享有人权。而且，你说小庄是活生生的人，但很可惜在乾星系，小庄恰恰不能算真正意义的人。”

肖恩皱起眉头，目光瞥到了庄原瑛额头上的犄角：“这说不通，比起区区头上长角，银河系里怪模怪样的智慧生物数

不胜数，太空城【离】甚至住着森蚺人，难道乾坤集团会不承认他们的人权？”

安平笑了笑：“所以你是凭样貌来判断一个生物该不该有人权吗？只要长得和人类足够相似就天然拥有人权，森蚺人就俨然成了反面例子？”

肖恩眉头皱得更紧，因为安平这分明是在抬杠……但话说回来，要怎么判断一种生物是否属于智慧生物，是否享有权利，的确不是三两句话能解释清楚的。

“事实上就算你能解释得清楚又如何？一个生物，一个族群，是否该享有权力，难道是你一句话就能决定的吗？谁赋予了你这样的权力呢？你看小庄顺眼，就认定她应该享有人权，对她的遭遇义愤填膺，恨不得立刻打破枷锁，将所有的医疗试验都停下来……但你这种行为逻辑，和那些独裁暴君又有什么区别呢？”

肖恩再次沉默。

安平这番话却是没错的，认定一种生物是否该享有权益，姑且不论难度，至少不是一个人，一句话的事情。而放到乾星系这个环境下，有权决定这一切的，恐怕正是乾坤集团。

但是，乾坤集团为什么要迫害庄原瑛呢？从这段时间的接触来看，庄原瑛除了头上长角，性格怯懦，和一般人也没什么不同……好吧，她蛮力惊人，在机械上的天赋造诣也堪称绝佳，但这些并不能构成迫害的理由。

而当肖恩提出这个问题后，安平不由发出了吕楠式的嗤笑声。

这让肖恩很不舒服，仿佛自己所思考的一切，都没有超出对方的掌控，这场对话就像是事先演练好的一样，自己只不过扮演了一个衬托对手的配角。

接下来，肖恩就听安平说道：“你这个问题才奇怪，仿佛迫害一个种族，必须要有什么理由。或者说，只要有什么理

由，就可以迫害一个种族。但很遗憾的是，这种荒唐的逻辑在现实中的确大行其道。”

“乾星系人口超过一千亿，但除了太空城你在其他地方能找到的另类智慧生物，能超过百分之一就算不错。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乾星系太过偏远，以至于外人根本找不到这里吗？”

肖恩摇了摇头，地理位置当然不是理由……事实上，乾星系这特殊的人口结构，早在他进入乾星系前查阅相关资料的时候，就认真留意到了，只是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

“其实很简单，因为这里的人并不喜欢异类。排斥异类的想法，虽然从来不曾摆在台面上，但却是乾星系内许多人内心秉持的理念，并且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积淀，在加入共和国之前，乾星系的土著，生存境况可是非常惨淡。”

“当然，随着与共和国的往来日益密切，后来干脆成为地位特殊的成员国，星系内的排外状况已经大有改观。但很不幸的是，历史的惯性并不会就此消失，一些以往遭受压迫的本土异族，也不会因为其他外来种族的待遇改善而得到解放。如今，就算是森蚺人都可以在乾星系自由生活，偏偏小庄不可以。”

肖恩只感到此事简直越发不可理喻，但他仍强压着心头的荒谬感，开口说道：“无论如何，这种歧视都是严重违背共和国精神的，就算乾坤集团可以颠倒是非，将某个种族列为低等生物，但如果共和国查知真相……”

话没说完，肖恩就被打断。

安平叹息道：“所以你指望共和国来乾星系主持公道吗？如果共和国真那么好用，乾坤集团早就该倒台十次了。或者说，在你眼里，共和国就处处公道，光芒万丈吗？”

肖恩不得不为之沉默。

整体而言，共和国当然是光芒万丈，它所象征的文明与理念，值得任何人去追随和守护。但是有光的地方自然有影，这些年随着师父游历四方，肖恩已经见过太多的“美中不足”了。

共和国是伟大的，但共和国并不完美，更不是万能，很多问题只能丢在那里，很多惨案只能任由发生……相较而言，在乾星系的种族迫害，又算得了什么呢？

事实上，乾星系作为共和国的加盟成员——虽然各方面都有些特殊，但这么多年交道打下来，共和国真的对这里的问题一无所知吗？

肖恩心中当然有答案，却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些答案。

这个时候，肖恩就更加怀念师父，如果绝地大师能在身边，想来可以轻松解答这些问题，并为徒弟指出正确的道路。

可惜现在肖恩只能自力更生了。

而就在肖恩陷入沉思之时，安平又开口，继续落井下石。

“事实上，乾坤集团做事只会比你预料得更为精致缜密，尽管现在小庄所属的龙人族，仍是地位与猴蜥相差仿佛的低等生物，但一个集团作恶多年，当然也考虑过罪行曝光的问题。假如真有一天，他们被迫解放龙人族，你认为他们会怎么做？”

肖恩只感到奇怪，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那就老老实实解放龙人族呗，还有什么需要做的？难不成还需要担心龙人族清算历史欠债？

安平说道：“乾星系是由巨型企业进行统治的地方，而企业的核心就在于逐利二字。龙人族是夏润医药的宝贵试验素材，你认为这种大型企业，会甘心放手吗？所以他们早就做好了预案，即便真的将龙人族在法律上解放出来，他们也有办法继续控制这个族群。”

“乾坤集团有一部非常重要的医疗保障法，按照其中规定，一些患有难以治愈的先天疾病的人，在生下来的时候，就要签署了一份‘医疗志愿者’的卖身契。这份契约的条款设计的非常巧妙，看起来公平仁义，纯粹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为那些生来就无药可医的人提供了一个续命的机会。但实际上却是将人当作廉价素材，肆意糟蹋。”

肖恩不由问道：“不能退出吗？”

“理论上当然可以，毕竟一份不能反悔的卖身契拿到哪里都不好看。按照契约规定，志愿者虽然生下来就要签署契约，但整个实验过程来去自由，任谁也挑不出毛病。但实际上，任何一个脱离掌控的龙人，都会立刻面临天价索赔。”

“医药公司会立刻发表声明，宣称志愿者的中途退离，为公司造成了严重损失，在结清欠账之前，志愿者的人身自由必须遭到限制。然后就会有诸多鉴定机构出具各种证明，表示该出逃的志愿者仍有足够的能力继续履行卖身契，于是医药公司就可以合理合法地将人带回实验室，以各种实验来弥补损失……”

“总而言之，整个过程不会有任何违背法律的地方，乾星系内接受过最高等法律教育的精英们，将每一个细节都设计得无懈可击。虽然还没有拿出来实际运行，但是我想这大概就是你所追求的法律精神？”

肖恩只感到喉咙一阵干涩，全然无言以对。

第 95 章 距离感的必要性

安平所说的话，当然不是肖恩所追求的法律精神。

这种以残害个体为目的而设计的法律程序，无论多么精巧，都是不折不扣的恶法，理应予以修正乃至废除……但是，判断一个法律是不是恶法，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肖恩不可能就凭着安平一番话，便认定眼前见到的这一切，都源自乾坤集团的恶法。

如果安平在说谎呢？或者说，即便他本人无意说谎，但他也是被人误导了呢？

刚刚那番漫长的对话，安平的表现游刃有余，屡次把肖恩堵得说不出话，仿佛提前就准备好面对肖恩的问题。而这番

姿态，和安平一贯的作风截然不符，所以肖恩怀疑那番话多半是来自他从什么地方抄来的发言稿。

换言之，安平也只是在转述他人的观点，那么这种二手乃至三手的消息，可靠性就非常可疑。若要判断是非，需要更加全面的调查，更加确凿的证据。

但是理所当然，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有条件让他去全面调查，搜集证据的。

现在别说是关心什么龙人族的人权状况，他自身都还难保呢！

那么，在真相或者说结论得出之前，自己要如何面对乾坤集团的“恶法”？向乾坤安保举报么？那也太荒谬了。

一时间，年轻的绝地学徒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

而这份迷茫，对于安平来说就已经足够。

睡眼惺忪的男人以余光瞥了一下肖恩，不由一笑。

能让一个内心认死理的人产生动摇，这已经是极好的开端了。相信接下来随着他亲眼目睹越来越多的东西，内心那份天真也会逐渐消散吧。

事实上，安平并不讨厌肖恩的天真，虽然那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还要就区区杀人的问题斤斤计较，着实有些恼人。但红杏小队这几个人，谁身上没点恼人的毛病呢？相较而言，肖恩已经算是最可爱的一个了。

何况，哪一个老兵不是从天真时代走过来的？十几年前，安平、吕楠、许伯，也都是斗志昂扬，心怀理想的新兵，论及天真无邪，比现在的肖恩还要单纯十倍，很多幼稚的言行，事后回忆起来直令人面红耳赤。

但是，经历了十多年的风霜后，再幼稚的人也会成长起来，尽管成长后的模样多少有些扭曲，可比起昔日那惨遭社会毒打的模样，安平还是更喜欢现在的自己。

同样，安平也很期待肖恩的成长，很想见识一下他的那份天真，究竟能持续到什么时候。

沉默间，一行人来到了许伯的医务室。年高德劭的队医非常熟练地将庄原瑛安置到了病床上，并为她调配好针剂进行注射。

肖恩看得不由心头一动：“她发作过很多次？”

许伯头也不回地说道：“现在情况已经好多了，早些年隔三差五就要发疯，尤其是……”说到这里，话音一顿。

吕楠在后面嗤笑补充：“尤其是看到你的时候，发作的概率就格外高。”

许伯讪讪道：“所以我后来不是尝试蒙面了吗……”

“你蒙面那次她发作最厉害！”

“第一次不是戴错面具了嘛，她来的突然，我只好随手扯个面具，谁曾想是个德雷思尔人的面具啊……”许伯不乏尴尬地解释起来，“总之，后来证明是我身上的医生味道诱发了她的应激反应，而过去这么多年，她也算适应了这个环境，基本不会发疯了。不过偶尔发作还是很麻烦，很多常规药物对她还没有效果，药材也不太好找……这一次针剂注射完，又要找李老大去进货了。”

吕楠则落井下石道：“药物无效，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幼年时候接受过复杂的药物试验，而我们的二把刀医生到现在都解析不清楚那些药物的成分。”

许伯顿时抗议道：“你不要强人所难！我要是连十多年前的药物试验的配方都能解析出来，早就让自己返老还童了，何至于天天被你们嘲讽面相！”

听着队友在身边拌嘴，肖恩轻轻摇了摇头，知道他们只是在用这种戏谑，来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

看着病床上沉沉睡去，脸色苍白的少女，肖恩的心情说不出的沉重。

尽管不久前，肖恩才差点因为庄原瑛的发病而死在地下基地，但他当然不会怨恨对方，只是觉得这位龙人族的姑娘实在可怜。若有余力，实在很想帮帮她。

安平叹息道：“别想了，你帮不上忙的。要是能帮忙，我们这么多年难道会坐视她的苦难吗？许伯也好，吕楠也好，所有人都尽了力，但她的情况的确太特殊了，让人有心无力。”

肖恩问道：“龙人族，到底是什么？”

许伯说道：“谁知道呢，大概是因为头顶长角，看起来有点像神话传说里的‘龙’？”

安平则说道：“诶？不是因为血脉稀有吗？”

吕楠也惊讶道：“我以为是你们随口起的名。”

肖恩听得目瞪口呆，你们这帮号称尽了力的人，连庄原瑛的种族都搞不清楚！？

安平咳嗽一声，解释道：“不要误会，我们对小庄的关心并无丝毫作假，但是有些事情并不是知道的越多越好。”

肖恩正待开口提问，就听吕楠先问道：“若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你的来历和身份，你还能在这里和我们谈笑风生吗？”

肖恩顿时闭上了嘴巴。

若是自己的绝地学徒的身份曝光，那么自己和李钰之间的默契也就不复存在，处境的确会显得很尴尬。

安平说道：“同样的道理，站在小庄的立场来看，她过去经历的事情，未必愿意让其他人知道，哪怕是关系最为亲近的我们……”

吕楠插了一句：“醒醒，你们有什么资格算最为亲近？她和陈三万的关系都比你好，而且她最亲的永远是白。说到底，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展示亲切，对她而言始终都是异类。”

安平闻言不由叹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站在小庄的立场上说，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宁可和小庄维持一定的距离感，事实是这也是她近些年发作少的原因之一。"

一番话后，红杏小队的众人就不约而同地止住了话题，显然各自的心情都已经沉重到没法再轻松对话。

"对了。"

最终还是队医许伯打破了沉默。

"你如果想了解龙人族，可以去资料库查查，前队长留了不少东西在那里……虽然小庄和我们是没法亲近，但是你的情况好像不太一样。"

肖恩一愣："我？刚刚是我把她刺激到失常的啊。"

"引起刺激的过敏源不会是你，如果你能刺激到她，李老大不会把你领回来，应该是有别的原因。反过来说，你明明入队不久，还是个陌生人，小庄却明显不怎么怕你，这待遇的确和我们这些丑人截然不同啊。"

许伯说着，发出了格外沉重的叹息。

第 96 章 越探越多的谜团

从医务室离开后，肖恩便径直前往地下基地的资料库。

在经历了先前的一番惊变之后，肖恩的心思已经全部放到了龙人族上，关于这个族群的特征、历史，现状……等等知识，他都想知道。

隐约之间，他感到龙人族的秘密，很可能与他们使徒前来乾星系调查的事情有关。

何况，即便现在他并没有余力去解决庄原瑛身上的问题，但也不可能就此袖手旁观。

哪怕只是多知道一点点也是好的。

当肖恩推开资料库的大门时，一阵腐朽的气息就扑面而来。放眼所见，各种存储卡堆积如山，而从厚厚的积灰上可以看

出这里已经疏于打理，也乏人光顾。多半被前代队长留下来以后，就彻底荒废，成为没人要的废品。

所以安平等人对龙人族了解不多，到底是为了保护小庄，还是这帮人根本没有求知欲……还真是很难说的一件事。

叹了口气后，肖恩便通过资料库中的电脑，查询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

龙人族，乾星系半土著生物，天生邪力，遇之不详。

在一部乾星系的民俗文化著作中，肖恩找到了这样的记载，尽管只是寥寥数笔，成文也在数百年前，却依然为肖恩描绘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虽然不清楚这个“半土著”是如何定义的，但天生邪力，遇之不详这八个字的意义却是一目了然。

安平曾经说过，乾星系的人天然排外，那么对于一个相貌与人类有异，同时又身怀超凡能力的种族，乾星系的人会采取什么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之后，肖恩又陆续翻找出不少相关资料，内容大同小异，无不是在记录龙人族的异常和不详。而从这些资料中，肖恩还原出了更多的细节。

龙人族可以说是乾星系的历史遗迹，他们活跃的年代是在殖民者们初临此地的久远过去，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几乎是神话年代，因此各种传说故事也就变得光怪陆离，难以采信。而关于这个种族的可信记录，早在几百年前就逐渐中断。

在比较了若干文献后，肖恩大致能够确信的是，龙人族相较于人类，有着若干特征：

头生犄角，力大无穷。此外，这个族人在早年间还经常扮演宗教领袖的角色，为当时文明水准还很低的殖民者提供占卜、祭祀、祈雨等服务，并留下了龙人可以呼风唤雨的传说。

但肖恩在认真思考后，却并不认可这诸多文献共同留下的记载。

因为一般来说，在文明水准较低的时候，享有超凡能力的个体，很容易就可以组建宗教集团，并以宗教传说等方式来神化自己。

随着这些宗教传说不断传播，内容会越发失真，比如龙人可以呼风唤雨的故事，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显然是以讹传讹。

如果龙人真有能力以一己之力操控一颗星球的大气环境，那么又怎么可能被人当做猴蜥一般的生物，关在医疗舱里作试验素材？

最合理的判断，是龙人凭借异于常人的器官，可以比其他人更敏锐的察觉气候变化，然后倒果为因来布置宗教仪式，展现出“呼风唤雨”的强力。

这种感知天气的本事，本质上说穿了根本不值一提，就连很多昆虫都能做到类似的事，只不过昆虫没办法成为宗教领袖罢了。

然而，担任宗教领袖的这段历史，显然也成了龙人族悲剧的根源。随着乾星系的文明逐渐发展、繁荣，属于龙人族的生存空间就被急剧压缩，因为宗教而带来的特殊地位也迅速失去，甚至引起强烈的反噬。

肖恩在很多历史文献中，都找到了对龙人族极端仇视的文字。这些故事中，有的记录了龙人族是如何凭借宗教地位压迫众生，带来苦难；有的则记录了龙人族如何利用天生的超凡能力作恶多端，兴风作浪。

然而，这些文献除了记录龙人族的故事，还充斥着对异族生物的极端仇视和裸的偏见，以至于肖恩看得眉头大皱，对这些文献的真实性也只能画个问号。

但无论如何，这些文献至少证明了一件事：龙人族被迫害的历史积淀非常深厚，并不简单是乾坤集团的为非作歹。

甚至说得极端一些，只要这些历史积淀还在，就算乾坤集团立刻解体，换上新的统治者，龙人族的待遇依然不会有什么改变，庄原瑛头顶的软帽也依然拿不下来。

肖恩一边翻阅资料，一边陷入沉思，时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就溜走，当他终于将手头的存储卡查阅完毕后，只感到一阵头晕眼花，腰酸背痛。

不知不觉间，他已经在资料库坐了快一整天，手腕上的通讯环，分明显示着第二天的时间。

肖恩无奈地苦笑，他以前就有这种沉迷于学习而忘记时间的毛病，严重时甚至能几天几夜水米不进，搞到自己几近虚脱。后来是师父莫斯提马负责每次及时敲醒他。如今师父不在，却是再也没人制止他的沉迷了。

肖恩晃了晃脑袋，暂时将脑海中沉淀的疲惫感驱走，同时心中也有些奇怪：安平等人为什么没来找自己，昨天可是轮到他做饭的，难不成大家为了不打搅自己学习，干脆集体辟谷吗？

肖恩却是不知道，安平等人在餐厅里等不到人做饭，固然是满腹怨言，可是一想到将肖恩叫醒，那么一顿美餐之后就要开始新一轮的地狱教学……众人就觉得偶尔吃一两顿罐头食品，也未尝不是一种调剂。

肖恩愿意自学，那就让他自学好了，最好学个十天半月，把李老大要求的时限拖过去，那就皆大欢喜，也算是小庄在昏迷不醒之时，为团队做出了贡献。

肖恩从资料库中走出来后，见自己被人干脆放养，也不多事，默默回到自己的房间，简单地洗漱了一番，又开了一个罐头填饱肚子，便躺在床上准备休息。

然而闭上眼后，脑海中却仍是纷乱的念头不断徘徊，全然没有睡意。

在资料库中，肖恩无疑收获了很多，但由之产生的疑惑却只有更多。越是了解这个龙人族的过去，肖恩就对龙人族的现状越发好奇。因为哪怕是最近的可信资料，距今也有超过三百年……这三百年来，龙人族到底经历了什么？

了解过去，仅仅是肖恩的求知欲使然，而了解现在，却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尽管肖恩很清楚自己的当务之急是找到师父，查清南鹤礼的死亡真相，顺带将乾坤安保栽赃陷害的恶行予以曝光和制裁。但是发生在眼前的龙人族的惨案，肖恩也不可能置若罔闻。

只要之后能腾出手来……

肖恩一边想着，一边干脆睁开了眼。

既然睡不着，那就不要勉强去睡了，正好趁着精神头还在，去进一步展开调查吧。

肖恩并不觉得资料库中没有记载的事情，就真的无人知晓，恰恰相反，真相很可能近在咫尺，只需要自己找对探究的方向。

第 97 章 玩忽职守

肖恩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位于红杏小队地下基地不远处的【杂食者】酒馆。

那是周边区域乃至整个荒废区，首屈一指的喧嚣之地，虽然名为酒馆，实际却是一座如同城堡一般的巨型建筑，吸纳着各式各样的人群前来。

【杂食者】酒馆就如同它的名字一般，有着海纳百川的包容力，换言之，它有着向各式各样的人提供周到服务的能力。而在荒废区，最有用的服务莫过于情报二字。

与灯红酒绿的文明城市不同，荒废区的生存条件极端复杂，哪怕有李钰这样领袖，也改变不了这片地区的本质，几乎每

天都会有人莫名惨死，每天都会有新的危险区域被标注在地图上。

什么地方不可以去，什么人不能招惹，这些都是在荒废区生存的必修课。而【杂食者】酒馆，正是最好的课堂。

关于龙人族的消息，如果说荒废区里还有什么人可能了解详情，那么除了李钰这种神秘主义者之外，应该就只能在【杂食者】酒馆里找了。

肖恩从床上一跃而起，整装待发，只是还没等走出基地大门，就被满脸凶相的许伯堵在基地门口。

“等等，小子，你要去哪儿？”

听到这杀气腾腾的声音，肖恩不由一惊，而低垂下头，看着黑眼圈沉重，宛如苍老了 10 岁的 83 岁老神医，绝地学徒不由以问代答：“你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庄原瑛那边有什么变故了吗？”

许伯更加没好气：“小庄睡的好好的，全都是因为你！本来以为你今天肯定要休息整天，我昨晚就跟安平打牌打了一整夜，谁知道你小子通宵读书，现在居然不老老实实睡觉，而是跑出来乱晃！”

肖恩简直啼笑皆非，你们自己作死，居然还怪到我身上……不过转念一想，又是一惊。

“等等，你这话听起来，怎么好像你们在监视我？”

许伯顿时一愣，随即懊恼不已，他也是熬夜熬糊涂了，堂堂红杏老兵，居然一开口就泄密，这回去不被吕楠嗤笑出气胸来才怪了。

然而许伯和其他队友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足够灵动，眼见肖恩心中起疑，许伯念头一转便想到了合理的解释。

“你昨天看了那么劲爆的东西，我们怕你按捺不住，冲动行事，当然要多加留意。”许伯一边说，一边受了委屈似的摇头，“想不到我们一番好心，却被你当作恶意监视，果然

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难如登天，乾人笃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也是合情合理啊。”

肖恩被这话怼得胸前气息凝滞，只感觉许伯无疑是在信口开河地鬼扯，偏偏他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反驳。只好低头道歉。

许伯见肖恩低头，也是松了口气，这小子性格上特别爱认死理，所以只要他开不了口，无法反驳，就不用担心他强行闯关出门。

但接下来，却见肖恩沉吟了一下，开口说道：“感谢你们的关心，但是我不会冲动行事的，出门只是想去【杂食者】那里打听一下情报而已，所以请放心吧。”

一边说，肖恩一边就迈步向外，打算越过许伯，前往酒馆。

许伯大惊失色：“等等，你这个反应很不合理，一般情况下，这个时候你都该为自己的误会而感到内疚自责，然后回房睡觉才对吧，怎么还这么活蹦乱跳的？”

肖恩奇怪道：“只是简单的误会，犯不着内疚自责吧？我刚刚的确没能信任队友，但你们也没有信任我啊，直接就默认我一定会做出冲动行为，大家半斤八两嘛。”

许伯被堵得眼前一黑，心中一阵粗口连绵。

差点忘了，肖恩这小子虽然认死理，却绝对不蠢，脑子反而比其他人更灵活，绝对不好糊弄。

而许伯一时语塞，肖恩也就笑了笑，拍拍他的肩膀：“放心吧，这里毕竟是荒废区，是自己人的地盘，不会出什么事的。”

许伯实在是半点都没被安慰道，眼睁睁看着肖恩出了基地，身影隐没在那冉冉升起的恒星晨光之中。

片刻之后，许伯在门前叹了口气，做出了决定。

“算了，回去睡觉吧，李老大追究起来，就把责任甩给小庄……反正李老大从来不会生小庄的气，这个锅不给她背，就太浪费人才了。”

就在红杏小队的资深队医，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身职责时，远在乾星系首都城市【夏京】南部的一间平民酒馆中，李钰却在认真地履行着身为领袖的职责。

吧台前，李钰轻快地喝下了第三杯价值不菲的高度酒，令吧台后面一台通体赤红的酒保机器人发出了惊叹的哨声——尽管因为发声模块年久失修，哨声有些走调。

吧台周围，几位醉眼朦胧的酒客大声鼓掌，欢呼不断。

这间酒吧，已经很久没出现过能连喝三杯烈酒，仍面不改色的酒中豪杰了。通常来说，一个成年壮汉只要抿上一口，就会滑落到吧台下面去，然后被剥得一丝不挂，丢到酒吧后面的小巷子里去。

而李钰完成了这引人瞩目的壮举后，只是淡淡一笑，优雅的笑容让坐在身旁的几位女士心神俱醉。

之后，李钰伸手指点了点吧台，以依旧清澈的目光看向酒保：“接下来，该说你的故事了。”

红色的礼仪机器人发出了略有些跑调的叹息声：“没错，赌约是我输了，真没想到客人您的酒量这么好，那么按照刚刚的约定，我会送给客人您想要的故事。”

而后，机器人向前探过头来，用细弱到只有彼此能听到的声音，讲起了月余之前，某位中年男人，孤身一人来到酒吧买凶杀人的故事。

“我在这酒吧服务超过 30 年了，接待过的客人不计其数，但是像那位一样，一进门就显得格格不入的客人，却着实没见过几个。虽然他穿着廉价的长衫长裤，竭力扮出平民的模样，说话时也刻意染上了南城的平民口音。但别说是我，就

算是在角落里喝得酩酊大醉的醉鬼也能一眼看出他根本就像一个离家出走，来这里体验下层生活的大小姐。”

顿了顿，机器人想要卖卖关子，然而李钰不为所动，只是继续伸手轻轻敲打吧台，催促他尽快步入主线。

第 98 章 惊悚故事

对于李钰这种喜欢催人直入主线，毫无耐心的客人，酒馆一向是不欢迎的。

因为根据这个喜欢讲故事的礼仪机器人的统计，客人的耐心程度和他们的付费能力往往正相关。

一个乐于享受故事，探求细节的听众，不但会在听故事的时候多点几杯饮料，还往往会为了多听几个段子，而给讲故事的人更多的小费。

可惜李钰显然不是优质客户，而他身上那鲜明的危险特征，也让机器人放弃了绕弯子的故事方案。

机器人说道：“我们当时都在暗暗打赌，那个明显来错地方的中年人，最后会在哪个垃圾堆里鼻青脸肿地躺到天

亮……但那次我们所有人都看走眼了，他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枚【夏元币】。客人你应该知道，在夏京，持有【夏元币】的人受到夏家的庇佑，就算再怎么胆大包天的人也不敢对持币人有非分之想。”

这种夏京常识，李钰当然了如指掌，他点了点头，示意机器人继续说下去。

“见到那枚夏元币，酒吧里所有人就都熄了念头，我也只想赶快把他伺候出去。毕竟拿着夏元币的人，往往都意味着麻烦，根据统计，这些人……好吧，长话短说，他明显是有备而来，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听到的切口，但总之他找到了我，说了一段切口，然后就要我为他联系一些强悍可靠的雇佣兵，完成一次复仇任务。”

机器人说着，又发出变调的叹息声，刻意渲染着自己的无奈。

“您听听，这不是为难人嘛！我只是个区区酒保，去哪儿给他找什么强悍可靠的佣兵？出入这间酒吧的人里，最强悍的大概也就是一群喝醉了酒的地痞流氓。但他持有夏元币，又懂得我们这里的切口，我没法拒绝，只好竭尽所能满足他的要求。好巧不巧，那天他还真撞到了合适的人。”

说到这里，机器人将他那长度有限的纤细脖子竭力向前探去，令伸缩簧发出刺耳的吱呀声，仿佛快要支撑不住硕大的头颅。

而那张平坦的金属面孔，也几乎贴到了李钰脸上。

“您听说过‘朱雀’这个名字吧？”

李钰忍着不露出嘲讽的笑容，手指在吧台前敲得更用力了几分。

机器人连忙缩了缩头，说道：“抱歉，是我问得蠢了，像您这样老练的人，怎么可能没听过朱雀的恶名呢？那位客人想找佣兵，正好酒吧就来了几个朱雀的小头目，您说这是不

是巧了？整个乾星系里，恐怕也没有谁比朱雀更不挑不捡，只要给钱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别说是替人复仇，就算是对些上流社会的大人物动手，朱雀的人也不会犹豫。”

听到这句话，李钰几乎忍不住笑出声。

“后来，我给他们在地下室开了个私密房间，由他们自行去商讨条件。他们具体聊了什么我是不清楚了，大概两个小时以后，他们就走出了房间，然后各自分道扬镳。嗯，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机器人的话没说完，李钰的手指就猛地向下一顿。

厚重的实木吧台上，顿时多了一道浅浅的指印。

以血肉之躯在硬木上留下指印，自然也能轻易掐断机器人那纤细的脖子，李钰这一手威慑，顿时让机器人的内部电压一阵紊乱。

“好吧好吧，我承认我省略了一些内容……如您所料，私房里的确有我们安装的窃听装置——毕竟若是有人在我们的酒吧里讨论什么太过大逆不道的东西，事后被上面追查起来，我们一无所知的话就绝不会有好下场了。”

李钰哂笑了一声，对这种无力的洗白辩词不予置评，只是用越发严厉的目光催促对方说出真相。

机器人无奈，说道：“客人，不是我故意要隐瞒，只是那天听到的消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也建议您到此为止。”

李钰没说话，只是从衣袋里翻出了一枚雕刻精美的纪念币。

看到纪念币的瞬间，机器人就发出不由自主地的嗡鸣声，显然它的处理器正因电压的异常而发出呻吟。

任何一个有基本判断力的人，都知道李钰手中那枚发行于300年前，只在极小范围内流传过的乾坤纪念币有何等价值，尤其是纪念币上那十位数的编号更是意义非凡，哪怕单单从经济价值考虑，那也是足以买下这整间酒吧的宝物。

于是机器人再不犹豫，将那个惊天的秘密毫不犹豫地说了出来。

“那个中年人应该是南家人，准确地说是南家的叛徒，他雇佣朱雀的海盗，是想要暗杀自己的小主人，南家那位大小姐南无忧！因为一旦南无忧身死，南家在短时间内就等于绝了后，光是确立下一个合法继承人就足够家族内乱很久。”

“这段时间……那些觊觎南明资本已久的家族就可以尽情攻城略地了。那个中年人说到最后，自称是为马家服务，还宣传行动已经得到了董事会的默许，所以朱雀可以放心大胆地去伏击暗杀南家的大小姐。嘿嘿，这种事，的确也只有四大家族做得出来。”

李钰没有搭话，只是冷冷地注视着机器人。

机器人辩解道：“这些都是真的！我可不是信口开河，这种事我哪里敢随便说着玩呢？我当时听得一清二楚，他们的对话里多次出现了南无忧的名字。那个中年人甚至为朱雀设计好了伏击地点和战术，绝对的有备而来！”

李钰问道：“监听记录呢？”

“当时的所有记录都被老板销毁了，毕竟那种东西留下来的风险太大，实在不是我们一间小小的酒吧能承受得起的……这也是真的，你要是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机器人说着，尝试用面部有限的可动部件，摆出乞求的表情。

李钰沉吟了一会儿，弹起手指，将那枚价值不菲的乾坤纪念币，丢入了机器人胸前的收纳箱中。

“够了，就这样吧。”

第 99 章 对谁负责

离开酒吧后，李钰长出了口气，嘴角勾起一个嘲讽似的笑容，他手腕一转，倏地又翻出一枚纪念币来，金色的硬币如同活了一般在他指间舞蹈，令人看不清硬币上的细节……但是，对于站在李钰身边，拥有高速成像装置的助手机器人来说，哪怕李钰将翻动硬币的速度再提升一倍，硬币的正反面图案也是纤毫毕现。

自然，乾坤纪念币上所独有的纪念编号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李钰手上这一枚，编号与他刚刚丢给礼仪机器人的一般无二！

“频繁使用假币，会极大增加身份曝光的风险。”助手白语气冷淡地给出了自己的提示。

李钰闻言一笑，将硬币收回口袋中，反问道：“那么你指望我给他真货？用货真价实的纪念币买一个假消息？我要是那么蠢，你现在骂得只会更凶吧。”

白问道：“你确定他给的是假消息吗？”

“当然确定，我才随便跑了两家酒馆，就恰好来到了南载舟的买凶现场，偏偏过程还被人全程记录，就连吧台前那个礼仪机器人都能把故事说得内容详实，活灵活现。这如果不是假消息，就是我撞大运撞到天理难容，纵观我生平经历，一向是与这种好运绝缘的。”

对于李钰这种强词夺理似的逻辑，作为助手的白已经见怪不怪，尽管她的逻辑电路里明确给出了否定的判断，但多年助手的经历已经让她懂得暂时压下疑惑。

因为无论李钰嘴上多么不着调，在这种模糊判断上，他都有着惊人的准确性，既然他确定酒馆里的消息是假的，那多半就的确是假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

李钰说道：“先给咱们的雇主南于瑾回消息吧，把刚刚那个礼仪机器人的故事原样不动转给他。”

白的逻辑回路顿时更加混乱：“你不是说那是假消息吗？”

李钰说道：“真假很重要吗？南于瑾给咱们发来这种天价委托单，要的显然不是真相，而是白银给他的故事作背书。”

白这才恍然：“你的意思是，南于瑾花钱买你作伪证？”

李钰说道：“不然这种简单的情报调查工作，有什么必要开那么高的价钱？南于瑾可不是不谙世事的大小姐，出钱出得那么大方，几乎是在明示这里面的问题啊。对于这种慷慨的大客户，我们当然要竭尽所能满足对方的需求，否则以后怎么好意思继续合作骗钱呢？”

这番话则让白陷入沉默。

作为李钰的优质助手，白银骑士团的太上团长，这台性能超凡的机器人，很多时候都有着凌驾于原主人之上的性能。尤其是在处理一些事务性工作时，她都能做出人类难以企及的精确判断。

然而，在权谋算计这等模糊判断上，这台机器人很清楚就算自己的计算性能再强十倍，也远远不及她的主人。

所以当李钰已经做出明确判断的时候，白一般就不会再予争辩了。

只是，这次的事情，却让她无论如何也难以认同。

片刻后，白说道：“你应该知道，南载舟的事情对南无忧意味着什么，对南家意味着什么。你现在为南于瑾作伪证，是要站到南于瑾那一边，放弃南无忧吗？”

李钰说道：“现在并没有证据证明，南于瑾对南大小姐有什么不利的意图。作伪证未必代表是有不良用心，很可能南载舟的确是起了反心，对主人图谋不轨，只不过内里有些事情还不方便让南无忧知道太多，所以干脆包装出一个半真半假的消息，丢给南无忧让她安心。这其实是作为监护人常用的手段，就比如老婆跟人跑了以后，安慰女儿说妈妈只是去了很远的地方工作的可怜父亲。”

对于这等说辞，白的逻辑电路中立刻给出了名为愤怒的信号。

李钰立刻补充道：“此外，在南大小姐陷入困境的时候，是南于瑾第一个站出来帮她，他也是唯一一个站出来帮南无忧的人。如今就连南无忧本人也选择了信任南于瑾，我又何必越俎代庖去怀疑他？”

白说道：“南无忧的信任恐怕只是别无选择。”

李钰于是反问：“所以我们就有选择吗？怀疑南于瑾有什么好处？又有什么用处？南大小姐如今就连生活费都捉襟见

肘，上次护送任务的尾款还是南于瑾帮忙支付的。而白银骑士团作为雇佣兵的时候，永远只对付钱的那一方负责。”

白问道：“那么你的意思是，放弃南无忧？”

“放弃不放弃，在于南无忧自己。”李钰说道，“我们既不是南无忧的家长，也不是她的走狗，我们的合作伙伴，或者说依附对象，是四大家族的南家，而不是一个掌握不到半点实权的准继承人。如果大小姐真想知道南载舟为什么要背叛她，最好能亲自和我说话，而不是委托给其他人。不过嘛，短时间内，恐怕她是做不到了。”

说完这些，李钰长长吐出一口酒气，然后向白伸出手臂。

助手默契地从腰间的储物袋里拿出一支解酒的针剂，注射到李钰的静脉之中，让这位酒意上涌的骑士团长继续维持住了理智。

“我必须再次提醒你，这种解酒药物不能反复使用，之后一个月内你不能再用这种方法来解酒。”

李钰说道：“放心吧，之后一个月是我的休假时间，这种东奔西跑的一线工作可实在不适合我……”

“你本来也没必要亲自来。”

李钰叹息道：“如果骑士团里能多几个擅长动脑的角色，那的确不需要我亲自操劳，可惜这些年团里的人都被你娇惯成了废物，遇到点事情就跑来哭着求白大人救命，所谓慈母多败儿……我靠你别注射这么快！想撑爆我的血管吗？！我开个玩笑而已！”

白这才放缓了注射的速度。

“好了，无论如何，南于瑾这边的工作姑且告一段落，接下来该去做我们自己的活儿了……呵呵，肖恩那小子真是个妙人，越是调查下去，乐子就越多。”

白收回针剂，冷冷地说道：“你所谓的乐子，就是一个死胡同接着一个死胡同地撞吗？在夏京已经调查了三天了，连

一点可以用的线索都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的确不适合一线工作。”

李钰辩驳道：“你如果这么理解我的工作，那就太过浅薄了，也就难怪你只能当区区助手。以我的本事，三天时间都突破不了外围情报网，那只能说明这个事情的保密层级足够高，他们试图隐藏的真相足够震撼。”

白难得没有继续讥讽自己的主人，而是问道：“那么你现在有办法突围了吗？”

“当然有啦，还是老样子，如果有什么事情是连我都调查不出来的，那就委托专业人士来做。唔，我跟他约碰头的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准备去喝下一场酒吧，位置是在……”

听李钰说到专业人士时，白顿时感到惊讶：“你约了陈玄感？”

能让李钰也自愧不如的情报方面的专业人士，整个乾星系里也屈指可数，而有可能被李钰约出来喝酒的就更是绝无仅有。

第 100 章 情报交易

李钰要找的人，名叫陈玄感。

这个名字，在白银骑士团，乃至整个乾星系的地下世界都可谓如雷贯耳。但除了这个名字以外的一切就几乎全部隐藏在迷雾中。

提到陈玄感，大部分人的反应都是：“哦，那可是个很厉害的人啊……啊，你问我怎么厉害？就是很厉害啊，不信你问那边那个人嘛，他肯定知道。什么，他也不知道？总之就是很厉害啦！大家都这么说你有意见？还有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多问题！？是不是找茬啊！？”

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陈玄感是个情报商人。

准确地说，是个几乎无所不知的情报商人。乾星系的一切对他而言仿佛没有秘密，只要能支付得起代价，他就能满足客人的一切要求。

当然，这种描述是夸张修辞，但毫无疑问，陈玄感是地下世界最为神通广大的情报商人之一。只不过这位情报商人有着古怪的嗜好，他出售情报，既不要钱也不要物，只要对等情报。

“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故事，你就要还我一个我不知道的故事，这样才公平。”

这种所谓的公平当然并不公平，但显然当人们有求于他的时候，是不可能顾得上公平与否的。

过去，李钰曾经和陈玄感有过几次还算和平的交易，建立了可以约对方喝酒的交情。

李钰说道：“走快点吧，那个姓陈的可从来都不喜欢等人。”

白却没有迈步，而是用肃穆的声色说道：“根据你为我实现定下的规则，在你试图与陈玄感会面前，我必须对你提出三次警告。”

李钰停下脚步：“哦对，是有这么个程序，来吧。”

“陈玄感极度危险，你确定与他的会面不会危及到自身安全吗？”

李钰说道：“约他在夏京见面，对我们双方都是约束，在这里，任何人闹事都只会两败俱伤。何况这次不是特意让你搭载了【祝融】模块吗？所以安全性是可以保证的。”

白又说道：“陈玄感的情报收费不菲，你确定能支付得起代价吗？”

李钰说道：“当然，我不打无把握之仗，我手头已经掌握了足够价值的情报和他交易。”

白于是提出最后一个警告："陈玄感的情报，很少会带来好事，你确定自己愿意接受那个结果吗？"

李钰叹息道："无妨，我大概也能猜到最差会有什么结果了。"

三次警告完毕，白便不再多言，默默为李钰开启了导航："前面右转，然后一路向前。"

******

李钰和名为陈玄感的情报商人约见的酒馆，距离并不远，十分钟后，李钰就来到一间位于穷巷深处的小酒馆前。

这大概是整个夏京南城最破败的酒馆之一了，一进门，一阵劣质烟草的雾气就扑面而来，空气中泛滥着令人作呕的气息。吧台后的酒柜里只有最廉价的劣酒，就连吊在酒柜旁边的电视都裂了屏幕，画面和声音都扭曲而破碎，让节目中那位因笑容甜美，播音专业而著名的夏京新闻女主持人，形象变得格外可笑。

李钰进门后却丝毫没有见怪，表情放松地找了一个遍布污渍的卡座，然后仰面坐了下来。

几乎是他坐定的下一刻，一个身材中等，头生锥角的戈塔尔人坐到了他对面。

李钰见了不由一乐："这次居然是戈塔尔人？姓陈的你真是越来越恶趣味了。"

对于多次和陈玄感打过交道的人来说，很清楚一点：陈玄感从不以真面目见人。他只会委派代理人去和买家见面，哪怕是以全息投影对话，呈现在买家面前的形象也从不固定……但不知他是如何做到的，被委派过去的代理人，永远都能提供让买家满意的服务。

只是这一次，李钰却没料到陈玄感居然找了个戈塔尔人作代言人。自从大约百年前，一群戈塔尔人在【离】神秘失踪，而乾坤集团却始终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戈塔尔人就对乾星系失去了信任。事到如今，这个敏锐的种族在前行已经近乎绝迹，更不可能为当地人所用。

名为陈玄感的人，却没有和李钰说闲话的兴趣，开门见山地问道：“你想知道什么？”

李钰没有急于开口提问，而是招手让吧台后面那个百无聊赖的中年酒保端来酒水。

根据过去几次和陈玄感打交道的经验来说，此时李钰必须提起全部的注意，字斟句酌，否则很可能就会血本无归。

陈玄感是个神通广大的商人，同时更是个绝对奸诈的商人，与诚实可靠等品质完美绝缘。

当然，并不是说陈玄感的情报有什么问题……作为情报商人安身立命之本，陈玄感的情报一定足够完善和周到，几乎就是为买家量身打造。

但另一方面，陈玄感在索取代价的时候，却永远不会局限于卖家提供的故事。在双方会面时，买家的一言一行，其实都是陈玄感在汲取的养料。很多买家一时不慎，在提出诉求的时候，就无意中将自己需要隐藏的天大秘密曝光了出去。

而拿到秘密的情报商人，可绝对不会有什么保密义务。

据李钰所知，过去就发生过这样的惨案：某位大人物的子女遭到绑架，于是请陈玄感提出绑匪的信息。陈玄感给出了绑匪的全部资料，甚至为他设计了一个可靠的营救方案。但在交易过程中，陈玄感却敏锐地根据买家提出的要求，推测出了买家手中的多张底牌，之后将其售卖给了那位大人物的竞争对手。

于是，大人物虽然成功救回了自己的子女，但他的整个家族和企业却被竞争对手一举击垮，从此一蹶不振，辗转落魄。

李钰很清楚白银骑士团在乾星系内是何等特殊的存在，为了争取荒废区的利益，白银骑士团不惮与任何人为敌。他们既猎杀过为非作歹的朱雀海盗，也对抗过星系的正统统治者乾坤集团。而四面树敌的代价，就是四面八方都遍布着充满恶意的视线，只待他露出破绽，就会一拥而上。

稍有不慎，他就会和整个荒废区的人一道粉身碎骨。

李钰沉吟了片刻，说道：“不久前，在【兑 4399】上发生了一场海盗袭击案件，我要知道那些留在庄园内的幸存者的现状。”

国王陛下